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伍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伍册目録

通鑑韻書三十二卷 〔清〕沈尚仁撰 一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十二卷 〔明〕沈朝陽撰 三四九
欽明大獄録二卷 〔明〕不著輯者 六三七

〔清〕沈尚仁撰

通鑑韻書三十二卷

清康熙四十四年玉極堂刻本

康熙四十四年新鐫

太史孫樹峰[illegible]兩先生同訂

歷朝通鑑損書

正編盤古至明

附錄彈詞揔論

通鑑韻書序

聖門詮次諸賢叙列四科而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相提竝論乃知原流同貫

似分實合自古名臣大儒以勳名著述用傳不朽未有不由此途出者如吾門沈子陶之雄才絕世包舉

四科讀其通鑑韻書已窺見一班云當辛卯秋余典試北闈喜獲陶之登榜諱塈後改今名摸索欣賞固

知其非常人及雋南宮傳臚第五而余之說益驗師友之契久而彌篤卽陳雷膠漆蔑以過矣嗟乎科名

遇合文章知已非他聲氣
可比然或拔其文而未遇
其人即遇其人而不得其
身心行誼之所同猶非其

至也唯余與陶之因其文
而識其人因其人而并識
其身心行誼之所同有形
動影隨山鳴谷應不可以

彼此分者蓋不僅棘圍之
知足盡之矣以故友生之
好迥出儕輩二十年來如
一日也以陶之之網羅經

史囊括風騷宜其出入
禁近簪筆視草備
聖天子顧問乃先令周旋民
社鳴琴於鶴洲蜃市之間

殆非驥足所能展已而陶
之不薄其官撑濤駕浪保
障東南俾蕞爾崇沙稱江
海襟喉拊循敎養行能爲

天下最簿書之暇出其手
輯通鑑韻書嘉惠來學期
淑斯民於絃歌之中而郵
其本以問序余縱觀卒業

而嘆特出新裁爲古今創
獲之奇也夫藝文一途千
條萬緒綜而論之史與詩
兩端而已然纂事鉤玄欲

屈而就四聲則音拘律束
將有格格不吐之患而以
五言七字欲舉國家之廢
興成敗人物之賢奸美惡

盡記於抑揚贊嘆之下非
失之疎則失之陋其平上
去入之牽合强綴必至艱
澀而不可句所不待言矣

而是編則無之上自太古
下迄故明縱橫累千百年
而化博爲約從簡得詳以
休文四韻編次成帙每代

必舉其人每人必考其事
無一漏也紀其人則銖兩
悉稱述其事則本末兼該
聲律諧暢華實相宜又何

自然天成無筆墨之痕乃
爾耶窺作者之意直欲挾
安世之三篋載茂先之十
乘而使司馬執鞭考亭奮

策太白扶輿輪少陵承其
盍翱翔乎酉陽之岩宛委
之洞而獨爲千古之一人
歟操觚家苟得其一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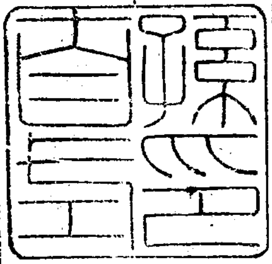
之纂修石渠天祿之間因
沛然其肆應卽以之扣銅
刻燭合宮咀商亦恢恢乎
有餘地矣陶之爲余言罷

勉是編幾易寒暑而參互
考訂則有太倉郁子青南
名有章者實襄厥成其功
不可沒也余稔知郁生籍

籍文壇負東箭南金之目
其克贊是役以視子雲之
侯芭昌黎之李漢又何讓
焉陶之心通乾象呼吸能

達帝座爲人孝友婣睦此德行之彰彰可考也常爲余抗談疇昔商確古今連日夕不倦則固言語之選也筮仕民牧興利除害此政事之卓卓可記也是編以史爲詩則文章之大成擅開闢未有之書也余不

敏固知聖門四科萃於陶之久矣因喜而弁其首旹康熙歲次著雍敦牂正月翰林院檢討友人孫自式鳳山父題於毘陵道中



通鑑韻書序

古今著述之家約有二端其一爲紀傳之學如馬班之史漢涑水考亭之編年是已其一爲詞章之學如韓柳歐蘇之文李杜

元白之詩是已體分派別各擅厥長未有能兼之者求其總攬條貫集兩家之勝爲獨得之奇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則自吾夫子陶之沈公始如所輯通鑑韻

書葢上下累千年古今數十代所僅見云司馬溫公薈萃諸史年經月緯作資治通紀朱紫陽復假春秋之義綱舉目張爲世勸戒此二公者皆天壤間第一

手筆然於聲韻一途変謝弗遑也靑蓮少陵出入風騷稱三唐絕唱而記載缺如於國家掌故槩乎未有聞焉夫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其不可比而同之也明甚吾師少負絕人之資博物閎覽慨然以作述自任手纂通鑑全編自鴻荒迄明以休文四聲章分句別各以韻歌之又慮後之習其讀而昧其義也復爲之因事疏文如東漢有章懷之註三國有裴氏之註殆本君實之典則而合太白之靑華托子美之嘯歌而寓晦菴之斷制詩耶史耶一

而已矣試觀周秦以還宋元以上誰復有起而爲之者哉有章受知門下負笈琴堂特授是書命加叅校爲之沉酣卧起其間而知是編之裨益前賢嘉惠來學有三善焉一則删定之簡而能詳也通鑑爲歷朝治亂存亡之跡蔓固難圖畧亦罔益今一代必備其始末而未常失之蕪一人必舉其大節而未常失之

漏又於各條之下詳加訓釋使讀者燦若指掌渙然氷釋此非刪定之善可與麟經相發明者乎一則褒貶之嚴而能肅也國家有正統則有偏統人臣有眞

品則有僞品固不可從成敗强弱立論是編於三國則尊蜀漢而絀魏吳於前五代則推齊隋而薄梁宋於後五代則進二唐而退四姓宣尼有云其文則史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吾師亦猶是也偶從婁江道中側聞緒論吾夫子顧謂（有章）曰昭烈爲帝室苗裔豈可下儕曹魏蕭叔達稱戈同姓陳霸先豈臣後梁詎

得並列爲五朝存勗奉唐家之正朔李昪紹天祐之烝嘗何屑與契丹之冊立如石晉劉漢二公列居而齊齒哉（有章）爲之瞿然而起吾師一再予一奪大義炳

如可以扶綱常而植教化淑世道而正人心大率類是此非褒貶之善獨得史佚董狐之遺直者乎一則選韻之確而能備也初盛中三唐名流輩出無容擬

議獨晚唐諸家好爲纖巧其詞組織而艱深宋元人出而矯之又失於流易其詞多淸淺而少含蓄皆非其至也吾師按歌記事韻必全收義無强合不獨史

學由此而精卽詩學亦從此而備此非選韻之善稟經酌雅而咸宜者乎侑尊所以服膺終卷而奉不能贊一詞也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以之進呈

睿覽自當

御序表章如宋司馬溫公盛典質之四方名公鉅卿必恨披讀之晚卽涑水考亭二編可備而不用也使天下以咸知有讀史之

樂而無聚書之費其有功於後
學豈其微哉謹盥手而爲之序
康熙歲次著雍敦牂之孟秋朔
旦婁東治門人郁有章青南
氏拜題於瀛洲之棲雲菴

凡例

通鑑者集史之英也史之表忠傳紀頭緒雖一觀覽錄不易竟通鑑編年紀事學者雖易觀誦然數千年之事卷帙盈尺每讀一過未免塵封余貧甚不能購全史而讀之思於通鑑之中兼其要領而不得其方丙申經姑蘇郤子蘭雪以一編託寄吳江友人余啓而觀之則鑑畧短歌而記纂甚畧再入長安讀王望如先生鑑畧四字書遂撮其大要而爲七言韻書代爲一紀其事一以鳳洲先生通鑑所輯爲叙

史者千古之定論然病於文勝毀譽因於喜怒是非汨於徑情且篡亂諸凶及夫助亂臣賊子而成其惡者執筆諸公每因其一言一事之善而遂掩其惡如郭嘉之謀曹操沈約之贊蕭衍千載而下忘其黨逆且重其才而樂附之殊非春秋誅亂臣賊子必誅亂賊之黨之意用韻之中不無微言亦藉以喚醒斯人爾

韻書於乙巳除夕纂編始丙午之三月而東漢告成郎以食貧奔走長途刻無寧晷丁未客上谷邸中

成後漢一編辛亥攜長兒芝玉應童子考於順義方得自曹魏而下五閱月而成書後讀楊用脩先生彈詞十段輯其大要次於卷首繼以通鑑歷代之歌類以脩短改元之記又一載而訂定成帙開卷讀之有如列眉且以誌用脩先生讀史警世之深心不當以尋常詞曲目之也

四聲之集歷經前人訂校唐宋迄今作詩者不敢出其範圍然覽記煩艱以其字櫛成義非篇帙之易誦也余故以韻編事或就所事之文以叶之或就其人之名以叶之或察義而叶其字或因韻而叶其理間有一二險韻用之似不相合然或攷韻之義與鑑之事情着意推敲以期於當欲使讀之者既熟文中之事又熟字中之韻擅場風雅不無小補也

上平之韻十五下平之韻十五上之韻二十有九去之韻三十入之韻十七合計一百有六通用一過然後載用上平之韻載用者十四下平之韻載用者十二上之韻載用十五去之韻載用二十入之韻載用十三合七十有四載用者有同於前韻有前韻之所未用總以求其備觀而可用耳

每紀以韻次歌之前者欲人熟於韻詳於義也以號及元次於韻之前者欲人考於世知其人也前五代陳與宋齊梁隋列編者仍傳習之舊以明均爲弑君篡奪之賊無所分其差等也後五代後唐南唐不夷於梁晉漢周者以表存勗之稱天祐爲不忘唐而嗣源之不易號爲知所本知諮之主祀先公爲得禮也遼金列編者所闘說史者如是乃若以魏與劉宋蕭梁爲正統當必有辨余之臆見在所不敢故例同魏吳晉宋而皆以[illegible]字以別夫三皇五帝並亞秦漢唐宋焉

按自庚子後知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故讀通鑑而察其源委綜數千年紀載而合觀之一代之中一帝之紀六年之內非水即旱非盜賊即權臣非宮闈之亂則藩鎮之爭星變地震物異人妖屠城戮邑封禪土木求其數十年中無一事之紀者蓋絕無也是就鑑中所紀盤古至今固鮮平成安定之時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熹解之曰祭祀不失時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然則以民

之有災患固鬼神之責也語云閻利諸天闢若雷暗室虧心神目若電又云殺人者必報以削食物者必還其命弒君弒父王者蕩倫暑殺人而至千萬鬼神獨未之問也歟而可以數千萬人之命君父倫常之大但以數之一字抹煞乎卒以亂畧歟而終以總斷願讀者無以語涉鬼神而遂不察其理廢其言也

王望如先生鑑畧四字書長安紙貴鑑畧通歌不知出諸氏之手然韻書一帙實由之而引伸水源木本不敢忘也故以之終焉

近年乙之吉瀛鶴洲閒靜不敢以簿書俗吏遂忘素業偷暇[illegible]之有自稱通鑑韻書一帙便於家求而訓釋未備恐初學罕悉底蘊復取涑水考亭二編以及二十一史細心考訂定韻書各句之下補入註釋簡而不漏詳而不蕪經始於乙卯秋而成於丙[illegible]之夜于歲於丁巳歲季夏初秋之間遂余門太倉鄒[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負笈過從籌燈共事實得贊襄之力遂付剞劂以公海內雖不堪入博雅大方之目而於今才俊全史未觀一如披覽凡古今帝王治亂興亡以及政事之沿革損益人才之得失消長莫不瞭如指掌洞若觀火或可為後學津梁之一助云爾

浙昌安陶之沈尚仁一字文泉識

通鑑韻書歷代脩短記纂

三皇不詳幾主。內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

五帝三十一主。內伏羲氏十六主。三百十年。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年。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摯九年。唐堯百年。除薦舜攝政二十八載作七十二年。舜七十八年。除薦禹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千三百四年。

三王除寒浞八十主。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商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一千九百

七十六年。

十一代皇帝除新莽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四世四主。四十二年。三漢三都。除新莽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癸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癸未實統六姓一主。二年。兩晉兩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實一百五十五年。宋二姓八主。除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已未。二十三年。兩梁兩都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

除高祖丁未。前七年。爲梁侗戊寅後二年。爲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二十七主。自高祖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祖乙亥前十六年爲唐帝關已卯爲元。實統三百三年。元除兩后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爲宋。順帝戊申。後五年爲洪武。實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五年。

明洪武至崇禎甲申。十七主。十八元。二百七十七年。

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明崇禎甲申。上至三王。共三千八百六十八年。

明崇禎甲申。上至堯甲辰元。四千一年。

明崇禎甲申。上至黃帝癸亥元。四千三百四十二年。

明崇禎甲申。上至炎帝四千八百六十二年。

明崇禎甲申。通合五帝。五千一百二十二年。

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年。算至崇禎甲申。合八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年。

通鑑韻書改元記纂

按古史三皇邈矣。二帝三王。無年號無重復改元陋習。自湯武起諸侯改爲天子。亦不改元傳至兩秦。及先漢高惠呂后時。兩少帝。未之易也改元自漢文帝爲新垣平所欺始文再改。前元後元景三改。前元中元後元武創年號凡十一改。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昭三改。始元元鳳元平宣七改。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元四改。初元永光建昭竟寧成七改。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哀再改。建平元壽平五年一元。元始新莽五改。居攝初始始建國天鳳地皇淮陽王二年一元。更始光武再改。建武中元明十八年一元。永平章三改。建初元和章和和再

改。永元元興殤八月一元。延平安五改。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順五改。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沖三月一元。永嘉質一年一元。本初桓七改。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靈四改。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廢帝無年。獻三改。初平興平建安昭烈三年一元。章武後帝四改。建興延熙景耀炎興巷三漢間。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曹魏文七年一元。黃初明三改。太和青龍景初芳再改。正始嘉平髦再改。正元甘露元再改。景元咸熙益魏自咸熙二年。得統以前。五主十元。晉武三改。泰始咸寧太康惠七改。永熙元康永康永寧永安光熙永熙懷六年一元。永嘉愍四年一元。建興孝元三改。建武大興永昌明三年一元。太寧成再改。咸和咸康康二年一元。建元穆再改。永和升平哀再改。隆安興寧奕五年一元。太和簡文二年一元。咸安孝武再改。寧康太元安三改。隆安元興義熙恭二年一元。元熙益兩晉十五主。三十一元。宋武三年一元。永初營陽一年一元。景平文三十年一元。元嘉世祖再改。孝建大明業不成年一元。景和明再改。泰始泰豫蒼梧四年一元。元徽順三年一元。昇明益宋八主十元。齊高四年一元。建元武十一年一元。永明昭業七月一元。隆昌昭文兩月一元。延興明五年一元。建武永泰東昏二年一元。永元和二年一元。中興益稚齊七主七元。梁武七改天監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簡文二年一元。大寶孝元三年一元。承聖敬三年二元。紹泰太平宣七年一元。大定明二十四年

一元。天保後主二年一元。廣運益梁七主十三元。隋文再改。開皇仁壽煬十三年一元。大業前恭帝侑二年一元。義寧後恭帝侗二年一元。皇泰益隋四主五元。唐高祖九年一元。武德文皇二十三年一元。貞觀高宗十四改。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中宗三改。嗣聖神龍景龍武氏改號周十三改。光宅垂拱永昌天授如意長壽延載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長安睿再改。文明景雲太極元二改。開元天寶肅四改。至德乾元上元寶應代三改。廣德永泰大曆德三改。建中興元貞元順一年一元。永貞憲十五年一元。元和穆四年一元。長慶敬二年一元。寶曆文再改。大和開成武六年一元。會昌宣十三年一元。大中懿十四年一元。咸通

僖五改。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昭七改。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昭宣不改仍稱天祐。莊爲王十五年不改仍稱天祐。稱帝三年一元。同光。明再改。天成、長興。閔五月一元。應順。潞王三年一元。清泰。烈祖六年一元。昇元。元宗再改。保泰、中興。後主十四年亡。元。益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十九元。宋太祖三改。建隆、乾德、開寶。太宗五改。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眞五改。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仁九改。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英四年一元。治平。神再改。熙寧、元豐。哲三改。元祐、紹聖、元符。徽六改。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欽二年一元。靖康。高再改。建炎、紹興。孝三改。隆興、乾道、淳熙。光五年一元。紹熙。寧四改。慶元、嘉泰、開禧、嘉定。理八改。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度十年一元。咸淳。恭二年一元。德祐。端三年一元。景炎。昺二年一元。祥興。萑宋十八主五十八元。元太祖一元。太宗一元。六后一元。定宗一元。太后一元。憲宗一元。世祖始建立年號再改。中統、至元。成再改。元貞、大德。武四年一元。至大。仁再改。皇慶、延祐。英三年一元。至治。泰定再改。泰定、致和。明無年。文再改。天曆、至順。寧無年。順三改。元統、至元、至正。蒞除兩后十六主二十一元。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三十二主。三百一十八元。內除魏丕、叡、芳、髦四主及奐未承統。九元。宋建隆、乾德未承統。二元。太祖至憲宗六主六元。及世祖未承統一元。凡十八元外。計

一百二十二主爲三百元。

通鑑韻書參閱門人姓氏

陸 圻 [illegible]

羊 球 貝生

施震銓 長六

葛 鈞 東之

王絅植 進伯

李岳頎 霙韶 本姓孫

陸德元 益孫

戴本長 道呂

顧 琛 獻侯 本姓錢

李淯仁 敏樹

楊 瑄 玉符

周在宣 前敷

張 偉 豫人

沈 藻 火生

崔 嵋 巖生

郁有章 青南

歷史通鑑韻書目錄

浙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原名輿 字文泉

弟 仁敷寧之

仁緯方之

男 恒道康成

婿 何天衢子安

門人郁有章青南參校

卷之一

韻目 附歷代帝王歌 通鑑改元記

通鑑修短記纂

卷之二

盤古之舜

卷之三

夏紀

卷之四

商紀

卷之五

周紀

卷之六

秦紀

卷之七
西漢紀 附新莽
卷之八
東漢紀
卷之九
後漢紀 附曹魏孫吳
卷之十
西晉紀
卷之十一
東晉紀

卷之十二
五代宋劉裕紀
卷之十三
五代齊蕭道成紀
卷之十四
五代梁蕭衍紀
卷之十五
五代陳陳霸先紀
卷之十六
五代隋楊堅紀

卷之十七
唐紀 上下卷
卷之十八
後唐紀
卷之十九
南唐紀
卷之二十
五代梁朱溫紀
卷之二十一
五代晉石敬瑭紀

卷之二十二
五代漢劉知遠紀
卷之二十三
五代周郭威紀
卷之二十四
北宋紀
卷之二十五
南宋紀
卷之二十六
契丹遼紀

卷之二十七

女直金紀

卷之二十八

蒙古元紀

卷之二十九

明紀

卷之三十

歷朝提覽歌

卷之三十一

王望如鑑畧四字書

卷之三十二

歷代國號歌

歷代萃英歌

歷代亂畧歌

總斷歌

目錄終

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明歌纂

天皇地皇人皇氏。 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 堯舜紹之名五帝。

或曰三主天地人。 太昊炎帝軒轅是。

少昊顓頊嚳堯舜。 此是五帝亦有據。

夏商成周三代王。 秦二姓後漢三易。

漢亡於魏尋禪晉。 晉遂平吳民甫息。

五胡擾之牛晉東。 宋齊梁氏踵其跡。

陳雖僅梁後梁存。 隋始滅梁是爲的。

當年晉末至隋初。 南北兩朝姓屢革。

南朝晉宋齊梁陳。 北始五胡魏盛極。

魏分西東東傳齊。 西禪於周併齊國。

隋又承周南北併。 未幾唐作聲名赫。

唐亡天祐賴後唐。 破巢滅梁祀未鈌。

正朔的派有南唐。 僞晉漢周安足說。

宋雖篡周唐尚在。 開寶八年方繼絶。

混一中原百六七。 北遼西夏無時寧。

約宋滅遼爲金禍。 西遼北徙宋南行。

元滅夏金來滅宋。 神州陸沉九十齡。

古來帝王中絶者。 夏浞漢莽害不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自堯盡元幾春秋。　三千七百二十四。
再數伏羲至元末。　四千八百九五祺。
洪武太高建文時。　成文永樂仁昭熙。
宣章宣德英睿復。　正統天順中景兮。
成化憲純弘孝敬。　武毅正德世肅靖。
穆莊隆慶與萬曆。　泰昌天啓崇禎並。
崇禎甲申算至秦。　一千八百九二實。
堯至崇禎甲申秋。　四千之年又餘一。
六六甲子四一零。　此是的數無差失。
崇禎甲申遡伏羲。　五千一百七三奇。

八六甲子十二歲。　從茲逐歲漸加之。
再依外紀逆推上。　荒唐舊史說杳冥。
遡至天皇八萬零。　從茲逐歲加一算。
自來節要已分明。　獨有三皇年未定。
皇極經世可推更。

歷代帝王歌卷之一

通鑑韻書卷之一

昌安沈尚仁昫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
弟　沈仁敦宜　沈仁緯方之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韻目

上平聲

一東周紀 唐紀　二冬後漢紀 南唐紀
三江五代宋劉裕紀 北宋紀　四支秦紀 北宋紀
五微秦紀 北宋　六魚西漢紀 南宋紀

七虞後漢紀 明紀　八齊唐紀
九佳唐紀 蒙古元紀　十灰東漢紀 南宋紀
十一真西漢紀 後五代梁朱溫紀　十二文東晉紀 後唐紀
十三元附曹魏紀 後唐紀　十四寒唐紀 蒙古元紀
十五刪西漢紀 北宋紀

下平聲

一先夏紀 北宋紀　二蕭唐紀 蒙古元紀
三肴唐紀　四豪北宋紀 前五代陳陳霸先紀
五歌西漢紀 北宋紀　六麻南宋紀 前五代齊蕭道成紀
七陽唐紀 北宋紀　八庚夏紀 北宋紀

九青 前五代齊蕭道成紀 後五代周郭威紀
十蒸 商紀 南唐紀
十一尤 周紀 唐紀
十二侵 唐紀 女直金紀
十三覃 周紀 蒙古元紀
十四鹽 前五代隋楊堅紀
十五咸 唐紀

上聲

一董 前五代梁蕭衍紀 唐紀
二腫 前五代宋劉裕紀
三講 前五代梁蕭衍紀
四紙 後漢紀 後五代晉石敬塘紀
五尾 唐紀
六語 東晉紀 女直金紀
七麌 唐紀 唐紀
八薺 唐紀
九蟹 唐紀
十賄 前五代宋劉裕紀

十一軫 唐紀
十二吻 唐紀
十三阮 東晉紀 後五代漢劉知遠紀
十四旱 前五代隋楊堅紀 後五代周郭威紀
十五潸
十六銑 前五代梁蕭衍紀 女直金紀
十七篠 唐紀 明紀
十八巧 唐紀
十九晧 東漢紀
二十哿 唐紀 南宋紀
二十一馬 西漢紀 北宋紀
二十二養 附曹魏紀 南宋紀
二十三梗 附曹魏紀 蒙古元紀
二十四迥 前五代隋楊堅紀 蒙古元紀
二十五有 西晉紀 契丹遼紀
二十六寢 唐紀
二十七感 前五代隋楊堅紀
二十八琰 前五代隋楊堅紀
二十九豏 前五代隋楊堅紀

去聲

一送 附新莽 唐紀
二宋 唐紀 後唐紀
三絳 唐紀
四寘 東漢紀 唐紀
五未 周紀
六御 唐紀 南宋紀
七遇 西晉紀 北宋紀
八霽 商紀 後唐紀
九泰 前五代宋劉裕紀
十卦 唐紀 契丹遼紀
十一隊 前五代宋劉裕紀 南宋紀
十二震 東晉紀 南宋紀
十三問 秦紀
十四願 唐紀 北宋紀
十五翰 附孫吳紀 北宋紀
十六諫 前五代隋楊堅紀
十七霰 西漢紀 北宋紀
十八嘯 唐紀 蒙古元紀

十九效 唐紀
二十號 西晉紀 南唐紀
二十一箇 唐紀
二十二禡 唐紀 南宋紀
二十三漾 東漢紀 明紀
二十四敬 夏紀 南宋紀
二十五徑 周紀 明紀
二十六宥 西漢紀 南宋紀
二十七沁 西晉紀
二十八勘 唐紀
二十九豔 東漢紀 蒙古元紀
三十陷 東晉紀

入聲

一屋 西漢紀 蒙古元紀
二沃 東晉紀 明紀
三覺 西漢紀 北宋紀
四質 東晉紀 南宋紀
五物 唐紀 蒙古元紀
六月 前五代梁蕭衍紀 女直金紀

七曷 唐紀　八黠 唐紀
九屑 商紀 蒙古元紀　十藥 前五代梁蕭衍紀 北宋紀
十一陌 唐周紀　十二錫 西漢紀 北宋紀
十三職 東漢紀 南宋紀　十四緝 夏紀 契丹遼紀
十五合 唐紀　十六葉 唐紀
十七洽 唐紀

通計一百六韻　再用七十有四韻

通鑑韻書附錄彈詞卷之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第一段

昔者太極初分。鴻濛始判。有大聖人盤古出世。自後三皇五帝。世代相仍。按史記盤古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春秋元命苞曰開闢以來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索隱曰。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爲十紀。雖有參差大槩是世遠不能詳考。不必細推所謂十紀者

九頭紀　五龍紀　攝提紀　合雒紀　連通紀
叙命紀　循蜚紀　因提紀　禪通紀　疏仡紀

自人皇氏至叙命氏。凡八十三君。又一書云。一百八十三君。十紀之最著。有所謂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驪連氏　渾沌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共工氏　神農氏　有熊氏

此等皆係上古世稱伏羲爲太昊。神農爲炎帝。軒轅爲黃帝。謂之三皇。繼之以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堯　虞舜

謂之五帝三皇五帝始有文字相傳堯讓舜舜讓禹此後禹傳家湯放桀武王伐紂自此五霸爭強以至春秋列國互相吞併千有餘年按元會運世圖云夏禹王治世先天六會已過時當午會陽極陰生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應後天六會也至於七國爭雄強秦獨霸楚漢爭鋒王莽篡朝奸雄逞志陰盛陽衰之氣候後來光武中興三分割據五胡雲擾六代瓜分南北相吞隋唐混一流傳五代紛碎中原宋太祖纔得削平又有遼金西夏虎狼蛇蝎展轉相吞直至

元朝暫時寧帖上下十九史按夏禹八年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凡三千六百年夏商周三代共占一千九百年中間自魯隱公元年己未入春秋至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哀公十五年辛酉至周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入通鑑至五代之末己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宋太祖另起不在通鑑者又四百年

第二段

夏后氏者禹王受虞舜禪位為天子建有天下之號曰夏傳一十七帝其名曰

啟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皋　帝發　帝桀

桀放於南巢天下歸商共享國四百五十八年

商湯氏者代夏伐桀撫有天下傳三十君其名曰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帝辛

帝辛者紂也周師入衣寶自焚天下歸周共享國六百四十四年

周武王者父曰文王紂時封為西伯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傳三十七君其名曰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共享國八百六十七年。至赧王。被秦昭王逼獻國與
旋滅。東西周。而周亡。通計三代。共一千九百七十年。
夏禹。商湯。周武。爲三代開基聖主。啓賢。繼禹。少康中
興。合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
宗。謂之賢聖之君。周自成康。繼武。宣王中興。

第三段

秦之先。原姓嬴氏。周孝王時。有非子者。爲主馬之官。
孝王封爲秦伯。閱二世至秦仲。其國始大。傳之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厲公　[redacted]公
懷公　靈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凡二十四世。孝公用商鞅之法。富國强兵。傳之子。是
稱　惠文王。傳之　武王。武王因舉鼎絕臏而死。其
弟名稷。嗣位。是爲　昭王。乙巳年滅周。又六年薨。其
子　孝文王即位。三日而死。傳其子　莊襄王。按莊
襄王名楚。先納呂不韋之妾。生子名政。莊襄王在位
三年而亡。其子政即位。冒嬴氏之姓。甲寅年爲始。征
伐六國。二十年之後。滅韓。又滅趙。滅魏。滅楚。滅燕。至

庚辰年滅齊。天下歸一。自稱　始皇帝。晏駕之日。趙
高殺其太子扶蘇。立次子胡亥。爲二世皇帝。三年。趙
高弒之。立扶蘇之子。名子嬰。降號爲三世秦王。討
誅趙高。四十六日。沛公入關。降於軹道傍。而秦亡。隨
爲楚項籍所殺。又五年。楚爲漢滅。天下定於一矣。
漢高祖。姓劉。名邦。平秦滅楚。諸侯王奉即皇帝位。在
位十二年。傳之。
惠帝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凡十三主。共二百十一年。是爲西漢。被外戚王莽所
奪。莽毒弒平帝。廢孺子嬰。改國號曰新。篡位十八年。
漢兵起。奉宗室劉玄爲帝。名曰更始。誅莽。即位三年。
爲赤眉所奉劉盆子所滅。降封淮陽王。盆子兵敗。降
於光武。
光武皇帝劉秀者。南陽宗室。出景帝之裔。大戰昆陽
誅王莽。斬王郎。平赤眉等寇。神武中興。傳之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天下魏吳蜀三分。自秦
始皇至漢獻帝。通共四百三十三年。

第四段

秦始皇併吞六國以來。止有二十五年。至子嬰亡國。

漢高祖亡秦滅楚。至東漢獻帝之末。享國四百十二年。天下三分。曹丕篡漢稱魏。劉備併取劉璋。孫權自稱吳王。

蜀漢者。劉備即位於西蜀。後謚為昭烈皇帝。傳其子

後主劉禪

通共四十三年。降於魏而漢亡。

魏者。曹操初封魏王。子丕篡漢。是為魏世祖文帝。傳其子

明帝叡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凡五主。共四十六年。禪於晉而魏亡。

吳者。孫權據江東。為吳大帝。傳其子。

會稽王亮 景帝休 烏程侯皓

凡四主。共五十九年。降於晉而吳亡。蜀魏吳謂之三國。曹魏先滅蜀漢。又五年。晉王司馬昭專權。其子司馬炎篡曹。又十六年。滅東吳。天下一統。歸於晉。晉又分東西兩代

西晉者。司馬炎有天下。是為晉武帝。傳之

惠帝 懷帝 愍帝

凡四主。共五十三年。懷愍先後蒙塵。為劉聰所滅。

東晉者。瑯琊王司馬睿。相傳小吏牛金通其母夏后妃所生。冒司馬氏之姓。渡江南來。是為晉元帝。傳之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共十一主。通一百零四年。宋王劉裕篡奪而亡。三國并西東二晉一百九十九年。

第五段

東晉末劉宋者。劉裕篡司馬氏。是為宋高祖。傳

廢主營陽王 文帝 孝武 前廢主子業

明帝 後廢主昱 順帝

八主六十年。蕭道成篡之。

蕭齊者。蕭道成。是為齊太祖。傳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凡七主。共二十四年。蕭衍篡之

蕭梁者。蕭衍。是為梁武帝。傳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霸先篡之。

陳陳者。陳霸先。是為陳武帝。傳之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凡五主共三十三年。又
蕭詧者借兵西魏殺叔元帝。稱帝江陵名後梁傳
巋　琮
凡三主共三十年。被隋廢國除宋齊梁陳謂之南朝。
皆在金陵建都時元魏拓拔氏自稱皇帝謂之北朝。
後高齊宇文周接連在北按元魏之初三國曹璜景
元二年有匈那索頭沙漠汗入貢至晉武帝咸寧九
年復來入貢。衛瓘表奏留在并州後世子孫拓拔珪
稱帝建號魏國是為五胡後北朝之始。

北朝魏太祖者姓拓拔名珪號稱道武皇帝傳之
明元　泰武　文成　獻文　孝文　宣武帝
孝明子釗　孝莊　節閔　中興王
孝武　靜帝　文帝　廢帝　恭帝
凡一十六主共一百六十年孝武時丞相高歡奉靜
帝遷居鄴都是為東魏丞相宇文泰奉文帝遷都長
安是為西魏傳廢帝恭帝後高歡之子高洋奪東魏是為
北齊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奪西魏是為後周
北齊者始高洋篡東魏僭號稱文宣帝傳
廢帝　孝昭　武成　後主

五主共二十八年。為周武帝所滅。
後周者始宇文覺篡西魏建號稱孝閔帝傳之
明帝　武帝滅高齊并傳　宣帝　靜帝
凡五主共二十六年被楊堅篡之滅周南併陳後主
天下方一統南北兩朝共計一百七十三年中間五
胡亂華有五凉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十六國
迭興迭滅於晉魏之間

第六段

所謂五胡者鮮卑匈那氏羌羯五等之人自西晉武
帝己亥咸寧五年以匈那劉淵為左部帥時有巴西

氏人李特入據成都至晉惠帝甲子永興元年劉淵
稱漢帝李特號成王自後五胡相繼而起擾亂中原
至南宋文帝己卯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皇帝拓拔
燾滅北凉沮渠牧犍才方盡絕前後一百七十八年
又過一百四十三年隋文帝辛丑開皇元年併周滅
陳北朝盡絕前後胡人擾亂中國共三百二十三年
五胡之國號有五凉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一
十六國蜀漢居先二趙繼之凉秦燕夏迭興迭滅共
計稱尊建號者六十七人。
蜀國李特巴西人西晉惠帝時據成都相傳六主曰

李雄　李班　李越　李期　李勢　共四十六
年。東晉穆帝。遣桓溫滅之。
前趙劉淵匈奴那人。西晉武帝時。據平陽。傳　劉和
劉聰　劉粲　劉曜曜改稱趙　凡五主。共二十六年。石
勒滅之。
後趙石勒羯人。劉聰之臣。晉元帝時滅劉曜。據襄國。
傳　石弘　石虎　石世　石遵　石鑒　凡六主。
三十六年。其臣冉閔滅之。
前凉張軌安定胡人。晉懷帝時。爲凉州牧。傳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玄靚　張天錫　凡

七主。共七十六年。苻堅滅之。
前秦苻洪略陽氏人。晉穆帝時。子苻健據長安稱帝。
傳　苻生　苻堅　苻丕　苻登　凡六主。共四十
四年。其臣姚萇之子姚興滅之。
後秦姚萇赤亭羌人。苻堅之臣。弒主據長安。傳　姚
興　姚泓　凡三主三十四年。晉安帝時劉裕滅之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苻健之臣。據金城。傳至弟
乾歸人傳　熾盤　慕末　凡四主。前後共四十六年。
赫連勃勃滅之。
夏國赫連勃勃匈奴那人。晉安帝時。在姚興手下。據朔

方統萬背秦而稱天王。傳　赫連昌　赫連定　凡
三主二十二年。北魏太武帝滅之。
後凉呂光略陽氏人。苻堅之臣。據姑臧。傳　呂紹
呂纂　呂隆　凡四主。一十八年。姚興滅之。
南凉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之臣。據廣武。傳其
弟　利鹿孤　傉檀　凡三主。十八年。乞伏熾盤滅
之。
前燕慕容廆昌黎鮮卑人。晉初爲都督。其子慕容皝。
據鄴都。傳　慕容儁　慕容暐　凡四主。八十五年。
苻堅滅之。

後燕慕容垂。皝之子也。爲苻堅之臣。叛秦而據中山。
傳之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凡四主。二十
五年。其臣馮跋滅之。
北燕馮跋信都人。後燕之臣。叛據昌黎。其弟馮弘
繼之。凡二主。二十八年。魏太武滅之。
西燕慕容冲。慕容垂之弟。據平陽自立。傳之　慕容
忠　慕容永　三主。共十年。慕容垂兼之。
南燕慕容德。垂之弟。復據廣固自立。傳之　慕容超
凡二主。十一年。晉劉裕滅之
西凉李暠燉煌胡人。後凉呂氏之臣。傳其子　歆

凡二主。十五年。沮渠氏滅之。

北凉沮渠蒙遜盧水胡人事呂光。又臣段氏。又臣晉臣魏。後據張掖郡。傳之子　牧　犍　凡三主。三十九年。魏太武滅之。

第七段

隋者。文帝楊堅。其父楊忠。周靜帝之臣。官封隋國公。死後。堅嗣爵。其女乃靜帝之母。楊堅乃靜帝外祖。篡靜帝位。是爲隋文帝。改元開皇。至九年己酉。南取陳主。并天下爲一統。傳

煬帝　恭帝　凡三主。三十八年。唐公李淵奪之

而隋亡。

隋煬帝之末。天下有六十四處烟塵。十八處改元建號。竇建德稱夏王於漳南。改元五鳳。李軌稱凉王於河西。改元安樂。梁師都稱帝於延安。改元永隆。梁蕭銑稱帝於江陵。改元鳴鳳。薛舉稱西秦霸王於隴西。改元泰興。李密稱魏王於鞏縣。沈法興稱上梁王於毗陵。改元延康。林士弘稱楚王於江南。李子通稱吳王於江都。改元明政。朱燦稱楚王於南陽。改元昌達。劉武周稱定陽王於馬邑。改元天興。高談聖稱湘王。郭子和稱永平王。起榆林。王須拔稱漫天王於恒定。王世充據河南。稱鄭王。改元開明。張大安稱靖江王。宇文化及稱帝於揚州。張金稱　高士達　知世郎王簿

(山東)孫安祖　劉霸道　苗海潮　郝孝德　孫宣雅　吳朱燮　晉管崇　杜伏威　輔公祏　魏刀兒　甄翟兒　郭方預　孟海公　燕格謙　齊孟讓　楊玄感　史萬寶　李仲文　何潘仁　丘師利　向善志　孫華　王德仁　劉苗王母端兒

敬盤陀　左才相　沈柳生　劉黑闥　操師乞

徐世勣　王伯當　王當仁　周文舉　劉元進

左孝友　盧明月　楊士林　裴長才　白瑜娑

李公逸　單雄信　高開道　宋金剛　徐圓朗

虎賁郎羅藝(幽州)

唐者。唐公李淵。初爲晉陽留守。後受隋恭帝禪。稱唐高祖。傳之

太宗　高宗　中宗　武后改唐爲周。中宗賴狄仁傑復位。(反周爲唐。傳)睿宗　玄宗(安史擾亂)肅宗(靈武即位。恢復兩京。傳)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共二十一主。享國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溫滅之。
五代者。梁唐晉漢周是也。起朱溫。終周恭帝。凡十三主。纔六主善終。

第八段

後梁者。朱溫本碭山小民。爲黄巢賊黨。力屈降唐。後因有功封梁王。賜名全忠。弒唐昭宗。自稱皇帝。在位六年。被妾生子郢王朱友珪刺死。其第三子均王朱友貞。討誅友珪。又十年。唐莊宗滅之。

唐王李存勗。其先朱邪國昌。乃沙陀國人。有功於唐賜姓李氏。其父克用。封晉王。至李存勗滅梁。自稱唐

王。謂之莊宗。在位四年。被伶官郭從謙所弒。其義兄明宗即位。傳之愍帝。又被義兒潞王所殺。潞王自立。三年。被駙馬石敬塘所篡。前後四主。共十四年而亡。

晉主石敬塘。乃唐明宗駙馬。割地臣契丹。借兵滅唐。爲晉高祖。在位七年。傳與兄子石重貴。被契丹擄入共十一年而亡。

漢者。劉知遠。石晉之臣。乘契丹滅晉稱帝。傳子承佑。是爲隱帝。輕誅功臣。被其臣郭威所弒。父子共四年而亡。

後周者。郭威連弒劉承佑劉贇。篡漢。在位三年無嗣。其妻兄之子柴榮襲位。是爲世宗。七年而崩。子宗訓即位七月。禪位與趙匡胤。按後周三主。二姓。共十年而亡。

五代十三君。一起一滅。五十三年中間又有僭號之國十一。稱帝稱王者四十一人。中間全身壽考者二十人。吳越錢氏有四人。其餘皆死於非命。

福建閩王王審知。唐僖宗時受封。據福建。統五州。傳其後　王延翰　王延鈞　王延泉　王延曦　王延政　共六主。五十年。而降於吳越。

吳越國者。起錢鏐。唐昭宗時受封。據兩浙。統十三州

是爲武肅王。傳其後　文穆王元瓘　忠獻王弘佐　弘倧　弘俶　凡五主。八十四年。歸降於宋太祖

淮南吳楊行密。唐昭宗時受封。據廬州二十八郡。號忠武王。傳之　威王渥　宣王隆演　讓王溥　凡四主共三十六年。禪位與南唐

江南唐王李昪。本淮南楊氏之臣。徐溫之義子。係唐朝子孫。受吳王封爲齊王。受楊溥禪位。建國金陵。稱帝。統三十五州。號烈祖。傳之子李景。是爲後主。宋太祖乾德二年。卒。其子李煜嗣位。歸宋。凡三主。三十九年而亡。

湖南楚王馬殷唐昭宗時爲刺史據潭州二十三郡朱溫時受封是爲武穆王傳其子　希聲　希範　希廣　希萼　希崇　凡六主共五十六年南唐後主滅之

荆南秦王高季興梁朱溫之臣又降唐降吳受吳封爲秦王據荆南三州傳其後　高從誨　保融　保勗　繼沖　凡五主共五十七年降於宋

西川蜀王王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時受封後稱帝據成都四十八州是爲高祖傳其子　宗衍　共二十二年唐莊宗滅之

後蜀孟知祥唐明宗受封據成都三十六州傳其子　昶　共四十年降於宋太祖

北幽燕王劉守光梁朱溫時受封後稱帝唐莊宗滅之

廣南漢王劉隱梁朱溫時爲清海節度使弟劉巖稱帝據廣南四十七州傳之子　玢　晟　鋹　凡四主共五十五年宋太祖滅之

河東晉王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因郭威篡漢遂稱帝於晉陽謂之北漢世祖傳其子承鈞是爲孝和皇帝無嗣先是有營卒薛釗娶劉崇女爲妻生子繼恩劉崇卽位其女居內薛釗自刎劉崇以繼恩與承恩爲嗣其母改嫁何氏又生子名繼元亦與承鈞爲嗣相傳四主共二十九年宋太祖併之

凡此十一處稱王稱帝者共四十一人自唐末梁初各據土僭號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通共八十二年北漢劉繼元歸附之後僭僞盡絕

第九段

北宋者太祖趙匡胤因陳橋兵變受周幼主讓位稱大宋太祖皇帝傳之弟

太宗傳太宗　眞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金人內犯徽欽北狩康王南渡建都臨安是爲南宋高宗無子立太祖十一世孫眘爲子是爲

孝宗傳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端宗

帝昺

南北宋凡十七帝共享國三百一十七年而亡於元中有遼金西夏元朝交征合戰

大遼者原是契丹渤人唐末耶律阿保機占據幽燕號太祖皇帝傳至于德光改號大遼國是爲太宗皇帝傳之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宣宗
凡十主共二百五十年。宋徽宗時。被其部屬女直酋長阿骨打所滅
大金者。本遼之部屬。酋長阿骨打起兵滅遼。國號金。是爲太祖皇帝。傳之太宗吳乞買。又克宋。傳
熙宗　海陵王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
哀宗　末帝
凡九主共一百一十九年。元滅之。
西夏者。乃拓拔氏自宕項。於唐貞觀中。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爲夏州節度。李彝昌叔父仁福。第李彝超。李彝興。李光睿。李繼筠。李繼捧。李繼遷。至繼遷立國。宋太祖時歸降。賜名趙保吉。其子德明嗣之。至宋仁宗時。德明之子元昊。一名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戊寅保元　年。稱帝號大夏景宗。傳
毅宗　惠宗　崇宗　仁宗　和宗　襄宗
神宗　獻宗　末主　南平王
凡十主共二百二十年。元滅之。
西遼者。契丹耶律大石。因大遼滅亡。乙巳年。建國稱

帝於起兒漫。又遷於虎思。是爲德宗皇帝。在位[illegible]因子幼。其后蕭氏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六年而卒。子夷列卽位。是爲仁宗。又十三年卒。其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太后。又十五年。弑其夫蕭朶魯卜。其夫之父斡里剌討而誅之。立仁宗子直魯古。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因出獵爲南蠻屈出律伏兵擒之。而西遼遂亡。計所傳
德宗　感天后　仁宗　承天后　天禧帝
凡五主共七十年而滅。此四國者。與宋相參。分據四海。

第十段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蒙古人。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卽位於斡難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闊台。是爲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五年。長子貴由卽位。是爲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卽位。是爲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卽位。是爲世祖。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傳至成

宗名鐵木耳。其父眞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謚裕宗。裕宗二子先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謚顯宗。次子荅剌麻八剌追謚順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爲完澤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順宗長子海山卽位。是爲武宗曲律皇帝四年崩。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卽位。是爲仁宗。普顏都皇帝。九年太子碩德卽位。是爲英宗格堅皇帝。三年遇弒。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卽位。是爲泰定皇帝。四年崩。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以弟讓兄。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㻋周王。因卽位於沙漠。立圖帖睦爾爲太子。太子見帝

帝暴崩。是爲明宗。護都護皇帝。圖帖睦爾仍卽位。是爲文宗禮牙篤皇帝。四年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卽位。是爲寧宗。二月而崩。兄妥懽帖睦爾卽位。在位二十七年。明朝繼之。追謚順帝。計傳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帝

前後共一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混一止計九十二年。

通鑑韻書彈詞卷之一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盤古之舜

盤古氏

天皇氏 舊云一萬八千年又云各一萬八百年

地皇氏 舊云一萬八千年

人皇氏 舊云四萬五千六百年

五龍氏 長日角龍木仙。次日徵龍火仙。次日商龍金仙。次日羽龍水仙。次日宮龍土仙。

攝提五十九氏 分書山川各統一州。

合雒三氏 乘蜚鹿以理。教民穴居。

連通六氏 乘蜚麟以治。帝號無傳。

敘命四氏 乘六龍以治。

鉅靈氏 一曰尸氣皇 出於汾脽。揮五丁之士。驅陰陽返山川。居無恒處。跡躔於蜀。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一曰黃袜 治三百四十歲。

犯神氏 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治三百歲。五傳共千五百歲。

犁靈氏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

大騩氏一曰泰塊濤。出於南窮。沒於無垓之宇。游於泰

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沒爲河神。司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冉相氏

蓋盈氏出於若水之間。禺中之地。

大敦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出於長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

巫常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開圖挺紀。說太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操法攬而嘗存者

空桑氏一曰廣桑

神民氏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治三百歲。使民神異業。精氣通行。

倚帝氏一曰猗帝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氏

辰放氏天地易命。是爲皇次屈。一曰元皇。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治二百五十歲。傳四世。

蜀山氏

其後有蠶叢治瞿上。服青衣以教民蠶。今蜀稱青衣神是也。

拍濩

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椎結左言。不知文字。

望帝杜宇禪位于開明。開明者。荊人鱉令也。浮尸逆浮流入蜀。納武都山精爲妃。

開明八氏都郫。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成都。

豚倪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之治也。

東戶氏傳十七世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治二百五十載。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蘧氏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穴居野飲。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

豨韋氏得道以挈天地。傳四世。

有巢氏一曰大巢氏治三百餘載。構於石婁之山。傳三世。構木爲巢。教民以避風雨。

燧人氏自不周之山。遊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出。乃鑽木取火。

庸成氏傳八世

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實有睿德。生而能書

栢皇氏是爲皇栢姓栢名芝。川博太陽。駕六龍。以木紀德。立于正陽之南。謂之皇人山。傳二十世。

中皇氏一曰中央氏又曰中皇子都于皇人山之西。是爲寂部山。傳四世。

大庭氏一曰炎帝又曰朱須氏治十九載。傳五世。都于曲阜。以火爲紀。

栗陸氏一曰栗睦氏
昆連氏一曰驪連氏又曰驪畜氏傳十一世
軒轅氏傳三世紀物開智制爲車乘而天下治。
赫胥氏一曰赫蘇顯迹於潜山是爲衡岳天柱山葬於朝陽峯。
葛天氏爰儗旋穹作權象傳四世。
尊盧氏一曰宗盧治九十餘載都於強臺之陽葬于浮肺山之陰傳五世。
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以火爲紀名爲赤帝都于鄶在位百年故衡山有祝誦冢。傳二世。
昊英氏一曰子英氏永薪之代傳九世。
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始駕六龍從日月傳七世。

朱襄氏又曰䄰襄氏傳三世。
陰康氏敎人引舞以利導關節都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傳二世。
無懷氏傳六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漸遯於丈。
太昊伏羲氏姓風名方牙一曰蒼牙是爲蒼精故號春皇亦號太皇又號皇雄在位百六十有四載葬于山陽。
女皇氏一曰抱媧又曰女希以雲紀姓後世祀爲皐禖之神在位百有三十載葬于風陵堆。
炎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母安登感神於常羊而娠在位百四十有五載壽百六十八生子十有三人。
炎帝柱神農之子也殖百蔬匯百穀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贍

炎帝慶甲
炎帝臨在位八十年。
炎帝承臨子在位六十年。
炎帝魁祇修自勤克紹祖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
炎帝明魁孫在位四十九年。
炎帝直又曰宜明子在位四十五年。
炎帝氂又曰來宜子在位四十八年。
炎帝居又曰裏在位四十三年。
炎帝節莖居子。
炎帝克節莖子。

炎帝戲節莖子。
炎帝器戲子。
小帝
炎帝參盧
炎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後改姓姬名荼又名軒母符條感電繞斗軒而娠二十四月生於壽丘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或云三百歲四妃生子二十五人葬于延安府中部縣北之橋山。
帝鴻是爲帝休母方纍氏感掖晶而生即位四十七載。
帝魁母任巳感神而生厥後孔子求古史得帝魁之書是巳
少昊金天氏黃帝之第五子玄囂也姓紀名質是爲摯其父名清母名方儽氏感大星如虹

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
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色尚白。
遂號金天氏。以居雲陽。亦號雲陽氏。能修太昊
之法。故曰少昊。又號白帝。朱宣氏。都曲阜。在位
八十四載。壽百有一歲。其神降於
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故稱西皇。

顓頊高陽氏 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名顓頊。母女
樞。是爲河女。感瑤光于幽防之宮。生于
若水。以水紀德。故稱玄帝。在位七十八年。
壽九十一。葬東郡頓丘廣陽里鮒鰅之陽。

孺帝 顓頊子。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嚳。黃帝曾孫也。母陳豐氏。名裒。
履大跡而生嚳。受封于辛。故號高辛氏。
以木德王。色尚黑。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葬
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
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有娀氏
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
祥而生契。娵訾氏女常儀生摯。

廢帝摯

帝堯陶唐氏 堯本姬姓。嚳子。摯弟。母慶都。孕十四月
而生。年十八卽位。以火德王。色尚白。都
平陽之安邑。在位一
百年。壽一百十七歲。

帝舜有虞氏 姓姚氏。父瞽瞍。姓媯。母握登。見大虹。意
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入姓姚。以土德王。
色尚虹。都蒲阪。攝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年。壽
一百十歲。崩于蒼梧之野。葬于零陵之九嶷。

通鑑韻書盤古之舜紀目卷之二

通鑑韻書卷之二

男 沈恒道康成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沈仁緯方之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盤古之舜

紀韻凡二十一 庚 陽 隊 眞 霽 有 歌 灰 微 支 屋 東 紙 先 質 冬 號 黃 齊 蒸 緝 陌

三才首君說盤古。 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盤古陶鑄造化之主也。是爲三才首君。

天皇繼治干支譜。建寅爲首位君臣。三輔九翼稱佐輔。龍鳳雲篆司契章。澹泊無爲俗化淳。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以木紀德。制十干十二支。定歲之所在。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支歲紀以寅爲首。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爲佐。秉籙司契爲龍鳳雲篆之章。是時五運始興。大化始立。巳上故澹泊無爲而俗自化。〇廣韻

自此君臣有地皇。是分晝夜三辰撮。三十日爲一月。紀十一月爲冬至長。協乎天德作地利。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以火紀德。上協天德。下作地利。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斡旋轂轉。周而復始。

人皇氏載曰居方。主不虛王臣不貴。相厥山川九區詵。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以七紀德。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又曰居方氏。萬物羣生。淳風洽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荒史五龍仙行五。 人皇氏沒。五龍氏作。世傳長曰角龍木仙。次曰徵龍

火仙。次曰阿龍金仙。次曰羽龍水仙。次曰宮龍土仙。攝提合雒連通將。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畫山川，各統一隅。攝提氏沒，合雒三氏作，乘蜚鹿以理，教民穴居焉。合雒沒，連通六氏作，乘蜚麟以治天下。攝提以首歲爲紀也。合雒，龜圖山雒從而合之也。連通，道化洞達，通徹無間也。敘命循蜚連次載、連通氏沒，敘命四氏作，乘六龍以治天下。敘命，言能以天命而通之也。循蜚，人循其化，速若蜚也。鉅靈尸氣有句彊譙明豕光句陣氏。鉅靈氏繼敘命氏以治。一曰尸氣皇。鉅靈氏沒，句彊氏作。句彊氏沒，譙明氏作。譙明氏沒，豕光氏作。豕光氏沒，句陣氏作。黃神狟神黎靈荒。句陣氏沒，黃神氏作。黃神氏沒，狟神氏作，出於長淮。狟神氏沒，黎靈氏作。其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已上陽韻　大騩南嵏一泰壞。鬼騩弇茲泰逢代。後有大騩氏作，出於南嵏。一曰泰騩。沒於無茲之宇，而遊於泰清。厥后黃帝詵泰騩於具茨，蓋其人也。鬼騩氏沒，弇茲氏作。弇茲氏沒，泰逢氏作，沒爲濟神，處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冉相蓋盈若水間。大敦雲陽巫常逮。後有冉相氏作，得其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人。冉相氏沒，蓋盈氏作，出於若水之間，冉中之地。蓋盈氏沒，大敦氏作。大敦氏沒，雲陽氏作，是爲陽帝，出於民沙之茶陵。雲陽氏沒，巫常氏作。泰壹空桑乃神民。巫常氏沒，泰壹氏作，是爲皇人。泰壹之後有空桑氏，一曰廣桑。空桑氏沒，神民氏作，都於神民之丘，蓍使民神異業，稱氣通行者。猗帝次民辰放襄、神民氏沒，猗帝氏作，都於猗帝之山。猗帝氏沒，次民氏作。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已上隊韻　因提紀曰衣皮民、辰放氏繼次民氏以治。卉服蔽體，乃教民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閒首以去霖雨，號曰衣皮之民。蜀山蠶叢拍濩新。魚鳧望帝杜宇次。開明浮尸入蜀。禪是時有蜀山氏，其後乃有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禪位於開明。浮尸遂流入蜀。黃帝之子昌意，昌意子乾荒，皆娶蜀山氏女，蓋其宗也。厖傀渾沌東戶作、辰放

氏。後有厖傀氏，傳六世。厖傀沒，渾沌氏作，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渾沌氏沒，東戶氏作，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九寰承流，蓋至德之世也。東戶氏沒，皇覃氏作，官天地，府萬物，治二百五十載。皇覃啟統吉夷因、皇覃氏沒，啟統氏作，傳三世。啟統氏沒，吉夷作。○真韻　几蘧豨韋有巢世。巢居結繩衣薪制、吉夷氏沒，几蘧氏作，不治而不亂，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几蘧氏沒，豨韋氏作，得道以挈天地，傳四世。豨韋氏沒，有巢氏作。上古穴居野處，搏生咀華，乃構木爲巢，教民巢居。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搴其羽革，紉衣擊領，加冒以貴體。未知衣葛，通者類識。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樹也。范金合土是燧人。四佐職舉天人罷。占建正方齊七政。制年歸娶禮法濟。日中爲市輕重通，轉民之貴人情計。燧人氏作，鑽木取火，別五木以改火，教民烹飪，[illegible]於是范金合土爲金[illegible]成。傅頎丘四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而[illegible]方，指天[illegible]以齊七政。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其情。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通圜之輕重，以轉民之貴人情以遂。庸成氏實有季子喜淫被放三身係。庸成氏作。實有季子，其性喜淫。庸成怒，放之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史皇姓侯岡名頡。河圖綠字記註隸。升封介丘文治興。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上天作命，使爲百王憲。得河圖綠字，以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文字成而記述備，升封介丘，以昭於異世，而文治興焉。柏皇出駕六龍轄。柏皇氏作，姓柏，名芝，出搏人陽。駕六龍，以木紀德，爲而不有，感而不求。中皇四世後大廷。適有嘉瑞五鳳諧。中皇氏作，蓋封禪之帝也，傳四世。大廷氏作，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已上齊韻　炎帝朱須治十九。炎帝氏作，以火爲紀。一曰炎帝，又曰朱須氏，治九十歲。栗陸之臣東里有。栗陸氏作

復諫自用賢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叛之。昆連十一傳軒轅制為車乘
橫直剖伐山取銅刀貨權昆連氏沒十一世軒轅氏作都於空桑之北紹物開
智制為車乘橫木為軒直木為轅號曰軒轅氏權畸美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輕重而天下治
矣。赫胥顯跡潛山藪而赫胥氏作是時鼓腹而游含哺嬉泰宇以寧疆域以清光曜
炳奕而隆名不居故號赫胥顯迹於赫山是為衡岳天柱山○已上有韻 葛天權象八
闋歌葛天氏作爰擬旋穹作權象其作樂也八士捉扮捉揜尾帀角亂之而歌八闋一曰載民曰
元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故沈滯通
而天下泰矣。尊盧抱德褫其和尊盧氏作其立政也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褫和
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祝融無欲師廣壽三綱九疇咸若那屬續
樂成弇州鳥移風易俗節文多。尊盧之後有祝融氏未有嗜欲無所造化

以廣壽子為師三綱正九疇敘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鳴鳥作屬續之樂移風易俗而人多
壽則歌樂為之節文也。昊英之世人民少祝融之後有昊英氏人民少而草木鳥獸
繁商子所謂衣薪之代也。有巢化革屋廬峨亦號有巢傳七世權
臣任專變乃蹉有巢氏作敎民編權而廬薪蓽而扉蓽有巢之化亦號有巢蓋屋廬之始
也傳七世有權臣而責任之而不專欲削之權權而變有巢氏遂亡。朱襄恒風陰閟遏
士達五絃瑟聲僁朱襄氏作其時恒風羣陰閟遏陽氣不伸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
來陰氣以定羣生謂之來陰之樂。陰康之時多重腿敎人引舞關節
摩。陰康氏作是時水瀆不疏陰凝陽閼人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乃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
其關節是謂大舞○已上歌韻 無懷老死不往來云云禪兮泰山
臺無懷氏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於是升泰山禪云云以祀天地勒石

胙示而天下漸趨於文矣○已上厥韻 太昊伏羲華胥渚觀天法地遠
近取三畫八卦明陰陽太昊伏羲氏姓風名方牙居華胥之渚以木紀德本實麗
東故稱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合宿而合成故稱伏羲首出馬圖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參乎身遠取諸
物兆三畫著八卦逆陰陽之微䧺悲惜之理而互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 蓍龜占斷吉
凶數網罟佃漁建都市以龍紀官文籍矩觀卦之變爻之動窮
天地之用極數之原所謂先天易也蓍生龜出乃窮天地之賾以斷天下之吉凶故離為網罟以畋以漁
化蠶桑為總帛因網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瑞以龍紀官作龍書以同文而代結繩之政而文籍著矣○
已上虞韻 分壤蒔穀制國用皆取於易不自聖爰興神禹
制郊禋儷皮為禮示合姓蠶地之利分壤蒔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爰興神鼎
制郊禋正姓名通媒妁以重萬民之儷儷皮為禮示合姓之權而民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

義。聚銅棘幣圓方法四時水火升降令聚銅為棘幣外圓法天內
方法地以定輕重以通有無察六氣陰陽而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既師宛華叉廣
審陰定華子得道以襲氣母又師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籙 嘗草制針治民
病五綷五氣消息合乃嘗草治砭以制民病而民滋壽乃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
禍福以為之元迎日推策斗罡柄敬韻甲子干支四象維旋蓋
之作蹶舍賁分立九部民事理陽氣之初黃鍾期正
爻配氣重爻日甲曆甲寅六佐持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斗罡考甲子
以命歲時干支配數以綱維四象作旋蓋著蹶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
以為律建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當日作甲曆歲建甲寅日臨寅辰升數敘之臺聽八風
而授民始策六佐以白策○已上文韻 爰作荒樂歌扶徠七尺二寸琴

式恢灰韻二十七絃。駕辨曲。絙桑爲瑟三十六。封於泰
山禪云云。洛神之稱紛若逐。命龍氏職圖冊列禮義而天下治瑞鳳來翔。
爰作荒樂。歌扶徠。詠蘄。桐爲琴。長七尺有二寸。絙絲爲絃。絃二十有七。以操駕辨之曲。而通神明之貺。絙
桑爲瑟。其絃三十有六。以修身理性。以合天人之和。而禮樂興焉。乃封泰山。禪云云。以聊姓而考瑞。太昊
之妃。死爲洛神。世傳宓妃是已。駕辨。琴曲名。女媧遂爲太昊弟。以雲紀姓
神媒祀。太昊氏女弟女皇氏。作一曰地媧。以雲紀姓。生而神靈。禱於神祇。而爲女媒。正姓氏。職婚
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共工作亂。洪水滔。天綱地維隳絕覆。
又說女媧神力威。滅遷共工四極復。太昊氏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
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地媧役其神功。以與共工戰。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
平天成。民復生。○已上屋韻隨作笙簧通殊[illegible]使[illegible]

崇五十絃破二十五。樂成天下幽微通。乃命隨作制爲笙簧以通
殊風。以裁民用。命娀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擇晨以作樂。用五
絃之瑟。以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郊天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
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紛而笄加髮帶。頭飾用之六蜚龍。總紛而笄
加之髮帶而頭飾用。於是乘雷車。轄六蜚龍。以御天。○已上東韻炎帝神農長姜水。
身長八尺七寸美三辰。能言五日行。七朝齒具福履
祉。三歲而知稼穡農。又說常羊感神止。天時地利播
種滋。耒耜耕耨六穀倚。炎氏神農姓伊耆名軌。母名安登。感神於常羊而有娠。長
於姜水。以姜爲姓。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於是因天之時
分地之利。以教民播種。乃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以耕。六穀盈稔。以供粢盛。而給軍國。范金排

貨國禁申。錢鏄釜甑井竈起。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承火德以王。故
稱炎帝。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乃命赤冀爲杵臼。作鉏耨錢鏄釜甑井竈。民無腥液之患。○
已上紙韻重農登穀法周旋。年穀順成待天權。日中爲市
使民宜。又設教以重農事。制爲登穀之法。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
姦邪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列廛於國中。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太初
曆紀上元先。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端啓閉。所謂太初曆也。司怪主卜。咸
陽筮。重民連山易篇編。命司怪主卜。巫陽主筮。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於是重艮
爲首。所謂連山易也。故亦號連山氏。○已上先韻乃師悉諸老龍吉。更有九
靈隱老匹太壹小子壽天由。以悉諸九靈老龍吉爲師。法其高。無以致於卑。
又師於隱老。而問壽天之由於太壹小子乎。平毒燥寒極使然。[illegible]

十餘。知人受害四百疾。藥味三百六十五。本草方書
色脈筆。稽太始。閱王冊。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參之。以養
性而治命。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人病四百。藥三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劑
擇之。而人得以繕其生。○質韻請雨有法迎赤松。陽月蜡祭歲成
宗。制請雨之法。迎赤松子爲雨師。每歲陽月率民蜡祭以報歲成。年不順成之方。邢天受命
扶黎作。屏封穗書同文從。命邢天作扶黎之樂。制豐年之咏。以薦釐禾。以保太
和。神醴濃。嘉穀茁。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頒令。白阜度地脈水道。國土聯
繹城池封。白阜度地紀脉水道。以大聚小。國土聯繹。乃鳩工晝地爲城池。以守之。省方
設教歲終獻。明堂聽政萬國雍。省方設教。歲終獻功。開明堂以聽政。補遂
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定。繼世有柱有慶甲。臨承魁立夙沙攻。

炎帝柱者神農之子也繼神農而有天下歷數世而有炎帝慶甲又歷數世而有炎帝臨臨卒子承立承卒其後裔魁立是時諸侯夙沙氏叛炎帝魁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明直宜居

節莖克炎帝魁卒孫明立明卒子直立直卒子釐立其後裔居立居卒子節莖立節莖卒子克立

戲器小帝榆罔繼克卒弟戲立戲生子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器卒弟小帝立其後裔有炎帝參盧是爲榆罔政束急務乘人而鬭其捷時諸侯携貳蚩尤作亂逐帝而居涿鹿◎已上冬韻蚩尤作亂斯受逐黃帝有熊公孫育皆稱符葆感

電繞二十四月壽丘下紫氣充房弱能言徇齊敦敏

又姬族幽明生死故能知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少典氏之子母曰符葆感電繞斗軒而娠二十有四月生帝於壽丘名爲軒史記外紀作軒轅非也生而紫氣充房神異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知幽明生死之故東爲姬姓◎諱臣公五意公門扶九地擁

奇文具傳五奇五麾以齋肅大霧脅迷陣指南擒滅

蚩尤都涿鹿披山通道不寧居雲瑞雲紀官師紘四

輔三公六卿班三少二十四官夙炎帝之季諸侯相侵蚩尤作亂軒轅乃率諸侯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八門九地之要衍握奇以爲式設五奇五麾六纛以制其陣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二十有七戰遂擒戮之軒轅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炎帝郎位適有雲瑞因爲雲紀官師俱以雲名並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四官共理萬民

俗天老敎力牧準斥鴆治牘五聖窺紀地典臣命知命糾知命糾俗天老錄敎力牧準斥鴆治決法五聖道級窺紀補闕地典絡州七佐得而天地治神明通大填

封鉅赤誦淑屋部岐伯引載諏治道又以大填封鉅赤誦爲師至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以諏治道封胡爲丞容蓲導力牧爲將周昌輔泰

山稽受司徒誥容光司馬若恒先風后司天柏常撲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爲丞鬼容蓲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泰山稽爲司徒容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風后司天柏常司地◎昝比辨東庸光南大封后土西北蹈者使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土辨乎北帝處中央而正四國◎天中皇極敎無邪命天中建皇極施禁令國無邪敎市無淫貨又問於柏高造五

將九棘柏高造將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倚象衍數坤歸藏河圖五要五官號號韻史蓲占星鬬苞規尚儀占月羲和職車蓲占風隸首數大撓甲子伶倫吹容成蓋天及調曆變異以占

神鍾披榮猨鑄鍾協月箭大容承雲咸池維又制爲理法洞出龍圖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三代之宜乃重坤以爲首所爲歸藏易也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

立羲官敍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鬬苞授規叢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蓲占風隸首定數伶倫造曆大撓正甲子容成作蓋天及調曆乃苑十有二鏡六氣四獸變異得以占焉受神金隱耀之神鍾於赤城乃命榮後鑄十二鐘以協月箭以定五音又命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和樂與而禮備焉◎已上支韻

甯封陶正赤將木揮弓牟矢邑夷車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造矢以威天下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作大輅之車以行四方而天下利矣

史官蒼頡與沮誦始立史官以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見鳥獸蹄迹體類象形有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凡六義天下理義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

孔甲作戒盤盂書命孔甲作戒於盤盂以彌縫其闕刳木爲舟刻木楫共鼓刳木爲舟胡木爲楫

重門擊柝待暴徂復城城築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岐伯內經

草俞跗雷公息脉舒巫彭桐君處方餌帝以天皆內挫

乍民代有。察五氣。立五運。名岐伯。作內經。定本草。復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處方盄餌。并濟刺治。而人得盡年。西陵蠶教衣裳餘。垂旒充纊元纁設。命元妃西陵氏嫘祖。教民治絲繭。以美衣服。而天下不患皴瘃。後世祀爲先蠶。皴瘃音波祝。左右大監萬國初。畫地分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地著而教詳矣。地著猶言土著也。屈軼草生荊山鑄。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吉凶可卜。鼎成而崩焉。首山在開封府。帝鴻帝魁玄囂胥。魚顓少昊青陽號白帝。鳩雉扈鳥紀官系。黃帝既崩。子帝鴻立。正朔服度。一仍黃帝之舊。帝鴻沒。其曾孫帝魁立。厭後孔子求古史。得黃帝孫之書。是也。帝魁沒。少昊青陽氏立。是爲摯。旷土於清。故號青陽。以金紀德。色尚白。又號金天氏。即位。五鳳適至。玄鳥遺書。以鳥紀官。立五鳩五雉九扈之命。建鼓浮磬

通山川。九淵之樂人神契。帝御世。諸儒畢至。乃作樂書。立建鼓。置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樂以諧人神。以和上下。是曰九淵。九黎亂德乘衰髦。神怪巫史瀆祀祭。少昊氏衰髦。九黎亂德。天下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帝乃革九黎之亂。民安其生焉。○已上霽韻昌意之子高陽興。瑤光貫月幽防感。九寺九卿九州建。司天司地重黎登。後乃顓頊高陽氏。繼焉。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感瑤光貫月之祥。於幽防之宮。生帝於若水。乃立九寺九卿。又建九州。門。雍荊豫梁冀青徐兗揚。統領萬國。少昊氏沒。九黎亂德。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而絕地天通。無相侵瀆矣。科斗書成戒器銘。文龍負圖。作科斗書。制戒盈之器。著復禮之銘。孟春元月新曆徵。帝作曆。以孟春斗杓建寅之月爲元。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故後世稱顓帝爲曆宗。五基六英承雲樂。帝命

飛龍氏。會八龍之音。制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爲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雲。師於大款赤民會。柏夷柏亮涤圖輩。濬明益聖顓頊朋。師大款。赤民柏夷。父柏亮。父涤圖。以濬其明。而益其聖。帝之朋也。帝嚳高辛樂九招。高辛氏名嚳。黃帝曾孫也。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受封於辛。故號高辛氏。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名曰九招。五官分職五行凝。祀稷五祀是尊奉。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奉。永世賴之。汾洮宣。彰臺駘能。臺駘宣汾洮。彰大澤。導演擊汰。民離湍決之患。南郊祀帝以中營。鼙鼓苓箎塤篪稱。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皆食。以重本也。命咸黑典樂。制六列之英。享上帝。以中營。命垂作鼙鼓苓箎塤篪。令人咸并以康帝功。禋祀上帝而生稷。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

稷。是爲周祖。慶都生堯於丹陵。陳豐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生帝於丹陵。是爲唐帝。簡狄高禖玄鳥契。常儀子摯荒淫競。有娀氏女曰簡狄。祈於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爲祖。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蒸韻陶唐帝堯都安邑。本堯姬姓。嚳子。摯弟。封於陶。改封唐。故號陶唐氏。摯荒淫無度。諸侯尊號爲天子。年十八即帝位。都平陽之安邑。今山西平陽縣。允恭克讓光被及。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黃收純衣志窮民。仁昭義立成功輯。收冕名。取收斂其髮也。收色黃。故曰黃收。純讀曰緇。衣色緇。故曰緇衣。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十日焦禾大風妖。猰貐封豨修蛇集。繳風射日誅妖怪。帝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帝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悅服。

又有蓂莢生庭楷。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
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厭音淹乾也蓂莢音冥切○已上紐韻羲和仲叔理
四方。命羲和二氏曆象日月星辰羲仲居嵎夷理東作羲叔居南交理南訛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
叔居朔方理朔易諫鼓謗木大章颺建國五等立五廟輯瑞
而朝擊壤揚。置敢諫之鼓使天下盡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攻過作大章樂立五廟建國五
等輯五瑞而朝諸侯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
於我哉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天子也洪
水爲災悲方割方命圮族崇伯傷。時洪水爲災十年堯遼帝問羣臣舉
能治水者四岳舉崇伯鯀帝曰鯀方命圮族不可用岳曰試可乃已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割害也舉
舜以治妻二女請艱歷試五典徽百揆時敘命以位

帝求賢自代羣臣咸舉舜將禪以位先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舜以德化率二女帝賢之歷試諸艱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誅殛四凶禹績共工驩兜
三苗鯀謂之四凶舜皆投之四裔鯀治水無功殛之羽山命鯀子禹治水爲司空凡十三年而地平天成
水患皆息告厥成功矣璿璣玉衡齊七政類禋巡狩舜爲皇舜受
終於帝始祖之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於上帝禋於六宗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璿美珠也以璿飾
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類禋皆祭名輯瑞覲侯班
羣后封山濬川岳牧莊輯五瑞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封十二山揚會稽
荊衡山豫華山青沂山兖岱山雍岳山幽醫無閭冀霍山并恒山之類濬川謂濬道十二州之川以防水患
也四岳四方之諸侯也羣牧九州之牧伯也○已上陽韻九官十二百揆宅稷
契皋陶垂益伯陌韻夔教胄子龍納言命九官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

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十二牧十二州諸侯之長百揆諸
揆度庶政之官也封弟有庳朱丹淵封弟象於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上
庠下庠以養老貴德上齒求賢先。太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
國中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志其行也貴德上齒也紀后則師蒲衣拜親
於善卷成昭研設庭陳鼓廣言路藏金損珠淫邪指。
恭己無爲民財阜。帝廣開視聽師紀后拜蒲衣善卷學於務成昭立誹謗木設庭陳
鼓以廣直言之路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塞下服度以杜淫邪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簫韶九
成一夔賢。帝以樂教天下命夔作九韶樂夔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帝曰天下之情得失之節
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三而足矣三載考績幽明治立考績之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三考九載也天之賢否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此庶績咸熙也明良喜起賡
歌宣。帝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人心道心精
一執帝以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
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文德誕敷有苗平禹攝政之五載苗民昏迷弗恭帝命禹徂
征三旬逆命益贊於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已上先韻

通鑑韻書卷之二　終

通鑑韻書卷之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夏紀

大禹 在位二十七年。以金德王。色尚黑。都安邑。崩於會稽。

帝啟 禹子。在位九年。

太康 啟子。在位二十九年。畋獵洛水。十旬弗歸。后羿廢之。而立弟仲康。

仲康 太康弟。在位十三年。

帝相 仲康子。后羿專國。被逐于商丘。壬午寒浞殺羿。因室生子澆豷。壬寅被弒。寒浞篡位。相在位實三十九年。

少康 相子。在位二十二年。

帝杼 少康子。在位十七年。

帝槐 杼子。在位二十六年。

帝芒 槐子。在位二十六年。

帝泄 芒子。在位十六年。

帝不降 泄子。在位五十九年。

帝扃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 扃子。在位二十一年。

帝孔甲 不降子。在位三十一年。

帝皐 孔甲子。在位十一年。

帝發 皐子。在位十九年。

履癸即桀 發子。在位五十二年。

夏十七主十四世四百五十八年

夏后禹啟太康承。仲康相後寒浞篡。

少康復起傳杼槐。芒泄不降扃廑換。

孔甲皐發桀放巢。契後商湯平其亂。

姒姓十七顓頊裔。四百五十八年筭。

內有寒浞四十年。後世杞越祀未斷。

別傳鄫後爲曾氏。千年道脉唯一貫。

通鑑韻書卷之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夏紀

紀韻凡四　庚　緝　先　敬

唐堯五十有八載。六月六日大禹生。僰道石紐鄉中紀。崇伯之子姒姓。唐堯以年爲載。五十八載。即戊戌年也。禹生於僰道石紐鄉中。乃崇伯鯀之子。黃帝玄孫也。姓姒氏。爲舜司空宅百揆。舜以禹作司空。爲百揆長。如後世首相。荒度九州治功成。勞身焦思幹父蠱。冀兗青徐梁揚荊豫州。雍州州共九。九道九澤九山平。受錫玄圭成功告。禹父鯀爲堯治洪水。無功被殛羽山。禹續父職。荒度九州。勞身焦思。凡十三年。過門不入。以幹父之蠱。其治水有序。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道弱水。黑水。漢水。江水。河水。沇水。淮水。濟水。洛水也。九澤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震澤。荷澤。孟豬。滎澤也。九山會稽山。衡山。華山。河山。泰山。醫巫閭山。霍山。恒山也。從此地平天成。帝以玄圭錫之。以水色玄故也。告其成功。達之於天。此禹治水本末。有功萬世者如此。踐位稱王大夏名。虞舜以子商均不肖。又念禹治水功大。讓位於禹。禹乃稱王。國號大夏。改載曰歲建寅首。改載爲歲。以寅月爲歲首。蓋得人統之正。連山玉帛用玄牲。收冠黑衣疏儀狄。作易名連山。以艮卦爲首。色尚黑。故王用玄玉。牲用玄牡。冠名曰收。衣色尚黑。皆以水色黑故耳。時有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以道撾鼓鼗磬鳴。以義鼓鐘事振鐸。獄訟揮鞀饋沐程。禹以五音聽治。爲銘曰。告寡人以道者撾鼓。諭以義者鼓鐘。告以事

者振鐸。諭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常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心天下之民。塗山會。承唐虞盛。會諸侯於塗山。時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任土作貢五畝徹。立貢法。一夫受田五十畝。計其五畝之入以供賦。鄉學曰校國學學。國老東序庶西虁。鄉學名校。國學名太學。凡爲學必養老。卿大夫高年致仕者曰國老。養於東序之中。東序即太學也。百姓中高年者曰庶老。養於西序之中。西序即小學也。虁者屋簷也。鑄鼎象州圖法制。鑄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以示後世。歷山金幣贖子情。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賣子者。幣即今之錢也。旌旗旂旐尊卑別。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旐施於車上。以別尊卑。旂旐者。旌旗上之旒帶也。雨金三日皐陶薨。知人安民陳謨益。禹時天雨金三日。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薦益之政而薨。舉益爲相。或曰益陶行。下車泣罪巡狩正。禹巡狩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痛民之無知犯法也。黃龍

負舟仰天嘆。禹濟江。黃龍負舟。禹仰天嘆曰。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龍俛首而逝。九疇洪範典則清。禹因洛龜之文。爲洪範九疇。以垂世。詳見尚書。萬國來同公私富。防風後至斬戮行。會諸侯於會稽山。時天下殷富。萬國來同。惟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庚韻○已上大禹。崩於會稽啓嗣立。禹因巡狩。崩於會稽山。其子名啓嗣立。鈞臺大享諸侯集。有扈不服侮五行。怠棄三正天討及。載遷廟主戰於甘。不勝修政有扈執。啓享諸侯於鈞臺。有扈氏不服。禹責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政。以齊車載遷廟主。大戰於甘。不勝。啓班師。益修德教。有扈氏服。遂滅其國。商均爲賓舞九韶。九辨九歌中聲翕。以舜子商均爲賓。而弗臣。樂奏九辨與九歌。舞九韶。中聲翕合。此即大夏樂也。歲獻犧牲祠益勳。益死。每年以犧牲祠之。在位九歲天下泣。啓爲王九歲而崩。天下莫不哀思。○緝韻

○已上啓 太康即位廿九年。厥弟五人衛封延。荒淫弗恤國家事。有窮后羿專權先。十旬洛水盤遊畋。羿距於河國失焉五子作歌悲怨戒。崩於陽夏仲康繼。太康有弟五人分封於衛。太康荒淫不恤國政時有窮國君后羿爲相專權用事。王又盤游無度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反。羿乃距之河上。王遂失國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名曰五子之歌。王崩於陽夏其弟仲康即位。○已上太康 仲康爲弟后羿立攀位四海六師宣。仲康爲羿所立首命胤侯掌六師。辰弗集房秋九月。日食大變見於秋九月。胤侯專征義和顛。義和職主天文曆象。今日食之變義和畔官離次沉湎於酒王命胤侯征之。一十三年崩又紀。仲康在位十三年崩。○已上仲康 子相嗣世羿逐旋居於商丘依同姓斟灌斟鄩兩氏儕。仲康子帝相嗣位爲羿所逐居於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二氏

羿因寒夏遷窮石淫於原獸寒浞牽。熊髡龍圉武羅伯。或棄或囚惟浞專。篡羿逢蒙殺后羿。烹之以作羿子進。子不忍食窮門斃。羿遷於窮石惟好畋獵。用寒浞爲輔棄武羅伯不用四熊髡龍圉四賢臣。惟浞專權。當國羿自畋將歸家逢蒙等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殺之於窮門寒國名。逢音龐。靡奔有鬲遺臣還。夏臣靡奔於有鬲氏國名。浞因羿室生澆豷灌鄩之滅過弋鎮。寒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弑王於帝丘。浞自立。處澆於過處豷於弋。過弋皆地名。○已上帝相 后緡方娠逃出竇歸於有仍少康全。少康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有虞遷虞思妻以二姚女綸邑一旅一成田布德兆謀收夏衆仍虞靡鬲復業前澆豷既滅歸故都夏道復興諸侯傳。帝相之后緡方有娠自竇逃出歸於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既長爲有仍氏牧正澆使其臣名椒者求之少康逃奔有虞氏爲有虞庖正虞君名思姓姚氏以二女妻之使少康居於綸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衆能收集民衆力謀中興賴有仍氏有虞氏有鬲氏靡氏協助之力得復夏業其舊臣靡氏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寒浞立少康爲王王使臣女艾滅澆使太子季杼滅豷乃歸故都即位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庶子無余封於越。封庶子無余於越使祀會稽禹墓。二十二年王生捐。少康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已上少康 季杼帥道能興夏。十七年後子槐綿。帝杼能帥禹道以興夏業在位十七年子槐立。○已上帝杼 帝槐在位二十六九夷東來朝貢虞。東九夷來朝。○已上帝槐 芒立十八東狩海。玄圭賓河泄嗣權。帝芒即位以玄圭賓於河乃東狩於海立十八年崩子泄嗣位。○已上帝芒

先諸夷從服加爵命。在位十六不降更。是時六夷從服始加爵命六夷者畎一白一赤一玄一風一陽一也。王在位十六年子不降立。○已上帝泄 不降在位廿九年。已上帝不降 弟扃繼之廿一竟。已上帝扃 子廑二十一年崩。已上帝廑 不降之子孔甲政肆行淫亂好鬼神。破斧之歌東音兢夏政始衰諸侯叛。孔甲淫亂肆行好鬼神之事。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及政日衰諸侯多不朝貢矣。雌雄二龍劉累嘗。虞舜時有董父能擾畜龍謂之豢龍氏其後有劉累者亦能擾龍謂之御龍氏孔甲時天降雌雄二龍其一雌死劉累潛醢之以食王王復使求之累懼而遷於魯縣胥猶醢也。○已上帝孔甲 三十一年子皋承。已上帝皋 幾十一年發繼令。已上帝發 王崩十九歲壬寅履癸是爲夏桀猿。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夏王中之梟猿也。能申鐵鉤爲

無道暴戾頑狠傷百姓桀有力能申鐵鉤索頑狠暴戾傷害百姓趙梁又
勸以貪狼有趙梁者教桀無道天下顧怨而患之有施受伐妹喜嫮桀伐
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瓊宮瑤臺肉山林酒池運船糟隄
盛牛飲三千妹喜笑為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
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戲龍逢囚殺夏臺怲桀為不道關龍逢諫曰君用財
若無窮殺人若不勝人心已去天命不佑桀遂囚逢而殺之湯聞之嘆息桀怒囚湯於夏臺大會
諸侯緡先歸桀率諸侯攻克勁韋顧昆吾黨惡兕夜
宮雜處男女耽桀大會諸侯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韋氏顧氏昆
吾氏黨桀惡乃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時太史令終古泣諫不聽遂奔商兩日相鬬衆星
殞五星錯行夏霜迸水冰雨血伊洛竭泰山崩兮災

異橫五十二年亂政恣五十二年兩日鬬衆星殞五星錯行夏霜水冰雨血伊洛
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滅德作威天人病喝條之走入三朡南巢
奔放亭山穽桀滅德作威民厭夏德怨曰時日曷喪湯伐桀桀走鳴條入於三朡之國奔南巢
因放焉後三年死放亭山湯封夏後至周封杞○巳上履癸桀自禹至桀十七傳
四百五十八年正夏始禹終桀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敬韻

通鑑韻書卷之三終

[seal]

通鑑韻書卷之四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illegible]
門人[illegible]

[seal]

商紀

成湯姓子氏名履又名天乙父主癸母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而生天乙放桀于南巢以水德王都亳在位十三祀

太甲成湯孫在位三十三祀是為太宗

沃丁太甲子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沃丁弟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太庚子在位一十七祀

雍巳小甲弟在位十二祀

太戊雍巳弟在位七十五祀是為中宗

仲丁太戊子在位十三祀亳都河決遷于囂今河南

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外壬弟在位九祀囂都河決遷于相今彰德府

祖乙河亶甲子在位十九祀

祖辛祖乙子在位十六祀

沃甲祖辛弟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祖辛子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沃甲子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 祖丁子，在位七祀。

盤庚 陽甲弟，耿都又河決，遂遷于亳，改商曰殷，在位二十八祀。

小辛 盤庚弟，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 小辛弟，在位二十八祀。

武丁 小乙子，在位五十九祀，是為高宗。方四十四祀，二月十五日卯時，老子李耳生，字伯陽，是為道祖。

祖庚 武丁子，在位二十七祀。

祖甲 祖庚弟，在位三十三祀。方二十八祀，而周文王昌生。

廩辛 祖甲子，在位六祀。

庚丁 廩辛弟，在位二十一祀。

武乙 庚丁子，在位四祀，遷都河北，今衛輝府。

太丁 武乙子，在位三祀。

帝乙 太丁子，在位三十七祀。方二十三祀，而周武王發生。

紂 帝乙子，在位三十二祀。

商二十八主十七世六百四十四年

商湯太甲沃丁餘。太庚小甲雍己居。
太戊仲丁外壬後。河甲祖乙祖辛繼。
沃丁祖丁南庚下。陽甲盤庚改號殷。
小辛小乙衰微後。中興賴有武丁君。
祖庚祖甲廩辛繼。庚丁武乙太丁云。
帝乙傳紂天下亂。周武克之方平均。
子姓廿八舉契裔。六百四十有四春。
朝鮮箕子宋微子。皆商支派祀未湮。
宋襄後裔有孔子。聖道如天萬古新。

通鑑韻書卷之四

通鑑韻書卷之四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商紀

紀韻凡三　屑　霽　蒸

主癸之子名天乙。商湯生自契，封於商，世爲諸侯，至主癸生履，爲成湯，又名天乙。夏商
主皆曰帝，天亦帝也，故曰天乙。五進伊尹於夏桀，桀不用，尹歸相湯。
湯三聘伊尹於莘野，進於桀，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終不聽，尹復歸亳。網解三面重泉
懾諸侯歸德伐昆吾。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止置一面，祝曰：不用命者入吾
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歸者四十餘國。夏桀不道，關龍逢諫而殺之，商湯聞之嘆息，桀怒，囚湯於

重泉。夏臺，昆吾氏爲亂，湯帥諸侯伐之。南巢放桀人心悅。夏桀滅德，湯誓師曰：予小
子敢行稱亂，天命殛之。及戰，走鳴條，湯師從之，奔南巢，萬姓悅服。大誥天下寬治民
建丑爲正令之說，改歲曰祀歷甲寅，冔冠縞衣白色
列。王大誥天下，反桀之事，以寬治民，乃改正朔。自夏之前以建寅爲正月，王以建丑爲正月，改歲曰祀，
行甲寅歷，用水德，色尚白，服冔冠而縞衣。冔音許，覆也。易書歸藏二相置仲虺
左相尹右摯。其易書曰歸藏，商易首坤次乾，坤道至順，常靜而生生，無爲者有爲之母也。初
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孤竹國封大濩作。封夏及古聖賢之後，孤竹之國
各有差。作大濩樂，言覆護下民也。公田七十助法設。立助法，以六百三十畝爲井田，
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國學曰
學鄉學序右學左[illegible]養老嘶。國學曰學，大學爲右學，在西郊，小學爲左學，在

國中。鄉學曰序，習射也。養國老於右學，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縞衣。右官刑制以儆有
位三風十愆刑墨決。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殉於貨
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君則以墨刑加之。作圖取物奉宗廟。始作圖取禽獸奉宗
廟。器用皆銘日新揭。器用皆有銘，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丙申二
祀大旱災易棄配稷祀典節。丙申二祀，大旱，祀棄以配稷，舊以農配稷，至是
始易之。農，炎帝子柱也。莊山鑄金通有無救旱救民賣子子。癸莊
山之金鑄幣救旱，通有無於四方，以振之，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八年七旱桑林
禱六事自責求雨列。時八年七旱，太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
剪髮斷爪，身嬰白茅，自爲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

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建中於民賢無方政尚質兮民懷
切。即位十三年而崩，廟號烈祖，濟陰穴。建中於民，立賢無方，其政
尚質，嗣位十七年，即王位十三年而崩，廟號烈祖，葬濟陰。○成湯　巳上屑韻　太丁早卒
太甲繼。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二歲，仲壬四歲，立太丁之子太甲。冢宰伊尹總
政制。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敗度敗禮刑伊尹
作書告戒細。太甲敗度敗禮，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太甲書三篇告戒之，奉王居湯墓桐宮。
王在桐宮仁義遷終喪三年允德歸亳德政克增
修不侮鰥寡庶民惠。王在桐宮，處仁遷義，克終允德，尹乃以冕服奉王歸亳，王增修
厥德，不侮鰥寡，保惠庶民。咸有一德訓王心三十三祀太宗繫。尹將
告老歸，恐王德不一，任用非人，作咸有一德訓之。沃丁嗣位任賢臣咎單奉

尹行事第。王嗣位。委任賢臣。咎單一遵伊尹所行之事。戊子八祀伊尹薨。大霧三日王親祭。伊尹薨。百有餘歲。大霧三日。王親弔臨塟。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二十九祀沃丁崩。王崩。弟太庚立。○已上沃丁。太庚祀世沃丁弟。二十五祀小甲傳。在位二十五年。王崩。子小甲立。商人兄死弟及。自太庚始。○已上太庚小甲。十七祀後雍己遞。雍己十二商道衰。號令不行諸侯離。雍己即位。商道寖衰。號令不行。諸侯或不至。○已上雍己。中宗太戊傳兄統。陟扈巫咸湯政霽。王即位。以伊尹子陟與臣扈爲相。巫咸佐之。大修成湯之政。格於皇天。祥桑與穀共生朝。七日大拱王心厲。修政養老退朝宴。問疾弔喪祥桑斃。三年遠方重譯來。七十六國獻貢幣。七十五祀王崩焉。時有祥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問伊

陟。陟曰。妖不勝德。於是王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宴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已上太戊中宗。仲丁受統河患戾。亳都被決遷於囂。藍夷爲寇王征薙。亳都河決。遷於囂。藍夷爲寇。王征之。○已上仲丁。王弟外壬立壬申。丙戌十五祀崩閉。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年。王崩。弟河亶甲立。○已上外壬。河亶甲立兄外壬。囂都河決遷相濟。十九年崩商道衰。河亶甲。外壬弟。在位十九年。囂都河決。遷於相。商道復衰。相今彰德府。○已上河亶甲。祖乙即位水又逝。相都被決乃遷耿。巫咸子相諸侯齊。○已上霽韻。天下大和商道興。甲寅十九祀王薨。祖乙。河亶甲子。在位十九年。相都河決。遷於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商復興。王崩。子祖辛立。○已上祖乙。祖辛十六沃

甲立。祖辛在位十六年。王崩。弟沃甲立。○已上祖辛沃甲。二十五祀祖丁昇。在位三十有二祀。祖丁。祖辛之子。沃甲兄子。在位三十二年。○已上祖丁。南庚繼父曆數膺。南庚。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已上南韻。二十五祀又陽甲爭立。九世亂端徵。諸侯莫朝七祀內。王即位。自沃丁仲丁以來。廢嫡更立諸弟子。比九世亂。諸侯莫朝。○已上陽甲。盤庚立時寢衰陵。耿都又有河決害。自耿遷都亳邑。仍安土重遷三篇誥。行湯之政廿八凝。盤庚嗣立。商道寖衰。耿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於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三篇。以告諭之。行湯之政。商道復興。二十八祀。弟小辛立。○已上盤庚。小辛嗣立殷又衰。二十一祀小乙稱。備知民間稼穡苦。太子武丁民事朋。崩於丙辰廿八祀。小乙未爲天子時。備知民艱。及即位。使太

子武丁居民間。與民相入同事。知稼穡艱難。○已上小乙。高宗武丁甘盤登。恭默思道居喪慎。王武丁嗣位。以甘盤爲相。恭默思道。自小乙崩。王居喪。三年不言。傅巖旁求說命弘。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居於傅巖。命以爲相。作說命三篇。二十四祀庚辰歲。李耳伯陽生逐乘。老子李耳生。字伯陽。是爲道祖。彤日雉雊祖己訓。反己思道德政憑。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伐以懲。王祭成湯。及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臣祖己訓諸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王伐焉。三祀克之。○已上高宗武丁。五十九年祖庚嗣。祖庚七祀祖甲曾。能知民依施保惠。三十三祀廩辛承。六祀而旁庚丁立。祖庚。高宗之子。在位七年。王崩。弟祖甲立。廩辛。祖甲之子。庚丁。祖甲次子。初高宗欲舍祖庚而立王子。王逃民間。祖庚崩而民立之。故能知小人

之依保惠庶民。○已上祖庚祖甲廩辛庚丁二十一祀武乙升。遷都河北東虢盛。分遷海岱木偶。矜。射天獵渭暴雷震四年在位不稱崩。王武乙卽位。遷都河北。時東虢浸盛。分遷海岱。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行。天神不勝。乃僇辱焉。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以死於非命。不稱崩。○已上武丁太丁在位三年耳。季歷伐燕京崇兢太丁。武乙之子。在位三年。○已上命周侯季歷伐燕京之崇。太丁帝乙之世歷侯伯王卽位。命周侯季歷爲牧師。賜之圭瓚。爲侯伯。能修古公遺道。諸侯順之。商道益衰微徂凌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中衍。季曰受。卽紂也。紂少。帝乙及后欲立啟。啟母賤。太史據法爭之。乃立紂。○已上帝乙受辛之立因母嫡手格猛獸材力能拒諫飾非爲象箸。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爲天子。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

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天下皆出己之下。始爲象箸。箕子嘆曰。玉盃象箸。必不盛土簋。羹藜藿。稱此以求天下。吾畏其卒也。有蘇妲己寵信增所好者貴憎者誅奇技淫巧靡靡應。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是從。所好者貴。所憎者誅。作奇技淫巧以悅之。朝歌北鄙比里舞。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朝歌。衛地鹿臺瓊室玉門凭。大三里兮高千尺。鉅橋倉粟酒池澠以人食獸丘臺廣男女裸逐長夜恒百姓怨望諸侯叛。重刑熨斗銅柱烝。造鹿臺。作朝歌城。爲瓊室玉門。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鉅橋倉。以厚賦稅。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以人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乃重刑辟。爲熨斗。以火燒熱。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塗膏。橫加炭火。使有罪者行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九侯醢而

鄂侯殺崇侯助惡伯昌憎。九侯進女於紂。紂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之。西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子發日皆聖人也。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因取庖犧氏八卦爲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以示吉凶焉。梅伯醢身雷開佞。時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國。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刳孕斮涉剖心勝。紂殘害萬姓。刳剔孕婦。刳剔剖剝也。孕婦有孕之婦也。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賢人比干進諫。三日紂大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其心。微子抱器箕佯狂。微子數諫不聽。抱祭器奔周。箕子解衣披髮佯狂。後隱而鼓琴自悲。傳有箕子操。孟津陳師鹿臺登。三十二年紂方死。周西伯發陳師牧野諸侯大會孟津。時紂三十二年。率旅雖衆。前徒倒戈。紂走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已上受辛紂二十八主商紀曆合年六百四十四有宋奉祀三恪繩。

右商始湯。除紂三十三年作周武戎商第一年外。終紂共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按商紂雖滅而契湯之後。微子封宋。宋後孔子。萬世宗祀不絕。三恪。謂三代之後也。前代帝王之後。不稱三恪。○已上十蒸

通鑑韻書卷之四 終

通鑑韻書卷之五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叅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周紀

武王發　姓姬，文王昌子。紂二十一祀嗣西伯位，十三年伐紂，即王位。七年，壽九十三，葬于畢。

成王誦　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釗　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瑕　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魯侯弟濞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煬公。王巡狩返濟漢濱，人以膠膠船載之，至中流，膠液，王溺遂崩。方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西域國母摩耶氏遊毗藍國無憂樹下，生釋迦牟尼，字悉達多，云是為佛祖。

穆王滿　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

恭王繄扈　穆王子，在位十二年。

懿王囏　恭王子，在位二十五年。王室既衰，遷都槐里。詩人作刺。

孝王辟方　懿王弟，在位十五年。王室愈微。惡來革之後非子善養馬，封邑於秦，賜姓嬴。

夷王燮　孝王子，在位十六年。王始下堂見諸侯。楚子熊渠僭立三子為王。衛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

厲王胡　夷王子，在位三十七年。民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周召共和十四年，共五十一年。詩之變雅始作。

宣王靜　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宮涅　宣王子，在位十一年，被犬戎殺于驪山下。西周遂亡。

平王宜臼　幽王子，東遷洛陽，是為東周，在位五十一年。齊楚秦晉漸大。四十九年己未，為春秋魯隱公息姑元年。

桓王林　平王孫，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佗　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齊桓公。

釐王胡齊　莊王子，在位五年。

惠王閬　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襄王鄭　惠王子，在位三十二年。　晉文公。　秦穆公。

頃王壬臣　襄王子，在位六年。

匡王班　頃王子，在位六年。

定王瑜　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　楚莊王始霸。

簡王夷　定王子，在位十四年。

靈王泄心　簡王子，生而有髭，在位二十七年。方二十一年庚戌十月庚子，夏正八月二十七日，魯鄹邑大夫叔梁紇生孔子于昌平鄉。

景王貴　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猛　景王子。

敬王丐　悼王弟，在位四十四年。方三十九年庚申，西狩獲麟，春秋絕筆。

元王仁　敬王子，在位六年。

貞定王介　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去疾　貞定王子，凡三月，弟叔襲殺之。

思王叔　哀王弟，凡三月，少弟嵬攻殺之。

考王嵬 思王弟。在位十六年。黃河赤於龍門三日。

威烈王午 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司馬光通鑑起二十三年戊寅。

安王驕 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喜 安王子。在位七年。

顯王扁 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愼靚王定 顯王子。在位七年。

赧王延 愼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沒於秦昭襄王。

東周君 考王弟桓王之後。在位七年。秦莊襄王滅之。周亡。

周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

周武成康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幽終。

以上盛周十二主。　三百五十二年逢。

東遷平桓莊釐惠。　襄項匡定簡靈宗。

景悼敬元貞定哀。　思考威烈安烈蒙。

顯子愼靚赧東周。　以上廿六盡東流。

系出嚳子后稷裔。　大王王季文王頭。

姬姓三十有八主。　八百七十零四秋。

秦時與地陽人聚。　使奉周祀亦不滅。

同姓衛到秦二世。　周子南君漢未絕。

更有魯邦孟孫後。　配享孔子無休歇。

附列國歌

周自東遷五霸興。　齊桓晉文秦穆行。

楚莊宋襄名五霸。　當時列國仰聲稱。

或曰霸是天下伯。　致胙命伯始是眞。

齊桓晉文與秦穆。　闔閭勾踐乃其人。

魯衛晉燕曹鄭蔡。　與吳姬姓同宗盟。

齊由呂尙宋商裔。　禹後杞越顓頊荊。

秦亦項裔陳祖舜。　許始太岳各有生。

及交戰國七雄起。　晉分三國趙魏韓。

魏與韓皆周同姓。　趙與嬴秦共祖傳。

齊呂改田即陳後。　楚黃易熊燕世延。

宋亡於齊魯歸楚。　衛秦二世衛角休。

嬴秦滅周呂奪嬴。　併吞六國廢封侯。

通鑑韻書周紀目卷之五終

通鑑韻書卷之

男　沈恒道康成

昌安沈尚仁匋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沈仁緯方之　叅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周紀

紀韻凡七　尤　覃　陽　東　徑　咪

古公自豳遷岐周世稱嚳裔祖公劉復脩后稷公劉

業成邑成都三年倖太姜生子泰虞歷泰虞同奔歷

纘猷周之先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別姓姬氏后稷傳之公劉當夏桀之世始遷於豳脩道之典貫

自此始公劉傳至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去豳渡沮漆止於岐山之下是爲岐周居三月成城廓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取太姜爲妃生子長泰伯次虞仲少季歷後泰伯虞仲知父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之荊蠻以讓季而周遂有天下焉

帝乙元祀歷牧師始呼翳徒伐功

褒嘉功賜命爲侯伯篤於仁義率諸侯商太丁之子帝乙命周侯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王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能修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

歷薨昌立禮賢者刑於太姒琴瑟逑日不暇食

以待士西伯季歷薨子昌立謂之西伯爲世子時問安視膳孝敬甚篤刑於太姒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聞鄂之死歎息憂崇侯虎譖囚羑里

演易卦爻詞義留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子發曰皆聖人也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將殺之西伯因取庖犧氏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文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垂世立教而發吉凶焉

宜生閎夭求美

女文馬九駟奇物摟因殷嬖臣費仲獻紂悅方釋西

伯囚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指有莘女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赦之

洛西獻請除炮

烙弓矢鈇鉞專征酬西伯既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賜西伯弓矢鈇鉞得專征伐退而修德

脩德行善自韜晦詢虞芮號蔡原諏度

於閎夭訪辛尹周召畢榮鬻熊籌伯夷叔齊暨辛甲

呂尚爲師後車優西伯內文明外柔順陰行善德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是齊熊辛甲伯夷呂尚之徒咸至

化行江漢虞芮

質時西伯化行江漢汝墳虞芮二君相與爭田久而不決乃相與朝周入其境慚二君感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因壘崇降豐邑

脩西伯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既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寢疾

五日而地動病薨發嗣望旦求西伯寢疾五日而地動不出四郊有司請日請移之西伯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西伯昌薨世子發嗣爲西伯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

觀兵孟津白魚躍火屋流烏聲魄收西伯發東觀將商紂無道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西伯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戡黎殷震祖伊恐時黎侯近王畿不恭王命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祖伊恐奔告於王勿聽史作商書西伯戡黎篇

孟津再會火飈飈紂

死大反商之政西伯發舉兵東伐紂師畢集孟津諸侯咸會於牧野前徒倒戈殺紂之黨紂走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反紂之虐政也

三叔

以相武庚。阪釋箕表閭散財粟封墓歸馬而放牛。車甲衅藏於府庫倒載干戈虎皮兜。王以殷初定未集叔相紂子武庚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武王來自商至於豐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天下不復用踐位正朔周受命更祀稱年都鎬丘大王王季文王享柴望告成謚法由丹書敬勝銘几席武王踐位諸侯受命於周王始改正朔更祀曰年都於鎬乃祀於周廟追稱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謚法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大告武成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王聞書之言退而爲戒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各爲銘焉。箕子洪範嘶九疇朝鮮封兮麥蕲蕲王虛己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時箕子不欲臣亡於朝鮮。遂封之而不臣。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蕲蕲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佐殷民皆流涕焦祝薊陳杞殷麻。尚父管丘曲阜旦公奭北燕畢高騶。管蔡曹郕霍衛國三恪三監宗彝球。武王追思前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紂子武庚於殷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爲首封於營丘爲齊封周公於曲阜。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叔處於霍康叔封聃季載皆未封後封康叔於衛作康誥酒誥梓材三書訓之周之子孫祝薊陳爲三恪管蔡霍爲三監班賜宗彝周禮有司尊彝之官。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鄉遂用貢都鄙助百畝而徹井田溝立徹法大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國中立四代之學大學小學辟雍猶先聖先師見而祀。元子人

學齒序修禮樂詩書四時教。國中立四代之學辟雍右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祀先聖先師見而祭自天子元子。公卿庶人子。皆入學。四時教禮樂詩書。九夔八蠻朝貢悠。楛矢石砮肅愼貢旅獒訓進召公愬。王成德遠暢通道夔蠻肅愼氏貢矢砮。西旅國貢獒。太保召公作訓以戒王犬高四尺曰獒。部豳岐豐鎬洛邑顧瞻無遠天室謂王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於洛邑蓋其先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徙豐至遷都於鎬而文王之廟乃在豐三塗山名嶽鄙謂近嶽之邑有河謂黃河伊洛水名洛邑即周武王定鼎於郟鄏處鎬京今西安府咸陽縣豐京兆鄠縣。大武樂作成功見作樂曰大武言伐暴除害武功成也。金縢藏策王疾瘳。王有疾周公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王死乃以下書藏於金縢櫃中王翼日疾瘳。○巳上尤韻在位七年九十三。王丕承文烈在西伯位十二祀在王位七祀壽九十三葬於畢。太子誦立時年十三。○巳上六武王成王幼嗣冢宰參周公負扆相王治。周公冢宰總百官攝政相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伯禽廿。王幼周公相之。抗世子法於伯禽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王世子之道。周公留相禽封魯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叔霍叔流言焚居東演易鴟鴞作。武土陀崩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遂居東都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提乃作鴟鴞詩貽王三叔武庚叛逆眈。武庚與管叔等遂叛王啓金縢感且泣迎公以歸無間談大誥討叛封微子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王執書以泣曰朕小子其親迎王出郊迎周公歸周公乃奉王命作大誥討武庚三叔乃封微子啓爲宋公以代殷後立政勿以憸人擔周公

戒王曰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作書立政篇 桐葉封虞唐故土 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三公三孤六卿讀阜成兆民倡九牧 周公相成王正百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農掌邦土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制禮作樂度量堪勺 武明功昭大道 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王之道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也 重譯來獻越裳南 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 定鼎郟鄏居於洛 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成周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 相宅遷頑殷民湛 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興工營

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 壬辰七年公歸政 四政咸服周官函 王長能聽政周公歸政王四征咸服董正百官作周官篇 后稷配天文配帝 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配上帝 九府圜法輕重探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持盈守戒無逸譚 周公在豐恐王知逸而不知無逸作無逸訓之〇單韻 三十七年王不懌乃作顧命崩闕坼 成王 元子釗立爲康王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太子釗立是爲康王釗音昭 保釐成周畢命赫 作畢命命畢公保釐成周保安之也釐理之也 酆宮朝會世太平刑措不用成康澤在位二十六年崩 王朝諸侯於酆宮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是爲昭王〇已上康王 昭王立

時周道瘵月光五色貫紫薇 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薇 曾瀆弒兄自立冊 弒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 摩耶氏生悉達多四月八日毘藍噴燒香聚衆禍因由延及於今倫常陁 四月八日西域國母摩耶氏遊毘藍園無憂樹下生釋迦牟尼字悉達多云是爲佛祖燒香聚衆遂釀三國六朝胡元帥紅巾之禍實爲今倫常之變也瀆音弗 濟漢巡行溺膠舟留與春秋齊桓責 王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載之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至齊桓公伐楚責以南征不返〇已上昭王 五十五年是穆王 王崩子滿立是爲穆王在位五十五年 西巡徐偃乘間逆造父善御趙城封 初徐人作亂王西巡狩聞徐偃僭號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其亂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 祈招之詩王心益 初王得八駿馬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征

於犬戎得狼鹿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呂刑之作四方格祇宮獲終其王傳十二年中滅密迹 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名曰呂刑以告四方至是穫終於祇宮賴祭公祈招之詩止王心也子繄扈立是爲共王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不獻於王其母曰女三爲粲何德堪之不聽一年而滅密〇已上穆王恭王 子囏嗣之曰懿王遷都槐里王室迫二十五年壽五十 是時王室既衰遷都槐里詩人作刺王崩子囏立是爲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〇已上懿王 孝王辟方非子辟續祀嬴氏值大雹江漢俱凍牛馬腊 王崩弟辟方立是爲孝王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王命主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於秦昔柏翳爲舜主畜多息賜姓曰嬴今其後亦爲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〇已上孝王 纔十五年夷

王繼十五年。子燮立，是爲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與。號公六師伐太原。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命號公帥六師伐太原之地，獲馬千匹。楚子熊渠稱王亦。時楚子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僭立三子爲王。衛項壞制并邶鄘。衛康王七世孫項公，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在位十六年。壬辰十六夷王歿。王崩。○

己巳上。立，楚聞之自去王號。厲王初立强暴聞，楚聞自去王號昔。厲王夷王之子。王初淮夷入寇，號仲征。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榮公好利良言斥。王好利，榮公亦好利。大夫芮良夫諫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用事，諸侯不享。衛巫監謗道路目。國人謗王。召穆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民畔襲王奔彘。埸。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周召共和相太子。又

十四年王斯厄。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王崩仰。共和之十四年。○厲王已上。太子乃立曰宣王。王崩，太子靜立，是爲宣王。召周輔政遺風闕法。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室衰弱西人叛。時王室衰弱，西人久叛。以秦仲爲大夫討之，於是有無衣之詩。秦仲討之無衣喈。北伐玁狁至太原，南征荆蠻方叔畫淮北之地。王自伐。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至於太原，命方叔南征荆蠻，命召虎征淮南之，曰且闢疆至於南海。王自伐淮北之地。己卯六年大旱蕩。大旱。大駱大丘予秦後。秦仲敗死於西方，有子五人，於是予其先大駱犬丘之地。廢括立戲王命御。魯武公以長子括與幼子戲見王，王欲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王卒立戲。其後括子伯御殺戲自立。不籍千畝棄大功。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姜后脫簪晏起勸。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自是勤於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封弟於鄭賜祊田。封弟友於鄭，賜之祊田。伯御殺戲侯國格。魯伯御既殺懿公，王伐魯，殺伯御，問諸侯自公子能爲後者，乃立稱，是爲孝公。是不王師敗績於姜戎，料民太原殺杜伯。王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既喪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將殺大夫杜伯，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己未四十六年崩。四十六年王崩。子宮涅立，是爲幽王。○宣王已上。幽王宮涅十一陌。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叔帶如晉趙氏建。王無道，趙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於晉。涇渭洛震岐山崩。西周三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褒

姒受寵伯服生，宜臼廢兮申后隔。女出於褒，王嬖愛之，是爲褒姒，生子伯服。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諸申后、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師伯陽曰：禍成矣。乙丑十月朔日食。史書日食始此。舉烽悅姒裂繒適。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王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乃裂繒以適其意。虢石父佞得爲卿。虢石父爲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爲卿，國人皆怨。求曰於申，犬戎戕王於驪山西，周遂亡東周宅。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與犬戎攻王，殺王於驪山下，西周遂亡。○幽王已上。秦衛晉鄭迎平王，收周棄地秦始揚。太子宜臼，是爲平王。秦襄公力戰，衛武公、晉文侯、鄭武公將兵救周。犬戎敗走，諸侯迎平王。由此秦遂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

侯代周而有天下。實兆於此。豐鎬近戎不可居東遷洛邑王室厄賜秦岐豐與聘亨。文侯之命方伯彰。幽王既爲大戎所殺豐鎬逼近其地不可居。乃東遷都於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賜之岐豐之地。始與聘享之禮。王乃命晉文侯爲方伯。賜以河內附庸。作文侯之命。戍申及許揚之水。王遣兵戍申及許。戍者思怨。作揚之水。其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也。秦祀上帝西畤詳。秦祀上帝於西畤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三。黃蛇屬夢鄜衍止鄜畤郊祭白帝張。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問史敦。敦曰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僭實自此始。秦文伐戎收周民。秦文公以兵伐戎。收周餘民有之。晉昭封弟成師亂。晉昭侯封叔父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後晉弒昭侯。迎成師。國人攻之。子鱓弒孝侯。國人復逐之。卒爲惠并已。魯惠使讓請郊廟史角止魯墨翟昌。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魯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於此矣。惠既沒息姑立。魯惠公弗湟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詩降國風春秋匡。是時周去武王四百一年。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修魯史春秋。實始於此年。以正一王之法。鄭莊克段寘母氏。鄭莊公克弟叔段於鄢。段奔共。寘母姜氏於城頴。誓不及黃泉不見。頴考叔托以賜肉遺母動之。令掘地及泉相見。平王歸賵仲子喪。天王使宰咺歸魯仲子之賵。仲子隱公弟桓公軌之母也。五十一年桓繼世。五十一年王崩。平王之孫名林立。在位二十三年。是爲桓王。◎已上東周平王武氏求賻魯廷將。王人武氏子求賻於魯。齊僖鄭莊盟石門。齊僖公鄭莊公盟於石門。祭足帥師入寇溫取溫之麥又取禾。鄭祭足帥師入寇。按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二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州吁石

厚弑君忙。衛州吁弑君桓公自立。州吁桓公弟也。好兵。石碏諫。公弗禁。碏子厚從州吁。如陳。碏使陳執而殺之。鄭伯歸祊田於魯。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翬弑魯隱桓公嗣。魯公子翬請隱公殺桓公。軌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翬反教桓公使賊弑之而自立。魯桓即位脩好鄭。鄭以璧假許田相魯桓及鄭盟於越。魯桓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公及鄭伯盟於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督殺孔父弑宋殤。宋華督弒君殤公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是督遇孔父妻於路。以目逆送曰美而艶。立公子馮。是爲莊公。曲沃武公弑晉哀。晉曲沃武公弒晉哀侯光。欒成死之。祝聃射王王肩傷。王與鄭戰。祝聃射王中肩。請從之。鄭莊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凌天子乎。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熊通伐隨又僭號。二十二年桓王亡。楚子熊通伐隨。脅隨代請王號。王不許。通怒曰。吾先文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居楚。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已上桓王莊王即位鄭弑忽。二十三年王崩。子佗立。是爲莊王。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襄殺魯桓因文姜。初桓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公不聽。遂及文姜會齊襄公於濼。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襄公享桓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桓公薨於車。周公黑肩謀弒王。王弟克奔燕之方。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克奔燕。王姬歸齊魯築館。王姬歸於齊。使魯主昏。魯築王姬之館于外。衛宣上烝夷姜行。生有急子爲娶女美而自取壽朔康宣姜譖欲殺急子。壽載其旌赴死戕。洩職怨朔朔奔齊。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爲之娶齊而美。自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朔譖急子。公使盜殺諸塗。壽告急子避之。不可。乃飲以酒。自載其旌。代赴死。急子至。曰我之求也。盜又殺之。公子洩職等怨朔。立黔牟。朔奔齊。齊會宋魯陳蔡

納朔，是爲惠公。公孫無知弒齊襄。齊公孫無知弒襄公諸兒自立。魯莊盟蔇
納子糾。小白以莒入齊，爾乾時魯敗，子糾殺，鮑叔薦
仲桓安攘。魯莊公及齊大夫盟於蔇，莊公伐齊納糾。齊小白以莒人入於齊，魯及齊師戰於乾
時，魯師敗績。齊人取子糾於魯殺之，取其傅管夷吾以歸爲相。初，齊桓公自莒反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若
必治國家，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
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於是請諸魯。施伯曰：管子天下才也，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
聽，使束縛以予齊。○已上莊王。僖王乃繼莊公立。王崩，子胡齊立，是爲僖王，亦曰
釐王。宋閔早被萬弒杭。莊公獲宋南宮萬，宋閔公請之歸，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萬
弒閔公捷於蒙澤。北杏平宋齊始霸。齊桓公會諸侯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
人滅之。及魯盟柯曹沫頑。齊桓公與魯盟於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

之侵地，桓公許之。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武公滅緡獻寶器，命爲晉侯
王紀妨。晉曲沃武公稱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獻王，王命爲晉侯。僖王既奔惠
王嗣。王崩，子閬立，是爲惠王。○已上僖王。子頹作亂大夫搶。初，莊王愛少子
子頹，欲立爲太子，不克。至是大夫邊伯、子禽、祝跪、詹父與蔿國五人各怨王，召燕魏伐周，王出奔溫，燕衛
及諸大夫立頹爲王。楚國熊惲弒杜敖。楚熊惲殺其君杜敖而自立。慶父兩
弒魯莊郎。魯慶父通於哀姜，謀公倍弒其君閔公啓方。晉人二軍於是作。
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魯僖入立三桓望。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爲
僖公，殺慶父而立仲孫氏。衛懿好鶴被狄殺。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子何能戰？戰於滎澤，衛師敗績，殺懿公。楚丘封衛文公
芳。諸侯城楚丘以封衛。齊桓伐楚問膠舟。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問師故。

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而不復。齊侯陳師與屈完觀，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對曰：
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首止之盟襄
王勳。齊桓公帥諸侯會王世子鄭，盟於首止，不與，王寵幼子帶也。襄王，惠王之子也。○已上惠
王。葵丘致胙天威懼。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桓公使無下拜，管子對
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里克殺卓夷齊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晉惠方以
秦齊入里克伏劍楚滅黃。晉惠公夷吾以秦齊之師入，立爲晉侯，謂里克曰：微
子則吾不及此。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臣聞命矣。伏劍而死。癸酉四年楚滅黃。齊桓主盟
三十九，身卒公子爭立長。齊桓公主盟三十九年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
攻。宋襄繼霸泓之戰。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請擊之，公曰：

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世笑以爲宋襄之仁。晉
文勤王河陽光。晉文公召王會於河陽，諸侯畢朝，執衛成公以歸京師。晉文之霸始於是
年。伐曹伐衛以誘楚，城濮功成霸聲煌。楚伐齊圍宋，宋告急於晉。
狐偃曰：楚善曹婚魏，伐曹魏，則楚救之，齊宋免矣。晉侯侵曹伐衛，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威定霸在
此也。商臣弒父而纂國。楚世子商臣弒父成王頵自立。秦穆悔過西方
昂。秦穆公殽之敗，悔不用蹇叔之言，作秦誓以自見。至是伐晉，濟河焚舟，入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
遂霸西戎，命秦爲西方諸侯伯。既卒塟殉從衆死，黃鳥哀賦悲三良。
秦穆公任好卒，塟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國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賦黃鳥。襄王崩兮頃王繼。王崩，子壬臣立，是爲頃王。○已上襄王。毛
伯求金頃王綱，在位六年匡王立。毛伯如魯求金，按襄王之喪，公孫敖

之幣不至。於是有求金之。○已上 使焉。在位六年。匡王名班。頃王 宋昭齊懿被弒。威
宋昭公杵臼無道。宋人弒之。立其弟鮑。齊懿公商人
嘗刖丙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
二人浴池。相激怒弒公。魯遂弒赤。僕弒父。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及視。立公子俀。莒
太子僕以父紀公寵幼弟季佗。因國人弒公。以寶玉
奔魯。宣公納之。季文子逐出境。曰先大夫臧文仲
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
者。逐之如鷹鸇逐鳥雀也。僕弒君父。是以去之。趙
穿弒靈。趙盾當。初晉靈公夷皋不君。趙穿攻殺之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
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竟與境同。定王繼。匡楚莊霸。
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王室漸弱。僭號稱王。至是始霸。雄制上國。楚本子爵。東遷之後。觀兵周
郊。鼎問嘗。楚觀兵於周。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之。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在鼎。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已上陽韻。子公歸生弒鄭靈。鄭靈公烹黿。子公語公子歸生曰。我食指動。必嘗異味。公
食大夫黿。召子公。故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欲殺之。子公遂與歸生弒公。徵舒射殺
陳靈公。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各衷其近身之衣。戲於朝。洩冶諫之。殺冶。及公飲於夏氏。
公指夏氏子徵舒。謂行父曰。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伏公出自廐。射殺公。岸賈殺朔滅趙
晉司寇屠岸賈殺趙朔於下宮。朔妻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朔
氏程嬰存孤報下宮。
客程嬰。公孫杵臼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杵
臼曰。子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
出謬曰。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
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曰
武。後武長。謀○已上 族賈報之。匡王 魯初稅畝宣公世。魯宣公時。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成作丘甲防
齊攻。魯成公為齊作丘甲。每丘出一甲也。四邑為丘。二十五人為一甲。作之者。益兵備敵也。乙

亥二十一年間梁山崩兮河流壅。乙亥二十一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流。○已上定王。王崩簡王臨正朔。王崩。子夷立。是為簡王。宋被兵侵
伊洛戎。伊洛之戎侵宋。欒書中行弒晉厲。悼公十四賢明堯
欒書諸御至矯殺之。與中行偃弒厲公。使荀罃魏絳
迎公孫周立之。是為悼公。年方十四而甚賢明。所以
能復霸。○已上簡王。簡王崩兮靈王立。生而有髭載史中。王崩。
子泄心立。是為靈王。生而有髭。諸侯大夫會於戚。晉荀罃帥諸侯大夫會於戚。遂城虎
牢。吳之壽夢巳亥終。長子諸樊有吳國。季札守節
子臧風。巳亥十年。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幼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
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
才。願附子臧之義。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鄭以
子產為大夫。鄭以公孫僑為大夫。顏氏徵在叔良紇庚子十月

生孔子圩頂名丘仲尼字。魯鄹邑大夫叔梁紇。顏氏幼女徵在為之。
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孔子於昌平鄉。初徵在
私禱尼丘之山。孔子生而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崔
杼弒君因妻故。齊莊公光通於崔杼妻棠姜氏。公問杼疾。杼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
○已上靈王。景王紹跡靈王豐。王崩。子貴立。是為景王。闔弒餘祭夷
昧繼。吳以越俘為閽。守舟。弒吳子餘祭。弟夷昧立。季札聘魯觀樂工。吳使季札
聘於魯。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雲門黃帝樂。
咸池堯樂。大韶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
樂。蔡般弒父宋姬火。蔡景侯為世子般娶於楚。通焉。般弒景侯。宋平公夫人伯姬
之舍災。左右請避。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
不在。宵不下堂。又請。又云然。遂逮火而死。子產為政
謗誦共。鄭子產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後作丘賦。國人謗

之。荀吳攻狄棄車載。晉中行穆子荀吳攻狄於太原，毀車爲行，誘狄人大敗之。

楚圍弒麇君儀隆，楚故共王子圍弒其君郟敖麇而自立。僑作丘賦刑

書鑄。鄭公孫僑作丘賦，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產亂於人言，鄭人鑄刑書，子產所鑄也。楚比

殺圍棄疾訌。楚公子比弒楚子虔王虔於乾谿，棄疾紿比自殺，棄疾立，是爲平王。伍奢

師建無極譖，娶納建妻棄疾嚭。奢尚被殺員奔吳。楚平王棄疾使伍奢爲世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而無寵於王，爲建聘妻於秦，無極勸王取之，譖建與奢將叛，王執奢，使召其子尚與員，尚謂員曰：我能死，爾能報，爾勉之。楚子殺伍奢及子尚，員奔吳。

兮王室亂。景王崩，子猛立。○已上景王。單劉以猛尹以朝。少王子朝有寵，欲立之未果，單子劉子立次子猛爲王，奉居狄泉。大夫尹氏立子朝爲王。○已上悼王。猛

卒匄立敬王總。猛卒，諸大夫議立猛之弟匄爲王，是爲敬王。甲申鸜鵒巢

於魯。甲申三年，鸜鵒巢於魯。吳師入郢班宮雌。吳楚昭常與之三戰皆敗，昭王出奔，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君寢而妻君之妻，大夫居大夫寢而妻大夫之妻。

伍員鞭屍號復仇，包胥立秦秦師東。伍員父爲楚王所殺，奔吳與申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員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乞師，依庭墻而哭，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乃出師，昭王復國。○丙申十五年，越入吳。

夏於蒯聵奔宋南子衷。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丁未夫差又敗越，勾踐請成員

諫窮。魯哀公元年丁未，吳夫差敗越於夫椒，越句踐既敗，使大夫種行成於吳，伍員諫曰：句踐能親而務施，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其爲沼乎。

蒯聵入國子輒拒。衛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對曰：有士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後太子蒯聵入，輒拒之。子路與其難。魯狩獲麟春秋功。魯人西狩獲麟，見其麏而角，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廿二公，自平至敬十四王，西狩十二年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也。麏音君。陳恒弒君立君弟。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壬而立其弟平公鰲，孔子請魯哀公討之，三家不可。宋景君言熒惑

空。宋景公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壬戌四月孔子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弟子與魯人從冢而家者百餘，因命曰孔里。○已上敬王。敬王崩兮元王崇，王崩，太子仁立，是爲元王。尹鐸晉

陽稱保障。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輕賦舒民。

勾踐滅吳姑蘇桐。勾踐反國，苦身焦思，坐臥仰膽，飲食嘗膽二十餘年，乃以伐吳，吳王兵敗，棲於姑蘇，吳使人行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已上元王。元王方崩立貞定。王崩，子介立，是爲貞定王。襄子誘飲金枓乘。趙襄子誘代王，使宰人以金枓擊殺之，襄子姊代王夫人摩笄自殺，代人名其地爲摩笄之山。六卿專晉晉侯卑，范中行氏四

卿勝智伯再死只三卿。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爲六卿，晉侯卑弱不能制，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晉侯告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晉侯，奔齊道死。趙襄子走晉陽，決水灌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族，分其地。田氏好施齊勢磬。齊陳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妻以女，完更姓田，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民皆歸之。家量大斗也，公量小斗也。秦伐義渠擄其君。秦伐義渠，擄其王，自此中國無戎寇。義渠，西戎國。

貞定王崩去疾賜。貞定弟叔號思王。王崩子去疾立凡三月弟叔襲
殺去疾謚日哀王。○巳上貞定王。叔自立是爲思王。○哀王思王。少弟嵬攻考王稱
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龍門黃河三日赤。黃河赤於龍門三日韓趙
魏號三晉廷衛屬三晉楚滅莒。晉止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於韓趙魏號
三晉。衛屬三○巳上晉楚滅莒。考王考王崩分威烈凝。王崩子午立是爲威烈王
自武王巳卯至此周歷七百年也。儀休爲相拔園葵不奪紅女利之
徑。公儀休爲相入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
乎。李悝撰次諸國法。商君本以相秦庭晉魏斯以李悝爲上地守
悝作盡地力之敎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終以具律其後四十九年而商君受以相秦。九鼎震
於廿三年。三晉諸侯王命權日趙日韓日魏梁。二十三年

九鼎震。九鼎。三代相傳震動大異也。初命晉大夫魏
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通鑑始於是年。壞法亂
紀。自天子始。此天地之大機也。子方子夏段廬凭。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
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王崩安王廿六年王崩子安王驕立。在位二十六
年。巳上威○烈王田和遷主請命聽魏斯文侯爲請王。齊田
和遷其君貸於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和復求爲諸侯魏文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初命田
和齊侯亘呂尚祀絕安王崩齊田和首遷其君爲諸侯故改日初命。齊侯卒
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齊姜姓。呂尚祀絕。三晉并地虞祀瞑三晉共廢其君而分
其地周成王。○巳上弟叔虞祀絕。安王烈王繼世齊威朝烈王安王子是時周室微
弱諸侯莫朝齊德王命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烹阿賞墨齊國寧齊侯威王召卽
墨大夫語之日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日自子

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巳餒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大治上
烈王王崩弟扁名顯王。王崩弟顯王名扁立賜秦黼黻強大與。秦敗
三晉之師於石門賜以黼黻之服。秦孝發憤德政脩。秦伯卒子孝公立是時楚魏與
秦接界皆擯斥之不得與中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彊秦。彗見西方商鞅
謁。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衛公孫鞅入秦。鞅之召彗也大矣。徙木信賞遷亂民衛鞅
定變法之令。恐民不之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日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輒予之。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
并鄉爲縣令丞應阡陌開更賦稅法秦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
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諸侯會周致霸賻。諸侯會於京師
非朝也。天威咫尺而莫之朝。廢是爲秦來致霸於秦諸侯賀之秦之不王蓋基於此焉。魏伐韓分

齊伐魏孫臏減竈龐涓凌。初魏使龐涓伐韓齊孫臏爲師以救韓龐涓去韓而
歸魏魏以太子申爲將禦齊師孫子日彼三晉之兵素輕齊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日我固知齊軍怯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日龐涓死此
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巳上書涓自刎日遂成豎子之名徑韻秦殺商鞅轘至
魏仁義雖陳惠聽未秦孝公薨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主人日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日爲法自斃秦人車裂以徇魏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梁王
日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日亦有仁義而已矣王以爲迂遠不能用燕趙韓魏齊楚君
合從擯秦蘇秦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擯秦以蘇秦爲縱約長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
水約日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矣於
是以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張儀相秦又連橫初張儀與蘇秦

事鬼谷王詡。秦既相六國召儀辱之激怒儀入秦陰
使人資行且爲資結秦親信使儀用爲客卿以儀爲
相後知出蘇意終秦之生不敗其從。秦初稱王丙申緯。丙申四十四年秦初稱王〇
巳上顯王愼靚王繼顯王終。王崩子愼靚王定立楚趙魏韓燕師費。
函谷開闢五國走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巴蜀相攻秦利彙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錯曰不然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去王業遠矣今攻韓劫天子惡
名也又未必利惡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强〇巳上愼靚王愼靚王崩傳赧王。
王崩子赧王延立燕昭下士隗毅燕昭王即位謂郭隗曰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誠得賢士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
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昭王築宮起黃金臺師事之於

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任以國政儀衍辨詐雜秦庭張儀遊說諸侯致位富貴
又有魏人公孫衍者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務以辨詐相高而秦衍最著〇初
置丞相尊威尉。秦初置丞相。田文趙勝皆好客三耳難易
詞理辭。秦王聞孟嘗君田文之賢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欲殺之孟
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
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言於王而遣之王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
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孟嘗君乃得脫歸平原君趙勝好士客有公孫龍者能爲堅白之辯孔子之
孫穿與龍論臧三耳穿日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非也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
高辭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辛未東周君如秦。辛未二十五年
東周君如秦完璧救趙相如畏初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

王以問藺相如對曰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
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獻璧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
乃紿秦王復取璧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禮而歸之魏封無忌信陵君。魏封公子
無忌爲信陵君秦君廢母應侯詔。時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聞秦有太后穰侯
不聞有王臣見獨立於朝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於是廢太后逐穰侯於關外以雎爲丞相封
應侯黃歇相楚號春申。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完於秦言於應侯曰秦若歸太子
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應侯以告王曰令太子傅先往歇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度已
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狗主不如歸之以親楚太子完即位封春申君毛遂
按劍奮身起。秦王伐趙趙使平原君公子勝求救於楚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久於此未有所聞毛
遂與平原君至楚按劍而前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歃血定從趙以遂爲上客其奮身

夾起非有激而然乎竊符推鄙侯生謀。魏有隱士侯嬴公子無忌自迎引上坐賓客皆
驚及秦圍趙公子問計侯生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最幸力能竊之無忌從其計殺鄙奪其
軍將之而進。異人後秦不韋堅以姬獻與異人前其說始
皇不韋氣。初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
之曰此奇貨可居說之曰秦王老矣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夫人以爲
然乘間言之太子許以爲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
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後爲始皇華陽宮名秦伐韓趙王命割秦遂入寇
王圖既。時秦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取二十餘縣秦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〇巳上赧王周氏東亡就鞏邑東周君
咎遺民慨時周民東亡就鞏東周君咎保遺民事周宗朝社稷楚以荀況令蘭

陵。六術五權三至蔚。荀卿名況。趙人。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爲將。對曰。號令賞罰處舍進退窺敵觀變遇敵決戰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不顧。凡慮事欲熟。用財欲泰。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慎行此者。謂天下之大將。

昭襄郊見上帝雍。秦王郊見上帝。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魯郊。孔子猶非之。況西戎之秦乎。

孝文即位三日薨。楚立稱號莊襄王。秦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

不韋爲相文信沸。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帥師滅周周室亡○已上東周君

三十八主姬氏袄計年八百七十四。燕衛魯魏韓餘溉。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自武王克商至此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始已上入秦。而姬氏同姓尚有燕衛魯魏韓云。○宋顧

通鑑韻書卷之五終

通鑑韻書卷之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秦紀

莊襄王　姓嬴名楚。滅周後三年。是爲先秦。

始皇帝政　嗣王位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即帝位十一年。共三十七年。莊襄王子。今傳爲呂不韋子。是爲後秦。

二世胡亥　始皇帝子。在位三年。趙高弒之於望夷宮。

末主子嬰　扶蘇子。二世三年八月嗣位。一年降於沛公。劉邦爲項羽所殺。

秦四主四十三年

通鑑韻書卷之六終

通鑑韻書卷之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沈仁敷寧之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秦紀

紀韻凡三　微　問　支

莊襄嬴氏始秦非。秦之僭王滅周始於莊襄王故作秦紀者亦昉於此秦姓嬴氏乃虞帝舜所賜也秦之先有非子者善養馬周懿王命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之君而邑於秦則非子乃秦始祖也柏翳佐舜烈聲巍。柏翳即伯益虞舜之臣賜姓曰嬴蓋秦之得姓始於伯益也。秦仲死於戎之難。西戎叛周周宣王命秦仲爲大夫使討西戎仲死於戎難。救周乃有岐豐依。周幽王復有西戎之難被殺驪山下秦襄公力戰却戎與衛武公晉文侯共立幽王之子平王平王東遷都於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豐之地。孝公商鞅治富強滅周闢地列侯微。秦孝公下令求能強秦者衛公孫鞅乃西入秦孝公以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秦由此富強并吞六國諸侯微弱封鞅爲商君信陵敗驁於河外。秦使蒙驁伐魏魏公子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莊襄既沒始皇輝。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始皇帝鄭國間秦鑿涇水渠成秦利萬世歸。韓欲北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鑿涇水爲渠以隔間秦道秦察覺其情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乃秦萬世之利也由是使卒爲之秦地益富饒。郭開金用廉頗老。趙欲用廉頗爲將其年已老趙王使人視頗尚可用否其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曰廉將軍老矣遂不用頗乃入楚。雁門李牧趙將希。趙王以李牧爲將使居代雁門備外國單于不敢近趙邊。秦滅義渠長城築。趙築長城自代幷。秦滅戎國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之趙武靈王北破西胡林胡樓煩二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以秦趙皆邊於戎故也。秦始四年蝗且疫。納粟拜爵名位欲。始皇四年有蝗民多疾疫始行納粟拜爵之令欲者怨歎不平之聲。楚趙魏韓衛合從。五國兵敗函谷威。楚王爲從約長合趙魏韓衛五國伐秦至函谷關五國兵皆敗。嫪毐伏誅遷太后。茅焦解衣危戰稀。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之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請諫畢解衣就烹始皇止之迎還太后嫪毐音勞藹楚園春申納園妹。既納又進楚王幃。楚王召幸生子悍。園妹爲后死士肥。李園伏甲春申死。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黃歇既有娠園使其妹說歇進於楚王生子名悍考烈王死悍立是爲幽王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歇泄其事伏死士刺殺歇於棘門。秦人逐客李斯諫。秦下逐客之令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上書諫逐除其令不復逐客召李斯復故官卒用諸侯客并兼天下。韓王納地韓非聘。說秦破從啓讒機。韓王納地於秦使韓非來聘非著書上秦王破合從王悅之李斯譖之下非吏自殺。秦勝滅韓剪擄趙。秦內史勝滅韓擄韓王秦使王剪滅趙擄趙王遷。荆軻匕首斷袖衣。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皇軻置匕首地圖中乃奉燕督亢之地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秦皇袖欲揕之秦皇驚起袖絕拔劍斷軻臂發兵伐燕燕王斬太子丹以獻秦。王賁滅魏滅燕喜。王賁滅魏擄魏王假降又滅燕擄燕王喜。王剪滅楚兵威霏。秦王剪以六十萬人伐楚遂滅楚擄楚王負芻。賁還滅代又襲齊。松耶柏耶齊八誹。王賁滅代擄代王嘉又滅齊齊王建降秦遷於共處松柏之間餓死齊人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建用好人賓客之言以亡國也。兼并天下乃更號皇帝稱朕謚議。秦既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後世人主稱皇

帝始此。自稱曰朕。除謚法自爲始皇帝。後
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采用鄒衍
五運說。定爲水德黑色[illegible]。初齊人鄒衍有五德迭運之說。始皇采用其議。定爲
水德。凡衣服旄旗皆尚黑。朝賀改年皆十月。以十月建丑爲歲首。朝賀皆用十月。罷
侯置守銷兵所。郡分天下三十六。從李斯議。罷封建諸侯。置郡守以治
民。置丞尉以典兵。置御史以監郡。收天下兵器。銷爲鐘鐻以懸鐘虡。鑄金人十二。人高二丈。重千石。號曰
翁仲。置長樂宮門外。令天下爲三十六郡。衡石丈尺一法圍。科爲衡。百二十斤爲石。十
尺爲丈。十寸爲尺。令天下皆用一法。東行立石頌功業風雨暴至松樹
爵。始皇東巡狩。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又上泰山。立石頌德。封土祠祀。風雨暴至。休於松樹下。封其松
爲五大夫。乃秦官第五爵也。後人目爲五松樹者非是。徐市上陳不死藥童男
童女海之泚。方士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有不死藥。請得與童男女

求之。始皇浮江至湘山祠。大風可渡。乃伐湘山樹。赭其山以歸。不陽武之遊驚徂擊。
韓人張良以韓亡。欲爲報仇。值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持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
皇大驚。令天下大索十日。盧生奏錄圖書讖。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始皇乃遣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伐之。乃盡收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起臨洮至遼東。築長城萬餘里。孰知亡秦者乃始
皇少子胡亥乎。○已上微韻。乃遣蒙恬居上郡長城工築威名奮。
始皇既築長城。令蒙恬居上郡以統之。威振遠方。逋亡贅壻賈人兵畧取南
越五嶺開。發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畧取南越陵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
戍五嶺。焚棄詩書信李斯。丞相李斯上言。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
斬山湮谷蒙恬道。使蒙恬除直道由九原至雲陽。塹山湮谷。計一千百八十里。其功數
年不就。頭會箕斂作阿房。作前殿阿房於渭南上林苑中。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直抵南山。複道渡渭。屬之咸陽。又分作驪山。關中諸宮。計三百
所。關外四百餘。頭會箕斂者。聚天下之財。無不盡也。斬坑諸生議訓扶蘇上
書諫重法北監蒙恬子臣分。侯生盧生等譏議始皇。令御史按問。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東郡隕石
庚寅年以有刻語御史問。隕石於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按
問。莫有服者。乃盡誅石旁居人而燔其石。衡石陳書不息休。每一日至夜。閱視簿書。約
重一石。不得休息。衡石者。以秤平之也。程書者。晝夜決視文書。各有程限也。東巡沙丘亥
高隱扶蘇宛死天下憐。始皇東巡病篤。令趙高爲書。賜扶蘇使來會葬。帝崩於沙
丘。趙高與李斯謀。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與蒙恬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發喪襲位。葬始皇
於驪山下。○已上始皇帝。二世繁刑趙高近。二世即胡亥也。趙高教二世爲嚴法

刻刑。盡除始皇之故臣。二世從之。○已上問韻。陳勝胡廣起兵斬項燕大
楚陳涉期張耳陳餘規帝業。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雨失期
當斬。乃起兵於蘄。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入據陳。稱大楚。張耳陳餘勸陳涉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益爲秦敵。
武臣周市周文委。楚陳王勝令武臣徇趙。下趙三十餘城。武臣自立爲趙王。令周市徇
魏。市又令周文擊秦。不信東方聞反者鼠竊狗偸上下欺。謁者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叔孫通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偸。郡守尉逐捕。今盡得。不足
憂也。二世乃悅。楚人劉邦兵起沛芒碭山澤雲氣奇拔劍斬
蛇嫗夜哭蕭何曹參勸納宜。劉邦即漢高祖也。字季。起兵沛中。先是始皇帝
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季即自疑。隱於芒碭山澤間。其所居上常有雲氣焉。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
之。後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斬之。及陳涉起。沛獄掾曹參。主吏蕭何。迎召劉季入。立

爲沛公。項燕之子項梁起。與兄子籍秦皇寃。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即西楚霸王也。常縱觀秦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季父項梁聞之。急掩其口。由是奇之。敎籍以兵法。田儋率兵畧齊地。田儋起兵畧齊地。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燕王基。趙王武臣使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爲燕王。周市定魏立魏咎。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爲魏王。廝養卒揣耳餘思。趙王武臣討韓廣。爲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見殺。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李良曰。張耳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而王。滅燕必矣。莫若歸之。燕將乃歸趙王。廝養卒爲御而還。李斯懼罪行督責。二世以盜賊多責李斯。斯懼罪。上書阿二世。勸行督責之法。二世大悅。欣翳章邯擊盜旗莊。賈殺勝呂殺賈。二世使司馬欣董翳章邯擊盜。陳王勝敗走。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攻殺賈。復以陳爲楚。沛公天授張良怡。張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常用

其策。良曰。吾爲他人言多不省。沛公殆天授也。遂相從不去。項良渡江嬰布屬范增。奇計楚懷持。良渡江。陳嬰英布皆以兵屬梁。居巢人增。好奇計。說項梁立楚後。求得楚懷王孫名心。立爲楚懷王。李斯腰斬趙高相。事無大小取決之。趙高誅李斯。下之吏。屬高治之。高論斯腰斬。二世乃以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武信敗死宋義將。項羽殺義將兵茲。沉船破釜示死戰。九戰破秦擄王離。項羽上將震諸侯。武信君項梁爲秦章邯所破。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擊秦救趙。義留安陽。不進。次將項羽即帳中斬宋義。羽引兵渡江。沉船破釜。將三日糧。示士卒必戰。與秦軍九戰。大破之。虜秦將王離。羽由是爲上將軍。諸侯莫敢仰視。兵皆屬羽。沛公彭越定魏陴。沛公北擊高昌。彭越以兵從。使越將兵。畧定魏地。酈生獻計陳留下。高陽人酈食其。說陳留令下沛公。沛公遂取陳留。號酈生爲廣野君。章邯盟羽流涕

漸。秦章邯兵數卻。乃與項羽約盟洹水上。邯流涕爲言趙高之罪。羽乃立邯爲雍王。指鹿爲馬高設驗。趙高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疑之。以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由是羣臣畏高。莫敢言其過。遂弒二世於望夷。趙高陰與其壻閻樂謀弒二世於望夷宮。○巳上二世皇帝推立子嬰高伏法。趙高立二世兄子嬰爲秦王。子嬰曰。高徉立我。非其心也。高請子嬰見廟。遂制殺高。夷其三族。嶢關秦將利和比。沛公入嶢關。子嬰遣將距之。沛公使酈食其等。啗之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因怠擊之張良策。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不如因怠擊之。秦兵大敗。素車白馬子嬰。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擊頸以組。降軹道旁。○巳上子嬰支韻

通鑑韻書卷之六終

通鑑韻書卷之七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西漢紀

太祖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都長安。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葬長陵。

孝惠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葬安陵。

前少帝 在位四年。爲高后所殺。

附高后呂雉

後少帝 名弘。在位四年。高后崩。大臣弒之。

附高后呂雉

孝文帝 名恒。高帝子。薄姬所生也。封代王。惠帝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葬霸陵。前元十六年。後元七年。

孝景帝 名啟。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葬陽陵。前元七年。中元六年。後元三年。

孝武帝 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葬茂陵。改元者十一。建元六年。元光六年。元朔六年。元狩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太初四年。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後元二年。

孝昭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葬平陵。改元者三。始元六年。元鳳六年。元平一年。

附昌邑王 在位三月

孝宣帝 名病已。更名詢。戾太子據之孫。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廢昌邑王賀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葬杜陵。改元者七。本始四年。地節四年。元康四年。神爵四年。五鳳四年。甘露四年。黃龍一年。

孝元帝 名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葬渭陵。改元者四。初元五年。永光五年。建昭五年。竟寧一年。

孝成帝 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葬延陵。改元者七。建始四年。河平四年。陽朔四年。鴻嘉四年。永始四年。元延四年。綏和二年。

孝哀帝 名欣。定陶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五。葬義陵。改元者二。建平四年。元壽二年。

孝平帝 名衎。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召入爲太子。在位六年。被王莽以椒酒置毒弒之。壽十四。葬康陵。改元者一。元始五年。

孺子 名嬰。廣戚侯勳之子。宣帝玄孫也。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立之。自丙寅在虛位三年。莽廢爲安定公而篡之。

附王莽 字巨君。孝元后之姪。王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立孺子嬰。時方二歲。莽建號居攝二年。初始一年。遂篡漢。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漢兵殺之。始建國五年。天上六年。地皇三年。

淮陽王 名玄。舂陵戴侯之曾孫。光武三從兄弟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至乙酉建武九月。降于赤眉。光武詔封爲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張卬使謝祿弒之。劉恭收其屍。詔葬霸陵。改元者一。更始二年。

西漢十五主二百三十年

通鑑韻書西漢紀目終

通鑑韻書卷之七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門人郁育章青南　參校

西漢紀 附新莽

紀韻凡十 真錫覺馬屋 蒸魚刪宥歌

沛邑劉邦順天人代秦滅項臨臣民。漢高帝沛人姓劉名邦應天順人代秦始皇滅楚項王即帝位。受降子嬰咸陽入收藏圖籍蕭何寘。沛公具知阸塞要戶口多少强弱眞。子嬰秦二世兄子也爲秦王降漢咸陽秦都也高帝起兵先爲沛公阸塞戶口即圖籍所載者蕭何漢臣獨收圖籍所以寘恭輔漢也。張良勸聽樊噲諫。還軍霸上不留秦。沛公欲留居秦宮樊噲諫止還

軍霸上張良樊噲並漢臣除秦苛法三章約。法止三條殺人者死罪傷人爲盜但本身坐罪。遣兵急守函谷堙項羽坑卒數十萬攻破函關子嬰宅咸陽被屠子嬰死。函谷秦關中地名沛公先入關項羽破之饗卒將擊沛公陳項伯張良交好素。沛公卮酒婚姻新。鴻門謝罪因項伯范增玉玦舉三巡增召項莊前舞劍。項伯起舞翼蔽賓樊噲帶劍擁盾入鏃肩斗酒壯論申。如厠未辭趨霸上張良謝獻白璧珍。亞夫拔劍撞玉斗。燒秦宮室火連旬。掘塚盡收秦寶貨。項伯者項王季父素與張良善因告良以項王欲擊沛公之故沛公乃與項伯約爲婚姻令其勸止勿擊時羽軍鴻門沛公往謝罪項王留沛公飲范增者項王謀臣稱爲亞父增欲于帳上殺沛公舉玉玦示項王者三令其決斷如玦速

速殺之項王不應增復使項莊舞劍欲以劍殺沛公項伯乃以身遮蔽之莊不得擊賓即沛公也樊噲爲沛公參乘聞事急入衛沛公盾者捍身器也項王以斗酒彘肉賜噲沛公遂間行還霸上使張良以白玉謝項王以玉斗謝范增增撞破之羽乃燒秦宮室掘始皇塚屠咸陽陽奉懷王義帝尊。項梁立楚懷王孫心項羽陽尊爲義帝陽者假意奉之也。自號霸王王九郡。都於彭城漢中因。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彭城今徐州立沛公爲漢王居漢中。漢王巴蜀賢人用。燒絕棧道盜兵泯且示項羽無東意。沛公遂王漢中定巴蜀稱漢王棧道在漢中架木以通行人者用張良言燒去之明不東出也。張良復歸畫策親。張良本韓人項羽殺韓王成乃歸漢爲謀畫臣。韓信去羽亡歸漢蕭何舉信築壇循。築壇拜信爲大將登壇數語奇謀振。韓信漢臣先歸項羽不用乃歸漢蕭何薦爲大將。兵出三秦降且定。項羽三分關中

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謂之三秦韓信引兵攻之章邯敗走司馬欣董翳皆降。王陵率兵漢命遵。王陵漢臣先聚黨居南陽至是以兵屬漢。五星聚於東井文。五星金木水火土也東井二十八宿之一按分野主秦地雍州分界占法五星會見當有眞主以義取天下漢代秦而都長安此其驗也。羽弑義帝江中津。漢王發喪兵縞素。項羽密使英布黥布共敖擊殺楚義帝於九江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討項羽兵皆衣白。彭城被圍大風⿰足辰。太公呂后被楚執。漢王引兵入楚彭城項羽以精兵圍漢王會大風起楚軍亂漢王遁去項羽執漢王父太公后呂氏置軍中爲質。何守關中轉調頻。蕭何爲漢丞相關中即漢中轉漕給軍食。捐地分王信越布。從張良言以關東地分王英布彭越韓信。滎陽擊楚軍轔轔。漢破楚軍于滎陽東。木罌渡軍擄魏豹。此韓信取魏計也伏兵從夏陽不用舟楫以木柙縛罌缶渡軍遂擄魏王名豹。井陘背

水趙幟塵。此韓信取趙計也。出兵井陘口。背水布陣。遂馳入趙軍。拔趙旗幟。立漢赤旗。趙軍亂。遂
擒趙王名歇。燕齊風靡左車策。李左車說韓信奉書于燕。燕遂歸漢。刻印銷
印乃公嗔。酈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從之。令刻印。張良諫止。遂銷印。乃公者。漢王自謂也。太
牢惡草愚楚使范增疑疎骸骨燐。陳平計捐金離間楚君臣。時項王使
人至漢。陳平佯驚為范增使。享以太牢。問知項王使。更進惡草具。項王果疑增。增怒發病死。楚圍
滎陽城益急紀信誑楚美人遮。漢王在滎陽。楚圍之急。紀信乘王車。假稱
漢王降楚。陳平令漢女子從王車東門出。楚兵東觀。漢王得西遁。楚燒殺紀信。〇已上真讚滎陽
成皋堅壘壁羽拔滎陽成皋擊。漢王堅壁滎陽成皋。間楚擊漢。圍成皋。
馳奪張耳韓信軍。漢王自成皋逃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兵擊齊。謀取敖倉
計從酈激戰曹咎奪成皋再取成皋楚食析。酈食其勸漢王

取敖倉。楚使曹咎守成皋。漢兵與戰。曹咎失成皋。漢遂取敖倉粟。楚自此乏食以至于亡。剄汜下
齊韓信攻。酈食其說齊。齊歸漢。韓信復擊破齊。齊王以酈生欺已。遂烹之。分羹辭出
中心戚。項王食盡。告漢王不急下。欲烹爾父太公。漢王曰。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廣武
數罪弩傷胸捫足以慰三軍憾強行勞軍入成皋。漢軍
廣武數項王十罪。楚伏弩射中漢王胸。漢王乃偽捫足勞軍以安眾心。遂馳入成皋。濰水囊沙
龍且摘。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齊。韓信使人囊沙壅濰水上流。龍且半渡。信決囊水至。遂殺龍且。
盡定齊地。躡足附耳韓信王。韓信定齊。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
曰請從之。項羽大懼連和適鴻溝中分東與西太公呂后
東歸覿。楚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於漢。楚引兵東歸。漢
乃追羽至固陵。羽死垓下楚地滌禮葬項羽魯公儀。

漢圍項羽于垓下。羽自殺。楚地悉定。獨魯為楚守。不肯下。因以魯公禮葬項王。項伯列侯分
封的。封項伯為射陽侯。賜姓劉氏。以報鴻門之功。更信王楚奪其軍相國
彭越梁王績。改封韓信楚王。彭越梁王。汜水正位皇帝尊。汜水在山東曹
州。汜音祀。兵銷歸家田宅歷。罷兵為農。復其田宅。洛陽置酒三傑稱。
帝置酒洛陽南宮。評論諸將。以張良蕭何韓信為三人傑。海島田橫死沙礫。齊王田橫
聚徒五百餘人。居海島皆自殺。郎中拜布斬丁公。季布初為楚將。數窘帝。召拜為郎中。
丁公亦楚將。曾窘帝而引兵還。帝薄其不忠于楚而斬之。西都關中婁敬錫。婁敬勸帝
都關中。從之。賜姓劉氏。張良欲從赤松遊。張良謝病辟穀。赤松子。古仙人號也。雲
夢械繫韓信惕淮陰侯封絳灌羞。人告韓信反。陳平勸帝偽遊雲夢。執
信以歸。降封淮陰侯。信羞與絳灌同列。稱病不朝。絳謂絳侯周勃。灌謂灌嬰也。蕭何良平食

邑廻。蕭何封酇侯。張良封留侯。陳平封戶牖侯。各有食邑。大封同姓楚代荊肥
封齊王戛羹嫡。封弟交淮西三十六縣為楚王。封兄喜雲中五十三縣為代王。封從兄賈
淮東五十三縣為荊王。封所私外婦之子肥膠東北十三縣為齊王。帝微時。其嫂戛羹不與食。帝恨之。封
其子為戛羹侯。戛羹者。括釜作羹盡聲也。雍齒先封何位一。諸功臣未封者多怨望。乃
先封平生所最憎者雍齒為什方侯。眾心乃安。詔定元功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為第一。綿蕝朝
儀叔孫覓長樂宮成皇帝貴。帝令叔孫通起朝儀。綿者設綿索以表習禮之
地。蕝者立茅蕝以表習禮之位。及禮成。朝群臣于長樂宮。帝曰。今日乃知皇帝之貴。冒頓精兵
白登敵陳平秘計閼氏遺。冒頓者。單于名也。以精兵圍帝于白登山。用陳平計
厚遺單于后。云漢有美女將獻之。其后畏奪己寵。乃勸單于解圍。帝得出。閼氏音烟支。單于皇后號也。
六出奇謀曲逆猋。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凡六出奇計。捐金間范增一也。草具進楚使二

也。夜出女子滎陽閭，三也。躡足請封韓信齊王，四也。僞遊雲夢執韓信，五也。造閼氏解白登圍，六也。發音殪劉敬和親豪傑遷。取宮人名爲長公主妻單于。徙齊楚太族豪傑于關中，皆從劉敬言也。趙王敖廢如意封戚姬有寵如意歡趙王敖帝壻也。帝嫚罵之。趙相貫高謀弒帝事覺，廢敖爲宣平侯，以代王如意爲趙王。如意，帝妃戚姬子。陳豨破滅韓信寂陽夏侯陳豨反，或告韓信與豨通謀，呂后夷信三族。詔於郡國求遺賢。詔諸侯王郡守擧勸賢士，爲之駕車。彭越收誅三族君。梁太僕告梁王彭越謀反，呂后誅越。君音書奏刀聲尉佗稱臣奉漢約。陸賈新語長治勣。陸賈說南海尉佗稱臣，立爲南粵王。賈奏上新語十二篇。英布反於蘄西誅淮南王英布反，上擊布于蘄西，誅之。太牢以祀孔子樀。太牢，牛羊豕俱備也。樀音的，廟中屋檐也。大風歌兮傷悲泣。帝置酒沛宮，宴父老故人，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遂除沛人賦役。吳王濞封反骨趯。上以三郡五十三城立兄子濞爲吳王。濞有反骨，止戒其毋懷二心。濞音譬。四皓歡同太子遊戚姬如意憂心慼。上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呂后用張良計，招四皓從太子遊，儲君乃定。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蕭何請苑廷尉囚。蕭何請令民入田上林中空地。上怒，下何廷尉囚之。盧綰又反樊噲鏑。燕王盧綰反，上遣樊噲討之。或言噲欲害趙王如意，上怒，令陳平、周勃即軍中斬噲。平、勃乃執噲歸。○已上錫韻疾甚却醫崩長樂。上病甚，以爲命乃在天，不使醫治崩。長樂，宮名。○已上高帝孝惠即位仁柔握。惠帝名盈。高帝太子，性最寬仁。呂后最恨戚夫人鴆殺如意乘射匆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人彘。惠帝觀之哭而病。呂太后召趙王如意入宮，會帝晨出射，太后飲以鴆酒，遂死。置其母戚夫人于厠中，呼曰人彘，言其人而如豬

彘也。帝見之，痛哭，遂大病，不復能聽政。煇音薰，燎也。鄒音琢，斫也。何死參代遵行卓。高帝遺命蕭相國何死，曹參代之。及參入相，遵行勿失。冒頓遺書褻嫚辭。單于遺書有兩主不樂，無以自娛等語。高后不較，復以宗室女爲長公主嫁之。舉民孝弟力田朴。孝弟之人，除其徭役。庚戌年除挾書律。秦法禁人挾藏書籍，至是除之。原廟之立叔孫學。原者，再也。從叔孫通言，爲高帝再立廟於渭北。九月長安城乃成。長安仰帝都陵平周勃輔帷幄。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帝崩台產祿將軍。惠帝崩，張良子張辟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居南北軍。太后大悅，諸呂擅由此起。○已上惠帝呂后稱制少帝弘。少帝者，惠帝宮人子。呂太后臨朝稱制。諸呂爲王王陵爭。太后欲封諸呂爲王，王陵力爭，以爲不可。陳平、周勃阿太后意。呂台、呂產、呂祿皆封王。食其丞相朱虛擢。審食其爲左丞相，監宮中。封齊王弟劉章爲朱虛侯，入宿衛。少帝被廢殺於幽。呂太后廢帝，幽殺之。○已上少帝附呂太后恒山繼立後少倬。後少帝名弘，初封恒山王。惠帝宮人子也。呂須臨光侯爵封。呂須，太后女弟，樊噲妻也。封臨光侯。須音胥。平勃交驩呂氏斲。陸賈說陳平交驩太尉周勃，謀誅諸呂。尉佗自稱南越帝。南越王佗反，自稱武帝，攻長沙。日食晝晦正月剝。此太后將崩之象。北軍左袒諸呂誅。太后崩，齊王襄起兵討諸呂。太尉周勃將北軍，令軍中爲劉氏者左袒，乃與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捕諸呂，皆殺之。諸大臣遂弒後少帝，并殺惠帝諸子武朝太等。○已上後少帝附呂太后迎立代王孝文雍。大臣迎立高帝中子代王，名恒，是爲文帝。除收帑相坐律令。凡罪人止及其身，其父母妻子及同產者皆勿罪。收帑者，收其妻子爲官奴婢。相坐者，連坐以罪也。今皆除之。賑窮養老詔令覺。詔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帛二疋，絮三斤。○已上覺韻不受來

獻千里馬乃令四方毋獻也。千里馬一日行千里者此不貴異物之意南
越稱臣貢職新。上遣陸賈使南越賜南越王佗書佗遂去帝號稱臣。洛陽賈誼
辭博雅。博士賈誼善文辭上愛之癸亥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
賈山至言泰喩寫。賈山上書名曰至言借泰爲喩。袁盎引郤夫人坐。
上所幸慎夫人常與后同坐袁盎牽引其席却退于後上怒賜金五十斤籍田親耕農事
哆。從賈誼言行耕籍田禮哆音叱衆也大也誹謗妖言法亦除。此亦秦法至是除之
以求直言。田租賜半生逐且租亦稅也止收半稅生逐者遂生復性也且者語助釋
之廷尉法爭平。張釋之官廷尉用刑平恕長沙賈誼宣室服。賈誼爲長
沙王太傅見上上于宣室中論鬼神事宣室者上所居齋戒室也丙寅更造四銖錢。除
盜鑄令鄧通假。四銖約重四錢除盜鑄使民得自鑄也上寵幸鄧通以蜀道銅山賜之使

自鑄錢鄧通終以貧餓死。尺布斗粟兄弟歌。淮南王長謀反徙之蜀中王不食死民歌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病之封其子四人爲列侯三表五餌
治安買。賈誼上治安書欲以三表五餌服單于三表者仁義信也五餌者耳目口腹心之欲也
喪服往哭薄昭庭。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羣臣喪服往哭之昭自殺。晁
錯兵事智囊若。募民徙居塞下邊。拜爵免罪入粟者。
晁錯上言兵事欲用降胡以制單于又上言募民徙居塞下以省戍卒又上言令民輸粟于邊得拜爵免
罪皆從之錯多才辯號曰智囊言其智之多也親耕親桑具禮儀。上躬耕籍田以祭宗
廟后親栜桑以供祭服。革除秘祝移禍下。秦法有秘祝官以災禍移之臣民今除之
緹縈上書肉刑除。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請沒入爲官婢以贖父
刑帝憐之詔除肉刑肉刑者黥面劓鼻斬趾是也令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斷獄

四百刑措捨。十歲中決獄止四百條刑措者行刑減少若措而不用也田租再賜
又永蠲。帝十三年詔永除田稅。拊髀頗牧馮唐走。上思趙將廉頗李牧之賢
馮唐因薦魏尚上以尚爲雲中守拜唐爲騎都尉拊髀者以手撫其髀骨而嘆也走與雅同正也言馮唐
能引君于正也諸祀壇場珪幣增。祭必用圭帛以禮神增其珪幣重祭祀也黃龍
見於成紀野。公孫臣言漢土德宜黃龍見于是議改曆服色事郊見五帝始
如雍。祠祭青黃赤白黑五天帝雍地名帝親至此郊祭天也賢良親策奇材把
始親策賢良晁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把者言把臂用之也渭陽廟創新垣平。
寶玉汾陰後元惹。方士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于是作五帝廟于渭陽平又言闕
下有寶玉氣陰使人來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候日再中謂日晏而復回午也居頃之日果復中
于是更以十七年爲後元年人主改元始此平又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汾陰有金寶氣鼎當出于是治汾
陰廟人告平言皆詐下吏誅之惹者言牽惹立廟非正法也定相避竇用申屠皇后

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上曰恐天下以吾私外戚乃止以申屠嘉爲相細柳勞軍將軍
寨。上勞軍至細柳將軍周亞夫以軍禮見上爲之按轡徐行嘆曰此真將軍矣乃拜亞夫爲中尉露
臺百金惜不爲。上欲作露臺計其費百金乃止霸陵治器皆陶瓦。霸陵
帝葬處也皆用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張武受賂金錢愧張武受賂事覺帝不加罪
及賜金錢以愧其心仁心德化海內瀉。瀉者言民之歸仁如水之就下○已上馬韻
遺命吏民三日服。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然詔所指謂吏民也太子嗣君不在此例
景帝用遺令自短三年之喪則短喪自景帝始文帝實無此制也○已上文帝孝景即位
宗廟肅。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令郡國各立太宗廟復收半
租減笞法。復收民田半租三十稅一笞五百者減三百笞三百者減二百七國兵反

晁錯戮。晁錯建言請削七國。七國遂反，以合兵誅錯爲名。吳相袁盎與錯有隙，說上請誅錯。上遂斬錯，天下寃之。七國者，首事吳王濞、膠西王卬、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亞夫會兵走藍田，武關洛陽武庫速，吳楚糧絕皆伏誅。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討吳楚。亞夫引兵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大破之。吳王走東越，東越殺之。楚王、齊王、膠西王皆自殺。膠東、濟南、菑川王皆伏誅。郅都嚴酷蒼鷹逐。郅都爲中尉，用法嚴酷，列侯宗室號曰蒼鷹。言郅都善殺人，如鷹之殺鳥雀也。鷹老則色蒼。薄后被廢子榮亡。廢后薄氏。太子榮自殺。申屠嘔血亞夫劇。丞相申屠嘉與內史晁錯有隙。嘉請誅錯，上曰錯無罪。嘉怒嘔血死。條侯周亞夫子爲人所告，帝下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燒梁獄辭田叔賢。太后愛梁孝王，欲帝傳位于孝王。袁盎諫曰無令子立弟之法。梁王怒，與其臣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上遣田叔捕勝、詭。太后泣不食。田叔還奏帝曰：上毋問梁事也。使梁王伏法

而太后不食，憂在陛下矣。叔悉燒梁獄辭，謁太后曰：勝、詭伏誅，梁王不知，無恙也。太后喜，立起食。上與梁王復如故。拜田叔爲魯相。詔讞疑獄定箠竹。詔獄疑者讞之。讞，謂平議也。又減笞法，三百者改二百，二百者改一百。凡笞用箠，以竹爲之，每笞一罪止用一人。鴈門上郡李廣威。李廣爲上郡守，單于犯鴈門。廣以數百騎走單于數千騎。戒官修職農桑牧。詔勸農桑民事勤。禁采黃金珠玉復。詔二千石各修官職，勸民耕織力本。一切金玉珠璣皆罷採。○已上景帝。孝武即位舉賢良，仲舒春秋策問錄。武帝名徹，景帝太子。詔舉賢良方正。凡三策，士董仲舒治春秋，三對稱旨。束帛安車迎申公。御史趙綰爲其師申公，上遣使迎之，拜大中大夫。束帛者，帛五疋也。安車以蒲裹之。莊助買臣吾丘壽，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左右輔。方朔恢諧直諫存，相如辭賦篇章馥。上招文學之士，由是莊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並在左右。東方朔善諷諫。詼者，謂嘲人也。諧者，和好之言也。相如有子虛、大人等賦。上愛其才。微行栢谷姦盜疑。上好微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將攻之。主人嫗見上貌奇異，醉其夫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始置五經博士目。博士，掌經籍之官也。按藝文志：易十三家，凡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凡四百一十二篇；詩六家，凡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凡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凡一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凡九百四十八篇。星孛東方長竟天。時用兵南越，通西南夷，北伐單于，星變爲兵象。上恢將兵閩越戮。遣大行王恢將兵擊閩越王郢。其弟餘善殺郢以降。立餘善爲東越王。南越亦遣子入侍。汲黯往視河內火，持節賑粟河南育。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黯以爲此不足憂。及過河南，方苦水旱，黯矯詔發粟救荒。上賢之。年號建文又元光。改元用年號始此。建元、元光皆年號也。初舉孝廉郡國穆。舉孝廉始此。郡國各一人。元光

二年親祀竈，方士神仙求祿祿。巧發奇中李少君，海上燕齊迂怪伏。方士李少君發言巧中上意。言人主祭竈神，則鍊丹砂可化爲黃金。上從之，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而燕齊間迂怪之士多上言神仙方術事矣。蚡案灌夫魏其死。丞相田蚡與魏其侯竇嬰有隙。灌夫與竇嬰交厚，亦與蚡有隙。因使酒罵灌賢，遂大忤田蚡。蚡以私怨論灌夫罪，當棄市。竇嬰論救。太后大怒。上乃族誅灌夫，并殺竇嬰。天下皆寃竇嬰而薄田蚡。河間雅樂儒術夙。帝兄河間獻王博學好古，入朝獻雅樂，上嘉納之。南夷西夷都尉置，唐蒙牂牁夜郎澳。邛梓冉駹近蜀通，鴈門險阻卒治築。上拜唐蒙爲中郎將，通夜郎，置犍爲郡，以招南夷。又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邛、梓、冉駹，因國置都尉，以招西夷。發兵修治鴈門險阻之處，以制單于。罷斥大封，竊而窮兵黷武，民力亦大耗矣。牂牁音臧歌，江名。夜郎國屬犍爲郡。澳者，江之隈也。邛、梓，西夷二國名。冉駹，西南夷二族也。皆近蜀

中騷音苦雁門地名屬上郡皇后祠祭璽綬收。陳皇后祠祭后宮爲厭勝上收皇后璽綬而廢之退居長門宮。司馬門開董偃踧。帝姑館陶公主幸賣珠兒董偃上爲主置酒宣室使偃待飲東方朔力諫不可論偃有斬罪三上善之賜朔黃金三十斤更置酒北宮使偃從東司馬門入偃寵遂衰此舉亂禮敗化乃帝縱竇太主之失德東方直諫實出漢臣之上踧者局促不安也。張湯趙禹律令苛。見知法作深文著。上令張湯趙禹共定刑律其文法務爲深刻若吏見知人犯法不行舉首則以罪連坐之謂之見知法。金馬待詔公孫弘。齊人轅固曲學鞠。上徵吏民對策百餘人擢公孫弘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所徵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有銅馬列于門首故稱金馬門時齊人轅固亦以賢良徵謂公孫曰無曲學以阿世弘甚疾之鞠者戲也言以曲學戲弘也。壬子冬初算商車。凡商賈以舟車載貨初令出稅算者計多少而徵之。衛青首虜關內祿。上遣將擊單于唯衛青得首虜七百人賜爵關內侯凡列侯出關就國者但爵其身其有家累者食以關內之邑故謂之關內侯。元朔元年責有司不舉孝廉罪法暴。凡有司不舉孝者以不敬論不察廉者免其官暴者以言表暴其罪也。主父嚴安徐樂書。偃尤親幸賂遺僕。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事拜爲郎中偃尤親幸大臣畏之賂遺累千金僕者言賄賂僕僕于道路也。推恩子弟分地侯。主父偃上言令諸侯推恩分封子弟以地侯之此不削而自弱之法也上從之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此制諸侯之上策勝晁錯削地之說實多。豪俠并兼郭解族。徙置豪民實茂陵。主父偃說上凡天下豪富之民徙之茂陵以實京師上從之關東大俠郭解亦在徙中時有儒生論解以奸犯法解客殺之上從公孫弘議族誅郭解解本無罪特以任俠亡身解音蟹。張湯舞智深苛譎。以張湯爲廷尉湯用智術以舞弄人其立法苛細而煩譎。弘請禁民挾弓弩。公孫弘請禁民射吾丘壽王以

爲不可弘乃止。不冠不見汲黯獨。上憚汲黯不冠不見大將軍衛青有時踞廁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時或不冠上所敬者惟汲黯。博士弟子五十人文學掌故一藝高。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言掌禮儀故事以有文學者爲之也漢世文學由此始盛。衛山謝病賜不朝。衛山王賜與淮南王安陰爲反具謝病不朝上賜書免朝。青囚蘇建行在鞫。右將軍蘇建棄軍歸將軍衛青囚建詣行在所贖爲庶人天子所居謂之行在所。賞官名曰武功爵。買爵贖罪月之六。時用兵北邊大司農告匱詔民買爵置賞功官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庶長十一軍衛謂之武功爵官方從此雜矣又令民得出錢贖罪並行于元朔六年之六月。元狩元年祠五時。一角五蹄號瑞祝。上幸雍地得狩一角五蹄人以爲麟薦之五時五時者祀五天帝之處也于是以天瑞紀元改稱元狩時音止。張騫西域又西南。善馬竹杖宛夏麓。博望侯張騫上言大宛多善馬大夏有邛竹杖上從之復事西南夷令騫使西域大宛西域國名大夏西蜀國名邛竹杖者邛山之竹中實可爲杖也宛音冤。去病焉支至祁連。衛青姊子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單于敗之過焉支山至祁連山而還親貴比大將軍焉支音胭脂。車迎渾邪貰馬驗。五百餘人坐當死。庇葉傷枝黯言福。五郡徙降屬國稱。日磾馬監侍中速。渾邪王與休屠王降漢發車迎之從民借馬馬不具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汲黯諫曰以微文殺無知是庇葉傷枝也乃徙降者處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謂之五屬國言服屬于漢也日磾休屠王太子沒入官養馬上奇其貌拜馬監遷侍中貰音世假借也日磾音密低又音支上賜姓金氏。三年山東有大水。徙民關西朔方屋。元狩三年水災徙民以避之。○屋韻已上 昆明池作習水戰。昆明今雲南地有滇水上將討

昆明故鑿昆明池于上林苑中，以象滇水，預習水戰，池中有石鯨石人諸勝。寳鼎天馬歌聲先。協律都尉李延年。元鼎四年得寳鼎，作寳鼎之歌；三年得神馬于渥洼之中，作太乙之歌；元封元年生芝草，作芝房之歌；太始三年獲赤雁，作朱雁之歌。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奏之宗廟，爲漢樂先音聲。東郭咸陽孔僅。弘羊計算析秋毫。請算車船張湯撰。上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弘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任計算，三人言利事悉亳芒。張湯請佑算民車船，起稅，百姓怨之。卜式輸財以助邊。中郎庶長太傅銜。河南人卜式輸財以助邊費，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又擢爲齊太傅。衛青去病渡沙幕。李廣數奇大風煽。上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單于，斬獲數萬。自後單于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前將軍李廣以數奇無功，會大風起，迷失道，以後期當誅，廣自殺。沙幕者，單于之帳幕在沙磧間也。數奇者，作事不偶也。張湯不主狄山議。博士狄山請與

單于和親，張湯以爲不可。上使山乘障備北邊，山被殺，上益貴幸湯。甯成乳虎溫舒讞。甯成爲關都尉，人號爲乳虎。虎當產乳時搏噬過當，以此比甯成之怒也。王溫舒爲河內太守，論囚流血數里。上擢爲中尉。文成將軍齊少翁。帛書飯牛腹中見。齊人少翁善致鬼，拜文成將軍，陰以帛書飯牛，殺視得書，上識其手書，誅之。顏異反唇論腹誹。初令下有不便者，大農令顏異微反唇，張湯與異有隙，奏異腹誹朝廷，遂論死，自是有腹誹法。反唇者，口不言而唇微反也。栢梁承露長生宴。栢梁臺用香栢爲梁，以舍神君，在長安城北。承露盤在建章宮神明臺上，爲銅仙人舒掌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約高二十丈，宮室之盛自此始。株送徒入財補郎。凡世家子弟富人犯令者，使得入財補郎官，謂之株送徒，郎選始衰。株猶根也，送猶引也。一人爲之根株，轉相牽引，凡數千人，此多爲色目以滋利也。皮幣緡錢均輸延。先是禁苑有白鹿，乃以鹿皮方尺爲幣，直四十萬。凡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下

緡錢令，商賈中家以上皆破。又置均輸法，專令上林三官鑄錢，非此不行，悉禁郡國鼓鑄。延音衍，旁及也。欒大黃金不死藥。五利將軍公主眷。方士欒大言仙人可致，拜五利將軍，尚衛長公主，後坐誣罔腰斬。兒寬緩刑勸農桑，殿租輸負課仍善。左內史兒寬以租稅逋負，考課居後，當免官，民恐失之，各輸所負，更得上考。兒古倪字。殿，後也。方士公孫卿爲郎。方士公孫卿言鑄鼎可登天，拜卿爲郎。關內侯爵卜式擅。上擊南越，卜式上書請父子往死之，賜爵關內侯，褒美之。酎金奪爵百六人。時方以酎酒秋祭宗廟，列侯當獻金助祭，其金色惡者奪其爵，凡百六人。此爲列侯莫肯從軍擊越，借端以黜之也。秋祭正月作酒，八月方熟，名曰酎酒。石慶醇謹丞相選。時九卿用事，丞相石慶以醇謹稱。南海珠厓九郡新。南越平，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即今兩廣地。緱氏大人宮觀繕。公孫卿言緱氏城上有大人跡，此仙人也。

上親往視之，于是郡國各繕治宮觀，以望行幸。封禪儀制建中和。倪寬上言封禪帝王盛節，唯天子建中和之極。上乃自定封禪儀制。朔方威震粱父薦。上由長城至朔方，威震單于，單于匿不敢出。欲立武功以爲封禪地也。粱父，泰山下小山名。餘善降滅徙其民。上擊東越，其民殺東越王餘善以降漢，上徙其民于江淮，遂虛其地。中嶽太室萬歲戀。夜若有光晝白雲，見有老父以狗牽。上幸緱氏城，祭中岳太室。中岳即嵩山，太室山名。從官在山下聞有言萬歲者三。群臣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遂行封禪。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凡周行萬八千里。帝音欠，挽也。弘羊平準鹽鐵司。桑弘羊管天下鹽鐵，令四方各以土物充賦，作平準法，貴賣賤買，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甘泉房中產芝犞，芝房歌作旱又憂，乾封三年公孫議。芝草生甘泉房中，上作芝房歌。時適旱，上憂之。公孫卿曰：黃帝時封禪則天爲之旱三年，以乾所封之土。議善

言也秋作明堂於汶山。公玉帶獻明堂圖乃作明堂于汶上杜周廷尉張
湯踐。以杜周爲廷尉其刻深多法張湯踐者踵而行之也酒泉亭障至玉門上遣
趙破奴擊西域車師國自酒泉郡列亭障至玉門關亭障者築土爲城列亭其上以障蔽寇盜也十
三部置刺史彥。州置刺史官始此十三部者交趾朔方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
是也異等茂才詔察舉。詔州郡察舉以爲將相及使絕國太初歷造太
初衍正月歲首色用黃數用五定官守掾協律定儀
典常垂太史令司馬遷等造漢歷始用夏正以作于太初元年故名太初歷用五謂印文凡官印
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又定音律禮儀以垂常典貳師廣利海西倩西域大宛國有溫舒
善馬在貳師城上拜寵姬李氏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爲海西侯
族滅累弟婚中尉王溫舒有罪夷三族其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人謂古有三族溫舒罪

至五族蘇武張勝常惠遣齧雪吞氊武牧羝上遣蘇武張勝常惠
使單于脅武令降武不應乃幽武地窖中絕其食時天雨雪武齧雪并氊毛吞之數日不死復使武牧羝
羊曰羝生子乃得歸常惠等各置他所羝牡羊也李陵敗由管敢變司馬腐
刑史記因上遣李陵將步卒五千擊單于殺數千人單于欲逝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單于具
言陵矢且盡單于急攻之陵不得已遂降太史令司馬遷爲陵自陵有國士風必將得當以報漢帝大怒
下遷腐刑謂割勢也遷因此發憤作史記沈命法與直指美時盜賊滋多乃作沈命法
凡盜起不發覺不捕治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沈者沒也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直指使者官
名繡衣持節如今巡按御史青州刺史雋不疑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薦雋不疑爲青
州刺史繡衣王賀活人便王賀爲繡衣御史逐捕盜賊以奉使不稱免自言全活萬
餘人王皇后王莽五侯皆其後天漢三年榷酒酤官自釀酒以取利也榷音角渡水之

横木借爲專利之名鉤弋宮中堯母院太始三年生弗陵趙倢伃居
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弗陵時太始三年也上曰堯亦十四月生名其宮門曰堯母門鉤弋者倢伃
兩手反屈如鉤上親自披之其手遂直故以鉤弋名宮江克督察貴戚賤上以江克
爲直指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遂執太子使者下吏威震京師男子帶劍入龍華大
搜十日長安甸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大索長安十日巫蠱始起方
士諸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盼美人度厄埋木人
巫蠱獄治江克怕皇太子據殺江克收后璽綬后自
剄壺關三老茂上書千秋訟寃感悟纏乃作歸來望
思臺纔識方士欺惑偏女巫教宮人美人度厄輒埋木人于屋下祭之時上有疾
江克言祟在巫蠱上命克窮治克先與太子據有隙遂奏太子宮木人最多太子恐捕江克殺之上怒收

后后自殺壺關三老名茂高寢郎田千秋皆上書自太子寃上大感悟太子已出亡自經上悲思太子乃
作歸來望思之臺族滅江克家輪臺不田悔既往先是桑弘羊上言募民往田輪臺以
制西域至是詔下悔過止不復田輪臺西域地名一畮三畎趙過壇上以趙過爲搜
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其法一畝三畎力少穀多言于一畝中開三溝每歲變易其處故曰代田除地曰壇
周公負扆圖賜光上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欲其輔少子弗陵行周公之事
也遂崩次年〇已上武帝弗陵繼世聽如電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性聰慧始
元閏月舉賢良問民疾苦振貸援改元始元〇已上霰嶺貸勿
收責田租除假與貧民種食勿收其債并除田稅責債同成方遂乘黃犢
車詣闕自謂戾太子不疑引斷春秋如夏陽人成方遂貌似戾太
子據乘車入朝自稱戾太子群臣莫能辨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曰衛輒拒蒯聵春秋是之太子罪人宜

下獄方逐稷斬不疑名重朝廷。延年勸修孝文政。諫大夫杜延年請修文帝儉約寬和
之政從之。詔問賢良疾苦餘。賢良入對願罷鹽鐵榷酒均輸官桑弘羊言鹽鐵不可廢
其議復起。蘇武歸來典屬國。蘇武出使十九年至是單于歸武等九人上以爲典屬國
爵不酬功此霍光之失也典屬國掌外國來附屬者。榷酤官罷休息徐。罷賣酒官。辨
詐識忠驚左右。上官桀怨霍光詐爲帝兄燕王旦書言光專權上曰是書詐也霍將軍無
罪時上年十四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自是無敢復言。安世延年張杜餘。上以張湯
之子安世爲右將軍杜周之子延年爲太僕。元鳳三年之正月。泰山大石
起立噓。上林僵柳自起生。蟲食柳葉病已書。此預兆宣帝入
繼之瑞也僵柳復活蟲食其葉成字曰公孫病已立病已宣帝名也。○已上昭帝。孝昭崩迎
立昌邑。淫戲無度昏亂胥。霍光奏請廢歸邸。迎立昌邑王名

賀即位十日多淫戲不可奉宗廟大司農田延年請廢立霍光從之乃與張安世謀白太后廢昌邑王歸
昌邑邸中侍御史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已上附昌邑王
通經美才病已譽。武帝曾孫今嗣位。宣帝爲武帝曾孫名病已今名
詢戾太子之孫也爲巫蠱事繫獄中丙吉治巫蠱獄擇女徒乳養皇曾孫遇赦得出至是丙吉上書霍光
言皇曾孫通經美才可以嗣位霍光迎而立之是爲宣帝戾太子以江充誣陷死于非命而嗣漢位者終歸
太子之孫此天道也丙吉贊立宣帝口不言功爲漢一代賢臣。微時故劍許婕妤。公卿
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揣知意不忘舊白立許婕妤爲皇后婕妤婦官名。
戊申鳳凰集膠東。肆赦勿收租賦稱。宣帝之世鳳凡五見因此遂除
田賦膠東國名。世宗尊稱孝武廟。所幸郡國皆立諸。夏侯勝
言無德澤不宜爲立廟樂虛。尊武帝爲世宗令郡國皆立廟夏侯勝言武帝

無德及民不宜立廟樂乃下勝獄。黃霸獄中尚書受。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夏侯
勝遂同下獄霸于獄中從勝受尚書。顯衍投藥許后獻。霍光夫人顯欲令小女成君爲
皇后會許后娠身有病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許后遂崩光雖不知竟不發舉妻顯之罪及縱衍不究問
納女入宮爲皇后霍氏滅族之禍實由于此。廣漢鉤鉅治。漢興京兆
治莫與。趙廣漢爲京兆尹以鉤鉅受民告訐之書其爲治如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發奸
摘姦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必首推廣漢鉤音項篇音同其器腹大口小可入而不可出者鉅與距通鉤
距如釣魚鉤也與番篇也。本始四年立光女。四月地震山崩敕。三月
立霍光女爲后。四月中郡國四十九處同日地震山崩者二郡壞祖宗廟蓋霍顯獄許后以立其女故災異
如此。五月鳳凰集北海。宣帝喜祥瑞故鳳凰屢見。民自不冤于公閭。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于公自言有陰德子孫當興乃高其門閭以待之。鳳凰集魯又

大赦。大赦美事但不當因鳳凰出耳。魏相封事副封袪。魏相上言故事上書者爲
二封其一曰副封領尚書者先發之所言不善則不奏請去副封以防壅蔽從之。刺史守相
親見問賜金贈秩公卿儲。凡拜刺史守相必引見問其才能使之久任有當遷
者或賜以金或贈以爵遇公卿缺則超擢用之刺史者遣丞相吏出刺諸州也守相者郡守及諸侯王相
也。流民自占王成績。膠東相王成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或言成僞自增
加俗吏效之多爲虛名云。丞相致仕韋賢輿。丞相韋賢致仕賜安車駟馬丞相致仕自
賢始。師友英俊疏廣對。太子外祖許伯白上使弟舜護太子家疏廣曰太子師友必天
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乃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大雨雹兮京師噓。京師大雨雹蕭望之
上言此一姓專權之所致。地節三年幸宣室。齋居決事秋讞躇。涿
郡太守鄭昌疏請定律令政本攄。上置廷尉平四員每季秋讞獄上御

宜室決事。鄭昌疏奏律令爲本。廷平爲末。宜正律令爲先。龔遂渤海罷逐捕盜解兵弩持鉤鉏。賣刀買犢獄訟止。渤海多盜。龔遂爲太守。悉罷捕盜吏。盜皆解兵持鉤鉏田器。賣刀劍買牛犢。農桑大興。獄訟止息。博士大夫守相初。上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言不宜出諫官以補郡吏。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尹翁歸爲右扶風。疾去奸吏廉平居。右扶風郡名。京師三輔之一也。尹翁歸爲太守。選用廉平。不任奸吏。元康二年郡國疫。毋出今年租賦紓。郡國被疾疫者。免其租稅。○已上魚韻。魏相上書鄭吉還。單于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救之。魏相上言車師外地。不足爭。乃留鄭吉吏士還屯渠犁。以車師故地與單于。望之馮翊諭意頒。上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時望之守少府。疑爲左遷。謝病。上諭意欲試之政事。望之乃就職。馮翊。郡名。三輔之一。丙吉列侯因阿保。帝少繫巫蠱獄。丙吉保護功最多。至

是帝即位十一年矣。吉絕口不道前恩。上大賢之。乃封丙吉張彭祖史曾許舜爲列侯。黃霸潁川治行聞。潁川太守黃霸治行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始幸甘泉郊泰畤。后土齋祀方士攀。泰畤在甘泉宮。祭天之處。后土祠在河東。帝親祀之。從方士言。增置神祠。畤音止。金馬碧雞王褒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大夫王褒持節求之。金城留屯克國賢。先零羌反。上使趙克國將兵擊之。克國至金城。請罷騎兵留屯田。明年先零降。克國罷屯田振旅而還。張敞膠東設購賞以盜致盜息盜姦。張敞先爲膠東相。設購盜賞功之法。諸盜遂平。至是爲京兆尹。求得盜首數人。責令捕獲賊黨贖罪。諸盜無得脫者。寬饒封事怨謗罪。司隸校尉蓋寬饒上書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上罪其怨謗。寬饒自剄北闕下。其爲人公清剛直。莫不憐之。都護官始鄭吉班。鄭吉破車師。國降日逐王。上以之爲西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丙吉爲相問牛喘。

不問死傷陰陽鬭。丙吉爲治寬大。出逢人鬭死。置不問。見有牛喘。以爲陰陽不和所致。而問之。此吉之夫問也。神爵三年徵吏俸。吏百石以下。俸益十之五。所以勸廉也。韓延壽以敎化嫻。韓延壽爲左馮翊。以恩信行敎化。民不忍欺。嫻習熟也。鳳凰再集杜陵地。黃霸丞相鶡雀嫻。鳳凰數見。潁川尤多。時黃霸爲潁川太守。徵入爲太傅。或言鳳乃鶡鳥之類。非眞鳳也。常平初置郡穀糴。大司農丞耿壽昌請置常平倉。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穀賤則增價而糴之。穀貴則減價而糶之。使民間之價常平。上從之。日食推咎楊惲潛。五鳳四年。日食。或上書告平通侯楊惲驕奢所致。又得惲所貽友人孫會宗書。有荒淫無度之語。上以惲大逆無道。腰斬。海內寃之。惲音蘊。潛音删。淚出貌。五日京兆竟何如。冀州張敞盜賊孱。公卿言京兆尹張敞爲楊惲黨友。宜罷位。其掾絮舜笑之曰。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也。敞案舜死獄中。坐殺無辜。免官。會冀州多盜。上思敞才。即家拜

敞冀州刺史。盜賊斂迹。孱弱也。麒麟閣上功臣畫。中興輔佐股肱顏。上畫功臣于麒麟閣。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鳳凰又紀集新蔡。蔡平侯徙都呂邑。名新蔡。五經同異石渠環。望之奏議親臨決。梁丘賀易京房刪。大小夏侯尚書學穀梁春秋經義斑。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决之。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梁丘賀。京房門人。大夏侯名勝。小夏侯名建。穀梁名淑。斑言經義之盛也。○已上删韻。宣帝孝元即位立王后。名奭。宣帝太子。王皇后即王賀孫女。王莽之姑。莽之篡漢由此。王吉貢禹徵車騶。上徵王吉貢禹。吉病卒。貢禹拜諫大夫。宮館希幸勿繕治。減穀省肉食馬駮。詔空閒宮觀勿修葺。太僕減養馬之穀。水衡省養獸之肉

從貢禹節儉之言也弘恭石顯典樞機中書宦官史高舊以宦官弘恭石顯爲中書令以外戚史高領尚書事三人擅權陷蕭望之自殺初元三年罷珠厓初武帝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上欲擊之待詔賈捐之請棄之上從焉珠厓在廣東瓊州永光詔舉樸讓茂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爲郎從官永光元年郊泰畤行武宣故事地震日食匡衡奏疏入遷光祿大夫辛巳六月晦日食先是有日變許史等皆言周堪張猛用事之咎上左遷堪猛至是又日食上責前言者之失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宦者石顯復譖之堪病卒猛自殺匡衡治性正家授上寵傅昭儀愛濟陽王康過于皇后太子衡乃上治性正家疏以諷之考功課吏京房疏石顯建言房絕脰京房奏考功課吏法石顯等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京房既去石顯密告房爲淮陽王作姦誹謗天子下獄棄市結納貢禹位九卿

牢石五鹿黨友奏石顯自以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議訕以貢禹明經著節深自結納薦禹歷位九卿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爲黨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已上元帝孝成建始元舅封黃霧四塞四月候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封王氏諸舅王崇爲安成侯譚商立根逢時爲關內侯時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以爲外戚封侯陰盛侵陽之象大雨訛言大水來王商止之壯固守京師傳言大水將至王鳳請上與太后御船王商以爲訛言不足信果無水上壯之數稱之十二月朔日之食其夜地震未央廇欽永上對女寵盛上以災異求直言杜欽谷永以爲女寵太盛將害繼嗣之咎廇中庭也匡衡既罷王商就匡衡坐贓免相以舅王商爲丞相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王尊直言購杜欽谷永倚王鳳光祿大夫恩命侑上復求直言杜欽谷

永知上委政王鳳上書歸美王氏拜永光祿大夫欽永以容悅爲鄙夫王氏篡漢二子實釀成之秋桃李實止一書通鑑惟此一見五侯封爵同日覩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五侯詔求遺書劉向校洪範五行傳論究上令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作洪範五行傳上之五侯子弟爭驕奢傾財施予王音售五侯爭爲奢侈御史大夫王音尤好施予劉向極言王氏劉氏不並立上知向忠而不能用趙張三王尹京兆能名著稱前後稀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五侯有罪赦不誅五侯奢僭不軌王商嘗從上借明光宮避暑王根于第中起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王音及商立根等皆謝罪上赦之飛燕入宮許后廢后廢欲立趙倢伃劉輔諫言鬼薪覆上過陽阿主家

悅其歌舞者趙飛燕幷其女弟合德同召入宮姊妹俱爲倢伃遂廢許皇后欲立趙倢伃爲后諫大夫劉輔上書力諫詔收繫獄論爲鬼薪罪人取薪于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此三歲刑也王莽受封新都侯匿情求譽折節謬封太后弟曼之子莽爲新都侯莽爲人匿眞情求虛譽折節下士謬爲恭儉其受封之初已萌篡漢之心故曰漢亡于成帝之世飛燕合德寵昭陽披香博士禍水激立趙飛燕爲后後寵少衰其女弟合德爲昭儀居昭陽宮上絕幸之其姊妹初入宮時有披香博士淖方成見之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已而果然永始二年二月中星隕如雨晦食近永始年號星如雨而墮地也月之三十日爲晦又日食也時祠初罷因匡衡劉向言之時祠復上因匡衡言罷甘泉泰畤祠是日大風拔木壞甘泉行宮劉向言立時皆有神祇不可輕罷乃復泰畤汾陰五時陳寶祠星孛東井乃博謀上以星變博謀之羣臣劉向上書最切帝不能用張禹經

義庇裔胄。朱雲請劒斬佞臣。吏民上書多言王氏專政以致災異上雅信安
昌侯張禹特至禹第以人所上書問之禹自以年老
子孫弱欲托身王氏反言經義深遠難見天道不可
問。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由是不疑王氏槐里
令朱雲上書願賜上方劍斬佞臣一人安昌侯張禹
是也。上大怒欲誅雲。雲攀殿檻檻折。辛慶忌免冠叩
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上意解。及後治檻上曰勿易以
旌直臣。王根病薦王莽副。大司農王根病免薦莽自代。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
犍為水濱得古磬。四川犍為郡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請立辟雍以應之未作而罷。熒
惑守心方進柩。熒惑火星心為明堂火星守之王者惡之賁麗言大臣宜當其災上賜策
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是誣天災以害股肱也。兩月相承雉集宮。國勢傾
危王氏懋。先是鴻嘉二年雉集于庭後又集丞相大司馬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此漢
室將亡王氏將與之象。○已上成帝 哀帝即位欲秉權。哀帝名欣定陶王基之子。

元帝庶孫。劉秀五經七略賅。劉歆更名秀上使之典領五經秀定為七略曰六藝略子
史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輯略。凡七。限民名田不果行。師丹孔光何武等請
限民名田無過三十頃。貴戚不便乃止。莽乞骸骨地震又。莽罷就第所以避丁傅也。
自京師至北邊三十餘郡國皆震又者地數震也。○已上宥韻 賈讓三策言治河。
放河入海上策多。穿渠溉田為中策。繕隄培薄下策
賤。上策決魏郡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中策于冀州地多穿漕渠下策繕隄而已。泠褒段
猶請立廟共皇不宜師丹訶。泠褒段猶等請為定陶共皇立廟京師太司空
師丹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上繼體成帝義不可復奉共皇上不悅免為庶人唐林請復其爵賜丹爵關內
侯。朱博臨延登受策。大聲如鐘殿中聞。以朱博為丞相受策
時有大聲如鐘鳴殿中李尋曰此鼓妖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從後博有罪自殺。董賢寵

宴麒麟殿。上寵侍中董賢與賢宴飲麒麟殿中。傅宴丁明權盛何。元壽
元年朔日食。上以傅宴為衛將軍丁明為驃騎將軍拜官之日即日食上乃收宴印綬罷歸
第。孔光拜謁董賢過。上令董賢私過丞相孔光家光知上寵賢為之下車拜謁上大
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孔光真鄙夫也。司馬司徒司空
職。董賢孔光彭宣和。董賢大司馬孔光大司徒彭宣大司空。董賢既死
光舉莽。哀帝崩太皇太后收董賢印綬賢自殺孔光等舉王莽為大司馬。○已上哀帝 莽
秉大政孝平俄。平帝名衎中山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九歲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
莽秉政俄者言俄頃間入繼大統也。白雉黑雉莽風獻群臣陳莽功德
遂賜號安漢黃龍游。馬宮頌德告廟餘。莽諷塞外蠻夷獻黑白雉
上賜莽號曰安漢公越嶲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司徒馬宮請告祠宗廟。餘諷同。遂竟大也。餘和同。龔

勝邴漢骸骨乞。龔勝邴漢知莽必篡漢乞骸骨歸。北海逢萌掛冠遁
王莽誅殺漢臣數百逢萌解冠掛東都門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加莽宰衡伊周號四
十八萬人頌歌。加莽為宰輔言如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也上書頌莽功德者至四十
八萬人。九錫再加莽行弒。臘日椒酒泰時坡。金縢藏策
崩聞速。加莽九錫莽因臘日置毒椒酒中帝飲之有疾莽作策藏金縢中請命于泰時願以身代
丙午帝崩九錫者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也臘日者漢以
大寒後戌日為臘日祭先祖也泰時者祭太乙五帝之郊壇也金縢者以策書藏之於匱以金緘束之也
謝囂孟通白石瑳。上圓下方丹書著安漢皇帝符命
哉。謝囂上言孟通于井中得石上有丹書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莽遂稱攝皇帝符命自此始矣。○
已上平帝 莽立孺子號居攝。稱假皇帝受朝詑。孺子名嬰廣戚侯勳

之子。宣帝玄孫。莽利其少。二歲即位。改元居攝。莽稱假皇帝。詭音佹。欺人之義。翟義起兵王莽懼王邑助逆擊義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莽使王邑攻義。破之。居攝三年莽篡漢哀章銅匱新號呵名居攝三年。莽討印璽。哀章作銅匱。載莽大意謂天帝與高祖禪位于莽。莽遂稱新皇帝。○已上歌韻

附新莽

繡衣王賀活人衆武帝時。王賀為繡衣御史。捕盜不窮治。全活萬餘人。自卜子孫當興。王莽其後也。然所活者盜賊。非良民也。故莽雖篡位。旋滅其族云。生有孫女后選中孝元之后孝成母女孫王政君為元帝之后。成帝之母。太后年八十四崩。歷元成哀平孺子五朝。親見漢室之滅而後崩。漢之亡。以后始。以后終。王鳳五侯王莽閑王莽謙恭行篡謀椒酒置毒孝平懷孺子嬰

立莽居攝居攝三年新號動平帝為莽所毒。孺子嬰在虛位三年。新之篡漢。已見于平帝之初卷。王舜請璽元后怒新室文母更名痛莽使王舜請璽。太后怒罵不與。恐莽脅之。乃以璽投地。莽更號太后曰新室文母。劉快稱兵討不克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陿小漢制疎濶空不得買賣田奴婢王田私屬投裔洞狹小漢家制度。其興動務為疎濶。禁人不得買賣田宅。及奴婢。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其家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分九族。投四裔。空音控。疎濶之意。廢漢諸侯王為民內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孫惠十二將分控嚴尤為莽陳五難莽遣孫惠等十二將伐單于。嚴尤上言。用兵有五難。莽不從。民亡盜起旱蝗狂莽僭位九年。盜賊並起。聚綠林山中。連歲旱蝗。狂音逛。蝗飛貌。劇秦美新雄太玄揚雄仕漢成哀帝三世。至莽時為大夫。作法言太玄。又作劇秦美新之文。頌莽功德。識者譏之。瑯琊樊崇兵威尋又有東海刁子都南郡秦豐起兵哄樊崇。琅琊人。刁子都。東海人。秦豐。南郡人。各起兵。攻劫郡縣。朱眉相識赤眉名匡丹合將東方慟樊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朱其眉以相誌。由是號赤眉。莽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所過放縱。東方語曰。寧逢赤眉。莫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太師謂匡。益惡之甚也。識同誌。陳牧廖湛號平林平林人陳牧廖湛起兵。號平林兵。與新市王匡兵合。春陵兵起縯秀仲李通李軼迎文叔王常同力三軍貢春陵鄉名。光武名秀。字文叔。伯兄名縯。字伯升。仲兄名仲。劉縯及其弟秀。起兵春陵鄉。南陽人李通李軼。迎秀共事。會王常起兵下江。號下江兵。縯秀說其合從。王常即與漢軍合。新市平林兵皆來會新市平林奉聖公更始將軍淮陽夢漢宗室劉玄。字聖公。

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諸將欲立劉氏以從人望。乃立更始為帝。在位二年。光武帝建武元年。更始降於赤眉。光武封為淮陽王。赤眉尋弒之。為帝為王。直一夢耳。文叔兄弟徇昆陽王尋王邑操戈韃徵明兵法六十三韓上長人無新詞猛獸虎豹兕象威奮鴉破之君章諷大雷風雨屋瓦飛王邑嚴尤渡水涑莽遣王邑王尋將兵百萬。圍漢兵于昆陽。徵習兵法者六十三家。為軍吏。選帥韓上言有長人巨無霸。身長一丈。莽以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武。劉秀軍中。有侏儒郢君章能役鴉禽破之。遂殺王尋。會大風雨。屋瓦皆飛。莽兵多溺死。王邑嚴尤渡水逃去。按昆陽之勝。東漢之興。始此。詞音動。權言也。李軼朱鮪勸殺縯言笑平常文叔背劉縯劉秀。威名日盛。更始執縯殺之。秀不敢為縯服喪。其言笑如常。背音孛。隗囂勸兵速成都隗囂勸兵十萬。公孫述起兵成都。以應漢

兵會宣平平后恫漸臺斬莽傳首宛漢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承明殿莽女孝平皇后投火死莽在漸臺漢兵殺之傳其首于宛縣臺在池中故名漸臺。漢官

威儀司隸韓劉秀時屬更始以秀行司隸校尉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喜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韡音弄。言其威儀有文如磬韡之光彩也。鄧禹杖策從文

叔南陽鄧禹從秀定計勸立高祖之業秡者持也策馬箠也。卜者王郎子輿總邯鄲卜者王郎名昌詐稱成帝子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爲天子後拔邯鄲斬王郎。北道主

人弁父子秀將南歸上谷太守耿況遣其子弁詣長安謂秀曰願發兵共滅王郎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委政趙萌更始懞更始委政趙萌海內怨叛懞者爲物所蔽荃也王子接兵應王郎蕪蔞豆粥滹沱凍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秀不敢入薊城至蕪蔞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滹沱河河冰流澌無船不可

通鑑韻書　卷之二　西漢　三十　玉極堂

渡比至河旁河水方合遂得渡未畢數騎而冰解滹沱冰合天之所以助光武也。任光邳

彤不從郎抱薪馮異麥飯送秀至南宮遇大風乃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熱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皆背與秀合兵共擊王郎于邯鄲。銅馬諸賊食盡降更始立秀爲蕭王時諸賊並起有銅馬鐵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五幡等號合數百萬會諸賊食盡蕭王追擊悉破降之得衆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爲銅馬帝由是始貳于更始。寇恂河內餱糧綱蕭王拜寇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以蕭何自之恂調筴蓄以供軍未嘗乏絕綱音洞相通貌。光

來大槍子恤平士夫皆欲攀龍鳳三部賊[illegible]耿純[illegible]上大夫從大王者固欲攀龍鱗附鳳翼宜正尊號以安衆心蕭王乃即皇帝位陽下

通鑑韻書卷之八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門人[illegible]

東漢紀

世祖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南頓令欽之子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誅莽滅郎乃有天下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葬原陵改元者二　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孝明帝 名莊光武太子初名陽陰后所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改元者一　永平十八年

求天竺佛書及沙門來。

孝章帝 名炟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葬敬陵改元者三　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孝和帝 名肇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葬愼陵是時宦官始封鄭衆外戚竇氏梁冀迭爲消長改元者二　永元十六年　元興一年。

孝殤帝 名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壽二歲葬康陵改元者一　延平一年。

孝安帝 名祜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殤帝無嗣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葬恭陵熙鄧氏用閻氏中常侍及乳母交通奸賂蕃廢太子保召十九候之變改元者五　永初七年　元初六年　永寧一年　建元一年

延光四年。

孝順帝 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葬憲陵改元者五　永建六年　陽嘉四年

永和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孝冲帝 名炳字日明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葬懷陵改元者一　永嘉一年。

孝質帝名纘。渤海孝王之子。章帝玄孫也。沖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置毒煑餅所弒。壽九歲。葬靜陵。改元者一。本初一年。丙

孝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二。葬宣陵。梁冀雖除。五侯肆虐。黨錮禍起。改元者七。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康一年。

孝靈帝名弘。解瀆亭侯萇之子。章帝玄孫也。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葬文陵。改元者四。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中平六年。

廢帝名辯。靈帝子。在位四月。董卓廢爲弘農王而弒之。弒太后何氏。

孝獻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弒太后何氏。廢皇太子辯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之。廢爲山陽公。又十二年卒。於後帝甲寅建興十二年。壽五十四。葬禪陵。曹丕諡之日獻帝。漢昭烈諡之日愍帝。改元者三。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東漢十三主一百九十六年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壻何天衢子安

東漢紀

紀韻凡六　灰　漾　沾　豔　職　寘

儒生疆華關中來。赤伏符奉四七精。即位鄗南朔建武。光武帝。名秀。字文叔。景帝之後。南陽白水鄉人。誅王莽。滅王郎。遂有天下。圖讖之書曰。符赤伏者。符讖之名也。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者。二十八也。自高帝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正四七之際。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其臣有二十八將。俱應四七之數。漢火德。故曰火爲主。疆華以赤伏符奉上。上從之。即天子位于鄗南。改元建武。鄗音鎬。定州。上由此益信圖讖。

王梁司空赤符推。帝按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乃以野王令王梁爲司空。

赤眉羣立劉盆子。宗室劉盆子。在赤眉賊中主牧羊。赤眉欲借劉氏以安衆心。乃立盆子爲上將軍。

更始降封淮陽臺。赤眉賊入長安。更始敗走。將相皆降于赤眉。帝封更始爲淮陽王。

司徒鄧侯封鄧禹。拜鄧禹大司徒。封鄧侯。時年二十四。

平原伏湛拊循才。平原太守伏湛拊循百姓。拜湛爲司直。

卓茂寬愛褒德錫。卓茂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時年七十餘。

平狄將軍朱鮪回。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上令岑彭說降之。拜鮪平狄將軍。

鄧禹引軍至栒邑。鄧禹招撫郡縣。北至栒邑。諸郡邑悉定。栒音旬。

隗囂天水避亂哀。馬援依囂融河西。隗囂起兵天水以應漢。士大夫避亂者多從之。馬援爲囂賓客。囂甚重之。竇融爲河西五郡大將軍。河西賴融以安。

陰識辭封掖庭培。陰貴人之兄陰識以軍功當加封。識以掖庭戚

屬不宜燮加爵邑。固辭不受。上從之。拔庭郎宮中也。尚書郎始用孝廉尚書令史故事
以次補川帝始川孝廉為尚書郎。洛陽高廟合祭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
太宗世宗。宋弘司馬薦桓譚。責譚鼓琴忠言徊大司空宋弘薦桓譚
為議郎。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切責譚。帝改容謝之。漁陽太守彭寵反彭寵為漁
陽太守。助討王郎。自負其功。上徵寵。寵自疑。遂反。鄧奉又反親征恢將軍鄧奉反。帝
遣岑彭王常討。斬之。立四親廟於洛陽洛改為雒火德鬼四親廟祀
高祖春陵節侯名買。曾祖鬱林太守名外。祖鉅鹿郡尉名回。父南頓令名欽。漢火德。改洛字。去水加隹。
鬼同魏。壯士變服馮異策。盆子乞降不死哉馮異討赤眉。使壯士
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赤眉不能辨。伏兵四起。遂擊破之。劉盆子率百萬人乞降。帝待以不死。以盆子
為趙王郎中。又賜田宅使食稅終身。漢德于是為尊矣。劉永董憲張步叛又有

張豐作逆陪。劉永稱梁王。董憲稱海西王。張步稱齊王。俱叛漢。涿郡太守張豐又反。與彭寵
連兵。耿弇擊走延岑逆赤眉延岑流寇三輔。帝令耿弇擊延岑。走之。來歙使
囂囂歸徠。帝令來歙使隗囂。囂奉表詣闕稱臣。帝待以殊禮。侯霸徵為尚書
令。善政條奏出草萊。徵侯霸為尚書令。霸條奏善政。施行之。囂遣馬援
奉書見恢廓大度帝王該。隗囂使馬援奉書于帝。帝笑迎之。援曰。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吳漢耿弇擊獲索擊破富平獲索二賊。龐萌助憲延軍
災。帝使蓋延龐萌擊董憲。龐萌反漢。與董憲連和。襲破延軍。班彪王命囂不聽彪
遂避地河西隈彪勸竇融專事漢璽書明見萬里垓
隗囂反漢。稱臣于公孫述。班彪作王命論以諷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為竇融從事。勸融專意事漢。帝
拜融為涼州牧。賜以璽書。融見書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建武五年起太學修

明禮樂文物裁帝親視太學。東京禮樂之盛。由此裁猶盛也。囂遣子侍猶
負險隗囂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阻。終懷二心。嶺南華風光延胚交阯太守錫光
教民禮義。九真太守任延。教民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胚者言胚胎于此也。周黨嚴光
徵不屈范升奏劾章如雷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咸至京。黨等不屈。不肯受
祿。博士范升劾黨等大不敬。詔賜黨帛四十疋。罷之。隗囂兵反來歙伐馬援
聚米形勢催。隗囂發兵反。帝遣來歙伐之。馬援于帝前聚米為山谷。形指示形勢。遂進軍破
之。囂終不降。走奔西城。省減吏員并州縣三十稅一舊制瑰并省
四百餘縣。減吏職十置其一。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郡國車騎材官罷罷郡國車騎材
官。還復民伍。月晦日食封事堆上書不得稱言聖詔百僚上封事
其上書者。不得稱聖。堆言封事之多也。督察三公司直材大司空江馮上言宜令司

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曰。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上從之。○巳上灰韻南陽太守
杜詩望政治清平杜母況脩治陂池拓土田害革利
興信臣狀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潁
川盜起河東叛還宮六日又自將帝征隗囂還宮。僅六日復南征潁川。
盜賊悉平。留寇恂鎮撫吏民。東郡濟陰盜亦起耿純守郡盜膽喪。
以耿純為東郡太守。盜賊皆降。隗囂藉救公孫述高峻擁兵高平嶂。
皇甫軍師辭禮違恂怒斬之峻棄仗隗囂病死隗純
降。王元奔蜀同述抗公孫述遣將荀宇救隗囂。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縣帝遣寇恂
往降之。峻使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懼。遂降。囂子隗純亦降。其臣王元往奔西蜀依公
孫述抗漢。隴右悉平。鮑永鮑恢稱二鮑不避彊禦抗直尚趙王良與

張郴爭道，司隸校尉鮑永劾奏之。鮑恢爲官從事，亦抗直不畏强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河潤九里有郭伋，京師蒙福君恩長。**郭伋爲潁川太守，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吳漢擊平公孫述，吳漢討公孫述，述墜馬死，蜀地悉平。**馬援破降羌種帳。**隴西太守馬援破降西羌，隴右悉平。

任延奉公不雷同，任延爲武威太守，上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孔奮清修光武諒。孔奮爲姑臧長，力行清潔，上擢爲武都郡丞。

郡國異味詔勿受，劍賜騎士馬駕兩。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兩同輛，車一乘爲一兩。

王爵封臣古不然，改作公侯祐奏上。朱祐上言：古者人臣不封王爵。帝從之，詔諸王皆降稱公侯。

珠玉不持音樂稀，偃戈修文吏事讓。帝不喜玩好，惡鄭聲，欲偃武修文，以吏事責三公，凡功臣皆以列侯就第，不任吏職，悉罷左右將軍官。

漁陽太守有張堪，勸民耕稼麥穗壯。張堪爲漁陽太守八年，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郡國群盜處處生，自相糾擿諭旨暢。五人斬一人除罪，更相追捕賊徒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安牧放。盜賊聚散不常，於是爲自相糾擿之法，使之互行追捕，能以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遷盜首於他邑；其改行從善者，給之以田，使得廩食。由是邑門不閉，馬牛放牧不收，亦無劫人物者。

郭后被廢陰后立，郅惲婉言善恕量。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麗華爲皇后。郅惲言於帝曰：夫婦之好，臣不敢言，然不可亂大倫。帝曰：惲善恕己量主。

徵側徵貳反交趾，伏波將軍馬援防。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破之。

孝宣廟尊爲中宗，四親廟徙章陵鄉。以尊宣帝爲中宗，始祀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從張純奏之議也。

皇太子彊辭儲位，東海王陽爲主鬯。郭后既廢，太子彊力辭儲位，上從之，乃以陰后子東海王陽爲太子。

桓榮經義論辯明，上幸太學，議郎桓榮辯明經義，特加賞賜，使榮授太子經。

董宣彊項賜錢既，搏擊豪强公孫丹，京師震慄廉潔樣。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主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强使頓之，終不肯俯。帝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大姓公孫丹殺人，宣按法誅之，京師震慄。及宣死，惟有大麥數斛，帝傷其廉潔。

吳漢遺言慎無赦，吳漢病，帝親臨問所欲言。漢曰：願帝慎無赦而已。

郭況鴻臚金穴旺。以郭況爲大鴻臚，帝數賜況金帛，京師號其家爲金穴。況，郭后弟也。

劉昆江陵弘農績，偶然之對長者行。初，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後爲弘農守，虎北渡河。帝問昆：行何德政而致是？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

馬援但畏長者兒，明珠文犀薏苡謗。馬援征五溪蠻，謂其友曰：但畏長諸家兒，殊難得，謂蓋言權要子弟河畏，難得其調和也。及還東，爲梁松所陷。援常餌薏苡，載之一車，或譖之曰所載皆明珠文犀。帝大怒。及援卒，槀葬城西。

初作壽陵裁流水，帝作壽陵，僅使通流水，不高作山陵。

不勤兵事息民養。臧宮、馬武請擊單于，帝曰：不如息民。不聽。

東巡不從封禪說，不肯欺天林放誑。上東巡，群臣請封禪，詔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乃止。

公平廉介第五倫，第五倫公平廉介，拜會稽太守。

張純又請封禪訪，赤劉之九會岱宗，河圖會昌符感相，三十六事索讖文，泰山梁陰玉牒職。帝東巡，張純等又請封禪。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漢火德，劉姓，故爲赤劉；帝爲高祖九世孫，正逢九數；岱宗者，泰山也。帝感此文，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遂封泰山，禪梁陰。梁陰者，梁父山之陰也。玉牒者，以玉爲簡，牒載封禪之文也。

醴泉赤草甘露生，不令撰集

史無朔。帝自謙無德凡郡國所上瑞物不令太史撰集故史官罕得記焉。靈臺明堂
辟雍興圖讖宣布伏符唱。靈臺以觀星雲明堂以布政令辟雍卽太學帝以赤伏符卽位故將讖書宣示天下。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不聽。○巳上洪範　巳上光武帝　明
帝卽位重養老，五更三老躬榮皓，親臨辟雍爲辯說，
執經問難諸儒討，圜橋觀聽億萬人。明帝名莊光武太子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知天地人之道者五更知五行之理者帝親臨太學辯說經義觀者億萬人太學四門外皆有水設以通出入故曰橋門皓者言躬榮皆白首老人也。援女爲后
謙肅你。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以謙肅之德冠後宮圖畫功臣於雲臺。
二十八將中興造，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
早。陳俊耿弇茂，恂俊岑彭堅鐔異，霸好。祐光遵忠丹

修延邳彤期植純宮浩，馬武劉隆廿八人。益以常通
融茂抱，馬援椒房不與焉。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首鄧禹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凡二十八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唯馬援以椒房之戚不與厥功實多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椒房是言其從龍之早也房言其才之可愛也浩言其功之大也抱言其懷抱之有素也天旱停工澍雨禱。時起北宮帝因天旱罷之應時澍雨。劉
平惠政鍾離薦，鍾離意薦全椒長劉平多惠政徵拜議郎。藥崧忠樸穆皇
章。帝性褊急郎官藥崧爲人樸忠帝偶怒崧以杖撞之崧倒入牀下。郭賀殊政三公
服，敕去襜帷行部道。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三公服敕行部時不用襜帷使民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襜帷者車上幔衣以蔽前後者也。東平辭政退歸藩。東平王蒼願歸

藩國上許之。五雒山前寶鼎皓。五雒山在廬江郡時出寶鼎。聽有罪亡
命者贖。亡命謂逃亡在外者出錢免罪。遣使天竺佛書考，圖其形象
求沙門。楚王英好爲最藻。帝好佛遣使往天竺國求其書并僧人以歸唯楚王英最先好之天竺國西域國名沙門卽僧也楚王英帝之弟也。月晦日食求極言。詔百
官極言得失。四姓小侯五經灝。帝崇尚儒學自同姓異姓諸侯王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郭陰馬四姓子弟立學置五經師郎武人之子悉令通經羽子亦遣子入學艾治之盛此爲第
一。丁鴻讓爵鮑駿規。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其弟盛友人鮑駿規其不可鴻還就封帝徵爲侍中。爲善最樂東平寶。東平王蒼入朝帝問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嘉之賜王諸子列侯印十九枚。英與方士作圖書，死徙千數
牽陷。倒寒朗傷寃疏力言，馬后爲言感蒼昊。楚王英與方士

作圖書坐逆謀自殺連坐者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力言其寃馬后亦言楚獄多濫由是多所原宥。東
巡耕於下邳野。帝至下邳行親耕禮。至魯親御講堂檪。帝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班超西域鄯善恐。帝遣班超使西域至鄯善國會單于使者亦到班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虜營斬其使者鄯善王懼納子爲質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廉范星炬雲中保。北虜入雲中郡太守廉范令軍士各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晨往攻之遂大敗而退自此不敢復犯雲中。正月因夢謁原陵。上夢先帝太后率百官上原陵有甘露降陵樹。遠人慕化歌頌皞。西南夷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歌誦漢德前所未有益州刺史朱輔譯而獻之皞者廣大自得也。
館陶主子不爲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蠲除反支
通情惱。舊制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恐下情不達遂蠲其制凡戌亥朔第一日反支酉申朔第二日反

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〇巳上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明帝 孝章

初立賑饑民勉勸農桑重黍稻。章帝名炟。明帝太子。即位之初。詔有司廩賑飢民。二千石勸課農業。〇巳上皓韻 罪非殊死秋案驗順時理獄寬

厚念。殊死者斬罪也。非秋不決大辟。上林籞賦與貧民。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籞音語。禁苑也。丁丑四月大旱燗。含飴弄孫馬后賢不許諸

舅封爵。時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馬后不許。語帝曰。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吾但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燗猶熱也。五經同異白虎通帝親稱制

臨決撿。詔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之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決其可否。今所傳班固白虎通是也。撰者發舒文采之意。廉范蜀郡五袴歌。廉范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獨不禁。但嚴使儲水。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竇憲奪園雛鼠劒。外戚竇憲以賤直奪帝姑沁水公主田園。帝切責憲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以田還公主。此時帝若能誅憲。不過一劒之力。惜乎徒託之空言也。中牟魯

恭三異聞。魯恭為中牟令。有三異政。一蝗不入境。二化及禽獸。三童子有仁心。南陽朱

季彊直占。朱暉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帝召為尚書僕射。暉字文季。南陽人。張林上奏修均輸。縣官煮海同估店。尚書張林上言縣官宜自煮鹽。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爭以為不可。乃止。按均輸法。謂郡國以所出土貢當所輸并出僦運之直。官總收之而轉輸於京師。與商賈販無異。縣官謂天子也。毛義奉

檄歡親心。毛義當親在時。府檄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色喜。蓋為親屈。欲以祿養也。及母死。徵辟皆不至。詔戒俗吏修飾厭。詔曰。俗吏矯飾外貌。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如襄城令劉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始近之矣。白衣尚書有鄭均。帝東巡幸鄭均舍。賜尚書

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耕於定陶闕里豔。帝耕於定陶。遂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僖曰。陛下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拜僖郎中。豔即光榮之意。詔廩嬰

兒無親屬子不能養代收斂。嬰兒是無親屬者。子不能養是有親屬者。其收養則一也。屢有嘉瑞詔改元。異鳥怪草何敞砭。帝以嘉瑞屢見改元。章和。獨太尉掾何敞以異鳥怪草為憂。此國家之砭石也。曹褒漢禮準舊儀。五經

讖記文猶玷。侍中曹褒奉詔定漢禮百五十篇。大約本叔孫通。而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其有玷於先王之制多矣。〇巳上章帝 竇后臨朝孝和初。和帝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守令墊。袁安任隗奏貶多。竇憲專權。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袁安任隗奏貶四十餘人。憲大恨之。墊音店。溺也。言守令多溺職之人也。王龍牛

酒城旦舂。帝如長安。竇憲來會。尚書以下議欲拜憲伏稱萬歲。韓稜叱曰。無人臣稱萬歲之禮。

議者慚而止。左丞王龍私上牛酒於憲。稜劾奏之。論為城旦。城旦者。旦起行治城也。〇巳上鹽韻 壬

辰六月朔日食。時司徒丁鴻上言。宜改政匡失。以塞天意。鄭衆定謀憲喪

膽。竇憲雖誅宦豎啓。竇氏賓客班固纓。策勳鄭衆大

長秋。帝與中常侍鄭衆定計誅憲。憲自殺。外戚去而宦官興矣。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拜鄭衆為大長秋。而東漢宦官之禍始於此。纓者縛罪人之索也。大長秋宮闕之官也。貴人姊訟

梁氏冤。帝本梁貴人子。貴人既死。竇太后子之。帝初不知為梁氏出也。至是貴人姊上書自訟。乃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由此盛矣。三公請貶竇太后。不

貶尊上詔書得。竇太后崩。三公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勿受遠國獻珍羞。舊制嶺南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至是罷之。遣使循行廩貸𥹉。以廩粟假與貧民也。〇巳上和帝 孝殤在位

纔一年。殤帝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鄧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已上殤帝孝安繼
統鄧后力。名祜清和王慶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立之。鄧后臨朝檢賓客。
鄧后以賢德自居詔檢敕鄧氏賓客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詔舉隱逸樊準翊。尚書
郎樊準上言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時鄧太后從之詔舉隱士大儒妙簡博士。始以災異免
三公以災異冦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然是時外戚官用事三公備員而
已既無事權獨以災異歸罪三公仲長統所以嘆其究也。大旱錄囚澍雨。即夏旱鄧太
后親錄囚徒之究者澍雨大降。弘農楊震貧好學。弘農楊震爲東萊太守性公廉以清
白著聞。朝歌虞詡三科識虞詡爲朝歌長境內多劇盜詡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
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詡使之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者吏輒擒之由是賊徒駭散縣境悉平。不棄涼

州虞詡言。牧守子弟郎官飭。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虞詡力爭其
不可棄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官以安撫之。虞詡增竈擊諸羌武都太守
威名特。虞詡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之詡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謂兵多遂不敢逼或
問其故詡曰孫臏減竈以示弱吾今增竈以示彊勢有不同故也。鄧后方崩五侯廢。
帝十三歲即位鄧太后專政十六年及崩帝始親政年二十八由氏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鄧氏本漢賢
后稱制以來朝鮮失政然久總大權凡諫還政者皆坐以罪此失德之大者也。閻家兄弟卿
校式。以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內寵始盛。常侍江京扇內外。競爲
佞虐奸賂懸。江京爲中常侍以奢後虐政扇惑內外。詔舉有道陳忠疏
詔舉有道之士尚書陳忠上言願帝優容直諫從之。王聖伯榮官掖色。帝乳母王聖及
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力諫帝不聽。復斷大臣三年喪官者

不便忠言匡。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又禁之陳忠上言請許大臣終喪宦者不便竟寢
忠奏。王聖封爲野王君。乳母封君始此野王縣名。閻顯薦人劉授側
閻顯薦所親於太尉楊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樊豐耿寶譖楊震夕陽
亭邊飲恨抑。樊豐耿寶惡楊震譖震怨望詔收其印綬震至夕陽亭飲酖卒。江京樊
豐又行譖太子、保廢濟陰敕。江京樊豐又譖太子保詔廢太子爲濟陰王。
孝安崩年三十一。閻后臨朝北鄉植。閻后欲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閻
顯謀迎北鄉侯懿即位三月立十月薨。○已上安帝孫程王康十九人迎立
濟陰閻顯殛。閻后被遷於離宮。十九侯封常侍棘。順帝
名保安帝太子廢爲濟陰王北鄉侯既薨中常侍孫程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梁馬
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十九人合謀迎濟陰王即位誅閻顯遷太后於離宮十九

人皆封列侯是爲十九侯而天下大權在宦官矣。司隸虞詡任職真。官側
目畏彈劾容容多福。白壁難。王臣蹇蹇左雄軾。司隸校尉
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詡上言方今公卿相戒白壁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惟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
之節宜居喉舌之官由是拜雄尚書。樊英就聘無奇謀。聘處士樊英爲五官中郎將及
入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楊厚黃瓊李固翼瓊因父香習故
事。居職達練官曹克。徵楊厚黃瓊爲議郎李固遺書於瓊謂處士純盜虛聲願弘遠
謨。一写此言。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居官練達諍議朝堂莫能抗奪。梁商金吾梁
后由。時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商之女也。課試孝廉年限勒左雄封事
察選平。尚書左雄請立孝廉限年課試法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自是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郎
顗不就郎中職。郎顗條奏便宜七事拜爲郎中辭病不就。宋娥封爲山陽

君宋娥帝之乳母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力諫不聽。地拆洛陽宣德闈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李固對策切直上擢爲第一拜爲議郎。太史張衡通六藝天文歷算陰陽測作渾天儀著靈憲奏禁圖讖絕僞惑。太史令張衡作渾天儀爲占驗天文之法又著靈憲一書皆星官之學也衡上言圖讖虛僞宜一切禁絕之。甲戌三年五月旱請去貪佞罔舉直周舉上言宜去貪佞進忠貞。中官養子得襲爵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封宦官之禍愈不可解。大將軍爲梁商殖商王后父也。武陵蠻反因增賦武陵太守請增租賦虞詡力言不可帝不從蠻果爭貢賦非舊法遂反。詔舉武猛將帥華長秋良賀獨無薦詔舉武猛可任將帥者宦官薦賣恩保舉惟大長秋良賀獨無所薦帝詰之良賀對曰臣長於宮掖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華音亟急也。梁商雖死梁冀弋梁冀代商爲大將軍弋者弋取其位也。張綱埋輪劾梁冀單車詣壘嬰匍匐帝遣八使分行州郡察劾貪汚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冀弟河南尹梁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上之書奏京師震竦冀深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之職徑詣嬰壘門諭之使降嬰遂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任峻蘇章吳祐能二天徒喜贓吏踣雒陽令任峻薊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皆有能名蘇章刺薊州時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欲按其姦贓先與太守飲甚歡故人喜曰我獨有二天章曰飲酒者私恩按事者公法明日行部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黃瓊奏增孝廉科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取孝廉專用試家法課箋奏二科今請增孝弟及從政爲四科上從之。手劍當車种暠軾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中常侍高梵單駕出迎太子暠手劍當車曰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梵辭屈馳還奏之帝嘉暠持重稱善久之○上巳

職韻巳上順帝。孝順崩冏孝冲嗣梁后臨朝李固奇冲帝名炳順帝太子二歲即位梁太后臨朝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九月地震舉賢良皇甫規諷梁冀忮皇甫規因地震對策以梁冀幷不疑專政諷其改節冀大怒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歸免。孝冲在位一年崩○巳上冲帝。迎纘即位孝質誌纘名勃海孝王之子帝元孫在位一年。詔舉明經詣太學歲滿試拜官有次詔舉明經詣太學歲滿拜官公卿遣子受業至三萬餘生。跋扈將軍纔識目煮餅置毒梁冀弒帝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置毒於煮餅以進帝食餅遂崩扈者取魚竹籬也唯大魚能越籬而出故以跋扈爲强梁之喻時冀爲大將軍○巳上質帝。不立清河立蠡吾臨朝聽政梁后視李固杜喬欲立清河王蒜梁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名志即位肅宗曾孫也是爲桓帝時年十五太后臨朝聽政。杜喬正色人倚望京師地震杜喬棄冀融誣奏固與喬皆死獄中劉鮪累太尉杜喬正色立朝中外皆倚望之及京師地震遂以災異免喬梁冀又使馬融草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固喬下獄並死獄中。辛卯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懿崔寔公車遂稱病退論政事辭義貴詔舉獨行之士涿州舉崔寔寔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大意謂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名曰政論。永興元年紀河溢冀州民飢朱穆治冀州河決民飢詔以朱穆爲冀州刺史。案驗趙忠輸左校太學劉陶訟奏記宦者趙忠葬父僭用玉匣冀州刺史朱穆剖棺出之帝大怒下穆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訟穆冤帝乃赦之輸作左校如今徒罪人充力役也。羌豪遺奐馬與金如羊如粟不移志張奐爲都尉羌豪以馬與金遺之奐誓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羌人畏懷

無不降服。潁川四長稱德政。潁川荀淑、鍾皓、陳寔、韓韶皆爲縣長，各有德政，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永壽三年蝗又值。時議鑄大錢，劉陶建言救荒不在改貨，乃止。超璜定誅梁冀謀。五侯乃列中常侍。梁冀一門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十，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專政幾二十年。帝深不平，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定計，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孫壽自殺，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外戚之禍除，而宦官之難作矣。太尉黃瓊辟范滂。瓊辟汝南范滂，時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陳蕃疏薦處士避徐穉、姜肱、閎、著、曇，安車玄纁徵禮備。尚書令陳蕃薦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五處士，徵之皆不至。五侯貪縱傾內外。李雲露布帝諦忌。五侯貪縱日甚，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是帝欲不諦乎。帝大怒，逮雲死獄中。客星經座爰延陳。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爰延，延曰帝

與鄧萬世對博，有褻尊嚴故也。校獵廣成陳蕃惴。帝校獵廣成，陳蕃上言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之憂，書奏不納。名士會葬黃瓊喪。邟鄉侯黃瓊卒，名士會葬者七千人。黨錮隱禍矜才智。黃允與晉文經恃其才智豪傑自居，符融謂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李膺破柱殺張朔。李膺爲司隸校尉時，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匿兄讓家合柱中，膺破柱取朔殺之，自此諸黃門皆畏李校尉。劉寬典郡蒲鞭瘁。劉寬典郡，仁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徵爲尚書令。丙午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荀爽議。詔舉至孝，太常趙典舉荀爽爲至孝，以對策拜中郎。是年四月河水清。平原襄楷上疏義。襄楷上言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也，上不省。周房賓客互譏揣。初帝爲蠡吾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周福字仲進，房植字伯武。岑范功曹褒糾示。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使之褒善糾違，委心聽任，二部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晊音只。郭泰賈彪太學冠。模楷彊禦陳李異，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成風臧否恣。太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海內承風，競以臧否相尚。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東漢黨禍始於甘陵，成於太學如此。張汎遇赦瑨誅之，汎妻上冤宦官庇。成瑨捕大賈張汎，汎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宦官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帝收瑨死獄中。張成占赦因殺人，李膺推案違赦意，牢修上書告生徒，案經三府捕黨類，陳蕃不肯平署案。黃門北寺獄中寘。永康

元年赦黨人放歸田里禁錮至。河南張成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之，既而逢赦，膺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共爲部黨，誹謗朝廷，帝逮捕黨人二百餘人，皆海內名賢，案經三府，太尉陳蕃不肯平署，帝大怒，逮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又使中常侍王甫訊黨人，李膺等引及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黨人，放歸田里，禁錮終身。已上桓帝。孝桓無子立孝靈。靈帝名宏，解瀆亭侯萇之子，章帝元孫，竇太后立之。曹節王甫朋結覬。陳竇共謀誅宦官。會有日食奏請悉，竇后猶豫宦官脅，矯詔收捕陳竇剌。中常侍曹節、王甫操弄國權，大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因日食之變，白太后請誅節甫，太后猶豫未忍，曹節矯詔拜王甫黃門令，收捕竇武，武自殺，甫收陳蕃送北寺獄殺之，遷太后於南宮，士大夫皆喪氣。青蛇見於御座上，大風雷雨雹相驚。詔公卿言事，謝弼上言皇太后不宜幽隔空宮，大臣皆致冤之人，可因災異罷黜，左右惡之，以他事

收捕死獄中。復治鉤黨殺李膺君俊顧及廚皆泉。黨錮諸賢共相
標榜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
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言人中英
俊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
顧言以德行顧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
翔孔昱檀敷為八及言導人企仰者也度尚張邈王
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言能以財救
人者也宦官侯覽怨張儉尤甚敕其鄉人朱並告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遂收李膺考
死獄中凡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
為黨人死者百餘其廢禁者六七百人良善為之一
空。胡母覆姓。廚音皮。泉古暨字。陳寔獨弔張讓父得與申屠袁郭避。
初中常侍張讓葬其父名士無至者陳寔獨往弔之
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方范滂等盛名之下
申屠蟠以為處士橫議必有奇禍乃絕迹於梁碭之
間不二年滂等黨禍最酷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袁閎
見時方險亂築土室四周於庭不開門戶潛身十八
年卒於土室之中郭泰雖好臧否人物然不為危言

激論故黨禍不及此四人者皆知幾之士也。胡廣溫和號中庸。周歷六帝
公孤四。胡廣初任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遇最優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伯始所少者忠直耳廣字伯始。曹王欲別葬竇后
陳球李咸持論摯。竇太后崩曹節王甫欲別葬太尉李咸廷尉陳球力主合葬宣陵配
食桓帝從之。妖賊許生僭帝號孫堅討之身首棄。會稽妖賊許生
稱帝吳郡司馬孫堅斬之。詔正五經文字書古文篆隸蔡邕字。詔議
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文刻石立太學門外。選舉復有三互法。朝議以州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立三互法凡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禁忌轉密選用艱難。禁錮
黨人五屬額。凡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謂五服內之親也。
宣陵孝子舍人除蔡邕疏諫丞尉易。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

者詔除太子舍人蔡邕上言太子官屬不宜用丘墓凶醜之人乃改為尉丞宣陵值帝基也鴻都
門學置辟召。鴻都漢門名帝於門內置學教諸生數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
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其所取自文賦尺牘下至鳥篆多無行趨勢之流士君子恥與列焉雌
雞化雄侍中寺。舊制侍中中常侍皆士人為之東漢則宦者為中常侍矣雌化為雄比宦
官當權之要也。玉堂殿庭青虹見陳言災異邕與賜。楊賜上言天子
見怪則修德蔡邕上言中常侍程璜將為國患璜使人飛章陷邕下獄詔徙朔方。戊午五月
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可加赦宥宋皇后可赦欽棻郡守刺史宜三歲一遷不省。西邸
賣官私藏置。初開西邸賣官立庫於西園以貯之每百石入錢百萬二千石入錢二千萬其
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常侍呂強辭侯封。中常侍呂強獨有清忠奉公之
節封為都鄉侯固辭不受。畢圭靈昆作苑二。畢圭靈昆二苑名。桓典驄馬

御史威。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京師諺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虛糾清惠馘
濟媚。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
人凡宦官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以媚宦官馘音郁。三十六方黃巾賊張角
符呪妖術祟盧植嵩儁討黃巾。曹操合軍賊失利皇
甫嵩討斬張梁張角病死戮屍魅。張角以妖術符水療病徒眾數十萬
置三十六方着黃巾為識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
內應角弟子唐周告變詔盧植皇甫嵩朱儁討之與
騎都尉曹操合兵大破黃巾皇甫嵩斬角弟張梁
角先病死乃戮其屍曹操之討黃巾始見於此。崔
烈司徒銅臭嫌。當時三公多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為之崔烈因傅姆入錢五百萬為司
徒烈子鈞謂父曰人嫌其銅臭。董卓討羌輕上位。董卓討羌孫堅勸張溫誅卓數其罪
曰輕上無禮沮軍疑眾應召稽留溫不能用遂
養亡漢之巨奸為世大患孫堅有知人之哲矣。劉焉

建議置牧伯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置牧伯乃以焉爲益州牧州任之重如此平
樂觀中講武騎無上將軍擐甲介帝講武平樂觀躬擐甲冑稱無上將
軍萬金堂造銅人櫃帝於西園造萬金堂○已上靈帝中平六年子
辨立廢帝名辨靈帝太子紹勸何進誅宦變徵召外兵董卓來
何進被殺嘉德地中軍校尉袁紹勸太后見何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從紹與
進謀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遂召董卓將兵詣京師中常侍張讓等知之詐以太后詔召進
斬於嘉德殿前袁紹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張讓遂劫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陳
琳諫曰掩目捕雀祇爲亂階耳○已上廢帝辨董卓廢辨立陳留自爲相
國威權熾董卓將兵入京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爲獻帝靈帝中子也董卓自爲
相國弒何太后荀爽就徵蟠不起卓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爽至拜司空蟠獨不起以壽
終於家董卓弒辨紹攬轡董卓弒弘農王辨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洛陽宮廟卓焚燒掘發諸陵劫遷剗董卓燒洛陽宮廟發掘諸帝山
陵劫天子遷都長安王允深謀王室憂屈承卓意彌縫伺王允內謀
王室外相彌縫屈意承卓卓亦深信之劉表據荊堅討卓劉表爲荊州刺史據江陵
八郡地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董卓破之袁紹逐馥僭牧冀冀州牧韓馥避位讓袁紹
紹遂領冀州事公孫瓚破黃巾賊劉備關公張飛萃劉備初依公孫
瓚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三人恩若兄弟荀彧從操作子房荀淑孫名彧潁川人
有王佐才往從曹操操曰吾子房也蓋以張良比彧云王允誅卓人心企王允與黃
琬士孫瑞謀誅董卓伏勇士於北掖門候卓入朝令呂布刺卓斬之百姓大悅李傕郭汜殺
允琬董卓部將李傕郭汜衆兵入長安收王允黃琬殺之操領兗州陳宮致黃巾

賊殺兗州刺史劉岱曹操部將陳宮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曹操領兗州刺史擊破黃巾得精兵三十餘萬
劉備豫州又徐州曹操攻徐州牧陶謙謙表劉備爲豫州刺史謙卒遺命迎劉備兼領
徐州袁術爭徐攻備駛呂布襲飛自稱牧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
自將拒術使張飛守下邳呂布襲而有之布自爲徐州牧備反降於布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駛者馬行
速也曹操自錄尚書事遷帝自爲大將軍天子守位曹
氏肆曹操自錄尚書事遷帝都許自爲大將軍天子但守位而已彧攸郭嘉皆主
操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皆奉操爲主屯田許下棗祗
穗曹操以棗祗爲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操以富強足食
蓋漢屯田之計也穀苗曰穗備敗歸操又豫州呂布攻劉備備歸曹操操以備爲豫
州牧十勝諛操郭嘉媚郭嘉謂曹操曰袁紹有十敗公有十勝袁術稱帝
於壽春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而以己名術字公路皆合當塗之義遂稱帝於壽春以應之
不知當塗高者象魏懸於門闕之上也乃魏代漢之讖非袁術劉之謂也孫策吳侯討逆
始曹操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賈詡勸繡降曹操張繡欲降袁紹賈詡勸降
曹操衛覬論鹽宜置使曹操使衛覬鎮撫關中覬請置鹽官以足國用從之劉備
起兵討賊操郭嘉贊操擊備幟董承受帝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備遂起
兵青州討操郭嘉勸操急擊劉備操遂擊備破之關公壽亭備奔袁關斬良
醜報曹饋封印封金尋備蹤曹操獲備妻子禽關公封爲漢壽亭侯備乃歸
袁紹紹遣顏良文醜攻操關公欲立效以報操斬紹將良醜於陣上羽以操所賜金及亭侯印封還之遂
奔劉備於袁軍操亦不復追孫策既死孫權貳周瑜魯肅從孫權
孫策死以弟權代領其衆周瑜魯肅皆從之瑜勸權勿受曹操之命由是與操始貳權視江東譚尚

相攻操乘釁。袁紹死。三子譚熙尚。譚長不得立。審配矯紹命立尚。兄弟治兵相攻。譚求救於曹操。荀攸勸操許之。荀悅申鑒統昌言。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志存獻替。尚書郎仲長統著昌言一論畧陳天命。三顧茅廬諸葛器。臥龍今日事劉公。諸葛亮居茅廬中。劉備三往。始得見。遂許從備。時有龐德公者。謂孔明爲臥龍。曹操自將丞相畀。曹操自爲丞相。罷三公官。殺融降琮奪荊州。大中大夫孔融訕傲曹操。操殺之。荊州劉琮降於曹操。操遂定荊州。赤壁大戰風聲異。曹操既定荊州。引兵東下。劉備屯樊口。求救於孫權。權遣周瑜督兵與備并力拒操。戰於赤壁。操大敗北還。遂失荊州。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操以丕爲丞相副。曹操以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孫權徙治建業莅。孫權徙治金陵。改名建業。曹操自立爲魏公。九錫備物董昭諉。遂建宗廟與社稷。進位諸侯王上儗。董昭建議。謂曹操宜封魏

公。加九錫。荀彧以爲不可。操不悅。彧飲藥自殺。操由是自立爲魏公。建宗廟社稷。進位諸侯王上。九錫註見前。諉者。托言也。備領益州劉璋遷。劉備圍劉璋於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遷劉璋於公安。孔明治以嚴峻出。孔明治蜀。立法嚴峻。蓋承劉璋暗弱之後。而恩威並濟也。操弒伏后殺皇子。進爵爲王警蹕亟。伏后與父伏完書。令密圖曹操。事泄。操遂弒伏后。殺二皇子。進爵爲王。備用天子車服。天子出日警。入日蹕。如今喝道。亟音器。爲之數也。耿紀韋晃討曹操。不克死之金禕蹟。金禕以世漢臣。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二人志在討賊。眞漢室之忠臣。蹟者。一跌不振也。劉備立爲漢中王。劉備知曹操必篡漢。自以帝室之胄。稱王漢中。蒙殺關公江陵委。蜀漢關公攻曹仁於樊城。吳孫權使呂蒙陸遜襲破江陵。關公守將糜芳傅士仁開門出降。關公退保麥城。吳將馬忠追獲關公於章鄉。殺之。蜀遂失荊州。孫權上書臣於操。稱說天

命操志遂。詭言吾爲周文王。孫權稱臣於曹操。上書稱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蓋明以篡漢之事。屬曹丕也。分香賣履遺令淚。曹操臨死作遺令。下至家人婢妾。分香賣履之事。無不處置詳盡。獨無一語及禪代事。蓋陰以取天下遺其子。而陽欲享漢臣之名。以欺後世也。平生奸僞。欲蓋而彌章矣。曹丕稱王遂篡獻。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於獻帝曰。魏當代漢。獻帝乃禪位魏王曹丕。丕奉獻帝爲山陽公。自曹魏開禪位之法。由魏以後。凡篡位者。無不名之爲禪。眞亂臣賊子之作俑者也。但能奉山陽公。終其身。猶勝於司馬氏諸罪人耳。九品官人中正跂。魏尚書陳羣請立九品官人之法。擇州郡之賢而有識鑒者爲中正。使之分別人物。以定其選。法非不善。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大約以門第用人也。西漢帝系十四傳二百一十有五季。高帝七年。惠帝七年。前少帝四年。後少帝四年。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武帝五十四年。昭帝十三年。宣帝二十九年。元帝十六年。成帝二十六

年。哀帝五年。平帝五年。孺子嬰三年。通共十四主。除昌邑王。淮陽王。不在其內。東漢之系十有一。一百九十三歲洎。光武三十三年。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殤帝一年。安帝十七年。順帝十九年。質帝一年。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二十二年。獻帝三十一年。通共十一主。除冲帝。殤帝不在內。洎者。及也。○已上貢韻　已上獻帝

通鑑韻書卷之八終

通鑑韻書卷之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叅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蜀漢紀

昭烈帝備 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獻帝末。累官益州牧。及曹丕篡漢。遂正位於蜀。號曰後漢。章武三年崩。在位三年。壽六十二。葬惠陵。改元者一。

後帝禪 字公嗣。昭烈太子。在位四十一年。晉武帝司馬炎遣將入寇。出降。晉封爲安樂公。以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改元者四。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景耀五年。炎興一年。

蜀漢二主共四十三年

通西漢東漢蜀漢共三十主四百六十九年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莽玄。
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辨獻。
惠帝之後兩少帝。昭後昌邑舊未篡。
蜀都昭烈又後帝。三十一主除莽篡。
共年四百六十九。有莽十四當中斷。
劉氏享國眞實數。四百五十五年喚。
此是唐堯眞苗裔。夏孔甲朝御龍氏。
南北朝來劉寄奴。又接東晉爲宋帝。
唐末又興南北漢。皆是劉家眞世系。

附漢朝始末僞主總歌

西漢始終異姓王。一從義帝與楚僭。
先有陳涉與吳廣。西楚五年尤霸强。
二百餘年新王莽。外戚篡位十四年。
光武中興餘寇在。隗氏二主一紀傳。
公孫據蜀稱白帝。歷年十四不能延。
同宗劉永子行嗣。七年二主鍔下亡。
赤眉尊立劉盆子。蒙許不死三年降。
後來混一至靈帝。黃巾張角亂四方。
獻帝三十有一歲。羣雄吞噬無朝綱。
魏吳與漢分三國。漢亡魏繼吳在旁。

吳祖大帝堅次子。會稽景帝烏程侯。
四主享年五十九。晉武庚子是盡頭。

附曹魏

文帝曹丕 曹操之子。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月。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皇帝。篡漢滅之。在位七年。改元者一。黃初七年。

明帝曹叡 曹丕之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

廢帝曹芳 曹叡養子。在位十四年。司馬師廢之。爲齊王。遷之河內。改元者二。正始九年。嘉平五年。

弑帝曹髦 曹丕長孫。司馬師廢曹芳而立之。在位五年。司馬昭賈充成濟弑之。改元者二。正元二年。甘露三年。

元帝曹奐 初名璜。曹宇之子。曹操之孫。司馬昭立之。在位六年。司馬炎簒之。廢奐爲陳留王。改元者二。景元四年。咸熙二年。

曹魏五主四十五年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月簒位

魏起文帝操之子。明帝齊王高貴元。

通前五主一養子。四十五載曹魏傳。

元帝癸未八月後。滅漢得統止二年。

附孫吳

大帝孫權 孫堅次子。稱王改元七年。稱帝改元二十三年。共改元者五。黃武七年。黃龍三年。嘉禾六年。赤烏十三年。大元一年。

廢帝孫亮 孫權少子。潘夫人生。在位六年。孫綝廢爲會稽王。後黜爲侯官侯。自殺。改元者

三。建興二年。五鳳二年。太平二年。

景帝孫休 孫權中子。孫綝廢孫亮而立之。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永安六年。

烏程侯孫皓 孫休之姪。在位十七年。降晉封爲歸命侯。改元者七。元興一年。甘露一年。寶鼎三年。建衡三年。鳳凰四年。天冊一年。天紀四年。

孫吳四主。共五十九年。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壬寅起。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元年庚子春終。

通鑑韻書蜀漢紀目卷之九終

通鑑韻書卷之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婿何天衢子安　參校

蜀漢 附曹魏孫吳

紀韻凡三 冬　虞　紙

涿州劉備漢帝宗。中山靖王勝後封。孤貧販屨有大志。喜怒不形言語舂。蜀漢昭烈帝。名備。字元德。漢景帝第八子。中山靖王名勝之後。少時以販屨爲業。言不輕發。舂者。遲重而舂容也。

師事盧植依於瓚。與楷狗青有功庸。自此而爲平原相。少與公孫瓚師事盧植。會瓚破青州黃巾賊。威名大震。因往依之。瓚使備與其將田楷狗青州有功。遂以備爲平原相。

關羽張飛兄弟容。備與關張二人。相友善。恩若兄弟。

接納趙雲主騎士。常山趙雲字子龍。從備至平原。專主騎兵。

救謙謙卒徐州從。曹操攻徐州牧陶謙。備將兵救之。謙表備爲豫州刺史。及謙卒。別駕麋竺奉謙遺命。迎備領徐州牧。

操拔定陶布歸備。袁術攻備呂布兇。備刺豫州布稱牧。曹操攻呂布於定陶。拔之。布敗歸備。及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自將拒之。使張飛守下邳。布擊走張飛。襲取下邳。備不得已。反降於布。布自稱徐州牧。以備爲豫州刺史。

劉備兵得萬餘共。呂布自出兵攻備。備敗歸操屯沛鋒。郭嘉不勸操殺備。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歸曹操。或勸操殺備。以絕後患。郭嘉以爲不可。操乃以備爲豫州牧。使屯小沛。圖呂布。

布又攻破沛城擄備妻子。操擊布縛布殺之斬宮凶。呂布與袁術連。術遣高順助呂布。攻備。破沛城。擄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操自將擊布。布降於操。遂將呂布張順并布

謀臣陳宮。縊殺之。操表備爲左將軍。將兵邀術。滅術斃。曹操表劉備爲左將軍。會袁術過下邳。操遣備將兵邀之。術敗走。嘔血死。遂殺車胄連袁紹。郭嘉勸操急擊衛。備敗妻子被操獲。關表三約明志恭。封關爲漢壽亭侯。初董承受獻帝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曹操遣備將兵邀袁術。備遂與操絕。殺徐州刺史車胄。與袁紹連兵。操殺董承。從郭嘉言。自將擊備。獲其妻子。并禽關公。操欲降之。關公與操約曰。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須給養。二也。知吾主去向。便辭行。三也。操悉從其三約。封關爲漢壽亭侯。侯漢壽縣名。亭侯者。侯爵之名。侯封不一。有通侯倫侯。侯縣侯。鄉侯。亭侯之不同。今人以壽亭二字連讀以漢字爲國號者。誤也。又按曹操封于禁爲壽亭侯。未詳何地。或亦壽縣之亭侯。然蓋縣大而亭小。或一縣有幾亭。固可分封而並侯者焉。備奔青州歸紹。蹤關斬良醜封操賜。辭曹奔備忠義悰。劉備奔袁紹於青州。紹遣其將顏良攻曹軍於白馬。操使關公

張遼擊之。斬顏良。及文醜。紹軍大敗。關公曰。吾旣立效以報曹公。義不可留。乃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新野。犨撫髀自嘆老將至。曹操從汝南縣擊劉備。備奔荊州。劉表表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嘗於表坐流涕嘆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犨是戰髀是股間骨也。說表襲許。表心慵。曹操擊袁尚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乘機襲許都。表不能用。亦深悔失此良會。（）已上冬韻 徽薦伏龍與鳳雛。因庶之言三顧諏。曹操孫權可與援。惟有荊益霸圖需。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此間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鳳雛。龐士元。徐庶亦謂備曰。孔明臥龍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得見。亮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而劉表不能守。益州天府之地。而劉璋闇弱。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備深然之。蓋三分鼎足之勢。孔明已決之矣。諏者謀也。表

死。琮降操在皖。備過襄陽人爭趨。劉表死。子琮嗣。曹操攻之。琮舉荊州降於操。備率其衆過襄陽。從者十餘萬人。操恐劉備據江陵。精兵追及當陽隅。備棄妻子與衆走。據水斷橋張飛呼。雲抱劉禪與關會。濟沔遇琦夏口須。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操兵無敢近者。趙雲抱備子禪。與關公船會。得濟沔水。遇劉琦衆萬餘人。與備到夏口。江陵郡名。當陽縣名。禪卽後主之名。琦卽劉表長子。時爲江夏太守。夏口。地名。備用肅計住樊口。魯肅勸劉備結好於孫權。以拒曹操。備從之。屯兵樊口。亮說孫權同周瑜。東南風急赤壁戰。曹操引兵東下。吳人多欲迎操。諸葛亮與魯肅力言不可。說權并力拒操。周瑜之計亦同。權乃決意拒操。與曹軍遇於赤壁山。時東南風急。吳將黃蓋火攻操船。曹軍大敗。劉備周瑜水陸並進。操從華容道遁去。按赤壁一戰。南北之勢始分。三

分之形始定。不可不知。引兵南徇四郡驅。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權表備領荊州牧。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分南岸地以給之。以妹妻備貯險圖。孫權有妹。性剛猛。恐劉備不可制。因以妹妻之。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亦心畏之。備自吳還用龐統。劉備以龐統爲治中。親厚亞於孔明。治中者。刺史之佐貳也。劉璋迎備法正扶。放虎自衛嚴顏嘆。比到葭萌恩已孚。益州劉璋遣法正迎劉備至州。討張魯。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從之。將兵數萬人。入益州。巴郡太守嚴顏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到葭萌縣。卽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備求兵資璋聽讒。乃斬懷沛涪城都。龐統勸劉備取成都。備從劉璋求益兵。托名討張魯。璋少給之。備從龐統計。召璋將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遂并其兵。進據涪城。涪音浮。縣名。亮留關公守荊州。將兵泝流巴東逾。飛釋

嚴顏引為客孔明留關公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而上克巴東獲巴郡太守嚴顏張
飛叱之使降顏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逾者越也東而過之也落鳳
坡前統骨枯劉備圍雒城龐統中流矢卒統平日有鳳雛之號果死於落鳳坡前馬超
來降璋獻城遷璋公安財物俱張魯使馬超救益州超請降備進圍成都
劉璋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盡以財物歸之公安縣名備領益州盡才器民用
大和望風愉劉備自領益州牧錄用劉巴黃權董和李嚴吳懿費觀彭羕等各盡其才能益
州之民是以大和愉者悅也鑄直百錢平物價府庫充實劉巴計
劉備憂軍中不足劉巴請鑄直百錢以平物價從之府庫出此充實計者謀也法正恣行報
復意法正初為劉璋校尉邑邑不得志及從劉備定益州頗以平日恩怨恣行報復治尚嚴
峻孔明謨孔明治蜀立法太嚴法正勸其緩刑弛禁孔明曰劉璋暗弱威刑不肅吾今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矣備以亮言免蔣琬蔣琬為廣都長琬多沉醉不治事劉備將加罪
戮孔明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乃不加罪但免其官權因曹操分荊區魯肅
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孔明能盡人器用諸葛亮以從事楊洪
領蜀郡太守以門下書佐何祇為廣漢太守西土咸服其用人盡器使之道漢中王立備
稱孤劉備自立為漢中王王者自稱曰孤永淹七軍斬龐德威震華夏
操賊懦議徙許都以避銳懿濟之言權封吳關公攻魏曹仁
于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會大雨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關公囚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
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若許割江南吳地以封孫權使躡關後則樊圍
自解操從之孫權殺關奪江陵白衣搖櫓糜傅輸呂蒙勸孫權密
圖關公以振長江蒙偽托有疾還建業令陸遜代蒙為偏將軍關不復忌盡撤兵以赴樊呂蒙乃伏精兵

於𦪇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襲取江陵守將糜芳傅士仁開門出降關公遁走麥城吳將馬忠追
獲關公父子於章鄉殺之孫權遂定荊州而蜀漢之勢孤矣丕既篡漢備應繼統
承獻帝位娛魏王曹丕廢獻帝為山陽公遂篡漢紹漢中王劉備乃即帝位於武擔山
之南是為後漢夫人吳氏立為后吳夫人將軍吳懿之妹劉焉長子瑁之妻也帝與瑁
同宗不當立為后自將伐權破于巫權以陸遜來拒帝帝伐吳遣
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于巫縣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帝又遣諸葛瑾使蜀請和帝恥關公之沒
不許彊達殺飛降吳徂帝伐孫權車騎將軍張飛率兵會江州臨發其帳下范彊張達
殺飛以其首奔孫權徂者往也孫權奉表臣曹丕孫權稱臣於魏魏封權為吳王陸
遜火攻漢帝瘏敗入白帝城慚恚漢兵連營七百餘里陸遜用火攻破
四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大慚恚曰吾為陸遜所辱豈非天耶黃權叛漢魏庭
遁帝既敗退將軍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蜀率其眾降魏魏拜為鎮南將軍遁者逃也○已上
虞韻疾篤命亮輔太子鞠躬盡瘁諸葛矢帝疾篤命丞相諸葛亮輔
太子亮自矢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位三年謚昭烈章武三年帝崩於永安縣
○已上昭烈帝亦稱先主巨細皆亮自決理楊顒入諫垂涕謝
竭力忠貞繼以死丞相亮領益州牧事無大小咸決於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
為治有體今明公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亮之輔漢真所謂竭力忠貞繼之以
死者也後帝通吳吳漢和不辱君命鄧芝以張溫來聘
芝往報後主名禪昭烈帝太子帝遣尚書鄧芝修好於吳吳遂絕魏與漢連和吳使張溫來聘復
遣鄧芝報之以者用也言鄧芝以不辱君命為用也孔明率衆入南擒獲斬雍
闓平四郡七擒七縱天威美即其渠帥而用之終世

不反威聲被益州雍闓孟獲煽誘諸蠻作亂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益州永昌牂牁越巂
四郡孟獲復收闓餘衆以拒漢亮募生致之縱使更
戰凡七縱七禽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亮即其渠率而用之不留兵不運糧曰是終亮之世必不復反唯服其心故耳出師表上
圖興漢率軍出屯漢中止丞相亮欲北定中原上出師表屯軍漢中街亭
敗績謖違制丞相亮伐魏以參軍馬謖督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
所敗亮收謖殺之爲之流涕臨祭撫其遺孤恩若平
生亮上疏自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街亭在興
元府姜維膽智軍事委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亮再引兵出散關亮又上出師表伐魏引兵出散關擊斬魏將王雙亮以糧盡還師
睚吳以爲北伐爾亮爲北伐計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與孫權盟所以無東顧憂兵
食供足蔣琬忠蔣琬爲長史足兵食以供給亮敗懿鹵城嚴乖旨廢

嚴用豐推心事亮伐魏魏遣司馬懿督將軍張郃禦之大敗魏軍張郃中飛矢卒初亮
出祁山也以中護軍李嚴督運嚴運糧不繼前後反
覆亮官廢徙以嚴子豐爲中郎將使與蔣琬推心從
事木牛流馬運糧倚丞相亮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以備伐魏兵由斜
谷伐魏曹軍於渭水屯田始丞相亮由斜谷伐魏屯五丈原分兵屯田於渭
水之南百姓安之五丈原頭星黯黯忠猷不遂恨無已亮病篤有
大星墜營中遂卒於軍天不祚漢使大功不建蜀人惜之天下奇材司馬嘆丞相亮初
於定軍山下聚石爲八陣圖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
龍虎鳥蛇爲四奇謂之八陣及卒後司馬懿按行其
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計斬魏延遺謀特亮前軍師魏延平日受亮節制嘗恨已才不
盡其用及亮卒遂據南谷口襲擊長史楊儀先受亮遺計遣將斬延蔣琬受任服衆
望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衆望咸服費禕識略過人比費禕爲尚書令兼益州刺

史識略過人事無廢闕琬允皆卒黃皓專操弄威柄覆國是大將
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宦官黃皓始
預政遷至中常侍操弄威福終以覆國帝數出遊廣
聲樂譙周上諫不聽只帝好游觀增聲樂太子家令譙周極諫不聽只語助也
延禧九年九月赦孟光責禕蹤跡唯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
枯之物何必數行以惠奸宄禕踧踖頷謝而已姜維並禕錄尚書以姜維爲衛將軍與
費禕並錄尚書事費禕泛愛爲循死初姜維攻魏獲中郎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
帝不果至是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爲人泛愛不疑故及於難姜維伐魏圍狄
道艾泰救經維兵圯姜維圍魏狄道與魏刺史王經戰於光西大敗之魏復使鄧
艾陳泰并力拒維以救王經維乃遁還維再出軍敗段谷姜維復出祁山伐魏魏鄧
艾與維戰於段谷維大敗蜀人由是怨維仇國論興譙周擬姜維出駱谷伐魏鄧艾拒

之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大意謂不必伐魏也黃皓用事人爭
附厥瞻不能矯正使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皆附之時董厥諸葛瞻爲將軍共平
尚書事皆不能矯正黃皓之失蜀事日非矣唯尚書令樊建秘書令郤正不附皓維伐洮陽
又見敗姜維伐魏洮陽鄧艾與戰維又大敗鍾會勸昭寇蜀鄙糾維沓
中不得東直指駱谷空虛抵魏司馬昭欲伐蜀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曰今
糾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以襲漢中其
士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鎭西將軍都督關中沓中在
金城郡駱谷關名維表翼化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壘皓信
巫鬼蔽帝聰姜維上表言鍾會治兵關中宜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軍分護陽安關口及
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來
啓帝寢其事陽安陰平皆縣名漢能守此魏師必不
能入蜀而黃皓以巫鬼止之非魏之能滅漢實黃皓滅之也艾會進兵劍死此姜

維戰敗劍閣守。魏遣鄧艾鍾會攻漢關口守將傅僉格鬬而死姜維還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劍閣在荊州大劍山鑿石駕空爲閣道以通行人也陰平失守江油屨。鄧艾以劍閣有備及從陰平無人之地行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江油縣名在龍州府瞻尚死國帝出降。安樂公封魏是從。衞將軍諸葛瞻督兵拒戰鄧艾破之斬瞻瞻子尚策馬冒陣而死艾至成都帝詣軍門降魏封帝爲安樂公帝子北地王諶自殺於昭烈廟。姜維詐降謀復漢兵亂被殺漢亡矣。鍾會有異志白艾有反狀魏以檻車徵艾監軍衞瓘使田續襲艾父子殺之鍾會遂[illegible]姜維[illegible]會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漢帝時衆兵作亂爭前殺會格斬姜維按鄧艾鍾會并力亡漢而身亦與漢俱亡亦天道也。○已上紙韻 已上後帝

附曹魏

紀韻凡三 元 養 梗

曹騰養子曹嵩子。亂世奸雄曹操存。曹操字孟德其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遂冒曹姓一云本姓夏侯氏操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操往問劭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喜而去。合軍朱儁黃巾破漢靈帝時操舉孝廉爲郎尋爲騎都尉時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操將兵適至與儁合軍破賊以功遷濟南相。橋何謬贊命世論操初起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異之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濟安之者其在君乎何顒亦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操言誅宦獄吏足何進白太后誅宦官太后不從袁紹爲進謀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太后曹操笑曰誅宦官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進遂召董卓將兵詣京師而引賊入室矣此進之誤國而還以自誤也。

間行陳留募兵奔董卓入京以曹操爲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屯兵酸棗鮑信服撥亂反正天啓言。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操屯酸棗鮑信謂操曰撥亂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啓乎滎陽戰敗屯河內。操與卓戰於滎陽操爲流矢所中還屯河內。荀彧首從子房倫。潁川荀彧有王佐才首從操操曰吾子房也倫者同類之謂。陳宮說信迎曹操自領兗州刺史藩擊降黃巾得精卒黃巾殺兗州刺史劉岱操部將陳宮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兗州刺史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人。遣使上書催汜門。董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致殷勤之意以催汜方握朝權也毛玠勸操挾天子以令不臣王霸援操辟毛玠爲治中從事玠勸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則霸王之業可成操從之與河內太守張楊假塗西入長安曹嵩被

殺徐州境操擊陶謙殺人繁。操父嵩避難琅琊陶謙殺之操擊謙於徐州殺數十萬人雞犬亦盡邊讓議操被操殺陳宮疑奔呂布昏九江邊讓有才名操以其議已而殺之陳宮內亦自疑乃說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昏者言官之棄操從布爲昏而不明也昱說靳允固守范。棄其母妻與操惇。兗州郡縣皆應呂布唯鄄城范東阿三城不動程昱過范說其令靳允必固守范允母妻先爲呂布所執而東阿令棗祇亦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惇者夏之厚也范縣名。荀彧勸操定河濟引喩高光固本根操欲先取徐州還定呂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不可不先定河濟從之攻拔定陶呂布走。操攻定陶拔之呂布敗走歸劉備。入朝自錄尚書尊。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領尚書事遷帝於許董昭策。曹操在許荀彧勸操西迎

人子。時董承亦潜召操。操遂將兵詣洛陽。董昭勸
操移駕幸許。乃奉輿駕東遷於許。立宗廟社稷。而
政歸曹荀攸郭嘉依操闈。操以荀攸爲軍師。以郭
氏矣。嘉爲祭酒。闈者依其門
下也。棗祗請建置屯田。任峻典農。實操廩。操以棗祗爲屯田都
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粟皆滿倉廩食也。荀彧勸
操殺劉備。嘉恐害賢。操勿誅。呂布攻劉備。備敗走歸曹操。荀彧勸操殺
之。郭嘉曰。備以窮來歸而殺之。是以害賢爲名也。
不可。操乃厚遇之。以備爲豫州牧。勿護者不忘其也
言。十勝諫操無憂紹。袁紹與操相持。荀彧郭嘉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何憂不
也。操
敵。鍾繇持節定西。操憂袁紹侵擾關中。荀彧曰。侍中鍾繇有智謀。當屬
以西事。乃表繇。擊廷袁術。許褚歸。操擊袁術。破之。
督關中諸軍。
悅。
從人。豪來歸。殺布下邳。
操。

日。昔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乃殺布。賈詡勸張繡降操。袁紹招張
繡。賈詡謂之曰。不如從曹公。繡乃降操。監賣鹽使國用祭。衛覬鎮撫關中。建議
從曹公。繡乃降操。
鹽爲國之大寶。宜置使者監賣。以足國用。從之。董承衣帶詔謀泄。三族被
殺生死兗。董承受獻帝密詔。與劉備謀誅操。會承謀泄。操殺承等夷三族。劉備擊破劉
備於下邳。關公忠義蕩曹魂。劉備謀誅操。操殺徐州刺史車冑。屯兵小沛。
操擊備。破之。擒關公。欲降之。關公以關斬良醜奔
忠義自矢。操壯其爲人而厚待之。會袁紹遣將顏
尋備。關公欲立效以報操。而後去。關公擊斬顏良文醜。
良文醜攻曹軍於白馬。
而奔劉備於袁紹。操又擊備汝南奔。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
軍中。操亦不追。
州劉表。荀攸勸操許譚和。敗尚斬譚與牧屯。袁譚袁
尚攻譚。操救之。荀攸勸從之。乃許譚平。操攻袁尚。治兵
祖攻之。譚敗。自領冀州牧。復攻譚於南皮。追斬
尚。攻之。操入鄴。

之。尚奔遼西。荀悅申鑒志獻替。四患既獨五政掄。荀悅作申
鑒五篇。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患
以興農桑。審好惡。宣文教。立賞罰。爲五政。又作漢
紀三十篇。仲長統乃荀攸舉。著論昌言文字源。尚書郎仲長統
作昌言。大指歸重天道。得文章之源本。建安十三年之夏。曹操拜相
冠廷垣。始罷三公官。西曹掾琰東掾玠。朗爲主簿懿文
元舉用清直。曹操嘆。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司馬懿
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務用清正。
之士。操嘆曰。用人如此。人人自治矣。譖殺孔融郄
慮嘖。孔融名重海內。嘗戲侮操。郄慮與融有隙。慮
復譖之。操殺孔融。夷其族。嘖者。譖陷人也。
劉表既死琮降操。荊州劉表卒。子琮嗣。操恐備據
江陵。墩當陽長坂追兵急。操擊之。琮舉州降。操恐劉備據江陵。將精
兵追之。及於當陽之長

坂。備棄妻子走。赤壁迎戰火勢熾。操自江陵東下。劉備求
救於孫權。權遣周瑜并
力拒操。黃蓋用火攻。燒曹船。
殆盡。操大敗遁去。焊火盛貌。和洽勸操求人才。下操
令求才。和洽言士貴中庸。
勿崇矯廉。難堪之行。從之。讓還三縣虛僞渾。操讓還食
邑陽夏柘苦三縣。止食武
平一縣。渾者。不可辨也。建安十六之三月。操弄
威權子丕莅。五官中郎丞相副。操以子丕爲五官
中郎將。爲丞相副。
莅者。臨也。超遂擊操凉州蹇。馬超韓遂等十部。起兵據
凉州郡邑皆叛。操擊破之。超遂等奔
復蹇者。走也。操還乃劒履上殿。贊拜不名漢帝軒
操還鄴。益自尊大。上殿不
解劒。不脫履。亦不稱名矣。董昭議進操九錫。自爲
魏公廟社蕃。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建宗廟
社稷。其議始於董昭之媚操。操納
三女爲貴人。操并攬後宮之權。故納女爲貴人。欲復肉刑群繇翻。

操欲復肉刑。陳群與鍾繇皆主之。衆議俱以爲不可，乃止。絀者與衆論異也。○已上元韻進
位諸侯王之上。操改服金璽、赤紱、遠游冠，在諸侯王上。伏完密書謀
勦濫事泄被誅三族死。皇后璽綬郗慮搶，發壁牽
后是華歆。伏后皇子殞首額。伏皇后與父伏完書，令密圖曹操。事泄，操
殺伏氏百餘人。使郗慮收后璽綬，使華歆勒兵收后。后藏壁中，歆牽后出，下暴室幽死。二皇子皆酖
殺之。帝嘆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逼帝立女曹爲后。立曹貴人爲皇后。自
擊張魯漢中廣。操擊漢中，張魯奔南山。懿曄勸操取益州得
隴望蜀操心恍。劉備取荊州。司馬懿、劉曄謂操曰，劉備以詐力得荊州，蜀人未附，擊
之必克。操引光武語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乃止。建安二十一年夏操
爵爲王警蹕仗。操僭用天子車服。仗者，出入之儀仗也。以子丕爲王

太子。袁劉父子賈詡想。操欲以少子植爲嗣，問於賈詡。詡不對。曰，吾方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乃立丕爲太子。丕抱辛毗頸言喜憲英知
魏不昌象。丕既立，抱議郎辛毗頸曰，知我喜否。毗女憲英曰，代君而喜，魏其不昌。晃
紀金禕討曹操不克而死漢臣仰。司直韋晃、少府耿紀、漢臣金禕
起兵討操，不克，死之。威震華夏關公威操議徙都懿濟攩許
割江南封孫權權蒙襲關與操黨。操將于禁、龐德屯樊北，關公攻
之。大雨，江溢，禁等七軍皆沒，龐德見殺。關公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
曰，蜀吳外合內離，可遣人許割江南以封孫權，使躡蜀兵之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孫權黨於操，遣
呂蒙爲都督，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而伏其精兵於艫艦中，襲攻江陵。蜀守將糜芳、傅士仁開城
出降。吳將馬忠追關公於章鄉，殺之。吳遂定荊州。稱臣曹操說天命陳群

勸操正位掌操言欲爲周文王。孫權稱臣於操，陳說天命。陳群勸操
早正大位。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已上魏武帝操丕遂篡漢皇帝
做。魏王操太子丕受漢帝禪，即皇帝位。丕廢獻帝爲山陽公。九品中正出陳群
魏尚書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糾免阿縱賈逵獎賈逵
爲豫州刺史，其二千石有阿縱者，皆奏免之。丕曰，眞刺史矣。賜爵關內侯。作威作福賜
征南蔣濟言之追詔爽丕賜征南將軍夏侯尚詔，有作威作福之言。蔣濟入
朝，舉此爲亡國之語。丕即追取前詔。徙冀士卒實河內辛毗牽裾一
半往丕欲徙冀州士卒，以實河內。辛毗力諫。丕入內，毗引其衣裾而爭之，乃徙其半。立法
后家不輔政丕詔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此魏立法之最善者。三公
偃息持高養。魏時三公不與朝政，惟偃息養高而已。與軍伐吳至廣

陵暴風飄忽龍舟蕩自譏循渦以入淮嗟限南北
波濤漭。丕以天興軍伐吳。魏御龍舟，會暴風，旋師。後有渡江之志，見波濤洶湧，嘆曰，此天所
以限南北也。乃還。鮑勛殺因夫人弟當令十鼠同穴壞初丕
爲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執法治之。及丕即位，欲殺勛。三官駮議罰金，丕并收三官付獄。因當令
十鼠同穴，卒殺勛。○已上文帝丕丕死叡繼劉曄稱秦皇漢武
才相彷。初叡在東宮，與侍中劉曄語，竟日。或問何如，曄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處士管寧徵不來管寧在遼東三十七年，屢徵不至。大營宮室諫
有則。叡好營宮室。司徒王朗切諫。魏又欲議復肉刑。太傅鍾繇議復肉刑，
衆論不可，乃止。司馬懿督荊襄長漢諸葛亮伐魏。魏以司馬懿督荊豫諸軍事。大
敗漢兵於街亭。聽訟觀立律博士。魏主立聽訟觀。凡大獄則親臨決之。又置律法

博士從衛頡之言也。郎吏課試法始昉。凡爲郎吏者必先課試而後用之。四聰八達三豫名。董昭上疏誕颺快。諸葛誕與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等爲四聰誕等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郎衛臻子烈爲三豫董昭上疏言其敗俗傷化乃免颺誕等官快者失意也。郃死亮手懿軍敗。漢諸葛亮伐魏魏遣司馬懿督將軍張郃禦之亮大敗魏兵張郃中飛矢卒。洛陽宮闕凌霄敝。魏作洛陽宮又構凌霄闕有鵲巢其上高堂隆曰詩言惟鵲有巢惟鳩居之將有他姓起而據之矣。石負圖湧張掖郡將來負瑞曹氏罔。張掖郡柳谷口木溢有寶石負圖湧出上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張臶曰此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星孛大辰又東方高堂隆疏盧毓賞。魏主好土木高堂隆因星變上疏不宜過崇居室魏主不悅盧毓進曰君明臣直魏主意解部

公卿舉才德備。懿薦兗州刺史昶。司馬懿舉兗州刺史王昶才德兼備昶爲人謙厚當世重之昶音敞。矯諫叡案行文書。陳矯爲尚書令魏主叡至尚書門欲案行文書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叡慚而還。銅人土山芳林苑。魏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起土山於芳林園尚書衛覬力諫。都官考課法不行。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約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以功次補郡守或就增秩賜爵杜恕以爲急務議竟不行。懿擊遼東淵羅網。司馬懿討遼東公孫淵斬之遼東平。○已上明帝叡。叡死芳立懿爽輔。明帝無子養齊王芳爲子莫知其所由來至是立之是爲廢帝曹爽司馬懿錄尚書事督諸軍輔政。鄧艾屯田資食饗。鄧艾請行屯田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以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可得五百萬斛以爲伐吳之資從之由是資食大

足。爽用晏颺丁謐謀專擅朝政永寧任。懿殺曹爽及晏等。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厥後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從行司馬懿謀誅之以太后令勒兵據武庫收爽等皆誅三族。淩愚曹彪寃茫茫。王淩與其甥令狐愚謀立楚王彪謀洩司馬懿遂殺王淩楚王曹彪夷二族愚先卒亦滅族寃茫茫者言登鬼錄也。師繼懿爲大將軍。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兵敗於吳宥罪惘。魏使王昶胡遵毋丘儉伐吳魏軍大敗司馬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殺豐玄緝廢張后。司馬師廢魏主后張氏并殺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元。○已上廢帝芳。廢芳迎髦司馬勝。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遂之河內迎文帝長孫高貴鄉公名髦立之瞀者昏而不明也。欽儉兵討司馬師。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而

師廢主之罪不可掩矣。師死弟昭將軍擁。司馬師卒師弟司馬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始服袞冕與赤舄。袞者衣畫龍也冕者冠有旒也舄者履也以赤爲上。狄道段谷泰艾長。漢姜維圍魏狄道城魏遣鄧艾陳泰拒之維敗走復出祁山伐魏艾迎戰於段谷維又大敗長者艾泰二人相推長也。海沂之康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仿。王祥至孝徐州刺史呂虔舉爲別駕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海沂即徐州也仿者同也。諸葛誕討司馬昭。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吳亦遣兵助之。昭拔壽春九錫像。司馬昭攻諸葛誕於壽春拔之遂殺誕昭自爲晉公加九錫不受。○已上養頡。黃龍二見寧陵井潛龍詩兆昭弒猛。魏寧陵井中黃龍兩見魏主知非嘉兆作潛龍詩見白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克令成濟忽抽戈。魏主髦欲自討司馬昭率殿中宿衛蒼頭

宮僮拔劍而出。中護軍賈充與魏主戰於闕下。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卽抽戈刺魏主於車下。尚書陳泰請斬賈充。昭乃以成濟夷三族。以上禮葬髦。○已上高貴鄕公髦。

昭使炎迎奐於鄴。昭使其子炎迎曹操之孫。常道鄕公名奐。於鄴立之。王沈下敎廞䂮止。王沈爲豫州刺史。下敎求言。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褚䂮入白曰。若好忠直。不求自至。若其不然。雖懸重賞無益。沈乃止。廞音歆。䂮音畧。艾戰姜維洮陽倖。漢姜維伐魏洮陽。魏鄧艾破之。稽康箕踞自焚身竹林七賢禮法冷。譙郡稽康。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劉伶。號竹林七賢。皆好言老莊。輕蔑禮法。鍾會有寵於司馬昭。聞稽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銜之。譖康於司馬昭。昭遂殺康。箕踞者。坐而伸其足也。鍾會關中絆姜維。司馬昭伐蜀。諭衆曰。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以襲漢中。蜀亡必矣。平蜀不還劉寔省。鄧艾鍾會伐蜀。劉寔曰。鍾鄧破蜀必矣。而皆不還。或問其故。寔笑而不答。既而果然。省者。其言可徵省也。昭始稱相國晉公。始受九錫。艾趨陰平綿竹警。鄧艾自陰平無人之地。入蜀。直至綿竹。蜀人無知者。瞻尚父子死漢難。鄧艾破蜀。諸葛瞻見殺。瞻子尚。亦自陣而死。漢亡艾會絕首領。鍾會有異志。忌鄧艾同事。誣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會遂謀反。欲廢司馬昭。衆兵爭前殺會。艾亦爲護軍田續所殺。司馬昭進爵爲王。荀顗入拜祥耿耿。昭自爲晉王。司空荀顗入見。遂拜之。王祥獨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重也。耿耿者。不爲屈也。炎爲世子副相國。昭卒。世子炎嗣。逼奐禪位朝儀整。炎受魏禪。廢魏主奐爲陳留王。○已上陳留王。四十五年曹魏傳。五主合四十五年。纂弑應共莽卓罪。曹操之纂漢。與王莽董卓。同一機穽。皆千古之罪人也。○已上魏韻。

附孫吳

紀韻凡一 翰

會稽妖賊許生亂。司馬孫堅平其難。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吳郡司馬孫堅討斬之。曾勸張溫誅董卓。初董卓討羌無功。孫堅察其有異志。勸張溫誅之。溫不忍發。使早從堅言。漢亦不至於速亡也。長沙太守舉兵燦整頓部曲導入城。堅爲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屯於魯陽。卓兵數萬卒至。堅整頓部曲。卓不敢攻而去。進屯陽人破卓悍。掃除陵廟得國璽。進屯陽人。大破董卓。卓遂至洛陽。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宮井中。黃祖逆戰堅命斷。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黃祖射堅殺之。○已上孫堅。孫策年少結知名。舒人周瑜交好貫結納豪傑志復仇。袁術奇之懷義喚。孫堅四子。曰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交結知名。與舒人周瑜尤相友善。策年十七。志在復仇。袁術一見奇之。表堅爲懷義校尉。擊走劉繇於曲阿。策攻劉繇於曲阿。敗之。孫郎所至。威震江東。歸取江東紘昭贊。堅舊將朱治勸策歸取江東。從之。策還江東。以張紘爲正義校尉。以張昭爲長史。朱治呂範共推心。策將呂範。與朱治。尤乃心共事。範自稱領都督。咸禁大行。會稽太守自領幹。策取會稽。白龍魚服虞翻喻。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之。策自爲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策好遊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不可不戒。策曰。君言是也。昔有白龍化爲魚。爲漁人豫且。射中其目。翻引爲喻。言微行之不可也。遣獻方物操施策討逆將軍封吳侯。策遣張紘獻方物於曹操。操以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禽釋子義門下冠。策討太史慈於甬里。禽之。解其縛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卽授署門下。子義慈字也。周瑜魯肅渡江從。周瑜魯肅

知袁術無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襲取廬江華歆散豫章軍資巳屬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使虞翻往說華歆。歆來降。歆角巾迎策。遂取豫章。虜歆爲上賓。竹篁中箭生遂判。策出獵。會先殺許貢。其奴客伏竹篁中。射之。遂卒。時年二十六。○巳上孫策。孫權代領所有衆。張昭周瑜委心扞。策弟權代領其衆。張昭周瑜皆委心焉。操欲并吳因紘止。復表孫權討逆漢。曹操知孫策死。欲伐之。張紘以爲伐喪不義。乃止。表權爲討逆將軍。合榻對飲問肅計。保守江東王業煥。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保守江東。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操責任子權不受。曹操責權質子。周瑜曰。送質則受制於人。豈可南面稱孤哉。遂不送質。東風赤壁荊州看。曹操引兵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與劉備并力拒之。戰於赤壁。時東南風急。瑜部將黃蓋用火

攻曹軍北船燒盡。操兵大敗。操從華容道遁走。遂失荊州。徙治秣陵爲建業。權作石頭城。徙都秣陵。改名建業。今應天府是。濡須兵整曹操嘆。曹操進兵濡須口。見吳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父子。豚犬耳。乃撤軍還。濡須口。在巢縣。權字仲謀。與備分界荊湘水。蜀吳兩分荊州。以湘水爲界。自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自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合肥兵敗賀齊侃。孫權攻合肥。曹操令張遼拒之。權大敗而還。賀齊帥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泣諫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收淚謝之。侃者其言忠且直也。降於曹操襲荊州。魏王操擊孫權。權遂降操。而與蜀絕。乃謀襲取荊州。計殺關公蒙遜換。呂蒙言於孫權曰。蒙嘗有病。且還建業。托名治疾。陸遜未有遠名。非關公所忌。可以代蒙。權乃拜陸遜爲偏將軍。關公果不疑呂蒙。伏其精兵於艑艫中。襲攻江陵。其守將麋芳傅士仁。開門出降。關公遁走。蒙將馬忠追而殺之。蜀遂失荊州。呂蒙亦未及受封而卒。操

表權領荊州牧。曹操表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上書稱臣天命讚。權稱臣曹操上書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我。吾爲周文王矣。受丕策拜爲吳王。曹丕篡漢。即帝位。權又奉章稱臣。丕拜權爲吳王。辭封孫登萬戶逭。孫權立子登爲太子。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逭者不受也。陸遜用計火燒劉。白帝城中陰風漫。漢伐吳。連營七百餘里。吳陸遜以火攻之。破四十餘營。漢昭烈帝遁入白帝城。遂崩。白帝城在魚腹縣。漢改名永安。鄧芝修好吳漢通。吳至是絕魏。與漢連和。吳使張溫聘漢。漢遣鄧芝報之。漢吳復通。徐盛禦丕江水瀾。魏主丕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師禦之。丕御龍舟幾覆。乃還。太和三年權稱帝。改元黃龍。恪譚景慎東宮覩。吳以諸葛恪顧譚謝景范慎等輔佐太子登。其後四子皆敗。太子亦廢。先刑後禮遜不取。劉廙著先刑後禮論。陸遜惡其說。先聖之敎。謂東宮

賓客謝景曰。若廙之談。不可與太子講也。濬擊武陵蠻之叛。吳武陵蠻叛。使潘濬伐之。武昌材瓦修太初。吳作太初宮。即從武昌故宮材瓦用之。○巳上吳大帝權。恪傅子亮威嚴按。潘夫人有寵。生少子亮。乃廢太子和。而立亮。以諸葛爲太傅。權殂。亮即位。孫峻殺恪夷三族。諸葛恪治尚威嚴。民怨衆怒。孫峻惡之。置酒伏兵殺恪。孫綝廢亮琅琊案。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琊王休。權之中子也。休以綝爲丞相。專朝政。○巳上會稽王亮。休因臘會誅孫綝。吳主休即位。欲誅孫綝。問計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可斷大事。乃與丁奉謀。因臘會有陛兵。遂執綝誅之。昭冲講論張布憚。吳主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等講論。張布以昭冲切直。恐言已過。固諫止之。○巳上吳主休。孫皓繼位値漢亡。吳主休殂。其兄子皓即位。時蜀漢已爲魏滅。還都建業凱陳諫。吳初遷都武昌。陸凱上言。武昌非王

苦之都引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乃還都建業以陸抗

都督西陵條上時宜皓聽訖吳以陸抗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

抗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大舉兵出遊華里不至而還懼軍

潰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東南終有天下荊揚君吳王信之大舉兵出華里兵士寒

凍多死乃還木柹蔽江備不增橫江鐵鎖安能斷晉謀伐吳

以王濬為益州刺史使治舟艦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請增建平兵以

備晉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以橫斷江路柹音肺削木板也步闡降晉抗討平

謂天助志張大謾不修德政專兼併吳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

吳陸抗討平之復拔西陵誅闡吳王自謂得天助其志益張大反有并晉之討可謂妄矣羊祜

陰謀吳疆攘晉羊祜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吳邊人多悅服之長江難恃賀

邵陳吳主皓荒淫無度賀邵諫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吳主恨之多言祥瑞吳

人誕吳人多言祥瑞以媚其主韋昭謂吳主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吳主不悅後竟殺昭諸

軍並進要害克鐵錐著筏鎖燒爛飛渡長江入石

頭孫皓出降江之畔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

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時晉遣龍驤將軍王濬伐吳濬作大筏令先行鐵錐著筏而去又作大

火炬遇鐵鎖則燒之鎖皆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石頭城吳主皓詣軍門降吳都督孫歆嘆曰北

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尚廣之筮驗於今青蓋入洛庚子旦先是

吳主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廣詭對曰吉庚子歲青蓋入洛陽吳主大喜至是吳主降晉所謂青蓋

入洛者即降晉之事也凡皇子為王則乘青蓋車今日青蓋入洛者言吳主當降為侯王不得稱吳

主矣晉果封孫皓為歸命侯即青蓋之驗也吳亡止庚子歲○已上歸命侯皓四主共

五十九年王霸業如朝露曼權亮休皓凡四主合五十九年為王為霸

不久而亡如朝露見日其消立待也○已上翰韻　八

通鑑韻書卷之九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西晉紀

世祖武帝司馬炎 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昭之子。司馬懿之孫。仕魏。封晉王。滅漢。篡魏。稱帝。并吳。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葬峻陽陵。改元者三。太始十年。乙酉十咸寧五年。太康十年。

惠帝司馬衷 字正度。武帝太子。昏庸無知。賈后專權。以婦殺姑。殺楊駿。司馬亮。司馬瑋。淫虐十年。廢殺太子遹。趙王司馬倫篡位。齊王司馬冏殺倫擅政。河間王司馬顒殺冏造反。成都王司馬穎。東海王司馬越。長沙王司馬乂。五起戰爭。京師王戎王衍阮咸畢卓之徒。浮誕廢事。劉

淵李特劉據倡亂。以至於亡。羊后太子。西廢五復。不保母妻身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或曰太傅東海王司馬越之鴆也。葬太陽陵。改元者七。永熙一年。廢元康九年。永康一年。永寧一年。永安二年。光熙一年。永興二年

懷帝司馬熾 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漢劉聰將執去。封爲會稽郡公。劉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着青衣行酒。因殺之。改元者一。永嘉六年。

愍帝司馬業 字彥旗。吳王司馬晏之子。武帝之孫也。懷帝被劉聰所擄。賈疋奉爲太子。大臣立以爲帝。在位四年。爲漢劉聰將執至平陽。封懷安侯。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饗羣臣。使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因殺之。壽四十八。改元者一。建興四年。醉

西晉四主共五十九年

惠帝永興元年甲子秋。匈那劉淵僭號漢。稱皇帝。據平陽。傳劉和劉聰劉粲劉曜。曜改稱趙。至晉成帝司馬衍咸和三年戊子十二月。石勒殺劉曜滅之。

劉淵改元三。元熙四年。永鳳一年。河瑞一年。

劉和被劉聰殺之。

劉聰改元三。光興一年。嘉平二年。麟嘉二年。

劉粲被靳準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

劉曜改稱趙。改元一。光初十一年。

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冬十月巳酉。李特第三

子李雄自稱成都王。後二年稱帝。僭國號大成。傳李班李越李期李壽李勢。至晉穆帝永和三年丁未。桓溫滅之。

李雄改元一。建興七年。

李班改元一。玉衡

李期改元一。玉恒二年。

李壽改號漢。改元一。漢興六年。

李勢改元二。太和二年。嘉寧二年。

懷帝司馬熾永嘉二年戊辰。西涼張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走王彌。詔封軌爲西平公。

傳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重華自立爲涼王。傳張曜靈張祚張玄靚張天錫是爲前涼至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元年。丙子。爲苻堅所滅

張寔改元。建興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張祚改元 和平。方二年而去號。

張玄靚

張天錫

通鑑韻書卷之十

昌安沈尚仁昫之編纂　弟　沈仁敷寧之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西晉紀

紀韻凡四　號　沁　有　遇

懿爲文學掾於操。司馬懿少聰明多大畧。曹操爲丞相時。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乃就職。爲操文學掾。勸因擊魯伐蜀道。曹操擊張魯破之。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取蜀。蜀人未附。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蜀必瓦解。操不從。後果知蜀人一日數驚。操亦悔之。太和五年寇漢中。孔明敗之鹵城與。司馬懿入寇蜀漢。亮敗之於鹵城。并殺其將張郃。青龍二年兵拒亮五丈原止無事告。

蜀漢伐魏。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按懿言乃英雄欺人語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遊擊。故爲此語。以安其衆耳。甘受巾幗問寢食。不能料死驚奔哭。孔明挑戰。懿故不出。孔明遺懿以巾幗婦人之服。懿乃上表請戰。孔明遣使者至魏軍。懿但問亮寢食。不問戎事。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孔明果病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聞而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而還。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巾幗者。婦人喪冠也。司馬懿字仲達。青龍三年爲太尉。魏以大將軍懿爲太尉。舉薦王昶才德造。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音敞。矯不許懿社稷臣。魏主叡問司徒陳矯曰。司馬公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擊斬遼東公孫淵。懿擊遼東公孫淵斬之。遼東平。受叡托孤輔曹芳。都督中外諸軍事。

魏主廢立齊王芳爲太子託孤於懿加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纛音導。大將之旗也。開廣漕渠善艾謀。鄧艾言於懿曰。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以爲伐吳軍資。懿從之。由是開廣漕備。軍食大足。截殺曹爽大權導。懿與大將軍曹爽有隙。會魏王芳謁高平陵。爽從行。懿以太后令。收爽等下獄。殺之。誅其族。凌愚曹彪又被殺誅人三族如芟毛。魏王凌與其甥令狐愚以魏主受制司馬氏。欲迎立楚王彪。事泄。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愚先卒。發其塚。誅其三族。芟毛者芟也。言殺人如芟也。子師繼爲大將軍。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道擊吳吳敗耗。魏詔征南王昶及胡遵毋丘儉三道伐吳。魏人大敗。司馬師曰。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魏人愧服。張緝豐玄謀殺師事敗被殺張后悼。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張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遂廢皇后張氏。廢芳立髦儉欽討南頓軍中師死報。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內。迎文帝長孫高貴鄉公名髦立之。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進與南頓。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師亦卒於軍中。弟昭自錄尚書事。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鄧艾陳泰狄道虣。漢姜維圍魏狄道。魏令鄧艾陳泰拒之。姜維遁走。虣音暴。強武之貌。袞冕赤舃昭始服。袞畫龍於衣也。冕冠有旒也。赤舃赤色之履也。殺誕親會子房號。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攻之。拔壽春。遂殺誕。時鍾會謀策居多。昭委以腹心。比之子房。自爲相國加九錫復辭不受欺詐好。自加之。自辭之。其詐甚矣。潛龍詩動昭之惡。魏寧陵井中黃龍屢見。魏主髦曰。龍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弒髦陰命充濟冒。魏主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拔劍升輦。自出討司馬昭。中護軍賈充與魏主髦戰於南闕下。充呼太子舍人成濟助戰。濟抽戈刺魏主髦。殞於車下。司馬昭委罪成濟。夷三族。迎操之孫常道鄉公奐立之。才多識寡嵇康死。

竹林七賢名教掃。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好言老莊。輕蔑名教。時鍾會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訪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大恨之。譖康於昭。昭遂殺康。先是有隱者孫登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果爲司馬昭所殺。鍾會勸昭伐蜀漢鄧艾襲陰平到滅漢會艾亦就誅。司馬昭欲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特勸成之。乃以會都督關中軍事。會攻蜀劍閣不克。鄧艾乃從陰平無人之地。行七百餘里。山谷艱深。艾以氈自褁。推轉而下。遂克成都。破蜀。鍾會內有異志。所憚惟艾。誣奏艾有反狀。魏詔監軍衛瓘以檻車徵艾。會兵作亂。爭前殺會。衛瓘使田續襲艾父子殺之。會艾雖能滅漢。實自殺其身也。進爵晉王公舞蹈。昭爲晉王。司空荀顗見昭而拜之。太尉王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三公不可拜人。祥獨長揖不拜。炎副相國曹操遺。晉王昭以其子中副軍炎爲副相國。按曹操爲魏王。以其子丕爲丞相副。今昭亦效之。可見司馬氏之篡魏。皆曹操遺法也。逼奐禪位皇帝褫陳留出舍金墉城孚涕歔欷純臣幬。晉王昭卒。世子炎嗣。逼魏主奐禪位。廢奐爲陳留王。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幬者天子所就之主。幬者言其心無愧於覆幬也。矯魏奢刻以仁儉。御牛紖斷青麻勞。晉王炎承魏奢刻之後。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勞字去聲。所以慰勞有司也。紖者牽牛之繩也。初置諫官用元陶。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爲之。自漢靈帝殺諫議劉陶。至是八十年不置諫官矣。三年疏素古禮愷。晉王行三年之喪。除服後猶素冠疏食。羣臣請易服復膳。終不從。遂以疏素終三年。晉武可謂賢君矣。時王終喪之議者。惟羊祜而已。泰始三年立子衷施敬二傅拜禮詰。立子衷爲皇太子。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主令太子用拜禮。熹劾劉友官稻占。司隸校尉李熹劾立進令劉友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晉主詔殺劉友。濤等皆

勿問。李密辭徵祖母老。徵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陳情表願乞終養不就職許之。〇已上號韻

星氣讖緯學始禁。圖讖之學始於東漢至是始禁之。

杜預考課優劣任。河南尹杜預請行考課有六優六劣等法事竟不行

志在滅吳用羊祜。晉主欲滅吳以羊祜鎮襄陽都督荊州諸軍事

錄用漢臣子孫蔭。錄用蜀漢名臣子孫如諸葛京傅僉子皆隨才敘用

太子衷納妃賈氏楊后說納勗贊甚。晉王欲爲太子納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荀勗等又稱充女絕美遂納賈妃晉室之禍實由於此。

以陶忠讜免鄭默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辨不已散騎常侍鄭默請罪之晉主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鄭默妄奏可免其官

王濬刺益水軍浸。晉欲伐吳以王濬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作舟艦

祜歸江陵修德信。邊人悅服吳疆滲。羊祜歸自江陵專務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吳邊人無不悅服。

祜不附結朝權貴勗統戎行放言譖。羊祜不與朝貴相結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有盛名詣祜陳事祜不然之及攻江陵欲以軍法斬王戎故皆憾而譖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太子卒哭諒闇終。晉后楊氏殂既葬晉主及群臣除喪博士陳逵議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諒闇心喪以終三年晉主從之

山公啓事甄拔深。吏部尚書山濤典選十餘年既拔人物各爲題目而上奏之時稱山公啓事深音甚

王裒不仕嵇紹仕。初司馬師以無罪殺司馬王儀儀子裒痛父非命終身不仕嵇紹父康亦爲司馬昭所殺至是山濤薦紹使仕紹乃應命二人所見不同

周處砥節礪行鋟。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後從陸機陸雲受學砥節礪行州郡交辟

祜請因時以伐吳秦涼爲議勗統噤。羊祜請伐吳晉主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唯杜預張華贊成其計。〇已上沁韻

楊駿一門二皇后。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楊氏一門二后矣。

面陳伐吳羊祜剖。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主深納之張華亦力主之。

咸寧四年水又螟。秋大水復有螟

杜預疏議武庫叟。杜預上疏言三益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胸中無所不有也叟長老之稱

此座可借瓘佯醉。朝野咸知太子衷昏愚不堪爲嗣尚書令衛瓘侍宴凌霄臺瓘佯醉以手撫御床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醉耶。

雉頭裘焚殿前偶奇技異服獻者罪。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詔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墮淚碑存峴山阜。羊祜卒百姓爲之罷市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以劉淵爲左部帥滅晉之機於此牖。匈奴劉淵有文武長才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薦於晉主使任平吳之事李憙亦請假淵以將軍之號使平涼州孔恂楊珧以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齊王攸亦請除之晉主從王渾之言以淵爲左部帥後遂爲五胡亂華之首牖者亂悅從此開也。

大舉兵分道伐吳。遣王伷王渾杜預唐彬等分道伐吳凡用兵二十餘萬。

議省員吏傅咸首。司徒長史傅咸請省州郡縣吏之半以赴農功未見施行

預向江陵渾橫江濬出巴東大筏走鐵錐輒著筏而去火炬麻油鐵鎖析周旨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巴山堧王濬順流趨建業孫皓面縛壁銜口。晉大舉伐吳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王濬出巴東吳人作鐵鎖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大數十圍灌以麻油遇鐵鎖燃炬燒之於是舟無所礙杜預遣周旨等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是沅湘交廣州郡皆望風迎降王濬直指建業遂克石頭城吳主孫皓面縛銜璧詣軍門降吳亡。

刺史分職如漢事州郡兵罷武吏守大郡百

人小郡半。永寧以後盜斯蘇。諸刺史分職。如漢朝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
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僕射山濤。皆上言不宜去州郡兵。帝不聽。及惠帝永寧以後。盜賊羣
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晉之速亡。正以州郡無兵故也。怠於政事遊宴恣羊車
所之竹葉誘。帝平吳之後。頗事遊宴。後宮萬人。帝乘羊車。任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
汁灑地。以引帝車之至。三楊用事疎舊臣。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用事。時人謂之三
楊。舊臣多被疎退。鮮卑慕容涉歸赴犯寇昌黎內郡紛郭欽
雖言不聽受。漢魏以來。羌胡鮮卑慕容諸部多處之塞內。其後人冠昌黎。諸內郡紛紛騷動。
侍御史郭欽上言。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帝不從。按郭欽徙戎一論。真萬世之長策也。
劉毅桓靈之比方。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毅曰。桓靈。帝大笑曰。朕有
直臣。固爲勝之。王愷石崇競富有。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

高。帝常勤儉。而崇富尤甚。勗紞疾華伐吳謀都督幽州釁遂源。荀勗
馮紞以張華贊成伐吳之謀。深惡之。譖華使外鎮。乃以華都督幽州軍事。華在鎮。中夏寧。望益大。攸
出憤怨嘔血亡。帝弟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惡之。勸帝出之於外。乃以攸爲大
司馬都督幽州軍事。攸憤怨發病卒。九品八損魏法狃。初。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
郡置中正。以掌用人。其後奸弊日滋。尚書僕射劉毅上言。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棄魏
氏之敝法。帝善之。而不能改。劉淵輕財而好施傾心接物名儒友
五部豪傑多往歸。以劉淵爲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凡五部豪傑。幽冀名儒
多往歸之。○已上武帝。昏庸惠帝權自婦。惠帝名衷。武帝太子。昏庸無知。朝政皆出
於賈后。楊駿輔政百官聽。咸劃直言駿不取。王彰逃辟
恐及禍。帝在亮闇。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劃欽數以直言諫駿。皆不

從駿辟。王彰爲司馬。彰曰。天下之亂。可立待矣。逃避不受其辟。劭嶠師保子遹右。立廣
陵王遹爲太子。以何劭和嶠爲師保。賈后殺駿廢太后。賈后因譖誣楊駿謀反。殺之。廢
皇太后楊氏爲庶人。賈后以婦廢姑。真天地間大變也。二十四友賈謐紐。賈后女弟
之子賈謐用事。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於是賈后族兄賈模。從舅郭彰。與石崇。陸機。陸雲。潘岳。摯虞。左
思。牽秀。劉輿。劉琨等二十四人。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紐者相固結如紐也。使瑋殺亮又
殺瑋委華朝政模頠輔。賈后欲汝南王亮及衛瓘秉政。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瓘
等。尋復殺瑋。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賈模裴頠與華同心輔政。頗音委。太后楊氏被
絕膳八日而卒賈氏手。太后絕食八日而崩。秦雍氐羌萬年反
周處之死肜駿扭。秦雍氐羌齊萬年反。梁王肜。夏侯駿使將軍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
初爲御史中丞。曾劾梁王肜。至是陷之。處攻萬年。弦盡矢絕。救兵不至。處遂力戰而死。貪鄙王

戎爲司徒無同掾嗟久。王戎爲司徒。貪鄙好利。因循天下。阮瞻往
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衍
廣清談移世風誤盡蒼生童與者。尚書令王衍。河南尹樂廣。皆善清談。
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澄咸脩胡母尼鯤放誕畢
卓縛於酒。是時王澄。阮咸。阮修。胡母輔之。王尼。謝鯤。畢卓。皆以任放爲達。卓爲吏部郎。比舍郎
釀熟。卓夜往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卓吏部也。莫不笑之。崇有著論自裴頠。
老莊貽害習俗醜。何晏等祖述老莊。崇尚虛無。士大夫習以成俗。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其蔽。亦不能救。孟觀擊獲齊萬年。將軍孟觀討齊萬年。擒之。江統徙戎論
否否。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上不能用。蝦蟆官私食肉糜。帝爲人愚
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

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魯褒錢神論不若
何不食肉糜。其無知可笑如此。朝廷以苛察
時貨賂公行。魯褒作獄訟煩興苛察高相尚。獄訟滋
錢神論以譏切當世。
多。尚書劉頌上言。宜以律令會見銅駝荊棘吪
從事。使法可信。終不能革。
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侯索關內
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矣。潘岳作書適醉寫后
表廢適毒殺後太子適非賈后所生。后使潘岳代太
子作書。語多不道。先以酒醉太子。使
於醉中書之。取以呈帝。后上倫秀勒兵殺賈氏華頠
表廢適。又以藥酒毒殺之。
崇岳同絕壽趙王倫孫秀起兵討賈后殺之。收張華
裴頠皆殺之。初孫秀爲小吏。見撻於潘
岳。石崇有愛妾綠珠。孫秀求倫篡惠帝殺太孫奴卒
之。不與。并崇岳皆收殺之。
卿相貂續狗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
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爲侍中中書監。其黨皆爲卿將。
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冏穎顒兵共討倫

王輿內應倫秀誅金墉復位冏輔政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
兵討趙王倫。王輿爲內應。執倫與孫秀殺之。迎
惠帝於金墉城復位。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穎聽
盧志謇冗牲。顒使乂殺齊王冏。顒穎兵反攻乂陡乂
穎戰於建春門機雲皆殺由孟玖盧志謂穎曰。大王
宜因太妃微疾。求
遂定省。委重於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卽辭歸鄴。
由是士民之望皆歸於穎。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
齊王冏。顒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欲廢帝。謀反。乂
奉帝與穎戰於建春門。大破之。穎都督陸機戰敗。
初與宦者孟玖有隙。玖譖機於穎。有二心於長
沙。穎大怒收機。機爲殿曆顒勗面。嘆曰。華亭鶴唳。可
得聞乎。并收其弟雲。皆殺之。穎廢羊后及子覃顒爲太宰雍牧培
穎廢皇后太子覃。
顒自爲雍州牧。越奉惠帝以征穎蕩陰戰敗頹矢拒
侍中嵇紹血濺衣東海王越奉帝討穎。復皇后太子。穎拒戰於蕩陰。乘輿敗績。帝面中

三矢。侍衛皆散。侍中嵇紹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
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顒迎帝入鄴。
陳眕上官巳奉太子張方復入京城歐顒將張方復
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入東城。廢皇
后太子。○已上有韻王浚與鮮卑段務烏桓羯朱東瀛附起
王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
兵討穎因詔徵劉淵乘隙漢號布
東瀛公騰同起兵討穎。劉淵謂穎曰。請爲殿下還說
五部。以赴國難。穎拜淵爲北單于。淵歸左國城。曰吾
漢甥也。卽漢王位。改國號曰漢。
追尊漢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淵子劉聰積弩稱成都
王穎以劉淵子聰博涉經史善
屬文彎弓三百斤。爲積弩將軍。豫章王熾太弟固太弟
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
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李雄自稱成都王。巴西李雄自稱成都
王。國號大成。張方劫遷車駕寓張方劫帝遷都長安。淵寇太原河西
郡賈渾夫妻同死慕漢劉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
遣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

賈渾不降。喬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不從。越顒
晞又殺之。劉淵降晞秩四等。收渾夫妻葬之。
相攻骨肉殘東海王越與太宰顒治兵相攻。敏反江東陶侃赴陳敏據江
東反。江夏太守陶侃討之。敏
遣陳恢寇武昌。侃屢擊破之。顒殺張方請和越東海王越
以張方劫遷車駕。起兵討之。河間王太
宰顒殺張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劉輿誅穎長
安路。成都王穎奔長安。長史劉輿殺之。晉武帝二十
五子。兄弟相殺。唯存穎熾晏三人。熾卽懷帝。
惠帝食餅中毒崩。帝食餅中毒而崩。武
日東海王越弒之。○已上惠帝懷帝
聽政東堂駐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
子。始用舊制。於東堂聽政。睿鎮建業用
王導循榮贍壹推心愫以琅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鎮
建業。睿以王導爲謀主。賀循
爲吳國內史。顧榮爲軍司。紀瞻爲軍祭
酒。卞壼爲從事。江東無不歸心。壼音閫。衍澄敦共營
三窟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以弟澄爲荊州都
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卿二人在外。而

吾居中。足以為三寤矣。越殺清河王覃仆。初齊王冏以惠王無子。恐成都王穎有次立之勢。乃立武帝孫清河王覃為太子。至是懷帝以太弟嗣惠帝。太傅越遂殺故太子清河王覃。慕容廆稱大單于。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廆音會。軌破王彌西涼護。漢王彌寇洛陽。西涼張軌擊破之。封張軌為西平公。軌辭不受。貢獻不絕。淵稱皇帝子聰曜。漢王劉淵稱皇帝。此四僭稱帝之始。淵以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越殺播延綏等五。太傅越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綏等。十餘人。石勒寇鉅鹿常山君子營成張賓度。胡人石勒聚眾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入寇鉅鹿常山諸郡。劉淵病死和忌猜攻聰被殺聰改步。漢劉淵卒。太子和即位。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和性猜忌。舉兵攻聰。不克。聰弒和而代之。王如大掠勒擊并。追執衍等排牆措。太傅越徵天下兵入援京師。卒無至者。惟山簡將兵入援。為流民王如所敗。如遂大掠。石勒擊王如并其兵。遂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朝賢皆從。太傅越卒於項。奉喪還東海。石勒追及之。剖越柩。焚其尸。執王衍等。使人排牆殺之。聰使呼延寇洛陽曜彌石勒引兵聚懷帝被執詮被殺。曜納羊后平陽付。卿家骨肉何相殘。自相驅除天意故。漢王聰使呼延晏寇洛陽。淵從子始安王曜及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懷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殺太子詮。納惠帝羊后。還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後漢主聰問帝曰。卿家骨肉何相殘若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意也。聰喜。海內大亂江東安。士民避亂多南渡。時天下大亂。惟江東粗安。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依之。百六掾屬與共事。向見夷吾無憂顏。瑯琊王睿鎮江東。辟掾屬百六人。皆一時賢俊。時人謂之百六掾。刁協。卞壼。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以睿微弱。為憂。既與王導共論世

事。退謂軍諮祭酒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蓋以王導為江左夷吾也。管仲字夷吾。新亭對泣若楚囚。戮力神州王導論。諸名士周顗等。登新亭遊宴。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收淚謝之。曜克長安鎮長安賈疋索綝兵聲樹。漢主聰遣曜攻長安。克之。即以曜鎮長安。時安定太守賈疋。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晉室。帥眾向長安。與劉曜戰於黃丘。曜眾大敗。驛掠士女。奔於平陽。賈疋等迎秦王業於雍城。奉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疋與雍同。紀瞻討勒於葛陂。紀瞻討石勒虎於葛陂。虎敗走。張軌遣兵翼晉祚。西涼張軌翼戴晉室。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王敦殺其兄王澄。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澄過諸王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羌姚弋仲榆眉駐。後秦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從之者數萬。弋仲。南安赤亭羌種也。青衣行酒劉聰殺珉儁

號泣犯聰惡。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聰惡之。遂殺故晉臣珉儁等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已上懷帝。晉懷遇害愍帝立。愍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懷帝被執。賈疋等奉為太子。懷帝為劉聰所殺。大臣立以為帝。渡江起舞逖志素。范陽祖逖少有大志。中夜聞雞鳴。因自起舞。及渡江。琅琊王睿以為軍諮祭酒。逖言於睿。願復中原。睿本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擊楫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建興二年正月時有如石隕於地住。又有三日承東行。流星隕於平陽。圍化為肉長三十步。廣廿七步。劉聰怖。陳元達謂劉聰曰。此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石勒兩表驕殺浚。王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先奉表以驕之。乃兩上表於浚。勸其早登皇祚。浚信之不設備。石勒襲薊。執王浚殺之。勒遂得幽州。王浚雖名為

晉臣。實叛晉者也。**拓拔猗盧代王呼。**諾進拓拔猗盧爵爲代王。拓拔氏六傳爲秦苻堅所滅。其後拓拔珪又爲北朝元魏太祖。呼同諱。**陶侃平廣運百甓。**廣州刺史王機盜據廣州。陶侃討平之。侃在州無事。朝輦取百甓運之。曰吾方致力中原。故借此習勞耳。**張寔得璽進獻具步騎五千遣入援且送諸郡貢計賦。**初惠帝失璽於蕩陰。涼州軍士得之。獻於張寔。寔曰。是非人臣所得。而留至是。歸之長安。又遣將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郡軍事。**曜陷北地至涇陽充緯辛氏勇烈吐。**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獲晉將軍魯充梁緯。欲降之。充緯求速死。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色美。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求死。曜曰。貞女也。亦予之劍。聽自殺。皆以禮葬之。**長安再陷愍帝降。**漢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曜執帝送平陽。漢主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後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聰享羣臣。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尚書郎辛賓抱帝痛哭。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已上愍帝。**睿即帝位東晉傳。**晉王睿即位。改元。是爲東晉。傳猶附也。**武惠懷愍只四主。五十一年西晉數。**四主共五十一年。惟武帝在位二十五年粗安。餘皆危亂之日也。○

已上遇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東晉紀

中宗元帝司馬睿 字景。瑯琊王司馬覲之子。司馬懿之曾孫。相傳其母夏侯氏與小吏牛金私通而生。初爲安東將軍。愍帝降劉聰。始稱晉王。愍帝遇害。乃即帝位。於江東在位六年。壽四十六。葬建平陵。改元者三。
建武一年。丑
大興四年。
永昌一年。

明帝司馬紹 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葬武平陵。改元者一。
太寧三年。桉

成帝司馬衍 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葬興平陵。改元者二。
咸和九年。妠
咸康八年。

康帝司馬岳 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二子丕奕俱幼。諸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葬崇平陵。改元者一。
建元二年。㬰

穆帝司馬聃 字彭祖。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九。葬永平陵。改元者二。
永和十二年。巳
升平五年。

哀帝司馬丕 字千齡。成帝長子。穆帝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葬安平陵。改元者二。
隆和一年。好
興寧三年。

廢帝司馬奕 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哀帝無子。大臣迎立之。在位五年。桓溫廢爲東海王。又降封海西公。至武帝司馬曜大元十一年。薨於吳。壽四十五。改元者一。
太和五年。鰤

簡文帝司馬昱 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溫廢奕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葬高平陵。改元者一。
咸安二年。粹

孝武帝司馬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以淫戲致張貴妃之弒。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葬隆平陵。改元者二。寧康三年。太元二十一年。

安帝司馬德宗。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劉裕使王韶之縊殺於東堂。葬休平陵。改元者三。隆安五年。酊 元興三年。義熙十四年。

恭帝司馬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劉裕弒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劉裕廢爲零陵王。尋弒之。壽三十七。塋中陵。改元者一。元熙二年。紀

東晉十一主共一百四年

通西晉東晉共十五主一百五十六年

司馬武惠與懷愍。牛氏元明迄成康。

穆哀相繼傳帝奕。簡文孝武安恭亡。

馬晉歷年五十一。牛晉一百四年當。

元帝司馬睿大興二年己卯。羯人石勒僭號後趙。傳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鑒。其臣冉閔滅之。又傳石祗。劉顯殺之。

石勒改元 太和二年

石弘改元 延熙一年

石虎改元 建武十四年

石世被石遵廢爲譙王。尋弒之

石遵被石鑒弒之。改元 太寧一年。

石鑒被石閔弒之。改元 大寧。

石祗被劉顯殺之。改元。 永寧

穆帝司馬聃永和六年庚戌正月。石閔殺石鑒。殺石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復姓冉。僭號魏。稱皇帝。三年。燕慕容恪等殺之。改元 永興三年

成帝司馬衍咸和九年甲午。昌黎鮮卑慕容皝僭號燕。傳慕容儁。稱皇帝 慕容暐。是爲前燕。至廢帝司馬奕太和五年庚午。爲苻堅所滅。

慕容儁改元 元璽五年。光壽三年。

慕容暐改元 建熙十一年。

穆帝司馬聃永和七年辛亥。略陽氏苻健僭號大秦。稱天王。傳苻生苻堅苻丕苻登苻崇。至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十八年。癸巳十二月。爲姚興所滅。

苻健改元。 皇始四年。

苻生爲苻堅所殺。改元。 壽光二年。

苻堅爲姚萇縊殺於新平佛寺。改元 永興二年。甘露六年。建元二十年。

苻丕爲慕容永所殺。改元。 大安一年。

苻登爲姚興所殺。改元。 太初八年。

苻崇爲西秦凉王乞伏乾歸所殺。改元 延初
孝武帝司馬曜。太元九年甲申。正月。鮮卑慕
容垂 皝之子。苻堅之臣。叛秦。 僭號後燕。傳慕容寶。慕容
盛。慕容熙。至安帝司馬德宗。義熙三年丁未。
慕容熙爲其將馮跋所殺。立其養子。高雲。又
三年馮跋滅之。
慕容垂改元。 建興十年。
慕容寶改元。 永康二年。
慕容盛爲段璣所弒。改元。 建平一年。長樂二年。
慕容熙被馮跋所殺。改元。 光始
養子慕容高雲改元。 正始

孝武帝司馬曜太元九年甲申。赤亭羌姚萇
苻堅之臣。弒堅。 僭號後秦。傳姚興。姚泓。至安帝司馬
德宗義熙十三年丁巳七月。晉劉裕滅之。
姚萇改元。 白雀二年。建初八年。
姚興改元。 皇初五年。弘始十七年。
姚泓改元。 永和二年。
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十年乙酉正月。鮮卑慕
容冲 垂之弟 僭號西燕。稱帝於阿房。傳慕容忠
慕容永。至太元十九年甲午。爲慕容垂所滅

慕容冲爲左將軍韓延所殺。改元。 更始
慕容忠
慕容永爲慕容垂所殺。改元一。 中興
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十年乙酉九月。鮮卑乞
伏國仁 苻健之臣 據金城。僭號西秦。傳弟乾歸熾
盤慕末。至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八年辛未。爲
夏赫連定所滅。
乞伏國仁改元。 建義
乞伏乾歸改元。 太初
乞伏熾盤改元。 永康 建弘

乞伏慕末
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十年乙酉九月。畧陽氐
呂光 苻堅之臣 殺梁熙。據姑臧。自稱三河王。又稱
天王。僭號凉。傳呂紹呂纂呂隆。是爲後凉。至
安帝司馬德宗元興二年癸卯。爲後秦姚興
所滅。
呂光改元。 大安四年。麟嘉七年。
呂紹被呂纂所殺。
呂纂被呂超所殺。改元。 咸寧
呂隆改元 神鼎

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元年丁酉。河西鮮卑禿
髮烏孤（呂光之臣）僭號南涼王。據廣武傳其弟禿
髮利鹿孤。禿髮傉檀。至義熙十年甲寅。爲西
秦乞伏熾盤所滅。
禿髮烏孤改元。 太初三年。
禿髮利鹿孤改元。 建和二年。
禿髮傉檀改元。 弘昌十三年。
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四年庚子。燉煌胡李暠
自稱涼公。傳其子李歆李恂。是爲西涼。至宋
武帝劉裕永初二年辛酉。爲北涼世子沮渠

政德所滅。
李暠
李歆改元。 嘉興
李恂改元。 永建
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四年庚子。鮮卑慕容德
（垂之弟）僭號皇帝於廣固。更名備德。傳慕容熙
是爲南燕。至義熙六年庚戌。爲晉劉裕所滅。
慕容德改元。 建平
慕容超改元。 太上
安帝司馬德宗隆安五年辛丑。盧水胡沮渠

蒙遜（事呂光。又臣段氏。又臣晉。臣魏）弒其君段業（業改元神璽。又改元
天璽）而自立。據張掖郡。傳其子沮渠牧犍。是爲
北涼。至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十六年己卯。爲
魏太武帝拓拔燾所滅。
沮渠蒙遜改元。 永安 義和 建初 玄始
沮渠牧犍改元 永和
安帝司馬德宗義熙三年丁未。匈奴赫連勃
勃（劉衛辰之子。姚興之臣。叛興。）據朔方。統萬。自稱大夏天
王。傳赫連昌赫連定。至宋文帝劉義隆元嘉
八年辛未。爲北魏太武帝拓拔燾所滅。

赫連勃勃改元。 龍升 鳳翔 眞興
赫連昌改元 承光
赫連定 勝光
安帝司馬德宗義熙五年己酉。信都胡馮跋
（後燕之臣。）弒其主慕容熙。慕容高雲據昌黎。僭號
北燕。傳其弟馮弘。至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十
三年丙子。爲北魏太武帝拓拔燾所滅。
馮跋改元。 太平
馮弘
北朝凡魏。三國曹魏景元二年辛巳。乃漢後

主景耀四年。有匈那索頭沙漠汗入貢。至晉
世祖武帝司馬炎咸寧五年巳亥復來入貢
衛瓘表奏留在幷州懷帝司馬熾時表猗盧
爲公愍帝司馬業時爲王。傳鬱律賀傉紇那
及成帝司馬衍咸康四年戊戌翳槐卒。弟什
翼犍卽代王位。至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元年
丙子十月。秦苻堅遣唐公洛將兵十萬擊代
什翼犍奔山陰之北部。衆逃潰。其孫珪尚幼。
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至太元十一年丙
戌珪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改元登國。建號

魏。是爲道武皇帝。傳拓拔嗣。拓拔燾。拓拔濬。
拓拔弘。拓拔宏。宏之太和二十年丙子正月。
是齊明帝蕭鸞建武三年。改姓元氏。定族姓
又傳元恪元詡元子釗。子釗及胡大后。被爾
朱榮沉於河。元子攸元曄元恭元朗元脩大
丞相高歡擧兵反脩奔宇文泰。泰進酖於酒
弑之。歡立元善見是爲東魏。尋篡之泰立元
寶炬爲西魏。傳元欽泰又廢欽立元廓復姓
拓拔至梁宣帝蕭詧大定三年丁丑正月宇
文覺篡之遂滅。

道武帝拓拔珪改元四。登國十年。皇始二年。天興六年。
天賜五年。
明元帝拓拔嗣改元三。永興五年。神瑞二年。太常八年。
太武帝拓拔燾改元五。始光四年。神䴥三年。延和三年。
太延五年。太平眞君十二年。
文成帝拓拔濬改元四。興安二年。興光一年。太安五年。
和平六年。
獻文帝拓拔弘改元二。天安一年。皇興四年。
孝文帝拓拔元宏改元三。延興五年。承明一年。太和
二十三年。

宣武帝元恪改元四。景明四年。正始四年。永平四年。延
昌四年。
孝明帝元詡改元四。熙平二年。神龜二年。正光五年。孝
昌四年。
孝莊帝元子攸爲爾朱兆縊死改元一。永安
三年。
長廣王元曄爲爾朱世隆所廢改元一。建明
一年。
節閔帝元恭爲高歡所酖。改元一。普太一年。
中興王元朗改元一。中興二年。

孝武帝元脩爲宇文泰所弑。改元一。永熙三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爲高歡所篡。改元四。天平四年。元象一年。興和四年。武定八年。

西魏文帝元寶炬改元一。大統十七年。

廢帝元欽爲宇文泰所廢。二年。

恭帝復姓拓拔廓爲宇文覺所篡弑。四年。

附東晉十六國總歌

晉惠失馭五胡逼。漢趙劉氏後趙石。

五燕慕容廆皝前。後垂西冲南是德。

北自高雲改馮跋。三秦苻姚西乞伏。

五凉前張後吕光。北段沮渠南禿髮。

西凉李氏是唐祖。蜀漢亦李夏赫勃。

內除西燕冲永外。當時史稱十六國。

漢趙五主廿六載。後趙七主三三年。

前燕四主六十八。後燕四主二十三。

高雲三歲改馮北。二主二十八年間。

通前三姓十一主。一百三十四年殘。

西冲二主十年止。南德二主十三延。

苻秦七主四十五。姚秦二主三四年。

乞伏四主四十九。前凉九主七十六年。

後凉四主年二十。北凉三主四四年。

禿髮三主二十一。西凉二主廿二年。

蜀漢六主四十七。大夏三主二六年。

別有代王拓跋氏。六主六十七年傳

後爲元魏立北朝。又是一百廿一年。

通鑑韻書東晉十六國卷之十一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門人郁

東晉紀

紀韻凡七　震　贊　陷　語　文　阮　沃

琅琊王睿江東鎮，史稱小吏牛金剔。元帝名睿，司馬懿曾孫，瑯琊王觀之子。或言琅琊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金而生睿，有牛繼馬後之謠，亦無實據。愍帝出降長安陷，睿乃改元繼體晉。劉琨勸進遣溫嶠，廆因訥言亦勸進。愍帝降於北漢，長安陷沒。睿初稱晉王於建康，至是即帝位，改元建武。時劉琨遣溫嶠詣建康勸進，處士高翊亦勸鄭門慕容廆遣使勸進，廆從之。東晉中興由此。衣無文綵鄭夫人，諳練舊事刁協，偕明習禮樂為賀循，疑義取決二人。潤鄭夫人，帝幸妃也。衣無文綵。時江東草創，刁協諳練舊事，賀循明習禮樂，疑義皆取決焉。戴邈疏上太學立，戴邈謂喪亂以來庠序隳廢，宜崇儒以厲風化，始立太學。行酒執蓋愍帝殉。漢主聰享羣臣，使愍帝行酒，又使之執蓋，帝大哭，遂遇害。太子布衣亮與嶠，善談老莊庾亮峻。立皇太子名紹，紹與庾亮、溫嶠為布衣交。亮善談老莊，峻者謂其風格峻整也。顧和網漏吞舟喩。大將軍王導遣從事行郡國，還各言二千石得失，顧和獨無言，曰：寧使網漏吞舟，豈可察察為政耶？導善之。匹磾殺琨追贈吝。劉琨子群欲襲殺段匹磾，事泄，匹磾收琨殺之。琨盡忠帝室，數歲後乃贈太尉，故曰吝也。聰死粲立準殺之，曜爵石勒趙公震。漢主聰死，太子粲立，靳準殺粲并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劉曜自即皇帝位，以石勒為大司馬，進爵為趙公。以王敦刺史荊州

州郡孝秀經策試。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孝秀至者皆不試。陳頵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詔瑯琊恭王為皇，爵父非禮循言順。恭王，帝父也。詔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既而罷之。瓌枕遺訪訪抵地，務農訓兵圖敦振。王敦忌周訪威名，或曰荊州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以敦所遺玉環玉枕抵地。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振者，振作也。石勒始與劉曜絕，遂即趙王石侯信。石勒初為劉曜大司馬，今與之絕，遂即趙王位，是為後趙。親信張賓，呼曰右侯。慕容廆遣皝獻捷，安北將軍平州擢。廆大破宇文氏，取遼東，遣裴嶷來獻捷，詔拜廆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祖逖雍州數遣兵，後趙石勒境土狗。祖逖鎮雍丘，數遣兵擊後趙石勒，境土漸蹙。王敦恃功益驕恣，因權抑損嫌隙起。詔以譙王丞鎮湘，鉛刀一割壯語雋。王敦自恃有功，益驕恣，帝稍抑損王氏之權，遂搆嫌隙。帝乃以譙王丞為湘州刺史，欲伺之。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大興四年之二月，日中黑子繁刑累。日中見黑子，郭璞上言，謂繁刑所致。後趙石虎攻匹磾，幽冀并州後趙覦。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磾見殺。匹磾，鮮卑種也。覦者，覬附之也。戴淵劉隗皆假節，名為討胡備敦疢。戴淵都督六州，劉隗都督青齊，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封慕容廆遼東公，都督幽平二州據。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其世子皝是為燕太祖。據者，遠之也。永昌元年王敦反，淵顗之死導暗刃。王敦舉兵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王導，導不答，遂收顗并淵殺之，故曰導暗刃也。敦殺甘卓拔

湘州王廙殺承敦意迅王敦既反梁州刺史甘卓露檄數敦逆狀帥所部致討然
性多狐疑不能即决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卓魏乂等攻湘州執譙王承以檻車送武昌王廙承敦
旨殺承於道。勒冠河南復騷然憂憤成疾晉元殞。祖逖既卒後趙
石勒屢冠河南梁鄭之間復騷然帝憂已上憤成疾遂崩是為晉元帝在位止六年。○元帝明帝
嗣位朔大寧敦屯姑熟楊州汎明帝諱紹元帝長子改元大寧敦謀篡位
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姑熟今太平府也表郗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郗鑒為
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不欲其在外也。張茂降曜涼王認趙主曜擊
京州涼參軍馬岌勸張茂拒戰茂不從遣使稱藩曜封張茂為涼王。王敦再反帝親征。
敦死導生溫嶠盡王敦復反人情洶懼帝率諸軍親討時敦已疾甚未幾遂卒其黨悉
平。王導與敦為從兄弟初與之不無相寄後見敦疾篤遂唱義擊賊帝下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

百世宥之所謂敦死導生也溫嶠謬附於敦而實盡忠王室盡以敦逆謀告帝此之謂盡耳。陶侃
都督荊襄郡木屑竹頭分陰慎酒器博具投於江老
莊浮華不為親正其威儀勸農作奉饋必問所由賍
陶侃督荊襄綜理微密雖木屑竹頭皆令籍掌後積雪初晴乃以木屑布地裝船又以竹頭作釘常語人
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有酒器博具之類悉投於江老莊浮華之言悉不用
嘗謂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勸百姓勤於農作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
則喜否則必返賍者賜予之意。大寧三年晉明崩子衍五歲繼帝印
帝在位三年而崩太子衍五歲即帝位。○已上明帝○已上震韻卞壼責王導辭
疾亮導參輔政事率王導稱疾私送鑒虧法從私壼
奏實放達悖禮而傷教壼欲奏推亮導室帝初即位王導以疾
不至卞壼正色曰大行在殯豈人臣辭疾之時耶導聞之輿疾而至庾亮與導參輔政事後導每稱疾不
朝而私送郗鑒之官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衆朝懼之時貴游子弟多為放達壼曰悖禮傷教罪
莫大焉欲推奏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室者謂為所阻耳嶠督江州備蘇峻蘇峻於王
敦犯闕時入衛有功至是漸驕朝廷乃命溫嶠都督江州備之亮殺南頓降羕秩南頓
王宗與蘇峻善庾亮收殺之又降封其兄羕弋陽縣王。蘇峻祖約舉兵反襲陷
姑熟亮軍出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峻知祖約亦怨朝廷遣使連約共
討亮遂襲陷姑熟京師戒嚴詔亮出兵討之。內史桓彝兵赴難溫嶠赴難
潯陽戍宣城內史桓彝以社稷危逼義無晏安進屯蕪湖溫嶠亦赴難進至潯陽戍者守也壼
死亮奔峻犯闕突入後宮府藏失峻兵至卞壼拒擊力戰而死二子眕
盱亦死庾亮奔潯陽峻兵突入後宮府藏一空。嶠以陶侃入討峻蘇峻遷帝

石頭弑。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遣人詣荊州邀陶侃同赴國難於是列峻罪狀灑泣登舟峻聞四
方兵起遷帝於石頭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王舒郗鑒起兵來會
生取義[illegible]律會稽內史王舒揚州都督郗鑒各起兵會吳興太守虞潭亦應之潭母孫
氏謂潭[illegible]汝當舍生取義盡[illegible]以給軍費峻陷宣城彝死節溫嶠討峻
石頭[illegible][illegible]因貸食怒欲歸嶠陳大義侃軍一。峻分兵陷宣城
內史桓彝被執而死嶠討峻於石頭峻墮馬斬首分剖之初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
幽逼社稷危殆今之事勢殆猶騎虎公豈衆獨返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乃分米餉嶠斬峻諸軍
攻石頭滕合破賊斬晃逸峻既誅長史滕含獲蘇逸韓晃并斬之逸者峻之弟
也時代領其衆韓晃峻之黨也石勒破趙殺劉曜後趙王石勒大敗趙兵遂殺劉曜
嶠欲遷都導議息時蘇峻之後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王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

都。一旦竄於蠻越。實非良計。由是不復徙都。劉胤繼嶠刺江州郭默殺之侃討誅。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殺之。王導即以爲江州刺史。陶侃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起兵討默。斬之。勒稱大王行帝事。韓彭比肩光武匹。後趙王勒。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嘗曰。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與並驅中原。咸和八年勒使來詔焚其幣春之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廆死皝立平北行。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石虎丞相魏王隲。趙王勒卒。石虎自爲丞相魏王。雄死班立期弒班。蜀成主李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期弒之自立。殷浩裒又老易卿。庾亮爲征西將軍。辟殷浩爲記室。與褚裒杜乂皆善談老易。擅名江東。卿者言之。卿卿有味也。石虎殺弘居攝稱。石虎廢其主弘。自稱居攝趙天王。濛述劉惔標榜吉。王導辟王濛王述爲掾屬。二人皆與劉惔友善。互相標榜。競立名譽。惔音談。後趙聽其民事佛天竺佛圖敬事溢。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言成敗有驗。敬事之。石勒事之尤謹。聽民事佛。張駿上疏請北伐。西涼張駿遣使上表。以石勒既死。宜遣將北伐。西涼固忠於晉者。李壽弒期漢號述。成李壽弒其主期自立。改國號漢。元規塵汗西風起禮無偏敬含言質。庾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王導內不能平。每遇西風塵起。輒舉扇曰。元規塵汙人。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顏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鄙人老矣。不識也。什翼犍即代王位。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即位。有智畧。能修祖業。拓拔氏自是愈大。其後爲北魏。亮請伐趙移鎮聿。鑒謨皆以爲未可。庾亮欲開復中原。移鎮石城。表請伐趙。郗鑒蔡謨皆以爲未可。詔諭止之。勤盡人事庾氷軼。王導死。庾氷爲中書監。時天文錯度。氷謂范汪曰。天象非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封慕

容皝爲燕王劉翔辨論謝廣拮。初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求燕王章璽。朝議以爲不可。劉翔曰。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等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也。且見江南士大夫驕奢相尚。今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而有之。據形勢以臨東南。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謝廣曰。是吾心也。晉成不豫弟岳嗣。帝不豫。二子皆在襁褓。乃以弟岳爲嗣。在位十七年。○巳上成帝　經略中原庾翼疋。翼慷慨喜功名。以滅蜀取趙爲已任。欲悉衆北伐。詔翼都督諸軍。人擬殷浩管與葛江左興亡濛尚客。殷浩有時名。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桓宣戰敗丹水城。桓宣及趙兵戰於丹水。敗績。康纔二年聃抱膝。帝立二年而崩。太子聃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巳上康帝　會稽王昱錄尚書。昱封會稽王。凡掌朝政。必錄尚書事。桓溫代翼都督帥。庾翼卒。桓溫代爲都督。浩刺揚州昱遺書。以殷浩爲揚州刺史。因辭。會稽王昱遺之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桓溫伐蜀廷議恤惟劉惔以爲必克但恐克蜀專制必。桓溫帥師伐漢。拜表即行。朝議皆以爲不克。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曰。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溫將步卒指成都李勢出降歸義畢。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出降。封勢歸義侯。論功封溫臨賀公昱引殷浩溫疑卒。溫既平蜀。封爲臨賀郡公。此乃論平蜀功也。溫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桓溫浸相疑貳。羲之勸浩宜協和。浩以羲之爲護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國家可安。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石虎病死世又躓。石虎死。太子世即位。彭城王遵弒之自立。蒲洪人傑閔言遵罷鎮關中枋頭佚。石遵即位。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地非復國家之有。乃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

降。褚裒伐趙不克還。褚裒帥師伐趙，敗績退屯廣陵。仲華自建涼王
踐。涼張駿死，子重華自稱涼王。○已上質韻 石鑒殺遵閔幽鑒。趙石鑒弒其主
遵而自立，石閔又幽其主鑒，殺二十萬人。秦雍流民蒲洪賺。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
枋頭，共推蒲洪為王。石閔殺鑒復姓冉。趙石閔殺鑒而自立，盡滅石氏。閔姓冉，為石氏
所養，至是復姓冉。國號大魏胡睦讒。閔既殺鑒，欲奉迎天子還都洛陽。尚書胡睦曰：
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魏。讒者，言其背晉為讒言也。
弋仲蒲洪僭據懷。洪改姓苻三秦監。為趙將麻秋所
鴆健以民心獻捷泛。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洪自稱大都督三秦王。以此地
乃秦降將二人所封之域也。詔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未幾，為趙將麻秋所鴆。子健代領其衆。以
民心思晉，遣使詣建康獻捷。秦雍華夏皆附之。此言苻健為人所歸也。辛謐

不肯為閔陷。魏王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為太常。謐不食而卒。健即天王號
大秦不便民之苛政幨。健即天王位，國號大秦。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溫軍武昌浩欲去。崧為昱草書詞湛。桓溫謝罪軍還
鎮。桓溫屢求北伐，拜表即行，軍於武昌。浩欲去位避之。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於溫，諭
以禍福，自當返旆。乃於坐為昱草書。溫即惶恐謝罪，回軍還鎮。殷浩以虛名誤國，其不足制桓溫明矣。
顯殺石祗趙亡鑑。趙劉顯弒其主石祗而自立。石勒起兵至此，凡三十三年，共七主。亡
鑑者，謂至是而國亡可鑑也。健稱皇帝弋仲死。姚襄來歸譙城蘸。
苻健自稱皇帝。姚弋仲死，謂其子襄曰：我死，汝亟自歸於晉。襄乃帥衆來歸，詔屯譙城。慕容恪
滅魏冉閔。燕慕容恪大破魏，執冉閔殺之。浩請出師許洛鬭。殷浩請出師許
洛，以謀北伐。既而無功。許州今屬開封，洛州今為河南也。○已上陷韻 既而無功復再

舉。羲之書牋浩不與。浩北伐無功，復謀再舉。王羲之以書止之，浩不從。浩以
軍興遣生徒學校由此遂廢處。殷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遂廢。
儁稱皇帝徙都鄴。慕容儁詐言獲傳國璽，自稱皇帝，徙都於鄴。浩惡姚襄
刺客許。殷浩惡姚襄強盛，屢遣刺客刺之，皆不中。姚襄僞遁陰伏甲。浩敗
走保譙城闞。浩自壽春帥衆北伐，襄度浩將至，僞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桓溫因怨數浩罪。浩免大權歸溫胥。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
朝野之怨，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溫敗秦兵
於藍田撫諭居民安堵所。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於藍田，撫諭居民，使安堵
復業。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王猛捫虱談世務不與溫歸
志量巨。王猛倜儻有大志。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溫欲與之俱還，猛不就。

桓溫督軍討姚襄。溫討姚襄，襄衆連敗。溫進屯金墉城，謁諸陵而還。恪圍段
龕廣固渚。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龕面縛出降，悉定齊地。廣固在山東益都。苻堅自
立為秦王信任王猛寄心膂。苻堅弒秦主生，自立為秦天王，信任王猛，自謂
如劉備之遇孔明也。昱用謝萬違其才。羲之牋書勸為語。會稽王昱
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使之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
務矣。謝安挾妓東山遊白雲明月亭跡貯。桓溫請安為
司馬安赴溫喜禮重尋。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每遊
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東山在今上虞縣西南，頂有白雲明月二亭。桓溫請為司馬，安赴召，溫大喜，深禮重
之。穆帝無嗣立晉哀。帝崩無嗣，以瑯琊王丕即皇帝位，是為哀帝。○已上穆帝
溫請遷都洛陽緒。孫綽疏諫溫不悅虛聲作威述見

炬。溫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常侍孫綽曰。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一旦驅之空荒之地。非
所宜也。溫不悅。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參軍主
簿喜怒公述爲尚書不辭沮。溫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府中爲之語曰。
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以王述爲尚書。令子坦之白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若既
堪之。何爲復讓。帝奕繼哀爲皇帝。哀帝崩。琅琊王奕即位。○已上哀帝 恪垂
攻陷洛陽礎。燕太宰恪。吳王垂共陷洛陽。執將軍沈勁。桓溫帥師伐慕容。
苻堅救燕。溫敗旅。溫敗歸罪於袁眞。眞據壽春降燕。
侶。桓溫伐燕。燕秦人救之。溫敗於枋頭。溫深恥喪敗。歸罪於袁眞。眞遂據壽春降燕。燕慕容垂
出奔秦冠軍將軍幽州牧。燕慕容垂出奔秦。秦王堅聞垂至大喜。王猛曰。慕容
垂父子。非可馴之物也。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乃以爲冠軍將軍。桓溫徙鎭廣陵城。征

役又疲民怨詛。桓溫築廣陵城。徙鎭之。征役既煩。加之疾疫。民多嗟怨。孫盛自
作晉春秋諸子號泣私改楮。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
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諸子號泣請改。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苻堅王猛破
滅燕。苻堅遣王猛伐燕。燕望風迎附。執燕主慕容暐。燕滅。太史黃泓曰。燕不必興。其在吳王乎。謂慕
容垂也。桓溫廢奕東海嶼。溫廢帝奕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即位。○已上帝奕
昱爲皇帝號太宗。但有清談差勝咀。昱爲太宗。簡文皇帝。雖神識恬
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省父帝致意詠詩
泣下沾襟衽。郗超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詠庾闡詩曰。志士痛朝危。忠
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簡文即位二年崩。○已上簡文 彪之正色曜
代序。簡文既崩。太子曜年十一歲。或云當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

有異。於是朝議乃定。王猛治秦剛明肅國富兵强戰勝禦。秦以王猛
爲丞相。猛剛明淸肅。國富兵强。秦國大治。桓溫來朝王謝迎壁後置人笑
語茹。大司馬桓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溫大陳兵衛。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而撤之。溫死沖代心王室。桓溫死。使弟沖領其
衆。沖招任盡忠王室。彗見出於尾箕佇經太微而掃東井。燕秦
代交并滅抒。彗出尾箕間。過太微。掃東井。分野蓋十餘丈。秦太史令張孟曰。十年後燕當
滅秦。二十年後代當滅燕。太微東井皆星。語晣 坦之都督徐兗軍。王坦之督徐兗
等州軍事。安總中書淸言紛期功不廢絲與竹不爲天下
風俗悪。謝安總中書。安好淸言。期功之喪。不廢絲竹。天下遂以成風。沖讓謝安剌
揚州自求外出徐州欣。桓沖以謝安素有重名。以王揚州讓之。自求外剌徐州。

猛勸堅勿圖晉。王猛臨卒。謂秦王堅曰。江南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
圖。秦滅涼州堅是君。涼張天錫荒於酒色。秦王堅滅之。張氏共九主。傳七十六年而
亡於秦。堅擊代王什翼犍。代奔山陰二部分。秦王堅擊代。代王什
翼犍奔山陰之北。分代民爲二部。謝安舉玄監江北北府兵威敵畏
堅。謝安以兄子玄監江北軍事。郗超曰。安之明。能違聞衆舉親。玄之才。足不負所舉。後鎭廣陵。屢戰皆捷。
號北府兵。敵人畏之。趙整酒歌止堅醉。秦王宴羣臣。以極醉爲限。官者趙整作酒歌曰。
紂喪殷邦。桀傾夏國。堅大悅。自後禮飲而已。堅却獻馬慕漢文。大宛獻馬於秦。堅曰。
吾嘗慕漢文爲人。用千里馬何爲。却之。立佛精舍於殿內。帝奉佛法。立精舍。石
玄帥師拒秦氛。秦大舉入寇。謝玄謝石帥師拒之。苻堅違衆自將兵。
堅欲伐晉。舉朝諫止。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足恃。遂決意自將親征。敗於淝

水勁敵云。晉大敗秦兵。秦王堅見晉兵嚴整。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秦逼淝水而陣。晉乘勝追擊。堅中流矢。單騎走。走者聞風聲隺唳。皆以爲晉兵。寶德勸垂將堅殺。垂皆不從堅恩熅。堅既敗。惟慕容垂三萬人獨全。堅投之垂。垂之子寶及弟德皆勸垂因而殺之。垂曰。秦王以國士遇我。此恩何可忘也。悉以兵授堅。因至安陽謀復祚。自稱燕王攻鄴勤。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垂至安陽。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遂自稱燕王。帥衆長驅向鄴。安陽屬彰德府。姚萇北地秦王號。燕慕容弘起兵。秦遣姚萇討之。兵敗奔渭北。糾煽羌豪五萬餘家。自稱秦王。進屯北地。是爲後秦。安乘堅敗中原騷。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慕容冲阿房稱帝。燕慕容冲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阿房在長安縣西。堅奔五將兵散群。吳忠執堅縊殺之。燕王冲攻長安。堅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奔五將山。姚

萇使將軍吳忠執之。因縊堅於新平佛寺。苻丕稱帝晉陽汾。苻丕堅之子也。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巳死。乃發喪即帝位。乞伏國仁西秦牧。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上世推爲乞伏可汗。至是國仁代之。自稱秦河二州牧。是爲西秦。拓跋珪會牛川殷。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什翼犍之後也。後爲北魏之祖。慕容永又稱皇帝。時燕王冲巳爲人所殺。衆推永爲河東王。至是殺秦主丕於鄴。遂即皇帝位。苻登即位皇帝棼。苻登丕之子也。丕既爲慕容永所殺。登遂即帝位。棼者言帝之多也。處士戴逵徵不至。身名並存玄疏勳。晉徵處士戴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宜使身名並存。請絕詔命。帝許之。拓跋珪改稱魏王。向稱代。今改稱魏。後爲北朝十三主及西魏三主所自始。呂光稱王三河耘。三河者。謂河南河內河東。三郡之區也。國號大凉。寧好儒學性質直。弼晏罪深桀紂氳。以范寧爲豫章太守。寧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蓋桀紂縱暴一時。適足覆國。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中原傾覆。率此之由也。道子恃寵驕恣甚。崇尚浮屠僧尼員。近習弄權通請託。賄賂公行濫繆紜。琅琊王道子。帝弟也。帝委任之。日與酣歌爲事。近習弄權。公行賄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桓元負才志鬱鬱。出補義興棄官翁。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義興今宜興也。翁飛也。棄官之意。桓元桓溫孽子。會稽太妃進尊謚。太廟路西廟立賁。追尊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帝之母也。或謂太后應配食元帝。徐邈曰。太后素不伉儷於先帝。乃別立廟於太廟路西。賁音文。大也。言廟制崇大也。慕容垂斬慕容永。慕容垂攻西燕。執其主永斬之。西燕亡。乾歸殺崇苻秦懂。乾歸京主也。崇苻登子也。自蒲洪起至崇。共七主四十五年而亡。懂者憂

也。長星勸汝一杯酒。須女至於哭星熏。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孝武被弒清暑殿。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巳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巳上孝武帝。太子闇弱道子醺。時太子闇弱。道子又昏於酒。竟不問弒帝之事。○巳上文韻。仲堪王恭桓元反。王國寶諂附道子。王恭欲誅之。遂舉兵反。遣使約殷仲堪桓元。亦說之。道子乃賜國寶死。會稽道子黃鉞建。牢之執恭以斬之。玄刺江州堪軍偃。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司馬劉牢之執恭斬之。以桓元爲江州刺史。勸仲堪使回軍。拓跋珪即皇帝位。朝野束髮加帽穩。魏王珪即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以變北俗。珪又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員三千本。珪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員增三千人。元顯苛刻剌

揚州民心騷動孫恩混。元顯會稽王世子也。道子之子。性苛刻。剌揚州。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率其黨攻會稽。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彭城劉裕有大志。劉裕勇健有大志。以貧賤爲業。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彭城今徐州。桓玄舉兵仲堪損。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舉兵。將二人擊殺之。玄克荆雍求領州。朝廷不能違其很。荆雍謂殷楊也。玄既克之。後求領荆江二州。朝廷不能違。恩復寇會稽臨海。孫恩復寇會稽。轉寇臨海。朝廷大震。會稽今紹興府。臨海今台州府。燉煌李暠涼公幰。李暠自稱涼公。是爲西涼。傳子歆。爲北涼主蒙遜所滅。利鹿孤稱西河王。是爲南涼。後爲西秦所滅。沮渠蒙遜涼牧噂。蒙遜弒其君段業而自立。是爲北涼。後爲西秦所滅。劉裕爲下邳太守。破孫恩於郁洲楗。孫恩自稱水仙。至是爲劉裕所破。牢之叛附於桓元

元入建康百揆忖。以劉牢之討桓元。元遂舉兵反。牢之叛附於玄。玄入建康。總百揆。殺元顯等。政令無常朋黨起。陵侮朝廷供奉摶。玄入建康。政令無常。朋黨互起。裁損乘輿供奉。帝不免飢寒。恩死衆推循爲王。恩兵敗走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元自爲相國晅十郡楚王加九錫。玄自爲相國。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仲文範之受禪懇。範之禪詔逼帝書。廢爲廣固尋陽遠。下範之勸玄早受禪。因爲玄詔。逼帝書之。封爲廣固王。遷於尋陽。廣固或云平固。元稱皇帝登御座。床陷仲文深厚謇。玄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皇甫希之充隱奇。玄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毛璩討玄白帝晚。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列玄罪狀。進屯於白帝城。裕毅無忌

破桓玄。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晉。劉毅亦與同謀。大戰敗之。裕入建康。帥百官奉迎乘輿。穆之斟酌時宜婉。裕委任劉穆之。穆之斟酌時宜。內外百官。肅然奉職。玄復挾帝走江陵。馮遷誅玄帝位返。劉毅等大破桓玄。玄復挾帝西走江陵。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珪置六謁準六卿。魏主珪置六謁官。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疾也。謂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類此。鳩摩羅什國師焜。沙門聽講營塔寺。坐禪千數佛事烜。鳩摩羅什。西域僧也。秦王興奉之如神。以爲國師。率沙門聽講。大營塔寺。坐禪者常以千數。劉裕都督鎮京口。帝歸建康。以劉裕都督十六州。出鎮京口。盧循廣州續命餉。朝廷未暇征討。姑以循爲廣州刺史。循遺裕以益智粽。說其智之窮也。裕報以續命湯。謂循當誅。姑續其命也。益智續命皆藥湯名。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十二郡阪。裕求和於秦。兼求南鄉諸郡。秦王興曰。吾

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南燕超襲備德位。公孫五樓腹心悃。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襲位。以公孫五樓爲腹心。勃勃稱大夏天王。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使鎮朔方。久之。復叛秦。自稱大夏天王。劉裕自錄尚書梱。劉穆之謂裕曰。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禿髮傉檀稱涼王。傉檀自稱涼王。秦王興使韋宗覘之。與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裕破南燕臨朐獻。裕與南燕戰於臨朐。大破之。臨朐屬青州。魏盜群起嗣赦之。崔宏務在安民苑。魏王珪被弒。嗣即位。時寇盜群起。崔宏曰。聖王不與民較勝負。赦而不從。誅未晚也。遂赦之。裕拔廣固欲坑民。韓範諫恐來蘇晚。猶斬王公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鍵。裕伐南燕。執其主超。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曰。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

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已上阮韻朱齡石帥師伐蜀。裕遣齡石帥師伐蜀直入成都譙縱走死。王檀田子伐秦屬。裕伐秦以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所向皆捷。遣兵擊魏於河上。裕伐秦因便擊魏大破之。斬滅姚秦宋公旭執其主姚泓送建康斬之姚萇至此凡三世宋公者謂劉裕也。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曲王莽將篡星如此崔浩測知劉裕局。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魏主嗣問諸術士崔浩曰昔王莽篡漢星亦如此今國家民無異望彗之爲變其劉裕篡晉之應乎。裕弒安帝於東堂。裕使王韶之縊帝於東堂奉其同母弟德文即位。○已上安帝司馬楚之長社續。楚之晉宗室也劉裕誅削宗室楚之聚衆以謀復仇屯據長社。元熙二年之四月長星竟天晉恭促傅亮具詔使帝書。裕稱皇帝零陵東。裕將受禪長星出竟

天傳亮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於琅琊邸第裕奉帝爲零陵王。○已上恭帝東晉共歷十一主紀年一百四年易。自元帝偏安江左至此共十一主歷一百四年。○已上沃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二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五代宋劉裕紀

高祖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任晉平桓玄滅南燕慕容超誅孫恩盧循滅姚泰弒晉安帝於東堂又弒晉恭帝而篡之即皇帝位三年都建康壽六十七葬初寧陵改元者一永初三年帳

晉陽王劉義符高祖劉裕太子史曰少帝居喪無禮檀道濟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爲營陽王尋使邢安泰弒之在位一年壽十九改元者一景平一年琰

文帝劉義隆初封宜都王高祖劉裕第三子檀道濟等廢營陽王乃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爲

太子劉劭所弒壽四十七葬長寧陵改元者一元嘉三十年獮

孝武帝劉駿字休龍文帝劉義隆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逆劭遂即帝位十一年壽三十五葬景寧陵改元者二孝建三年[illegible]大明八年

弒帝劉子業武帝劉駿太子在位一年壽寂之弒之改元者一景和一年即大明八年[illegible]

明帝劉彧字休景文帝劉義隆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子業被弒大臣迎立之在位八年壽三十四葬高寧陵改元者二太始七年[illegible]太豫一年

廢帝蒼梧王劉昱字德融相傳明帝劉彧無子使宮人陳氏與嬖人李道兒生昱爲太子在位五年爲蕭道成使楊玉夫所弒壽十五改元者一元徽五年琰

順帝劉準字仲謀初封安成王明帝劉彧第三子相傳亦爲諸王姬所生殺其母而使寵姬育之者也在位三年復爲蕭道成所弒并滅其族壽十四葬遂寧陵改元者一昇明三年[illegible]

五代宋劉裕八主共六十年

通鑑韻書五代宋紀目卷之十二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二

昌安沈尚仁畮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南宋劉氏紀

紀韻凡五 腫 江 斯 隊 泰

彭城劉裕大志種賣履爲業勇健重好樗蒱爲鄉人賤宋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廿九世孫勇健有大志家貧賣履爲業樗蒱博戲也裕少賤不事廉隅小節欲好樗博之戲爲鄉里所輕任晉纂位以報百五十年之讐歟

引參軍事牢之寵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其軍事裕善用兵多謀策故牢之寵之獨驅孫恩賊殺千牢之使裕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劉敬怪裕久不還引兵尋之見裕獨

驅賊數千人咸共歎息。下邳太守郁洲犇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起兵京口討桓玄桓玄篡晉裕起兵京口討之。從修入朝又玄奔從桓修入朝玄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裕毅無忌袒同心裕與何無忌劉毅謀復興晉室劉毅亦與無忌謀討玄孟昶謂裕曰今日英雄推獨耳亦助之。穆之主簿贊畫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穆之者。收合徒衆百餘人斬脩衆推盟主捧裕與無忌收合徒衆百餘人斬桓修以徇衆推裕爲盟主。玄帥親信趍石頭裕入建康乘輿捧桓玄兵大潰敗趍石頭裕入建康奉迎乘輿。以身範物先威禁裕以身範物威禁內外。斟酌時宜穆之踵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盧循益智粽遺裕續命湯報裕思聳益智粽名藥可爲精續命湯端午時人服之。和秦求得十二郡裕與秦王興求和得

芒鄉十二郡。誅滅殷桓族氏家。裕殺殷仲文及叔孫叔獻其族。自荊揚
州錄尚書。劉穆之白裕曰揚州根本之地不可假人裕自領揚州牧敗燕臨朐廣
固壅執超欲坑廣固民韓範諫止改容諫猶斬王公
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隴裕拔燕廣固執南燕主超斬之欲盡坑其民韓範諫
止然猶斬沒多人南燕其二主十三年而亡。師襲荊州殺劉毅毅陰有圖裕之志遂
襲之殺縊死。齡石伐蜀疑兵悚裕與朱齡石謀曰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以疑兵
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自加都督廿二州裕為太尉都督二十三州軍事。珀枕
碎治金瘡腫寧州獻琥珀枕於裕裕以可治金瘡命碎之以賜軍士。王檀田子遣
伐秦裕令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伐秦道濟獲秦人皆釋之歸者日衆斬泓滅秦義
真拱代秦勝之執秦王姚泓裕東歸乃以次子義真鎮秦擊魏河上大破之裕伐
秦北魏主嗣遣其上流裕怒擊魏破之於河上。相國九錫宋公裕自為相國總百揆
受九錫之命。彗星為異裕將篡裕克秦之後急謀纂晉故天有彗星之異。裕弒
安帝東堂壟。裕使王韶之弒安帝於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以讖昌明後三
帝乃立德文讖是詢。裕既弒安帝以讖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立德文是為恭
帝。始受進爵移壽陽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長星竟天裕篡
踊。傳亮具詔使帝書。自稱皇帝零陵棋。長星見為廢立之象。宋王
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欲歸老京師傅亮悟其意遂具禪詔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裕即帝位
廢恭帝為零陵王。掩殺零陵又帥臨裕既廢帝又使褚淡之以被掩殺之乃帥百官
臨於朝堂。不過三年裕死俑裕為帝不過三年遂崩。○已上高祖○已上腫韻
營陽義符繼為邦。手詔朝事宰相扛。道濟難御晦同

異。初高祖疾甚詔其子義符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又曰檀道濟雖有幹畧難御之氣也謝
晦數從征伐後有同異必此人也。廓辭吏部恥徐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曰吾
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時徐羨之曰黃散以下故宜共參同異故云然干木羨之字也。魏築長
城二千里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天師道場魏立幢嵩山道士寇謙之修
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神人授以圖籙其經奉其書獻於魏主立天師道場。居喪無禮義
符廢。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戲無度。徐傅謝晦弒殺雙徐羨之傅亮謝晦因
廢帝為營陽王後殺之雙者并殺廬陵王義真也。○已上少帝迎立義隆為皇帝。
親覽萬機宋室麗義隆初封宜都王至是迎立之徐傅上表歸政帝親覽萬機。○
已上江韻詔暴徐傅謝晦罪。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誅之。
元嘉二年劭生載袁皇后生劭自帝曰此見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帝禁之乃止。靈
運延之既徵用。黑衣宰相慧琳鬼帝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
書侍郎又以釋慧琳善談論遂參權要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冠履失所矣。王謝殷劉與
曇首。五臣推重當時在。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故宮耕具示子孫。義隆慚色艱難息。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進曰陛下不睹遺物安知稼穡之艱難乎。
徵士陶潛以卒書。陶潛侃曾孫也自以世為晉臣恥復屈身後代不肯仕宋其卒也特
書之。子劭立為太子害。立子劭為太子後劭弒父。崔浩勸魏伐蠕蠕。
料宋義隆非裕逮。崔浩勸魏主北伐蠕蠕或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非計也浩曰義
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何懼之有。宋有恢復河南志。遣使告魏卒乘
待。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簡甲卒五萬告魏曰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浩陳宋兵

五不利。崔浩謂南方舉兵五不利。而義隆行之必敗。斂兵四鎮需氷涯。魏主
以河南西鎮兵少。悉收衆北渡。需河氷堅合。自更取之。彥之淮泗潁昌上司兗
既平諸軍鎧。王仲德獨有憂色。十月魏拔虎牢壘。宋到
彥之領兵伐魏。自淮入泗。至潁昌。乃泝河西上。見魏軍皆北渡。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憂曰。倘河兵既合復
來。豈可不以爲憂乎。至十月魏果進攻虎牢拔之。道濟與魏戰多捷。唱籌量
沙全軍歸。到彥之既敗。道濟與魏戰多捷。後道濟食盡。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魏
軍見有餘糧。不敢追。廉若道生智若浩。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
主領之日。智如崔浩。廉若道生。世冑隱逸元等采。魏徵世冑隱逸盧元等。明辨
姓族整流品。浩拂元言衆怨倍。崔浩欲明辨姓族。大整流品。盧元止之。曰
創制立事。各有其時。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夏滅西秦夏亦亡。夏者赫連

定也。西秦者。乞伏慕末也。赫連定既滅西秦。而定亦爲吐谷渾所執。夏亦亡。靈運遊放有
司劾。興兵逃逸執使者。空喻韓秦應徂醢。謝靈運好遊山。從者
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爲有司所糾。詔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擒之棄市。燕主弘稱籓於魏。燕拘魏使臣於什門二十年不遣。至是請罪稱籓。乃
送什門還魏。宋殺道濟長城殆。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宋主疑焉。下詔誅之。道濟
日。乃壞汝萬里長城。儒史文元四學立。宋主雅好藝文。使雷次宗立儒學。何承天立史
學。謝元立文學。何尚之立玄學。巾褠侍講次宗宰。宋主每幸學。館次宗以巾褠侍講。資
給甚厚。史言政治稱元嘉。宋主性仁厚恭儉。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魏喜
文學儒風變。初魏尚武功。不以文學爲意。至是常爽敦授七百餘人。魏之儒風始振。崔
浩高允脩國史。魏修國史。以浩允兩人爲之。湛誅義康江廣瘞。[illegible]

枝宜伐伐傷樹扶育奏上賜死瘣。彭城王義康。帝弟也。劉湛每事推崇
之。無復人臣之禮。帝不能平。詔誅湛。并斥義康爲江廣都督。扶育上表曰。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
枝之傷樹乎。并賜育死。瘣病也。魏主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
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遂詣道壇受籙。耗同疲民謙之詁。太子晃諫魏主曰。天人道
殊。今爲謙之所詁。耗府庫。疲百姓。將安用之。不給肥馬與獵騎。秋穀黃麻
筆公絲。魏主出畋。詔以肥馬給獵騎。古弼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弼曰。吾恐乏軍國之用。雖死
何傷。魏主聞之喜。賜衣二襲。他日又獵。弼復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筆公
可謂社稷臣矣。筆公者。以古弼頭尖而名之也。○已上兩韻　義宣義季慇懃誨。義宣
義季。皆帝弟也。初宋主以義宣不才。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百姓艱難飢苦佩。後又
餞義季於武帳岡。將行。勑諸子且勿食。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

識有飢苦耳。元嘉廿二年正月承天新曆元嘉載。何承天撰元嘉
新曆。至是始行之。魏以經義決疑獄。欲以華變夷也。熙先范曄反謀
賽。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宋主必以非道晏駕。江州當出天子。引范曄同謀。謀泄。被收。范曄之死。實孔
熙先誤之也。宋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至是始備。乘
風破浪宗慤藏。宗慤好武。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請從伐林邑。魏誅沙
門焚經像。魏主與崔浩素不信佛。及入佛寺。見有兵器。崔浩曰。此必通謀。欲爲亂耳。因命悉誅
天下沙門。焚毀經像。侵宋北邊憂洛剴承天四策備禦陳。魏人侵宋
北邊。宋主以爲憂。何承天因陳備禦四策。慤破林邑衣櫛耐。宗慤同檀和之破林邑。獲
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曰。衣櫛蕭然。浩以湛標言刊石殺身滅族
直筆廢。魏崔浩修國史。閔湛郗標勸浩刊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北人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滅

其族。高允不欺罪特除。死不易詞貞信配。高允同修國史。太子使諱其辭。及入見。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詞。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特除其罪。以旌之。江湛元謨勸伐魏。慶之固陳不可再。宋欲伐魏。江湛王元謨並勸之。沈慶之獨以爲不可。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伐國。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魏軍蕭彭引軍南。宋思道濟石頭悔。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引軍而南。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軍所過殺掠多。嬰兒貫槊丁壯碎。魏人所過殘滅。丁壯者殺之。嬰兒貫於槊上。以爲戲。自是邑里蕭條。宋以僧綽爲侍中。王僧綽也。宗愛弒燾魏濬代。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魏臣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即位。尚之致仕尋復起。眞僞傳錄袁淑裁。何尚之退老方山。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跡無名者。爲眞僞傳以嗤之。劭濬巫蠱覺不誅。劭乃弒父駿兵逮。劭者。太子劭也。濬者。始興王濬。太子弟也。太子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乃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宋主覺。而不誅。劭竟弒父。武陵王駿。舉兵討劭。慶之輔駿僧達來。劭誅駿登皇帝闕。駿旣起兵。沈慶之總中軍。謂人曰。王僧達必來。劭衆大潰。羣臣勸駿。即帝位於新亭。○已上文帝及劭沈公不肯效何公。沈慶之請老。使何尚之復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不返。茅屋蕭然延之槩。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大明六年策孝秀。顏法對策因諒㦑。宋策孝秀於中堂。秀才顏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上惡其諒。投策於地。狎侮群臣憚興宗。宋主狎侮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大修宮室田舍態。宋大修宮室。侍中袁顗因盛稱高宗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駿死子業殘暴甚。弒於寂之

湘東稱。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殘暴日甚。壽寂之弒之。迎其叔湘東王彧即位。○已上孝武帝及廢帝泰始二年罷二銖。鬻眼綖環禁皆倍。宋初。聽民私鑄。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至是禁之。并罷二銖錢。官人陳氏賜道兒迎還生昱太子呆。宋主無子。常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遂立爲太子。復遣攸之擊彭城。固陳不可強遣隊。宋主復遣沈攸之擊魏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陳不可。宋主怒。強遣之。別遣道成將千人收養豪傑賓客輩。別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異相傳來黃門徵。伯玉之教本任資。民間傳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游騎行境上。道成以聞。乃使道成復本位。以淮陰爲北兗州再徵道成速發淮。宋以淮陰爲北兗州。再徵蕭道成入朝。所親勸勿就徵。道成曰。今惟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作湘宮寺極壯麗。賣兒貼婦虞愿對。宋主爲湘宮寺。備極壯麗。侍郎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何功德之有。彧殂昱立方十歲。休範褚袁顧命愛。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同受顧命。太子昱立。○已上明帝淵素與蕭道成善。薦爲右衛機事擬。褚淵素與道成善。薦之朝。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已上[illegible]蕭袁褚劉爲四貴。更日入直決事會。蕭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魏始罷門房之誅。謂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深所憫悼。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馮氏弒弘稱制沛。魏太后馮氏。太上皇帝弘之嫡母也。太后有所幸李奕。爲弘所誅。遂以鴆毒殺之。道成弒昱立安成。宋主昱驕恣無禮。尤忌道成。道成乃陰結楊玉夫等伺便殺之。立安成王準。○已上廢帝蒼梧王攸之兵舉江陵旆。沈攸

之衆兵江陵。討蕭道成。遺蕭書曰。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劉秉謀誅以
告淵淵告道成秉粲害。袁粲劉秉謀誅道成。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
僧靜攻之。粲秉皆死。可憐石頭城之謠，父子俱死粲與最。時百姓哀
之爲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當粲死時。粲子最以身衛粲。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
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江淹五勝五敗料。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
淹曰。公有五勝。彼有五敗。劉善曰。此籠中鳥也。攸之軍潰道成泰。攸之軍潰。縊死。太
尉太傅殊禮加。道成自爲太尉太傅。加殊禮。昇明朔移建元帶。宋昇
明三年。禪位於齊。齊稱建元元年。汝陰廢徙族偕滅。廢宋主爲汝陰王。未幾弒之。滅
其族。○已上六主五十三年丏。宋自武帝至明帝共六主。五十三年。假子
二十又七年。假子者。謂蒼梧王及順帝也。蒼梧乃李道兒之子。非劉氏也。順帝亦諸王姬所

生。明帝殺其母。而使寵姬育之。非眞明帝子也。合之又共得七年。篡晉又被齊篡冤
劉裕篡晉。纔六十年。又爲齊篡。○已上天道如輪迴。眞可發人深警。泰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五代齊蕭道成紀

太祖高帝蕭道成 字紹伯。仕宋。進爵齊王。弒宋蒼梧王劉昱。又弒宋順帝劉準。滅其族而篡之。在位四年。壽五十四。葬泰安陵。改元者一。建元四年。杞

武帝蕭賾 字宣遠。高帝蕭道成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葬景安陵。改元者一。永明十一年。綮

廢帝鬱林王蕭昭業 武帝蕭賾之孫。在位半年。爲蕭鸞所弒。年二十一。改元只半年。隆昌上半年。

海陵王蕭昭文 初封新安王。蕭鸞弒昭業。迎立之。在位不半年。蕭鸞又廢弒之。改元延興

明帝蕭鸞 字景棲。高帝蕭道成兄始安貞王蕭道生之子。弒昭業。又弒昭文。而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七。葬興陵。改元者二。建武四年。永泰一年。

東昏侯蕭寶卷 字智藏。明帝蕭鸞第三子。在位二年。爲蕭寶融所廢。隨爲蕭衍所弒。壽一十九。改元者一。永元二年。紙

和帝蕭寶融 字智昭。明帝蕭鸞第八子。結蕭衍。廢兄寶卷。而自立。在位一年。被蕭衍所篡。又以沈約言弒之。壽一十六。葬恭安陵。改元者一。中興二年。陌

五代齊蕭道成七主共二十四年除已未爲
宋主二十三年　　五代齊紀目

通鑑韻書卷之十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穿之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南齊蕭氏紀

紀韻凡二　青　麻

道成任宋明宗廷別將千人淮陰屍收養豪傑賓客
盛。在軍中久異相形。黃門侍郎以疑徵借魏遊騎本
任停道成姓蕭氏字紹伯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宋以淮陰爲北兗州淮陽爲南兗州宋明帝時道成
爲南兗州刺史收養豪傑在軍中日久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不欲內遷參軍荀
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仍令復本任道成於明帝時已蓄異志

矣又徵入覲便速發宋主又徵道成入朝或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
剪除諸弟何預他人。唯應速發耳。因淵之薦機事聽褚淵素與道成善薦爲右衛將
軍。共掌機事。弑昱立準錄尚書。事皆應關蕭公庭宋明帝殂。以所
養太子昱即位昱忌道成威名欲殺之道成與褚淵謀廢立命王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伺七夕
昱出飲醉還乃使玉夫弑昱王敬則拔刀言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道成遂
迎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準追廢昱爲蒼梧王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褚淵告變僧靜
力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褚淵知之郎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之袁粲父子
爲僧靜所殺劉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百姓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粲眞純臣
也黃鉞新亭攸之經宋沈攸之都督荊襄起兵討道成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以禦
之。攸之軍潰縊死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王儉任遐協蕭謀敬則

勸兵啓譬聆王儉說道成宜示變革當令褚公知之任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遐能制之。宋
主下詔禪位於齊不肯臨軒禪讓王敬則勒兵啓譬令宋主出宋主泣曰願後世勿復生帝王家褚淵字
彥回。王儉解璽淵勸進道成稱帝汝陰行禁宮丹陽兵
防守弑之并滅其族丁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長齊王朏佯爲不知出引枕臥王
儉乃爲侍中解宋主璽綬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道成即皇帝位廢宋主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防
守尋弑之。滅其族。魏攻齊壽陽不克魏師攻齊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堰肥水以禦
之。魏師大敗退走。檢定民籍元嘉寧齊檢定民籍虞玩之上言宜以宋元嘉時籍爲
正。從之。腰扇障日淵入朝羞面見人寒士醜司徒褚淵入朝以腰
扇障日徵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能免寒
士。袁謂袁粲劉謂劉秉。建元四年道成殂黃金土價史言齊主

性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至是殂。○巳上高帝淵子恥父殳
讓爵弟高帝太子賾嗣位是爲武帝時褚淵亦卒淵子賁恥父失節服除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屛
居墓下終身。李崇樓鼓盜跡寡魏兗州刺史李崇以兗土多盜令村置一樓懸鼓其
上盜發則擊之旁村響應發人守險盜無得脫者。治民官以三年斷宋末有司以六
年爲限齊法乃以三年爲斷。僧虔長者台司銘齊以王僧虔爲開府儀同三司僧虔
固辭不受。王弘嘗曰僧虔必爲長者當至公台。熒惑逆行入太微思隆惠政
不禳星。熒惑火星逆行入太微垣齊主曰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何益魏始
禁同姓爲婚時俗忽於昏禮魏始嚴禁之。麒麟政寬無誅刑魏濟州刺
史韓麒麟爲政尚寬民亦不敢犯法。子良司徒有八友篤好釋氏僧徒
齊范縝盛稱無有佛神滅論著辨難悍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

子良好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與焉。子良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而范縝盛稱無佛。子良亦不能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存。子良集僧難之。終不能屈。

王儉深器異蕭衍。貴不可言三十齡。儉少好禮學春秋。風流宰相謝安馨。蕭衍有文武才。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儉少好禮及春秋。言論必於儒者。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況也。

魏詔均田安世疏。力業相稱均量涇。男夫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青青。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者得賣其餘零。諸宰民官各隨近。給與公田有差坰。魏給事中李安世上言。宜行均田法。使民業相稱。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子十五以上乃受田。詔從之。

高祐止盜重守宰。魏主問西兗州刺史高祐曰。何以止盜。祐曰。守宰得人。止之易矣。魏主善之。

不勝貪心聽辭軿。魏主因閭文祖受賂事覺。謂羣臣曰。卿等自審有不勝貪心者。聽辭位。軿者車也。辭位則無車矣。○已上青韻

安祖封侯又還家。外戚無能舉亦嗟。魏主訪舅氏存者。得李安祖等四人。皆封侯。既而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李氏者。魏獻文帝生母族也。

江南好臣歲易主。齊遣使如魏。魏主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魏主甚慚。

約撰宋書鄙薄遴。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又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刊除。

顯達遷官常畏懼。麈尾蠅拂王謝奢。齊陳顯達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懼色。戒其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吾人好以麈尾爲拂子清談時每捉之。○已上武帝

長懋卒立孫昭業。朝事委鸞西昌誇。齊太子長懋卒。立孫昭業爲太孫。齊主殂。昭業即位。悉以朝事委西昌侯鸞。

魏遷洛陽都於此。四海爲家王者遷。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召任城王澄謀之。澄曰。卜地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乃自平城發步騎三十萬南行。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然魏氏遷洛之後。不再傳而遂微。當時惟尚書李沖于果皆以南遷力諫。魏主不從。

蕭鸞弒其君昭業。自爲驃騎尚書加。蕭鸞弒其君昭業。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已上弒帝昭業

迎立新安王昭文。殺鏘鈞等王爵賒。蕭鸞迎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殺鄱陽王鏘、衡陽王鈞等十一人。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

謝朏求出守吳興。置酒遺瀹勸飲邪。蕭鸞謀纂大統。多引名士與謀。侍中謝朏心不願聞。求出爲吳興太守。置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邪語助。

鸞廢昭文而自立。蕭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尋弒之。○已上廢帝昭文。

庾悰慟哭遺直嘉。齊王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是爲明帝。欲引尚書庾悰入參佐命。悰慟哭力辭稱疾。不陪位。徐孝嗣曰。此古之遺直也。

魏禁士民之常服。變易舊風美俗華。禁常語。立國子學四門小學洛陽涯。魏主欲變易舊風。詔禁其服與語。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臨江數齊蕭鸞罪。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魯城封祠孔顏家。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并求遺書。

宣下品令賜冠服。魏主見羣臣於光極殿。各班品令。賜冠服。

改姓元氏族姓譁。魏本拓拔氏。今改姓元氏。初以九十九姓爲部落。令更定族姓。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爲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更爲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爲妾媵。其選調用人。亦以門品爲高下。

除逋亡緣坐之法。魏法有逋逃者。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若然。則司馬牛受

柏翅之罰柳下惠要洛貼之誅矣乃除。**秋朝春還雁臣霞**猥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懊儂歌成齊主猜敬則反敗曲阿猪眺以功遷讓不許。**齊大司馬王敬則子仲雄善琴作懊儂歌齊主嫌之乃以張瓌為吳郡太守以防敬則謝眺為敬則子婿敬則子遣人告之眺執其使以聞敬則遂反至曲阿而敗胡松斬之眺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懊儂琴歌名謂懊惱而復逢儂也儂者我也吳人語。**雍州刺史蕭衍東**齊主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鸞死寶卷欲速葬。**齊王鸞殂太子寶卷立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力諫閻爭乃得踰月而葬。○已上**羊闞無髮秃鶖斜**明帝大中大夫羊闞入臨闞無髮俯仰幘脫寶卷大笑曰秃鶖啼來乎言其髮秃如鶖鳥也。**六貴同朝亂將作蕭衍宏策武備牙**始安王遙光與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六人分日貼勅雍州刺史蕭衍謂張宏策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乃密與宏策修武備以

圖之牙者大將之牙旗也**作事不可在人後直取橫江衍志差**明帝臨崩戒其子寶卷曰作事不可在人後齊主數誅大臣豫州刺史裴叔業問蕭衍以自安之計衍報曰若意外相迫當直取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叔業猶豫未決乃以壽春叛降於魏**趙鬼能讀西京賦芳樂玉壽綺麗花潘妃步步蓮花現**齊主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時後宮被火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起芳樂玉壽諸殿窮極綺麗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蕭衍起兵襄陽洼穎胄亦以融起兵數卷罪惡涪陵據**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衍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謂者擧之也。**寶融江陵自為帝衍追廢卷東昏汗自為大司馬承制乃弒寶卷梁公終**齊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也還廢其君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和帝蕭衍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乃弒寶卷并法正等誅之。○已上東昏侯**沈約勸進不復思寶融廢為巴陵呀弒於姑孰由約計齊祚已終梁遐砲**衍有受禪之志沈約為衍勸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衍然之遂即位稱帝廢齊主為巴陵王衍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飲寶融沉醉伯禽揩殺之將齊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死節者唯見遠一人而已范者言梁運方新如花之初放也○已上和帝**七主二十四年紀一昏篡亂事如麻**齊高帝武帝弒帝廢帝明帝東昏侯和帝以七主而合二十四年可謂促之至矣然明帝以下系出西昌侯帝至廢帝僅十六年篡亂相尋何其多事如麻乎○已上麻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校閱

五代梁蕭衍紀

金陵　高祖武帝蕭衍　字叔達蘭陵蕭氏齊疎族也仕齊鎮襄陽弑東昏侯蕭寶卷又弑和帝蕭寶融而自立建號梁以裁剪文錦為人獸形乖仁恕心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俱禁止捨身同泰講涅槃經餓死臺城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葬脩陵改元者七、天監十八年 任 普通七年 大通二年 中大通六年 大同十一年 中大同一年 太清三年

簡文帝蕭綱　字世纘武帝蕭衍第三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壽四十九改元者一 大寶二年 蝀

江陵　孝元帝蕭繹　字世誠武帝蕭衍第七子初封湘東王不赴父難亦不奉簡文朔在位三年降魏被弑壽四十七改元者一　承聖三年 牲

敬帝蕭方智　元帝蕭繹第九子在位二年為陳霸先所弑改元者三　紹太一年 太平二年

江陵　後梁宣帝蕭詧　昭明太子蕭統之子武帝蕭衍之孫與西魏伐殺叔父元帝蕭繹受西魏立為皇帝都江陵在位七年壽四十四葬平陵即位之年即敬帝蕭方智即位之年改元者一　大定七年 紅

明帝蕭巋　宣帝蕭詧太子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四葬顯陵改元者一　天保二十四年 任

後帝蕭琮　明帝蕭巋太子在位二年併入於隋封莒公與高仁英陳叔寶各脩宗祀改元者一　廣運二年 [illegible]

五代梁蕭衍共七主八十五年

梁簡文帝蕭綱大寶元年庚午高洋廢其主東魏孝靜帝拓拔善見篡其位尋弑之是為北齊傳高殷高演高湛高緯高恒至梁明帝蕭巋天保十六年丁酉為周武帝宇文邕所滅

齊文宣帝高洋改元一　大寶十年

廢主高殷改元一只半年　乾明上半年

孝昭帝高演改元一只半年　皇慶下半年

武成帝高湛改元二　大寧一年　河清三年

後主高緯改元三　天統五年　武平六年　隆化一年

幼主高恒改元一　承光一年

梁宣帝蕭詧大定三年丁丑正月宇文覺弑其主西魏恭帝拓拔廓僭號周稱天王至宇文毓稱皇帝傳宇文邕宇文贇宇文闡至梁明帝蕭巋天保二十年辛丑為隋文帝楊堅所滅

孝閔帝宇文覺為宇文護所弑

明帝宇文毓為宇文護所弑改元一　武成二年

武帝宇文邕改元三　保定五年　天和七年　建德六年

宣帝宇文贇改元一　宣政一年

靜帝宇文闡改元一　大象三年

通鑑韻書卷之十四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南梁蕭氏紀

紀韻凡五　銑　諱　董　藥　月

子良八友有蕭衍（武帝姓蕭氏名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道成同出漢蕭何二十世孫整之後於齊爲疏屬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爲司徒以范雲蕭琛等爲八友而衍與焉）王儉器異（衍有文武才國子祭酒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遂相結納）三十顯永泰元年刺雍州避禍圖霸此州寄與宏策修武備（齊永泰元年以衍爲雍州刺史謂張宏策曰今亂將作矣避禍圖霸無如此州密與宏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意外相逼馬步演（齊主數誅大臣豫州刺史裴叔業問衍以自安之計衍報曰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斷其後天下之事一舉可定叔業狐疑未決乃以壽陽降於魏）勸兄蕭懿行伊霍蕭懿不從卷藥殄（衍兄尚書令蕭懿入援東討崔衍使所親說懿曰滅賊之後當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否則便還歷陽若釋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東昏侯賜懿藥懿飲藥死）起兵襄陽以融教舉叡白結帥兵還（衍起兵襄陽用南康王寶融教令上庸太守韋叡自結於衍帥郡兵二千往赴之）衍入建康弑寶卷相國梁公王爵展（衍入建康弑東昏侯寶卷自爲相國封梁公旋進爵爲王）沈約勸進方思之廢融巴陵齊祚翦虛名實禍沈約謀死不須金始就剉（沈約勸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今業已成何所復思衍遂即帝位廢和帝寶融爲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使所

親鄭伯禽以生金進齊主。齊主曰。我老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齊王沉醉。伯禽揖殺之於姑孰。詔木肺石函各一。梁主詔公車府立謗木肺石。各置一函。有橫議者投謗木函。有功勞才器沉滯莫達者。投肺石函。肺石。赤石也。形如肺。定正雅樂天監典。天監元年。詔定雅樂。寶寅伏於魏闕下。請兵伐梁東城遣。齊王寶寅往北魏。請兵伐梁。謝朏逃竄已餘年。一旦自詣司徒轉。梁主徵謝朏。朏逃竄多年。忽自出詣闕。梁主以爲司徒尚書令。朏終不省職事。魏以源懷巡北邊。劾奏于祚官以免。元尼貪穢懷不私。公庭使者罪狀讞。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乃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百姓賴之。沃野鎮將于祚。頗有受納。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貪穢狼籍。懷於公庭。檢其罪狀抵罪。一無所私。吉翂代父梁主赦。固拒志舉純孝勉。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舉翂純孝。翂曰。若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魏雞雛四翼四足。小臣亂政光言蹇。魏有雞雛。四翼四足。侍中崔光曰。此小臣執政之象。願上進賢黜佞以弭之。後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蹇者。王臣蹇蹇之謂。營繕國學築九城。燕齊趙魏教授授。魏立國學。燕齊趙魏之間。教授不可勝數。時柔然侵魏。源懷奏築九城於北邊。從之。梁置五經之博士。雲門何胤受業辨。分遣博士與祭酒。巡於州郡立學設。梁主好儒術。置五經博士。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行州郡。各立學宮。魏有芝生太極殿。崔光奏非當生鮮。魏太極殿生芝菌。侍中崔光上言。芝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願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耳。梁初建立孔子廟。晉宋以來。聖廟久廢。梁初立之。可謂賢矣。紹表魏圖蜀五件。魏王足圍蜀涪城。邢巒上言益

州有五可圖。今宜速取之。魏主不從。足竟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天監四年大有年。米斛欣於三十錢。米一石。爲一斛。魏以琛言罷鹽禁。魏御史中尉甄琛上言。乞弛河東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勰。尚書巒。上言宜如舊制。魏主從琛議。罷鹽池之禁。韋叡敗魏鍾離戰。魏攻鍾離。梁主命韋叡救之。魏師敗走。遂解鍾離之圍。魏主親講佛釋書。永明閑居寺作診。裴延儁上疏不聽。遠近承風佛事熾。州郡萬三千餘寺。書講佛書始魏舛。魏主好佛。親自講解。作永明閑居寺。遠近州郡。無不奉佛。史書講佛書始此。稷殺東昏怨賞輕。張公可畏青冀賤。張稷曾殺東昏侯。以功大賞輕。怨望。梁主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稷爲青冀刺史。魏立子詡爲太子。不殺太子母始免。魏舊制。立太子則殺其母。至是立詡爲太子。始不殺太子之母。詡乃胡貴嬪所生也。壽陽大水崇勒

兵。臥虎聲聞鄰敵弱。魏壽陽大水。城不沒者二版。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崇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天監十四年九月。水壞淮堰城如洗。十餘萬口漂入海。淮城村落水伯泫。梁堰淮水長九里。天監十四年。淮水暴漲。堰壞。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胡太后作永寧寺。九層浮圖土木興。掘地築基及黃泉。九十丈高浮圖頂。上剎復高有十丈。珠玉錦繡僧房埤。此言魏胡太后奉佛之侈也。浮圖。塔也。此塔九層。高百丈。除地爲壇曰墠。天監十六春與夏。文錦不爲人獸禰。宗廟牲牢累冥道。以麵爲之血食鮮。梁主詔文錦不得爲人獸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又詔宗廟牲牢。以麵爲之。時論以宗廟去牲。便是不復血食。梁主不從。魏崔亮立停年格。行厓貫魚薛琡闢。魏吏部尚書崔

亮立停年格。凡用人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悅之。洛陽令薛琡上言，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自是以後歷代用人，皆取此法。崔亮作俑，其流敝不獨一時也。闕者闕發其立法之陋也。傾身下士賈思伯衰至便驕雅談緬賈思伯爲侍講，其爲人謙和，或問思伯公何以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聞之，以爲雅談。緬者其指遠也。葛榮旣得洛周衆，自稱天子齊號幟。魏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掩葬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梁侵魏境取壽陽梁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李憲以壽陽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人。復以壽陽爲豫州。魏盜日滋國用浸廣徵六年租不足乃罷百官酒肉膳稅人市者人一錢邸店有稅民怨讟。魏盜賊日滋，國用大耗，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凡入市者人稅一錢，邸店皆有稅，百

姓無不嗟怨。讟者惡言也。殷州刺史楷死節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景伯清河禮義俛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以禮義教民，有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之母喚婦人與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其子悔過，卒以孝聞。梁主捨身同泰同泰寺在臺城，梁武帝捨身爲僧，羣臣以金贖之，乃還朝。僧智圍魏廣陵卷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圍魏廣陵，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廣陵降。夏侯夔吏民安堵如故。卷者，席卷而有之。魏爾朱榮兵勁強高歡獻策參軍纂。魏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馬強盛，高歡言於榮曰，以明公雄武，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君側，霸業可成。榮大悅。歡由此每參軍謀。纂猶印也。誅召爾朱又詔止胡后酖子死河泫爾朱自爲太原王。魏肅宗誅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殺魏主詡，而立臨洮王子釗，方三歲。爾朱榮沈太

后及子釗於河，迎立長樂王子攸，是爲敬宗。殺王公以下二千人。榮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逼攸納女爲后輦爾朱榮欲以其女爲后，攸乃爲肅宗嬪，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豈因懷公之妃也，文公復納之，事有反經合義者，陛下何疑焉。魏主從之。榮甚悅。梁武再捨身同泰四部無遮大會跏梁主又捨身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跏者佛法跏足而坐也。○已上銑韻釋去御服涅槃講三請還宮錢納銛梵語涅槃，華言無爲，經之名也。梁主去御服，著僧衣，親自講經，前後凡三捨身，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銛音項，受錢器也。此即捨身內事。魏主殺榮兆弒攸魏主惡爾朱榮擅權，與城陽王徽謀殺之。汾州刺史爾朱兆執魏王攸，遷於晉陽，縊殺之。高歡六鎮乘醉項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集汾東受號令，長史慕容紹宗力諫兆，兆不聽。項者強項也。○已上講韻世隆廢曄立元恭閉口八年赦文

洞魏爾朱世隆推長廣王曄即帝位，至是廢之，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帝以元義擅權，陽爲瘖疾，閉口不言者八年。及即位，見邢子才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忽言曰，永安手剪彊臣，非爲失德。中外以爲明主。元忠素箏濁酒迎長歌慷慨高歡動魏趙郡太守李元忠聞高歡東出，乃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之。歡引入，鼓箏長歌，與歡謀合，殷冀二州，歡握其手而謝焉。子統憂卒立子綱昭明三子分封董梁太子統卒，諡曰昭明。梁主更立子綱爲太子，封統子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詧爲岳陽王。統註陶詩，又文選三十卷。朱异嫉徐漸見逼摛老泉石新安峯梁太子綱以徐摛爲家令，梁主寵遇日隆，朱异不悅，曰，徐叟漸來見逼，乃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曰，新安太好山水，遂出爲太守。峯者，草木盛也。高歡起兵討爾朱立帝元朗丞相總盡滅爾朱幽節閔立修酖恭門下籠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立

渤海太守元朗爲帝。自爲丞相。擊爾朱兆於鄴。兆敗
殺盡滅爾朱氏。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
王修。是爲孝武帝。酖節閔帝於門下省。拔岳遣使詣
歡自爲大丞相。籠者。言在歡籠絡中也。
晉陽。歡奇文泰復命。偬陳悅殺岳。軍無主。宇文泰奉
雍州。懍歡。反魏主奔文泰。避湯入火裴俠咏。泰魏賀拔
告晉陽。與高歡約爲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詣晉陽。以
覘歡之爲人。歡奇泰狀貌。欲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
遣而悔之。賀拔岳爲陳悅所殺。軍中無主。以宇文泰
統其軍。討陳悅誅之。高歡舉兵反。宇文泰奉魏主
將從之。東郡太守裴俠曰。若投宇文泰。猶避湯入
火也。魏主乃入長安。以宇文泰爲尚書令。偬者。忙迫
之狀。懍者。茂盛
也。哂者。大笑也。熒惑入斗去復還。梁武跣足走。禳
熒惑火星。入於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諺曰。熒惑
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梁主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
主西遷。梁主慚曰。彼亦
應天象耶。慚心亂也。歡至洛陽。立善見。遷都於鄴

東魏。偬。高歡至洛陽。追魏主不及。乃立清河王世
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遷都於鄴。是爲東魏。宇
文泰弒其君修。奉立寶炬。安定暌。宇文泰酖弒其主
修。立南陽王寶炬
是爲文帝。謂之西
魏。暌者。日將明也。○已上董韻朱出墨入由蘇綽。文案程
式後人若。惠達薦綽王佐才。前席語歎宇文曜。周惠
達薦
蘇綽於宇文泰。謂有王佐才。綽陳爲治之要。泰不覺
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綽始制文案程式。以朱出墨
入。後人多
遵用之。徐勉骨鯁不及雲。梁世賢相范徐焯。梁世
賢相
必稱范徐。勉之直雖不及
雲。亦不肯阿意苟合也。東魏封洋太原公。東魏封
高歡之
子洋爲
太原公。侯景尚書僕射掠。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
尚書右僕射。景寇梁淮上
梁陳慶之
擊破之。夜中闇詰陳元康。高歡召見功曹托。高季
式薦
陳元康於高歡。曰是能夜中暗
書快吏也。歡試之。使授功曹。茅山處士陶弘景。山

中宰相梁武來。梁處士陶弘景。隱居茅山。國家每有
大事。梁主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
宰
相。東魏高澄爲吏部。始改崔亮停年格。東魏高澄爲
吏部尚書。始
改崔亮年勞之制。凡才
名之士。皆引置門下。何敬容爲尚書令。獨勤簿領
綱維酌。梁以何敬容爲尚書令。晉宋以來。宰相多尚
文義。敬容獨勤簿書。以綱維爲己任。時多嗤
之。魏置紙筆陽武門。求言損益制禮樂。減省官員置
二長并置屯田軍資博六條詔書令誦習。西魏置紙
筆於陽武
門。以求讜言。宇文泰又命周惠達唐瑾損益舊章。以
制禮樂。減省官員。特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足國用。蘇
綽作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
四曰擢賢能。五曰恤訟獄。六曰均賦役。令百司誦習
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
居官。此皆東魏所未有也。東魏大稔蘇息麋。連歲
大豐
穀斛九錢。山東
之民稍復蘇息。梁安成妖人作亂。江州司馬僧辯拓

梁安成以妖法倡亂。江
州司馬王僧辯平之。鄴中四貴權勢熏。澄領中書
機事畧。高歡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
鄴中爲之四貴。權勢熏灼。歡欲損奪其權。以
高澄領中書監。門下
機事皆歸中書矣。魏作大誥示文章。晉宋以來。文
尚浮華。宇文
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
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賀琛四事衍怒作。梁散
騎常
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二曰守宰貪殘。三
曰斗筲競進。四曰宜省事惜費養民聚財。梁主大怒
切責之。琛但
謝過而已。同泰寺中講三慧浮圖火災謂魔惡遂
起十二層浮圖。止於景亂成將却。梁主幸同泰寺講
三慧經。是夜浮圖
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
浮圖。將成。因値侯景亂而止。浮圖。俗謂之塔。太清元
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日僅如鉤。
削食之盡也。侯景降魏又
降梁亂階在此封景著。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
西魏。尋復叛。以河南十三州

降於梁。梁尚書僕射謝舉等曰納叛非宜。朱异揣知上意，力勸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封河南王。周弘正曰國家亂階在此矣。

高澄入鄴，幽其主。高澄侍東魏主孝靜帝宴，舉大觴屬之。魏主不勝其忿。澄大怒罵，使季舒拳毆東魏主，奮衣而出。東魏主乃與荀濟謀誅澄。事覺，澄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送返晉陽。

求成於梁，間景。虐侯景果謀為反計。臨賀正德共景約，衍以正德督諸軍。正德迎景，啓門，鑰正德僭即皇帝位。引景圍梁臺城。郭。梁武臺城蔬茹絕。乃食雞子。邵陵雎。東魏高歡求成於梁。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獨朱异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與澄通好。侯景果為反計。臨賀王正德得罪梁主，幸國家有變。侯景知之，致牋於正德，勸其起兵。正德大喜。梁主衍以正德都督諸軍事。正德以大船濟景，帥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直至闕下。正德自即皇帝位。景圍臺城。

梁主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因上雞子數百枚。

蕭繹、譽、慥不勤王，自相攻殺。天良薄。蕭詧請為魏附庸。泰令權報。詧喜諾。梁湘東王繹、河東王譽、桂陽王慥皆淹留不進。繹還江陵，殺桂陽王慥。而岳陽王詧亦與繹有隙。詧遣使於西魏，請為附庸。魏宇文泰令祭酒榮權報之。詧大喜。

景陷臺城，廢正德。梁武餓死，荷荷疾。侯景陷臺城，廢臨賀王正德。梁主飲膳，景皆裁節。梁主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太子綱即位，即簡文帝，武帝第三子也。荷荷，憤怒聲，即張步所謂負負無可言者之意也。○已上武帝

高澄被殺。洋入討，神彩英暢，衆皆愕。東魏高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為蘭京所殺。太原公高洋入討斬之。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洋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

繹、詧交兵，志衍仇。梁湘東王繹與岳陽王詧兄弟交兵。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骨肉之戰，愈勝愈

亂。繹不從。

霸先起兵與景搏。梁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起兵討侯景，遣使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高洋自封為齊王，逼主禪位，皇帝擅。東魏高洋自為丞相，封齊王，使侍中張亮逼東魏主禪位，遣王紹等奉璽綬。洋即皇帝位，國號齊，改元天保。東魏自善見建國凡一十七年，至是亡。

景稱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漢王爵。侯景自稱漢王，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宇文泰初作府兵百府二十四軍。魏初作府兵，籍民有材力者為之。凡租庸調一切蠲免，以農隙講閱戰陳，其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之府兵本此。

綸將攻景，繹忌之，僧辯襲綸。齊境泊，齊以繹為梁相國。梁邵陵王綸攻侯景。湘東王繹忌之，遣王僧辯襲綸。綸奔齊。齊以綸為梁王，又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蕭綱被殺。侯景鎮。侯景弒梁主綱，并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尋又廢梁主棟為淮陰王。○已上簡文帝

景稱漢帝於建康。景廢梁棟，即位南郊，自稱漢帝於建康，改元太始。

洋弒善見，魂寔寔。齊王洋鴆[illegible]常山中山[illegible]見自[illegible]，使人鴆殺之，并其三子。

蕭繹殺豫章王棟。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等討侯景。景兵大敗。豫章王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朱買臣呼之就船，沉之於水。

羊鵾殺景，傳首灼。都督羊侃之子鵾殺侯景，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手送於齊，暴屍於市。士民爭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五子在北齊皆殺之。

繹誅王偉，因檄文，即皇帝位江陵。閣。湘東王繹一目眇。侯景謀臣王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語，乃怒誅之。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即位江陵，改元大赦。

齊以辛術為吏部，取士必以才器格。北齊辛術以才器取人，曾廉必擢，門閥不遺，最為折衷。以為吏部尚書。

宇文泰始作九命，敘內外官九秩。西魏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後世

以九叙品始此。泰廢元欽復拓拔。宇文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是爲恭帝復其初姓拓跋氏魏收穢史斐庶所。北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以愛憎爲褒貶尚書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魏收啓齊主言斐謗國史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蕭繹殺紀并其子。梁武陵王紀帥軍伐江陵。紀衆潰梁王繹殺之并殺其諸子。龍光談講老子柏殿。梁主好談玄講老子於龍光殿柏者言其所談皆精柏也。詧因魏師入江陵鐵騎擁繹烏幔鍔。魏遣於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會後梁主詧伐梁梁主繹猶講老子一日官戍服以聽魏兵立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魏人百道攻城。百姓開四門納魏師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衣出降後梁主詧使鐵騎擁之入宮囚於烏幔之下或問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魏人殺梁主繹及愍懷太子元良等。魏立蕭詧爲皇帝。改元大定。後梁擴奉

魏正朔而稱臣。魏主命蕭詧即位於江陵是爲後梁改元大定惟上疏於魏稱臣奉其正朔。詧昭明太子之子也。魏免梁俘數千脚。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及郢都覆沒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因免梁俘數千口。齊納淵明爲皇帝。稱帝七月遜位咋方智復即皇帝位僧辨命喪霸先索。元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即帝位於金陵先是梁武帝兄蕭懿之子貞陽侯淵明爲北齊所獲至是齊納淵明於梁與王僧辨書使淵明嗣梁位王僧辨納之淵明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方智爲太子。陳霸先與王僧辨苦爭以爲不宜廢元帝之子。僧辨不從陳霸先襲僧辨縊殺之淵明凡稱帝七月而遜位於方智方智復即帝位而稱藩於齊蓋梁之統分而爲二矣。魏建六官泰冢宰。依倣三代周禮學。宇文泰令蘇綽定六官凡有官封升皆倣周禮以泰爲太師冢宰。泰死覺立篡魏恭護弒魏恭心不怍。魏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

嗣位西魏主恭帝廓封覺爲周公尋禪位於周。西魏建國二主凡三十四年而亡。覺自稱天王。廢魏恭帝爲宋公。宇文護爲大司馬冢宰遂弒宋公。霸先封陳加九錫。梁丞相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覺被護弒毓受絡。周冢宰宇文護弒其君覺立覺長兄寧都公毓即天王位是爲世宗明皇帝絡者在絡絡中也。霸先稱王遂稱帝。廢弒方智梁祚薄。陳霸先進爵爲王遂即皇帝位國號陳廢梁主方智爲江陰王尋弒之。蕭莊稱帝又改元。梁王琳伐陳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莊遂稱帝改元天啓以琳爲梁丞相。琳伐陳臨川不克。其後琳爲齊守壽陽死於陳將吳明徹之手。齊滅元氏族姓涸。齊主殺魏宗室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彭城公元韶等十九家韶絶食死又殺諸元氏七百二十一人。周宇文護又弒毓邕立養老謹木鐸。周冢宰宇文護憚帝毓明敏。進毒弒之。毓將沒。口授遺詔且曰朕子年幼介弟魯公邕寬仁大度能宏我家遂殂邕即位周主將親

學。以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憲老乞言禮成而出。○已上纂韻○已上敬帝方智同後梁宣帝詧周初令百官執笏。笏即象簡也。白虹貫日樂陵剮。日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齊王洋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以厭之。先是百年召往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百年斬後妃月餘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自擘之乃開周封李昞爲唐公。錄昞父虎佐命功也。李氏國號唐本此。天保四年彗星掃。天保梁世宗年號。太史奏彗見除舊布新之象齊始用士人爲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斷役。七流雅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縣令治民之本遂擇貴游子弟發敕用之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齊之士人爲縣自此始。百升明月斛律殁。齊祖珽惡斛律光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諜傳之於鄴中珽使其妻兄奏於齊主爲之解曰百升者斛也光字明月謡言其可畏齊主因與珽謀拉光殺之後周主滅齊追贈斛律光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周武倚廬喪三年。率遵

前典罔極越。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邕居倚廬。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
聽朝。其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伸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按漢文帝短喪之後。唯晉武帝。魏孝文
周高祖能終三年之喪。此君德之不可及也。周廢佛道毀淫祠沙門道士
還俗歛立通道觀以一教。周主定三教。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遂禁佛道二
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盡除之。立通道觀以一聖賢之教。皆以儒統之。楊堅眼
如曙星發。周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無愁天子彈琵琶。
披甲尚講老子碼。齊主好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閒謂之無愁天子。周師圍鄴城。齊主
緯披甲尚講老子。周師破齊滅之。擒齊主緯及其子恒。封緯爲溫公。周毀宮室之壯麗。
復省後宮妃嬪閒。周主詔以路寢會儀諸殿皆窮極壯麗。有踰清廟。宜悉毀撤。復省後
宮妃嬪之數。詔罷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梁明帝朝周於鄴致

享皆如古禮謁。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梁主朝周於鄴。始命有司。章具其事。諸如致食
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周殺高緯滅其族。周殺故齊主高緯。其族。齊后妃貧者至
賣燭爲業。按齊滅元氏。甚慘。不二十年。周滅高氏亦如之。天道亦可畏哉。頒刑書要制法
核。周法刑書要制。群盜贓一疋。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宇文邕初服常冠。
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贇立逞奢戚容竭。周主邕殂。
諡曰武帝。太子贇即位。奢欲無度。曾無戚容。少時爲父武帝所杖。至是手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
宮人。逼而淫之。楊堅女爲贇之后。周主贇立后楊氏。以后父堅爲上柱國大司馬。揔朝
政。刑經聖制更作罰。周主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更作刑經聖制。用法益深。樂運
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若不革此。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將殺之。元巖數曰。樂運不免。吾與之同死。請闕進
諫。周主感悟。賜御食而罷之。天元皇帝傳位闡驕奢自大傾憚沒。

周主贇自稱天元皇帝。傳位於太子闡。驕侈彌甚。居
稱天臺。自比上帝。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
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每捶人以百二十爲
度。謂之天杖。顛憚沒者。言其毫無顧忌也。堅篡廢
闡爲介公自爲皇帝隋號勃。周王闡禪位於隋王楊堅。堅即皇帝位。國號隋。
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其女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欲奪其志。誓不許。乃止。○已上後梁明帝廢
梁蕭琮爲莒公。後梁明帝太子琮。是爲末帝。僅有江陵數郡。隋徵梁主入朝。遂廢梁國。以
後梁主琮爲莒公。後梁亡。○已上後梁末帝六主八十五年忽。蕭梁共四主。合五十
六年。亡於陳。連後梁數之。爲六主。通共八十五年。亡於隋。○闕月

通鑑韻書卷之十四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五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虞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校閱

五代陳陳霸先紀

陳高祖武帝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人。仕梁，封陳國公，進爵為王。弒梁敬帝蕭方智而篡之。在位三年，壽五十九，葬萬安陵。改元者一。永定三年。時梁宣帝大定三年。

文帝陳蒨字子華，武帝陳霸先兄始興王長子。霸先無嗣，奉命繼統。在位七年，壽四十五，葬永寧陵。改元者二。天嘉六年。天康一年。

臨海王陳伯宗字奉業，文帝陳蒨太子。在位二年，為叔安成王陳頊所廢，尋卒，壽十九。改元者一。光大二年。

宣帝陳頊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陳伯宗而篡之。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改元者一。大建十四年。

後主陳叔寶字元秀，宣帝陳頊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受封長城公，以仁壽四年卒，壽五十二，葬洛陽芒山。改元者二。至德四年。禎明三年。

五代陳陳霸先五主共三十三年

通鑑韻書卷之十五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沈仁敷寧之　參校

壻何天衢子安

南陳陳氏紀

紀韻凡一　豪

始興太守霸先豪。霸先姓陳氏，字興國，吳興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梁武帝時，官始興太守，結郡中豪傑，以觀世變。起兵討景史鑑褒。廣州蕭勃遣人止間道受繹節度操。侯景圍臺城，霸先起兵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令人止之，霸先不從，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代領揚州僧辨制。梁王僧辨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領揚州。方智即位征西饕。元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即位金陵，加霸先征西大將軍。饕者，貪也。因納淵明僧辨隙。兵襲僧辨縊殺號。王僧辨納梁武帝兄蕃懿子貞陽侯淵明，即帝位，降方智為皇太子。陳霸先歎曰：吾與王公並處托孤之地，一旦改圖，援立非次，志欲何為。乃舉兵襲僧辨，縊殺之。復立方智，稱藩於齊。自為相國封陳公。九錫加進王爵高。遂稱皇帝廢方智江陰生命不安牢。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勒兵入宮，廢方智為江陰王，尋弒之。永定二年學捨身。大莊嚴寺跡奚淘。永定，陳主年號。學梁武三捨身於大莊嚴寺。覆轍亦在位三載亦遂薨。霸先晚年即位，稱帝三載，又無子嗣，遂至促亡。○已上高祖。子昌等沒臨川叨。陳主子昌等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召兄子臨川王蒨即位。梁屯濡須攻大雷。瑱安度徹溢城麋。梁王琳奉其主莊屯濡須口，攻大雷。陳主遣侯瑱、侯安都、徐度與明徹禦之。王琳敗

任忠擊破明徹於淮城，引兵而東。墜音輿，大戰也。制春夏不斷死刑。見陳主之恤刑。其制甚善。鹽賦榷酤立法高。庶子虞荔、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之。周迪寶應謀拒命。虞寄王命論以挑。陳遣兵討江州刺史周迪，閩州刺史陳寶應與迪通謀。虞寄乃以班彪王命論諷寶應，寶應不從，後被誅。○已上文帝。蒨殂伯宗繼稱帝。安成廢之臨海陂。陳文帝蒨殂，太子伯宗立。安成王頊誣伯宗與劉師知通謀，廢爲臨海王，又殺始興王伯茂。○已上廢帝。頊襲帝位號高宗。陳安成王頊廢姪襲取帝位，是爲宣帝。忠貞斬紇洗氏勞。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同反，僕遣使告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討平之。僕以母功，遷石龍太守。陳主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勞者勞其功也。伐齊策決吳明徹。徐陵知人屬以酈。徹堰肥水灌壽陽，生擒王琳景和逃。陳主謀伐齊，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僕射徐陵獨舉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陳主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取齊江北數郡。齊軍大敗。明徹復攻齊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一鼓拔之，生擒王琳。齊將皮景和北遁。初琳被擒，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焚文錦於雲龍門。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二百首，陳主詔雲龍門外焚之。總輔叔寶長夜糟。陳主立叔寶爲太子，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孔奐曰：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願選敦重之才，居輔導之職。太子固爭，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陳主怒，乃免總官。隋有并吞江南志。若弼擒虎經畧韜。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從高熲所薦，以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使潛爲經畧計。頊殂叔陵亂伏誅。陳宣帝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已上宣帝。叔寶繼立長風騷。宣帝太子叔寶嗣位，以風騷自命。臨春結綺望仙閣，沉檀金玉珠翠

綢使諸嬪妃女學士。狎客賦詩新聲[illegible]曲有玉樹後庭花。自夕達旦酣歌嘈。麗華貴嬪範飾慝。陳主起臨春結綺望仙閣，高數十丈，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雜植花卉。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謂之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與孔嬪並擅寵，孔範結貴嬪爲兄妹，陳主每有惡事，範爲之文飾，寵遇最渥。文慶客卿朗景拖珥貂蟬者五十人。文武解體覆沒遭。陳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暨慧景等，聚歛無厭，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全能，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臨平湖塞忽然開。賣於佛寺爲奴曹。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堅問取陳策於熲謀。陳收穫虛聲哄聚兵解甲以爲常。因風縱火儲積燬。數年財力可俱盡。濟師登陸戰氣放。隋主楊堅問取陳之策於高熲。熲對曰：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日，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先屯兵守禦。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不復設備。江南舍多茅竹，遣人因風縱火燒其儲積，不出數年，財力俱盡。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隋主從之，陳人大困。賀若楊素爭獻策。大作戰船耀旌旄。楊素、賀若弼及高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命作戰船，使投其柹於江。命楊素等率兵五十一萬八千伐陳，旌旗舟楫，横亘數千里。隋軍臨江戚昕敗。長江天塹王氣嘷。縱酒賦詩不爲備。大霧四塞韓賀襲。朱雀門開遽投井。軍人繩引執送繅。陳將軍戚昕以兵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楊素遣劉仁恩擊昕，敗之。及隋軍臨江，陳後主謂侍臣曰：王

氣在此彼何爲者耶。孔範謂陳主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彼軍豈能飛渡。陳主不爲深備。縱酒賦詩不輟。禎明三年正月朔。陳主會羣臣。大霧四塞。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陳守將任忠迎降。引韓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自投景陽宮井。軍人窺井乃鬭叫。聲。及出與張貴妃孔貴嬪同乘而上。以繩引之。執送長安。（）已上陳亡。（）後主。五主綿三十三年。高祖明帝廢帝宣帝後主。凡五君。後主入隋。爲長城公。

纂弒之實古今滔。五代和國（）已上皆出篡弒（）豪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五

通鑑韻書卷之十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閱

隋楊堅紀

隋高祖文帝楊堅 小字那羅延。弘農華陰人。父楊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爵。進爲王。魏恭帝時賜胡人姓。普六茹氏。女爲周宣帝后。遂弒靜帝而篡其位。都長安。以火德王。滅梁。平陳。天下爲一。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楊廣所弒。壽六十四。葬泰寧陵。改元者二。開皇二十年　仁壽四年

煬帝楊廣 小字阿摩。文帝楊堅第二子。初封晉王。謀廢其兄俑爲皇太子。弒父楊堅。殺兄楊勇而自立。在位十三年。爲宇文化及弒於楊州。壽三十九。葬於江都之雷塘。改元者一。大業十三年止

恭帝楊侑 文帝楊堅之孫。初封代王。煬帝時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二年。禪位於唐。廢爲酅國公。年十五。改元義寧。其元年即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二年戊寅即唐武德元年。

洛陽後帝楊侗 改元皇泰元年。即唐武德元年。爲王世充所弒。

五代隋楊堅四主共三十九年

隋起高文纂周國。煬帝弒父窮奢欲。
前恭帝侑後恭侗。四主三十九年足。
丁未前爲梁七年。併吞之後猶秦促。

南朝總歌

南朝宋高武營陽。太祖文帝子劭殷。

世祖孝武子業弑。太宗明帝紹兒郎。
蒼梧姓李順亦假。八主五十三年亡。
蕭齊太高世祖武。昭業弑後廢昭文。
高宗明帝東昏和。七主二十三年存。
蕭梁高武太宗簡。世祖元帝敬不辰。
尚有中宣世明繼。後主蕭琮改莒君。
前梁後梁共七主。八十五年是爲真。
篡位陳氏始高武。世祖文帝臨海王。
高宗宣帝傳長城。五主三十三年亡。
當初梁是昭明後。陳雖強大總難當。

附北朝總歌

北朝太祖道武珪。其先代王名猗盧。
晉懷庚午始封國。六傳至珪七主歟。
六十七年交丙子。晉太元時入苻秦。
十五之後復稱代。丁亥稱魏十一春。
戊戌稱帝傳元朗。太武文成獻文沿。
孝文宣武孝明繼。孝莊東海節閔傳。
元朗孝武及文帝。元欽恭帝祀不延。
與魏改元十六主。一百七十有一年。
連前代主二十二。二百四十有七春。
內除降秦年一十。享國二百三七眞。
孝武之時分東魏。孝靜卽孝文曾孫。
梁武甲寅始稱帝。盡於己巳十六存。
魏禪後周宇文氏。孝閔世明高武繼。
宣帝靜帝共五主。二十五年禪隋帝。
東魏先滅爲高齊。顯祖文宣高洋兮。
三代共殷肅昭演。世祖武成高湛時。
後緯禪恒被周翦。五主共享二十年。
齊滅魏族禍極酷。周滅齊族更可憐。
後來隋亦滅周族。豈知子孫自不賢。

附通鑑隋末篡僞歌

鄭王世充篡隋侗。一主三年降於唐。夏竇建德劉黑闥。一姓二主六年亡。魏公李密降又叛。從起兵後六年頭。定楊可汗劉武周。自據汾陽止四秋。秦王薛舉子仁杲。二主二年降唐王。梁王蕭銑武帝裔。一主五年舉城降。

通鑑韻書卷之十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沈仁敷寧之
婿何天衢子安　參挍

隋楊堅紀

紀韻凡七　旱　隘　迴　諫　感　峽　諫

楊堅繼父隋公纘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楊震十二世孫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父爵生有異表小字曰那羅延胡姓曰普六茹眼如睹星來和算術士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算者以星術推王軌言堅有反相來和附堅守節誕王軌嘗言楊堅有反相周主問來和和素諂附堅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耳天元以其女爲后柱國司馬丞相管周天元帝立后

楊氏以堅爲柱國大司馬上自假黃鉞居東宮。周天元主殂隋公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召于達長安才人尋符兆欵堅召太史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矣以子勇總管洛州以丞相其子勇爲總管舊齊之地進爵隋王奉帝繼廢周主闡爲介公殺女撫膺太息佩堅進爵爲王周主下詔遜位隋主奉皇帝璽紱廢周主於別宮奉爲介公周太后爲樂平公主上柱國竇毅女聞隋受禪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始見於此寵懼獨孤稱二聖隋主后獨孤氏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合隋主意隋主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滅宇文族林位緩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蘇威太子少保

徵高熲薦蘇綽之子威於隋主威聞隋將受禪遁歸田里至是徵爲太子少保若弼吳州廣陵幹擒虎總管鎮廬江并吞江南之志滿高熲薦弼與擒虎潛爲經略南邊寇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高熲薦賀若弼韓擒虎爲將帥乃以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使潛爲滅陳之計故置於南邊蘇威納言減賦役隋主以蘇威爲納言威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散樂雜戲禁放斷凡散樂雜戲如魚龍角觝之類一切禁止譯與母別居除名上柱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隋主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笞杖徒流死律畫定隋初行新律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後來多遵用之彥光奏課天下最恭懿政最三輔坦梁彥光爲岐州刺史奏課爲天下最從相州刺史樊叔略爲豐州刺史招致名儒每鄉立學風化大變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最從海州刺史海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由是吏多

稱職百已上旱韻作新都於龍首山隋主嫌長安城小蘇威等因勸遷都乃創新都於龍首山詔求遺書賚以縑隋主詔求遺書每一卷賚縑一疋從秘書監牛弘之言也郢州叛降隋弗納陳郢州守臣叛降於隋隋主不納上國之寶柳或占隋主勤於聽受侍御史柳或上言大事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威弘更定刑綱減置律博士弟子員主嘉之曰柳或國之寶也隋主以刑律太密詔蘇威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罷律博士弟子員公私文翰並實錄頒誥所奏四方覘隋主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時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乞加罪黜請華艷者以誥所奏頒示四方初置義倉長孫奏家出粟麥貧富差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

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後世義倉始此戶口不實正長配大功以
下析籍僉課輸無定難推校頻請輸籍防奸蔽隋時民
妄稱老少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戶口不實
里正黨長遠配凡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欺隱
於是得新附戶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
課輸無定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自是姦無所容矣
旦臨朝日昃不倦頻碎非宜尚希詹隋主每旦臨
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
延年煩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隋主善之而不能用
吐谷渾子訶請降弗納其降訓誡纖吐谷渾廢太子
干訶懼謀帥其部落降隋隋主弗納曰朕惟教以
正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乃止
州歲貢士三人上始此後世歲貢廢梁蕭琮莒公隋徵梁主
奔陳遂廢梁國
以梁宗爲莒公問取陳策於高熲江南水田早熟若
量彼收穫微士馬聲言掩襲動兵恢廢其農時又解
甲再三若此師可濟彼不信兵我乃濟登陸而戰兵
氣添江南土薄舍多竹因風縱火復燒焫隋主問取
高熲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
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
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必不信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舍多茅竹儲積皆以
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
數年財力俱盡隋主從之陳人大困楊素若弼崔仲
方獻策平南戰艦舸五十一萬兵聲布楊素賀若弼
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
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艦楊素爲元帥與賀若弼等
率兵五十一萬隋軍臨江伐陳高
伐陳兵聲大震道衡四料熲析懸熲問薛道衡曰江
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
復與中國合一也主上恭儉叔寶荒淫二也彼以江

總爲相惟事詩酒三也量其甲兵不過十萬涉之勢
懸力弱眾之守此失彼四也熲欣然曰得君言成敗
之理令人豁然
然熲音炯素引舟師至流頭狼尾灘頭戚昕蔵楊素
素引舟師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守狼尾灘地
勢險峭隋人患之楊素遣劉仁恩擊昕敗之叔寶
會朝霧四塞若弼擒虎有北鈐任忠引入朱雀門叔
寶悸遯井中衞軍人窺井縋引上執送長安陳熄炎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
並進陳將任忠迎降引韓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挫
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井中既而軍人窺井
以繩引之而上就送長安陳亡熄音炎火滅於水也
○包豔龍上熲斬麗華憎恨熲高熲誠陳晉王廣告熲令留張麗華陳後主寵妃也
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斬
之廣由是恨熲我必有以報高公矣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工治民間辭訟李德
林以爲里閭親戚斷不平上竟用蘇威議以
威議譽

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令
韓賀爭功熲不居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隋
主曰二將俱爲上勳隋主命高熲與若弼論平陳之事
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若戰破陳臣文吏耳焉敢與大之事
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光等江總袁憲開府並隋主
以熲高熲帝怒黜之親爲愈容
以陳江總袁憲爲開府儀同三司拔江總爲陳狎客
亡陳之罪總實有罪袁憲有雅操乃與江總並命
失其不識機變戲羅睺隋主伐陳以陳將羊翔爲鄉
倫矣道從在周羅睺上韓擒虎戲
謂羅睺曰不識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睺曰昔
訓公大下節士斯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老夫
委贊有辨冈初陳雍聘於周謂帝曰公當大貴貴
則天下一家老夫委贊於公矣至是詔
爲上儀民間卬仗悉毀除詔日今率土大同戎旅
同三司者宜停罷武力之子俱
可學經民間甲仗
仗悉行除毀
牛弘善心雅樂拯今得梁陳舊樂詔定雅樂牛弘奏請
加修輯其餘後隋後周之樂請悉
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帳俗畏疫多避病

刺史公義善政醒輿致病者於廳事設榻具醫自省
詞民感慈惠風俗變復遷并州訟決岷俗避疫病者多死辛公
義爲岷州刺史命病者輿致廳事以俸祿具醫藥躬自省問病者多愈遷并州刺史凡訟立決有須禁者
即宿廳事曰豈安寢於家而禁人在獄乎江南世族多豪陵五敎悉誦嗟
怨悖江表世族陵駕寒門周蘇威復作五敎使民誦之士民嗟怨訛言隋主欲徙之入關故陳之舊
境皆反曰更能使儂誦五敎耶智慧作亂素討平越州高智慧據浙江反楊素遣來護
兒擊破之江南大定劉曠異政獄滿莛平鄉令劉曠有異政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
薦爲莒州刺史莛草萊也孝孫新樂寶常泣淫厲而哀兆執梃牛弘
使祖孝孫定新樂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萬寶常聞之泣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梃杖也
上皇隋靈感志誣飾宣示等隋主好禨祥小數著作郎王劭撰

皇隋靈感志三十卷據經佛書以及歌謠讖緯曲加誣飾上令宣示天下又收天下之兵
器前書詔除毀兵杖此書收天下兵器是知隋氏之弱其民矣仁壽宮成德彝獎
仁壽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爲吾結怨天下封德彝曰公勿發明日皇后勞之曰公知吾
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素力已上薦封德彝上擢爲內史舍人詞以言相告也○遏黃
盜邊糧升以上斬律外決杖屬官犯一錢以上盜皆
死三人盜一瓜不減勅盜邊糧一升以上者斬凡屬官犯罪又於律外決杖盜一錢
以上者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天下凛凛後停此法趙綽薛胄名平恕
隋主晚年用刑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唯大理寺卿趙綽薛胄名爲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牛弘
選舉德行湛推心委任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範牛弘
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弘獨推心委任故得人爲多賀

若弼有三太猛賀若弼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無上心太猛也既而釋之子勇之廢楊素慫廣計奪嫡素約述謀
成太子楊廣黠是日天下地皆震隋太子勇多內寵獨孤皇后惡之晉
王廣知之遂爲奪嫡計廣謀之於宇文述述曰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素所與謀者其弟楊約也當與約
圖之述見約因道廣意約以白素素贊帝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亡隋之兆
已見於立廣之日矣慫猶擬也贖猶愚也忌刻苛酷危亂蹤隋主克陳天下皆以爲太
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獨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以爲其亡可待
未幾果驗元齡如晦重孝基房元齡與杜如晦皆就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元
齡曰異日必爲偉器見如晦曰君必在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論語孝經智積范
蔡王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自奉簡素智積有五男止敎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至是徵之入朝

袁充日長[illegible]
衙代行黑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
景長而日短日[illegible]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
[illegible]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此漸短至十七年短於前
三寸七分矣上喜謂百官曰日長之慶[illegible]也當
改元爲仁壽仍命百工作役并加課程丁匠苦之郊謝瑞應欺天聽隋主以詐力取
天下故假符瑞以一衆心至此祀南郊以報謝瑞應徒欺天耳楊素譖廢勇與秀梁
蜀王秀聞晉王廣爲太子意甚不平廣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廢秀爲
毗極論威福濫庶人素既廢太子勇及蜀王秀威權愈盛大理卿梁
毗上疏極論其作福作威必爲禍始上乃詔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已上龍門王通獻策覽太平
十二不報淡敎授於河汾之間重於楊素累徵辭龍門
王通詣闕上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乃教授弟子於河汾之間楊素甚重之通不顧仕累徵不起

救。萃。門人諡曰文中子。楊廣預擬堅不諱。誤送堅所恚怒。寢疾。太子廣預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楊素。宮人誤送帝所。帝覽書大恚。恨之。逼陳夫人於更衣。抵床召勇。述巖攬素。聞矯詔執巖述。張衡侍疾堅魂慘。弒父逼烝陳夫人。矯稱遺詔殺勇。敢。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廣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陳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后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勇。述巖出閣爲勅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下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廣以小金合。賜陳夫人。發之爲同心結也。夫人恚甚不報。諸宮人逼之報謝使者。其夜太子廣烝焉。明日即位。矯稱遺詔。賜故太子勇死。不爲置嗣。徙述巖於嶺南。後大業八年。殺張衡。衡臨死向人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耶。蓋衡爲廣弒父者也。○已上文帝東京宮室顯仁營。窮北奇材異石亟。離宮在在又龍舟。西苑蓬萊方丈閣。十六院門皆臨渠四品夫人剪綵綢。清夜遊曲馬上奏。太子廣嗣位。是爲煬帝。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又敕宇文愷封德彝營顯仁宮於洛陽。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以實苑囿。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十餘里。爲蓬萊方丈諸山。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凋落。剪綵爲花綴之。常如春時。上好於月夜遊西苑。宮女數千騎。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行幸江都役夫憯。舳艫相接二百里。五百里內獻食啖。上幸揚州江都。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水陸珍奇。多者一州至百轝。船後將抛處曰動船頭刺稽處曰爐。輿衛儀服課羽毛。鶴拔氅毛投地窗。上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取不可得。人將伐其根。鶴恐傷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人稱爲

瑞睿。地之坎也。江都備駕入東京。文物之盛近世感。上自江都入東京。令文官乘車服佩玉。武官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百官不計考增級。制文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者方進擢之。上頗惜名器。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不實。始建進士科名。震後世進士科始此。雲正曰。言進士之重如雲也。置洛口倉。三千窖。回洛倉穿三百坎。上築倉聚粟於洛口。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周十餘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詔頒新律而北巡。雁門食精馬邑獻。榆林出塞遂耀兵。長孫諭告諸部。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帝令牛弘等造新律十八篇。頒行之。於是北巡。過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上以丘和爲博陵太守。使楊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至榆林。將出塞耀兵。先遣長孫晟諭旨突厥可汗。召諸部酋長咸集。啓民長跪於王來朝。帳前草穢。啓民不知。地拔者皆

靜也。○已上煬帝詔發丁男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凡二旬而罷。紫河在大利縣。經略西域裴矩。詔撰西域圖記三卷。西域諸國多至交市。裴矩知上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奏之。帝慨然有慕秦皇漢武之風。上以矩經略西域。卒令中以至於卒者。矩倡之也。國疲敝。汾陽宮營勝地檢。帝大治宮室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圖天下山川。以求勝地。因營汾陽宮避暑。在山西汾州。復築長城禁兵器。上發丁男二十餘萬。復築長城。以備外邪。又禁民間兵器。凡叉鉤之類皆禁之。西域諸國來朝。備陳示百戲於端門。繒帛纏樹貧者掩。西域諸番皆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所費鉅萬。以繒帛纏樹。西人笑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帛與之。市人慙。不能答。高麗不朝自將擊。海口造船民生悶。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枕藉騷動漸。上欲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帝自將擊

之。遣元弘嗣於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晝夜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又發民夫運洛口倉米至涿郡，舟行還在道，死者相枕。天下騷動，相聚為盜。鄒平王薄據長白山，無向遼東浪死歌，竇建德起兵漳南，金稱聚衆河曲，高士達聚衆清河，羣盜蠭起所在衆。鄒平人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先知。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得無賴數百人，羣起為盜。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清河，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頃之孫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遣軍分道擊高麗，四方兵集平壤陳。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軍威談，渡遼三十萬五千，還惟二千七百，資儲器械失亡蘦。遣諸軍分道擊高麗，高麗將左十江東諸將出軍並進，兵集平

遼東頓北階，親行戰，未可克，懼損威靈，若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遂命宇文述等九軍，凡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人，軍威太盛，但千里嚮險固，度難猝拔。羅水千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俱潰。初渡遼共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復自將擊高麗，殿越王侗留守東都。帝復自將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门千鈞之弩，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颭者風動也。玄感起兵東都奄。楚公楊素子玄感起兵，以李密為謀主。密志氣雄遠，好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玄感問計，告以三策，玄感以下計為上策，遂引兵圍東都。每誓衆曰：我今不顧滅族，為天下解倒懸耳。上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心腹之疾，高麗猶疥癬耳。文述等追之，玄感敗走而死。李淵為弘化留守。以上唐公李淵留守弘化，淵御下寬簡，人多附之。南郊之祀大風晦。帝有事於南郊，不齋於大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而畢，御馬疾驅而歸。孔雀飛來奏作鸞，

德儒冥會朝散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見嘉祥，拜朝散大夫。以舌取物曰餂，言德儒之竊官如餂物也。始畢可汗攻雁門，以世民策始畢斂。上北巡，突厥始畢可汗謀襲上，始急攻雁門。詔天下募兵赴難，唐公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謂屯衛將軍雲定興曰：宜晝引旌旗，夜擊鉦鼓，敵謂援兵至，必遁。定興從之，始畢解圍去。上得還東都。發兵擊諸起兵者。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諸起兵者。毘陵宮作江都冉。詔毘陵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帝幸江都，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三人，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東好，征遼亦偶然。毘陵郡名，隋改已上常州。）玦額翟讓李密單雄信，世勣共書須陁錐。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王使張須陁擊之，密用伏兵殺須陁，河南郡邑為之喪氣。錐猶

見殺也。鄱陽士弘稱楚帝。林士弘，鄱陽人，稱楚帝，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翟兒圍淵世民拚。上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淵被圍，其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大破之。世基匿盜不以聞。內史郎虞世基知上惡聞盜賊，凡諸將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由是盜賊遍天下，郡縣陷沒，帝皆不知，以至於亡。伏威歷陽江淮患。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馬邑武周稱太守。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馬邑，今山西雁門郡。密稱魏公洛倉盼。翟讓推李密據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李密為主，號魏公，略取河南諸郡，趙魏羣盜莫不響應。竇建德稱長樂王。建德傾身接物，人爭附之。初據漳南起兵，定都樂壽，稱長樂王。西秦霸王薛舉縮。金城府校尉薛舉交結豪傑於西邊，與其子仁杲開倉振施，自稱西秦霸王。未幾，衆至十三萬。李淵起兵殺威雅。唐公李淵起兵太原。生四男：建成、世

民。元霸。元吉。晉陽令劉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晉陽宮監裴寂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萬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討淵。世民伏兵殺之。遂定。大將謀北還世民諫。計斬老生於霍邑。唐公淵軍中乏糧。將佐謀北還。世民曰。今禾菽被野。宋老生輕躁。一戰可擒。號哭帳外。諫曰。進則克。還則散。遂追軍復還。大原趨霍邑。老生引三萬人出。大敗。斬之。西趨長安士民扳。與民約法十二條。李淵自引兵西趨長安。關中士民歸者如市。克之日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代王侑襲皇帝晏。世克亦立越王侗。皆曰恭帝禪讓慣。李淵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其後侗禪位於唐。是為恭帝。王世充又於洛陽立越王侗為帝。其後侗禪位於王世充。亦曰恭帝。宇文化及弒其君。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常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至是宇文化及縊殺之。唐主聞變。慟哭。追謚曰煬。隋亡。○巳上煬帝并前恭帝侑後恭帝侗。四主三十九年幻。文帝。煬帝。前恭帝侑。後恭帝侗。凡四主。合三十九年。吁嗟篡弒亦何為。古今神人訕。隋篡周。唐亦篡隋。隋弒宇文氏。宇文化及亦弒隋。報施不爽。古今皆然。所以見訕於神人也。○巳上諫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六

通鑑韻書卷之十七

昌安沈尚仁詢之編註　男

門人

唐紀

高祖皇帝李淵 字叔德。隴西成紀人。祖虎仕西魏。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末起兵。受隋恭帝楊侑禪。以土德王天下。國號唐。在位九年。內禪於子世民。又九年崩。壽七十一。葬獻陵。改元者一。武德九年號。

太宗文帝世民 高祖次子。初封秦王。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葬昭陵。改元者一。貞觀二十三年。

高帝治 字爲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承乾廢。長孫無忌勸太宗立之。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葬乾陵。改元者十四。永徽六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耀一年。永淳一年。弘道一年。

中宗顯 高宗太子。自甲申即位。改元嗣聖。二月被母武后武氏廢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文明。九月武后改元光宅。居中宗于房州。十四年戊戌召還東宮。又七年乙巳。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葬定陵。初改元嗣聖只一月。至乙巳改元神龍二年。又改元景龍四年。被皇后韋氏馬秦客楊均安樂公主於餅餤中進毒弒之。

附則天順聖皇后武氏 名曌。本太宗才人。高宗納之爲昭儀。誣皇后王氏殺淑妃蕭氏。受冊爲皇后。僭稱神聖。改唐爲周。僭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十三。光宅一年。垂拱五年。永昌一年。天授二年。如意。改長壽二年。延載一年。證聖。天冊萬歲

一年。萬歲通天一年。神功一年。聖曆
二年。久視一年。長安四年。
睿宗旦 名旦。中宗之弟。武后廢中宗。立爲帝。及后改唐爲周。立爲皇嗣。封相王。中宗被弒。以子隆
基誅韋氏。乃廢少帝重茂。即位二年。傳位太子隆基。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五十五。葬橋陵。改
元者三。景雲二年。其元年即景龍四年。太極一年。八月即玄宗先天元年。
玄宗隆基 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四年。爲上皇六年。壽七十八。葬泰
陵。改元者二。開元二十九年。天寶十五年。丙天寶甲申稱三載。其十五載七月即肅宗
至德元載。
肅宗亨 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靈武。克復兩京。在位七年。壽五十二。隨上皇相繼而崩。葬建
陵。改元者四。至德二載。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
代宗豫 初名俶。肅宗長子。在位一十七年。壽五十三。葬元陵。改元者三。廣德二年。永泰一

年。大曆十四年。
德宗适 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葬光陵。用楊炎盧杞趙贊。好貨黜賢。以召李希烈朱
泚李懷光之亂。裴延齡進聚斂。進奉紛紛矣。改元者三。建中四年。興元二年。貞元二
十一年。
順宗誦 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葬豐陵。改元者一。永
貞一年。酉即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憲宗純 順宗太子。在位一十五年。爲宦者陳弘志等所弒。壽四十三。葬景陵。改元者一。元和十
五年。戊戌
穆宗恒 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三十。葬光陵。改元者一。長慶四年。辟
敬宗湛 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爲宦官劉克明等所弒。壽十八。葬莊陵。改元者一。寶曆二年。以

文宗涵 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宦官所立。在位十四年。受制宦官。壽三十二。葬章陵。改元者二。
太和九年。村 開成五年。
武宗炎 初名瀍。穆宗第五子。文宗無嗣。宦官仇士良等廢文宗所立之成美。而立之。在位六年。壽
三十三。葬章陵。改元者一。會昌六年。辟
宣宗忱 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子幼。忱以皇太叔嗣位。十三年而崩。壽五十。葬貞陵。改元者一。大
中十三年。卯
懿宗漼 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葬簡陵。改元者一。咸通十四年。辦
僖宗儇 懿宗太子。爲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葬靖陵。改元者五。乾定
六年。卯 廣明一年。中和二年。光啟三年。文德一年。
昭宗傑 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爲宦官楊復恭所立。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遣朱友恭氏叔琮所

弒。壽三十八。葬和陵。改元者七。龍紀二年。丑 大順二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化
二年。天復二年。天祐一年。
昭宣帝柷 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矯詔立柷爲帝。在位三年。爲全忠所篡。降封濟陰王。
尋弒之。壽一十七。諡曰哀帝。葬溫陵。不改元。仍稱天祐。

唐二十主共二百九十年

通鑑韻書唐紀目卷之十七終

通鑑韻書卷之十七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壻何天衢子安

唐紀上卷

紀韻四十一　佳寢宋曷物寒　慶霽御咸絳箇
井行嘯寄軫吻沿篠　箱有巧願效點藥洽
勘尼質齊侵合尤陌　寘職東董送

周之保定四年。排李昞唐公。周封懷。北周武帝保定四年。追錄佐命元功。封李昞爲唐公。魏隴西公虎之子也。足爲唐高祖。子淵襲封楊隋日。弘化留守相表隹名應圖讖。隋楊忌縱酒納賂自晦埋。高祖

名淵。隋時襲封。代元弘嗣爲弘化郡留守。帝以淵相有日角龍庭之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賄以自晦。李淵事始此。始畢謀襲隋楊廣。世民十六應募偕。獻策定與始畢去。煬帝名廣。巡行北邊。突厥可汗名始畢。將謀襲乘輿。詔天下募兵。淵子世民。即太宗也。年十六應募。隸屯衞將軍雲定興部下。說定興張旌旗。擊鉦鼓。以相應。突厥遁去。帝還東都。太原留守李淵差。淵擊甄翟兒被圍。世民兵擊翟兒敗。詔以淵爲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兒。賊圍數匝。世民即將精兵合力攻之。四子唯有世民好。識量過人非等儕。文靜裴寂結世民。謀達神武命世楷。乘間說父興義兵。轉禍爲福天授諧。募兵遠近近萬人。威雅疑與命喪階。淵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唯世民識量過人。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文靜謂寂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命世才也。世民說父淵曰。大人莫若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從之。命世民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疑淵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討之。不爲掩耳盜鈴計。遏於時事乃爾爲。李淵遣使結突厥。突厥欲淵爲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以安隋室。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迫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茲者。始也。建成世民擊西河斬高德儒軍門匪。李淵使建成世民擊西河郡。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攻拔之。執高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已上佳韻。往返九日淵喜甚。入關之計遂定審。寂上淵號大將軍。世民自擊河西。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元吉

太原太守稟。淵率甲士發晉陽軍門示衆移檄稟。以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淵親率甲士立軍門誓衆。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遣老生屯霍邑。隋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屯兵霍邑。以拒淵。會積雨不得進。卑詞推獎李密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淵更爲卑辭復書推獎。以驕其志。密得書喜甚。以示將佐日。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信使往來不絕。軍中乏糧謀北還。世民號哭軍機諗。淵軍中乏糧。召將佐謀北還。晉陽軍已引發。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悟。復還軍太原。遣軍趣霍斬老生。突厥兵助文靜稚。李淵遣兵趣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大敗宋老生。斬之。遂克霍邑。劉文靜亦以突厥兵至。淵謂之曰。突厥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復下韓城。降馮翊。稚者。言安如稚席也。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奇謀稔。李密駐黎陽。會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恐大衆人散。難可成功。請宜直向江都。

執取獨夫。密以書招之竟不出莫知所之。淵欲引兵趣長安。寂引突通河東枕世民不肯然其策。席勝撫附鼓行慓若頓堅城大事去。關中烽起招懷悉淵兩從之自趣西留諸將圍河東虜。李淵欲引兵西上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欲先克河東屈突通然後西行世民曰不然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取長安若振槁葉耳如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大事去矣況關中烽起之將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者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女柴紹置幕府。娘子軍威渭北李淵女適柴紹。紹將精兵萬餘與紹各置幕府會世民於渭北號娘子軍。一見玄齡如舊識記室參軍謀主品。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一見如舊相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軍令嚴整歸如市。淵克長安約法禁世民引兵頓於阿城。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關中士民歸者如市汲蒐

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已上寢韻 悉除隋煬苛禁重。此承上約法而言。凡煬帝苛禁一切除之。不斬李靖幕府共。馬邑郡丞李靖與李淵有隙。收靖將斬之。世民固請乃舍之。召置幕府。與共謀議。立侑尊廣太上皇黃鉞唐王都督封。李淵迎代王侑即帝位。時年十三。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淵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九錫殊禮歸有司不敢欺天罔人種。隋以唐王淵爲相國加九錫。唐王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必若循魏晉之迹斯天罔人孤竊恥之。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梁蕭銑稱皇帝。九江三峽東西壅南盡交趾北漢川勝兵四十餘萬從。蕭銑爲後梁宣帝詧之曾孫也。起兵江陵至是稱帝。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有勝兵四十餘萬。楊侑禪位淵即位五運土德黃色用。隋恭帝侑禪位於唐。唐王淵即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世克又以楊侗帝僕射總督

內外統王世克又於洛陽立煬帝孫越王侗即位。以世克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避亂人多走突厥。唐資其兵餉遺縱。時突厥強盛控弦百餘萬。中國人避亂者多歸之。唐初起兵往借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記突厥恃功遣使至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縱者驕倨也定律令而置學校。太學生合三百誦郡縣學各置生員。唐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誦者誦讀其中也。繩違衆過蕭瑀頌。蕭瑀爲內史令繩違衆過人皆憚之。立建成爲皇太子。唐立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廢楊侑食酅公俸。唐廢隋恭帝侑爲酅國公。○已上宋韻 隋煬宗室選用拔詔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量才敍用伏伽上表褒稱越賜帛三百擢御史法曹孫伏伽上表。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太子諸王參寮左右宜謹擇其人。唐主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劉感死

雖仁杲潑。秦王薛舉卒。子仁杲立。圍唐涇州。守將劉感被執。仁杲怒。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詈色愈厲。李密降隋又降唐魏公李密殺翟讓頗自驕矜與隋王世充戰失利與衆三萬人降唐。至長安。唐以密爲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長樂建德樂壽撥。饒陽令宋正本說長樂王建德定河北之策。定都樂壽縣備置百官。化及弒浩稱許帝先是隋宇文化及弒煬帝廣江都。立隋秦王浩。至是化及又弒之。自稱許帝。後化及爲夏王竇建德所誅。梁稱楚帝鄧州奪。朱粲自稱楚帝。攻唐鄧州城陷。刺史呂子臧及馬元規死之。後粲降唐爲楚王。戊寅曆行白馬造。唐行戊寅曆。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世民破秦仁杲割。唐秦王世民至高墌。薛仁杲使宗羅睺拒戰。世民出其不意斬首數級。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夜小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出降。世勣降唐賜姓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請降於唐。籍其郡縣戶口士馬之數。啓魏公李密使自獻之。唐王嘉其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

氏。李密叛唐斯不活。唐遣李密收撫山東。密遂叛唐，據河南之桃林縣。盛彥師擊斬之。素立敢諫擢清要。李素立直言敢諫。唐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曰此官清而不要。乃擢侍御史。舞胡叱奴散騎埒。唐主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初定，先擢舞胡為五品，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不聽。初定租庸調之法。田租家調身庸撮。每丁之租出二石。絹二丈綿三兩撥。租穀庸絹調租等。以外不為橫斂括。唐賦役之法，有田則有租，租出穀；有家則有調，調出繒纊布麻；有身則有庸，庸出絹。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以外不得橫斂。士及儀同彝侍郎。唐主以宇文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擢授上儀同。封德彝以秘策干唐主，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世充弒侗帝號跋。鄭王世充弒隋主侗。隋主乃布席禮佛曰：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縊殺之。謚曰恭帝。世

充遂自稱帝。跋者，越而上之也。武周取并元吉奔。世民將兵克復豁。劉武周取唐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唐主欲斬宇文歆。李綱諫止。唐主曰：我得公，遂無濫刑。秦王世民與武周將宋金剛戰，大破之，降其將尉遲敬德。世民得之甚喜。武周棄并州走突厥。并州悉平。吉善行言見老君。羊角山前廟貌達。晉州人吉善行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世民督軍擊世充。尉遲敬德威勇辣。建德被擒世充降。大赦百姓給復脫。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充帥騎萬餘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復與王世充戰於洛陽。世充之危，夏王竇建德引兵救之。世民率輕騎直薄其陣，遂擒建德，因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夏王已擒，將必無成。世充詣軍門降。世民獻俘長安，斬竇建德，赦王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脩德矯勅殺之。夏鄭二國皆亡。唐主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

陝虢幽州皆復二年。黑闥起兵於漳南。彥師壯節員朗劉。夏竇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兵勢大振，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唐徐員朗舉兵應黑闥，執唐盛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為書勉其弟盡忠於唐。員朗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最為折衷。此錢至今猶用之。後世文用寶字始此。天策上將世民闓，十八學士登瀛洲。三番更直詩論瀉，如晦玄齡虞世南，褚亮思廉玄通頴允恭元敬頴相時蘇勗志寧世長鉢薛收守素陸德明頴達文達敬宗跋。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以世民為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延四方文學之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討論文籍。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頴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各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使庫直閻立本圖畫其人形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為之登瀛洲。瀛洲，海中山名，神仙所居。頴者言為頭目中人。鉢者言文學之衣鉢。跋者言敬宗居末也。

孝恭李靖伐蕭銑。順流東下江陵聒。攻拔水城獲舟艦。投之江中援兵遲。李靖攻圍蕭銑降。不籍鬬死家貲末。銑降數日援兵至。十餘萬衆甲冑脫。唐主命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主蕭銑。李靖縱兵奮擊，直抵江陵，入其水城，大獲舟艦，悉投之江中。諸將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今棄舟艦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視，動淹旬月，必取之矣。蕭銑開門出降。唐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鬬死者，宜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義聲先路。彼為主鬬死，乃忠臣也。於是秋毫無犯。銑降數日，援兵大集，皆釋甲。

而降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已上仍韻黑闥取唐定州訖總管玄通
死不屈漢東王稱黑闥雄世民破之奔突厥。劉黑闥取唐定
州執總管李玄通欲以為大將玄通飲酣曰吾能劍舞引刀自刺而死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攻戰勇決
過於建德唐秦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郡縣悉平頡利可汗寇并原擊
勝而和恩威蔚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及原州唐主曰突厥入寇而復來和和與戰孰利
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既勝而後和恩威兼著矣遂遣子神符蕭凱連彼之乃與之和頡利引兵
還建成遊畋元吉過共傾世民唐主縱。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
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唯秦王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唐王寢不悅世
民矣王珪魏徵說建成功名結納求安佽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說太子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敗士之餘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建成乃請將兵擊黑闥黑闥以食盡遁去苟降唐
彼斬妃嬪讒譛淵悋然非復昔予浸疎拂。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
短世民時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唯據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
後張婕妤復求此田手敕賜之神通以秦王教給在先不與張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謂裴寂曰此兒久
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諸妃嬪復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孩子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
之愴然由是待世民浸疎矣淵高祖名也依周齊制置中正依周齊舊制諸州置大中
正二人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專知州內人物明經以上名聞州縣及鄉
皆置學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躬詣國學釋
奠褒帝詣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諸王公子弟各就學初定官制定均田世
業口分立法屹租隨歲調隨土宜歲役二旬庸織物

不役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勿旬有五日免其
調三旬租調俱免迄災什損四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調弗損七上課役俱免唐初定官制有三公六省九寺京職事官外職事官文武
散官勳官等制唐制百姓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凡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
六寡妻妾減什之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
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詔之租庸調法絁音施分者勿收其庸弗者弗取其調
弛。食祿家禁爭利疵、凡仕宦之家不得與小民爭利。○已上物韻元吉勸
將世民殘建成止之使文幹。楊文幹遂發兵反。帝遣
世民討平奸。齊王元吉勸建成除世民。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兵欲刺之建成止之

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兵反欲表裏相應上召世民曰文幹事連建成汝宜自行吾不能效隋文帝自
誅其子世民討平之突厥入寇世民將讒言因借篡奪羅頡利
突利遇幽州元吉見之心膽寒。世民獨拒責負約。責
無香火突利讒潛師夜出冒雨進頡利突利請盟讙
突厥入寇上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秦王外託禦寇內實欲總兵權成其篡奪
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突厥復入寇上詔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引兵拒戰與頡利突利二可汗遇於幽
州元吉曰彼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獨往責以負盟無香火之情頡利引兵稍卻時大霖雨弓矢筋膠
俱解世民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受盟而還。鎮周為舒州都督親故犯法
無縱寬舒州張鎮周為本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明日之
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矣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詔祖孝孫定雅樂。祖孝

孫爲太常少卿定唐樂制。沙汰僧道奕疏冉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上亦惡沙門
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
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
里京師留三寺三觀諸州各留一所。太白經天見秦分。太白晝見上公大將軍之象天
官書出不經天經天天下當易唐武德九年太
白兩經天見東井輿鬼之間爲秦雍州分野也。建成
元吉密謀擠世民射建成殺之元吉被殺敬德擅遂。
立世民爲太子軍國庶事委決。建成元吉密謀殺世民以金銀器一
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房玄齡長孫
無忌杜如晦高士廉尉遲敬德等勸世民誅建成元
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欲俟其發然後以
義討之傅奕密奏太白復經天見秦分秦王當有天
下世民乃伏兵玄武門射建成殺之敬德殺元吉唐
主遂立世民爲太子詔自今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
決魏徵王珪爲建議。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

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
必無今日之禍改容禮之亦召王珪韋挺皆以爲諫
議大夫。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之諸貢獻政令簡肅
中外歡。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帝詔傳
位於太子世民即位元貞觀。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太子世民即皇帝位是
爲太宗改元貞觀此（○）已上下稱上者並是太宗高祖。放宮女三千餘人。詔以宮女
三千餘人幽閉可愍各歸親戚任其適人。將卒習射顯德閣。上日引諸衛將士數百人
習射顯德殿中羣臣多諫上曰王者視四海一家奈
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於是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而定勳臣之爵邑。上面定勳臣爵邑淮安王神通曰臣首創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
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
稷國宜居其先豈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耶諸將
相謂曰陛下至公遂皆悅服。置弘文館文學鑽甲乙丙丁書四部、

三品子孫學生端。上置弘文館於殿側聚書二十餘萬卷分甲乙丙丁四部選天下文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
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引入內殿講論商榷又
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弘文殿在陝安府。止盜不以重法禁去奢省
費輕賦役選用廉吏足衣食。上與羣臣論止盜有請重法以禁之上曰但當
節財輕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
安用重法耶自是海內升平商旅野宿焉。計口給
絹恤民瘢。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處者請戶給絹一疋上曰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
乎於是計口給絹。以絹試吏之受賂陷人於法裴矩歎。上患吏受
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疋上欲殺
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上使人遺而受之乃陷人於
法也上悅曰卿事。遣使點兵德彝奏不點中男徵諭
皆然何憂不治。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
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力諫上怒對曰陛下

每云以誠信御天下關中關外既免租調以來年爲
始今復點爲兵守宰治天下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
誠信爲治乎。乃張蘊素爲侍御史。上召景州錄事參軍張蘊素問以政
道對曰陛下能擇羣臣分任以事何憂不治擢爲侍御史。蘊古寶箴東帛統。幽州記室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
理丞。宴奏秦王破陳樂。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
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
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貞觀
七年更名七德舞上曰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
宰相議事隨諫官。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
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加役流。上命長孫無忌更議定律令寬絞
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因肉刑廢
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加
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詔從之。胄爲大理究獄
公直。上以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
安。胄請後犯顯祖法天下無究獄。順德受絹更賜

絹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惜其有功不之罪但
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曰枉法受財
罪不可赦上曰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
併省天下十道盤隋末豪傑並起
唐興相帥求歸
民少吏多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關
內二河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
江南九劍
南十嶺南
皇后帥命婦親蠶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巳
享先蠶遂以親桑帥內
外命婦內命婦三夫人以
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
京官五品內省寒韻數延
見問民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上謂蕭瑀曰朕少得
良弓十數近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朕以弓矢
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
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貞觀元年山東旱蠲其租
賦賑卹薄貞觀太宗年號山東旱詔
所在賑卹無出今年租賦
嶺南諸州奏蠻
反兵不出境徵言補遣信臣示以至誠智戴入朝一

言撫初嶺南酋長馮盎與諸酋長相攻擊高州背奏盎反
上欲討之魏徵諫曰告者已數年盎兵未嘗出
境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
乃遣使諭之盎令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
一言勝十
萬之師
仁師按獄坐魁首平恕無私崔公部青州
有謀
反者詔崔仁師按之上坐其魁首十餘人仁師曰凡
治獄當以仁恕為本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
無枉請速就死
無一人異辭者
魏徵不敢存形迹忠良分別感君從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溫彥博按之上讓之曰自
今宜存形迹魏徵對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存
形迹不敢奉詔願使臣為良臣勿使為忠臣稷
契皋陶所謂良臣龍逢比干所謂忠臣上悅
林甫
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忻鼓併省吏員總所留六
百四十三員取隋制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
斯促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
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三百七
十員然是時又有員外置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檢校

兼守判知之類又有置使之名不可徧舉至是
又命房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關中
山東意同異四海為家行成訐上嘗語及關中山東
人意有異同侍御史
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宜有東西
之異示人以隘上善而厚賜之訐者謀也
詔自今大
辟共議內省四品尚書伍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
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
之既而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
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聽於朝堂俟進止
貞觀
三年關內旱民饑賣子帝心憮御府金帛贖以還頒
赦天下所在雨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
贖之歸其父母上曰赦者小人之幸
君子之不幸至是以連年
水旱赦天下所在多雨
考古聲作唐雅樂凡有八
十四調譜三十一曲十二和人和聲和悲喜輔太常
少卿
祖孝孫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
是奏之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魏徵曰樂在人和

不在聲
音也
畿內蝗生祝而吞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呑
之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
汝食之寧食吾之肺
腸是歲蝗不為災
毀巢縱鵲野外摛有白鵲巢於
寢殿上合歡
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
命毀其巢縱鵲野外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佳鷂自
臂匿懷中徵奏故久鷂死俯上嘗得佳鷂自臂之見
魏徵來匿懷中徵言事
故久鷂竟
死懷中
五花判事舊制申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
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上申
明舊制鮮有敗事
告主之奴以膏斧此有奴告主
反者上曰謀
反不能獨為何必奴告之耶
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
堪為縣令主上曰為朕養民惟在都督刺史嘗疏其
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
迹皆注於名下縣令尤為親民乃命內
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宰相之職廣
求賢人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
人此宰相之責也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
為

政莫若至公。上嘗謂房元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悲泣有死者非至公如是乎高熲相隋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明君卿等宜法前世賢相也。上書論事皆識之。元齡兼脩國史上謂之曰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兼聽廣納下情吐。魏徵語上曰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下情得以上通。上善之。上畏皇天下人望。致治之要終始誥。上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終如始則善矣。元齡王珪掌官考。徵愛治體非私祐。房元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非阿私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釋不問。上皇徙居大安宮。武德五年營弘義宮高祖既禪位以此宮有山林勝景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條陳常

何府。非臣所能何亦賢。召語悅與御史組。馬周客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具草耳上即召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荀悅漢紀賜大亮褒其表奏求鷹。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奏曰陛下久絕畋游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是使非其人上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李靖總師討突厥。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分道出擊突厥皆受靖節度。王會圖寫顏師古。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之。靖破突厥於陰山。李靖帥驍騎三千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萬騎襲之不戰可擒也勒兵夜發大破頡利於陰山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口。御樓受俘天威武。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上御順

天樓受俘引見頡利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置酒凌煙閣上皇自彈琵琶。林邑入貢獻火珠。林邑國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言語之間何足介意。元素諫修洛陽宮。上發卒修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奏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悉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恐甚於煬帝矣上顧謂元齡曰宜即罷役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無傷也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詔勅未便應執奏。上曰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以至於亡因勅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鞭背刑除保人旅。上以人五臟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斗米不過三四錢大有年書仁義怙。貞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疋四年大稔斗米三四錢上曰此魏徵勸仁義之效也。斷死刑三十九人。終歲斷死刑纔三十九人幾致刑措。因殺蘊古復奏甫。徹樂減膳決死刑二日之中覆奏五下諸州者三

覆奏。情矜錄狀全活觀。河南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爲妖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權萬紀劾奏蘊古阿縱斬之既而悔之詔死罪三覆奏乃行刑後者爲令凡決死因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者甚衆。封禪事寢因大水。文武羣臣請封禪魏徵獨以爲不可對曰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遠邇若長皆當息從此示之以虛弱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九成避暑周疏愈。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制度卑小是太上皇留居中而陛下居京處也溫凊之禮竊所未安且上皇春秋已高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或時思念何以赴之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升霄殿上宴從容魏徵娬媚盡心矩。上宴三品已上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也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實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

不應徵對曰心知其非而口應乃面從也。功成慶善
上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樂以名。八佾九功童子舞。敬德爭班毆道宗勉自修
飭戒諭努。上如慶善宮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命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又
曰九功舞用童子六十四人舞之時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
罷謂敬德曰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勉自修飭毋致後悔〇已上慶節 李淳風造
渾天儀 太史李淳風請造渾天黃道儀成而奏之 囚如期來恩赦啓。上
錄囚應死者三百九十人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
堂上俱赦之 未央置酒奉上皇胡越一家堪發醴 上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
志寧穎達諫太子各賜金帛恩

有禮 上謂太子庶子于志寧等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尚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帝等不可不極諫志寧與孔穎達數面諫上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罷聘鄭氏
爲充華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聞其許嫁士人陛奏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自責命停冊使
真社稷臣蕭瑀抵 蕭瑀後梁明帝子梁亡事隋更事唐上曰高祖有廢立之心斯人也不以利誘不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三品以上遇親
王始不降乘珪徵稽 王珪魏徵奏言三品已上皆九卿八座道遇親王降乘非禮也
上從 禁上書訐人細事 上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之比來多訐人細事自今當以讒人罪之
登望昭陵獻陵涕。 葬文德皇后昭陵帝念后不已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嘗引魏徵同登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萬紀言利黜還家。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

數百萬緡上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專言銀利是用黜使還家。更命統軍府兵祭。
置府六百三十四。上府千二百人濟下府八百中府
千。三百爲團校尉遞五十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
長涌關內二百六十一。兵甲糧裝輸庫底。二十爲兵
六十免能騎射者越旗傒每歲季冬以敎戰遠疏近
數月更邸。定府兵之法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有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敎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玄
齡受詔定律令數變則煩吏奸繁。房玄齡等更定律令除死刑大半上

曰法令數變則煩吏得爲奸由是斷獄平允 詔行新禮房魏定一百三十
八篇體 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詔從之。 大雨穀洛二水溢。
官寺民居壞如洗溺死者六千餘人。官院材給言廷
陛。時大雨穀洛二水溢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洛陽宮少加修繕乃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極言過失〇齊
馬周應詔陳諫御營造聚斂守
令慮。侍御史馬周日被親御應詔上言一諫營造二諫聚斂三諫重守令之選上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各舉一人
魏徵十思信用恆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可以無爲而治矣
雄心一獸唐儉語 上獵洛陽苑拔劍斬豕尚書唐儉曰陛下神武

定四方。豈復遑雄心於一獸。上悅罷獵。武氏入宮爲才人。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
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人。因旱詔求封事。處徵疏十漸屏障
列。上因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奏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
錄付史官。高識傳由傅奕著。太史令傅奕不信佛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
卷。行於世。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帝令呪奕。奕初不覺。僧僵仆而死。幸國子監觀釋奠。
五經正義疏撰。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
爲學官。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乃至蠻夷酋長遣子弟入國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命穎達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令學者習之。淳風考定戊寅曆。李淳風上言傅仁均曆書差三刻。上命淳風重加刊
定。謂之戊寅曆。陰陽雜書呂才著。上以近世陰陽雜書多僞。命呂才刊定可行者凡四

十七卷。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識者以爲確論。大德高麗山川遊。陳大德使高麗。入其
境。欲知山川風俗。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及歸言於上。上曰。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
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世勣幷州長城譽。李世勣在幷州十六年。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魏王
泰上括地志。魏王泰好學。奏請修纂括地志上之。帝益寵焉。專知機密文本
與。國家機密重事。凡腹心大臣皆與知之。衆書朱岑掌機政。唐書岑文本專知機密。是皆識也。君
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玄齡拜謝。徵進辭。
何謝何責。上愧。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
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與君何預。玄齡拜謝。魏徵曰。玄齡等爲股肱耳目。中外
事豈有不應知者。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圖功臣於凌烟閣。

忌孝恭如晦居。魏徵玄齡高士廉敬德李靖蕭瑀
志玄弘基屈突通開山柴紹順德勣。張亮君集張公
謹。知節世南劉政處。唐儉世勣秦叔寶。二十四人功
名助。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
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於凌
烟閣。凡二十四人。承乾罪廢立晉王。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
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遣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事洩。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
爲太子。上曰。魏王泰爲東萊郡王。上曰。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宜兩棄之。永爲後法。左右屯
營兵馬豫。詔太子知左右十二衛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高麗蘇文
弒其君新羅乞兵。蓋蘇倨。遂良上疏諫親征。高麗蓋蘇文貢

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時高麗以兵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以璽書諭之。蓋蘇文
不奉詔。上欲親征。褚遂良諫曰。天下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輕行遠舉。臣甚
憂之。上不聽。新羅在高麗東南。玄齡留守。亮遺疏。親發洛陽。拔遼東
進攻安市。壽真署。薛仁貴大呼陷陣。高麗大駭拔遁
去。草枯氷凍糧將盡。悔嘆思徵碑復豎。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
京師。武陽公李大亮副之。大亮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帝不聽。親征。發洛陽。引精兵圍遼東城數百重。拔
之。進攻安市。高麗二將延壽惠真欲分兵禦之。會有龍門人薛仁貴大呼陷陳。高麗兵大潰。壽真降。行而
前師衆降。白拔黃城銀城。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還
師。渡遼士卒多死者。上深悔不能成功。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復立所仆碑。存妻子勞賜之。
雪耻除兇勒石巍。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勅勒諸部遣使請吏。上大喜。自

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焉生日罷宴劬勞餞上生日謂
長孫無忌曰世俗以生日宴樂在朕翻成傷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蓼
微官頌張昌齡止由五事謙謙恕上如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
微宮頌上謂侍臣曰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止由五事耳一不疾勝已者二用人棄短取長三賢不
肖各得其所四不黜責正直之士五待華彝愛之如一此五者所以成功也褚遂良曰陛下盛德不可勝
載獨以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居翰海之北於鐵勒諸
部中最遠其地晝長夜短日暫沒即出遣使入貢皇子明封曹王巢剌王元吉之
妃楊氏太宗弟婦也上納爲妃有寵生子明封曹王帝範十二賜太子君體建
親求賢遠御讀審官納諫并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咸務
農閱武與崇文脩身治家備在函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

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結骨俟利
發入朝窮髮編戶德綏誠結骨國人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按毛草也地以草木爲髮
征煩營繕賢妃諫充容徐惠上疏曰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相繼營繕以有盡
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上善其言徐惠孝德之女唐太宗朝爲才人龜茲
音丘慈在西域國太白屢見女主喃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
武王天下監五娘坐誅疑似殺淳風占奏天命誦唐太
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會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
使各言小名李君羨自言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上深惡之出爲華州刺史尋坐誅上密問太史
令李淳風秘記所云對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

上曰疑似者盡殺之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上乃止改官名犯先帝諱先是太宗
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如李世勣虞世南之類至是始避之左遷世勣疊州衘
初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
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已上太宗無忌遂良受遺
詔遼東役罷土木緘上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善
輔導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功秋地震晉州尤
甚壓殺五千餘人儀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秋八月夜地震晉州尤甚壓
殺五千餘人編日書地震一百一未有人數多於此者也以世勣爲左僕射世勣受太
子起用私恩遂贊立武氏以應秘文擢爲僕射朝集使召陳奏械刺史十人
日入閤百姓疾苦政治摻無忌遂良同輔政貞觀遺

風永徽覽上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百姓者悉宜陳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
疾苦及其政治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永徽高宗年號○已上咸韻觀戲焚
鞠杜窺望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謂侍臣曰昨有羣胡擊鞠意謂朕好之也朕已焚此鞠冀杜
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才人武氏昭儀降上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
崩武氏出爲尼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拜爲昭儀永徽五
年閏四月大雨山水玄武撞衞士皆走仁貴呼寢殿
之中水勢洚漂溺有三千餘人恒州又有大水淙五
千餘家被漂溺天譴武氏依永巷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
衞士皆走郎將薛仁貴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立武氏三月恒州又大水呼沱
溢漂溺五千餘家天之譴告不啻父詔其子矣永巷宮中巷名因立武氏貶遂良長

孫厲色敬宗。上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於內殿。李勣稱疾不入。上曰。欲立昭儀爲后。遂良對曰。先帝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皇后未有過。豈可輕廢。明日又言。遂良曰。必欲易皇后。妙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因置笏殿階。貶爲潭州都督。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天子立一后。而妄生異議。○已上。皇后淑妃遭廢。挫。寶冊璽綬武氏大王后。乎。○綠羅

蕭妃別院。因。武氏遣投酒甕。卧。斷去手足。又斬之。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賚璽綬冊皇后武氏。王后淑妃並囚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武后聞之。遣人斷其手足。投酒甕中。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爲祟。笑中有刀義府那。中書侍郎李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時人爲之笑中有刃。山東丁役濟奏

免。山東丁役。歲別數萬。來濟曰。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太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高祖配天圜丘。坐明堂。太宗配五帝。禮官奏停太祖世宗配祀。詔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隔日視事。李猫和。上自即位。每日視事。李義府當國。請隔日視事。使帝得專房帷之樂。也。義府柔而害物。謂之李猫。氏族誌改姓氏錄。武家第一。敬宗作。初。太宗修氏族誌。時稱允當。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初令武后決奏事。上初若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使皇后決之。權與人主等。闘雞戲檄王勃黜。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時諸王闘雞。勃戲爲檄周王雞文。上怒曰。此乃交搆之。斥出沛府。仁貴三箭定天山。鐵勒聚衆十餘萬在天山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濟死突厥忠肝荷。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拒之。謂其衆曰。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麟

德二年。麟德曆。絳州麟見。又合元殿麟趾見。改元麟德。二年五月。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浸疏。更撰麟德曆行之。壽張公藝忍字佐。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書忍字百餘以進。晉州齊賢豈捕鷂。劉齊賢爲人方正。上重之。爲晉州司馬。史與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出佳鷂。請使齊賢捕之。上曰。齊賢豈捕鷂者邪。彗星見於五車座。上。五車五星在畢北。乃五帝車舍也。七天子五兵。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請復常日。星見高麗。將滅之召也。上曰。朕之不德。豈可歸咎小夷。不許。彗尋滅。銓注法定裴與張。裴行儉張仁禕定銓注之法。大略唐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不肯擲倒及善節。太子宴集。命宮臣擲倒。至左奉衛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唐散樂有盤舞伎。舞輪伎。跳鈴伎。擲倒伎之類。皆衆之遺伎也。武承嗣

爲周國公。乾封元年。武元爽流振州。至是召其子承嗣於嶺南。襲爵周公。天皇天后聲稱諱。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爲武后之意也。大酺翔鸞音樂觀。角勝之止。處俊諫。處俊諫天后攝政。北門學士元劉播。上御翔鸞閣。觀大酺。使雍王賢周王顯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當推梨讓棗。今分二朋。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撰列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不以一柏殺二將。仁傑犯顏侍御遷。將軍權善才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上命殺之。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怒。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以一柏殺二將軍。臣不敢奉詔。乃擢爲侍御史。元旦百官四夷朝光順門前天后賀。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於光順門。元旦百官朝賀始此。五月山中雨韭

寒。九成宮幸兵凍瘃，帝幸九成宮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元忠封事

武與文。經綸智畧用人輌。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今言文者不及經綸言武者不知方畧上善其言 忠死弘酖賢又廢。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酖死賢又廢黜婦人陰險眞可畏哉 太孫開府僚屬。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僚屬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乃奏置師傅等官 善感諫遍封五嶽鳳鳴朝陽天下箴。上遍封五嶽李善感諫曰廣營宮室天下失望上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無敢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帝崩詔太子即位。上疾甚夜詔裴炎入受遺詔而崩太子即位○已上高宗 后廢中宗廬陵坷。立豫王旦居別殿。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客謀廢立太后遂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皇帝居於別殿睿宗即豫王中宗之弟也 武氏七廟追王

邏。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 改元光宅服色新旗幟皆從金色。磨太后改元光宅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旗幟從金色金土子也見欲代唐之意 李敬業起兵揚州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駱賓王魏思溫等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曰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孝逸進擊追斬初李敬業起兵魏思溫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直指洛陽薛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思溫曰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敬業不從令孝逸軍至臨淮御史魏元忠曰今大軍久留不進將軍何辭以逃罪孝逸先擊敬猷進擊敬業追斬之 制官民皆得自舉。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得自言以求進用 白馬寺主懷義磔僧懷義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已上

倘韻鑄銅爲匭客奏掛告密稱旨除官。元禮告密擢遊擊。令按制獄。推引灑周興來俊臣繼起告密羅織經相詔。太后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密奏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羅織經數千言競爲訊囚酷法陳子昂上疏曰煬帝專行屠戮天下思亂太后不聽 山出新豐改慶山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言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冬官侍郎仁傑紲御史郭翰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狄仁傑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爲冬官侍郎 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房州武氏殺人。楊初成詐稱郎將矯制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伏誅 毀

乾元殿作明堂。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以僧懷義爲之使 仁傑奏焚淫祠萬焚一千七百餘所。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冲貞匡復死兵敗。坐貞黨六七百家。仁傑客奏籍沒解。遂大殺唐之宗室。蘇珦抗論周興懲。琅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大殺唐宗室命監察御史蘇珦按之無驗或告珦與魯通謀珦抗論不回更使周興按之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客奏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 以僧懷義討突厥。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篤祿 元同耐久興讒。泜同平章事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爲之耐久閒周興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太后怒賜死於家 易從被殺吏民爭解衣投地冥福拜。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

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爭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
武氏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鬼神蹟。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界。夏正寅月爲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改詔曰制。埊名快。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曌卽照字也。
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勸。太后策貢士洛陽殿。補闕薛謙光上疏曰。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不堪公卿之任故也。貢士殿試自此始。
思止弘義爲御史。有功景儉平恕遒。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

武氏改唐號曰周。自稱皇帝。李氏夫以豫王旦爲皇嗣。
改姓武氏綱常壞。遊藝奏改王鈴加。四時仕宦期年械。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御則天樓。以唐爲周。改元天授。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以傅遊藝加爲王。鈴行大將軍。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時謂之四時仕宦。
請兄入甕俊臣推。流興嶺南佻家擠。周索殺各數千人。千餘家被俊臣鍛。或告俊臣周興反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謂興曰。請兄入此甕。流嶺南。在道爲仇所殺。興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各殺數千人。破千餘家。
慶之請立武承嗣。杖殺朝門昭德戕。姪嗣豈爲姑立廟。昭德忠言武氏誡。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枉殺之。其黨乃散。昭德曰。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然之。
唐家老臣李安靜。不肯署表制獄避。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翹心毖目全交語。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莊子播糠眯目。
嘗糞郭霸御史屆。郭霸往問魏元忠疾。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
禁天下屠殺採捕。江淮饑民餓且瘵。張德生男私殺羊。杜肅懷奏表示怪。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太后謂德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
姑姪何如父子親。昭德一言嗣相辭。昭德密言。魏王承嗣權太重。太

后曰。吾姪也。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者。況姪乎。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
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姚璹啜。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
金藏剖心表睿宗。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自剖其腹。五臟皆出。睿宗由是得免。
師德唾面自乾險。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已上卦韻
九月梨花瑞稱訝。陰陽不時景儉謝。太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illegible]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明堂火由懷義惱。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不平。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
攸緒棄官嵩山駕。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太后所賜服器。皆[illegible]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昌宗易之侍禁

中。張昌宗張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謂張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太平公主。武氏女也。鸚鵡翼振仁傑化。吉頊從容說二張。勸立廬陵富貴舍。乃召廬陵及妃子。皆詣行在東都藉。太后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說易之昌宗二人曰。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可以長保富貴矣。乃名廬陵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立廬陵王爲太子。仁傑舉其子光嗣。足繼祁奚稱職迸。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藥籠中物元行冲。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嘗諫狄仁傑曰。凡爲家者必有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摸稜兩端味道詐。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宜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摸稜四方未摸

之可左。可在世言長者稱婁郝。婁師德深沉有度量。爲將相三十年。輒避以自免。心無達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頊辭陳言水土借。吉頊坐貶。涕泣曰。臣今辭闕庭。願陳一言。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驅之使爭也。天下桃李仁傑門。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對曰。文學醞藉。有蘇味道李嶠。必欲取卓犖奇材。有張柬之。又有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安恒疏請禪位暇。武邑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寢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太后慰諭之。長安元年三月雪。求禮不賀朝爲能。周武氏長安元年。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獨不賀。太后罷朝。和戎城共白亭軍。控其衝要涼州跨。屯田水陸利盡開。元振都督撫御

夏。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令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元振善撫御。夷夏畏慕。張說正言劉宋激。徼則中理王晙亞。諸張譖魏元忠。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爲久長。昌宗密引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劉知幾謂說曰。無汚青史。以累子孫。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及太后問說。說云。臣實不聞。太后以說反覆。宜並繫治。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當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說讀悅。中丞奈何卿五郎。足事非奴何郎姹。朝貴宴集。張易之素憚宋璟。虛位揖之。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懷古爲桂州都督。輕騎撫諭安獠怕。始安獠反。朱敬則稱裴懷古有文武才。以爲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卽迎拜。始安。縣名。楊再思爲高麗舞。蓮花乃似六郎姹。司禮少卿張同休。嘗因宴集。戲

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兩足狐譏令言貶。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爲長社令。昌宗下獄既而赦。宋璟奏張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不許。復奏大逆無容首免。太后特勅赦之。武氏疾甚二張兇。北門起居羽林架。柬之舉兵討亂臣。易之昌宗斬廡下。彥範進言請傳位。中宗復位則天卸。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謀誅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諸見密陳其策。柬之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彥範進曰。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中宗復位。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〇已上武后。復號曰唐元之出。復國號曰唐。太后遷上陽宮。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出爲亳州刺史。韋后預政鄴武

上在房州，與韋后情愛甚篤。上嘗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以武三思爲司空，產祿猶在薛劉吒。上官婉兒三思通，黨於武氏雙陸嫁。以武三思爲司空。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朝邑尉劉幽求亦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不從。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則天愛之。及上即位，拜爲婕妤。三思通焉。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與雙陸，而自居傍點籌。普思靜能妖妄尊。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尊寵此屬，何補於國。賜爵五王政事假，崔湜鄭愔助三思。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鄭愔諂事二張，坐貶，謁三思曰：暉等五人厭太后如反掌。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實奪之權也。上然之。捧制感咽元忠差。皇太后武氏崩，武三思矯太后制，賜魏元忠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愔告五王同皎通。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駙馬都尉王同皎通謀，各貶遠州司馬。湜說三思矯制寫，五王被殺三思雄。二宗紀甘五狗霸。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上大怒。李承加請族誅敬暉等。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既殺五王，勢傾人主。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咸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元紘判定勝南山。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李元紘判歸僧寺。竇從一懼，命改判，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普思作亂澹州假。鄭普思聚黨謀亂，事覺。魏元忠曰：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之澹州。重俊殺三思崇訓，羽林千騎重俊射，安樂公主宗楚客誣奏相王太平楙。至忠泣陳吳兢疏。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於其第。安樂公主與宗楚客謀，使人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吳兢上疏：凡陛下登極未久，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耳。青蠅之詩，良可畏也。后裙五色雲圖華，桑條韋歌十二篇。太常鄭愔引申禍。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示百官。韋志忠奏：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仁愿築三受降城。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脩文學士嶠等貴，上官昭容第甲乙。忠讜之士減聲價。置脩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人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而儒學忠讜之士莫能進矣。斜封墨勅始除官，朝隱執破怨謗砑。時請謁受賕，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官女拔河玄武觀，鹿鳴蟋蟀山暉炙。景伯迴波真諫官，定昆池詠日知

辞。上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時每與近臣宴集，令各務效伎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暉獨歌鹿鳴蟋蟀。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力諫迴波。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和事天子三無坐。監察御史崔琬彈宗楚客、紀處訥潛生邊患，楚客自陳忠鯁。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時人爲之和事天子，人以爲三無坐處。八風舞作欽明罵。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皇后韋氏弒中宗。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時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〇巳上中宗。臨朝攝政溫王鍾。禍韻隆基起兵匡復夏，天星散落如雪漂。捕斬諸韋相王立。初，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當啓相王。隆基曰：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與劉幽求等入苑中，是夜天星散落如雪。隆基勒兵入玄武門，斬韋氏及安樂公主，遂

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皆斬之宋王推讓相王少。相王旦即位上將立太子

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劉幽求曰儲

可疑者上從之太平公主萬戶封權傾人主如市召。加太平公主實

封萬戶公主與太子共誅韋氏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權傾人主其門如市。姚宋協

心革弊政刺史姚元之長史宋璟協心革中宗弊政當時翕然復以爲有貞觀永徽之風。鷹

搏狡兎急救詔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

史繩姦慝亦然斜封纔罷又復用侍御史崔立言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上然之勅斜

封並量材敘用二王刺史太平謫太子監國張說言初太平公主以

太子年少憚其英武數爲流言上嘗密召韋安石謂曰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此乃太平之謀

耳張說曰願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史命太子監國。按察使置十

道燿罷十道按察使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

都督承禎至京請還山終南捷徑佳處嘯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

以數術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則天下理矣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

有佳處承禎曰此乃仕宦之疾徑耳彗出西方入太微。傳位太子太上

照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上乃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是爲玄宗尊睿宗爲

太上皇）已上睿宗太平公主勸上皇刑政除授猶總票。太平

公主勸上自總大政凡三品以上及大刑政奏上皇決之大酺觀燈御門樓。以夜

繼晝月餘眺上皇與上御門樓觀燈大酺以夜繼晝凡月餘酺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五

月罷脩大明宮農務方勤特勅邵。脩大明宮未畢勅以農務方勤罷之

太平擅權謀廢立至忠懷貞岑崔跳張說東都上佩

刀。日用入奏北軍鈞上乃定計斬羣兇。歲寒松柏象

先物太平公主擅權用事與蕭至忠岑羲等謀廢立左丞張說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

奏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上乃定計召蕭至忠岑羲斬之太平公主賜死於家初公主謀廢立陸象先獨

以爲不可至是上謂象先曰歲寒知松柏信哉以力士爲右監門。內侍省事

將軍門宦官之盛自此始將軍緋紫千餘徼上在藩邸高力

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右監門內侍省事凡除三品將軍者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引見京畿之縣令。惠養黎元戒諭徼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

之意講武驪山斬唐紹流郭元振新州哨。上講武驪山之下以軍容

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乃流新州斬給事中唐紹。姚崇

十事度可行願茲政先仁恕妙。不倖邊功法自近官

豎不與政事料。租賦外一切絕之戚屬不任臺省峭

接臣以禮得批鱗願絕佛道營造廟。祿莽閻梁亂家

國推此監戒萬代嶠。朕能行之崇頓首時姚元之詣行在奏曰

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爲可行否帝曰試爲朕言之對曰臣願政先仁恕不幸邊功法行自近宦豎

不與政租賦外一切絕之戚屬不任臺省大臣接之以禮群臣皆得批逆鱗絕道佛營造漢以祿莽閻梁

亂天下國家推此監戒爲萬代法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姜皎

之言張說掠。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

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

首服曲江拾遺張九齡奏記元之諂躁標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姚

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納其言說詐皎王潛帥嶽

崇行微蹇腹心瘵。姚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上問故對曰張說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刺史。○已上嗡謝

制選京官才識果外除都督刺史可都督刺史有政迹內除京官政事荷出入常均永爲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

敎坊俗樂置右左。自敎法曲於梨園皇帝梨園子弟擕宜春北院子弟居。

防微杜漸相職惰。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敎坊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敎法曲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宮女數百人亦爲梨園弟子居於宜春北院姚崇爲相而未能防微杜漸崍其職矣敎坊之名始此。

太史奏日食不應請書史冊表賀哆。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復置十道按察使。武上言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安得皆稱其職乃止。

員外檢校官罷坐。罷員外檢校官。

長枕大被五王帳。諸州刺史友愛妥。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上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設五幄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珠玉錦繡焚殿前兩京織錦坊皆罷。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

勤政務本花蕚輝。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鼎銘頒告中外頒。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獻之姚崇請頒告中外。

民間訛言采女子。令出宮人訛言鎭。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乃選後宮無用者還其家訛言息。

乃坐鎭雅俗盧懷愼救時之相姚崇頗。姚崇有子喪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愼不能決上曰以卿坐鎭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齊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矣。

山東大蝗食禾苗焚香設祭不敢火崇奏遣督捕而瘞。

殺蝗有災崇當禍。山東大蝗人以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崇曰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置侍讀官以質疑。上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愼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昕毆李傑杖殺裏。長孫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上遣宦官下江南鵁鶄鸂鶒取羅遷若水上言農桑急羅捕傳送觀者叵。上遣宦官下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不亦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蝗起崇牒捕。山東蝗復大起姚崇牒倪若水曰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勑使者察捕蝗

者勤惰以聞。

新除縣令試策苛。令歲選敍太濫召新除縣令悉於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

宋璟爲相抑荃賞恐好武功徼倖麼。宋璟爲相隨材授任上敬憚之時突厥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荃慟哭而死。

獻可替否頲過璟。宋璟與蘇頲甚厚璟嘗曰僕射寬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

將幸東都廟室壞宋璟蘇頲請停行適與行期崇言頃。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從之。

高君知古齊知今。崇薦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崇每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知璘獻文諂諛箴。廣州請爲宋璟立遺愛頌璟請禁之山人范知璘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卑遜。○已上[illegible]

谷道隘不治。畛欲免頓使河南尹。璟言以此罪二臣
恐民受弊。將來寬待罪朝堂後赦之。君德臣忠兩可
引。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史
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準。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史官隨之及宋璟爲相制自令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嵩山處士鴻却
官。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鄭銑仙舟道士蠢。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度爲道士令州縣歲行鄉飲。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加賦
以給官俸脤。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優人魃狀璟頲罷惡錢復行錢

禁民。大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時江淮間多惡錢璟使蕭隱之括之怨嗟盈路於是罷宋璟蘇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嘉貞剛
躁四俊附苗呂崔員招權診。中書張嘉貞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乙員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宇文融爲勸農使
撿括逃移巧僞緊勸農判官置十人並攝御史分行
甿競爲刻急希旨多虛張其數百姓疲璟瑒陳言坐
左遷羣臣爭爲聚斂純。宇文融爲勸農使請加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朝臣莫敢言其非惟皇甫璟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二人皆坐左遷羣臣爭爲聚斂以迎後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

民允天下無事庸人擾清源何憂不治敏。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制增太廟爲九室
中[illegible]遷還太廟襲。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
[illegible]平安南亂內臣專兵於此朕。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勖討平之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也府衛兵家不免徭貧弱逃亡殆盡
張說建議請募兵壯士應募宿衛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旬日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不杖仙先說慮深。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廉恥也嘉貞不悅說曰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麗正書院文學困。罷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爲

使。始置長從宿衛兵。一年兩番雜役閔。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諸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政事堂改爲
中書門下五房分掌績。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已上畛韻杜暹却金埋幕下安西副大都護蘊。初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饋之金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適安西都護闕詔暹爲之復使文融爲
勸農巡行議定賦役殷。制聽逃戶自首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臺閣名臣爲刺史說因沔與
出之隱。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思勖招討
覃行璋命爲輔國將軍近。宦者楊思勖爲輔國大將軍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

易擘擒之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糴又共議作
勸農社貧富相恤耕耘讙更命長從宿衛名彍騎之
稱六番殹十二萬人十二衛諸司長官聲望醻選十
一人爲刺史餞於洛濱供帳帷自書十韻詩賜之承
令快快睦州紛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從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
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
番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
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別駕水運渾天初作成注水激輪自
轉將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泰山之封玉牒宣五
帝百神山下丞昊天上帝祀山上餘倣乾封故事韻

時上特問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上曰吾爲蒼生祈福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上
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祈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毛仲牧馬色雲
錦開府儀同三司牧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
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已上吻韻宋州樓上
從官醼乃知使臣負我僞上丘崔裴真良吏自舉酒
賜寇泚錢上幸孔子宅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上酒酣謂張說曰嚮屢遣使臣察吏善惡今歷
諸州知使臣負我多矣又謂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濟州裴耀
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真良吏矣又顧謂寇泚曰卿不借譽於左右自舉酒賜之親決
試判十銓分上悉選試不公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
入禁中決定大有年書治效撰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關陝三錢張說

奏刪脩五禮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望與學士刪改從之左右羽
林彍騎縮改彍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行開元大衍曆日即一行所造推
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曆長征無期情難擱勅立分番酬
勳法勅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明經進士百
人限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生日以爲千秋節宴樂移社
天下脯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
宴樂移社就之初令百官於休日選勝行樂般遊莞初令百官於春
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
歡而去光庭吏部循資格庸愚喜有聖書柬先是選司注官惟視
其人能否不次超遷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

怨嘆吐蕃請以詩書賜忠信禮義從書產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
春秋禮記裴光庭等奏吐蕃新服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興慶
宮側上躬耕綱目書耕四未有書躬者太公廟置上戊饗兩京諸州各置
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韓休峭直能守
正臨鏡貌瘦社稷偶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及後
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韓休知否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貌雖
瘦天下必肥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已上潸韻是時官自三師小一萬
萬七千有四百一十六員塗多繞制自今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
七千六百了還餘八十有六員吏自佐史以下表五
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

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起復九齡同平章。蕭嵩韓休罷。時張九齡居母喪。入見。起復同平章事。十五道分採訪擧。以六條檢察非法。分天下爲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李林甫同三品。標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伺上兆。因惠妃寵傾後宮。言願盡力壽王少。惠妃德之陰內助。禮部尚書門下。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琩。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上擢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芟麥苑中稼穡艱。不敢不親宗廟紹。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爲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耳。韋濟薦方士張果。迎入禁苑銀青眺。

通玄先生厚賜歸。由是神仙好縹緲。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韋濟薦之。上迎入禁苑。拜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玄通先生。厚賜遣歸。上由是頗好神仙。守珪功美相將加名器難假九齡曉。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上美其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耕籍酺宴五鳳樓。三百里內音樂綵集。於樓下較勝負。魯山德秀于蔿。懷州塗炭刺史奢。耕籍田。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懷州魯山屬河南。祿山當斬邀恩儌。九齡觀貌知反相。免官白衣將領勳。宰干賜名史思明。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赦之。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賜名思明。宗廟籩豆增數皎。舅黨服加韋縚奏。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上因欲增之。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縚又請加舅黨服。舅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今若加服一等。徇情廢禮。所負者末矣。千秋金鑑九齡貌。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掉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伏獵侍郎蕭炅跡。蕭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一鳴輒去林甫擾。李林甫欲蔽主專權。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已上條韻 明經問大義十條。時務策對三道。超進士試大經十帖。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子諒彈牛流死憔。九齡所薦亦被貶。周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撲於殿庭。流瀼州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乃貶荊州長史。太子二王廢殺昭。楊洄私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潛構異謀。廢爲庶人。賜死。二王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獄院鵲巢徐嶠奏。歸功宰輔公爵徵。李林甫爵晉國公。豳國公封仙客驕。大理卿徐嶠奏獄院。烏鵲不棲。今鵲巢其樹。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百官以州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令州縣里皆置學。武德嘗置州縣學矣。不皆置也。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賑饑法立美政遂。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求得

玄元皇帝像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迎置興慶宮玄宗自以老子其祖也。營州都督祿山邀。又以爲平盧節度傾巧善事人舉招置十節度以備邊。公私勞費民困挑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上以爲賢乃以爲營州都督。又以爲平盧節度使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鎭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自天寶之後益兵寖多。公私勞費民始困矣。同秀靈符玄元告天寶元新朝散調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求得之。由是羣臣上尊號改元天寶以同秀爲朝散大夫韋堅督江淮租運愼矜王鉷競利料初宇文融既敗楊愼矜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堅爲吏以幹敏稱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風標清粹絢招忌挺之可用賓僚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兵部侍郎盧絢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謂其有疾除員外郎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

在。林甫云挺之老疾。上嘆久之亦以爲員外詹事祿山入朝寵甚厚。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奏言去秋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不忠願蟲生臣心。若不負蟲散。有羣鳥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空中神語帝開遥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以楊太眞爲貴妃三姊皆寵赫奕搖。初武惠妃薨。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號太眞冊爲貴妃。三姊皆賜第。寵貴赫奕。鉷爲戶口色役使務爲割剝求媚饒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志在聚斂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羅鉗吉網林甫引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溫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工於謀國忠嗣標王忠嗣與吐蕃戰屢勝且又惜民命而不取石堡。又高價馬價以空敵資卒爲林甫中傷而死史氏謂其工於謀國則拙於謀身。

祿山請爲貴妃兒。上嘗宴勤政樓獨安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鷄障置楊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天下歲貢林甫刀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忠嗣漢陽太守隴右節度哥舒翰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忠嗣不得已奉詔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取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以忠嗣阻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上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高仙芝安西四鎭高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鎭節度副使至是節度多胡人矣判度支事以楊釗貴妃從兄楊釗善窺上意而迎之以聚斂驟遷判度支事釗音招或言玄元降華清會昌縣改昭應飄縣會昌改曰昭應或言玄元皇帝降於華清宮之朝元閣觀左藏賜釗金紫糞壤金帛賞賜是時屢奏帑藏充牣上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紫衣金魚上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兵勢消。精兵皆聚西北邊武備全無中國枵先時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罷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而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姚思藝檢校進食中人十家一盤銷。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爵祿山東平郡王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將帥封王始此爲之起第親仁坊祿山生日洗兒婚金銀錢賜綵輿舁出入宮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牣其中祿山生日後三日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山兒對上賜洗兒金銀錢自是祿山出入宮掖掖不禁撩或與貴妃相對食或不出禁亦通宵。

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聞于外上亦不疑也祿山既兼領三鎮心輕中國

藐唐朝安祿山既兼領三鎮有輕中國之心林甫為相十九年養成天

下之亂帝上晚年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覺也

悟國忠為相家隱居楊國忠為右相勢傾天下莫不震懾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在河南府。

北門學士翰林密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設待詔供奉之名

安祿山歸於范陽御衣解賜意瀟瀟安祿山歸范陽方辭歸上解御衣以賜之日食不

盡只如鈎為寵楊太貞也宓擊南詔全軍覆楊國忠更以捷

聞前後死者廿萬漂劍南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

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祿山請以蕃代漢竟從

其請反跡飄璆琳受賂言無二保無異志勿憂焦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謂韋見素等曰卿等疑祿山耶竟從其請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厚賂還盛言無二心上曰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表請獻馬上稍

悟安祿山表請獻馬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悟有疑祿山之意祿山反於范陽國忠訴祿山許為勅書召諸將有客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於是發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郭子儀朔方節度常還京師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子儀始見於此常清敗績東京剽時祿山陷滎陽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太子監國議親征貴妃啣土請

命要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說貴妃啣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

真卿起兵討賊諸郡啃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眾兵誅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為盟主軍士皆稟焉平原濟南府。杲卿常山

亦起兵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常山今真定府雲中馬邑子儀樵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祿山稱大燕皇

帝。安祿山僭號自稱大燕皇帝杲卿死節常山嶢顏氏死三十餘

人承業不救諸郡彫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起兵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杲卿瞋目罵曰我世為唐臣豈從汝反耶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剮之顏氏死者三十餘人諸郡復陷。郭子儀薦李光弼思義

出降史勢凋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

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屬真定府。張巡起兵於雍丘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直衝賊陳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李萼乞師奇謀倚先擊魏郡執

守將兵開哼口汲鄴窺北至幽陵帥同盟合兵南臨

孟津聊分兵循河據要害制其北走堅壁驍軍於堂

邑敗知泰賀蘭進明招討幡清河客李萼乞師於顏真卿真卿奇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真卿大驚以兵六千借之令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哼口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

上京動行伍。加進明河北招討使。平盧軍將劉克奴。賜名正臣。節度喔。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踰海。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子儀光弼破思明。深溝高壘軍聲飆。賊來則守。去則追。耀兵晝夜斫營劫。賊不得息乃出戰。破於嘉山思明剿。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思明奔博陵。嘉山在真定府。哥舒翰敗賊入關。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執翰送洛陽。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靈寶縣名。蜀道險兮山川迢。策唱國忠上然之。次於馬嵬軍心慘。乃誅國忠及貴妃。命留太子討賊梟。建寧建議就裴冕。遂至平涼

軍聲鎮。哥舒翰既敗。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出奔蜀。蜀道山川迢險。上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等出延秋門。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上至馬嵬驛。將士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又日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乃命高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上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朔方道近。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遂往就之。遂至平涼。得馬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賊將孝哲陷長安。井陘李郭兵車儦。正臣襲范陽不克。張均張垍降賊慓。賊將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陳希烈與張均張垍等皆降。祿山以希烈垍為相。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已上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天帝。明皇陶。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牋請即位。牋五上。許之。尊元宗上皇天帝。○上卷

唐紀下卷

李勉奏彈管崇嗣。朝廷始尊武人么。時有大將管崇嗣背闕而坐。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上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已上肅宗。李泌承召至靈武。聯轡對楊布衣交。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召與太子為布衣交。謁見於靈武。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上乃止。嗣業梁宰謀緩師。秀實忠言勤王敎。栖雲發兵詣行在。上命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段秀實讓嗣業曰。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與宰發兵。上又徵兵安西。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特進稱嗣業也。潮圍雍丘巡擊跑。令狐潮圍雍丘。與張巡相守數十餘日。巡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

不動。遥謂巡曰。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未幾。擒賊將十四人。賊乃夜遁。真卿蠟丸表。宣赦諸道始知即位。郊徇國之心乃益堅。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上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李郭軍威興復稍。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權重遂分茅。郭子儀李光弼等將兵五萬至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上謂李泌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貞觀中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上曰善。回紇吐蕃咸遣使。請助討賊恩澤苞。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乃知祖宗德澤在人。未衰。天命在唐矣。參軍第五琦入蜀。上皇以使租庸鈔。第五琦入蜀奏事。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使。韋房奉冊寶傳位。兩朝盛典曾至包。上皇命韋見素房琯奉冊寶詣靈武傳位。時賈曾子賈至當讀冊。帝曰。昔先帝誥命

乃父爲之今命刪又函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矣**凝碧池前衆樂鼓海清**
悲憤樂器抛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樂工雷海清擲樂
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陳倉邑令薛景仙殺賊通**
貢無壅膠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來取長安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賊望見北方
塵起輒驚欲走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時景仙爲陳倉令**假以**
泌言爲元帥衣白山人紫衣殺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爲元帥李
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衆心所屬在於元帥乃以俶爲元帥上與泌出行軍士指之曰衣黄者聖人也
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姑受之**彭原打子聲聞**
外泌諫良娣怨思呶帝如彭原廨舍監陝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
軍奏報倖進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樹雞卽木耳也**七寶鞍賜**

珠玉撤中宮宜待良娣虓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不宜乘
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從之**制令諫官凡言事勿許先白宰**
相謀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先白宰相至是敕盡革其弊懲林甫及楊國忠之皆專權也**琦**
請以江淮租庸輕貨市泝江漢漅上至洋川令陸運
至於扶風助軍勳作權鹽法以饒用山南等道度支
肴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
權鹽法國用以饒加山南道度支使**琯請將兵復兩京李揖劉秩戎務**
淆不閑軍旅用車戰順風鼓譟牛驚焚官軍死者四
萬餘存纔四千無餘旅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

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思明攻陷河北郡鋸殺張興忠臣炮**史思
明攻陷河北諸郡擒張興謂曰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願一言而死對曰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
爲之臣乎思明怒鋸殺之**永王璘反高適**討永王璘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薛璆等
謀以爲宜據金陵保有江表上乃使高適等討之**李泌料寇二年設賊之驍**
將吏安田張阿承慶數人啁若令光弼出井陘子儀
馮翊河東崤史張不敢離常范安田不離長安坳以
兩軍縶其四將獨有承慶祿山胞勅子儀勿取華陰
兩京常通互擊敵首尾交擊賊奔命不過二年必覆
巢安祿山遣兵陷潁川上問李泌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
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

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勅子儀勿取
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相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
來數千里疲於奔命必成擒矣上悅**良娣輔國相表裏倓欲除害泌言**
祭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爲先生除害泌曰此非人子所言倓不從**安**
慶緒殺安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閹豎李猪兒
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卽位**良娣輔國譖倓謊建寧**
賜死廣平懼泌勸盡孝委順媌李輔國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
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李泌曰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
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已上肴韻**光弼擊破思明役**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
之**巡入睢陽許遠膠隴右河西安西兵西域皆會唐**

誚巧。李泌請如前策行。切於晨昏忠謀撓。帝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上皇遣使祭九齡。上皇思張九齡先見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卹其家。子奇復寇睢陽攖巡厲將士斬賊將。霽雲箭射子奇殪。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激勵將士斬賊將五十餘人使霽雲射子奇喪其左目乃收軍還。子儀清渠戰敗績將軍告身一醉飽。郭子儀與賊戰於清渠敗績。時府庫無蓄積。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及清渠之敗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清渠堡名。琯議釋老政事罷。數百僧人道場炒。鎬諫脩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太平稍。房琯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罷爲太子少師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進明不

通鑑韻書　卷之十七　唐紀　晃　玉極堂

救睢陽急霽雲泣嚙落指爪。尹子奇復寇睢陽城中食盡日蹙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擁兵不救。霽雲因嚙落一指以示信座中咸爲泣下。廣平子儀復西京。金帛子女回紇絞。廣平拜於葉護前願至東京如約飽。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回紇遣其子葉護等來至鳳翔約爲兄弟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胡人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夏之主也。○巳上巧韻。遣請上皇還京建。泌請更爲群臣勸。李泌請去以免死。五不可留陳情願。遇既太早任太重。寵太深功高奇獻。力辨建寧忠而冤。一摘慎無再摘絕。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宮復修人子之職李泌曰上皇不來矣泌

日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上思戀晨昏就孝養之意。泌因請去曰臣有五不可留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廣平王每言其冤昔天后有四子殺太子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朕當書紳。睢陽城陷巡遠死。茶紙馬雀鼠人飯。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男子老弱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城陷巡遠俱死。東京收復子儀功回紇大掠羅錦販。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奔河北回紇縱兵大掠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上聽李泌歸衡山。李泌屢求歸山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見素奉迎上皇遠。帝發

通鑑韻書　卷之十七　唐紀　平　玉極堂

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甄蘇不受祿山官。秘書制誥列拜愿。初汲郡甄濟有操行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封刃召之。濟引首待刃會官軍收京濟起詣軍門上謂俶以濟爲秘書郎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上皇還京興慶居。不許避位東宮頓。上皇還西京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追贈死節官其後。翰表巡忠息衆論。追贈死節之士李橙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或罪張巡守睢陽與其食人曷若全人。李翰表上曰巡保守江淮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食人豈其素志哉。衆議始息。以張良姊爲淑妃。志亂始也。思明秀巖來降涸。安慶緒忌史思明之逼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降。河北率爲唐有矣。以李輔國爲僕射。輔國內附張淑妃勢傾朝野。淑妃張氏皇后敘。淑妃官名。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

之名進同貴仍加比三司思明反殺烏承恩上言史思明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李光弼
陰使圖之思明遂殺烏承恩而叛九節度討慶緒蔓以魚朝恩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始建安慶緒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
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諸節度使討之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李懷玉殺玄志子推侯希逸平盧
民因以希逸爲副使軍士廢立自此叅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
遣中使撫慰將士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上從之節
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史思明自稱燕王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九
節度兵解體旻刻日將戰忽風沙天地晝晦軍潰困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無統御城久不下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

晦兩軍大驚而潰揆稱輔國爲五父制停口敕峴爭憲李輔國還
京師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口爲制敕莫敢違者李揆見之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具陳輔國亂
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朝恩毀短郭子儀召還京師光弼冥魚朝
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孝
德斬賊劉龍僊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挺身
取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運矛躍馬斬之以歸計取賊馬河陽圍智降
庭暉與日越致死奮擊思明遯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浴之河渚以
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既而李日越將五百騎晨至
失光弼曰吾死必矣遂請降高廷暉聞之亦降乃命出戰率諸將致死擊之思明遯黨項等羌
吞邊鄙遙假子儀咸光嘖黨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爲鄜坊節

度以桑如圭杜冕領之而以子儀留復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晉卿謹身比胡廣以苗
晉卿行侍中見其通達吏事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晏善治財度支植以劉晏爲
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善治財利故用之輔國矯語遷上皇力士巫
州玄禮褫上皇不懌上稍悟欲誅輔國猶豫悶李輔國言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上不聽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
迎上皇如西內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致仕上皇不懌寢以成疾後上稍悟惡輔國欲誅之竟不能決
制子儀統諸道兵取定范陽河北鄙制下旬日朝恩
沮事竟不行真可恨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
事竟不行江淮都統劉展反平盧神功討平叅江淮都統劉展反陷
昇潤州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擊射展中目遂斬之餘黨皆平昇古金陵也潤即京口也式言

思明可忌擊朝恩信然屢言恩光弼奏未可輕進懷
恩勇愎朝恩遞中使相繼督出師邙山敗績河懷鈍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
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與懷恩
將兵攻洛陽陳於邙山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大懼日食既大星皆見日者陽精
發見之至著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時焉皆未十月而非常之禍至矣輔國兵部
尚書渙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上
願韻制去年號尊號敘建子月爲歲首較肅宗信禨祥之小術以爲
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彌亂也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效授官衆人自代始此方抱幼女見李唐唐言太上思念校端

午言之予月朝畏於張后不敢効。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河東軍亂殺景山。請用雲京朝命倣絳州西北皆若
為節度竟非朝廷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景為節度使，從之。絳州突將王元振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賜子儀爵汾陽王。河東之事委不撓
收斬元振及同謀。雲京聞之推按數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上不豫，子儀請曰：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收王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太
上方崩帝亦崩。上自仲春寢疾，聞太上皇崩，命太子監國，上亦崩。〇已上肅宗

輔國元振弒后闈。張后與李輔國晚年更有隙，元振、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弒之。大家
但只處禁中。外事老奴處分。悞代宗不平以握兵。外
尊禮之尚父貌。事無大小皆咨之。輔國晏然處不覺。
以為司空中書令。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分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輔國亦晏然處而不覺。以為司空兼中書令。程元振為驃騎。是時輔國未除而元振復用，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也。
光弼神功破朝義。史朝義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李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使田神功進擊，大破之。
子儀入朝京師趙。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忌其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遂留京師。
徵兵回紇使入援。乘勝
肆掠烟火爆。上遣中使至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僕固懷恩為前鋒，乘勝逐朝義，累

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烟火累旬不滅。盜殺輔國斷首臂。不欲顯誅
存問巧。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遣中使存問其家。來瑱不從元振託為相被譖播
州竄。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與賊合謀，流播州，賜死。田承
嗣以莫州降朝義傳首懷仙薇。史朝義屢出戰皆敗。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李懷仙取其首以獻。〇已上效韻
薛嵩承嗣懷僊拔河
北諸鎮節度憂僕固懷恩恐寵衰奏留分帥黨援黠。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之降將也。朝義既授首，三人皆授河北節度使。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薛嵩及李寶臣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因而授之。魏博始傳更四
姓傳有十世七州轄貝魏相磁洺博衛。魏博籓鎮，自田承嗣始，傳

五世。至田弘正入朝。七年復亂，後更為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行達、羅弘信、楊師厚、賀德倫，實八姓，而四姓為久，傳十世，有州七：曰貝、魏、相、磁、洺、博、衛。盧龍始自懷仙刷三姓五世
十二世幽涿營瀛莫平擬薊媯檀共為九州河北之
失自此撤。盧龍藩鎮，自李懷仙始，後更為朱希彩、朱泚、劉怦、張弘靖、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張仲武、周琳、張允伸、李茂勳、李全忠、劉仁恭，凡十四姓。此云三姓，舉其傳世者言也。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媯、檀。唐自此失河北矣。
勅舉孝廉由綰疏。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請令縣令察取孝廉，以行著鄉里、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懷恩自訟六罪
札遣使慰諭辛僕固竟不奉詔懷恩怨。初，懷恩與辛雲京構隙。雲京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懷恩心不能平，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為先帝掃清和曲，一也。男玢陷賊亡歸，臣斬以示衆，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諭回紇

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言甚切至。上使慰諭。懷恩竟不奉詔。吐蕃入寇陝州。如剽掠長安廬舍刮。吐蕃入寇。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如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廬舍一空。适爲元帥。子儀副。收兵泣諭兵將頡。詔以雍王适爲元帥。子儀爲副元帥。子儀以六軍將士逃遁。多在商州。令往收之。泣諭將士。以雪國恥。程元振專權自恣。柳伉上疏請斬殺。上以元振嘗保護。但削官爵放歸刮。元振專權。上徵諸道兵。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柳伉請寸斬以謝天下。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以魚朝恩總禁兵。天下觀軍宣慰察。左右分廂右北軍。宦官兵勢浸強劫。初肅宗使朝恩領神策軍。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觀軍宣慰者以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也。懷恩反遂寇太原。子儀節度恩衆

軋。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公與朕節度河東。懷恩將士聞之喜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乎。悉歸之。懷恩之母怒恩反。輦致長安優給嘈。懷恩之子瑒爲其下所殺。恩告其母。母怒曰。吾語汝勿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恩疾走得免。命輦恩母至長安。優給之。○已上黠韻 晏疏汴水通舟楫。漕運法度傳來葉。歲運米以給關中。河汴江淮轉運攝。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艱難。乃以劉晏爲河汴江淮轉運使。晏疏汴水。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以給關中。後來皆遵其法。稅青苗錢給官俸。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稅之以給官俸。懷恩回紇吐蕃躡。詔郭子儀鎮奉天。出陳乾陵賊衆慴。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夜出陳於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慴。遂不戰而退。子儀不受尚書

令。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抱真澤潞步兵俠。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民三丁選一。免其租徭。行其賞罰。得精兵二萬。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裴諝不對榷酤利。以爲左司郎中協。裴諝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對曰。臣自河東來。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陛下當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之營利乎。上謝之。拜左司郎中。平盧將官李懷玉逐侯希逸。節度挾賜名正已爲留後。自此逐之即爲業。李懷玉逐其節度侯希逸。詔即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已。自此逐節度即得節度。唐所以卒亡於藩鎮也。成德寶臣魏博田薛嵩懷仙強勁劫。自署文武不貢賦羈縻而已。姑息帖。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兵。自署文武。不供貢賦。朝廷但羈縻之而已。置百高座講仁王。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

薩鬼神之狀。百官迎至西明寺講之。懷恩誘寇諸道牒。忠臣得詔即治行。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之。淮西李忠臣得詔即治行。或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懷恩疾死志誠接。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子儀挺身說回紇。藥葛羅誓吐蕃怯。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曰。今衆寡不敵。不若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矣。大帥藥葛羅曰。懷恩欺我。令公捐館。是以敢來。今令公在。我曹敢與令公戰乎。遂與子儀說酒爲誓。吐蕃聞之夜遁。子儀河中耕百畝。士卒皆耕軍糧浹。子儀還河中。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士卒皆不勸而耕。於是軍有餘糧。勑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頹壞。軍士多借居之。至是以祭酒蕭昕言。乃有是詔。國子監中釋奠涉。宰相常參六軍將。聽講子弟衣紫韡。上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率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

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學講僅執筆遽謂才兼文武提
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遽自謂才兼文武元載專權恐攻訐論事
先白宰相怙真卿上疏貶峽州元載專權恐人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
先白宰相顏真卿上疏曰是李林甫復見於今日也遂貶為峽州別駕璘吝秀實辭稱
爕馬璘奏為邠寧節度使以段秀實為都虞侯事皆咨之而後行聲稱甚美魚朝恩判國
子監常袞言之不聽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
聽下命宰相百官送上升座講易鼎足聽元載怡然王
縉怒怒者常情笑難捻命宰相百官送朝恩至監升座講易鼎折足以譏宰相王
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也生日貢獻節度勸袞言宜却
如過踈上生日諸節度使獻金帛為壽常袞曰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宜却之上不

聽魚朝恩作章敬寺進士高郢正論怙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
窮極壯麗進士高郢上書曰聖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章敬寺
中上臨幸度作僧尼千人輒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復徵李泌
於衡山泌固辭相書院賑泌既至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欲以為
相泌固辭幽州希彩殺懷仙詔以希彩留後職幽州將朱希彩殺其
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為留後章敬寺遊邀子儀家僮從往朝恩
讋恐煩縉營告所聞朝恩流涕長者廉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
章敬寺元載間之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往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
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流
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天下事有不由我專恣不軌縊殺摺朝恩

勢傾中外每奏事以必允為期官官有難去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不懌元載乘間請除之
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宴罷朝恩出上使左右縊殺之朝恩既誅元載驕弄權
餘智財賄歛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弄權舞智無事不以賄成以泌判江
西觀察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
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除載卿可來裴來栖筠方挺內制袁以之為御史
大夫宰相不知載稍惰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內出
制書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休子韓滉判度支兵興以來國用
虛耗韓休之子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以之判度支郇模哭市獻字僟一字一
事三十字召見賜館新衣袷晉州男子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於市人問其故
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使也元載奏請城原州神功一言事寢路初元載嘗為西州刺
史知隴右山川形勢奏曰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軍肥水美獨耕一縣可給
軍食乘間築之移京西軍戍原州則朝廷可高枕矣會田神功入朝曰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
事遂寢永安公主妻田華承嗣益驕無畏脅則華承嗣之子也
欲固結其心而以公主妻之承嗣益驕慢〇已上葉韻盧龍節度朱泚朝請留
闕下宴犒洽詐其弟滔知留後朱泚入朝至京師宴犒甚盛請留闕下以
弟滔知留後許之承嗣反陷相州厥李正已按兵不進田承嗣反
陷相州發諸道兵討之李正已按兵不進寶臣軍襲承詔劉中使承倩詬
百縑武俊間言寶臣抑李寶臣襲盧龍軍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
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地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新立功豎子尚爾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

如穆承嗣以爲巳衣賓臣遂有玩寇之志。楊綰常袞同爲相。清簡儉素風
流恰。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黎幹騶從，止存十騎。崔寬撤毀第舍。
常袞奏停御饌，又辭堂封，時人譏之。秋霖河中鹽池敗，滉奏不害瑞鹽
夾。渭南劉藻稼不損，趙計扶同敖鞉，汰藻計俱貶不
問滉。鎮如滉言神祠插，賜號寶應靈慶池。時秋霖河中鹽池多
敗。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遣蔣鎮往視之。又京兆尹奏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境不損，趙計
奏亦同。命御史朱敖視之，實損三千餘頃。乃貶藻、計，而獨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如滉言，請置神祠。上從
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白渠支流碾磑掐。勅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昇平公
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公主即日毀之。隴右獻貓鼠同穴反
常爲妖祐甫甲。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常袞帥百官賀。崔祐甫

曰：物反常爲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瑞之有。懷光陰謀代子儀黃裳
察許懷光乏。郭子儀入朝，李懷光陰謀代之，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判杜黃裳察其
許，以詰之，懷光伏罪。嗣恭徑尺琉璃盤新立大功罪宜弭。路嗣恭初
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及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上欲罪之。李泌曰：嗣恭新立大功。上意乃
解。◎已上洽頭 田承嗣死田悅擔。承嗣死，以其姪田悅爲留後。淮西希
烈忠臣憾詔以希烈爲留後。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即以希
烈爲留後。李泌灃州刺史探。上欲大用泌，常袞曰：昔漢宣欲用人，必先試理人，請且以
爲刺史，俟報政而後用之。以泌爲灃州刺史。〇已上代宗 德宗諒陰遵禮法。中喪
動遵禮法，食馬齒莧菜粮，不食鹽酪。祐甫爲相時望攬作相未及二百
日除官八百人數濫。崔祐甫爲相，欲收時望，薦引常無虛日。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

尊郭子儀爲尚父太尉中書令且闕。代宗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至
是遂加尊之。詔天下毋奏祥瑞馴象縱於荊山暫。出宮女
亦數百人淄青軍士投兵憺。時澤州刺史李鶚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
豐爲嘉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何益於人。自今毋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命
縱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希烈贈
遺邵光超上怒杖流光超賄。代宗時奉使歸者，每問所得多少，以爲喜怒。上
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公超而流之。於是中使未歸
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罷滉以晏兼度支榷鹽六十萬
緡賦。末年所入逾十倍，人不厭苦鹽利。吟勘韻列置巡
按能吏疊，不煩州郡事集幾。上素聞韓滉掊克過甚，罷其利權，以劉晏兼度

支。至德初，第五琦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
厭苦。以鹽爲漕傭之費，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事集。正巳獻錢三
十萬。祐甫請使慰勞蹕，以所獻錢賜將士。正巳慚服
太平康。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即以錢賜之，使人人戴上恩。上悅從之。正巳大慙服。天下以爲可望太平之治焉。安史
亂後木妖興，嫉毀其尤減貢篚。安史亂後，將相官競治第舍，時人謂之
木妖。上素嫉之，於是擇其尤者。如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盡毀之。減錦服玩罷榷酒。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并罷榷酒。肅宗乾元二年，以廩食方屈，禁京城酤酒，二年後復禁。親重
張涉喬琳輩。上在東宮，張涉爲侍讀，即位之夕，即召入禁中，親重無比。琳無他長，喜恢諧，涉
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祐甫薦炎炎以相。上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楊炎。

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選舉議上既濟偉安行徐言非
德也麗藻芳翰非才曉累資積考非勞也進敘參議
察舉煒。沈既濟上選舉議曰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以此求士固
未盡矣宜令宰臣進敘吏兵部得參議焉其或任用非公察而舉之則官無不治矣崔寧在蜀
十餘年地險兵強恣恃吐蕃南詔合入寇留寧遣
晟擊破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至是入朝適吐蕃南詔合兵三道入寇上
遣寧歸鎮楊炎曰寧據有西蜀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不若留寧發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於是留寧使李
晟將兵合擊大破之詔財賦皆歸左藏左藏者外庫也第五琦爲度支以財賦盡貯於
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楊炎以爲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
以歸有司上從之。作兩稅法楊炎匪頒尾先計州縣費用權以

及上貢數所解量出制入賦於人戶無主客見居爲
人無丁中貧富差行商在所州縣耕商稅率三十之
一居人之稅秋夏攜租庸調雜徭皆省勅行常法盡
皆罷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今楊炎作兩稅法夏稅無過
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
爲簿主者舊戶客者新戶也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十六歲爲中二十二爲丁也行商者即在所州縣稅
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勅行之。楊炎奏用城原州
秀實未可司農楊炎奏用元載遺策欲城原州段秀實以爲未宜興事召寇炎怒乃
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涇之將士怒懼駭讀駭別
駕文喜因眾睽據涇不受詔書齊復求秀實朱泚帥

詔以泚代懷光兮以李懷光兼涇原君欲城原州其將士怒曰吾輩坐席未煖投之塞
外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
光德宗生日不受獻李田各獻度支栖代宗朝每元日冬至端午
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爲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
代租賦奉天城築道茂言高大其城非常隄術士桑道茂言陛下
不出數年當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因發丁夫數千築之不三四年果
有朱泚之變奉天在陝西西安府。準希楊炎誣奏晏詔賜晏死冤妻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意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誣成之詔賜死天下冤之張涉
薛邕以贓敗宦官武將口實訴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儒
學入侍薛邕以文雅舊臣繼以贓敗宦官武將曰南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耶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仗矣定公主見舅姑禮舅姑坐受中堂稽諸父兄
姊立以受如家人禮法之齊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
定其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成德節度寶臣死惟
岳自稱留後奏田悅正己共遣謀勒兵拒命民心慢
成德節度李寶臣死子惟岳自稱留後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死寶
臣力爲田悅請至是悅亦爲寶臣子惟岳請上曰賊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乃與正
已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騷動擢杞爲相不任炎杞引延齡親
任綸。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亦有誅炎之意擢盧杞爲相不專任炎杞欲起勢立威引裴延
齡爲學士親任之。發京西兵戍關東御望春樓宴勞撕神策
將士獨不飲嘆美惠元賜書題發京西兵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

策將士獨不飲。上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凱旋之日。相與爲懽。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上賜書勞之。田悅舉兵寇邢磁。田悅與李正已等定計拒命。曰邢磁如兩眼在我眼中。不可不取。乃舉兵寇之。抱眞晟燧破悅。豎張伾鬻女激將士。願盡死力。悅破擒。詔李抱眞李晟馬燧討田悅。悅攻臨洺。城中食盡。張伾飾其女出拜將士曰。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泣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於是與李抱眞等攻悅。大破之。馬燧擊悅悅敗走。抱眞不協頓兵懈。悅入魏州旬餘日。諸軍始至莫戰。馬燧等擊田悅。悅大敗。走魏州。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不進。悅入城旬餘。諸軍始至。攻之不克。惟岳反被武俊殺。三鎮連衡合反推。李惟岳反。以朱滔等討之。惟岳將王武俊殺之以降。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分其糧馬。武俊不悅。朱滔請深州不許。亦怨望。田悅聞之

說滔曰。今上不欲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又說王武俊曰。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也。於是合兵反。洧乞觀察程白鎰杞怒不從招諭提。徐州刺史李洧遣崔程詣闕。乞領徐州觀察使。且曰。苟得詔書。必取李納所有海沂以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但以爲招諭使。洽攻李納克外城。納求自新城上嗁。鳳翔稱納勢窮蹙。乃因房說納遂騤歸與鄆州與悅合。始以洧兼觀察聾海沂已爲納所據。劉洽攻李納。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且遣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不可捨。因說等。納遂歸鄆州。與田悅合。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不得。武俊滔寇趙州。踐命李懷光將兵討。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兩河用兵月費鄆。韋都賓陳京建議括富商錢軍計椽。又括僦櫃與質錢。

凡蓄皆借四一。緊封其櫃窖。民罷市。纔二萬緡已竭。谿時兩河用兵。府庫不支。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財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又括僦櫃質錢。以物相質也。凡蓄積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纔二萬緡。民已竭矣。○已上齊韻

馬燧抱眞搆隙深。不復相見。武陵侵。抱眞分兵戍邢州。燧怒欲引兵歸。任李晟進言。馬燧悅。單騎造壘結歡心。馬燧與李抱眞素隙。不復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兵戍邢州。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戍之。誠未有害。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盧杞忌張鎰忠直。以鎮鳳翔排擠陰。盧杞忌張鎰忠直。欲出之。乃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上顧鎰曰。無端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詞以免。再拜受命。慤關播同平章。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其權。乃薦關播可用。帝日甚與率相論事。播欲

有言。杞目之而止。出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引至此。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言。朱田王李稱王。詩田悅德朱滔之救。欲稱臣事之。滔不可。請俱稱王。於是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希烈自稱都元帥。眞卿宣慰。盧杞甚。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陷汝州。上欲使人宣慰之。盧杞曰。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其人也。詔下。舉朝失色。眞卿奉命卽行。初行間架除陌錢。上屋二千。中千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數。禁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壬隱錢一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例森告者。賞與錢十緡。皆出坐事之家。金諸道軍出境。皆賦不供度支贍費。奏行三法。所謂間架者。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計其數。敢匿一間者。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每百錢爲一陌。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敢隱

錢。白者杖六十。吏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貲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揆使吐蕃無太老自今年少不辭音。**盧杞惡李揆。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矣。揆還至鳳州卒。

陸贄奏記不能用。上聞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贄奏曰。王者蓄威昭德。居重馭輕。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李希烈。竊發郊畿。何以備之。上不能用。**涇原兵過京師沈。上乃出如奉天城。**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過京師。京兆尹犒師。惟糲食菜餕。衆怒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乃鼓譟而入。上與貴妃太子。自苑北門出。如奉天城。**公輔請將朱泚擒令言迎泚晉昌第朱泚反據長安卒。**上既出毛。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亂兵若奉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

矣。姚令言遂與亂兵謀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據長安。**詔徵近道兵入援。有備無患公輔箴。**上初至奉天。聞群臣勸朱泚奉迎。乃詔援兵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曰。今宿衛單弱。有備無患。乃悉召援兵入城。**秀實誅泚不克死。**朱泚召李忠臣段秀實等議稱帝。秀實勃然起。唾罵曰。吾恨不得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象笏擊朱泚。泚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稱皇帝源休欽休勸朱泚剪宗室七十七人被鋒鏑。**泚自稱大秦皇帝。國號曰漢。以源休為平章。休勸泚剪除宗室。殺凡七十七人。**懷光帥衆赴長安。**上遣中使告難於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遂趨長安。**韓渾拒泚奉天戩。**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血戰竟日。賊乃退。○已上使韻

重提逐賊伏兵合首被斬去蒲首答泚見首亦哭忠臣束蒲為身葬以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以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歸其屍。其母不哭。罵之。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李晟渾瑊擊走泚奉天圍解杞又諂。借言動業遣懷光刻期共取長安楊。**李晟渾瑊擊朱泚。走之。奉天圍解。李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等之姦。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若使乘勝取長安。此破竹之勢也。詔懷光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不得見天子。恨為姦臣所排踏。頓兵不進表杞罪。新盧恩白播趙搭。**懷光自以千里赴難。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甚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矣。頓兵不進。上表暴揚盧杞白志貞趙贊等罪惡。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新恩二州。屬廣東。播州屬四川。**興元大赦人心感。**興元元年正月。大赦。上痛自引罪。以感人心。故奉天所下詔書。鋤征將悍卒。聞之無不揮涕。人情如此。賊不足平也。**瓊林大盈行宮雜。**上於

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力諫。上即命去其物。**蕭復引君於當道。復充江淮宣慰匪。**復言於上曰。自用楊炎盧杞。驕亂朝政。以致今日。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杞言不正。上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為江淮等道宣慰。實疎之也。**懷光逐杞不自安。遂有異志與泚閤。晟恐有變為所併。移軍東渭橋邊跋。**李懷光既勝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與朱泚通謀。李晟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東渭橋在西安府。漢高祖所建。以通櫟陽之道。**李懷光反謀盜甚。演芬詣告甘死溘。**懷光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演芬曰。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懷光怒。使左右殺之。○已上合韻

懷光反帝奔梁州。懷光入奉天。渾瑊請上幸梁州。梁州今漢中府。**田緒殺悅朝命修。**田承嗣姪子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其幕僚曰。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

至矣。緒乃奉表詣行在。**李晟忠義家不顧。**晟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之曰。公家無恙。立斬之。**抱眞單騎武俊撈。此身已許十兄死。大破朱滔貝州猷。**朱滔攻貝魏二州。久不下。王武俊合兵攻滔。李抱眞乃以數騎詣其營。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武俊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於貝州。**賈耽恭順滉貢獻。**耽爲山南節度使。遣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歸。有牒至。以澤代耽。牙將怒曰。澤自圖節鉞。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卽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鎭。時山南地熱。軍士未有春服。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又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李晟收復京城。**晟收復京城。朱泚敗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露布至。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也。**李希烈殺顏眞卿。**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有勅賜顏眞卿死。眞卿再拜曰。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文場希遷禁旅收。**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復以宦官竇文場王希遷分典禁旅。**晟言懷光不可赦。燧平河中光命休。**時連年旱蝗。言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言懷光有五不可赦。馬燧入朝。亦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乃取長春宮。及諸軍平河中。懷光縊死。**置十六衛上將軍。**李泌議復府兵。言平日安居田畝。有事則以符契下州府發之。開元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以致亂耳。上因有是命。然亦卒不能復也。**滉攜玄佐入朝遊。**韓滉入朝過汴。與劉玄佐結爲兄弟。謂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力未辦耳。滉遂遣玄佐錢二十萬。備行裝。玄佐入朝。**吐蕃欲去李渾馬。借言請盟渾瑊由。李晟柳渾憂難信。縱兵劫盟吐蕃蹂。**吐蕃主尚結贊謂人曰。唐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因請和。欲得渾瑊爲會盟使。李晟柳渾皆以爲難信。至日吐蕃大譟而至。渾瑊從幕後逸。初吐蕃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會失渾瑊而止。**李泌爲相與上約。勿害功臣晟燧儔。**以李泌爲平章。同李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愼勿報讐。泌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今亦與陛下約。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聞有譖之者。陛下若害之。方鎭無不憤怨矣。晟燧皆起泣謝。**宰相之職不可分。天下之事平章求。**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出平章。上笑曰。卿言是也。**李自良節度河東。北門之任惟卿優。**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鎭太原。自良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授之。**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復問李泌以府兵之策。泌請募戍卒。以耕關中。使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有顧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强也。上曰。善。**舌不可禁柳渾籌。**柳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

李泌力辨太子事。忠誠感召延英諏。郜國大長公主。太子妃母也。或告主與李昇淫亂。泌曰。此必有動搖東宮者。上欲廢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且不記建寧之事乎。臣敢以家族保太子。若果有其迹。願如貞觀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上一日開延英殿。流涕曰。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吐蕃城屯故原州。**此原藏策也。令爲吐蕃所城。惜之也。**稅外錢帛大盈留。**以諸道稅外錢帛悉輸大盈庫。且勅勿令宰相知。李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徵陽城以爲諫議。**陽城以學行著聞。李泌薦之以爲諫議大夫。**贄請臺省舉屬。周上以或言追前詔。**陸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詔行之。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追前詔不行。**度支事判延齡疇。**以裴延齡判度支。陸贄謂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不從。**四十餘州皆大水。遣使宣撫諸道憂。淮西闕貢不必遣。寧人負我陸贄謀。**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

諸道上曰淮西闕貢獻不必遣也淮西告李希烈也贄曰帝王懷柔萬邦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令減江淮之運米京兆邊鎮和糴俾陸贄言苟制關中歲運東方米有十錢運斗米之言夫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食廩或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齊用貨泉乃裁江淮運米仰於京兆邊鎮和糴從張滂請初稅茶從張滂之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俟有水旱以代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雲南遣使上表攸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皋欲與雲南共襲吐蕃至是其王異牟尋請皋上表願棄吐蕃歸唐詔宰相迭爲秉筆以處政事至德脩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依至德故事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至德肅宗年號憬助延齡陸贄罷贄極論裴延齡奸詐趙憬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憬憾於贄密以贄語告延齡延齡得以爲計上不直贄罷爲太子賓客城伏延英萬福謳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以無所言

及陸贄貶上怒未解乃帥王仲舒等極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伏延英門不退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文場僊鳴諷降麻絪奏故事麻乃勾以竇文場霍僊鳴爲中尉文場諷宰相降麻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上乃謂文場曰我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遂焚之刺史進奉始裴肅幕僚進奉嚴綬頭上以奉天窘乏之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觀察刺史進奉自肅始判官嚴綬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幕僚進奉自綬始景略豐州都防禦雄於北邊勤儉悠李景略爲行軍司馬李說忌之賂竇文場使薦爲豐州防禦豐州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年之後儲備充實雄於北邊上親裴李王李韋諫議大夫韋渠牟上自陸贄貶後所親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以韋渠牟爲諫議大夫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以宦

者爲宮市使白望數百人爭掊宮中市外間物以宦官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於兩京要坊率以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甚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城遷司業能訓士貶追道州民計京城以論裴延齡貶爲國子司業大能訓士太學生薛約坐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已上德宗順宗失音難決事王伾叔文交結稠順宗即位百官奏事失音不能決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與王伾王叔文轉相交結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首禁詵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上在東宮如宮寺之類皆知其弊即位首禁五坊一鵰坊二鶻坊三鷂坊四鷹坊五狗坊韋皋請太子監國韋皋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令太子親監庶政又奏王伾叔文等過惡邪黨震懼○已上順宗傳位憲宗蕩群咻順宗既爲太上皇傳位憲宗乃

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劉闢求西川節度韋皋卒以劉闢爲西川節度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因而授之始撰日曆史官騶令史官撰日曆從韋執誼之請也劉闢反蜀梓州圍黃裳主討崇文蒐勿置監軍闢必擒劉闢志驕橫遂發兵圍梓州公卿議者以爲蜀難取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高崇文勇略可用願以軍事委之闢必可擒振舉紀綱法度酬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節帥有物故者察軍中所欲與即授之陛下欲振舉紀綱宜以法度裁之於是始用兵討蜀威行兩河也策試制舉文士出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之徒出焉師道繼兄留後浮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以其弟師道爲留後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姑從之○已上尤韻崇文克蜀擒劉闢不獻闢妾臣臧益高崇文直指成都遂擒劉闢闢有二妾皆殊色或請獻之崇文曰天

子命我討平內監乃獻婦人以求媚乎遂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山人李渤辭拾遺朝
政得失附奏籍徵少室山人李渤為拾遺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也鎮
海節度李錡反子良執錡械送磔籍錡家財代民租。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李錡不自安求入朝實無行意下詔徵之遂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械送
京師斬之籍其家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從史又亂擅兵迹昭義節度盧從史內
與王士真通而外獻策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吉甫上元
和國計。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比天寶三分增一率
二戶養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策試舉人極諫阨。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等皆指陳時政極言無避李吉甫惡其言直悉罷之。垍言治要先
正心。留州送使實估華。裴垍為相言治理之要當先正心。又舊制民輸稅有三曰

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及垍為相請
留州送使物一切用省估民得蘇息。南方旱饑賑恤遣南方旱饑遣鄭敬等賑恤上戒
之曰朕聞救百姓則不計費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欲降德音李白晝降繫
因而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獲。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上悉從之制下而雨。致安國寺之碑樓。
宦官吐突承璀於安國寺構樓立聖德碑李絳言舜禹湯未常立碑自表聖德上即用百牛曳倒碑樓
季安陰計堂陽格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大擢其將欲以兵拒王師幽州不將
譚忠使魏知其謀說季安曰君陰遣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遂與趙陰計得
其堂陽陽屬鉅鹿。吐突承璀統將制居易上奏忠言隔以吐突承
璀為招討處置討王承宗白居易上奏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中官為制將都統

自陛下始乎不聽。承宗自陳制洗雪。復其官爵德棣擲承宗遣使
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請自新於是制洗雪承宗復其官爵以德棣二州與之李藩不欲語
神仙。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苟道充德盛何憂無堯舜之壽
乎。李絳鯁直吉甫隙李吉甫為相每修舊怨故擢李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
鯁直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吉甫奏併縣減塗李吉甫奏自漢至隋設官
之多無如國家者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
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大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崔群不奉連署策。上嘉群讜直命學士
自令奏書必取群連署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儻後來有阿附者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由進矣遂不
奏詔田興奉貢與節度處置得宜朝廷奕。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
懷諫幼弱眾懷幷田興為留後興乃奉版籍請官吏李絳曰當乘此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

來請節鉞然後與之是將士為重朝廷為輕也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遣裴度宣
諭魏博賜名弘正勸所擇。遣裴度至魏博宣慰發內庫錢五十萬緡頒賞軍士
給復一年并賜田興名弘正。受降城徙天德軍。李吉甫因避河患徙受降城於天德
軍李絳以為張仁愿所築據虜衝要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相應接上卒用吉甫策。絳辨朋黨
用人歎。上以外間朋黨為疑李絳對曰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卒以亡
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顧察之。吳元濟匿喪領軍光顏嚴
綬進討赫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以光顏嚴綬督諸道兵討之。禹
錫連州柳柳州上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乃改連州夢得禹
錫字度言淮西必可誠光顏勇義能立功愈謂斷與不

進裴度宜慰淮西諸軍還謂淮西必可取且言
斷適。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韓愈亦言淮西三
小州當天下之力其破可立而待所未知者在斷與不斷耳。盜殺宰相武元衡擊
傷裴度因除逆。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曰判元衡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矣
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又擊裴度傷其首。度言淮西討宜力。上以為
然兵不釋。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觀此為高下上然之悉以兵事
委度。并力淮西乃恒冀不從弘靖河東易。王承宗縱兵四掠上欲討
之張弘靖以為兩役不當並興請併力淮西乃征恒冀上不從罷弘靖為河東節度淮西吳元濟恒冀王
承宗。皇甫鎛聚斂得幸。以皇甫鎛權度支始以聚斂得幸。公綽京兆威
風劇。柳公綽為京兆尹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杖殺之上詰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
之。李愬節度唐鄧隋釋丁士良光洽擒。李愬為唐鄧隋三州節度

謀襲蔡州獲吳元濟虞候丁士良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因言賊之謀主陳光洽也遂擒光洽以歸
秀琳以文城柵降李憲材勇忠義額。吳秀琳者亦元濟將也陳光洽
既擒秀琳遂以文城柵降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更名曰忠義而用之。昌齡賢母順逆明。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昌齡遂
舉城降。擒釋李祐淮西迫。吳秀琳謂李愬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會祐帥士卒
刈麥擒之以歸愬待以客禮。權罷河北諸行營淮西恒冀以次責。
討王承宗歷二年無功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既平取恒冀如拾芥耳上乃罷河北行營
李愬往亡攻吳房。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乃往亡日也愬曰吾正欲出其不意彼
以往亡必不我虞是可擊也遂克其外城。夜襲蔡州元濟縶。雪甚鵝鴨池
聲渾檻送元濟京師驛。李愬夜襲蔡州夜半雪甚近城有鵝鴨池令擊之以混軍

聲。雞鳴入居元濟外宅執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愬具櫜鞬迎裴度顧因使
知朝廷頑。裴度入城李愬具櫜鞬迎于左道度將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
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朗山不利賊不備。吳房不取賊
勢孱。風雪陰晦烽火孤。懸軍深入戰氣孱。愬還軍諸將請曰始
公敗於朗山不憂勝於吳房不取冐風雪不止孤軍深入不懼卒以成功何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
不為備矣取吳房則賊奔蔡以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
皆服朗山吳房縣名。度以蔡卒為牙兵蔡人聞知感泣積。度以蔡卒
為牙兵或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令
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繹。初吳氏父子阻兵法令嚴切裴度惟
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修麟德殿浚龍首。

起承暉殿土木役。外寇初平上心漸侈於是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寖興。
李鄘耻由承璀進固辭相位之一席。吐突承璀引李鄘為相鄘耻由
宦官進固辭。承宗納質獻二州。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請以二子為質并獻德棣
二州輸租稅請官吏。譚忠勸總歸朝宅。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元和以來藩鎮次
第削平天子豈須臾忘天下哉深為公憂之總遂專意歸朝廷。淮西既平寖驕侈皇
甫程异有寵驀裴度耻與鎛异列表求自退不省斥。
淮西既平上寖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每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皆同平章事裴度耻與小人同
列表求自退上以為朋黨不之省。忽好神仙求方士柳泌台州刺史
撫。上晚好神仙詔求方士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以天台多靈草即使權知台州刺史群臣
莫敢言。遣迎佛骨至京師韓愈力諫潮州謫。鳳翔法門寺有佛指

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韓愈上表切諫上怒貶爲潮州刺史李田屢敗李師道劉悟捕斬函首藉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京師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至是盡遵約束矣詔諸道支郡兵馬並領刺史職領亦橫海節度烏重胤奏藩鎮所以旅拒朝命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自今所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上從之金石酷熱非常餌裴璘諫言江陵厄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裴璘謂金石酷熱非五臟所能安也乞令獻藥者先餌則真僞辨矣上怒貶璘江陵令常侍弘志弑憲宗但言藥發莫能白上暴崩人皆言內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已上憲宗守謙守澄立太子柳泌伏誅李道摘宦官梁守謙王守澄共立太子柳泌伏誅貶李道爲循州司馬○已上陌韻御樓肆赦畢觀戲盛

陳倡優手搏暨上新立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神策軍觀手搏心正筆正公權對上愛柳公權書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愀然知其以筆諫也譚峻薦稹知誥寄適從何來遽集此儒衡意氣真無愧宦官崔譚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王承元盡節天子弘正代之義成界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立其弟義成節度王承元承元請盡節天子衆許諾移鎮滑州詔以田弘正代之詔諸道均定兩稅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宗閔德裕分黨恣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王庭湊殺田弘正乃起田布魏博治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魏博節度使李愬素服流涕會愬疾作乃起田布爲節度以討之詔兩稅皆輸布絲獨鹽酒課錢爲誌自兩稅法行錢

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楊於陵以爲自今輸稅者宜用絲布惟鹽酒課則用錢詔從之元稹深結魏弘簡阻抑度奏求相地元稹與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恐裴度先達重望妒其進取度所奏軍事多使弘簡沮之表曰河朔患小禁闈患大表凡三上而元稹弘簡恩遇如故直臣坐贓宦官請僧孺執法請誅棄刺史李直臣坐贓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牛僧孺固請誅之曰直臣雖有才安祿山朱泚亦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憲誠殺布爲留後郎以憲誠節度次田布以史憲誠爲腹心布出兵魏軍不從將士不悅憲誠因扇動之布抽刀自殺衆擁憲誠爲留後韓愈宣慰王庭湊成德節度庭湊利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不能救朝廷不得已郎以庭湊爲成德節度而遣韓愈宣慰之愈至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不知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爲圍之庭湊因與愈宴而出元翼蕭段銷兵

八逃死軍皆爲盜山澤積克融庭湊作亂呼亡卒皆集掉臂至諸道兵至皆召募元臣名將功難致時兩河罷定蕭俛段文昌以爲漸宜銷兵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軍士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一呼而士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皆召募烏合之衆故雖元臣名將而竟無成功李聽不敢獻良馬河東節度因此擬初上爲太子時李聽有良馬遣左右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可用遂用之免江州逃戶欠錢判度支張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勃奏今歲旱災遂免之宰相不領鹽鐵闕張平叔又言官自糶鹽可獲厚利令宰相領鹽鐵使韋處厚謂宰相所以論道鹽務實非所宜事遂寢德裕不遷僧孺相牛李之怨愈深始李德裕牛僧孺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觀察使八年不遷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愬餌注藥驗奇才使見

守澄薦上使。李愬餌鄭注藥頗驗，寵預軍政。日此裔才也。使見王守澄，守澄亦詩未久，恨相見之晚，因薦之於上。上亦厚遇之。

公綽判誅舞文者。柳公綽過鄧縣，有吏二，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必殺犯贓者。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愈為京兆六軍悍。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韓愈吏部紳戶部問故乃悟逢吉祟。初，韓愈與李紳文移往來，詞語不遜。李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二人入謝，上問其故，乃悟，因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〇已上穆宗。

郭后裂制不臨朝。穆宗疾作，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

敬宗即位擊毬遂遊宴賞賜服色多。上幸中和殿擊毬，遊宴賞賜，不可悉紀。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梓宮在殯喧鼓吹。劉栖楚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梓宮在殯，鼓吹日喧，臣請碎首玉階。因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

逢吉用事所親厚八關十六子依庇。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李虞、姜洽、劉栖楚、張權輿、程昔範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有所求，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李祐膽落溫御史。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御史溫造彈其違勅進奉。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錦綵銀器處厚諫。韋處厚諫曰：今皇子纔一歲，敢畏不諫乎。上感其言，賜以錦綵銀器。

發曳中使繫臺獄。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擒入曳之於庭，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

逢吉婉言赦釋與。李逢吉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所宜矜憫。上赦之。

公綽櫜鞬候奇章重相以尊朝廷意。牛僧孺累表求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以候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重。公綽曰：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僧孺封奇章郡公。

德裕丹扆獻六箴宵衣正服罷獻洎納誨辨邪與防微。李德裕見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扆。

播進羨絹萬疋備。王播為鹽鐵使，進羨餘絹萬疋。

驪山溫湯往以驗。上欲幸驪山，張權輿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外國入；秦始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上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既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緋衣坦腹察其忌。先是民謠有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為此裴度之譏。又長安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居第五岡。至是求入朝，忌者曰：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待之加厚。

欲幸東都諫不聽如卿所言不往晉。上欲幸東都，諫者甚眾，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宮闕率已荒弛，宜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即不往亦可。

夜獵還宮入更衣遂被劉克明等弒。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一日，上遊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等飲酒，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明佐等弒上於室內。〇已上敬宗。

王守澄迎立文宗斬賊并將絳王刺。敬宗既弒，賊黨矯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宦官王守澄迎立江王涵，是為文宗，盡斬賊黨。絳王亦為亂兵所害。

出宮女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悉放施去奢從儉省冗食別貯宣索罷之臬。上即位，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悉放之，向有別貯宣索，亦悉罷去。

瑀為節度債帥鮮。大曆以來，大將皆以錢賂中尉，動逾億萬，然後得之。至是，裴度、韋處厚奏高瑀為忠武節度。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親策舉人劉蕡罷。上親策舉人。昌平劉蕡對策畧曰：忠賢無腹心之寄，奄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考官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物論稱屈，皆曰：劉蕡下第，吾輩登科，能無厚顏。

官官毋

得衣羅穀門第清素處仁器。命宦官皆禁用紗穀綾羅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曰慕卿門第清素故爲選尚如此巾服聽貴戚爲之卿不須爾。宗閔引相牛僧孺排擯德裕去黨比。李宗閔引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德裕之黨稍稍逐去。興元軍亂殺李絳。新軍怨犒賜之薄故亂。籌邊樓作德裕勤圖蜀地形訪險要與習邊事人商記。德裕爲西川節度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并訪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於中皆若身嘗涉歷。宋申錫謀誅宦官王播洩謀誣告覲。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以密旨諭王播。播洩其謀。宦官誣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爲開州司馬。崔郾爲政能知變在陝寬仁鄂岳興。初崔郾在陝州以寬仁爲治。爲鄂岳觀察使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鄂地險民雜。政貴知變。蓋謂此也。悉怛謀以維州降僧孺阻抑吐蕃委城歸吐蕃悉怛死。

牛李不合國計寘。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牛僧孺曰比來修好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并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鄭覃爲御史大夫八年天子自行事。上自除覃爲御史大夫。李宗閔謂崔譚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譚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停進士之試詩賦。上患文士不通經術下詔停詩賦。杜牧罪言戰論出。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專事姑息作書名曰罪言又作戰論曰不蒐練之過不責實之過不專任之過厚賞之過輕罰之過若踵前非事不可爲也。又作原十六衛文。謂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收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戎。自開元末患儒請罷府兵而邊兵外作遂成尾大矣。朝中朋黨難去唱。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浚曲江及昆明池。興役禳災

鄭注志。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禳之。遂發夫以浚兩池。訓注謀進仇士良擢爲神策中尉侍。李訓鄭注爲上所幸密以誅宦官告之。訓注遂以爲己任。仇士良者亦宦官也。與王守澄有隙訓注遂進擢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注元輿誅宦官。甘露風吹宦官熾。李訓鄭注謀伏兵以誅宦官。奏稱金吾廳事後夜有甘露。上遣諸宦者視之。忽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走告變。訓遽呼衛士上殿縱擊。宦官死者十餘人。士良等亦發兵討賊殺金吾吏卒千人。諸司吏卒又千餘人。六道巡邊召還京。宦官氣盛迫脅詈。初李訓鄭注遣宦者田全操等六人巡邊。詔六道使殺之。訓會敗。六道得詔皆不行。召還京。仇士良等密勅斬鄭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盛迫脅天子矣。薛元賞爲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肆。薛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神策將爭辨甚喧。元賞責石曰公紀綱四方不能制一軍將何以鎮服四方。乃杖殺之。從諫表陳

士良罪。君相倚以自強植。昭義節度劉從諫上表言王涯等討除內臣。中尉遂誣以反逆。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由是宰相稍能秉政。天子亦倚以自強。散地不怨兵不疑。惟聽爲可以然試。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李聽爲可以然。疑似之間能盡言。愛我不忝厥祖嗣。上取李孝本二女入宮。魏謩曰陛下不避宗姓大興物論。上即出之。且曰謩於疑似之間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魏徵後也。石按韓益貶梧州。李石用韓益判度支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乃貶益梧州刺史。盧鈞嶺南德惠懿。盧鈞除嶺南節度朝士相賀。鈞至鎮果以清惠著名。彗星出徹樂減膳。彗星出。詔徹樂減膳。上舉衫袖示柳公權等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澣濯衣服末節貴。美之。公權獨曰進賢退不肖天子職也。此末節耳。李石忘身狥國家士良遺

刺懼辭位。自甘露變後，宦官益橫。李石忘身狥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
不奏白兎眞先覺，乃禁諸道言祥瑞。上謂杜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眞先覺也。遂詔諸道勿以祥瑞聞。
郎官清選昜不宜。鹽鐵推官姚勗，上以其能斷疑獄，命爲職方員外郎。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
受制家奴赧獻譬。上問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堯舜之主也。上曰：何如周赧漢獻？赧獻受制於强諸侯，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也。
士良矯詔廢太子，太弟頴王遂自爲。仇士良等以太子成美立不由己，廢之而立太弟瀍。帝崩，太弟遂即位。○已上文宗
德裕上言致理要在辨群臣邪正。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言致理之要在辨群臣之邪正。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也。
謁者監何由有兒，中敏之判婺州自。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蔭其子。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黨，出爲婺州刺史。

言事毋得乞留中。文宗時，群臣言事多不著名，每乞留中。自此詔禁之。
不擊回鶻備禦毖。回紇欲擊回鶻以求功。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回鶻未嘗犯塞，奈何乘困擊之？但當嚴兵以備也。
德裕素惡白居易，薦弟敏中哀病甚。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德裕素惡居易，言其衰病。其弟敏中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追贈悉怛謀以爵。德裕追論維州之事，以爲當時不與臣者，詔臣執送悉怛謀等，命彼自戮，絕忠欵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詔追贈之。
决討劉稹鎮魏議，元逵北面何南面招討澤潞兩鎮賜。昭義節度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德裕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遂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後許以事之日厚加官賞。[illegible]令，則稹必成擒矣。
築望仙觀於禁中。望仙觀也。

於禁中亦并地矣。
宦官致仕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天子不可令閑，示愼勿使親近儒生，彼見興亡憂懼，思奢靡耳目無暇慮，吾輩得志可以易。內侍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第。士良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李回明辨有膽氣，宣諭三鎮奉詔肆。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回至河朔，何弘敬等皆具櫜鞬郊迎。回明辨有膽略，三鎮無不奉詔。
元逵前鋒入邢州，審表弘敬懷端二。忠武全軍分賊勢，攻心伐謀弘敬瘁。弘敬拔肥鄉平恩。王元逵前鋒入邢州，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請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遂出師，拔肥鄉平恩兩縣。
邢洺磁降，上黨誅梟劉稹函首來，勸亂賣主斬之義。邢洺磁三州降。德裕曰：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未幾，劉稹謀主郭誼果殺稹以降。德裕曰：劉稹拒命，皆誼爲之。今又賣稹以求賞，不誅何以懲惡？因并殺之。

揚州倡女善爲酒，悰不選獻平章位。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上曰：杜悰得大臣體。因命同平章事。
三鎮使者至京師，德裕面諭禍福類。三鎮每遣使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已上武宗
宣宗即位謂左右，太尉使我毛髮慄。宣帝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太廟九代十一室。天子七廟，玄宗增太廟爲九，范祖禹已論其非。至是又增爲十一室。
景讓不爲關節累。觀察使李景讓，其弟景莊下第，母鄭氏每杖責。景讓終不肯屬主司。

門。豈可效人士開節耶。斂中乘間排德裕。柔立訟寃阿附贓。李德
裕執政。引白敏中爲學士。後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有薦丁柔立可任諫官。德裕不能用。後上疏訟德
裕寃。坐阿附貶。貞觀政要書屏風。以貞觀政要書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以
銅裝車公主企。舊制公主下嫁以銀裝車。上以女尚鄭顥。曰吾欲以儉化天下。乃以銅
裝車。爵祿刑賞可否公。願公無權韋澳智。周墀爲相。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德裕潮州又崖州。
初貶德裕爲潮州司馬。繼又貶爲崖州司戶。以此而卒。畢諴招諭黨項邊。黨項擾邊。
上欲擇帥而難其人。畢諴援古論今。具陳方畧。上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廷。遂使招諭黨項。降之。大中
八年正月朔日食乃罷元會。日食正旦。此大變也。上請罷元會。雖宣政亦
不可御也。○已上賓韻。有罪勿捨闕勿補令狐綯謀宦官怒。與上

令狐綯謀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
自然漸耗。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水火。
行言性執刺海州。上出獵。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問其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
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除爲海州刺史。君奭
異政懷州組。上又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問之。曰醴泉百姓。縣令李君奭有異政。
考滿當罷。詣府乞留。祈佛以與。諸所。上遂手筆除之懷州刺史。
韋澳處分語一書。境土風物利害譜。上密使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異
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澳尹京兆。
豪貴歛。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休請建儲宣宗憮。裴休請早建太子。上
曰。若建太子。朕遂爲閑人矣。休懼不敢復言。焚香盥手讀章疏。上樂聞規諫。凡大臣
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謩有祖風綯忌務。魏謩爲相。正言無避。上歎曰。謩有祖風。綯

竟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上好神仙迎軒轅屏欲崇德集語溥。王
者屏欲崇德。則自然受福。何必更求長生。上問長生事。對曰。王
宣宗餌藥疽發崩。上餌方士李元伯等藥。疽發而崩。後元伯伏誅。○已上
宣宗。懿宗勾當軍國籌。懿宗宣宗長子也。以無寵久未立。宣宗崩。遺命立鄆王。
宦官王宗實迎立爲太子。勾當軍國事。裘甫攻陷浙象山都護王式討平撫。浙東賊裘甫攻
陷象山。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吳德應爲館驛使劉銳雖言如勿賭。以內臣吳德應
爲館驛使。臺諫上言。上諭以勅命已行。劉銳言。勅
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勅使
墓戶杜宣猷宣歙觀察官官詖。宣歙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爲
其墓官官德之。故爲宣歙觀察。時人謂之勅使墓戶。高駢靜海軍節度侵擾。自李琢爲
患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桂林戍卒龐勛舞。桂林戍卒

龐勛作亂。衆至十餘萬。唐末之亂始此。安居郤賂劉瞻罷。劉瞻爲路巖
所譖而罷。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郤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李璋方
嚴保衛蟲。韋保衡欲用其私人。憚左丞李璋方嚴。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已上懿宗。上行深文約立普王。文約立普王儼是爲僖宗。懿宗疾大漸。宦官劉行深韓
關東旱饑無依苦。翰林學士盧攜上言。關東旱饑。人無依投。乞一切停徵。勅從其言。
而有司不能行。仙芝作亂起長垣。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於長垣。今屬大名府。
南牙北司矛盾賭。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
尉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主。上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令孜中
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寃句黃巢應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傳。寃句
人黃巢聚衆應王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粗涉
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剽掠州縣。飛蝗

所過地皆赤。楊知至奏抱棘腐。飛蝗蔽天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
不食稼皆抱荊刺而死宰相稱賀大同軍亂推克用不愛一子國昌
詔詔語克用如常儀除官必令稱愜取。大同軍亂推李克用爲留
後其父李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
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乃以盧簡
方爲防禦使詔克用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巢號衝天大將軍王仙芝授
首餘衆推黃巢爲衝天大將軍宰相好施囊錢數時宰相有好薦者以囊錢自隨每出
則褫縑盈路爭相求乞朝士以書規之曰相公宜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行小惠乎宰相大怒騈請
璘將守郴州重任將兵循湖嶺自將萬人趣廣州邀
擊黃巢必逃竄。乞勅鐸以兵三萬梧昭桂永守險塢
黃巢陷廣州高騈請遣張璘將兵五千守郴州王重任將兵八千守循潮自將萬人趣廣州黃巢必遁乞

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從巢賊兵盛入長安。上走興元
徵兵伍巢稱齊帝號金統殺唐宗室無遺戶。黃巢入長安上
走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巢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興元長安道鄭畋
合鄰兵討賊鳳翔節度使鄭畋刺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合鄰道兵討賊處存舉兵
入援處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舉兵入援碭山朱溫依劉
崇崇母獨憐善遇怙。碭山朱溫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曰朱三非
常人汝曹善遇之後爲梁祖上幸成都令孜勸。陳敬瑄遣兵奉迎田令孜亦勸上從
之畋檄天下討賊鹵。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鄭畋傳檄天下諸道爭發兵應之濬
謁令孜先謝酒清濁異流隱處拒。田令孜召朝貴飲酒張濬恥於衆中
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令孜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令且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景思奏赦克用罪。李克用亡走漠北常曰一旦天子赦吾罪共立大功不亦快乎宰是
監軍陳景思奏赦其罪克復鄧州復光討。周岌降黃巢監軍楊復光泣謂曰公奈何
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因相泣爲盟復光遂帥八千人以克鄧州南牙未必盡無用。
昭圖疏沉蟇頤津。上日夕與宦官同處孟昭圖曰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
令孜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高騈罷兵穰雉集。有雙雉集於府舍占者以爲城
邑將空之兆上屢促騈討賊騈不行但穰雉集之異而已鐸以官兵長安羽。王鐸兵逼
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已上麌韻朱溫降賜名全忠行營招討於
河中。溫爲黃巢將至是來降賜名全忠仍以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雁門僕射召必
來沙陀萬七千人雄。時巢勢尚强王重榮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强兵若以朝旨召
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乃以詔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克用破巢復長

安。一日三戰皆捷功。李克用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復長安功第一
趙犨斬巢將孟楷誓與此州存亡終。趙犨爲陳州刺史黃巢將孟楷
來攻擒楷斬之且曰吾誓與此州存亡林言斬巢等以降。黃巢奔瑕丘其甥林言斬
巢兄弟妻子首以降李克用至汴州充全忠襲之克用還奏表
行在自陳公。克用至汴全忠襲之走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
全忠所圖乞按問發兵誅討克用表請誅令孜進逼京師令孜恍
奉僖宗出幸鳳翔。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
倉皇出幸鳳翔克用表請駕還宮令孜劫上如寶鷄。克用還軍河中
表請大駕還宮復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夜劫上如寶鷄縣朱玫奉熅監國隆王
行瑜斬玫殺熅。朱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玫部將王行瑜斬玫執襄王熅

殺之。削令孜官長流蒙上不得已削令孜官爵長流瑞州令孜張全義為河
南尹。十八屯將樹藝豐初東都經寇亂民不滿百張全義為河南尹選麾下十
八人可任者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招懷流散由是民歸如市桑麻蔚然野無曠土楊行密淮
南留後後高駢將也後為吳王太弟壽王復恭崇上疾大漸宦官楊復恭立壽王
傑為皇太弟 ○ 已上僖宗昭宗體貌有英氣上以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
祚之始中外欣欣焉北韓南郭民事攻韓建為華州刺史郭禹為荊南留後各招撫流
散勸課農桑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全忠大破秦宗權宗權時稱帝於蔡州全忠斬之
三十六雄行密逢楊行密起合淝與其徒劉威陶雅等號三十六英雄行密克
宣溫據米為粥以食餓者楊行密克宣州諸將爭取財帛徐溫獨取米為
據之為粥以食諸餓者。上疾宦官多不法政事多謀宰相翁在上

藩邸素疾宦官至是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更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建攻邛州
楊儒數遂帥所部出降王建攻邛州楊儒守之登城見建兵盛數曰唐祚
盡矣王公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張濬虛談無實用傾覆之
士克用嚨張濬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
用傾覆之士也濬乘全忠之請討洩恨加兵孔緯矇付卿二
人無貽羞朱全忠請討克用張濬恨其輕已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乞付臣兵柄旬
月可平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乘其危而攻之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
也上以二相言協勉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存孝擒揆夾鋸訌葛從周奏
請孫揆赴鎮李存孝以三百騎伏而擒之克用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夾板汝豈知耶
板夾鋸之至死罵不絕全忠圍澤呼罕之相公何路求生篡李

存孝擒鄧季筠復取潞州從周遯朱全忠圍澤州呼李罕之曰何日間
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李存孝以精兵至曰我沙陀求穴者欲得爾肉飽士卒鄧季筠出戰被
存孝擒之大破汴軍復取潞州葛從周逃歸汴濬奔華州依韓建孔緯求援
訟究洪官軍既潰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貞孔緯客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復克用
官中書令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克用官爵師範和謹好學以王師範
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縣令到官自稱百姓拜於廷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揚
一益二稱富庶秦畢孫楊江淮空下揚州富庶甲於天下時人稱為揚一
益二益者益州蜀地是也自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掃地盡矣秦為秦彥畢為畢師鐸孫為孫
儒楊為楊行密建圍彭州事俘掠軍士先成七條鴻王建從
之民復業王建圍彭州日事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說王宗侃曰若楊晟據彭州今軍士掠之

民將更思楊氏矣因為七條以上侃皆從之行密勤儉淮南靈淮南被兵六年轉徙
幾盡楊行密為節度使輕徭薄賦以勤儉行之幾復承平之舊王建殺敬瑄令孜建屢
請殺陳敬瑄田令孜上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茂貞恃功驕橫
汎上怒討之命讓能茂貞行瑜合拒戎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
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茂貞約王行瑜合兵以拒京師大震歇後鄭五作宰相鄭綮
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命為相綮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復恭伏誅
國老忡內官楊復恭專橫上出為鳳翔監軍與楊守亮書曰吾於荊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
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李茂貞討誅之李知誥為徐溫子質狀性識
不人同楊行密得楊州李氏子年八歲賜於徐溫為子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諸將子皆不
及也乃名知誥後為南唐烈祖韓建行瑜李茂貞舉兵犯闕宰李谿。

殺韋李於都亭驛。韋昭度李谿作相，不合衆心。韓建王行瑜李茂貞舉兵犯闕，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克用表請兵討龍，進逼邠州，斬行瑜，請乘勝勢茂貞烘。三鎮犯闕，李克用請舉兵討之，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追斬之。克用請乘勝遂取茂貞。近貴不欲茂貞滅。休兵息民詔吉倥。近貴恐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勸以休兵息民。克用乃止。人臣盡忠在勤王，不敢朝覲軍帥總。克用欲入朝，京師疑駭。蓋寓說之曰：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克用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上下乃安。李茂貞舉兵犯闕，華州得覲昭宗驄。李克用發兵入援。王行瑜雖斬茂貞，驕橫如故。至是舉兵犯闕，上如華州。克用發兵入援。朱朴口辨相位寵。朴有口辨，用以爲相。上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韓劉謀叛十六宅。韓建奏諸王罷兵，尚包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上不報。建

乃與閹奴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盡殺之。十六宅者，悉唐之子孫也。遣使和解西川靜。時王建據有兩川，殺陳敬瑄田令孜。遣使和解之。朱瑾決水灌師古。朱全忠攻楊行密。行密遣將朱瑾決淮水以灌其軍，擒其將龐師古斬之。審知繼潮福建通。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立其弟審知。審知遂自稱福建留後。○已上東韻　潭邵二州馬殷總。以馬殷爲武安軍節度使，有潭邵二州。朱李發兵車駕動。李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於是車駕還京。全忠取瀛景莫州。張濬言於王鎔曰：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兼取之，使河北合一，則可以制河東矣。季述仲先陰謀捆幽昭宗於少陽院。銀撾畫數上罪愆。錮門穴墻通飲食。矯詔立裕皇帝寵。上謀盡誅宦官，宦官劉季述王仲先等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坎上適少陽院，以銀撾畫地數上罪數十，鎔鐵錮其門，穴墻以通飲食。詔令太子裕即皇帝位。進士李愚說

韓建馳檄討兇建不慊。進士李愚客游華州，上韓建書曰：今者受幽辱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不如馳檄四方，軍聲一振，元兇破膽。建不能用。崔胤密令孫德昭討誅季述賜姓從。崔胤說孫德昭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德昭遂斬季述等，賜姓名李繼昭。崔胤欲盡除宦官。厚重公正韓偓洞。崔胤欲盡除宦官。韓偓謂上曰：事禁大甚，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不若罪其尤無良者數人，然後撫諭其餘，則咸自安矣。上以爲然。茂貞入朝封岐王。胤諷宿衛京師惚。李茂貞入朝，崔胤以宦官終爲後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胤遣全忠書召兵，大舉兵發大梁董。胤欲誅宦官，恐謀泄，急遣朱全忠書，令其以兵迎駕。全忠遂舉發大梁。全忠表請幸東都，全誨劫上鳳翔鬆。朱全忠請幸東都，宦官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按劍登乞巧樓，不

得已，與兒嬪諸王上馬，慟哭而去。○已上董韻　楊行密爵吳王送。令討全忠承制控。命楊行密爲吳王，令討全忠，聽承制遷補。錢鏐進爵爲越王。盡有兩浙之地。泣執板侑酒貢。全忠將兵發河中。崔胤請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因親執板款門侑酒。乃將兵五萬發河中。貽範起復茂貞弊。韋貽範以母喪去位，汲汲於起復，日向李茂貞求之。上深惡貽範，而迫於茂貞，遂起復同平章事。朱全忠進攻鳳翔，茂貞累敗和議中。全忠奉表迎車駕。時上在鳳翔，全忠進攻，李茂貞出戰累敗。上乃召茂貞等與全忠和。時鳳翔圍已四月，全忠知其可取，故僞爲奉迎以欺當時也。收捕宦官誅斬衆。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上喜，收全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師範發兵討全忠。初全忠圍鳳翔，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見詔書徵兵，泣下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可坐視天子困辱。遂發兵討之。胤倚全

忠機數弄。上嘗謂韓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偓曰。臣與胤爲幸。不忍見纂弒之禍。匡凝兄弟委輸勤。時天子微弱。諸道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兄弟委輸不絕。全忠殺之遷都閗長安自是若丘墟。崔胤初附朱全忠。後見有篡奪之志。陰自立異。密召兵以備之。全忠亦知其意。至是欲遷都洛陽。恐有異議。表其專權。殺之。遂稱邠岐兵通。請遷都洛陽。毀宮室百司。長安自是爲丘墟。駕都洛陽幽閉痛。密詔告難示四方糾率匡復三鎮動。遣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曰。朕至洛陽爲全忠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令晉蜀吳等糾率匡復。全忠弒帝於椒殿陽驚投地友恭哄。遣朱友恭叔琮弒昭宗於椒殿。朱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殺友恭。叔琮遂辭赴鎮。○已上昭宗。昭宣踐祚不改元。昭宣哀帝。昭宗第九子。天祐二年。即帝祝元年。九曲池中九子恫。朱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

曲池。悉縊殺之。彗出西北長竟天。彗除舊布新之象也。白馬驛前清流慟。李振鴟梟璨恃勢。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會有星變。因誣其素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宜以塞災異。李振亦言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濁流。聚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謂振爲鴟梟。進退不汚司空龔。初屢徵司空圖不起。柳璨以詔徵之。圖入見。陽爲衰野。復下詔曰。匪夷匪惠。可放還山。楊行密卒子渥立。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克用兵攻潞州東。劉仁恭求援。李克用求之。許李存勗諫曰。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乃將兵共攻潞州。薛貽矩定策全忠。冊寶奉梁濟陰夢。帝下詔禪位。遣薛貽矩等奉玉冊傳國寶。詣梁。梁王全忠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已上昭宣帝。唐有天下二十君。二百九十年倥傯。唐自高祖至昭宣帝二十君。二百九十年。○

附通鑑唐朝僞主總歌

三唐之間僭僞邦。安氏祿山慶緒當史氏思明與
朝義。二姓稱燕八載亡。僖宗時有黃巢亂稱齊金
統五年擴巢將朱溫子友貞。二十七年稱後梁。僞
晉契丹兒皇帝。敬塘無嗣姪齊王。二主一十一年
毋。俯首縛於遼德光。北漢高祖劉知遠隱帝承祐
共四齡。世宗劉崇起太原。和帝鈞絕養外甥。薛氏
繼恩何繼元。又延二十九年更算共六主三姓氏。
三十三年封彭城後周太祖郭威絕。妻姪柴榮爲
世宗。恭帝宗訓亡於宋。二姓三主十年終。南海襄

王劉隱始。父謙本唐節度使。朱溫封爲南海王。弟
巖稱越改漢帝。玢晟及鋹共五傳。六十八年消王
氣。前蜀王建傳王衍。二世三十零九秋。後孟知祥
傳子昶。二主四十一年遇。吳越錢鏐子元瓘。弘佐
弘倧弘俶延。三世五王歸於宋。歷年九十又零三。
閩主王氏起審知。父潮據福六經春。天福已巳封
王。爵傳子延翰與延鈞。昶曦延政更相弒。七主五
十四年辰。淮南吳王楊行密。天復壬戌初封王。威
王楊渥宣隆演。睿皇名溥禪南唐。四主五十二年
後。睿皇尊奉爲讓皇。南平高氏季興傳。從誨保融

保勗延。繼冲相續統五主。傳家五十有七年。湖南
稱楚自馬殷。傳子希聲希範因。希廣。希蕚希崇繼
六主五十六年眞岐王李氏茂貞良奉唐天祐拒
朱梁。改封秦國傳子曮三十八年都鳳翔以上燕
齊安史黃前唐討滅一時休岐梁共入唐莊域淮
南更屬李唐收楚閩以次歸唐籍晉歿於遼不到
頭。周雖篡漢劉還在北漢傳男尚二劉直與高錢
共柴氏同彼南唐入汴州。

通鑑韻書卷之十七

通鑑韻書卷之十八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後唐紀目

後唐莊宗李存勗 本姓朱邪沙陀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巢封晉王天祐四年丁卯朱溫篡唐廢昭宣帝克用嗣晉時帝義不改廟號天祐五年戊辰正月存勗繼晉王位遇溫弒昭宣仍稱唐天祐正朔滅梁承統即唐祀大以上德部將遷洛在位十六年卽帝位四年爲伶人郭從謙所弒壽三十五葬河南新安縣改元者一同光四年。

明宗嗣源 本胡人初名邈佶烈爲晉王李克用養子長於莊宗二十五歲更名嗣源及莊宗遇弒諸將立爲帝更名亶在位八年壽六十七改元者二。天成四年。長興四年。

閔帝從厚 在位不一年爲潞王從珂所廢復弒之于衛州改元者一。應順元年四月卽淸太元年。

廢帝潞王從珂 本姓王氏小字阿三鎮州平山寡婦魏氏之子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初封潞王廢弒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石敬塘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壽四十五改元者一淸泰三年甲午三年之十一月。卽晉石敬塘天福元年。

後唐四主共三十年

通鑑韻書卷之十八

昌安沈尚仁朐之編註　婿

門人[illegible]書

後唐紀

紀韻凡四文　宋　元　霽

朱邪赤心平龐勛賜姓名李昌國閒以爲大同節度使唐莊宗名存勗本姓朱邪先世赤心平林戍卒龐勛作亂討平之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以爲大同節度使唐末之亂始此。獨眼龍子克用云克用在諸將中最少一目微眇人謂之獨眼龍。大同軍亂殺文楚克用留後推三軍昌國請速除防禦克用違命討之勤不愛一子負國家時盜賊蜂起大同軍

亂李盡忠等謀曰昌國子勇冠三軍乃殺段文楚而推克用其父昌國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請以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亡走韃靼效忠殷友金說監軍景思請奏天子赦罪文昌國克用亡走韃靼當日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若一旦赦吾罪與公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李友金說陳景思曰司徒父子勇略過人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賊不足平也詔從之重榮患巢兵勢强雁門僕射驍勇員兵强素有心徇國鐸以墨勅召來懲遂將沙沱萬七千黃巢兵勢尚强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楊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素有狗國之心時宰相王鐸以墨勅召之遂將沙沱萬七千人趣河中僕射指克用也破巢收復長安紛一日三戰戰皆捷河東節度詔於君克用與黃巢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破復長安功第一詔以爲河東節度使巢趣汴州

追擊破黃巢趣汴州克用等大擊破之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全忠襲之走還汾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自陳分乞遣使按問誅討姑息全忠和解氛克用至汴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自陳有破巢大功爲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發兵誅討時朝廷方務姑息優詔和解之進爵爲隴西郡王進李克用爵表請誅斬令孜狠詔和解克用不聽進逼京城令孜懼遂奉天子幸鳳翔克用還軍河中氣表請駕還誅令孜令孜劫駕寶雞克用表請誅田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克用還軍河中表請駕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劫上如寶雞急宥因憂也寶雞縣名張濬搆謀孔緯贊削奪官爵屬籍勳張濬以功名爲已任每嘗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會全

忠請討克用乃曰今兩河藩鎮其請討此千載一時也付臣兵柄旬日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詔削克用官爵屬籍。○巳上文韻濬爲招討討克用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葛從周入潞州尅朱全忠將葛從周入潞州奏請孫揆赴鎮存孝擒揆及歸範李存孝以三百騎擒孫揆及中使韓歸範大破汴軍從周縱朱全忠圍澤州李存孝選精騎五百大破汴軍從周逃歸汴兵拒官軍於趙城濬奔華州孔緯訟不得巳並聽自便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張濬奔華州朱全忠表訟其寃朝廷不得巳並聽自便復克用爵中書重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克用爵加中書令李存信譖李存孝存孝懼結全忠從以三州歸賜旌節邢洛磁節度使倈存信譖存孝存孝懼潛結全忠以三州歸遂賜旌節爲邢洛磁節度使克用請兵討三鎮進逼邠州行瑜蠻請乘

勝勢取茂貞近貴謀沮休息綜爵爲晉王兗入朝蓋
寓言歸臣節頌。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舉兵犯闕。李克用請討三鎭。進逼邠州。行瑜棄城
走。追斬之。請乘勝勢取茂貞。上謀於近貴。或曰。茂貞復滅。沙陀太盛。朝廷危矣。當休兵息民。進克用爵爲
晉王。詔兗入朝。蓋寓曰。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遂引兵歸之。茂貞犯闕駕幸華
克用發兵入援共。李茂貞舉兵犯闕。上如華州。克用發兵入援。其勤王之心可嘉也。
(　)巳上宋頟富國强兵龔吉論遵養時晦存勗言。李克用以昕權
緜兵問於幕府。李襲吉對曰。富國不在倉儲。强兵不由眾寡。文見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吾家
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之。仁恭求救於河東克用遣攻潞州
垣爲天下不顧小怨存勗一舉名實存。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夫爲天下者不顧小忿。
且彼常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是一舉而名實

附也。乃將兵共攻潞州。朱溫廢弑昭宣帝。朱全忠既弑昭宗。矯詔立祝爲帝。在位三
年。尋弑之。史曰昭宣帝。西川猶奉天復尊河東鳳翔與淮南猶
稱天祐唐朔元。朱氏簒梁。惟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故是時西川稱天復年號。河東鳳
翔淮南稱天祐。除皆稟梁正朔。蜀遺晉書稱各帝晉王復書不許跟。
誓於此生靡失節。蜀主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存勗
志氣遠大敦。晉王克用卒。子莊宗存勗嗣位。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朱全
忠弑濟陰王。僞梁朱晃弑廢帝。存勗攻梁夾寨吞潞州圍解
溫驚嘆生子當如亞子根。晉王攻梁夾寨。與諸將謀曰。取定霸在此一舉。不
可失也。遂帥兵直抵夾寨。大破梁兵。潞州圍解。梁主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
豚犬耳。亞子。存勗小名。夾寨。重城也。晉王歸晉陽休兵舉賢黜貪寬撫

恩。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申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張顥
殺渥立隆演殺顥專政有徐溫。唐淮南張顥弑威王楊渥。立其弟隆演爲
留後。徐溫殺顥。遂專政。渥。楊行密子也。國號吳。後禪李知誥爲南唐。存勗救鎭次高邑
德威老將承業悖。梁軍逼鎭州。晉王自將救之。軍欲速戰。周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
驟勝而輕敵。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別以輕騎掠其饋餉。破之必矣。承業入撫王曰。德威老將知兵。其
言不可忽也。王退保高邑。軍於柏鄉梁兵潰梁兵解甲囂聲繁。晉王
伐梁軍於柏鄉。梁兵大潰。李存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釋甲投兵而棄
之。囂聲動天地。劉守光稱大燕帝晉王大笑問冉源。燕王劉守光。劉
仁恭之子也。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罪矣。幽州馮道亡奔
晉承業薦掌書記頫。劉守光謀攻易定。馮道以爲不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

之。晉以爲掌書記。仁恭守光執以歸剖心祭墓晉王拭。晉王入幽
州。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亡去。王方晏。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次年殺守光
於太原。用仁恭於雁門。剖心祭先王墓。鄩長襲人短決戰德威急追南
宮原晉王敗鄩於魏州。梁劉鄩引兵襲晉陽。晉王曰。吾聞鄩一步千計。長於襲人
短於決戰。亟發騎兵追之。鄩還守莘城。欲據臨清絕晉糧道。周德威急追至南宮。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
清矣。鄩攻唐魏州。晉王擊敗之。檀聚晉陽兵敗奔。王檀密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
從之。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帥其子弟數百人擊梁。梁兵大敗引却。張承業治家
甚嚴。承業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斬之。晉王以其姪張瓘爲麟州刺史。嗣源兵救幽州
契丹圍幽州。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也。今朝夕不保。臣請身爲前鋒以救之。幽州圍解。承
業惜錢養戰士但稱唐官終身爰。晉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靳之曰

此錢所以養戰士也，僕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也。未幾，授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宮終身。

唐梁軍戰胡柳坡。晉王自將萬騎與梁戰於胡柳坡，周德威曰：今既深入敵境，宜按兵勿戰。王門：公何怯也。德威不得已從之，父子俱敗死。

崇韜副使知祥援。孟知祥薦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寵待日隆。

敬塘與梁戰河壖，知遠易馬爲殿責。石敬塘與梁人戰於河壖，斷其馬甲，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爲殿，敬塘以是親愛之。

蜀吳勸晉王稱帝，承業亟諫慟哭昏。晉王得傳國寶，蜀吳屢以書勸稱帝，將佐藩鎮亦勸進不已。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讐，然後求唐後立之，讓之愈久，得之愈堅。承業知不可，北慟哭，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循拜殿獻畫日筆。晉王稱帝，求唐舊臣，蘇循至魏州堂府，即拜，名曰拜殿，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

承業疾卒，唐臣綴之。張承業卒，晉王聞之，不食者累日。

○已上元韻

李存勗爲唐皇帝。晉王存勗自立爲唐皇帝。

取梁鄆州嗣源勵。李嗣源嘗欲立奇功以補過，將精兵五千趣鄆州，進攻牙城，拔之。唐主喜曰：吾事集矣。

梁破澤州裴約死。梁取澤州，裴約遣使告急，唐主顧謂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爲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約已死，唐上惜之。

延孝奔唐梁事計，聚則不少分不多，養勇畜力精騎縱，自鄆州直抵大梁，旬月可擒僞主殪。梁右先鋒康延孝奔唐，唐主屏人問以梁事，對曰：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

聞梁欲數道入寇，唐主親征鄆州濟，一戰敗之，追中都，擒斬彥章，大梁制朱瑱自殺，僞梁滅。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留兵守魏，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諸將自降矣。唐主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寇，吾行決矣。濟河至鄆，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擒王彥章，欲降之，彥章曰：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我不爲也。命斬章，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入廟還矢亞子礪。初先王臨終，以三矢賜唐主曰：梁，吾讐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無忘父志。帝繫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入廟還矢焉。

彗星見輿鬼丈餘。蜀彗星出輿鬼，長丈餘，未幾蜀亡，而唐不免矣。

紹欽節度伶人戭，新磨批頰李天下。諸伶侮弄縉紳騖。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爲節度使。唐主幼善音律，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由是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

全義請遷都洛陽。張全義請唐主遷洛陽，從之。

友謙溫韜姓名丽。朱友謙、溫韜入朝，唐主與之宴，寵賜無算，賜友謙姓名李繼麟，溫韜姓名李紹坤。

季興還鎮備戰守。新朝矜伐無憂㐱。高季興入朝，唐主惑逢言欲留之，郭崇韜力諫，乃遣還鎮。季興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云吾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誰不解體，吾無憂矣。乃爲戰守之備。

錢賜山積不給賜，軍士怨言離心切。唐主內府錢財山積，不肯給賜，軍士皆不滿望，有離心矣。

宦官朝夕短崇韜，請立劉后崇韜閉。崇韜位兼將相，倖人主，由是孌幸疾於內，勳舊怨於外。於是所親說之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官不能爲患矣。從之。

盧龍節度與存賢手搏之約不食契。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不食言矣。

詔毋修城毀守具。以潞州叛，故有是詔。

豐財贍國孔謙系。孔謙爲租庸使，重斂急徵，賜封豐財贍國功臣。

岐王茂貞降尋卒，岐亡同光二年輿。岐王李茂貞降，封秦王，尋卒，子繼曮嗣，岐亡。同光，後唐年號。

從珂被黜宿將疎。入洛之後，疎忌宿將，黜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從珂，廢帝也。

羅貫強直誅殺速。河南令羅貫性彊直，不避權豪，以橋道不修，傳詔殺之，遠近冤焉。

不繼岌崇韜滅蜀王。唐主伐蜀以

魏王繼岌招討崇韜悉委之軍事遂進兵成都蜀主衍輿櫬出降蜀自王建起至傳衍凡二主二十九年亡。知祥節度西川綴宦者向延嗣言郭崇韜專權王寄身虎狼之口令繼岌殺之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鄴都亂命嗣源討唐鄴都亂命軍士大譟李嗣源涕泣諭之不從康義誠曰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伶人從謙弒主斃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聞之慟哭拾莊宗骨而殯之朱耶氏克用之裔亡。○已上莊宗嗣源繼位號明宗不改國號仍唐係莊宗遇弒諸將立嗣源爲帝更名亶是爲明宗李紹眞等請改國號嗣源曰吾年十三事獻祖又事武皇先帝經綸攻戰未嘗不預安有同家而異國乎宜用嗣子即位之禮衆從之。○已上莊宗初令百官常朝外五日轉對內殿諮初令百官五日一起內殿起居轉對奏事乃置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應對際唐主目不知書遂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

學士以道鳳爲之延翰延鈞稱閩王。王延翰自稱閩王馮道崔協平章事時議置相孔循旣薦鄭珏又薦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唐主曰宰相重任吾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循稱疾不朝者數日循與安重誨短琪而譽協竟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族誅從謙於景州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至族誅之敬塘侍衞親軍繁石敬塘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明宗馮道論有年歲凶則死流殍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農若滯唐主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道曰歲凶死於流殍歲豐死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臣記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董璋知祥齊拒命。唐董璋築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三司使名延朗製唐以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閬州姚洪罵賊死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曰吾寧爲天子死不能

與人奴並生璋令壯士刲其肉自啗之洪死罵不絕聲突欲奔唐贊華題突欲契丹主兄也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奔唐賜稱李贊華勅解縱五方鷹隼仁及禽獸馮道嘆獸逸田中稼無幾有損無益獵爲戾。唐勅解縱五方鷹隼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逸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有損無益故不爲耳初刻九經印板賣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頒之可也賣之非也鏐卒誡謹事大齊吳越王錢鏐寢疾謂諸將曰諸兒誰可爲帥者對曰兩鎭令公仁孝孰不愛戴悉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璋襲西川爲下殺知祥遂取東川儼董璋襲西川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康澄論事優詔答五不足懼國家勢有深可畏者六焉。陰陽失調懼可貫三辰失行不足懼。小

人訛言可以洩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亦非弊。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畏眞厲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畏非細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無聞畏奚啻康澄論事上疏曰國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不足懼者願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修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河東節度石敬塘知遠周環心腹衞契丹入寇以石敬塘爲河東節度使以部將劉知遠周環爲都押衙委以心腹每夕宮中焚香祝願生聖人主斯世。在位八年年穀豐兵革罕用小康慙明宗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粗爲小康。○已上明宗閔帝從厚制方終貞觀政要制治銳寬柔少斷不知要唐主從厚即位旣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

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從珂舉兵鳳翔知其要覽采少斷擅易藩鎮以召亂

御平山寡婦魏氏子小字阿三王姓裔明帝掠養以爲子廢弒閔帝自主祭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小名阿三鎮州平山寡婦之子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即封潞王既而廢閔帝自立○已上閔帝 賜將士錢有差

菩薩牛鐵軍謠讖 部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藉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也 焚香卜相琉璃瓶

以箸夾之文紀箴 唐主欲更命相皆以盧文紀姚顗對上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箸夾之首得文紀遂以爲相 千春置酒乘醉語石郎欲反

移鎮近 唐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 徙敬塘移鎮鄆州 敬塘拒命臣契丹父禮事之上地揭知遠諫

敬塘不從 唐以石敬塘爲天平節度使拒命疑懼令桑維翰稱臣契丹以父禮事之事捷之日割盧龍及雁門關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敬塘不從

德光將兵唐敗敵石郎使我心膽驚元武樓

登自焚 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塘唐兵大敗唐北行則日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遂携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潞王已上 四主三

十餘一年三姓相傳後唐第 莊宗本姓朱邪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明宗更名亶在位八年閔帝在位不一年廢帝本姓王氏在位二年四主三姓南唐繼興○已上蔡韻

通鑑韻書卷之十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南唐紀

南唐烈祖李誥 諱昪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自唐昭宗乾寧乙卯年八歲育於知徐溫初名徐知誥其後進封齊王當後唐清泰丙申僭稱石敬塘稱兒契丹篡位唐祀無主烈祖遂受吳禪於丁酉嗣唐統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帝本宗恪趙志葬四世都金陵更名誥尋以諸臣請復姓李更名昪在位六年壽五十六葬永陵改元者一 昇元七年 酉七年二月後帥元宗保太元年

元宗璟 烈祖之子在位十九年葬順陵改元者二 保太十五年 癸 中興四年

後帝煜 元宗子初名從嘉在位十四年宋曹彬克金陵後主出降

南唐三主共三十九年

通前唐後唐南唐共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

高祖太宗高中睿　元宗肅代德順帝
憲穆敬文武宣懿　僖昭昭宣二十帝
此後正朔與廟祀　尚賴莊宗明宗嗣
閔帝之後廢帝興　通前三姓凡主四
更有憲宗四世孫　南唐烈祖多仁義
傳及元宗與後主　三唐二十零七位
先唐二百九十年　後唐二十有九年

南唐三十又零九。　共是三百五十年。

附唐朝僞主總歌

三唐之間僭僞邦。　安氏祿山慶緒當。
史氏思明與朝義。　二姓稱燕八載亡。
僖宗時有黃巢亂。　稱齊金統五年攘。
巢將朱溫子友貞。　一十七年稱後梁。
僞晉契丹兒皇帝。　敬塘無嗣姪齊王。
二主一十一年畢。　俯首縛於遼德光。
北漢高祖劉知遠。　隱帝承祐共四齡。
世祖劉崇起太原。衛氏繼恩何繼元。　和帝鈞繼養外甥。又延二十九年更。

算共六主三姓氏。　三十三年封彭城。
後周太祖郭威絕。　妻姪柴榮爲世宗。
恭帝宗訓亡於宋。　二姓二主十年終。
南海襲王劉隱始。　父謙本唐節度使。
朱溫封爲南海王。　弟巖稱越改漢帝。
玢晟及鋹共五傳。　六十八年消王氣。
前蜀王建傳王衍。　二世三十零九秋。
後孟知祥傳子昶。　二主四十一年遒。
吳越錢鏐子元瓘。　弘佐弘倧弘俶延。
三世五主歸於宋。　歷年九十又零三。

閩主王氏起審知。　父洲擬禰六經春。
天祐己巳封王爵。　傳子延翰與延鈞。
昶曦延政更相弑。　七主五十四年辰。
淮南吳王楊行密。　天復壬戌初封王。
渥王楊渥宣隆演。　睿皇名溥禪南唐。
四主五十一年後。　睿皇尊奉爲讓王。
南平高氏季興傳。　從誨保融保勗延。
繼冲相續統五主。　傳家五十有七年。
湖南稱楚自馬殷。　傳子希聲希範因。
希廣希萼希崇繼。　六主五十六年真。

岐王李氏茂貞良。　奉唐天祐拒朱梁。
改封秦國傳子曮。　三十八年都鳳翔。
以上燕齊安史黃。　前唐討滅一時休。
岐梁共入唐莊域。　淮南更屬李唐收。
楚閩以次歸唐籍。　晉歿於遼不到頭。
周雖篡漢劉還在。　北漢傳男尚二劉。
直與高錢共柴氏。　同彼南唐入汴州。
竇建德僭號夏改元。　五鳳
李軌僭號涼王改元。　安樂
朱粲僭號楚王改元。　昌達

劉武周僭號定揚可汗改元。天興
梁師都僭號梁王改元、永隆
薛舉僭號秦王改元、秦興
蕭銑僭號梁王改元。鳴鳳
林士弘僭號楚帝改元。太平
王世充僭號鄭改元。開明
沈法興僭號梁王改元。延康
李子通僭號吳王改元。明政
劉黑闥僭號漢東王改元。天造
安祿山僭號燕。

安慶緒
史思明
史朝義
田悅據魏博反。
朱滔朱克融據盧龍。
王武俊王庭湊據鎮冀
李師道據淄青
李同捷據橫海
李萬榮據宣武
吳少誠吳元濟據彰義。

劉闢據東川
李錡據浙西
黃巢僭號齊改元、金統
王建僭號蜀是為前蜀改元、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光天
王衍改元。乾德 咸康
孟知祥僭號蜀是為後蜀改元。明德 廣政
錢鏐僭號吳越王改元。寶正
楊隆演僭號吳改元、武義
楊溥改元。順義 太和 天祚
王延鈞僭號閩改元。龍啓

王延昶改元、通文
王延曦改元。永隆
王延政改元。天福
劉龑僭號漢南改元。乾亨 白龍 大有
劉玢改元。光天
劉晟改元。乾和
劉鋹改元。大寶

通鑑韻書南唐紀目卷之十九

通鑑韻書卷之十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南唐紀

紀韻凡三　冬　號　蒸

知誥初由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儼超生志判司徐州志子榮生知誥逢生於彭城少失父流寓濠泗家覯凶。烈祖初名知誥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也恪生超超生志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榮生知誥於彭城少孤失父。流寓濠泗家。楊行密劉威陶雅三十六英兵戈縱初楊行密起兵合肥與其徒劉威陶雅號三十六英雄。行密爲淮南留後楊行密高

駢都將也以爲淮南留後後封吳王。宣州米囷徐溫封。楊行密克宣州諸將爭取財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其餓者。貿易有無軍用給。高勗之言行密從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不如悉我所有與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從之。斬儔不發儔父冢盧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祖父墓行密遣兵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取濠掠得知誥蹤養以爲子時八歲。行密子渥憎不容。乃謂徐溫說此子。質狀性識不人共。賜溫爲子名知誥。俊傑諸子不及庸。楊行密取濠州得徐州李氏子年八歲養以爲子。其子渥憎之乃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于人。賜汝爲子。遂名知誥。行密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楊行密爵爲吳王令討朱全忠聽承制遷補。茂章攻潤溫助烽王茂章討潤州不克使徐溫助之。溫用與跟[illegible]

茂章兵安仁義不知出戰大破之。楊行密死渥驕奢張顥徐溫兵諫鬨。行密卒子渥驕奢益甚張顥徐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執左右亂政者殺之。謂之兵諫。溫以金陵形勝地行軍副使兼昇墉已上冬韻留佐廣陵遣知誥防遏樓船副使號徐溫以金陵形勝自以淮南行軍副使兼昇州刺史。留佐廣陵遣養子徐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戰艦水軍於金陵。以功拜昇州刺史好學禮儒勤儉造寬仁民譽稍以歸進士齊丘推官導溫聞善政往視之充實脩整徙治勞遷知誥以知潤州求改宣州不與懊三郎驕縱敗旦夕潤去廣陵一水到齊丘之言果如然金陵未聞潤先告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輔政隸柴再用攻宣州以知誥兵殺李遇有功拜

昇州刺史。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獨知誥好學禮儒勤儉寬仁。民稍譽之。辟洪州進士宋齊丘爲推官。聘溫封齊國公。三子知訓秉江都政聞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充實城壁修整。遷知誥刺潤州。求改宣州。不與甚怏。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旦夕。潤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訓果驕侮諸將。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聞。知誥居潤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收事吳王恭接下謙御衆寬約身儉道蠲逋稅而求賢才納規諫除奸滑盜杜請托以振紀綱脩典禮舉法律與士民同心翕然歸宿將捍夫悅服操吳徐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蠲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滑杜請托振紀綱修典禮舉法律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捍夫無不悅服。延賓亭待四方士宋齊丘等謀客好齒用羈旅賜質之蠲丁口錢穀布桑江淮閒曠土盡闢桑

柘滿野富強報。知誥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等爲謀客士有羈旅者皆用之。察民間之疾苦蠲丁口錢弛稅穀布出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楊隆演建國改元徐溫封王丞相詔。吳王隆演建國改元以徐溫請地封東海郡王拜大丞相。團結民兵使自衛。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甚御史臺主簿盧樞上言宜團結民兵習戰自衛。荆南附吳辭不肯。爲國務實去虛名臣人勿救可愧悟。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奪之自附于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而去虛名唐人步騎襲之易我以舟師救之難夫臣人而弗能救能無愧乎。○巳上號翦溫死知誥鎮金陵令謀齊丘僕射承。吳丞相徐溫卒以徐知誥出鎮金陵以田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作禮賢院於府舍。孫晟陳覺時事纖災遺侍妓焚樂器兵民困苦獨樂愉。徐知誥作禮賢院府舍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屢災遣侍妓焚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吳封知誥爲齊王建國金陵宗社登結好契丹齊丘策。齊王知誥建齊國于金陵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表吳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于是建國立宗廟社稷。受禪老臣唐號仍。齊王誥嗣唐國號即位金陵奉册尊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上册皇帝讓皇帝。追尊養父溫爲忠武皇帝封徐氏諸子爲王。乃建白鹿洞學館置田養士辛巳徵。時天下方爭唐獨建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教之。復姓於李更名昪。廟祀高太四代憑。唐主復姓李更名昪廟祀高宗太宗追尊四代。齊丘言四月郊抑諸符瑞天戒兢尊號虛美不之受不許外戚輔政宦者不許以預事五代同居七家稱表其門閭復徭役尤盛江州陳氏熙。唐用司徒宋齊丘言以四月行郊祀州郡

言符瑞者十數帝曰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恐失之符瑞何爲哉唐主郊圓丘羣臣上尊號上曰尊號虛美且非古不受不許外戚輔政宦官預事皆他國不及也唐州縣言孝弟同居者七家唐主表其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江州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共坐。讓皇之族遷泰州。唐遷故吳讓皇之族。主敗軍送晉行法懲。都監杜光鄴及兵五百人被晉執晉主厚賜遣還唐復送與請以敗軍行法晉又遣之唐以甲士臨淮拒之晉悉斬之。奏章無得言睿聖。唐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違者以不敬論。掊民尅軍美乃增。倉吏歲餘獻羨餘萬石唐主曰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苟兵之爲民害深矣。唐主即位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蒲履鐵盎葛帷凭。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額用鐵盎暑寢青葛帷。田以肥瘠定其稅。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平允。不乘吳越災攻燹。吳越宮火府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弊攻之唐主不許遣使弔問厚賙焉。稍用儒臣去苛察。唐下詔曰武人用事不能宣德其巨儒宿學巖之下往往有之自今宜舉儒者於是稍進儒臣漸去苛察。刪定昇元三十層。唐主自相吳興利除害至是命官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行之。餌金石乃更傷生汝宜戒之烈祖崩。烈祖餌方士金丹疽發背召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已上烈祖二馮陳魏查五鬼。唐以常夢錫馮延巳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時人謂之五鬼。齊丘樹黨九華恒。宋齊丘爲烈祖謀承楊氏禪最有力屢招乃出以病罷相及唐主立復召爲相侍中周宗年老恭謹齊丘樹黨傾之唐主薄齊丘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蕭儼恨樓下無井。唐主宮中作高樓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上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作景陽樓下有井後隋兵至自投井。職政降唐閩亡應。閩自王潮起至延曦延政凡七

於唐。希崇降唐。馮氏滅。楚因馬希萼並希崇降唐。遷其族于金陵。凡二世六主而亡。

士。始設科舉沮罷府。唐主好文學。命江文蔚知貢舉。取士七。韓政皆不由科舉。補與泪毀。竟罷。

癸丑金陵火踰月。甲寅大饑民疫騰。唐金陵大火踰月。人〔〕〔〕多疫死。

屢敗於周請正朔。唐主更名景。避周諱也。去帝號。稱國王。奉周正朔。

今日一家守備豈。周主問鍾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復備。周七日。鍾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周主曰。昔爲仇敵。今日爲一家。歸語汝主。及吾時爲子孫計。唐主乃城金陵。○己上元宗。始

用金錢募爲僧手足成贅拜跪矜。一佛出世宋間舉。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經。拜跪手足成贅。宋主聞其說。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與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兩省分夕直宿。勝命省諸臣分夕於光政殿。宿而論談。

霓裳羽衣曲復傳。唐主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

澄心堂旨張徐昇。張洎以文學得幸。授清輝殿學士。與徐遊。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

貶號江南遣朝宋。南漢亡。唐主甚懼。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畫像空館仁肇毙。宋忌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江南主不知其間。遂鴆殺之。

池州之人樊若水。釣魚采石度江繪試舟。不差於尺寸。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乃釣魚于采石江上。乘小艇。系繩以度江之廣狹。放歸宋。言浮梁可試。采石不差尺寸。

曹彬入城江南降。李煜出降南唐絕。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煜出降。○己上後上三主

三十九年。凝自烈祖。傳元宗。終後主。共三主。三十九年。○蒸謝

通鑑韻書卷十九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五代梁朱全忠紀

梁太祖朱溫。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溫初從黃巢爲盜。降唐。僖宗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封梁王。挾天子。令諸侯。弒唐昭宗。又弒昭宣帝。篡唐。更名晃。自稱火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縱淫子婦。妒寵爭嗣。爲子朱友珪所弒。年六十一。葬宣陵。改元者二。開平四年。乾化四年。其三年。即朱友貞嗣立。

末帝朱瑱。初名朱友貞。封均王。朱溫第三子。及溫爲朱友珪所弒。起兵誅友珪。更名瑱。在位十一年。崩。年三十六。改元者二。仍稱乾元者二年。貞明六年。龍德三年。

五代梁朱全忠二主一十七年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

昌安沈尚仁暋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梁朱全忠紀

紀韻一　真

碭山朱溫少孤貧朱溫宋州碭山人少與兄存依劉崇家爲賊巢將滅人倫巢勢日蹙令不行溫爲巢將縱淫子婦殄滅人倫巢勢日蹙號令不行溫以華州降唐親僖宗賜名朱全忠河中行營招討臣溫以華州降遂賜名授爲招討克用擊破黃巢賊朱溫及襲克用堙李克用與黃巢戰於渭南一日三捷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晉陽全義爲唐河

南尹十八屯將招懷新勸之樹藝蠲租稅殺人死餘笞杖循遥壯者敎之戰陳漸復舊制桑麻勻明察而爲政剛簡田疇美者下勞申見佳麥良繭則笑遂成富庶豐實真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爲寇亂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每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惟笞杖而已又選壯者敎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爲政寛簡見田疇美者下馬召田主勞以酒食民間言張公不喜聲色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全忠大破秦宗權進爵東平郡王振王建攻邛楊儒降秦宗權稱帝蔡州全忠大破斬之兵勢益盛進爵東平郡王溫將從周入潞瞋朱溫將葛從周入潞州兵圍澤州存孝至從周兵敗逃歸佻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存孝選精騎五百大破汴軍復取潞州葛從周逃歸汴佻行貌溫擊行營屯宿州瑾決淮水溫兵淪全忠屯宿州楊行密將朱瑾決淮水灌其將龐師古於清口斬之全忠與葛從周還殺溺殆盡王潮死審知留後威武節度使王潮卒弟審知自稱福建留後鏐斬董昌鎮武遵錢鏐斬董昌爲鎮海節度使後封吳王朱全忠取瀛景莫澤勸王鎔拜溫塵全忠取瀛景莫州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彼雖於身定霸昕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取之使河北合一可以制河東矣方有挾天子之意胤又密詔書爲陳得書舉兵發大梁時溫與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崔胤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大舉兵發大梁河中表請駕東巡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胤詣河中向溫泣親執板歌侑酒頻全忠乃將兵五萬進攻鳳翔車駕因崔胤

詣河中泣訴朱全忠請以時奉迎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將兵五萬發河中進攻鳳翔上召李茂貞議和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昭宗駕發長安道左右使令皆溫人梁主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請唐昭宗遷都洛陽車駕發長安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上至左右使令皆全忠人矣弒唐昭宗於椒殿陽驚投地慟哭信殺友恭叔琮塞謗時遣朱友恭叔琮弒昭宗於椒殿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令我受惡名萬代殺友恭叔琮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縊殺裕等九人身全忠殺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皆昭宗之子也貽矩言溫要禪位玉冊國寶奉溫珍更名朱晃稱皇帝濟陰王封昭宣馴舉酒勞諸公推戴貽矩蘇循功德伸飲博宮中全昱曰朱三汝本碭山民天子

用汝爲節度奈何將唐社稷氏全忠歸大梁帝遣御史中丞薛貽矩勞之
還言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乃下詔禪位奉王冊傳
國寶詣梁梁王更名晃稱皇帝封唐帝爲濟陰王宰
相張文蔚讀冊寶帥百官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
之曰此諸公推戴之力也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
其兄全昱謂曰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
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
年社稷乎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西川唐朔純餘皆稱臣
稟梁朔惟晉岐吳蜀稱天祐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錢鏐吳越王號彬梁以
錢鏐爲吳越王羅隱說之舉兵討梁高季昌節度荊南白衣樽俎梁震
梁以高季昌爲荊州節度使唐進士梁震過江陵季昌愛其才欲奏爲判官震曰素不慕榮官明公
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不受高氏辟署循循朝夕望爲相賓國求
利鴟梟均蘇循與其子楷自謂有功朝夕望相敬翔李振鄙之言於梁王曰蘇循唐之鴟梟賣

國求利不可直於維新之朝也梁以馬殷爲楚王劉隱分王南海壖
梁以馬殷爲楚王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以劉隱爲南海王據廣州盡有嶺表之地晃弒廢主
濟陰王朱晃弒之諡曰哀皇帝夾寨驚嘆亞子辛唐晉王存勗帥兵直抵夾
寨大破梁兵梁主聞之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至如吾兒豚犬耳亞子存勗小名也背喪即戎春秋說
之獨來寨之戰君子深取焉閩王審知受晃命王審知儉約常麻履梁以爲閩王
却獻瑞麥詰責嗔宋州朱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遣
使詰責之淫於其臣全義家徵諸子婦入侍嬪尤寵友文
婦王氏疾甚欲以後事詢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
珪庭謗掄刃刺晃腹出於背梁主晃淫亂其臣張全義家全義子繼祚欲殺
之不果姦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疾甚召友文付以後事友珪婦

知密告珪遣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已上朱溫友貞起兵馬駭駭友珪
伏誅友貞立均王友貞密與趙巖謀誅友珪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遣將王舜
賢陰與袁象先謀帥禁兵數千入宮友珪曾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諤亦自殺象先等齎傳國寶詣大梁
乃即帝位更號梟多難剗襲晉陽還守莘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
馬潛引兵去晉王發騎兵追之鄩還守莘城疎忌宗室任趙張敬翔李振
多不詢梁主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傑等而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
以李愚爲左拾遺不拜衡王抗直迹李愚有學行召爲左拾遺將當
衡王貴重愚獨長揖梁主讓之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拜之宜也臣等陛下家臣於王無素不敢妄屈竟
以抗直罷剗檀無功吾事去劉巖稱帝廣越踐劉巖稱帝於廣國號
越劉鄩攻唐魏州晉王擊敗之王檀請兵襲晉陽梁兵死傷什二三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

吾事去矣延孝奔唐陳梁事康延孝奔唐唐主屏人問以梁事對曰梁兵聚則不少分
則不多陛下帥精兵五千直抵大梁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彥章兵敗死之辰唐主救鄆
州梁師敗績擒王彥章欲降之章曰余本匹夫蒙恩至上將豈朝爲梁將暮爲唐臣乎命棄市歐陽公作
傳特以爲死節之首有以也唐兵神速趣大梁朱瑱泣語皇甫麟
李氏世讐理難降不可俟彼刀鋸斫麟泣殺瑱因自
殺一十七年纂弒燐康孝延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令下諸軍皆踴躍願
行梁主日夜涕泣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弒梁主因
自殺自朱溫至友貞二主共一十七年○已上○友貞遭篡弒之禍燐鬼火也均王更名瑱○友貞○韻

通鑑韻書卷二十　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五代晉石敬塘紀

晉高祖石敬塘 沙陀李氏將。西夷臬捩鷄之子。唐明宗婿。與末主潞王有隙。臣契丹借兵滅後唐。稱契丹爲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割幽蓟十六州賂契丹。自爲金德。都洛陽。在位七年。崩五十一。葬顯陵。改元者一。天福七年。

齊王石重貴 石敬塘兄石敬儒之子。敬塘子重睿年幼。大臣迎立之。在位四年。契丹滅之。改元者一。仍稱天福者二年。開運二年。

五代晉石敬塘二主十一年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晉石敬塘紀

紀韻一　紀

敬塘臬捩鷄之子。官於唐右射軍使。河壖之戰馬甲斷。知遠授馬得免死。晉石敬塘沙沱李氏將臬捩鷄之子。唐明宗婿也。右射軍使。官名。使敬塘與梁戰於河壖。梁人擊之。斷其馬甲。橫衝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爲殿。梁疑有伏。不敢進。得免。事成果決勸嗣源。鄴都亂。命李嗣源討之。石敬塘勸之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侍衛親軍指揮以。唐以敬塘爲侍衛親軍指揮使。契丹入寇河東命。知遠周瓌心腹恃。軍事委之劉知遠。帑藏委與周瓌紀。契丹入寇。命敬塘爲河東節度使。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勇力善鬪事明宗。心競從珂不悅喜。從珂復受河東節。唐主與石敬塘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乃復以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從珂潞王也。公主壽畢辭歸只。遽歸欲與石郎反。盡收其貨晉陽視。人知敬塘有異志。琦崧客策契丹指。廢帝不用崧琦謀。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盡收其貨歸晉陽。人皆知其有異志。呂琦謂李崧曰。若與契丹和親。河東雖陸梁。無能爲矣。二人密言其策。久之。以告薛文遇。以爲不可。唐主意遂變。召崧琦責之。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稜鎮鄆州文通擬。敬塘疑懼思興亂。稱兵倖

檄知遠起。天意利器維翰云。推心屈節契丹里。養子不應承宗祀。表稱傳位許王爾。稱臣父事於契丹唐主欲使敬塘移鎮鄆州薛文通曰移亦反不移亦反即付學士院草制以爲天下節度使敬塘疑懼謀於將佐曰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亦云此天假公以利器也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能推心屈節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塘意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許王遂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幽薊一十六州委契丹助兵滅後唐。大晉皇帝兒是哆。歲輸帛三千萬匹。契丹主作冊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割十六州以與契丹謂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雲朔嬀儒寰等州也上契丹尊號稱父皇帝契丹亦報稱兒仍許歲輸帛三千萬匹東巡遷都汴州。止桑維翰說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貪賜富饒晉主下詔東巡遷都汴州左拾遺

張誼上言。北狄援立信好倚。內謹邊備不自逸端明殿學士和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爲左拾遺致書於凝以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凝奇之薦於桑維翰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張允駁赦論爲美。曲者幸免直含寃。寃氣聲聞致災矣論求直言張允上駁赦論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寃寃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以弭災也晉主襃之。契丹止敬塘稱臣。兒皇帝如家人齒。欲遣使契丹稱謝。辭以老疾王權恥。晉主尊號契丹父皇帝契丹止帝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欲遣王權使契丹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辭以老疾馮道司徒兼侍中。歷代成規守而已。馮道守司徒兼侍中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王常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上然之法外稅民

同枉法。特貸其死痛懲地。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各痛懲之重榮表請伐契丹。維翰奏如醉醒比安重榮恥臣契丹請伐上表數千言桑維翰密疏曰晁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其功也不可負之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觀釁而動晉主謂使者曰今見卿奏如醉醒矣知遠爲北京留守晉主憂安重榮叛庖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道。崧屢薦重威。是重威贖貨民逃亡過市猶言人多累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爲御營使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石敬塘殂重貴立。晉主殂馮道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晉主敬儒子重貴爲嗣○已上石敬塘契丹德光祖稱儗本生之父反臣名。稱契丹主德光爲祖本生父反臣而名之契丹怒不稱臣始延廣答語復不遜。延壽欲帝代晉傢。大臣以初即位議奉表稱臣告

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荅趙延壽欲契丹代晉帝中國王頗然之延壽本唐人晉初爲契丹所獲水蝗大起括民穀觀察全節不效彼晉旱水蝗大起官括民穀民餓死流亡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契丹兵陷晉貝州。復置樞院維翰徙時晉用兵號令皆出景延廣陵侮諸將天子不能制契丹陷貝州復制樞密院以桑維翰爲中書令樞密使事無小大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旨。桑維翰兩秉朝廷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命知遠會兵不至河東霸。斉郭威揆。靜勤稼穡動軍旅。山河險固何憂剖契丹入寇晉主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之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

武。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

契丹兵執重貴歸。二主十一年而毁 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因禁更賄。晉自石敬塘至重貴。二主共十一年而亡〇已上紙韻 石重貴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一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二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五代漢劉智遠紀

後漢劉智遠 更名暠。其先沙陀人。仕唐晉以功封北平王。及晉主石重貴被契丹所擄。暠乃即位於晉陽。入都汴。自謂以水德王。建國號後漢。在位二年。崩。五十四。葬睿陵。改元者一。仍稱晉石敬塘天福一年。乾祐一年。凡二

隱帝劉承祐 劉暠之太子。在位三年。爲郭威亂兵所殺。年二十。仍稱乾祐又三年。

五代漢劉智遠二主共四年

北漢劉崇 劉智遠之弟。仍稱乾祐。更名旻。

和帝劉鈞 劉崇之子。仍稱乾祐又三年。方改元一。天會十一年。

養子薛繼恩 在位二月。爲郭無爲所弒。

何繼元 在位十二年。降宋。封彭城郡公。又奔遼封彭城王。改元者一。廣運十二年。

昌安沈尚仁匋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漢劉知遠紀

紀韻凡一　阮

橫衝兵馬劉知遠。馬授敬塘親愛本。知遠爲橫衝兵馬使。橫衝軍都之號也。眾人擊石敬塘。斷其馬甲。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敬塘得免。以是親愛之。爲石敬塘都押衙。委以軍事心腹建。敬塘至晉陽。以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悉委之。敬塘疑懼將反唐。知遠維翰推勸村。敬塘以父事契丹。父事太過知遠懇。金帛賂之足致兵。許以土

地與日損。唐以敬塘爲天平節度使。敬塘疑懼。謀於將佐曰。我不興亂。安能束手死乎。劉知遠曰。明公握兵。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耳。然以河東相授。此天假利器也。公明宗愛壻。契丹主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能推心屈節事之。一旦有急。朝呼夕至。桑維翰草表稱臣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賂金帛。自足致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爲患。敬唐不從。契丹兵與唐兵戰。知遠出兵助之狠。契丹主將五萬騎與唐將符彥卿等合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延光從賓拒石晉。晉張延光與張從賓反。劉知遠機縱橫從官洶懼。獨桑維翰神色自若。眾心差安。敬塘問計知遠蹇。恩撫將相威士偃。嚴設科禁眾服偃。時三鎮拒晉。人情大變。晉主問計知遠。對曰。願撫將內以恩。撫士卒以威。刑遠乃嚴設科禁。眾皆畏服。耻與杜重威同制。晉主以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耻與杜威同制。

制下數日不受。行營都統契丹堰。會兵山東皆不至。疑有異圖憂色恒。郭威謂河東險固。霸王之資何憂晚。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督十二節度以備契丹。詔命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之曰。河東山河險固。此霸王之資。何憂晚乎。及聞契丹兵入汴分兵守境防侵混。初無邀遮入援志。知危未嘗論諫婉。將佐勸知遠稱尊仍晉朔。號皇帝衰。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稱尊號。以令四方。及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乃稱天福十二年。議率民財賞將士。夫人李氏諒逵宛。河東創業未惠民。奪其生資民心蹇。出宮中作以勞軍。雖復不厚無怨噂。晉主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

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請悉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以弟崇爲太原尹。知遠以弟崇爲太原尹。後爲北漢主。弘肇克澤倚愛穩。史弘肇御眾嚴整。所向必克。其克澤州。兵不血刃。晉主由是倚愛之。入大梁諸鎮皆降。始改號漢天福焜。晉主入大梁。諸鎮多降。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忘晉也。○已上劉知遠。稱帝一年承祐立。漢主暠殂。周王承祐立。楊邠愚蔽平章亘。漢楊邠素性愚蔽。以爲同平章事。郭威西面招討撫問策馮道眾心困。三鎮拒命。諸將討之。久無功。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威問策於馮道。道曰。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由是眾心始附於威。威破守貞於河中。書詞焚棄王濤晚。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河中。得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長鎗大劍定國家。安用毛錐簪相

樽。史弘肇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
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
火矣。楊邠弘肇王章死。欲殺郭威。威遂反。承祐兵敗。爲
所弒。漢主厭爲大臣所制。稍不能平。左右乘間譖楊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邠等入朝。有甲士殺邠弘
肇章東廡下。威遂舉兵反。○已上劉
漢主勞軍爲亂兵所弒。○承祐
虛迎劉贇徐州
鏈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請立嗣君。
乃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天子侍中自爲
之廢贇湘陰劉祚沌遼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
兵擊之。將士數千人。入曰。天子
須侍中自爲之。因擁威南行。請奉漢宗廟。○已上二
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劉贇
主只得四年時機謀用盡朝露阪知遠父子甫二傳
主業僅四載。自古
帝位之歷莫過於○已上
此。如朝露然也。阮韻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二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三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五代周郭威紀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副。漢隱帝劉
承祐被亂兵所殺。將士擁立。自謂周郭
叔之後。國號周。以木德都汴。在位三年。崩五十
三。葬新鄭縣西嵩陵。改元者二。 廣順三年。
顯德元年正月。柴榮卽位。

世宗柴榮郭威之后兄柴守禮之子。威無子。養爲己
子。在位六年。崩三十九。葬慶陵。不改元。仍
稱顯德。

恭帝柴宗訓柴榮太子。方七歲嗣位半年。至庚申正
月而亡於宋。

五代周郭威柴榮柴宗訓三主共十年

通鑑韻書卷之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婿　何天衢子安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周郭威紀

紀韻凡二 青 旱

郭威花項雀兒形威微時刺其項上爲雀兒人昔稱爲郭雀兒後爲周太祖獻策

知遠霸業蘇晉主疑知遠有異圖威謂之曰河東山河險固此霸王之資也知遠稱

尊任大將顧命托孤承佑廷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漢主不豫召

郭威等受顧命曰承佑幼弱後事托在卿輩三鎮拒命威臨督西面招慰

安撫寧馮道勸勿愛官物由是衆心歸附聆漢自河中承興

鳳翔三鎮拒命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問策於馮道道曰願公勿愛官物以賜

士卒威從之衆心始附守貞自殺河中入交通書詞焚棄燓威釋

諸將閱李守貞於河中守貞自殺威入城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

出見日自消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王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頭

子靈以白文珂代守恩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威還洛陽肩輿出迎威怒不見

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朝廷不之問加恩將相藩鎮屏威克李守貞至大梁入見

勞賜甚厚辭曰請偏賞之將相藩鎮從之郭榮天雄都指揮榮本姓柴威未有子時養

以爲子漢以郭榮爲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漢主殺威威不聽遂舉兵反至

封丘漢主被殺道亭亭威拜道受如平時侍中此行

不易銘漢主承佑遣使殺郭威不克遂舉兵反自將大軍至封丘是日漢主爲亂兵所弒馮道帥

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帥百官起居太后借名

遼寇黃旗婣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嗣君迎立劉贇於徐州遼主入寇漢太后命郭

威將大兵擊之將士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裂黃旗以被威體因擁威南行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

事太后爲母以威監國稱皇帝國號曰周四方貢獻珍食停詔

百官各上封事威監國卽皇帝位國號周罷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詔曰朕生軍旅不

親學問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碎漢寶玉器於庭周主悉出漢宮

中寶玉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唐饑糴於周不禁唐淮南饑糴於周周主曰

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峻質李穀平章篇初周主爲人望所屬李穀以人臣盡節爲

對卽位首用爲相王峻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周以三人同平章事拜孔

子廟又拜墓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敬乎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除租牛課營田垌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或言營田有肥饒者可得錢數十萬緡周主曰利在民猶在國安用此爲威死養子榮卽

位郭威殂養子榮卽位榮威妻兄柴守禮子也郭氏爲絕○巳上郭威自將禦漢高

平涇愛能何徽兵先遁親犯矢石督戰拼匡亂先馳

殊死戰北漢之兵敗伶仃樊何聞捷稍復還不行姑

息悉加刑周主自將兵與漢戰於高平之南樊愛能何徽先遁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

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乃身先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復還周主

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敢欲以朕爲奇貨自是驕將惰卒不行姑息之政矣馮道一身事

四姓十君長樂老叙婭馮道一身歷事四姓十君嘗著長樂老叙自叙累朝榮遇

之狀簡閱諸軍募壯士士卒精强征伐鞬詔募天下壯士命將帥選

之以補宿衛。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制兩省舉令錄法。令翰林學士兩省本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王朴獻策規取醒。世宗高平既捷，慨然有平天下之志。詔宰相曰：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王朴獻策，折然納之。凡所規畫，皆稱上意。親錄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不遇自申。世宗臨問，得實，人以為神。毀佛鑄錢善化慳。始毀佛鑄錢。詔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彼銅像豈謂佛耶。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親征淮南暉鳳擒，繁纓飾馬匡胤傳。下詔親征淮南。李重進將兵大破劉彥貞，斬之。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趙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擁馬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陳必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責唐泛海通契丹，匡胤督戰皮笠釘。唐屢敗請平。周主曰：爾主唐裔，宜知禮義，泛海通契丹，捨

我事彼。或來見，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勞軍，得無悔乎。唐命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以拒周。匡胤奮擊，大敗之。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皆斬之。由是部兵莫不盡死。立二稅起征之限夏六月秋十月經。五二稅起徵限，詔以夏稅六月，秋稅十月，民間便之。○已上青韻。匡胤定國節度管表普節度推官件。周以匡胤為定國節度使，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陳摶不答飛昇問。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遣還山。忠正軍旌仁贍幹。周大破唐兵。劉仁贍病甚，周廷構作仁贍表，舁贍出降。制曰：贍盡忠抗節，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是日卒。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其節。守禮犯法知不問。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守禮常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儼疏討論禮樂篆，又以致莫大擇人，進能黜否治狀宣。竇儼上疏請令

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又以為政莫大擇人，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賢良經學吏禮設。設賢良經學吏禮等科。通吳越路靖海算。鑿楚州西北鸛水，引戰船入江，拔靖海軍，通吳越之路。唐降江淮舟楫通。唐主奉表，獻江北廬舒蘄黃四州。是月，周浚汴口，導河流達淮，於是江淮舟楫相通。彬不受餽親識款。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餽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世宗曰：彼以遺卿，卿自取之。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留心農事均田租，艾頴三十四人纘。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頴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命樸作律準定樂，禮檢形樂治心悍。十有三絃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滿。以次設柱十二律，環於黃鐘清聲纘。旋用七律為一均，為均之主宮也。徵商羽角變宮

徵，發其均主本音侁，迭應不亂乃成調。八十一調獨見斷。王朴素曉音律，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為清聲，倍為緩聲，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今欲正樂，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者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臣獨見。詔從之。淮南饑以米貸之，不責民償倒懸緩。淮南饑，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自將步騎伐契丹，兵不血刃燕南瀦，遂取幽州以疾還。周主自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兵不血刃，立取燕南，此不世之功也。今敵騎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遂有疾，乃還。命唐完繕金陵埤。唐遣子從善與鍾謨入貢，周主

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備乎。對曰既臣大國不敢復爾。
周主曰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
至於後世事不可知可及我時完城
郭繕甲兵為子孫計。唐主乃城金陵。匡胤殿前都檢
點。周以趙匡胤兼殿前都檢點。○已上○柴榮中外情附推戴煖。趙匡胤累立大
功士卒畏服。柴帝幼沖。中外物情皆附咸有推戴之意。遼北漢連兵入寇匡胤
領兵陳橋館黃袍加身宋祚新。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趙匡胤率禁兵
禦之。是夕次陳橋驛。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不如先立
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匡胤醉臥。具以事白匡義及趙
普。軍士環甲執兵。直逼寢所。曰願策太尉為天子。匡
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衆皆羅拜呼萬
歲。即皇帝位。國號宋。三主十年周數短。後周郭威至宗訓二姓三主共十年。周祚可謂
短矣。○已上○早韻○已上宗訓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三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四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　青南　參校

北宋紀

太祖皇帝趙匡胤 涿郡人。父弘殷仕周檢校司徒。母杜氏生匡胤於洛陽。仕周累官殿前都檢點。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典禁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建號宋。以火德王。都汴。在位十七年。壽五十。葬永昌陵。改元者三。建隆三年。乾德五年。開寶九年。九年之十二月即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匡義 太祖弟。初名匡義。改名光義。封晉王。太祖崩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葬永熙陵。改元者五。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

真宗元侃更名恒 太宗第三子。初封襄王。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葬永定陵。改元者五。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興一年。

仁宗受益更名禎 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葬永昭陵。改元者九。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寶元二年。康定一年。慶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

英宗宗實更名曙 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立為皇太子。在位四年。壽三十六。葬永厚陵。改元者一。治平四年。

神宗頊 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葬永裕陵。改元者二。熙寧十年。元豐八年。

哲宗煦 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葬永泰陵。改元者三。元祐八年。紹興四年。元符三年。

徽宗佶 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向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擄。封昏德公。又九年。為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壽五十四。改元者六。建中靖國一年。崇寧五年。大觀四年。政和七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

欽宗桓 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而俘于金。封重昏侯。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殂于五國城。壽六十一。改元者一。靖康二年。[illegible]

北宋九主一百六十七年

通鑑韻書北宋紀目卷之二十四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四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壻 仃[illegible]衞子安

北宋紀

紀韻凡十七 陽 庚 願 翰 馬 刪 先 遇 豪 歌 支 霰 覺 藥 微 錫 江

夾馬營中孩兒香。趙家匡胤天命昌。宋太祖姓趙。名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宿衞周柴預督戰。高平之役矢石當。北漢主劉崇合契丹兵侵周。周世宗柴榮自將兵禦之。軍於高平之南。周主親犯矢石督戰。匡胤時為宿衞。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以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斬獲不可勝紀。滁州城克識竇儀。克滁州。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其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由是重儀。奇普訊鞫全活詳。范質薦趙普為滁州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乃益奇之。欲敵識。節度推官趙普揚。匡胤威名日甚。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慮為敵所識。曰。吾固欲其識之耳。為定國節度使。表普為節度推官。決令嚴明中外附。密有推戴檢點將。陳橋驛次天文顯。黃袍加身萬歲倡。匡胤累歷大功。加以法令嚴明。中外密謀推戴。時為殿前都檢點。有苗訓善觀天文。見日光摩盪。指示人曰。此天命也。次陳橋驛。五鼓。將士集驛門。宣言冊檢點為天子。匡胤驚起。黃袍已加身。羅拜呼萬歲。攬轡以誓約諸將。禁戒擾奪號令彰。北面事者不得犯。比肩不得侵凌猖。朝市府庫無侵掠。用命重賞否

訴殃。匡胤攬轡誓衆，禁戢攘奪，北面以下四語皆誓約之辭。北面事者，謂太后周主；比肩，謂公卿也。肅隊而無秋毫犯。韓通謀禦，彥昇戕。肅隊而行至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為軍校王彥昇所害。王溥先拜，質亦拜。袖中禪詔陶穀囊。范質、王溥皆周宰相，拜稱臣。匡胤入宮，翰林承旨陶穀草成禪詔，出諸袖中，遂用之。即位號宋，色尚赤。衣服旌旗節旆皆用赤色。翊戴功論進爵量。論翊戴功石守信等十餘人，悉進爵有差。陳摶聞曰天下定。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贈禮韓通旌臣防，彥昇終身不節鉞。贈韓通為中書令，仍詔禮葬以旌忠；王彥昇以擅殺之罪，終身不得節鉞。遣使分賑諸州饑。光義殿中都虞候。光義，帝弟，初名匡義，即太宗。樞密直學士普良。視學身為贊書座，武臣盡令讀書匡。以趙普為樞密

直學士。宋主視學，乃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欲武臣盡讀書以知為治之道。范質等請用劄子，坐論之禮遂廢亡。舊制，宰臣上殿，命坐面議大政。質以周朝舊臣，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遂廢坐論之禮。賜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行。此宋貢舉之始。李筠會北漢伐宋，宋主分道自擊攘。馬上負石親填險，將士爭負大道洋。破於澤州李筠死。李筠仕周，為昭義節度使。北漢主劉鈞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帝遣諸將分道擊之，復自帥大衆討筠。小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大敗筠衆於澤州，筠赴火死。西京洛陽東大梁。西京河南府，東京洛陽府。懲唐以來藩鎮弊，分遣禁旅更戍疆。將不專兵士不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還周

廟主，玘祀長。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四廟神主居之，命郭玘以時饗祀。重進反宋自焚死。迎鑾鎮習戰艦。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帝自將親征，重進盡室自焚。帝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鑾。鎮南唐主李景大懼，遣使犒師。鎮在揚州儀真縣。著良獻策平江南，斬著配良不忠償。南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為卒懲。深嚴之地宿儒處，清介重厚實儀望。創垂宜禮示天下，歛容謝之束帶莊。帝謂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稱竇儀清介重厚，復以為翰林學士。嘗召儀草制，帝岸幘跣足而坐。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度民田，監輸民租。度民田所以勸恤下民，監輸民租所以剗革宿弊。國有長君金匱藏。杜太后疾革，謂帝曰：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趙普錄所約誓藏之金匱。杯酒諸將兵權釋。時石守信

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審語新其釋去兵權。守信等泣謝。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皆以為節度使，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漢超關南政理臧。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民訟其不法事。帝責其人而遣之，密使切責漢超。自是益修政理。唐主景殂，子煜立。善文工書音律芳。景以境土蹙弱，憂虞成疾而殂。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是為後主。煜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洞開重門無壅蔽。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命州縣勸課農桑。詔郡國長吏勸民播種。初詔常參官轉對，悉切許非時上章。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凡有事關急切，許非時上章。特書曰初者，見非前此所及也。諸州不專決大辟，錄案奏付刑部商。懲五代諸侯枉法殺人之弊，令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趙贊彰武節度使前後分置

部騎翔綿綿不絕林莽際遠見旌旗差渾愷帝注意謀帥命
賛也延州以備西夏前後分置部騎林莽之際遠見旌旗差渾畏服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帝用趙普謀漸削其權凡藩鎮知州事者皆以文臣代之。假道繼
沖平湖湘。命慕容延釗等討張文表假道於荊南高繼沖遣使諭意繼沖聽孫光憲之言盡籍
其境內州縣奉表納於宋湖湘遂平。詔設通判治諸州節鎮支郡京師
初置諸州通判統治軍民之政事得專達與長吏綱均禮文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不屬諸藩
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行應天歷處訥製王朴欽天歷驗稍疏司天少監王處訥
製新歷上之賜名應天頒行天下。選常參官知縣康符彥卿久鎮大名尊恣不法屬
邑頗不治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涖之遂著為令。康安也。乃置義倉於州縣以備
給貸因歉荒宋主愛民周至前代未有幸武成廟毀起像唐肅宗時追贈

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十人為十哲秦將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帝謂其殺已
降不宜受享命去之雪夜訪普咨決動趙普既相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
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
行酒帝以嫂呼之與普計下太原又常以幽燕地圖示普咨商進取之策參知政事呂與
薛呂餘慶與居正皆周朝舊臣帝問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二人為之
以副趙普再雄辰州荆湘張鑾黨畏服邊患絕秦再雄武健有奇略
帝察其可任擢為辰州刺史再雄至州日諭上意諸蠻從風降附自是荆湘無復邊患。刑統下
頒竇儀相儀判大理寺定刑統頒行南漢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
罪人皆哭令以踹虎抵象謀蜀未遑救此方潘美克南漢邕
州後其內侍韓延嘗具言其主嘗燒煮剝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與虎抵象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式將方謀下蜀本是也彥韜入汴書潛獻全斌伐蜀分道鳳蜀主
孟昶遣趙彥韜入汴覘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蠟書獻之帝喜曰吾用師有名矣遂命王
全斌等四人分道伐蜀。詔和峴改定雅樂峴以王朴律準坊較
洛陽司天臺制影表石尺律呂詳音始和暢哀思去。
峴判太常寺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全斌入蜀孟昶徙世
修降表名李昊兩川軍亂曹劉頒王全斌等分三道擊蜀大敗之蜀主
議請降命李昊草表前蜀王氏之亡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全斌等在蜀縱兵
殺掠不恤軍士曹彬屢請旋師不從蜀兵憤怨作亂推全師雄為帥師雄自稱興蜀大王兩川民爭應之
曹彬劉延讓力戰大破師雄於新繁師雄走先是延澤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置封椿庫講
武池謀復幽燕臨觀常。帝平荆湘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椿凡歲終

用度之餘皆入之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所蓄滿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
我則以此贖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其中時臨
觀之孔宜為曲阜主簿命王孔子祀事光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賜
僧行勤百十人計錢三萬西域航共一百五十七人各賜錢三萬遊西
域。遺書不吝千金購宰相須用讀書郎帝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
釋卷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趙普寡學術帝勸以讀書普遂力學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代須擇前
代所未有者及乾德四年蜀平帝見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竇儀曰昔
蜀王衍有此號此必蜀物也帝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彬為宣徽薦義
倫帝嘉曹彬清廉畏慎以為宣徽南院使沈義倫隨軍入蜀獨居僧舍及東歸僕中惟圖書數卷帝嘗
問彬以官吏能否彬薦義倫可任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為樞密副使五星聚奎文明

燈。初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覆試貢生因陶邴。文衡公器詎濫觴。**陶穀子邴擢進士第六。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覆試。因下令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李繼勳師攻北漢。**北漢相郭無爲弒其主繼恩，立弟繼元。宋遣李繼勳帥師伐之，大敗北漢兵於銅鍋河，追薄太原。北漢主告師何於契丹，且乞師。契丹遣兵救之，繼勳引還。**郊廟肆赦三年創。**帝入太廟，見陳籩豆簠簋，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從和峴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暑盛詔諸州獄吏檢恤繫囚歲典注。**帝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埽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王昭素著有易論。三十三篇學者慶治世莫若愛百姓，養身莫若寡慾。**處士王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諷據，因示諷諫。徵古帝大悅。愛民寡慾二語，帝書之屏几。**省州縣官增其俸。戶口爲率五千將。**詔謂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脩前朝盜發諸陵。所在長吏致祭禳。**自周至唐，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致祭。**潘美將兵伐南漢劉鋹。閫之內外忙。崇岳惟日禱鬼神。澄樞遁還富州喪萬炬俱發南漢滅。**南漢主劉鋹重斂苛刑，奢淫無度，常衆兵侵宋。帝命潘美將兵，尹崇珂爲副以伐之。美遣兵使澄樞、郭崇岳禦之，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宋師至富州克之，澄樞遁還。潘美謂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是夜萬炬俱發，漢軍大敗，美擒鋹及澄樞等，部送汴京。封鋹爲恩赦侯。富州，今富川縣。**河決澶州田廬傷。霖**

雨不止河又決掖庭幽閉遣歸粧。河決澶州東匯於鄆濮，壞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棄市。夏五月，復大雨，河決。帝謂宰相曰：霖雨不止，得非時政使然？朕恐掖庭幽閉者衆，令徧籍後宮，凡願歸其家者，悉厚賜遣之。澶州今大名府開州，鄆縣名屬兗州府，濮州名屬東昌府。**殿試貢士爲永制。**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百二十有五人，皆賜及第。殿試遂爲永制。**開寶通禮頒行。**初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三百卷，號通禮。至是頒行。**始脩日曆送史館。**史臣扈蒙請修日曆。帝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以盧多遜專其職。**五代史成覽觀有。**宋主受周統，追序相承，諸國以梁唐晉漢周爲五代。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及成，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如此，宜其賊虐於子也。**彬下江南不妄殺捷至稱賀帝心傷。命出米十萬賑恤。翰屠江州威如霜。**帝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彬將以慎無殺戮，頃師金陵城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余疾自愈。城陷，李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令出米十萬賑恤之。贈煜爵，違命侯。彷者彷彿，不寧也。時唐之州郡獨江州未下，曹翰圍之。城陷，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厥後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歿未久而子孫有爲乞丐者。江州，今九江府。**友愛晉王分炙艾。龍行虎步太平皇帝崩，弟晉王即位燭影聲呼續編疑。**帝待晉王光義恩禮甚厚，光義常有疾，帝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光義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續編載帝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大事，左右皆不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疑者，言非出自正史，事屬渺茫也。○已上太祖 **戍卒禁無侵外境論列並許實封裝。必須面奏即引對孝弟爲先風化現**諸事皆太

宗即位後新政詔以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
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改名
炅大赦天下太平興國丙子遑
一光義之名太祖所賜
即位而改名又改
元太平興國在丙子之十二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
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識者知其有無兄
之心矣遑者
言其遑遽也。非敢望拔十得五欲求俊彥於科場帝思
拔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
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賜呂蒙正等
及第諸進士五百餘人皆賜綠
袍韡笏錫宴自爲詩二章賜之。齊賢下第帝不悅一
榜盡賜及第傷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
陳十事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
張齊賢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至是齊賢
亦在選中有司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置場江南以榷茶榷茶者謂禁民賣茶獨官開置周
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
述乞賜九經湘已上賜韻給傳白鹿洞諸生數千百人肄

習明知江州周述言廬江白鹿洞學徒嘗數千百錢
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之
俶來朝以地歸吳越王錢俶聽其臣崔仁冀之言乃
籍境內軍州縣獻之帝以淮南節度
使管內爲淮海
國封俶爲王。孔宜襲封文宣榮孔宜乃文宣公仁
王之子先爲曲阜
主簿奉祀至是襲封帝召問孔子世嗣言歷代不預
庸調周顯德中均田抑爲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立崇文院昇龍裏命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內藏庫
館名崇文院貯書八萬卷
置封樁禁帝幸左藏庫曰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
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
爲內藏庫并以封樁
庫屬焉禁謂禁屬也思訓獻所製渾儀成於自然精
妙星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
爲渾儀以獻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北
舊制尤親伐北漢遼好絕驢車走免高梁旌帝自將
爲精妙伐北漢
漢求救於遼遼遣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師漢外援
不至偏道又絕劉繼元出降賜爵彭城郡公帝發太

原遂伐遼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
耶律休哥適至復戰帝大敗乘驢車走免自是遼好
遂絕高梁軍中夜驚有謀立太原賞迅德昭鳴汝自
河在昌平
爲之賞未晚德昭自刎悔哭驚皇子德昭太祖子也
從帝攻太原軍中嘗
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汴
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
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驚悔楊業善戰號
抱持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
無敵業在北漢名劉繼業捍太原城東南面漢主繼
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
諭繼元招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慰
撫之甚厚復姓楊止名業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
史差役法定九等更上四等役下五免分民戶爲九
等上四等充
役下五業敗咄李訪書橫楊業敗遼師於雁門殺其
等免。將蕭咄李契丹畏業每望
見旌旗輒引去主將嫉之潛
上謗書帝不問封其書付業。李昉齊賢諫伐遼幽薊

遼主賢入寇帝自將禦之大名會遼
二士誰爲擎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
帝乃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
幽薊張齊賢復上疏極諫。田錫鯁直言時務軍國
要機大體正駕馭戎臣要機一修德來遠罷屯兵擇
才任使各司事別修省寺職官檣鐵枷法所無宜去
事君之誠賞不傾田錫爲左拾遺好言時務上疏言
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
議下蜀之功駕馭戎臣爲要機下四事皆大體宜止
名也屯兵謂交州之師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
萬或謂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普願備樞
誠惟恐不竭豈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
初趙普奉朝請累年當冬
軸察變不待五十知非萌遼盛之譖普初無立上意
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
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
姦變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
事帝發金匱得普書及覽普前表謂曰人誰無過朕

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爲司徒兼侍中。禹錫上變搖秦王。豈容再
誤普言廢安置廷美貶房州。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廷美以
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召普詢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
誤陛下豈容再誤帝意乃決貶廷美爲西京留守尋勒歸私第復貶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繼捧
入朝西州蕃繼遷叛走地斤澤。羌人鷙悍驕驁營難定
留後李繼捧率其族入朝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帝嘉之以爲彰德節度使繼捧族弟繼遷聞之奔入
地斤澤帝問以邊患曰攻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宴進士
於瓊林苑始分三甲。寵詩盛帝親試進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賜宴於瓊林
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軍戒三篇免面墻。以王顯爲樞密使帝語之曰卿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但見血山坦語貞。以姚坦爲益王府翊

善王常作假山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强使觀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此假山皆民
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亦此子參政名不問。呂蒙正參
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太平御覽千卷
精蒐求遺書卷帙積帝勤於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
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又詔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
來上者當議甄錄酬獎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刺史親民任非輕帝謂宰相曰刺史之
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選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爲知州文明殿災封禪
宰臣請封禪詔許之適乾元文明
罷詔求直言錫著名殿災詔求直言罷封禪田錫應詔上疏論極切直
華山隱士摶入朝支默脩養道教偵不知

神仙黃白事。不知吐納養生情。君臣協心興德化。此
爲勸行修煉程。賜號希夷還華山。陳摶入朝帝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
等問玄默修養之道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
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眞有道仁聖之主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
於此琪等以其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京師大酺三日羹。詔四海
會同萬民康泰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酺音蒲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
也繼遷誘殺曹光實。銑擊繼遷三州平。李繼遷先爲汝州團練使
曹光實所破後誘殺光實於葭蘆州遂襲銀州據之副將王侁擊走繼遷由是銀麟夏三州番悉內附葭
蘆州今延安府葭州江南饑遣使賑之。遣使賑諸州饑并察官吏能否賞花賦
詩曲宴英。宴羣臣於後苑令侍臣詞臣賦詩賞花曲宴賦詩自此始岐溝敗績死

過半陳家谷口楊業阬。將大發兵討契丹募充義軍
維清爭。以張齊賢知代州。列幟燃芻土鐙龐。曹彬等四人將
兵伐契丹初出師屢敗契丹兵彬等乘勝而前契丹將耶律休哥以輕兵薄宋師因退戰於岐溝關宋師
敗績走者過半楊業力戰於陳家谷口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奮其子延玉死焉業不食三日死帝將
大發兵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以充義軍轉運使李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乃詔
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帝以楊業死用張齊賢知代州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砦
音寨耕籍田赦作秘閣嗜好勿形淡然亨。親耕籍田大赦除十惡官
吏犯贓者不赦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
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賜繼捧名趙保忠復鎮夏州謀

不令賜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後反與繼遷合大爲邊
患契丹遷易民於燕洎請建鎮制敵勍琪昉多言宜
修好弭戰息民通使評契丹主陷易州遷其民於燕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仍
命親王出鎮郡府以控其要則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謂宜宣使通好弭戰息民李昉王禹偁亦多以
修好爲言帝嘉納之四月不雨乃遣使決獄諸州雨可耕彗出
東井避正殿減膳大赦彗滅行史言太宗修德悔過明決庶獄減膳大赦
雨降彗滅可見天人相感之速作開寶塔藏舍利費億萬計八年成
田錫謂塗膏釁血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田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
釁血帝亦不怒黑面大王遜氣奪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於徐門大敗之
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

也自是邊兵少息焉端拱二年秋冬旱田錫上言陳州庚端拱太宗
改元年號大旱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詔
賞江州陳兢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子孫
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至兢之世子姓益
衆嘗苦乏食知州康戩言於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遼封繼遷夏王契丹封李
繼遷爲夏國王淳化二年旱蝗甚帝將自焚答譴寇準言天
人應影響刑有不平二府言帝又改元淳化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
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雨蝗盡死寇準爲樞密直學士上奏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
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府入準乃引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
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問沔沔頓首謝於

是以準爲可大任故命爲樞密副使繼遷請降姓名賜銀州觀察保吉
彰李繼遷請降詔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上奏
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審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
始命論決黃中多拔寒畯稹及掌選除擬精當風度端凝
李沆誠賈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畯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
凝真貴人也並升參知政事趙保忠降於契丹復名繼捧西平綬
保忠降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續翰林志易簡獻玉堂之署
飛白額翰林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
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洎德行不及士安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執政欲用張洎帝曰洎
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太平聖惠方印盈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以印本頒天下置常平倉於京師時穀價太賤則增糴以貯倉中俟歲饑則減價糶與
貧民遂爲永制种放不至賢母銜种放隱於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其母恚
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命有司時加存問青神王小波
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蜀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青神縣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
曰吾嫉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傍邑響應河北屯田承矩宏開塘種
稻民賴利承矩至雄州即發河北諸州戍兵給其役開塘泊種稻因民賴其利清要貴
重學士輊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也準
知青州帝念之左右揣意縱酒喤寇準出知青州帝念之不置語左右
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
默然悉爲三司總計使中分十道計度嬴時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

始分天下爲十道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中分十
道以隷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
議之使通。**李順帥衆陷成都繼恩討平宣政院** 王小波死衆推其妻
弟李順爲帥攻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
使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止可授
以它官於是以爲宣政使。**起居院職起居注** 右諫議大夫張泌請罷起居院修左右史
之職爲起居注以備修日曆帝嘉之乃置院於
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起居注進御始此 **詠知**
益州恩威翊以米易鹽二歲備奏罷陝西糧運 蜀當
寇掠之際民多脅從張詠知益州諭以恩信使各歸
田里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城中屯兵三
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
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
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陳恕爲鹽鐵使** 時以
總計使爲不便以恕爲鹽鐵使恕有心計盡
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柱曰真鹽鐵陳恕 **觀燈乾**

元繁華京蒙正避席陳民困親近及遠伉直砥 帝以上元
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嘆京師繁盛呂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
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
及遠蒼生之幸也同列咸多其伉直 **呂端大事不**
糊塗 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禹偁敢言**
屢斥迎開寶皇后喪禮薄 開寶皇后宋氏崩權殯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翰林
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
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故屢見斥 **少年**
天子社稷嘌 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始悟 **契丹德威**
侵府州力疾禦之折御卿 韓德威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御卿力疾禦
之母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死於軍
中乃其分也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遂卒 **惟**

吉鄖第諸王埒 惟吉魏王德昭長子太祖孫也太祖崩時纔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至是
授閬州觀察使凡鄖第供億事
服賜與皆與諸王埒埒等也 **十五路分州軍** 分天
下州軍爲十五
路各置轉運使 **帝崩呂端奉太子** ○已上太宗 **捲簾升殿**
審視清降揩乃率羣臣拜 初帝不豫宣帝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故太子
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
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曰先帝立太子正爲
今日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
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
羣臣拜嵩 **復涪王封楚王兄** 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詔諸**
州勿獻祥瑞 帝即位之初詔勿獻瑞特書之也 **彗星見求直言鑾避**
殿減膳釋罪囚田錫封事召對閣 有星孛於營室詔求直言避殿減膳
釋杖罪以下囚二日而彗滅田錫自集賢院出知泰
州會星變上疏切直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

卿第去不半歲召卿矣事已上
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庚頓 **除逋欠一千餘萬**
釋囚三千餘人圈 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除逋釋
囚皆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齊賢慷慨有大略李沆治道最先建不用浮薄喜事
人引燭焚詔臣沆獻公事公言寄啓無非讒即佞豈
敢繼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齊賢慷慨有大略每
以致君自負帝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對曰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一夕帝遣使持手
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
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謂沆何無密奏對
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
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 **咸平二年四月旱又求直言台符**
論愼守令選以惠民專將帥任安邊勸簡卒省費重
農桑 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疏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

象也。時兩敵者澤木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
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愼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
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侍讀侍講邢昺。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
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親樂契丹攻大名。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康保裔力戰
死之。帝自將攻於大名。契丹乃縱掠而去。憂河之決王濟徙。詔謂丁夫修黃河。濟以勞
民。請徐圖之。張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
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河之
不決。臣亦可保。帝嘉其剛正不回。即命濟判大理寺。致太平者必王旦。王旦爲翰林學
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齊賢涇原經略券。以張齊賢爲涇
原諸路經畧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掠益甚。乃遣齊賢行邊。羣臣子弟補京官。
詔試一經仕學敎。咸平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賜九經
於州縣學。聚徒講誦之所願。六月。詔賜九經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明

聖道敦實學。爲國之政。莫善於此。何亮安邊書可觀。趙保吉反靈州
張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陷於危
困。古之地。通州不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捨靈武有
三患。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帝猶豫
不決。趙保吉大集蕃部。來攻靈州。知州裴濟被圍餉
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召种放爲左司諫。北山移文
鎬誦遠。放召至入見。詔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餘皆不對。即授左司諫。明年請還
山。莘之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杜鎬
嘗因宴餞。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覺。復以張
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來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鼓舞相慶。帝諭詠曰。得卿
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恕慮準代三司使。
陳恕久領三司。以疾求解。因求節儉之職。薦寇準
準自代。準殫力幹事。
胥吏畏服。引也。三居相位蒙正普。呂蒙正罷相。封萊國公。
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惟趙普與蒙正。旦錫直臣鍊介愿。錫鍊介寡合。居諫署。言事

不識。封疏五十二卷。悉焚之。及卒。帝
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已上顯韻 趙保吉
死德明換曹瑋。上請精兵斡。出其不意擒德明。河南
可復郡縣拔。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西顧憪。眞
宗不報欲恩致。趙保吉中流矢死。子德明年十二。封爲西平王。曹瑋上言。保吉擁河南地
二十年。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
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
可制。中國有西顧之憂矣。帝欲以恩致。不報。便殿延訪西北亂。少有憂勤
足警戒。四方寧謐多事嘆。水旱盜賊日取奏。不然流
言乃王旦。沆言人主知艱難。聲色犬馬不留㺯。異時
血氣若方剛。土木甲兵禱祀行。此參政他日之憂。後
悔當思吾言侃。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

無事。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
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
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
之事作矣。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寇準屢進丁謂於沆。沆不用。沆曰。異日當思吾言。遂册德昭
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士安薦準宰相館。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行
且相卿。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宰相材也。不闕用。遂與準俱相。契丹入寇來議和。利
用遣往故事澳。契丹欲求關南地。利用備言前朝案。
契丹主隆緒同母蕭氏。大舉寇遼。來議和。朝臣皆以
爲不可信。帝乃遣曹利用往。諭之曰。漢以玉帛賜單
于。有故事。利用面請契丹軍。蕭太后欲求關
南地。備言其地乃前朝事。不敢聞命。不從。遼書告急
夕五至。準欲了此五日斷。願幸澶州駕親征。敵當自
遁我勝算。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畔。準言

書此策可誅出奇堅守勞逸燦奈何棄而幸遠地人
心奔潰敵勢悍士安力勸如準請決幸澶州過河斷
契丹氣奪和議成南兄北弟交誓誕數十年後戎生
心姑聽其和歳幣散欽若天雄只閉門修齋誦經無
策贊南北弭兵寇準力契丹進寇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飲笑自如帝以
問準對曰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帝乃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
陽爲不知曰誰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
和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堅守勞逸之勢我
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幸楚蜀所在人心奔潰敵乘
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士安力勸如準所請帝決
意幸澶遂渡河諸軍踴躍呼萬歳聲聞數十里契丹
氣奪遣臣持書來請盟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
交誓約各解兵曹利用自契丹還言欲得關南地帝
曰歸地事極無名宜以漢玉帛賜單于許之準不欲

賂以貨財邀其稱臣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可保百年
無事不然數十年後彼且生心矣帝方厭兵乃曰姑
聽其和議歳幣可也時欲擇大臣鎮大名遂詔王欽
若判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
誦經而已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天雄大名府民得安業士安讌契丹議和大赦天下
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招流亡廣儲蓄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增置制舉
爲六科賢良方正直諫燦博通墳典通教化才識兼
茂體用貫詳明吏理可從政識洞韜畧運籌觀軍謀
宏遠任邊寄臨軒親策才具幹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
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
籌決勝軍謀弘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王欽若深
嫉寇準城下之盟孤注攤準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王欽若深嫉之因進曰以

萬乘之尊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澶淵之舉是也
又曰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
寇準之孤注也趙德明降封西平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帝嘉之詔封西平王因責
子弟入質德明惟獻馳馬謝恩而已汀州黥卒王捷謏自言南康遇道
人授以小環神劍棨葢是司命眞君也宦者承珪事
聞喚賜名中正祥瑞起汀州黥卒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
劍葢司命眞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大中祥符天書
擴天瑞難得人力爲深信崇奉封禪矣王旦得無不
可乎欽若喻意旦不難河圖洛書果何事神道設教
鎬應漫此酒極佳皆美珠夜中神告承天翰天何言
哉帝默然龍圖待制孫奭判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先是帝深

以澶州之盟爲辱王欽若進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
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前代葢有以人
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帝沉思曰王旦得
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帝驟問杜
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漫應之曰此聖
人以神道設敎耳遂召王旦飲歡甚賜以樽酒及歸
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至是帝曰去冬十一月
夜半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
適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葢所降之書也其書詞類
老子道德經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天何言
哉豈有書也帝默然謂上景德會計錄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
以備參較優詔獎之大計有餘經費旻宰相王旦率二萬四千三百餘人上表請帝封
禪詔丁謂問以經費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玉清昭應奉天書作宮奉天書也知制
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泰山封禪社首盥帝發京師凡十七日至泰山降
輦步進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
宗配封祀壇飲福酒明旦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

祀儀。羣臣朝賀。祀首山在濟南府。如曲阜加謚孔子。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近臣分
奠七十二弟子。加謚玄聖文宣王。北門鎖鑰冦準絆。冦準知天雄軍。契丹嘗過大名。
謂之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謂上封禪祥瑞
圖。崔立獨言江淮旱水。發徐兗金陵火。無爲烈風。天
戒寔。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帝以示百官於朝堂。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崔立獨言水發徐
兗旱進江浙。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賻呂端第賜還家。呂端諸子。
都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玉釵完卜仁宗瑑。皇太子。後
宮李氏所生也。李氏初入宮。侍劉修儀。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后取釵以
進。殊不毀。已而果生子。是爲仁宗。劉修儀懷爲已子。中外亦不知。內侍守恩有罪誅。
博士獻卿論救寘。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

論救。坐貶。趙德明求粟百萬。朝議紛紜無所抒。旦請具粟
貯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慚。夏州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新
納款而敢違請。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已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帝祭后土祀汾陰。奭陳不可十事冠。水旱作沴饑饉
多。勞民事神神豈祼。秋旱冬雷率稱賀。野鷄山鹿奏
簡牘。欲欺天天不可欺。愚民民不以愚懊。以惑後世
不可惑。將亡聽神宜思玩。初將祀汾陰。會歲旱。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今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
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世不可惑。夫國
興聽於民。國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隱士魏野召不至命工圖觀

所居開。陝州隱士魏野。不求聞達。爲詩精苦。帝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詔
州城作孔子廟。立孔子廟於州城。使民知教學也。盡心民事斂中半。
時舊相出鎮。不以民事爲意。惟向敏中盡心民事。遂復拜相。賜隱士林逋粟帛。曾
無封禪遺稿看。杭州隱士林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結廬西湖之孤山。帝
賜以粟帛將死。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已上翰詔李文
靖真聖人也。五鬼交通詭秘悲。時天下又安。王欽若自以深達道敎。丁謂
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宇。以林特幹財利。五人交通。縱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追
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聖祖降於延恩殿。帝語輔臣日。朕夢神人傳
玉皇之命云。聖祖趙玄朗授以天書。令再見汝師。於延恩殿設道場。王旦等皆再拜稱賀。上聖祖聖母
尊號。王旦玉清昭應寫。詔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

昭應宮。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作景靈宮奉玄朗。奉聖祖也。德妃
劉氏皇后者。如此富貴非所願。翰林學士李迪言。德妃劉氏寒微。不可以
母天下。帝欲揚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
學士焉。內臣出使干預捨。詔禁內臣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夷簡請免稅農器。諸路並除農務畛。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
器。帝曰。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享玉皇於朝元殿。謂獻芝草天書
買。帝享玉皇於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趙安仁等奉天書於朝元殿。謁老子
在太淸宮解疑論示群臣把。帝如亳州謁老子太淸宮。孫奭上言。陛下事事
慕效唐明皇。豈以爲令德之主耶。帝因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作解
疑論以示羣臣焉。戶部上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

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信州道士賜號搖真靜先生張正隨東漢
張魯子自漢川徙居信州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飛蝗蔽天死蝗
帝遣人出郊捕死蝗以獻明日執政遂執死蝗獻
寡進曰蝗盡死矣萃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
幸也又何賀後數日飛蝗蔽天帝顧旦曰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曰瑋敗吐蕃
曹瑋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伏羌寨者迪曰瑋知略勇斷彌欲寬關中故請益兵非
怯也未幾叛蕃人冠瑋大敗之伏羌縣名旱蝗罷諸營建厦時連歲旱蝗翰林學士李
迪言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以警陛下也詔罷諸營造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王曾
辭會靈觀使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以排異己者詔以王曾為會靈觀使以推欽若帝
不悅謂曰何遽自異耶曾曰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同平章事王欽若帝久欲相欽若
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此亦公議也及旦罷欽若相語人曰為王子明遲十年作相子

明王旦字○已上爲韻準得天書乾祐山朱能所造真宗須門
生三策準不懌巡檢朱能詐為天書寇準以聞詔迎入禁中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
準由是得召用矣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天書之詐次也
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不懌大耐官職傚中閒加向傚中僕射麻下帝意傚中聽甚
喜賓客必多使人客規之云傚中門闕悄然驟其宅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傚中大耐官職天
禧四年四月夜兩月並見西南間此見陰盛之徵與陽引乾也寇
準三絀非帝意日中久不見徒扳貶寇準為道州司馬自罷相三絀皆
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莫敢對○已上真宗山林上穴石水
出王曾竊觀除謂姦丁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
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允入見太后言之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

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詔遣王曾覆視曾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絕地詔允恭丁謂免曾
對仁宗抑奔競難進易退恬靜班爽簡宗道參政擢
武后罪人劉后刪王曾方嚴持重多所拔薦帝問曰比臣僚請對皆求進者曾曰惟陛
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皆幸呂蒙正第問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
曰臣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才也由是進用帝識其姓名於屏風魯宗道為右正言真宗書殿壁曰魯
直劉太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宗道曰唐罪人也太后默然○已上刪韻孫奭上言給
學田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
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初御經筵講學祈召學士孫奭先講論語初詔
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講讀帝或左右瞻矚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行崇天曆
罷榷茶貼射通商私售滴崇天曆司天張奎運所造也罷榷茶行貼射通商法

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
置交子務於益州以百二十五萬編六百三十緡為
額禁其私造出入權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三年為
一界謂之交子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禁私造者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
百緡為額帝幸御莊觀刈麥賜恩織婦茶帛宣帝幸御莊觀刈麥聞
民間機杼聲賜織婦茶帛復榷茶罷貼射法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既行而商人
失厚利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京師大水壞民屋
民溺死者數百人燮理無狀備禦處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
壓死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函
請入見陳備禦之道太后受朝大安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上壽乃御大安殿受朝

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
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令。帝不從。晏殊宣州建學
先，延范仲淹教生徒，敦尚風節天下肩。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
晏殊典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
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
程琳請罷諸營造，被災郡縣逋租蠲。不辱吾筆知白
喜，御史中丞開封連。程琳爲御史中丞，張知白亟器
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
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
郡縣逋租。未幾，除知開封府。奭畫進書無逸圖，命於
講讀閣下延。孫奭侍講久，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無
逸，周公惧成王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
訓之也。帝遂命施
之於講讀閣下。趙德明使子元昊襲取甘州無憚
然。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本國則稱帝。其子元
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肆意無憚矣。
有請立劉氏七廟，魚頭參政一言捐。不臣方仲弓請
立劉氏七廟，后

問諸輔臣，衆不敢對，魯宗道獨進曰：立劉氏七廟，如
儲君何？乃止。輔政七年，剛正嫉惡，目爲魚頭參政，因
其姓且言
骨鯁也。制舉科復又增科。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
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
應選者，增置書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
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
置武舉以待方
畧智勇之士。契丹大饑流民憐，皆吾赤子開田給。
仍令所過給食焉。契丹歲大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
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
令所過
給食。王曾不阿首相罷。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
曾固執不可。及長寧節上
壽，又執不可。太后左右布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
抑之，后滋不悅。會玉淸昭應宮災，以首相罷。仲淹
通判河中遷。時帝每以歲旦冬至與后同御大安殿
受朝，范仲淹上疏，曰：爵君體，損主威，非
所以法後世也。出
爲河中府通判。信州道士張乾曜澄義先生賜號
傳。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義先生。
龍虎山在廣信府。乾曜，張道陵正隨後也。孔道輔

等使契丹優戲文宣道輔詬。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
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
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併優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道輔，
孔子四十
五世孫。夷簡議崇宸妃禮，后服殮用水銀緣。李氏
實生
帝，太后取爲己子，李氏默然，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
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后怒曰：欲離間吾母
子耶？夷簡對曰：陛下尚念劉氏者，禮宜從厚。后悟，乃
以一品禮殯之。又曰：宸妃當以后服殮，
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言也。德明死，子元
昊嗣夏國王封契丹專。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
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
北宋恩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至是德
明卒，封元昊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爲夏國王。太后
袞冕享太廟，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
力諫，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以獻禮畢。
羣臣上
尊號。躬耕籍田撰記妍。帝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
撰謁太廟及躬耕籍田記。

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
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太后崩帝始親政，罷修寺
觀僥倖鐫。皇太后稱制十一年，號令嚴明，恩威加天
下，內外賜予有節。至是后崩，帝始親政，罷
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
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夷簡罷思傾郭后。
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
然。后曰：夷簡獨不附耶？由是亦罷。乃知事由郭后也。
旱蝗詔求直言，前宰相無得用臺官，綏言馭下道三
篇。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詔求直言。臺官必由中
旨，乃祖宗法也。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過失無敢
言者。自今臺官宰相毋得進用。端明殿學士宋綬言
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惟陛
下深念之。廢郭后爲淨妃，漢唐故事夷簡倚。皇后郭氏
誤批上頸，
內侍閻文應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以
示呂夷簡，遂主廢立之議。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
以怨懟廢后，於是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伏
奏。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等曰：人臣當道君

堯舜豈禦引漢唐失德為法取夷簡不荅遂置崇政殿說書昌朝誦說明
白便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
自帝多所質問元昊反寇環慶府趙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環慶都監齊宗矩伏發
被執改元開運復更廣運邇英延義二閣聯詔襄寫無逸於屏作邇
英延義二閣詔蔡襄寫無逸於閣屏宗實宮中拊鞠賢宗實太宗曾孫允讓之子也帝
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作睦親宅處宗室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聯燕集
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五代諸國後錄甄石介坐言事
以罷詔錄五代及諸國後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歐陽修曰介足
未暇臺門之職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不畏避矣仲淹四論朋黨議詩傳四
賢一不肖初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他日論建都仲淹曰太平且居

汴有事必居洛陽夷簡對帝曰仲淹迂闊仲淹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
四曰推委大約譏切時弊由是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李紘王質出郊餞之蔡
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人士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殿試進士鮮殿試進七求賢
之美政特書之恭予之也趙元昊改元大慶銀夏萬里賀蘭騷趙元
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三州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時有
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直言綿時有此災變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
言政事不親國用不足二者誠國大憂疏入詔復日御前殿忻代地震韓琦論王
陳韓石皆免所王隨為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陳堯佐石中立非輔弼
才韓億不當以子綱為群牧判官遂皆免得象清忠無阿附今日用卿平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章銓學士院必正衣冠待之或不交一言今年是詔曰帷

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元昊稱帝國號夏元昊叔父山遇數勸勿反
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夏竦十策
經畧箋詔以夏竦為經畧使竦因條上十策一教習強弩二籍驍勇三詔諭唃廝囉并力破賊四
度地勢險易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應援六募人為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八並邊小砦毋
積芻糧九關中民坐罪者許入粟贖罪十損邊冗兵冗官朝廷多采用之詔削元昊賜姓
爵趙元昊表至羣臣皆曰請出師討之諫官吳育獨進曰彼已僭輿服稱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求
幾下詔削奪官爵募人有能斬首以獻者授節鉞募民入粟以實邊為討趙元昊也
以議宋之國窮除越職言事之禁中外臣庶封章翩時禁越職言事
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命韓琦安
撫陝西琦薦仲淹永興沿韓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又言

范雍節制無狀宜召范仲淹委任之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元昊陷塞門諸砦平
戎十策張方平趙元昊陷塞門諸砦執高延德以去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以示形勢范仲淹大閱州兵六將領之訓練堅
壁賊衆寡更出禦大興營田堡砦繕招流亡而通斥
堠小范老子甲兵全蕃漢民相踵歸業延州諸砦失守仲淹請自
行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今小范老子胸中
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大興營田修營堡招流亡通斥堠漢蕃之民相
踵歸其居慶地望也以警烽火任福攻白豹城元昊攻三川砦韓琦使任福
將領兵七千聲言巡邊至白豹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世衡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寬州樓因其廢壘而興之可固延安右勢

岍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還夏人屢爭戰且城鑿池得泉青澗爰營田商賈通貨利鄜州將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因鑿地得泉賜名青澗世衡知城事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無約請和元昊渝范仲淹以書諭昊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帝號盡臣節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乃自行邊韓琦行邊高平辨任福易敵哨鴿飛力戰敗死好水川韓琦行邊至高平縣元昊寇渭州琦乃命任福禦之上馬乞食者三日至好水川與夏軍遇得數銀泥合福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賊縱鐵騎突之福力戰而死好水川在平涼府分陝西以爲四路韓王龐范經畧

員戍兵畏籍無犯法橋子谷築寇路塞復築要害城十一延民以安亡地旋元昊陰誘屬羌助環慶酋長鄉道牽仲淹至部犒諸羌閱其人馬條約縣又據要險築大順任人無失有功績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戍兵十萬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命部將狄青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復於要害築十一城悉復所亡地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覺仲淹以詔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始爲中國用矣又據要險築大順城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橋子谷在延安府有事於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爲旰食元昊亦困弊知諫院張方平曰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崇天萬年曆行乾崇天萬年曆取行乾之意遼乘夏難來言地報聘增幣弼加褫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帝許增歲幣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曰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遂往以大名府爲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曰使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帝從之德用不戰服人遼詔王德用判定州時教士卒習戰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覘者歸告和議益決〇已上先韻韓范經畧陝西路心寒膽破邊人慕命韓琦范仲淹爲陝西路安撫經畧使二人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爲重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感恩畏威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孫復國子監直講經術宜在朝廷傳孫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富弼皆言其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爲國子監直講弼固辭翰林學士帝命富弼爲翰林學士固

辭不拜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元昊上書請和附元昊遣賀從勗至延州議和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鬚可療疾剪賜卿呂夷簡感風眩帝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如修何處得來顧初范仲淹貶饒州歐陽修等皆以直見逐攀邪目之曰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以爲君子同道爲朋小人同利爲朋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修論事切直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介作慶曆聖德詩復聞知介禍始固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害事務石介樂善嫉惡會夷簡罷相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罷夜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作慶曆聖德詩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害事也天久不雨焚香禱夙夜精心時雨澍天久不雨帝曰朕每焚香上禱昨夕忽聞雷起

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上欲下詔罪己。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元規藥石恨聞遲。孫沔上書言。呂夷簡當黜。忠言。廢直道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也。夷簡見書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諫官日赴內朝侍。詔諫官日侍內朝。從諫之心亦切矣。開天章閣引輔臣。給以筆札條對晤。范仲淹退上十事。明黜陟抑僥倖。覈精貢舉而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圃。修武備以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赴。弼主北事仲淹西。安邊十三策。弼數當世之務十餘條。小人於始不悅聚。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約以

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詔韓琦宣撫陝西。條宜先行七事。具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收民心。素備河北。與固河東。經營洛邑。星碁措。繼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度豐財利。且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遏謹入官。又去冗食。又陳四策。戰守注。韓琦條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遂召爲陝西宣撫使。又陳四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洛都。審定討伐之計。更定磨勘密於舊。用范仲淹言。詔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

議悉聽吉其法密於舊矣。蔭子法更貽謀裕。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河北雨赤雪飄飄。河東地震甫抒懷。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眚也。地震者陰盛也。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復御經筵暑不倦。勸講箴獻師民吐。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爲之世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詔天下州縣立學。科舉新法行之足。時范仲淹欲興學校。本行實。於是宋祁等奏。參考衆說。莫若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行科舉新法。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

十道。胡瑗湖州教授條。經義治事實學註。取其法著爲令式。訓人有法纖悉論。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詔下取其法著爲令式。海陵今揚州府。大封宗室富弼請。富弼請封宗室中賢者數人。蕃屏王室。威示四方。帝用其議。封德文允讓從諶從照爲王公。凡十人。封還內降杜衍屢。杜衍在樞密。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輙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詔戒以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元昊夏國王冊封。并昊丹巳與夏和。帝乃遣張子奭冊元昊爲夏國王。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拱辰喜一網打盡。杜衍婿蘇舜欽。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以妓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作傲歌。御史中丞王

拱辰聞之，乃諷御史魚周詢等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磨勘蔭子新法往。磨勘疎則官邪伏，任子濫則朝命輕。書罷，皆惜之之意也。科舉新法亦悉罷。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詔前所更令悉罷之。嫉惡太過吳育言吳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何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帝語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旱求直言賈吳免賈昌朝與育有議不協，時方祈雨，昌朝之罷，御史高若訥上言大臣暄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皆免。禱太乙宮卻蓋露帝出禱雨於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貝州王則據城叛彥博明鎬將則捕人涿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爲宣毅卒，據城以叛，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文彥博爲北宣撫使，明鎬副之，乾則於京師伏誅。衛士作亂擒而誅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親從官顏秀

等四人謀爲亂，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閉閣，遣人挈水隨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侍官，后皆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都知王守忠兵至，賊就擒滅。時政闕失方平請汰冗兵令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步手札問詔所不及備邊恤刑二事條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札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之事。元昊死又冊諒祚朝廷機會程琳誤夏遣使來告哀，議者請因其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嘆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一日無雲震者五殿中侍御史何郯論夏竦姦邪。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富弼青州流民護勸民出粟益

官廩廬舍十餘萬區蔡散處其人便薪水酒飯慰藉五日趣立法簡便周而盡褒勞加賞辭恩付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趣遣人持酒食餽慰，藉出於至誠。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知稼穡不易故汰減諸路兵爲民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帝從之。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又詔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儂智高反邕州招儂智高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以大慶殿爲明

堂大享天地赦書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帝欲今年季秋行大享之禮，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乃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大赦，百官皆進秩。外戚無得任二府張貴妃寵冠後庭，張堯佐以其伯父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侍御史唐介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詳定大樂秘閣置詳定大樂局於秘閣，召太子中允致仕胡瑗同定雅樂。州縣勿得獻瑞物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稱真御史子方時文彥博爲首相，唐介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閹寺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張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御其奏不視，且曰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憤激所至，鼎鑊不避，何辭於謫。遂貶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由是直聲聞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介字子方。○邈已上。狄青督軍討智高諸軍皆受節

度操。時儂智高寇擾日盛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令狄青上表請行自言曰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韓絳言不可用龐籍力贊可用且言號令必專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按斬陳曙軍令嚴。狄青至廣南令孫沔余靖之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鬭廣西黔轄陳曙乘青未至擊賊潰於崑崙關青乃按曙等以敗亡狀悉驅出軍門斬之

大敗智高籍道褒。狄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夕次崑崙關賊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縱橫開合部伍不亂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敵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

范祥陝西轉運使驗劵出鹽公私陶。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擢爲轉運使舊地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苦公私便之

抃不爲識面臺官。趙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汚不讀冊杭州貶。貴妃張氏卒追冊爲皇后知制誥王洙與內侍石全彬附會上意欲令孫汚讀冊汚曰陛下若以汚讀冊則可若以權審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出知杭州

至和元年京師疫碎通天犀和藥齊。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豈貴異物而賤百姓耶立命碎之

黑王相公乃復起。時王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遂拜樞使

孔子復封衍聖叨世襲及知仙源縣太常博士無擇號。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襲爲衍聖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故衍聖公之封始此仙源今曲阜縣

如鐵面御史趙清獻君子小人別白抃。小人有過當遏絕君子詿誤保全牢正人端士紛紛去不能諧事權要豪。趙抃諡清獻京師目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時吳充鞫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諧事權要耳由是充等悉爲召還

宦官宮妾不知名可充其選王素辭如是則有富弼耳彥博同相朝野歡。帝嘗問輔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文彥博與富弼同平章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已上家韻

李仲昌修六塔河關節不到包拯羅。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而大名鄆濮等郡往往受其害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歐陽修三上疏力諫不可行帝不聽 包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狄青不附梁公後。青爲人慎密寡言嘗有持狄梁公畫像獻之以爲青之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力請建儲范鎮麼。帝暴疾文彥博請建儲會疾瘳而止范鎮上疏曰昔太祖舍子而立太宗真宗養宗子於宮中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見帝面陳者三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修知貢舉文體變。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各出新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皆被黜擯出澆薄之士衆譁於馬首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

廣惠倉置諸州向。韓琦請留沒入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者謂之廣惠倉

間歲舉士明經置。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就若裁其數而屢更也於是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

元旦日食避殿那用牲於社澈爲非。正月朔日食帝避殿不御用牲於社知制誥張澈言社者

上公之神，羣陰之長。今反祠而請之，是抑揚扶陰，降尊服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更榷茶法商利多。自茶爲官榷，民私斛盜販皆有禁，至破産逃匿者。何鬲、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闔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以償邊糴之費，遂詔弛舊禁，仰通商利。月食幾盡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得幸者十人。詔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尤驕恣。御史中丞韓絳密以開，帝遂并出二人。邵雍辭召高尚呵。邵雍，河南人，慨然欲樹功名於世，書無所不讀。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著十餘萬言。留守王拱辰薦雍，授將作監主簿，後復補潁州團練推官，竟稱疾不之官。鑿二股河韓贄策。又并五股浚之它。河伯不惜天人力，君民財力盡成疴。自河決六塔，李仲昌敗，河事久無議者，韓贄言宜浚二股渠，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并五股河浚之，屢浚屢決，竭盡民力，君子深爲仁宗惜也。

王安石上萬言書。三司度支判官荷。王安石議論高奇，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法先王之政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患其不就也。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莫不喜悅。新唐書十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峨。事增於前文省舊，歐陽曾宋修之佗。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以司馬光知諫院，三劄五規語不磨。一論君德仁明武，二論御臣治無它。任官信賞與必罰，揀軍養兵三論敘。赦書害多而利少，此非國家善政訶。司馬光知諫院，入對，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軍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已上歎贊。一規保業二惜時，三曰遠謀陰雨思。四曰謹微五務實。光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政治當思患而預防也。帝深納之。安石[illegible]誤食釣餌悟，食旣，上以不情而非之。惟蘇洵著辨姦論。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數同修起居注，辭之至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上時政疏。常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盡而貞之。旣，上以其不情而非之。安石有重名，惟蘇洵著辨姦論，以爲必大奸惡也。胡宿顧惜大體持。胡宿爲副使，其人清慎忠實，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嘗曰：不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蘇詞。是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公亮咨，文學事問歐陽修，同心輔政朝廷治。策下，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王安石意轍右丞相，事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改命沈遘爲之詞。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朝廷稱治。乃立宗實爲皇子，慎靜恭默聖德比。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中外相賀。慎靜恭默，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進封鉅鹿郡公。賜諸路錢一百萬助糴常平倉粟支。詔天下常平倉不足以支四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仁宗崩於福寧殿，深山窮谷奔號悲。帝崩於福寧殿，皇子曙即位。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已上仁宗。皇太后權同處分宮省肅然紀綱施。帝得暴疾，后乃御內小殿垂簾，權同處分軍國事。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曹氏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及英宗偶疾違常度，左右讒構兩宮離。呂誨上書未釋然，琦修奏事

簾前祇溫成之寵處裕如。我心更切調護維。親慈子孝此常事。但恐事之未至玆、父母豈有不慈者。舜爲大孝獨稱宜。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讒間兩宮、遂成嫌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修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反不能容耶。琦又進曰、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我心更切也。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稱舜爲大孝、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不慈而子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張貴妃卒、追冊爲溫成皇后。講讀經史邇英閣、劉敞進讀史記辭。舜至側微堯禪位、孝友德光上下斯。英宗竦然太后喜、兩宮之疑漸釋遺。命侍臣講讀經史於邇英殿、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非有他

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韓琦欲太后還政裁決悉當深宮期。卽命鑾儀司撤簾。太后還政英宗司。琦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琦卽厲聲命撤簾、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作孝嚴殿景靈宮。作孝嚴殿於景靈宮、奉仁宗御容也。增置宗室學官。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之人、委侍讀官糾舉、若皇子規諫不從、亦聽以聞。帝嘉納之。增置宗室學官。韓琦坐於政事堂。守忠召立庭下。麾汝罪當死謫蘄州、空頭敕塡押行遣。初、仁宗未有儲嗣、內侍任守忠欲立昏弱以邀大利。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卽日押行、以爲少緩則中變也。日御經筵

講治術。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權罷、數月顧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刺陝西民義勇滋。司馬光力諫不聽。人民驚擾患斯貽。命徐億等往陝西諸州刺民手背以爲義勇軍。司馬光力諫、不聽。韓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後竟爲陝西之患。議崇奉濮王典禮。光珪禮稱皇伯卑準、封贈期親尊屬高官大國尊榮推。歐陽修引喪服記、禮無加爵典據誰。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王珪等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臣等竊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於是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復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未生之親、改稱皇伯、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又禮無加尊之道。帝乃詔曰、令

有司博采典故以聞。京師大水廬舍壞。人民畜產漂沒隨。詔上實封言闕失。京師大雨、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官爲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詔中外臣庶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閤宮、此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擧、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濮王稱親園廟垂。皇太后手詔、宜尊濮王爲皇大人爲后、皇帝稱親、卽園立廟。司馬光編年通志。龍圖閣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詔宰臣擧館職知。時水旱爲災、帝謂中書曰、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今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大臣薦擧、卽召試。因命韓琦等四人、擧士得二十人。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得賢、豈患多也。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禮部三歲一貢舉。三歲一貢舉。其法甚善。至今用之未改。方平進筆穎
王甚。時帝久疾。韓琦進言曰。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頴之。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
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巳上英宗。英宗崩。神宗
卽位。奎進治說三篇規。帝崩年三十六。神宗。英宗長子也。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
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君子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嘗起。及帝卽位。召之。安石不至。曾公亮曰。眞輔相材也。吳奎曰。安石所爲迂
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御邇英閣講讀。初御邇英閣。召侍臣
講經史。种諤襲夏嵬名山。韓琦經略。諤竄移。時种諤既受嵬名山
降。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誘楊定等殺之。朝議以諤生事。乃命韓琦經略陝西。貶諤於隨州。光初續
資治通鑑。御製序面賜書寵。司馬光初續資治通鑑。帝親製序。面賜光。令俟

書成日寫入。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熙寧元年正月朔。日食。詔言闕失。
差。當今理財最爲急。共宜留意節用養。正月朔日食。詔宰臣極言
闕失。帝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王安石
越次入對。擇術爲先至治爲。王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
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宜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
於君。宣祖太祖太宗子。皆擇一人宗封貤。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
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十一月。有事南郊。勿賜金帛。節
省維。古者祀天地於南郊。宋南郊在開封府城外。時執政以河溯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安石以韶爲奇謀。機宜文字管幹。王韶詣闕上奏。王安石以爲奇
謀。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介言安石難大任。好學泥古更變

恰以安石參知政事。經術以經世務。熙卿所設施以
何先。變風俗立法度爲。帝欲用王安石。唐介言難大任。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
若使爲政。必多更變。帝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對曰。經術
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制
置三司條例。設新法。頒行天下。儀農田水利與青苗。
均輸保甲免役募市易保馬方田役。相繼並興。福建
兒。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初。泉人呂惠卿與安石定交。事無大小
必與惠卿謀。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
賣鹽場罷通商。罷。置賣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自官鬻之。從薛向之請也。引經
進戒安石剌。上終亮陰。參知政事王安石引經進戒疏曰。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自強以赴

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蒙澤。臣之願也。范純仁進尚書解。初范純仁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
今治亂。可爲監戒者。純仁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願力行之。程顥
求言育材毗。程顥再調晉城令。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累召見。每退
必曰。欲常常見卿。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材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
之欲。勿輕天下士。帝曰。當爲卿戒之。定謀殺傷首原法。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
夫。及按問遂自承。請從減論。王安石以遵言爲是。司馬光謂謀與殺。豈可分爲兩事。得以首原乎。詔從安
石議。劉述封還其詔。貶述等六人。增置宮觀官員。帝以監司都守老不任職者。則
與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宮觀官。張載爲崇文校書。載少喜談兵。年
二十。以書謁范仲淹。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因勸之讀中庸。又反而求之六經。又嘗坐虎皮談易

一久與程顥程頤論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弗及也呂公著薦叔有古學召見問治道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韓琦請罷新法。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令所立條約與初詔相違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始以策試諸進士祖洽附會第一披。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至是試進士遂專用策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乃擬答進士策獻之覺疏國息得大意安石怒之廣德劇。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孫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爲之息安石覺之怒會遣覺行視青苗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熙寧時有三舍人敏求蘇頌大臨奇。王安石大喜李定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後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不由銓考驟除朝制封還制書並落職天下

謂之熙寧三舍人。立諸路更戌之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曰禁軍廂軍鄉軍蕃軍議者以更戌雖無難制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總隸禁旅盡屬將官。更定科舉經義任春秋儀禮廢不設。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姜潛撤榜舜俞欿陳留知縣姜潛青苗令下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無一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極論新法謫監南康鹽酒稅復上書言青苗法便議者笑之給學田增置教官率給十頃諸州。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率給田十頃復以春秋試貢舉。王安石常言春秋經爲斷爛朝報廢貢舉不以取士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王韶尸時議取河湟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洮河二州名。王雱崇政殿說書。王雱安石子也未冠著書數十萬言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著道德經鐵版鬻於市遂達於

帝召見除崇政殿說書。鮮于副使轉運不。時部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民貧地廣半此可矣帝是侁議因黜瑜擢侁爲副使部民不取青苗錢安石詰之侁曰民自不願豈爲強哉蘇軾以三難稱之利州在保寧府立太學生三舍法外舍不限員數彌優等內舍二百員升之上舍百員掎。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考優等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置邏卒察謗時政。置京城邏卒察時政者收罪之。蔡挺樞密副使而蔡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効然在位歲久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帝憐之命爲樞密副使市易務置於京師。自王韶倡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以爲與漢平準法同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

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呂嘉問爲提舉。經制蠻事章惇馳。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熙寧五年之九月少華山崩地道虧。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少華山在西安府。惇招降梅山峒蠻。梅山洞蠻蘇氏舊不通中國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歲輸盟安化縣。韶獲木征妻子私。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安石提舉經義局。詔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敦頤太極通書。伊周敦頤傳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得孔孟之木原程珦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灝頤往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學者稱濂溪先生復周制比閭族黨。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

罷和糴倉兩浙伊。罷和糴倉於兩浙。賈以援民也。始策武舉備禦侮。初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兜千收勇力之士。欲以備禦侮之用。帝從之。始策武舉之士。折二錢行諸路疵。王安石為政。始罷錢禁。國錢日耗。行折二錢。諸路通行。熊本討降瀘夷地二百四十里藩羅。熊本討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歲會財用出納數。時天下承平。每以財用不給。日久講求。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遼使蕭禧疆事。詔韓富文曾條議。琦言七事致遼疑。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彼見形生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

言朝廷豈有他意。以釋其疑。因遣劉忱如遼報之。大旱廣求言之直。流民圖上鄭俠進。命罷新法是日雨。以惠卿請復行。噫。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之。翰林學士韓維奏。當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滿秩入京。俠口青苗免役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監安上門。會歲饑。東北流民。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累累不絕。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且云。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罷新法凡十八事。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羣臣切齒。治其擅發馬遞罪。下俠獄。於是一切新法如故。木征賜名趙思忠。吐蕃木征閣河州。王韶選兵二萬人。乃直趨定羌城。斷夏國通路。焚賊八十帳。木征率酋長詣軍門降。送赴京師。帝大喜。賜姓名趙思忠。傳法沙門護法嘻。王安石執政六年。天下怨之。皇太后嘗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時帝弟岐王在側。因進曰。太后

之言。至言也。及鄭俠疏進。安石求去位。乃罷相。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初榷蜀茶罷制科。蜀之茶。一園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前此未有。神宗創而行之。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制策。即是制科。何必復置。於是聊。遂詔罷之。渾儀浮漏司天寘。大常丞沈括所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皆有論著。以括提舉司天監。作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成。立手實法民益困。立手實法。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使契丹圖沈括祠。遼人復遣蕭禧來致國書。訛蔚朔應三州分水嶺上並為界。沈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界地書。今所爭相遠三十餘里。乃使括行。括至遼。與議凡六會。竟不可屈。括在道圖其山川風俗。為使契丹圖上之。行奉元歷頒新義安石字說穿鑿耿。奉元歷。韓琦所造也。王安石以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主司純用以取士。又作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

附會。詔縝割地以畀遼。欲取姑與安石凝。東西失地七百里分水嶺界兵興詒。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星孛於軫求直言。帝以災異數見。詔求直言。王安石聞民間殊若新法。對曰。新寒暑雨。民猶怨咨。帝曰。豈若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交趾陷邕盡屠羅屠五萬八千餘口。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緘自焚死一家烈。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諡曰忠勇。章惇招降五溪蠻。章惇招降五溪蠻。詔築下溪城。賜名會溪。隸辰州。賦如漢民。司農鬻祠劉張追。司農鬻祠廟於民。宋微子廟皆在鬻中。劉贄往見張方平。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奏曰。微子宋始封之君。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唐張巡許遠孤城危敗。今若令承買實損

國體疏上。帝大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由是天下神廟皆得罷鬻。宦者李憲措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尼時蕃酋將鬼章聚兵洮岷帝遣內侍李憲乘驛往泰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章再上不聽河決澶州災國脈。自開在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都水監丞程昉以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文彥博言河勢變移未嘗增修隄岸今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彗出太微變象飾。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新蕨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也帝嘉納之。詳定官制寄祿格定百官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築隄扞河立之楷河復大決澶州詔令立之築隄扞之自大名至於瀛州立之作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四孟月朝獻景靈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段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武臣皆圖形兩廡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之永樂交兵死喪孳。給事中徐禧等既城永樂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白禧曰衆心已搖戰必敗。禧曰君爲大將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半濟擊之乃可以逞。鐵騎既濟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數里城遂陷禧等皆爲亂兵所害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光上資治通鑑紀三百五十四卷顧。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遂與劉攽等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以衰病乞閒聽以書局自隨於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上之降詔獎諭○巳上支亂神宗崩於福寧殿。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巳上神宗哲宗即位宣仁繼罷諸新法十餘事。哲宗諱煦神宗第六子。帝幼沖宣仁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出近侍尤無狀者二三人罷戶馬保馬市器匠物貨場免役免行保甲方田

關將新法十餘事皆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司馬相公言路先。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及神宗崩入臨衛士望見皆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以光爲門下侍郎。詔起司馬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途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孝子徐積粟帛衍。徐積事親孝朝夕必冠帶定省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授楚州教授賜以粟帛諡曰節孝。公著被召十事上畏天愛民修身緝講學任賢納諫言薄斂省刑去奢便無逸尤爲治道要同心輔政民懽忭。呂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民懽呼稱便。詔置諫官執政臣講讀經筵侍從參講官多以詞臣爲之。今參用言官及宰相蓋重其任也。鮮于侁一路福星。奏罷鐵冶海鹽衍。熙寧末侁已嘗爲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侁既至奏罷鐵冶海鹽民大悅役法可顧不可差。熟講緩行純仁見蔡京獨如五日約奉法如君光喜援。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公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政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顧而不可差范純仁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光不然之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知開封府蔡京悉改畿縣顧役。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顧爲崇政殿說書。程頤顥弟也治平元豐間屢薦不起司馬光等其疏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望擢以不次。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詔舉經明行修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一人以勉勵天下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

衆人進犯名教。必坐衆士。毋赦。命頤等修定學制。命程頤等修定條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爲先之地。置尊賢堂以延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制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春秋博士置員選。設博士官以通三傳者充之。選敎弟子員。錄人過不宜太深。純仁一言太后美。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罷成都之榷茶場。遣戶部郎中黃廉使蜀按察。廉請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從之。十科舉士其所薦。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司馬光奏曰。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節操方正。智勇過人。公正聰明。經術精通。學問該博。文章典麗。善聽獄頌。善治財賦。練習法令。凡十科。舉士。內外官闕。隨科授職。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舉主之罪。詔從之。禁用王安石經義。又

禁引用字說傳。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凡士子非安石新義不用。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引用王氏字說。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經筵善。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殿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殿上。以尊君爲說耳。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殿上坐講。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復賢良方正等科。復用漢法以鄉舉里選取人。尋罷之。洛黨蜀黨朔黨戰。洛黨以程頤爲首。光庭賈易洛爲緣。蜀首蘇軾。呂陶輔。朔黨劉摯梁燾擅巖叟安世皆爲首輔。朔黨者尤衆。纏各爲黨比。相訾議。熙豐諸子陰伺變。惟大防愨直無黨。祖禹師光不黨。延。哲宗以問胡宗愈。

君子無黨愈論練。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在朝。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問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用中立之士。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經義詩賦兩科薦。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詔立兩科。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詩賦論三題。夏人來歸靈州俘。還其四砦驕益眩。夏人來歸靈州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熙

豐舊臣邪說起。呂范畏之調停踐。蘇轍疏入止調停。君子小人紛紜孀。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用其黨。謂之調停。蘇轍面斥其非。上疏曰。君子小人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惟斷自聖心。天下幸甚。豐稷講無逸終篇。釋奠孔子再拜搢。帝臨國子監釋奠於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乃建小學於京師。釋奠之後遂建小學京師。示首善也。紹述先政楊畏牽。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望賜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用。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曾布上疏請改元。曾布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安石配享神宗奠。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詔進士專習經義。後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皆朝廷不可闕者。復改置宏詞科。追奪元祐諸臣偏老姦擅

國斥宣仁。壞名節矣。林希怙章惇欲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甘心焉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憤歎一日草制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惇欲盡殺元祐臣。許將對以本朝傳祖宗未嘗戮大臣。時章惇蔡卞必論元祐諸臣欲衆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對曰三代有之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編類章疏序辰慾縉紳士無脫禍者章惇遣呂升卿等案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請編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摭拾附著纖悉不遺而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火入輿鬼垂象電史占主賊在君側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得璽改元元符咸陽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賀禮改元元符。惇卞請追廢宣仁。二蔡二惇天下賊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帝取奏焚之明日惇卞堅請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事得寢二蔡蔡京蔡卞也二惇章惇安惇也已上哲宗上端王佶即皇帝位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忠彥入對四事該韓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息用兵太后納之。陳瓘上書論國是論邪恕爲定之元祐字罪安留均用。詔追復洵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從韓忠彥之言也。已上徽宗建中靖國元正朔流星有自西南角入尾抵距光燭地夕有赤氣東南據亙西方中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遲。任伯雨推證精詳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詔改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亙西

南中亙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曰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逆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京因童貫承旨捉供奉官童貫順承得幸前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之游貫附語言論奏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溫益欣然請相京起居郎鄧洵武上言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能助之圖以獻帝以圖示溫益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帝決意相京矣配享哲宗以蔡確以大奸蔡確從祀哲宗廟庭。貫製御器蘇杭州宦者童貫置局於蘇杭凡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民力重困。復貶元祐黨籍數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皆奪有差不得與在京差遣子弟無得京官卑人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安燾王覲豐稷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述先志禁元祐法講義司置都省詠蔡京一日得志陰托紹述之柄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義司自爲提舉法制屢變矣作辟雍於城都南詔天下貢士與學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黨人碑立端禮門百二十人書石琢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恆意乃籍宰執司馬光等待制以上官蘇軾等武臣王獻可等內臣張士良等凡百二十人刻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元祐皇后復又廢郝隨蔡京馮澥喔時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會昌州判官馮澥上言先帝既終后無單立之義陛下亦無立嫂之禮於是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黨人子弟禁至闕元祐學術

政事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自今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毋赦。詔童貫監洮西軍貫及王厚湟州握。蔡京復開邊命王厚安撫洮西詔以內侍童貫監其軍羌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遂拔湟州。頒京所書元祐碑刻石州縣聽事俾石工安民免鐫名恐於得罪後世覺。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錢有折二與折三當五又鑄當十較。自太祖以來諸路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以利惑人主始請鑄之。漢津定樂鑄九鼎禹引以身爲度濯取帝指三節三寸定鐘鑄鼎一代樂。漢津自言師李良陰陽術數推亂剝。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客劉昺引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鑄九鼎爲一代之樂制漢津自言師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曉陰陽數術嘗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坑冶金銀輸內藏。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大內災。安石配享孔子幄。辟雍初成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蔡京當國求美財師文發運糴本斲〇已上覺韻。效尤進獻本錢竭。儲積空而輸般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米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而輸般之法壞矣。重定元祐元符黨三百九人刻石灼。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於朝堂。京行結糴俵糴法盡括民財充數博。蔡京行結糴俵

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曾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京怒以私事竄嶺表。元祐黨人徙近地。徙之近地惟不得至畿甸。北方寶鼎水流躍。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以朱勔領應奉局花石綱事蘇州掠。搜巖敗藪道路目。篙工舵師倚勢攫。帝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勔之父朱冲密取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其子朱勔領應奉局及綱事指取內帑每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敗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用黃封表識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篙工舵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朱冲蘇州人。彗出西方長竟天。毀黨人碑復謫爵。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詔崇寧以來左降者存沒復其官盡還諸徙者。蔡嶷附京魁天下。蔡嶷以諸生試策阿附蔡

京得擢第一以所對頒天下對曰熙豐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靖國。八行取士立科拓。八行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八行即免試補太學上舍。貫復洮州京賜帶。撿校司空童貫樂。童貫復洮州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詔加貫撿校司空。陳禾引裾請除姦。留旌直臣禾貶落。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敢惜碎首以報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朝老詣闕論執中。以蚉負山任用錯。何執中代蔡京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解京相印天下鼓舞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大望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不聽。彗出奎婁貶蔡京。帝以彗出奎婁間令侍從官直言闕失中丞石公弼等極論蔡京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天人交譴假居私第乃出知杭州。商英

僕射商霖若時久旱彗星中天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童貫得志伐西羌遂欲圖遼請使託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貫以遼李良嗣來賜姓趙氏圖燕畧登萊涉海結女眞遼國可圖宜相約燕人馬植自言有滅燕之策童貫與語大奇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獻策曰本朝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圖燕之議自此始加貫太尉安石王加童貫太尉封安石舒王洞微先生志老純通妙先生王仔昔道敎仙經天下摸濮人王志老遇異人授以丹言休咎多驗號通微先生洪州人王仔昔隱於嵩山能道人未來事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敎仙經布於天下矣女眞阿骨打稱雄都勃極烈自號攡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眞酋長諸

酋次第舞阿骨打端立直視不從至是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猶言官長也政和之五年正月阿骨打稱皇帝作更名曰旻國號金阿骨打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稱帝遂於政和五年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於是國號大金更名旻改元收國陷遼黃龍混同度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遂克之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西作明堂臨丙近東有星流出於柳傀其色赤黃而有尾宗廟有喜建室恪作明堂臨丙方近東有星流出於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稱賀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生著立道學兮集道史會道士於寶籙閣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去爲道士善妖

幻往來淮泗間帝訪方士徐知常以對即召見賜號通眞達靈先生及問其言立道學郎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敎爲紀志賜名道史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以便齋醮之事改都堂爲公相院正公相位三省詔蔡京三日一朝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總治三省正公相位親蒞玉清和陽宮玉帝徽號太上烋開天執符御曆尊含眞體道昊天祐洞天福地宮觀修塑造聖像在在廓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夏寇涇原靖夏城繞騎踐城穿壕薄城陷屠殺民人去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靈素講經大齋惡千道會費錢數萬敎主

道君道籙諸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敎主道君皇帝有星如月向南行星如月乃小變爲大南行者南侵之象也馬政浮海約金搏預請燕雲致書金金報夾攻得者各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致書金主後金來報書曰所請之地今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不在分割之議改佛號大覺金仙許入道依道士服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帝改佛號爲大覺金仙僧爲德士易服色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取燕雲祿是時朝廷會金以圖燕陳堯臣繪遼主像歸言於帝曰望之不似人君宜速進兵幷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取燕之計決遂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以取燕雲龍見京師茶肆坊兵士取而食且嚼七日大雨水滔滔城外水高十丈

漢。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

黼攸預宮中秘戲，攸勸徽宗歡娛學苑囿做浙爲白屋，秋風靜夜禽獸讙，識者知其不祥兆。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帝，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帝深納之。因命苑囿皆做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輔諫微行柳州縛。帝數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帝以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遂編管柳州。初，輔知必獲罪，乃召子紳來，付以家事，及貶，怡然就道。

楊時秘書蔡京薦。楊時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號龜山先生。蔡京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馬政如金歲幣聘。金主以手札付趙良嗣，議夾攻遼，帝使馬政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契丹，已差童貫。歲幣之數，同於遼。

加梁師成爲太尉，都人目以隱相格，黼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語附躩。加內侍梁師成太尉，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於時天下禁誦蘇文，而軾之文乃稍行。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

睦州清溪方臘亂，誅勔爲名萬衆斫。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睦歙等州。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倘卻。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局及御前花石綱，吳民大悅。

淮南宋江掠京東，叔夜誘戰江降絡。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徑趨海濱，叔夜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火焚其舟，擒其副賊，江乃降。

黑眚大見於禁中，洛陽畿內黑漢礴。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其形如龜，黑氣乘之，多在掖庭及內殿。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

童貫帥師以應金。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乃以蔡攸副童貫勒兵十五萬以應金。

敗績白溝班師寞。童貫進兵擊遼，敗於白溝，詔班師。白溝在河間府。

宋昭言遼不可攻，金必敗盟爲患瘼。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等。

高麗醫還以歸報。高麗王俁卒，子楷立，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遼兄弟之國，女真虎狼耳，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

藥師敗績軍聲索。劉延慶與遼戰而敗。郭藥師曰：蕭幹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得奇兵五千，城可得也。幹領精兵三千還燕，巷戰，藥師敗走，僅以身免。

郭藥師敗遼蕭幹。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敗之。詔加武泰軍節度使。

萬歲山成艮嶽。政和三年，書作萬歲山，至是歷六年始竣。更名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帝自爲記，以山在國之艮故也。

金使來歸地定盟，代稅緡錢百萬酌。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乃請遣趙良嗣再往，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悅，遂使銀朮可等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定盟，帝曲意從之。

燕京六州唯空城，海上之盟死後莫。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藥韻 巳上

遼張瑴以平州歸，新與金盟失懽

機。遼張瑴以平州歸宋。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不聽。○禁傳
習元祐學術。中書言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
蘇軾等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幸王黼第觀芝。黼。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求黼
第。至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以還。是夜幾至生變。明日人心始安。○金主旻
死。乞買立。金主旻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幹離不襲平州。飛金責納
叛。欲攻燕。殺瑴。父子函首。擲燕之降將。皆解體。金人
遂用興師。威。金幹離不以納叛來責。欲以兵攻燕。詔王安中以張瑴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殺
之。函其首。并殺二子與之。自是燕之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用此興師矣。○蔡京復領三省
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蔡京。帝從之。詔復領三省事。○女子生髭。男孕希。都城
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男子孕而誕子。○遼主至應

州城東。婁室獲之。遼亡。諡。大石又興為西遼。五主七
十六年。幾。遼主趨黨項。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所獲。遼遂亡。耶律大石西行至起
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又興為西遼。五主七十六年。○宦者童貫封郡王。帝援神宗遺訓。
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王爵。宦者封王。始見於此。○以復行元豐官制。依。詔復尚書
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萊夫。至宣
德門下。且詈云。太祖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乃於獄中盡之。○金將分道入寇
識。既獲遼主。決意南侵。詔諳班勃極烈斜也等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等自平州入燕山。○傳察使
金不屈死。太常少卿傳察使金境上。遇幹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
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師道兩河制置使。師道致仕。金人南下。召之。師道聞命即
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進。○粘沒喝陷朔代州。童貫逃歸太
原。圍李翼被執罵賊死。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遣童貫往受地。粘沒喝責
以渝盟納叛等事。貫欲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
嘆曰。童太師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
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藥師降金。燕山秋。梁方
平師守黎陽。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藥師遂降金。取燕山。詔內侍方平帥衛上守黎陽。○天
下勤王不吝非。金兵日迫。宇文虛中曰。宜先降詔罪己。令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天下
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卽命虛中草詔。帝覽曰。今日不吝改過。卽便施行。○徽宗傳位因
金難。教主道君太上皇。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上疏。曰。今大敵入攻。存亡在呼吸
間。若假皇太子位號。守宗社。收將士心。天下可保。○帝下詔傳位太子。上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已上徽宗。○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當據除外患。誅鋤內姦。祖宗之地不可尺寸與
人。故拜是職。○陳東伏闕上書輝。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

李彥朱勔。六人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金入相濬。方平潰。小舟渡河
無人識。金人入相濬州。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既而師潰。金人取小舟渡河。笑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濬州今大名府濬縣。○道君犇亳至鎮江。
帝聞斡離不濟河。以蔡攸奉上皇東行避敵。如亳州。至鎮江。○李綱留守戰守所遣
督諸道兵入援。宰執議請帝幸襄鄧以避敵鋒。李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俾使治兵。願以
死報。乃以綱為留守。既受命。力陳不可出幸之意。帝感悟乃止。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天下勤王兵者
入援。○幹離不據牟駝岡。攻宣澤門。綱敗之。李梲使金和
議。金索賂要質且割地。邦昌邦彥計議遣。時金兵圍京師。據牟
駝岡。帝從李邦彥割地請和議。命李梲使金軍。是夜
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至旦始退。後梲與金使
偕來。索賂要質。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帝括借
都城金銀倡優家財。稱金為伯。宋為姪。割地遣質。一

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質以求成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得以久留馬忠敗金順天門。金騎大掠順天門城下部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敗之西路稍通援兵得達勤王兵集，金稍微。師道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殲之。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集汴京金人稍北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平仲貪功兵敗走。金復圍汴，更質樞。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營金人迎擊兵敗懼誅亡去金復圍汴城且使王汭來責更召他王爲質康王構、張邦昌還。金人先立張邦昌爲宋帝至是罷而遣之三鎮地界金人驕。斡離不知宋有備，不俟幣足，退師稀。○已上微韻師道請乘半濟擊，不許，必爲國患的。宇文虛中復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不聽

浪子宰相邦彥免。李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老將師道兵柄析。中丞許翰言种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取士禁用老莊語。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焞不欲留，和靖迴。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策有詆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告頤曰不復應進士舉矣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金兵纔退便恬然，李綱獨憂宣撫覰。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及太原圍急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乃以綱爲宣撫使或謂綱曰欲緣此以去公耳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天狗星隕聲如雷孛出紫微數丈適北拂帝座掃文昌。提舉醴泉觀譚世勣奏垂象可畏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綱方集兵，詔罷叙。李綱方欲合兵親率擊金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

集議三鎮之棄守。何㮚建言根本惕，不割亦來，割亦來，皆吾赤子，忍棄敵。集從官於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音栗金人復至，遣講和，和雖佯許，攻畧歷好問請亟還奔衝，諸將因和皆閉壁。金人復至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呂好問請亟集涇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疏入不省師道疏請幸長安。大臣爲怯，召還閒。种師道揣敵必大衆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而卒詔康王復如金師。宗澤迎謁遮道逃。汪伯彥請王如相。岳飛見王，承信機。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願王勿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爲金留王不宜北去會金遊奕日蹤跡王所在汪伯彥請王如相初相州湯

陰人岳飛家貧力學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至是見王以爲承信郎傳使成忠郎郭京六甲正法禦金鑰。孫傅訪得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議者危之李回之師潰河上。潰者不戰而敗也回師至此宋亡矣天吉來議疆界羅。詔許以兩河界之。金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聶昌以兩河界之金師次於京城壕。援兵皆爲唐耿遣。城中惟有七萬兔。金師次於京城下時援兵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張叔夜帥師入衛。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言楚詰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郭京敗遁。京城陷。金人攻亟何㮚趣郭京出師京敗而遁金師遂登城城陷○已上錫韻欽宗親往青城降，被留二宿，乃還。何㮚如金師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帝如青城粘沒喝軍留二宿乃還金遣使來索金幣，再如青城易

服扛。李若水劉韐死節。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與何㮚李若水等復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金人曳若水出擊之，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嘆曰天無二日，寧有二王哉。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南朝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資政殿學士劉韐至金營，欲相之。韐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宗澤敗金衛州撞。副元帥宗澤以孤軍進至衛昌，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敵人大敗。大風雷雲霧四塞。天戒昭然，宋之君臣可以鑒矣。金廢徽欽庶人，脫皇后太子如金師。時帝如青城，粘沒喝留之不遣，兇廢帝及太上皇為庶人。時吳幵等督脅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孫傅曰吾為太子傅，當死從之。幵音堅。○已上欽宗。議立異姓邦昌，逢金立邦昌為楚帝。風霾日暈無光，虜金以徽欽宗眷去。金人遣吳幵莫儔入京，議立異姓王，時雍援知敵意在張邦昌，乃以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張浚

趙鼎胡寅皆不書名。金主立邦昌為楚帝，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是日風霾日暈無光，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元祐皇后居禁闥，奉迎康王於濟州。宗澤書請康王幢。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乃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宋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於濟州。王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澤復書謂大王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王然之。北宋九主，南宋續，一百六十七年椿。北宋自太祖至欽宗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宋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即位南京，號南宋。○已上江韻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四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五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門人

南宋紀

高宗構 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年二十一而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五十六而內禪，又二十五年崩，壽八十一。秦檜擅權。改元者二：建炎四年，紹村元年即南京之二年。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眘 太祖六世孫，僖另之後，秀王偁之子，母張氏，生眘於秀州。高宗無子，育為皇太子，受禪在位二十七年而內禪，壽六十八。改元者三：隆興二年，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

光宗惇 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受制于后，葬永阜陵。改元者一：紹熙五年。

寧宗擴 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韓侂胄史彌遠專權，葬於會稽之永茂陵。改元者四：慶元六年，嘉泰四年，開禧三年，嘉定十七年。

理宗昀 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寧宗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專權。改元者八：寶慶三年，配紹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熙四年，淳祐十二年，寶祐六年，開慶一年，景定五年。

度宗禥 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姪也，初封忠王。理宗立為皇太子，在位七年，壽三十五，荒于酒色，拱手權奸賈似道專政。改元者一：咸淳十年。毗

恭宗㬎 度宗次子，立方四歲，謝太后攝朝，賈似道專權。自乙亥改元，至丙子三月，在位二年，甫六歲而元兵執之去，封瀛國公。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十月學佛吐蕃，二十八年辛卯全

太后母子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十二月宣政院請免其租元文宗天曆二年九月帝全太后田爲大承天寺業至順元年二月市瀛國公田爲大龍翔寺業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五月從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與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或曰元順帝實瀛國公遺種改元者一德祐二年紀

端宗昰 度宗庶長子恭宗庶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就恭帝北行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自丙子五月至戊寅四月在稱號三年爲元兵所迫崩于嶺南之碙州改元者一景炎三年紀

末帝昺 度宗末子端宗弟也自戊寅五月至己卯二月在位二年元兵迫于厓山陸秀夫負之同溺于海年九歲改元者一祥興二年紀

南宋九主一百五十二年

通北宋南宋共十八主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以降徽欽行。

南遷高孝光寧理。度恭端昺運祚傾。

前宋一百六十七。南宋一百五十二。

除前十六年爲唐。實統三百三年是。

宋仁宗寶元元年戊寅。李元昊僭稱皇帝國號景宗改元 天授禮法延祚十二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李諒祚繼李元昊號毅宗改元。 延嗣寧國一年。天祐垂聖三年。福聖承道四年。都七年。 拱化五年。成

宋神宗熙寧二年己酉。李秉常繼李諒祚號惠宗改元。 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年。大安禮定一年。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李乾順繼李秉常號崇宗改元。 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七年。正德七年。大德五年。

宋高宗紹興十年庚申。李仁孝繼李乾順號仁宗改元。 大慶九年。天盛二十四年。

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李純祐繼李仁孝號恒宗改元。 天慶十三年。

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李安全繼李純祐號襄宗改元。 應天四年。皇建一年。

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李遵頊繼李安全號神宗改元。 光定十二年。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李德旺繼李遵頊號獻宗改元。 乾定三年。

宋理宗寶慶二年丙戌。李晛繼李德旺號末主。二年而亡於元。

附歌

宋初已共遼爲患。何意西方夏復興。

夏祖黃帝昌意後。元魏拓拔思敬生。
入唐討巢賜姓李。入宋繼遷子德明。
兩世封王開夏國。生子元昊都銀靈。
宋當仁宗庚寅際。稱制廟號景宗帝。
毅宗惠宗崇宗傳。仁宗恒宗襄宗嗣。
神宗獻宗末主晛。自從稱帝共十主。
附遼附宋又附金。一百八十有九祀。
若加為王庚寅箕。二百四十八年數。
先後一十二國主。二百三十七年度。

通鑑韻書南宋紀目卷之二十五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五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南宋紀

紀韻凡十三　御　質　隊　魚　宥　敬　禡　麻　職　文　哿　震

金人執宋徽欽去。徽宗神宗子。爲金所擄。欽宗徽宗子。在位二年。而陷於金。高宗即位應天處。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潛善爲中書侍郎。伯彥同知樞密署。即位之始。用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初政可見矣。封邦昌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御。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以李綱爲左僕射。李綱爲羣小沮抑。棄而不用。高宗即位。召爲右相。故能成興復之功。王業

艱難好問恕。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修正宣仁聖德事。章惇蔡京等議廢立。誣及宣仁后。詔修正宣仁聖德皇后事迹。論治主和誤國罪。論嵩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等於遠州。金陷河中及解絳慈隰諸州皆失據。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宗澤陳興復大計。潛善沮之襄陽除。宗澤見帝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以澤知襄陽府。遣張所按視陵寢。所還陳言五利著。言黃潛善之奸邪。乃貶所於江州。預。帝即位。遣張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方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決意邊防。五也。帝欲用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乃貶所於江州。李綱十事仰高宗。一議國是專守禦。二議巡幸

三赦令。四議僭逆邦昌庶。五議僞命。六議戰。七曰議
守。措置虜。八議本政。九久任。十議修德。中興助。翌日
班綱議於朝。僭逆僞命留中汨。李綱至行在。言昔唐明皇相姚崇以十事
要說。臣亦以十事進。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
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
可議大舉也。二曰議巡幸。謂車駕宜至京師。見宗廟
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
前以張邦昌僞赦爲法。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
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
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曰議僞命。謂國家
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命者。不可勝數。昔
肅宗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
政久廢。宜一新紀律。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
猾。勢必復來。宜沿河江淮措置防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宜一歸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
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久任

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
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翌日班綱議於朝。
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安置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與
李綱以所議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帝頗感動。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
潭州。并其黨王時雍等。詔諸路訪死節臣。劉韐。若水。安國等。詔諸
路訪死節之臣。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
在內劉韐。李若水。在外霍安國。各加贈卹。沿河江淮
立帥府。從李綱之請。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置軍九十六
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千七將。造舟江淮諸州。張慤民兵精詳曙。張慤請因唐人
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遣道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
農。謂之巡社。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
之及。淵聖皇帝渡白溝。叔夜死之。忠文茹淵聖靖康帝尊號。白溝在
涿州新城縣南。宋與遼以是爲界。張叔夜北遷。道
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扼吭而死。謚忠文。以

宗澤留守東京。撫循軍民。修治疏累。表請高宗還京。
決意東南不報語。岳飛有古良將才。宗澤奇之。威名
藹。李綱言。綏服舊邦。非宗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澤威望素著。及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累表請帝
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才也。飛由此知名。詔
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助國欽。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
於是請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陳東歐陽澈上書。
潛善激怒誅斬遽。殿前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極
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遂斬於市。潛善伯彥抑澤奏。李綱條上五事。其一
言潛善伯彥贊南幸之非。前後建議。輒爲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笑以爲狂。李綱竄於鄂
州。居王倫爲金通問使。竄李綱於鄂州。以王倫爲金國通問使。鄂州。今武昌府。

知濟南府劉豫覰。以劉豫知濟南府。澤再請車駕還京。降詔
擇日不果踞。宗澤再請車駕還京。上疏曰。陛下及此時還京。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
聖。使天下知孝弟。乃降詔數日還京。而竟不果。定詩賦經義試士。勿先進卷
至公詮。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試士法。故事廷試
士。名先以卷奏。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自今勿先進卷。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如洳。東京留守宗澤卒。澤大舉伐金。二十餘奏。每爲黃汪所抑。憂憤成疾。嘆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已上御題子砥遁歸北
事悉金講和以用兵實吾國歛兵以待和勢不兩立
終難詰。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勢
不兩立。遂命知台州。徽宗昏德。欽重昏。徙之韓州。乞買出金主吳乞

買廢上皇爲昏德公。靖康爲重昏侯。從之韓州。楊粹中死難濮州。金粘沒喝取濮州。楊粹中被執不屈而死。劉豫降於撻懶。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斡離不取大名府提點刑獄永死叱。金斡離朶取大名府。郭永罵不絕口。斡離朶怒并其家屬殺之。汪黃笑張浚過計。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左右僕射。時金兵橫行。二人皆不上聞。張浚極言必來攻。請豫爲備。以爲過計而笑之。張復死難徐州失。金人陷徐州。張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粘沒喝入天長。高宗奔馳渡江疾。汪黃方共聽浮屠堂吏呼之蒼皇逸。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帝乘騎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二人蒼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天長屬鳳陽府。張浚帥師次平江。江東安撫顧浩括。詔吏部侍郎張浚帥師次於平江府。以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平江。今蘇州府。苗傅劉

正彥作亂。張呂世忠勤王一。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唐履等。劫帝傳位皇子旉。隆祐太后臨朝。張浚呂頤浩韓世忠會師勤王。世忠舉酒酹地曰。誓不與賊共戴天。合兵進討。帝復位。召浚知樞密院事。解所服玉帶賜之。世忠獲苗劉送行在。受誅。帝手書忠勇二字。揚旗以賜世忠。禁內侍干預朝政。禁內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浚往陝蜀宣撫帥。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請身任陝蜀之事。以浚爲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洪皓充金通問使。不肯仕豫冷山尼。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願就鼎鑊。將殺之。旁一校曰。此忠臣也。得流冷山。尼音曬。止也。久雨常陰。詔罪己。遂罷安石配享弼。時久雨常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己。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托紹述之名。遂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浚誅范瓊子羽成。初二帝北遷。瓊之謀居多。張浚宣撫川陝。與劉子羽謀誅之。將都杭州臨安秋。[illegible]

州爲臨安府。將都焉。林勳本政十三篇考古證今思慮審。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今宜倣古井田之制。其說甚備。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證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浚次襄陽分屯兵。張浚大於襄陽招兵。分屯襄郢唐鄧。杜充發汴。飛諫紬。帝以左右不可無相。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劉光世皆受節制。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矣。充不從。紬音出。胡寅疏以七策進。一罷和議修戰佶。二罷行臺別緩急。三務實効虛文窒。四大起兵以自强。五都荆襄根本質。六選宗室分建使。七存紀綱國體律。書言切直。罷之外。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帝既遷。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及敵騎乘虛。匹馬南渡。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以七策。書凡數千言。呂

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於外。佶音吉。正也。杜充韓劉分備率。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劉趙腥。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爲隨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興元。今漢中府。築壇拜端。軍士懽。曲端與敵屢角。欲仗其威勢。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軍士懽聲如雷。趙立轉戰威勇伕。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此之選戰者。鼎陳戰守禦三策經營大業進取述。趙鼎爲御史中丞。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鼎言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淮湘。而下瞰京洛。宜以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朮入建康府。時江浙倚重杜充。兀朮乘充無備。渡江入建康。率官屬降。航海策進朙州驛。帝奔明州。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帝然之。明州。今寧波府。金陷越州

冠明州沂中迎戰高橋扶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楊沂中迎戰於高橋
敗之扶音尺擊也岳飛敗金於廣德岳武穆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
金兵相謂曰此岳將軍軍也爭降附之廣德州名金陷明州屠民卒襲帝於
海走溫州金人陷明州屠其民以舟師追帝三百餘里弗及走溫州婁室取陝屠
戮溢曲端不救李彥仙金婁室率衆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李彥仙意氣如常張
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彥仙力盡城陷投河死世忠敗金江中颺此
間形勢只金山龍王廟者敵登必乃遣蘇德將百人
伏於廟中欽威畢百人伏廟下岸側江中鼓聲岸兵
率廟兵繼出合擊之果有五騎趨廟室廟中伏兵先
聲鼓只獲金人兩騎戍一人紅袍玉帶馳既墜復跳

兀朮櫛既而接戰大江中世忠妻執桴鼓麾擄金之
龍虎大王兀朮窮蹙哀請恤閩人王姓教舟戰火箭
射蓬官軍聖韓世忠大敗金人困於江中謂諸將曰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
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
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二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
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乃得之也既而接戰江中兀朮數十合世忠妻親執桴鼓擄金人之名龍虎大
王彼勢窮蹙其情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可以相全金人見海舟乘風如飛謂其下曰[illegible]軍使
船如馬奈何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楫以火箭射著蓬世忠師潰金人焚建康而去
岳飛敗之靜安律金人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靜安在應天
府城東北金徙徽欽五國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

挑栗梨麪等獻二帝於五國城始知康王即位焉朱墨二史辨誣吉召范冲重修神
宗哲宗實錄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偽益
著矣○已上質韻金立劉豫齊帝佩世修子禮於金隊金立劉豫
爲齊帝世修子禮於金張浚違衆戰富平軍潰關陝大震再張浚
聞兀朮將至召五路兵與金婁室戰於富平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
劉子羽亦力言未可不聽諸軍皆潰關陝大震金縱秦檜還於宋南自南分
北自北朝士多疑范李薦朴忠過人高宗昧秦檜爲
禮部尚書秦檜首倡和議放撻懶遣之使還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航海見帝又言如
欲天下無事須是南是南北是北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荐其忠帝謂輔臣曰檜朴忠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浚守興州子羽誨子

羽單騎召亡將軍勢復振衆相藏吳玠扼險和尚原
師古聚兵岷州槊孫賈兵於階成鳳以固蜀口與金
對時張浚輸重焚棄將士散亡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今不堅守
而俯處夔峽與關中聲援不聞進退失據當留駐興州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可以補前愆
耳諸將無敢行者子羽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將大喜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
吳玠扼險於鳳翔天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天水軍孫偓賈世方等聚
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知民苦定差役法帝在河朔
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即至破家及即位乃定差役法秦檜參知政事
代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張浚江淮招討使岳飛副浚鐵山賽
李成陷江淮諸郡以張浚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大敗成於樓子莊於是浚軍有鐵山之號作大

宋中興玉寶高宗嗣統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作中興玉寶寧無愧於心耶。岳飛招降張用張用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浚奏飛功第一檜言二策聳動人無相難言相位賚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以爲尚書右僕射。復修日曆即命藻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有特敕記有起居注謂之日曆今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玠璘敗金金人退吳玠及其弟璘大敗金人於和尚原不意中流矢鬄其鬚髯而遁鬄音剃。初置見錢關子交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召商人入中以給軍實。講殿初御臨安遠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臨安府名。金以陝西與劉豫中原地盡屬於豫矣。劉麟發掘塚墓倍劉豫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

凡平涼墳墓發掘殆盡民不聊生。育太祖後於官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秦王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戒石銘頒州縣載須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安國時政廿一篇。尚志所以立本內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懿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又五者帝王能事畢。不識檜奸文若配初召胡安國爲中書舍人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尚志以立本正心以決事養氣以制敵宏度以用人寬隱以明德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帝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點句正音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頤浩專政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黃柑遺敵來何速。吳玠引兵援劉子羽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將將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曰爾來何速耶遂

悉力攻關玠軍潰。仙人關下玠璘耐吳玠吳璘與金人戰於仙人關大敗之。精忠岳飛平彭友岳飛大敗盜彭友入見帝手書精忠字製旗以賜之。大聖天王楊太稱楊太又名么僭號大聖天王諸統制王燮代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李成陷襄陽六郡岳飛制置恢復郢王貴長鎗擊成騎牛皐騎兵擊步鐃破李成而復六郡李成既陷襄陽六郡又欲趨浙與楊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劾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飛笑曰如此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遁襄漢悉平郢音可切迫也。營田之議自是溉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行營田之議以圖深入。○巳上隊韻五陣設伏二十餘背嵬軍勢金威鋤韓世忠親提騎兵以當敵騎師上馬復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又命背嵬軍各持長鎗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高宗親

將平江次與求力贊鼎議舒。帝親總六師次於平江府決戰沈與求力贊之。趙鼎曰累年退縮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李綱疏陳守備宜淮東荊襄三帥如淮東西帥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諸荊襄之帥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除川陝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於斷以必爲趨機會攻戰之利莫大與退讓之策不可再賜詔褒諭不用獻趙鼎奏金人雖逃歸尤當博采羣議爲善後之計李綱上疏曰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必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其守備之宜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爲屏蔽今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

於是大槩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且退避之策，可暫不可常，可一不可再。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鼎浚並相歡相得賢者慮深惟愉樗

是時鼎浚相得甚歡。及將爲相，頒稗聞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之。

作太廟於臨安府

從江端友之請也。建明堂，立太廟，將以臨安爲久居之計矣。

徽宗卒於五國城

年五十四，崩於金之五國城。宋弁在燕山爲文祭曰：數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鬚之莫逮，淚灑冰天。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責。

建國公學資善堂范仲朱震贊讀胥

封皇子瑗爲建國公。趙鼎請就資善堂聽講，且薦范冲兼翊善，朱震兼贊讀。二人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見瑗，退而言曰：社稷得人矣。

飛破楊么於洞庭因敵用敵捷音書

岳飛受命討楊么。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遂降。飛單騎撫其部，復遣佐至湖中，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因敎將所敵兵，八日而捷書至。

張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坐隅儲

召浚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

金胡沙虎伐蒙古

其人勁悍能夜視。金命胡沙虎伐之。

張浚撫師淮上茹

張浚撫師淮上，命飛以圖中原，且日此君素志也。

岳飛連戰復蔡州

飛至伊洛，杜梁興等歸之。飛復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于蔡州，克其城。

請進恢復中原渠高宗不許飛乃還

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於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世忠敗金淮陽且

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

鼎浚不和由呂祉間去浚留底蘊攄

趙鼎言：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及浚還朝，鼎請回蹕臨安，浚奏建康中興根本，宜幸之。議事相異，帝多從浚議。

進拜岳飛爲太尉張浚忌飛之隙始獸

岳飛少事張俊，爲列將，一旦進拜太尉，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

論恢復秦檜忌議違張浚又忌沮

岳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與浚忤，卽日上章乞終母喪，遂歸廬山。

瓊叛浚悔違飛議

副統制酈瓊以衆叛，降於劉豫。張浚始悔不用飛言。

浚去鼎相檜憾初

酈瓊叛，呂祉死，浚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

胡安國進春秋傳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胡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傳心之要典也。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以成其志。至是上之。

定都臨安彗星噓

帝定都臨安。七月，彗星見。臨安卽今杭州。

趙鼎譽檜敦復憂

趙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獨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檜專和議如淵據

秦檜言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使擊去諫和議者。

士㒟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言徐萬世不可忘此賊秦檜患之燾貶疎

遣士㒟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曰：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萬世不可忘此賊。秦檜患之，遂貶燾知成都府。

世將不改吳玠舊推誠共濟國事紓

胡世將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曰：朝廷遣來者，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舊，各推誠心濟國事可也。〇已上魚韻

金人敗盟復入寇寧至覆國浚不售

金撤離喝背盟入寇，秦檜懼甚，令給事中馮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須以戎服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吳璘敗金於扶風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敗金人於扶風，復其城。

劉錡順昌捷功懋南朝用兵非昔比浮圖拐子盡捐昧

金人敗盟南下，劉錡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陷。知府陳規問計，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節。且敵營甚邇，兀术又來，吾軍一動，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兀术至城

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時兀朮
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雖
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爲銳軍所殺銳雖
以寡禦衆能以邀待勢故能成功奏郾昌之捷兜牟
帽也俗謂之鐵帽牟一作鍪 使若虛諭飛班師 秦檜力主和議奏遣李若虛詣飛軍
諭吉班師 次翁賛檜姦言奏 金人敗盟王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日事有小變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深然之檜德其言 飛敗兀朮於郾城兩河豪傑爭輻
輳百姓載糧饋義軍兀朮將謀棄汴走書生叩馬兀
朮前權臣在内功難就少保不免何功成十二金牌
誰敢留哭聲振野從如市十年之力一旦覆 兀朮兵通郾城
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戰凡數十合兀朮夜遁
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大行忠義兩河豪傑期
日興兵與官軍會父老百姓載粮糧以饋義軍金人
嘆日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飛大喜

通鑑韻書 卷之二十五 南宋紀 十二 玉極堂

詔其下日直抵黃龍與諸軍痛飲耳初兀朮敗於朱
仙鎭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日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
於是飛一日奉十二字金牌憤惋泣下民遮馬慟
哭聲震野飛東向再拜日十年之力 檜力主和收兵
癈於一旦黃龍在遼東開元城外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罷韓
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 柄 詐德廟祀臨安
立祚德廟以祀晉趙武及程嬰公
孫杵臼韓厥特褒其存趙後也 繆 王居正成楊時
志詩書周禮辨學授三十九篇共時書三經義解同
進后二書行之於天下王氏之學不復讀 王居正之學根據六
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日子成吾志
居正亦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二書行天下不
復言王氏學 飛立顯功張俊忌俊附秦檜鑄𦘕詬遂罷岳
初飛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浚不能平
且密間飛於檜兀朮遺檜書日必殺飛始
飛奉朝請

可和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万俟卨等交章論飛 吳
遂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万俟卨音木其卨音屑於
璘壘陣戰氣驟 吳璘聞金合五萬兵屯劉家圈請於
切世將石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日
有疊陣法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
秦檜矯詔下飛獄張浚寄誘王
俊嗾誣掠張憲無所指盡忠報國飛背扣何鑄察冤
自秦檜檜乃改命万俟卨使于鵬孫革等詔飛受
詔逮遷疾傳會成獄莫須有 檜欲殺飛開飛統制王俊善告訐以姦貪爲
張憲所押於是檜俊謀妄言張憲據襄陽還飛兵柄
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書檜矯詔召飛父子就大
理獄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飛裂裳以背示
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冤白
之檜檜乃改命万俟卨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
亡其書中探報以動朝廷又誣飛受詔逗遛傳會成
獄韓世忠心不平詣其實檜日雲與憲書雖不明其
事體莫須有世忠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通鑑韻書 卷之二十五 南宋紀 十三 玉極堂

殺飛父子并憲收 秦檜殺少保武昌公岳飛雲與張憲皆棄市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
金人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待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
相賀飛年三十九事親孝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
酒能至數斗帝戒之乃絕口不飲不受名妹不營私
第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日文臣不愛錢武士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故敵
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然議論持正不挫於
人卒以得禍也 割地稱臣奉表金 和議成以何鑄奉表稱臣於金又遣使割唐鄧商秦
之地以畀之 袞冕圭冊從金賜 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帝爲大宋皇帝筈音闊
金歸徽宗鄭邢喪韋后至居慈寧宮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皇
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於慈寧宮
太師魏公封秦檜 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
熺領國史日曆 秦檜自知不爲上所與乃乞以子
熺領國史因以太宗北還爲己功
書六經刻石太學 帝書六經刻石於太學
復

置二館養士茂。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今日若不興學校安得人才用耶。樂平水聚一直行高於平地數尺舊不假隄防水自行。程氏家井水溢溜亦高數尺且夭矯長虹之若如雷吼穿壁毁墻二水爭且前且却杉墩鬬約十餘刻乃各解。紹興十四正月候樂平縣河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提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毁樓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其時紹興十四年正月也。初禁野史閩浙水。内侍鍔言乖盩縣伯麟常題太學壁。秦檜怒之刺配究。内侍白鍔從太后北歸因閩浙大水宣言燮理乖盩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俱坐誹謗黥配鍔萬安軍伯麟吉陽軍。鍔音胄。王倫爲金所縊死。河間地震雨雹覩。時金欲以王倫爲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縊殺之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初御大慶殿受朝。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賜秦檜第親幸又妻子婦孫皆加封一德格天書賜侑。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錢絹錢各萬計綵千匹妻子婦孫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淩因星變論時事。檜怒若劾連州逗。淩因星變力論時事。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時檜謂已太平。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秦熺學士兼侍讀。以秦檜爲資政學士兼侍讀。行籍田禮雜税宥。正月行籍田禮寛諸郡雜税。施全刺檜不克死。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詔磔於市。秦塤修撰實録秦祖孫三世領史職。以秦塤修撰實録。塤檜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禁百官避輪對逅。秦檜屏塞言路欲言者恐觸忌諱。皆避免輪對。至是命禁之。

秦檜有疾又進封建康郡王致仕訃。秦城王氣應中詩。張扶請乘金根首又有乞置益國官及議九錫朋奸獸。檜有疾詔進封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爲相羣小諂媚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死思退遂信任。秦檜病篤召湯思退屬以後事贈黄金千兩思退慮檜不返帝聞之以爲非黨遂信任焉。梁勛上書遠州宿。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叛兵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作損齋自撰記文。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作損齋置經史古書於中自撰記文。李燾幹辦公事構。燾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札録付史館。初行會子紙作錢。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在城庫。風雷雨雪一夕遍。侍御史汪徹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雷繼以雨雪孔子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陰盛也當謹於備邊也。經義詩賦兩科分。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永爲成憲。完顏亮决南侵圖立馬吳山第一峰。萬里車書混同圍。金主亮南侵之議既决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形策馬於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别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遂遷都汴京。吳璘四川宣撫使。用陳康伯言以備金也時宿將無在者因名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劉錡江淮制置使。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魏勝起兵復海州。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聚義士二百北渡淮民翕然以歸。遂取海州屬淮安府。金兵入寇鉦鼓富。太后徒单氏聞金主南侵數以言諫遂弒之。大舉入寇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剛中跨馬責吳璘黃牛破金勝勢右。金侵黃牛堡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

管起彝於帳中。責之日。臨敵安得高枕而臥。援方友署以援黃牛。大破金帥。乘勝遂復秦隴鳳三州。

直起兵復大名。高平人王友直。志復中原。乃結豪傑。即擅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衜論州縣勤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金國海州李寶救。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復其未完顏鄭家。康伯請下詔親征。帝忽降手詔。日。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日。若然。主勢孤矣。乃請下詔親征。浚冒風雪直前透。詔張浚復官判建康。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焚采石。愼勿輕進。浚日。吾赴君父之急。知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乘小舟徑進焉。虞允文大敗金師。采石磯前膽畧激。金主帥大兵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會虞允文奉命往蕪湖。趣騎充斤。官軍星散。遂立詔諸將。勉以忠義。撫時俊之背日。汝膽畧聞四方。俊即揮雙刀出。允文又命勁弩尾擊。大敗之。○已上宥韻金主雍遣使來聘。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遣報諭之使。且告即位。洪邁使金國書令。陪

臣二字執不可。鎖館三日正議競。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帝手札賜之日。祖宗陵寢。三十年不得灑掃。心實痛之。邁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邁執不可。金鎖使官三日。及見金人。語不遜。乃遣還。詔張浚措置兩淮。五月。詔浚措置兩淮事務。○已上高宗遜位孝宗付託正。帝遜位皇太子。更名眘。謂羣臣日。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浚所規畫浩又阻。帝手書召張浚入朝。帝改容日。朝廷所恃惟公。浚力陳和議之非。時史浩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也。浩不悅。凡浚所規畫。浩必阻之。竟無成功。議棄陝西三路勁。允文入對陳利害。時史浩議欲盡棄寶雞德順川口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明年允文入對。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詔璘班師戰功竟。十三州軍復陷金。金人率師十萬來攻。吳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班師。寮屬諫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璘知朝論主和。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於是新復十

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置十科舉武事併。置武舉十科。若欲練兵選將。恢復中原也。以史浩同平章事。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錄其子孫。從之。張浚開府建康命。張栻年少贊密謀。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子栻年少。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募府諸人。皆以爲不及也。大膺章疏直言慶。辛次膺力諫和議。流落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爲首。浚兵分道伐金人。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幸建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乃遣李顯忠趨靈壁。邵宏淵趨虹縣。顯忠威武靈宿平。宏淵不睦於顯忠。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與金力戰。遂復靈壁。又敗金蕭琦於宿州。復其城。將士多降。會有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頓師符離兵潰奔。金卒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按兵不動。諸將各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知勢難孤立。遂夜引還

至符離。師大潰。思退再相和議紛。湯思退再相。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如張浚胡銓閻安中各上疏力爭。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休息。陳闗力陳六害不可。許王之望如金議和。割棄四州。一求減歲幣之半。時和議不一。陰遣造諭重兵偵。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以重兵脅和。杞使金正敵國禮。魏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而還。合祀天地圜丘敬。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杞柄。十一月。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魏杞相。燾上續通鑑長編。一百八卷典故映。禮部員外郎李燾博極羣書。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於朝。行乾道曆劉珙罷。帝以近世曆學失傳。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王珙按視兩淮城壁。擅令揚州增築新城。與乞罷。珙忤帝意。遂罷珙。大閱茅灘

六師盛帝大閱於茅灘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六師驩呼犒賚有加措置兩淮以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沿江諸郡亦用其法不忘騎射恢復行智謀武猛賞罰明英聲義烈樽俎迎帝六月視朝陳俊卿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使武猛之將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出於樽俎之間而敵人震懾於千萬里之遠矣俊卿允文人才急材館錄籍三等鏡陳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密薦於帝未嘗語人虞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聞見卽記之號材館錄汪應辰正直敢言水銀讒販平江逆應辰正直敢言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力[illegible]販進房歸與民爭利乃自販耶又三上疏論發鬻饑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其

家也作敬天圖朝夕觀盡躬行實允文請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盡躬行之實必有大驗帝然之金葬欽宗鞏洛原以一品禮珙辭起復劉子諍起復劉珙爲荊襄宣撫使固辭不受凡六詔起之六疏辭之引經據理辭甚切至帝納其言爲寢前詔李王周莫四賢詩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朱熹通鑑綱目成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春秋以後僅見此書○已上敬韻鬻爵非古一切罷詔曰鬻爵非古也自今除歉歲入粟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斥雱從祀孔子樹罷王雱從祀孔子大書特書予之也彥中疏言科舉文成式具在六經舍倖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王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存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望詔洗事明知聖朝好惡以變士習從之朱熹修

四大書院宋興仍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嶽麓睢陽稱天下四大書院而廢沒已久熹乃按圖訪迹建學校復賜田而呂祖謙記其事大事記作祖謙蹤其記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公通鑑等書未及成書而呂祖謙卒朱子謂自有史冊以來未之有也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壽官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不當帝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遂詔自今以後內侍不得兼兵職永爲定制社倉法下諸路駕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詔下其法於諸路救荒善政也燾上續資治長編九百七十八篇籍李燾上續資治長編凡九百七十八篇陳賈請禁華偽學大府丞陳賈面對首論曰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爲事不幾假名以濟偽耶臣願明詔

中外痛革此習留正歸裝書簏服留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日月五星聚於軫異也非祥也踰年而太上皇崩高宗崩喪三年卸帝致喪三年王淮曰晉武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故司馬光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詔太子參決庶務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願殿下事無小大一取上旨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定乞俟祔廟之後使行懇辭以彰令德復置補闕拾遺乍左補闕薛淑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宜思自警朱熹投匭進封事六事之正一心化以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擧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一心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孝宗傳位繼光宗帝傳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光宗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已上孝宗大學

章句或問逕。朱熹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光祖乞禁議道學**。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曰。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誚訕。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是年廷試。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何以立國哉。帝嘉嘆之。由是道學之議少沮。**宦者離間三宮詑**。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已上禍韻**上疾瘳不果朝重華**。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神思寖清。以過宮爲請者甚衆。又不果行。**汝愚往復規諫嘉**。吏部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朝重華宮。都人大悅。**夏仁孝死純佑立**。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熹以金問澶州加**。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光宗李后幸玉津**。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羅點黃

裳彭龜年等交章疏請問疾。不從。**不省壽皇引裾嗟**。壽皇疾大漸。帝不省視。丞相有留正等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壽皇崩光宗稱疾**。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皇太后代行喪禮。許之。○已上光宗**寧宗即位几筵遮**。寧宗諱擴。光宗第三子也。太后命趙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固辭曰。恐負不孝名。衆扶皇子詣几筵殿。遂衰服登位。**侂胄欲推定策功汝愚抑之防禦遝葉適嘆禍自此始**。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以言功。但遷爲汝州防禦。葉適嘆曰。禍自此始矣。**侂胄浸謀預政賒**。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門往來之地。怒而退。**侍講官賜坐以講**。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諸經筵官開陳經旨。晚講官賜坐以講。**內批時出侂胄譁**。內批罷左丞相留正。又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兼察御史。罷

右正言黃度。又內批罷彭龜年。進侂胄一官。可謂時出矣。由是愈橫。**白虹貫日慶元正**。慶元元年正月。白虹貫日。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妖氣而侵陽光。當即位改元之始歟。**宗姓謀危李沐汙汝愚去權歸侂胄**。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室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以李沐嘗有怨於汝愚。使奏之。乞罷其政。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未幾罷。夫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六君子號天下奢**。**宏中端朝與張道仲麟蔣傅余範車**。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余範。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汝愚。中外咨憤。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聰。疏上。詔宏中等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焉。**道學標榜黨禁起**。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爲清議所擯者。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

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著籍五十九人誇**。知綿州王沇上疏。乞著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讜。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主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張巖劾由阿附。逐罷由。而擢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許及之屈膝由竇**。及之諂事韓侂胄。不覺屈膝。曾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會門闔未及閉。傴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師羼珠冠犬吠巴**。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衛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侂胄有愛妾四人。其次又十人。或獻北

珠冠四枚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羿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羿也聞者鄙之嗥音毫封侂胄平原郡王加少師封平原郡王諸州大水賑之涯是歲諸州大水上書加爵下書大水侂胄召異莫明於此行統天歷朝壽寧詔造新歷賜名統天帝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群臣稱賀臨安大火四日呀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民居五萬二千餘家帝下詔罪已曦路自強知興州異志遂成兵權攝吳挺子曦自以世守西蜀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斷賂宰輔規圖遷蜀陳自強言於侂胄許之曦至興州兵權悉歸異志遂成矣○已上麻領程松松壽常記憶程松諂侂胄尤甚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曰奈何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遂除知樞密院事偽黨之禁寢弛息韓侂胄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遂復趙汝愚官黨人見在者先後復職而偽黨之禁寢弛

矣嘉泰三年歲大蝗加韓侂胄太師是歲大蝗增置襄陽騎軍飭置騎軍尋又置澉浦水軍韓侂胄定議伐金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備兵為應變之計侂胄大喜用師之意益銳矣太白晝見開禧極開禧元年三凡太白晝見華岳書諫竄建寧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乞斬韓侂胄等以謝天下岳編管建寧丘崈切諫兵凶亟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百年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僥倖萬一必誤國矣力辭江淮宣撫使不拜曦反獻四州於金求封蜀王棄祖德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以伐金詔於四方侂胄聞郭倪復泗州乃議降詔累日天道好還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無不報之仇含垢納汙在人猶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金人分道來侵魁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

下列騎張旗江表震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進圍和州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江上下江表大震崈遣使金和議郎丘崈遣使如金帥議和揆先露和意崈以聞侂胄諭崈遣書幣赴敵營揆從之遂還師下蔡金立吳曦為蜀王吳曦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立為蜀國王曦密受之再遇有功招撫使草人介胄水櫃頃羊蹄擊鼓香豆殲時諸將用兵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權山東京東招撫司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金人驚視亟放水櫃金人大敗又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視日已晚以香料煮豆布地上馬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馬死不可勝計又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縛生羊置其前二足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追之已遠矣安丙巨源誅吳曦市不易肆亂逆踣楊巨源謀討吳曦安丙以書致之延之臥所丙號哭曰必得豪傑乃滅此賊與州中軍李好義帥其徒入偽宮執曦斬其首軍民拜舞市不易肆傳

首臨安開禧三年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信儒使金辨折力方信儒至濠州紇石烈子仁下之獄要以五事辨對不少屈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儒言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三使金師以口舌抑強敵及貶人皆惜之史彌遠誅韓侂胄玉津函首畀金識禮部侍郎史彌遠請誅侂胄令夏震以兵三百防護侂胄入朝擁至玉津園側殺之金主移書索其首以贖淮南地遂斲棺取首送至金師劉爚乞開偽學禁朱熹四書太學刻國子司業劉爚奏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於太學嘉定五年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特權直學士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書太廟屋壞識久不修也蒙古圖燕金勢蹙金主徙都汴蒙古復圍燕夏請會師伐金域夏人以書來四川議火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

之報。德秀封事五事誠。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日宗社之恥不可忘。
二日比鄰之道不可輕。三日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日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日至公之論不可忽。惟陛下亮臣愚忠。
金人分道南侵逼王辛敗之金乃去。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安昌乃去。是宋金之好絕。
自狐兎失穴競逐勒。以伐金詔四方畧曰。狐兎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自立非常之動。則有不次之賞也。
季先以李全來歸與京東路總管職。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奠金莒州。取之。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管。
彌遠鑒佗冑之事。不明招納。但容救。知楚州應純之見李全軍屢捷。聞於朝。史彌遠見韓佗冑之事不明。招納密救江淮制置。
集議平樂和三策。詔集議平樂議和之三策。
趙方主戰唐鄧抑。金人復大舉圍襄陽。趙方抗疏主戰。乃命扈再興許國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以救之。
張福作亂四川震安丙宣撫蜀患

熄。興元卒張福作亂。以紅巾爲號。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賊亦曰須安相公
作宣撫使。蜀乃定耳。會詔丙爲宣撫使。民心使安。
孟宗政大敗金人威震境外。襄漢翼。權知棗陽軍孟宗政敗金人於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宗政威名振於境外。聞常呼爲孟爺爺。
金冠蘄州誠之死。金人冠蘄城。知州李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
貴和皇子貴誠竑。貴和更名竑濟國。彌遠美女瞰竑色。几上決配八千里。新恩呼之彌遠側。飯僧淨慈慧日。語不凡一言。清之測。帝未有儲嗣。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太子。
更名竑。進封濟國公。立宗室貴誠爲沂靖惠王後。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使瞰竑。時彌遠擅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上曰。當決配八千里。又呼爲新恩。以它日非新州則恩州也。一日彌遠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屛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吾聞皇姪之賢。已

熟。清之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而策立之意益堅。
八月長星見西方。女真易主楚材拭。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嚴贓吏法。錄頤後。正月嚴贓吏法。以訓廉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
彌遠廢竑理宗立。帝崩。史彌遠矯詔封皇子竑爲濟王。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寧宗。巳上
潘壬起兵立濟王。濟王討平潘壬竦。彌遠殺竑於湖州。雖有言冤理宗塞。湖州人潘壬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通李全謀挾濟王
渡江而立之。王知事不成。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復渡淮爲小校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令余天錫諭旨以疾薨。聞魏了翁洪咨夔相繼言冤。眞德秀入對曰。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觀舜之處象。陛下不及舜明甚。帝曰。一時倉卒耳。霅州。即湖州府。
李全作亂焚楚州。李全自青州來。謂許國受其拜。自計曰。拜而得志。吾何愛焉。國大喜。曰。吾折服

此敗矣。全往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死。
魏國公封彌遠賊。加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知孝莫澤梁成大黨附彌遠三凶慝。李知孝與成大莫澤。昔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爲三凶。且謂成大爲成犬。
成大貽書與所親。德秀乃眞小人。則魏了翁乃僞君子。識者笑其公論匿。了翁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式。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成大貽書所親曰。德秀眞小人。了翁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湘湖。江浙之士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
圖功臣於崇德閣。趙普曹彬居正餘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繼隆王曾直呂夷簡曹瑋韓琦公亮富弼司馬光忠彥頤浩與趙鼎世忠張浚康伯蘗史浩葛邲

趙汝愚二十四人昭勳閣。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詔勸農桑興水利。下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寇犯邵武劉純克。寇犯邵武。劉純等擊敗。死之。邵人立廟以祠。世號五忠劉氏。李全反。徑寇揚州。范葵敗之新塘蝕。李全將趨揚。聞趙范趙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今二趙先入揚。江可渡耶。惟有徑擣揚州耳。范葵大敗全於城下。全走。死新塘。綱目先范後葵。以兄弟論。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新塘在徐州曹縣。○已上瓛讚收復淮安。太廟火。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殺賊萬計。斬首數十。李全妻楊氏曰。二十年梨花槍。今事勢已去。奔金。淮安遂平。臨安火。延及太廟。詔求直言。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帝不省。孟珙分軍忠順爰。孟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

以珙代海。分軍爲三。衆皆帖然。禁監司守臣等官。毋輒籍沒民家貲。詔監禁司守臣等官不得擅籍沒民家產。以示愛養百姓之意。謁太廟。彗出於角。時太廟初成也。彗者逆度之所凝。以列宿論。角則爲蛟。亦悍臓之竊也。而出於角。帝乃詔中外臣僚指陳闕失。無有隱諱。王檝來議伐金亘。制置史嵩之以聞。趙范不喜。朝臣可。乃遣鄒伸之報謝。蒙古許以河南我。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衆。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孟珙大敗金武仙。金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中夜蓐食啓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至石穴。破走之。金來乞糧不許揣。金使來乞糧。金主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爲謀亦淺。脣亡齒寒。卿以此意達之。朝

廷不許。彌遠死。理宗親政。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元滅金以陳蔡鎮。孟珙及元兵入蔡州。金主守緒遂自經。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國金十。以陳蔡西北地爲疆。各引師歸。乃獻金俘於太廟。史嵩之以孟珙所獲金主遺國及寶玉法物并張天綱等。備禮告於太廟。趙范兩淮制置果。以趙范爲兩淮制置兼知黃州。賈似道爲籍田令。貴妃弟似道。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帥燕遊湖上。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以爲籍田令。范葵請定中原荷。守河據關。復三京。莘言不審其連禍。子才趨汴。伯淵降。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杜杲喬行簡亦上疏規諫。帝皆不聽。詔全子才合兵萬人趨汴。都尉李伯淵等誅崔立。以汴降。蒙古師南金淀鎩。時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宋師多溺死。糧用不繼。遂引

師南還。嵩之力陳犄角非。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入洛明日軍食墮。棄汴而歸。失計深。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麫作餅而食之。元伏兵突起蒿中。師遂大潰。敏子班師。趙葵全子才棄汴南還。趙范表劾葵等輕進。趙楷等衆贊失計。詔貶秩有差。德秀了翁學士坐。德秀進大學衍義三劄。祈天永命劄。一言敬德。曰小民。二言進取。二難頗。三言戰守論不同。了翁守邦要道襄。帝因民望。召還真德秀魏了翁。爲學士。德秀以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上進。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所蓄曾不數人。一難也。塞下之備楞然。一旦舉兵。乃潛淅米由江入淮。汴河久湮。又須陸運。二難也。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也。魏了翁入對曰。詩曰。价人惟藩。大師維垣。大邦惟屏。大宗

維綸。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
也。言事剴切。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蒙古
使檝問敗盟。淮漢之間無寧堺。蒙古使王檝來言曰
何爲而敗盟也。自是
河淮之間
無日寧矣。珙置黃州措邊防。增陴浚隍。軍實選。詔孟
珙屯
黃州。以備蒙古。珙至黃。增陴浚隍。已上
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賀顧了翁視師
如張浚。鶴山書院御書儁。帝將引了翁共政。而忌者
合謀排擯之。乃命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賜便宜如張浚故事。陛辭。御
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潤端入沔
州稼死之。蒙古太子潤端入沔州。城陷。衆
擁知州事高稼出戶。敵圍殺之。王旻作亂降
元迓。趙范在襄陽。南北軍交爭。失於撫馭。
於是王旻李伯淵等以城降蒙古。下詔罪已
悔開邊。時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
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姚樞趙復經學
潤。初蒙古獲姚樞。金太祖見之甚喜。繼得趙復。其徒
稱爲江漢先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

知經學。而樞亦得
覩程朱性理之書。有事明堂。雨震電。有事於明堂。大
雨震電。鄭清之
乞行
簡免。曹萬友聞死戰陣。蒙古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
三路潰。利州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會大風雨。諸將
請曰。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發所乘馬
以示必死。與弟曹萬俱死。軍盡沒。蒙古遂長驅入蜀
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成都城中骸骨
計一百四十萬。
城外不計也。潤端自成都入文。太子潤端自成都
入文州。晝夜搏戰
知州劉鋭度不免。集其家人飲藥。皆死。家素有禮法
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拜受。左右感動。城破。及其二
子自刎。趙汝𢷬被執。蒙
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忒沒歹侵江陵。汎。忒沒歹攻
江陵。孟珙
引兵救之。遂破蒙古二
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詔趙葵措置邊事。趙葵向有
收復三京
之議敗。上
有是詔。經筵兼講綱目進。詔經筵兼進講
朱熹通鑑綱目。臨安大
火。巳至酉。民舍五十三萬燼。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
民廬五十三萬。士民咸

新濟王
之冤。杜杲戰守軼尋常。蒙古圍廬州。杜杲乘勝出
戰。追躡數十里。蒙古引師
北
還。珙復郢州荊門鎮。孟珙受詔復收京襄。謂得郢可
以通饟餉。得荊門可以出奇兵
召諸將發兵深入。
遂復郢州荊門軍。襄陽既復根本優。百戰得之經理
振。孟珙復襄陽。奏曰。襄陽爲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陳塡爲國子
司業。塡史彌遠之甥也。彌遠召謂曰。何謂好名。塡曰
求士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三代之下。惟恐
不好名。至是長司業
諸生相慶爲得師。彗星出於營室信。彗見營室下
詔避殿減膳
孟珙招集興屯田。民知戰守。馳逐順。又創南陽竹林
院。襄陽四川流寓俊。孟珙爲四川宣撫使。招集散民
大興屯田。期年民皆知戰守。善
馳逐。又創南陽竹林書院
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臨學講禮記大學道統
十三贊以賢。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命祭酒曹觱講禮
記大學篇。以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宣示諸
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蒙古月里麻思
等來至淮上囚寨徇。蒙古使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
人。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
生死頃刻間耳。月里麻思曰。有
死而已。乃囚之長沙飛虎寨。蒙古入通屠民去。蒙
古
陷通州。屠
其民而去。余玠四川制置印。玠作經理西蜀圖蜀民
安士心始純。余玠家貧落魄。爲四川制置使。時蜀地
殘破。作經理西蜀圖以進。大更弊政。屯
兵聚糧。爲必守計
民始有安土之心。城釣魚山徙州治。璡璞謀畫余玠
畫播州冉璡及弟璞。有文武才。余玠待以上客。日使
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對語。以堊畫地。爲山川
城池之形。居人曰。今日西蜀之計。其徙合州城乎。遂
家以其謀聞於朝。釣魚城成。蜀始可守。釣魚山在重
慶府合
州東。製訓廉謹刑二銘。帝製二銘
戒飭中外。嵩之起復里謠
震武學生耐叛四學黨附嵩之上書僨。詔起復史嵩
之。里巷爲之

七字之謚曰馬光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
復援例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切諫武學生
劉酎知帝彌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時范
鍾領相事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以辭先聖範入
相首陳五事正治本肅宮闈愼擇人才而惜名器節
財用窒鏬漏蠹杜範爲左右丞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出於中書曰肅宮闈謂
當嚴內外之辨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曰惜名器謂不當徇私市恩曰節財用謂當自
人主一身始自宮掖貴近始考封樁國用之數而補窒其滲漏求覽荄楮幣之月而斟酌其利害孟
珙兼知江陵府修復內隘十一瀦別作十監於外者
障阻漳水東之榰遶城北而入於漢三海遂通爲一
終隨其高下渠蓄洩三百里間巨浸瀰土木工百七
十萬民不知役天險趁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

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
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
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
隨其高下爲渠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因繪圖上之珙卒以似道繼之孟珙在軍中凡
謁士遊客者按退卒一以恩意撫接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
凡遂於易學自號無菴居士珙卒以賈似道繼之置慈幼局臨安親臨安置慈幼局
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閩浙九郡同日水漂室廬冒城郭峻人
民死者以萬數遣使分行撫恤賑閩浙嚴衢婺信台處建劒邵同日大
水漂室廬冒城郭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已上虞韻寶祐三年正月
雷三月雨土宋漸灰寶祐三年春正月迅雷起居郎牟子才上疏罷元夕張燈三月
雨土詔不傳播邊事許蜀地震閩浙大水時宦者擅權用事佞御史洪天錫以雨土
及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疏不報逐去三個大犬同除排丁大全鎭江人貢緣閻妃
得寵於帝拜右司諫時陳大方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賈似道參知政
事似道權威日盛臺諫論其二部將帥殺然求去孫子秀新除總領以似道所善陛辭待之其見憚如
此天祥及第得人哉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
麟奏曰臣敢爲得人慶閻盧董丁馬用事召兵露刃逐董槐寶
祐君子六斯號宜中黃鏞則祖恢曾唯劉黻與陳宗
冠帶送出國橋隈時閻妃怙寵盧允升董宋臣丁大全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
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董槐入對言邪佞不可近大全怒之夜半擅召兵露刃驅迫出城太學生陳
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極言其奸遂削六人籍編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
冠帶送出國橋號爲六君子焉蒙古主自將侵蜀進攻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

而入取苦竹隘隆雅陪蒙古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實死之開慶元年隆州雅州降隆
州今保寧府雅州屬四川道忽必烈遂侵臨江進圍鄂州朝野猜
蒙古忽必烈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九月帥諸軍渡江進攻鄂州朝廷大震賈似
道密遣宋京稱臣納幣蒙古臺會蒙古憲宗訃聞經
請歸收帝璽來似道亦再遣京往忽必烈乃拔砦繞
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稱臣納幣會蒙古憲宗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郝經請班師
議和歸收皇帝璽似道亦再遣宋京從請割江南爲界且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蒙古北還
鄂圍解賈似道使夏貴枚殺其殿卒新生磯蒙古張傑等作
浮橋於新生磯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新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以諸路
捷飾奏回稱臣納幣匿不云表言江漢肅清開時似道奏

諸路大捷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帝以有再造功召入朝百官郊迎獎眷至封魏國公少師培。賈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加少師封魏國公。白氣如匹練亘天。白者金色氣乃爲陰如匹練亘天其變非小也。熒惑入斗五旬徊。熒惑入南斗留五十餘日。經來修好幽眞州。似道姦謀邊禍胎。蒙古詰問拘信使。蒙古使翰林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修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幽之於眞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極陳和戰利害皆不報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等詣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劉整之叛似道催。初賈似道遍曹世雄向士璧高達廢棄整聞之懼素與俞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叛遂率所部降於蒙古。賜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光祖片紙廪粟堆。臨安飢馬光祖知榮王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禀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王遂許以三十萬活飢民甚衆。方行經界推排法。賈似道請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有稅而民力竭矣。又買公田浙西災。經孫陳著茂濂罷。時人稱爲三烈寃。詔買公田賈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著作郎陳著上疏乞罷公田陳茂濂爲公田官聞經孫去國亦謝事歸家時人稱爲三烈。樊城權塲劉整計。文德請置蒙古栽築堡白鶴敵有守。時出哨掠襄樊潰。劉整遣使以玉帶餽呂文德求置榷塲於襄陽城外文德請於朝開榷塲樊城外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時出兵哨掠兵威日熾。詔崇經術考德行。詔曰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勵行者雖究其蘊與取士之法非一推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令三省詳議以聞。增公田官平江垓。賈似道以公田已成仍立西分司主管公田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著官莊

一所其禍甚慘。〇已上[illegible]彗星出柳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上日高始滅求直言。公論不申似道奬。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許中外直言上書者多言公田不便似道乞避位帝曰因人言而罷如國計何由是公論頓沮。造金銀見錢關子。自製其印賈字像。賈似道以物貴出楮賤楮賤由楮多乃更造金銀關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物益貴楮益賤。〇已上理宗度宗即位恩似道朝必答拜師臣榜山陵事竣徑還越令文德詐報攘手詔起似道乃至。度宗理宗姪也即位帝以賈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急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乃至。萬里峭直潭州掌。江萬里爲賈似道謀官最久性峭直事不能無言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以此益忌乃詔知潭州。湖上平章館客裁貪風大肆兵民怏。以賈似道爲平章軍國重事又賜第西湖之葛嶺似道五日一乘湖船入朝大小事攽一切决於館客廖瑩中一時吏爭納賂貪風大肆兵衰於外民怨於下莫敢言者。夢鼎不待報而去。葉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上疏致仕單車宵遁不報即行。文虎總兵似道伏。呂文德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師禁兵。襄樊圍急已三年。葛嶺樓臺蟋蟀仰。時襄陽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閒堂與羣妾踞地鬭蟋蟀帝問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對曰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以他事陽死。築萬山襄樊道絕。蒙古史天澤城萬山從張弘範守之自是襄樊道絕。水陸夾攻樊城搶。元張弘範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必水陸夾攻則襄樊俱下矣遂以師截江而出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文煥以襄陽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會元主降詔諭呂文煥曰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

靈何乃降襄陽既失東南不可守矣。乃城清口備元。徙劉整故吏羅鏳自北復還上整
書稿一帙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取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帝亟詔往築之。
加餐錢科場恩例。初賈似道請置士籍科場之法甚嚴至是詔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
例。機速房置中書昉。建機速房於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然有
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永新縣有氣如虹橫貫一邑。元日蕩咸淳
十年正月朔永新有氣如虹橫貫一邑永新縣名。度宗既崩恭宗繼。帝昰以昰長衆
當立賈似道主嫡乃立㬎是為恭宗時年四歲矣。○已上度宗。獨班起居似道享
詔太師賈似道獨班起居。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秀
夫淮東得士廣。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
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史天澤伯顏南侵。元命史天澤伯顏帥師南
侵。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庭芝遣兵入援饗
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似道始開府臨安。時鄂州既破羣臣上疏非師相親出
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臨安。上表出師蕪湖悅遣通師蘷以議
和。賈似道帥師蕪湖及聞劉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遣人通呂師
蘷以議和。復遣京請開慶仿。似道復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開慶元
年客令宋京詣蒙古營議和。昂發夫婦死從容。元陷池州時趙昂發攝州事謂妻雍
氏曰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吾請先君死遂夫婦同縊從容堂。似道潰奔揚州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夏貴以戰壞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阿朮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
可勝數水為之赤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逃揚州。元徇饒震萬里死。元陷饒州就牘
使署降時擲於地不屈死之江萬里初聞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遂赴水死。世

傑天祥李芾譏降者紛紛死事無。時徵諸將勤王惟張世傑來上下嘆
異文天祥奉詔涕泣起兵入衛李芾發壯士三千人勤王三人之外委印棄城者紛紛宋室諸臣不能無
愧矣。風馳電擊伯顏慷。伯顏入建康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
逋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遺後悔矣。有二星鬪一星隕。二星鬪於
中天乃宋元之君爭衛之象一星隕而宋亡之兆決矣。侍從臺諫逃棄位。元兵既近
臨安戒嚴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詔戒禁之。世傑焦山
戰敗績。張世傑與阿朮戰於焦山元遣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繼以火矢蓬檣俱焚
諸軍多赴江死世傑敗績奔圌山。似道貶誅虎臣杖。詔籍似道家安置循州監押官
鄭虎臣以父嘗為其所配時寓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
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一日入古寺見吳潛題壁字問曰吳丞相何以至此至泉州洛陽橋遇藥李放還
李賦詩贈之及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拉其胸殺之殯於菴側。天祥疏宜
分四鎮地大力衆敵可盪以為迂濶知平江。文天祥至臨安
上疏今宜分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
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則地大力衆足以抗敵時議以為迂濶命知平
江府。阿剌罕寇入衛軟。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
志矣。議成血戰宜中沮。元軍破獨松關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
世傑議若與敵血戰國事尚可為也陳宜中白太后詔以王師宜持重議遂止獨松關在蘇州府。如
元爭辨被拘網。文天祥如元軍爭辨不屈伯顏遂拘留之令鎮撫唆都等說之曰丞相為
大宋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日中黑子如
鵝卵。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江潮三日寂茫茫。時元軍分屯江沙上

抗人方幸之。而潮汐三日不至。張惠阿刺入臨安。恭宗眷族北行。奭元伯顏次於湖州市。遣張惠阿刺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已上恭宗文天祥亡入真州浮海如溫。二王遁（?）天祥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天祥如揚。聞捕之甚急。乃變姓名。東入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益王廣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勢稍長益王昰廣王昺也。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兵勢稍振。宜中世傑奉端宗元將伯顏執恭帝北行。陳宜中張世傑奉端宗即位福州。改元景炎。天祥出督南劍時文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南劍州。募兵數千。遂復邵武。端宗在惠甲子門。遣宙奉表請降朗。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偕宙赴燕。唆都

入興化屠民元唆都破興化軍。屠其民。血流有聲。宜中逃往占城帝入海。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井澳颶風。端宗溺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復遷舟於謝女峽。崩於碙州。帝昺養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時年八歲。○已上端宗秀夫正笏如治朝。急遽流離勸講晃時播越海濱。庶事咸委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舟遷新會駐厓山厓山在海中。中有一港可以藏舟。潮汐之所出入也。張世傑以爲天險。奉帝移駐。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民不能堪。有離叛之志。新會縣名。大星南流隕海滸。小星千餘隨之隕有星墜廣州南。初附色紅。大如箕。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五坡嶺上天祥執。文天祥屯潮陽。

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劇盜陳懿導張洪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方飯五坡嶺。先鋒將張弘正兵突至。遂被執。劉子俊詭爲天祥。冀可得免。及天祥至。元遂烹子俊。天祥見洪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處之舟中。厓山舟覆宋云亡。張世傑與元張洪範戰於厓山。世傑兵大潰。丞相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乃先驅妻子入海。謂帝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負帝同溺。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露香祝日。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別立趙氏。以存祀耳。風濤愈甚。舟覆而死。宋亡。○已上帝昺一百五十三年。祀南北二紀十七主。三百二十年可想。南宋高宗至帝昺共一百五十三年。通南宋共十七主。三百二十年。○已上養韻

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以降徽欽行。

南遷高孝光寧理。度恭端昺運祚傾。

前年一百六十七。南宋一百五十二。

除前十六年爲唐。實統三百三年。

附遼金夏歌

汴州大宋一中原。無如東北有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先唐天祐改稱元。太宗世宗穆宗繼。景宗聖宗興宗綿。道宗天祚皆前遼。九主二百十九年。西遼德宗大石起。感天蕭后仁宗前。承天后與直魯古。五主七十六歲延。通前一十四遼主。二百九十五載盈。與先宋年五十三。亡先於宋七六齡。宋徽約金滅前遼。金爲宋患不可制。太祖完顏阿

骨打本是女直肅愼氏。太宗熙宗海陵續世宗章
宗衛紹繼宣宗哀宗禪承麟。十主一百二十祿。
宋初已共遼爲患。何意西方夏復興。夏祖黃帝昌
意後。元魏拓跋思敬生。入唐討巢賜姓李。入宋繼
遷子德明。兩世封王開夏國。生子元昊都銀靈。宋
當仁宗庚寅際。稱制廟號景宗帝。毅宗惠宗崇宗
傳。仁宗恒宗襄宗嗣。神宗獻宗末主現。自從稱帝
共十主。附遼附宋又附金。一百八十有九祀。若加
爲王庚寅第二主。四十八年數先後。十二國主。
二百三十七年度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五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契丹遼紀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更名億。始建國元年丁卯。爲唐
天祐四年。改元。始建國九年。神冊五年。天贊六年。

太宗耶律德光天顯元年。丁亥爲後唐明宗天成元
年。改元。天顯十年。會同十一年。大同一年。

世宗耶律　天祿元年戊申。爲南唐元宗保泰六年。
改元。天祿三年。

穆宗耶律璟應曆元年辛亥。爲南唐元宗保泰九年。
改元。應曆十八年。爲進侍庖人所弑。

景宗耶律賢保寧元年己巳。爲南唐後主八年。改元
保寧十年。乾亨四年。

聖宗耶律隆緒統和元年。癸未。爲宋太宗太平興國
八年。改元　統和二十九年。開泰九年。太平十一年。

興宗耶律宗眞景福元年辛未。爲宋仁宗天聖九年
六月改元　景福一年。卽太平十一年。重熙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八月以後爲道宗洪基清寧元年。

道宗耶律洪基清寧元年乙未。爲宋仁宗至和二年

八月改元。清寧十年。咸雍十年。太康十年。泰安十年。壽隆六年。

天祚帝耶律延禧乾統元年辛巳。爲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改元。乾統十年。保大五年。天慶十年。

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乙巳爲宋徽宗宣和七年。改元 延慶二年。康國九年。

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丙辰。爲宋高宗紹興六年。改元。咸清六年。

仁宗耶律夷列紹興元年壬戌爲宋高宗紹興十二年。改元。紹興十二年。

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甲戌爲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改元。崇福十四年

耶律直魯古天禧元年戊子。爲宋孝宗乾道四年。改元、天禧三十四年。

附歌

汴州大宋一中原。無如東北有契丹。

太祖耶律阿保機。先唐天祐改稱元。

太宗世宗穆宗繼。景宗聖宗興宗綿。

道宗天祚皆前遼。九主二百十九年。

西遼德宗大石起。感天蕭后仁宗前。

承天后與直魯古。五主七十六歲延。

通前一十四遼主。二百九十五載盈。

與先宋年五十三。亡先於宋七六齡。

通鑑韻書契丹遼紀目卷之二十六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寧之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契丹遼紀

紀韻凡三　有　緝　卦

契丹八部大人守。三年一代以次偶。遼先稱契丹後改稱遼或鮮卑之後其族分爲八部每部推一大人主之以次代立約三年一更立於幹里大人遼漸强盛及於耶律阿保機尤雄勇居漢城首宜五穀有鹽池利擊滅七部自爲后。東侵室韋女真邦。西取突厥故地有契丹主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幹理之子爲人雄勇居古漢城間其地宜五穀饒鹽池之利阿保機嗣爲大人久

不肯代乃自爲一部盡殺其七部大人而君臨之東至室韋女真二國西至突厥故地盡取而有焉唐之天祐四年時衆三十萬雲州抑晉王克用與連和約爲兄弟擊梁醜或勸晉王宜擒之不肯失信贈遺厚。阿保機歸即背盟更附於梁朱溫狃。天祐四年唐昭宣帝時也契丹主帥兵三十萬入寇雲州晉王李克用遣使通聘約爲兄弟共擊梁主朱溫或勸晉王擒阿保機晉王不肯失信以金幣厚賂之契丹主反背晉王之盟臣附梁主朱溫晉王由是恨之至於天祐十三年。阿保機稱皇帝耦改元神册天皇王后以地皇王名剖唐天祐十三年即梁主朱帝貞明二年也契丹主稱皇帝改元神册國人稱爲天皇王后述律氏國人稱爲地皇王延徽不屈使牧馬述律后賢禮用牖。韓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城郭阜立市里以處漢

人使有配耦墾荒畝漢人安業威諸國勸不南牧深入蹂。韓延徽以劉守光參軍使契丹入見不肯拜契丹主怒使之牧馬述律后賢之啓牖契丹主曰延徽守節不屈宜加禮用豈可以牧馬辱之乎從之延徽乃教建牙旗開軍府築內城外郭立市邑里巷使漢人之在契丹者各有夫婦配偶分給荒田使之墾種就食由是安居樂業威行諸部延徽又勸契丹主無近南邊牧馬故終後唐莊宗同光之世中國無警皆延徽之力也圍幽州嗣源救鮮契丹以兵圍唐幽州守將周德威告急唐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幽州圍解肖阿古只幽薊赴契丹使肖阿古只寇唐幽薊二州唐遣嗣源鎭成德軍以禦之遂爲成德節度使赴者武臣勇力之貌阿保機取夫餘城更曰東丹突欲日人皇王。契丹取夫餘城更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鎭之號曰人皇王次子德光西樓培號之爲元帥太子。文子名德光使守西樓培者壞墻猶言小阜也觀元

帥太子之稱則立幼之意已寓於此追論莊宗慟哭久。唐莊宗殂契丹主聞對唐使臣姚坤追論莊宗遇害之故慟哭良久曰此我朝延見也猶華言朋友見也○已上太祖德光繼爲契丹主。突欲慍欲奔唐走。德光性孝謹述律后立之稱天皇王突欲怒欲奔唐后遣歸東丹韓延徽爲政事令。契丹主信任韓延徽使爲政事令平章軍國重事斷腕置墓述律咎。述律太后見朝臣有桀黠者輒謂曰爲我達語先帝至陵所木葉山殺之前後百數其後趙思溫當往不肯行謂后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我以子幼不得往耳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乃斷一臂令置陵中思溫得免東丹王突欲奔唐賜姓名李贊華紐。欲以不得立帥部曲四十人奔唐賜名李贊華紐者印紐有姓名則必有印也石敬塘謀篡唐胙父事德光盧龍誘將兵五萬敗唐兵兒皇帝册敬瑭負割得幽薊十六州歲帛三千

萬匹受。石敬瑭討欲篡唐。與桑維翰謀。借兵契丹。以滅唐。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許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契丹主大喜。將兵赴援。唐主大敗。自焚死。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呼之爲兒皇帝。敬瑭稱契丹主爲父皇帝。乃割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漢武應朔嬀儒寰等州以與之。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謂之歲幣。光遠殺敬達以降。收葬敬達嘉忠嘅。唐招討使張敬達不肯降契丹。唐將楊光遠殺之以降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曰。人臣當效敬達也。嘅音個。呼應聲。國號遂改元會同。契丹改曰遼。會同卽太宗德光年號。倣中國官。延壽糾。倣中國官制。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重貴告哀不稱臣。遣使責讓與兵搆。晉主重貴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晉臣景延廣用事。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遼主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答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在此。遼主益怒。屢興兵伐晉。大舉入寇陷貝。遼陷晉貝新州。趙延壽

復引遼兵攻晉祈州。城陷。刺史沈斌死之。入大梁。將重貴杻。以重貴爲負義侯。遼兵入大梁。殺桑維翰。因景延廣執晉主重貴以歸。謂之曰。孫勿憂。啖飯之所。乃以重貴爲負義侯。置之黃龍府。縱騎四出。剽掠陡分番。謂之打草穀。丁壯老弱溝壑。數百里間財蓄盡。內外怨憤患苦揉。遼騎四出。以牧馬爲名。謂之打草穀。中國老幼皆死於溝壑。自東西兩京及鄭滑曹濮數百里。財物蓄產俱盡。內外怨苦極矣。德光死於殺胡林。剖腹實鹽帝羓滌。遼主德光至殺胡林而卒。胡本作狐。在眞定府欒城縣北。遼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有續已上太宗突欲子兀欲自立。石晉亡。燕王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晉東丹突欲子永康王兀欲從德光已卒。乃挑延壽自立爲契丹主。劉崇稱臣請冊及。周郭威滅漢稱帝。漢主劉知遠弟河東節度使劉崇乃稱臣契丹。受命卽帝位於晉陽。號北漢。稱契丹主爲叔父。自稱爲姪。契丹主用冊命之禮。立爲漢帝。述軋弒其主兀欲。○已上世宗

述律殺述軋以襲。更名璟。改元應曆。北漢事以叔父挑。述軋弒主兀欲自立。述律殺述軋代之。更名璟。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禮事之。劉鈞嗣昱亦稱男。劉崇改名昱。昱卒。子鈞立。父事契丹。改姪稱男。契丹賜詔。稱兒皇帝。以遼攻平晉軍。遼北漢以遼兵攻宋平晉軍。宋山西巡使郭進救却之。此宋太祖時事也。述律被弒於懷州。述律嗜酒好獵。畋於懷州。爲近侍庖人小哥等所弒。○已上穆宗賢立。改元保寧。挹世宗第二子賢嗣立。改元保寧。是爲景宗。兵援北漢陽曲敗。宋伐北漢。遼救之。宋大敗遼兵於陽曲。斬首數千。高梁河戰宋帝悒。宋太宗伐遼。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大敗。遼主遣耶律休哥復戰。宋太宗大敗遁走。圍瓦橋關敗又戰。遼主使耶律休哥圍宋瓦橋關。敗宋師。宋太宗自將禦之。大敗遼師。復戰。宋師又敗。遼主引去。

宋太宗亦還。○已上景宗賢死隆緒契丹習。賢死。子隆緒立。復國號曰契丹。是爲聖宗。契丹自是世爲宋患矣。習者重復之意。岐溝關戰敗宋師。宋令曹彬米信潘美田重進伐契丹。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遂戰於岐溝關。宋師大敗。耶律斜軫寰州入。契丹耶律斜軫入寰州。宋副將楊業戰於陳家谷。業大敗。不食死。大舉掠瀛邢深德。契丹大舉入寇。大掠瀛邢深德四州。宋師大敗。土鎰若被齊賢禦。宋以張齊賢知代州。契丹兵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伏兵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契丹。大破之。砦音寨。陷易州遷民於燕。契丹主陷易州。盡遷其民於燕城而空其地。徐河敗績休哥走。宋遣李繼隆護送軍糧。契丹耶律休哥邀之。時郝巡檢使尹繼倫適遇諸途。逆騎躡其後。行至唐州徐河。繼倫從後擊之。殺契丹一大將。休哥爲短兵中其臂遁去。契丹中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侵府州報子河汊。契丹韓德威攻宋府州。火報子河汊之役。宋折御卿禦之。卒於師。德

昭西平王冊給。契丹封李繼遷爲夏國王。繼遷請降宋。宋賜姓名曰趙保吉。保吉復降契丹。保吉死，子德昭嗣。契丹冊李德昭爲西平王。德昭即德明也。澶淵親與宋合鬪爲弟於宋銀絹拾。契丹主侵澶州，寇準請宋眞宗自將禦之。帝親渡河。契丹請與宋和。準使曹利用如契丹軍，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約誓解兵。自此南北兵民始得休息。寇準之功也。○已上聖宗隆緒死宗眞繼嗣。太子宗眞立，其母蕭耨斤稱太后，治國事。太后暴殂。宗眞泣血哀毀，終制三年。冊封元昊夏王級。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自號嵬名吾祖。契丹主冊立李元昊爲夏國王。殿試進士與初行。契丹主重熙五年，初殿試進士。正朔日食罷宴集。元旦日食，契丹主罷宴，免賀。中國不行此禮。宋仁宗聞之，深以爲悔。乘宋夏憂言關南銀絹又各十萬葺。元昊屢侵宋境。契丹主知宋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來請關南之地。宋仁宗許增歲幣，令富弼報聘。凡再往，始定歲幣之議。契丹主欲宋致書用獻納二字。弼固執以爲不可。仁宗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遂至自溝，和好復定。○已上興宗洪基繼嗣宗眞死。契丹主洪基嗣位。是爲道宗。置國子監直言輯設學養士頒五經博士助教各一緝。契丹主初置太學養士，頒五經傳疏，設博士助教官各一人。復號曰遼咸雍二。契丹主咸雍二年，復國號曰遼。蕭禧使宋言疆邑舍黃嵬而請天池偪宋安石用事翕。遼主蕭禧來言代地疆事。宋使沈括報聘。括得疆地故牘，以古長城爲界。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帝以示禧。禧始屈，乃舍黃嵬河東地，而以天池請。括還，宋圖其山川爲使契丹圖上之。○已上緝韻乃於分水嶺爲界七百里地得之快。王安石復相，蕭禧等又來。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開異日用兵之端。○已上道宗洪基之孫延禧繼。延禧即天祚帝。童貫

良嗣構隙扃。童貫以遼人李良嗣來，薦於宋徽宗。曰：女直恨遼切骨，若與之通好，相約攻遼，其國可得也。圖燕之議始此。女直阿骨打集兵且戰且行寧江解。金主女直阿骨打苦遼侵暴，集兵二千五百人，伐遼，取寧江州。嗣先帥師伐女直兵潰將士多死壞。遼蕭嗣先率師伐女直。遼師大敗。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已滿萬矣。遣使諭降斥金名金亦斥名諭降戒。女直稱帝，更名旻。國號金。遼遣使斥金主名，諭降。金遣張家奴報聘，亦斥遼主名，諭之使降。金主旻陷黃龍府。金主旻攻混同江，乘馬徑涉。遂取遼黃龍府。以宋之約夾攻介。宋遣馬政如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粘沒喝襲走夾山。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夾山。○已上天祚帝耶律淳帝燕京砦。遼李處溫等奉晉國王淳稱帝於燕京，降封遼主爲湘陰王。淳死蕭氏主國事。蕭氏，淳之妻也。○已上遼主淳藥師降宋永清敗。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敗之。宋以藥師爲武泰軍節度使。阿骨打陷遼燕京淳妻蕭氏出奔邁左企弓等奉表降轂殺企弓歸宋遊。金陷遼燕京。蕭氏出奔天德。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金。遼張轂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皆縊殺之，以平州來歸宋。婁室獲遼主以歸。遼主如黨項，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遼亡。二百一十九年僻。自太祖太宗至天祚帝。遼主淳，凡十主，共二百一十九年，而亡於金。耶律大石西遼興乃蠻襲之滅其派五主又七十六年合之一十五主歡共二百九十五載。契丹耶律遼事話。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天祚爲金所敗，大石自立爲帝，號西遼，改元延慶。康國，在位二十年。后塔不烟稱制七年，改元延清。子夷列立，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是爲仁宗。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在位十三年。仁宗次子直魯古立，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乃蠻襲西遼滅之。

遼亡。又五主七十六年。前後十五主。共二百九十五年。此契丹耶律之古話始末也。○已上卦韻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六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七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纂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甫　叅校

女直金紀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更名旻。收國元年乙未。爲宋徽宗政和五年。改元　收國三年。天輔七年。七年八月以後。爲太宗完顏晟天會元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更名晟。天會元年癸卯。爲宋徽宗宣和五年。改元　天會十二年。

金熙宗完顏亶。仍稱天會十三年乙卯。爲宋高宗紹興五年。改元　仍稱天會又三年　天眷三年

金海陵王完顏亮天德元年己巳。爲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改元　天德三年。貞元三年。正隆六年。六年之十月。世宗完顏雍改元大定元年。

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元年辛巳。爲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改元　大定二十九年

金章宗完顏璟明昌元年庚戌。爲宋光宗紹興元年。改元　明昌六年。承安五年。泰和八年。

金衛紹王完顏永濟大安元年己巳。爲宋寧宗嘉二年。改元　大安三年。崇寧一年。寧一年八月。爲胡沙虎所

九月後宣宗完顏珣改元貞祐。
金宣宗完顏珣貞祐元年癸酉、爲宋寧宗嘉定六年。
改元 貞祐四年。興定五年。元光三年。
金哀宗完顏守緒正大元年甲申、爲宋寧宗嘉定十七年。改元 正大八年。天興三年。
金末主完顏承麟即位之月、即天興三年甲午。爲宋理宗端平元年、甫受完顏守緒禪而即亡於宋元

附歌

宋徽約金滅前遼。 金爲宋患不可制。

太祖完顏阿骨打 本是女直肅愼氏。
太宗熙宗海陵續。 世宗章宗衞紹繼。
宣宗哀宗禪承麟。 十主一百二十禩。

通鑑韻書女直金紀目卷之二十七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七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女眞金紀

紀韻凡四 銑 慢 語 月

乾德三年女眞顓嗢突剌貢名馬遣。宋太祖乾德三年。女眞古肅愼也。在混同江之東。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名女直。遣嗢突剌來貢名馬。嗢音渥。阿骨打苦遼凌暴。乃集屬兵問罪展。得兵二千五百人。告於天地傳誓翦。且戰且行取寧江。金主阿骨打苦遼凌暴。乃集所屬兵。得二千五百人。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侵侮是加。今將問遼之罪。其鑒祐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且戰且行。取寧江

州。獲遼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引兵還。率衆以禦嗣先馴未至混同江就枕扶首者三神明勉鳴鼓舉燧與遼遇。大風麾蔽奮擊殄。遼蕭嗣先伐女直。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大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十有七人。名旻號金稱皇帝。阿骨打言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更名旻。稱皇帝。還報遼主斥名墳。遼主使張家奴六人齎書。稱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降。赭馬乘渡混同江測其渡處底樣鮮。遂取遼之黃龍府。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遂取黃龍府。許宋夾攻分割闖。武義大夫馬政

以金散覩來報書曰所請之地今當夾攻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粘沒喝襲遼行營
遼走夾山湘陰薨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行營走夾山遂李處溫等奉晉國王淳
稱帝於燕京遼廢其王更禧為湘陰王遂使銀朮可至宋歸地收稅百
萬衍金使銀朮可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
朝良嗣還奏王黼議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許以燕京及六
州地來歸宋人所得惟空城盟不可忘汝為罷時燕之金帛子女職
官富民皆為金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
為之張瑴平州叉召兵金人以燕地與宋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瑴
曰公臨巨鎮握強兵使我復歸鄉土惟公是望瑴乃召諸將議以平州歸宋召左企弓等皆縊殺之
斡離不師遂興演斡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

曰非殺也輔廷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并殺二子送與之自是燕之降將官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
矣遼郎嶺項應城東婁室獲歸遼如洗遼主知中國不可仗謀奔
西夏金兵忽至從者至齒冰雪以濟饑遂趨黨項至應州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獲之以歸遼遂亡
分道寇宋略朔代遂圍太原檀薊卷藥師降盡取燕
山地斡離不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遂請於金主曰不先舉代宋恐為後患遂分道入寇夾意南
侵責以渝盟納叛等事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進圍太原入檀薊州郭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金盡取燕山
州縣西河順大寧雲縣斡離不陷京師鍵索賂要質藥師教中
山太原河間撚斡離不軍抵汴城張邦彥等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使帝從邦彥計
命李棁使金軍金主謂之曰今若議和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以宰相親王為質棁遂與金使蕭
三寶奴等偕來索賂要質皆郭藥師教之也康王構來質於軍較射中的

更召遐退於孟陽復圍汴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
邦昌恐懼流涕康王不為動金人嘗與較射連發中的故欲更召他王為質從康王之請金師退於孟陽
姚平兵敗而逃金復圍汴城既得三鎮師徒轉沒喝入威勝隆德
詔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離不至北鄙而還執張純歸太原
戕分兵陷汾汾城破死節知州張克戩粘沒喝入太原執知州張
孝純以歸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一家死者八人斡離不兵陷
真定劉翊搏戰死不免斡離不入真定都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自
縊死翊首潞師再次於京城下不許宋成郭京撤金斡離不師次
於京城下時援兵無一人至者曹輔等如金師求成不許金人攻宣化門何㮚趣郭京出師逃至襄陽破
誅宋欽宗親如青城奉表請降館留餞何㮚如金師㮚還言金人

欲邀上皇出郊帝曰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遣使再
邀欽宗來徽宗宮眷相從俛金人遣使再邀帝至營帝與何㮚李若水等復
往遂帝易衣服若木抱持而哭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諸妃太子諸王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
立張邦昌為楚帝金人立邦昌為楚帝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宣贊舍人
吳革率衆討之退師北歸軍資腴粘沒喝退師以帝皇后太子妃嬪及何㮚孫傅秦檜
等北還公私上下皆空悉為金有矣陷河中解絳慈隰金人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
仲連力戰城陷不屈而死并陷解絳慈隰諸州東京敗於宗澤雋時兀朮抵白沙去汴
京客適都人驚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金人果敗取
永興軍殺唐重金婁室圍永興軍經略使唐重以書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立義不苟生
死之以和愚宋兵機撰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

和勢不兩立譬如畏虎以食餒之食盡終於噬人也。已上銑韻**昏德重昏徽與欽**二帝至金會寧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為重昏侯徙之韓州**濮州延安大名擒濟南知府劉豫降**金粘沒喝合兵攻圍濮州凡三十三日而陷楊粹中被執死之婁室陷延安王庶使曲端救之不進斡離不取大名府欲用郭永永對曰恨不殺身以報國併其家屬死馬撻懶使濟南劉豫以城降之**沒喝破徐王復沈**金圍徐州城知州事王復與子倚率州軍民力戰城陷復謂粘沒喝曰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闔門百口皆被殺**入天長軍高宗走**金入天長軍報至帝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婁室取晉寧軍禁**金婁室取晉寧軍城破知軍事徐徽據城力戰擒之命降徽言大罵殺之帝憫其忠過於顏卿段秀實**兀朮建康降杜充**時江浙倚重杜充兀朮入建康充閉門不出使人迎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遂率官屬降**破陷明州屠民尋**

金人陷明州屠其民以舟師追帝三百餘里及金人引還明州今寧波府。**婁室陝州又屠民**李彥仙屢敗金師及絳解之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大敗之已而率衆十萬來彥仙食盡告急於張浚道阻不得進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盡屠之。**金山龍王廟裏陰紅袍玉帶兀朮跳厄於世忠江上潯閩人王姓教舟楫。火箭乘風蓬箬焚**金兀朮欲濟江韓世忠謂諸將曰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詢諸獲者乃得之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彼勢窮賊見游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馬奈何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楫以火箭射箬蓬世忠師潰兀朮始濟**焚建康被岳飛敗**兀朮焚建康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富平戰勝婁室任**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兵合四十萬人及金婁室戰於富

平縣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諸軍皆潰浚退保秦州自是關陝不可復。**立豫齊帝大名府世修子禮阜昌參**金立劉豫於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世修子禮於金**縱秦檜還陰蝕宋**初秦檜從二帝至燕及金人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自言殺監己者奔舟而來航海見帝帝曰得檜喜而不寐秦檜首倡和議故縱之使還也。**殺劉惟輔熙河岑**初劉惟輔擊敗金師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急出焚之為金執捽以去。被殺。**兀朮敗於和尚原**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吳玠與弟吳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繫如雨注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陝西地與劉豫歆**金以陝西地與劉豫中原盡屬之矣**黃柑受遺饒風敵撒離喝入興元深**劉子羽聞王彥敗遣人召吳玠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悉力攻關吏殊死十而間道繞出諸軍不支遂潰撒離喝進入興元四川大震**兀朮大敗仙人關**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命弟

璘別營壘於仙人關至是撒離喝帥步兵十萬進攻玠以萬人當其衝璘入援七晝夜始得與玠會璘率銳士奮擊金陣亂始得皆邀扼其歸路敗之。**吳乞買死孫亶嗣。**金主晟死即吳乞買也兄之孫亶立**命胡沙虎伐蒙古。**金胡沙虎伐蒙古。糧盡而還。**蒲盧虎止救豫心。**金已立劉豫後蒲盧虎知有廢之意而救之心乃止。**襲汴廢豫為蜀王。**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於汴。**經義詞賦取士森始頒官制倣中國。三師三公三省并。六曹臺院寺監等。宇文虛中參定儀文以會寧為上京。改上京為北京。今東西南中京仍舊。**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始頒官制。倣中國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皆宇文虛中參定其制。以會寧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蒙古追襲海嶺侵**蒙古追襲金胡沙虎。敗之於海嶺。

○已上侵韻兀术離喝分道犯奪宋河南陝西處兀术分道入寇
復陷河南陝西州郡順昌敗於宋劉琦長勝軍損兀术阻副留守劉
琦赴東京聞金人敗盟南下急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諸將請還江南錡曰敢言去者斬既而金人以
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無算是夕電光四起乘電直入兀术索靴
上馬來援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敵遠來食水草者輒病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長勝軍皆為錡軍
所殺遂還汴攻郾城又被岳飛敗拐子馬倒夜遁背朱仙
鎮兀术又敗書生叩馬乃留岳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术以拐子馬萬
五千來飛軍奮擊大破之金人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飛又大敗
於朱仙鎮兀术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者兀
术悟遂留不去始興禮樂立孔廟孔璠封以衍聖緒金主興禮樂立

孔子廟於上京遂求孔子四十九代孫璠封為衍聖公罷屯田軍於中原金既復取
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雜處順昌旗幟驚軍侶兀术攻廬
州楊沂中劉琦大敗之敵望見錡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親祀孔子而再拜頗
讀尚書與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太平之世文物與
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兀术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
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此也檜殺岳飛陰為助秦檜殺故少保樞密
副使岳飛時年三十九子雲與張憲皆棄市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金人畏服者
惟飛以至尊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長酌酒相賀檜陰為金助矣宋乃割地稱臣許遣使
詣唐鄧商秦之地以界金以何鑄奉表稱臣使劉筈來冊宋帝袞冕圭冊
高宗子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足上首下至是極矣筈音惆蒙古益

強討不克割地歲遺和議敘自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通蒙古蒙古益
強兀术連年討之不克乃與議和割地自號大蒙古國完顏亮殺其主亶金太祖阿
骨打之孫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大殺宗室自立已初金主見太宗諸子強盛及即
位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及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營宮燕京制依汴
成而復毀華麗貯金主慕中國之尊密有遷都意上言者多謂燕京應天地之中乃詔
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一殿之成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遷都於燕為中都
又改中京為北所上京仍改稱會寧汴為南京東西
寧金遷都於燕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又改中京大定為北京上京仍改稱會寧府而東京遼陽府西
京大同府如舊立馬湖山第一峰遷都汴京徵兵旅金主決議南侵
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提兵百萬西

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因徵諸道兵遂遷都汴京使高王索宋漢淮金主亮使
高景山王全來求漢淮之地全曰趙桓今已死矣始聞靖康帝之喪大殺宋遼宗室汝
凡一百三十三人金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一百三十三人棄其太后
徒單女分兵為三十二軍鉦鼓不絕遠近炬后聞金主欲南
伐數以言諫金主不悅遂弒之大舉入寇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妃嬪皆從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烏祿為帝於遼陽暴揚亮惡國人拒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
陽更名雍是為世宗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亮被允文敗采石時金主帥大軍
臨采石江上誓眾明日濟江會虞允文奉命往蕪湖犒師采石敵騎充斥宮軍星散允文命諸將列陣敵
麾數百艘絕江而來允文入陣中會有潰卒至教以旗鼓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弩尾擊亮乃率軍趨
揚州采石之戰允文一書生以敗卒數百破敵十萬之眾其籌策有大過人者也眾遂殺亮

北還佇。金主亮至瓜州約諸將三日濟江否則盡殺軍士危懼共謀殺之師遂渡淮北還。雍
入燕遣使聘宋。金主雍入燕遣使來聘。乃詔經略宋事。請宋來聘。金以
稱臣。且陝淮多爲宋所復。乃符離之勝宏淵隙。金孛
令紇石烈志寧經畧宋事。撒率
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李顯忠戰却之。邵宏淵拼兵不
動。諸將各遁。顯忠知勢難孤立。遂夜引還。至符離師
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四事議和休息。金紇
盡。隙者顯忠宏淵不相協也。石烈
志寧以書來求四事。詔遣盧仲賢報之。朝臣皆欲議
和。使軍民得以休息。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遂書
定四事。一欲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
歲幣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帝大悔悛昔忽
朝臣出外訪賢士。職官廉能草萊抒。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
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體訪外小官饋獻
任賢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
加按劾。宰執樞密亦禁沮。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當奪

官。金主言尚書樞密生日饋獻不少。小官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亦禁之。葬宋
欽宗鞏洛原。金葬欽宗皇帝鞏洛之原。以一品禮。幸太子宮諭戒鉅以
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序。金主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汝惟無忘
祖宗純厚。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高麗趙位寵來附。
不受執付高麗國。高麗趙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主曰朕豈助叛臣。執付高麗。金至
會寧。赦稅。歡宴。誡務儉約艱難。金主至會寧。赦免今年稅。宴宗室宗
婦。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懽。成醉。自歌本曲。明日發上京。宗戚奏辭。金主曰太平歲久。汝等爲縱當務
勤約。毋忘祖宗艱難。相與感泣。舊風純直所當習。資用當務節省。詔
禁女直南人衣飾。金主謂從官曰女直舊風純直。汝等當習。凡資用當務節省。禁勿學
南人衣飾。世宗雍卒璟王虔。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太孫璟立。是爲章宗。○語宋

韓侂胄議來伐。時有勸韓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遂定議伐金。而用師之意益銳
矣。命僕散揆會兵發。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厖
梁越。列騎張旗於沿江。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屯於厖梁河。乃整軍
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宋來議和還師粵。丘宗遣使如金議和。僕散揆從
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宋以韓蘇首求和。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人以求和議。
乃歸大散濠州泗。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璟卒衛王永濟
立。完顏璟卒。永濟立。爲胡沙虎弑。乞和蒙古蒙古勃。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
勃變色貌。蒙古取西京西北。取金西京北諸州皆降。入居庸關大掠
金兵禦蒙古。敗績於會河。蒙古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之精銳皆盡。胡沙虎弑主永
濟。立昇王珣。徙汴關。金胡沙虎弑主永濟出宮弑之。立昇王珣徙汴。公主金

幣和蒙古。許和。復圍燕以沒。金使完顏承暉乞和於蒙古。許以公主金銀繒
帛各萬兩匹。蒙古主許之。復圍燕。侵宋被王辛之敗。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安豐。
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求和於宋宋色艴。遂使守緒以伐宋西
河成鳳黃牛掘。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復寇西和成鳳州
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珣卒守緒號哀宗。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男子
且笑且哭許。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
我國將亡。羣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惟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陳和尚大
敗蒙古。二十年間此捷揭。蒙古入。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
衆。蓋自二十年間始有此捷。陳和尚名彝。字良佐。和尚其小字也。訛可質蒙古求和。
蒙古退軍河洛碣。金遣曹王訛可爲質於蒙古請和。蒙古退軍河洛。蒙古約

宋同舉兵。棄汴濟河蒲城颮。白公廟戰師敗績。走歸德府蔡州突。蒙古使王檝來議同伐金。帝汴之遣鄒伸之報謝。時汴京糧盡援絕。金主出索戰。與后妃訣別。濟河。次於蒲城。及蒙古戰於白公廟。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崔立以城降蒙古。后妃宗室青城捽。在道艱難甚宋時。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執梁王從恪。荊王守純等。不可爲上。而寘宮中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速不臺殺二王。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乞糧於宋詞徒竭。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我。我亡必及宋自然之理。朝廷不許。守緒傳位於承麟。守緒縊死承麟殂。金主守緒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守緒遂自縊。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十主一百二十年。兵爭屠殺民命忽。金自完顏旻起。宋徽宗政和乙未傳晟。亶。亮。雍。璟。永濟。珣。守緒。承麟。共十主。一百二十年。其間遼宋兵爭。百姓屠戮。傳至承麟。其亡忽焉。可概也夫。○已上六月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七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八

吉安沈尚仁與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蒙古元紀

元太祖奇渥溫鐵木真　蒙古部人。世爲蒙古部長。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即位於斡難河之源。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未有國號。至世祖始建國號元。其元年丙寅。是宋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

元太宗奇渥溫窩闊台　太祖鐵木真第三子。約宋滅金。在位十三年。元年己丑。是宋理宗紹定二年。

元六皇后馬真氏　稱制六年。六年之七月。即定宗貴由繼位。其稱制之元年壬寅。是宋理宗淳祐二年。

元定宗奇渥溫貴由　太宗窩闊台長子。在位三年。其元年丙午。是宋理宗淳祐六年。

元太后禿里聲納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禿里聲納復治國事二年。稱制之元年爲宋理宗淳祐九年。

元憲宗奇渥溫蒙哥　太宗之孫。睿宗拖雷之長子。在位九年。其元年辛亥。是宋理宗淳祐十一年。

元世祖奇渥溫忽必烈　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改元者二。中統四年。至元三十一年。其中統元年庚申。是宋理宗景定元年。滅宋之年。是至元十六年。

元成宗奇渥溫鐵木耳　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改元

者二。元貞二年紀 大德十一年。其十一年
之五月。即武宗海山嗣位。
元武宗奇渥溫海山 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世祖忽必烈曾孫。成宗鐵木耳姪也。
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
五年。壽三十一。改元者一。 至大四年。帳
元仁宗奇渥溫愛育黎拔力八達 武宗海山同母弟也。海山舍子而立
之。在位十年。壽三十六。改元者二。 皇慶二年
狂 延祐七年。其七年庚申正月。即英宗嗣位。
元英宗奇渥溫碩德八剌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嫡子。在位四年。爲御史大夫
鐵失等弑於行幄。年二十一。改元者一。 至治
三年。崩
元泰定帝奇渥溫也孫鐵木耳 顯宗甘麻剌長子。裕宗眞金嫡孫。世祖忽
必烈曾孫。英宗碩德八剌叔也。初嗣晉王。及英
宗碩德八剌遇弑。以宗子入繼。在位五年。壽三
十六。改元者二。 泰定四年。狎 致和一年。九
月以後。即文宗圖帖木爾天曆元年。戊辰

元明宗奇渥溫和世琜 武宗海山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也孫鐵木耳
殂。嗣子方立。大臣燕帖木兒謀逆。迎和世琜弟
懷王圖帖木爾攝位。遣使迎和世琜正位於和
寧之北。立圖帖木爾爲太子。在位僅半年。未及
改元。即天曆元年。壽三十。
元文宗奇渥溫圖帖木爾 武宗海山次子。明宗和世琜弟也。初封懷王。自海南
召還。出居建康。及泰定帝也孫鐵本耳殂。大臣
燕帖木爾迎立之。讓兄和世琜。而已權攝位。遣
使迎和世琜於沙漠。和世琜立爲皇太子。比入
見而和世琜暴殂。復襲位於上都。在位五年。壽
二十九。改元者二。 天曆二年。崩 至順三年。
元寧宗奇渥溫懿璘質班 明宗和世琜次子。初封鄜王。文宗圖帖木爾殂。遺命
傳位於和世琜之子。時懿璘質班留京師。圖帖
木爾立之。在位二月。殂。年七歲。
元順帝奇渥溫妥懽帖木爾 明宗和世琜長子。文宗圖帖木爾時被讒出居
廣西。寧宗懿璘質班殂。文宗后以子幼。立之。在
位三十六年。而亡於明。走應昌府。二年殂。壽五
十一。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帝。明太祖朱元章
謚曰順帝。改元者三。 元統二年。癸 至元六
年。 至正二十八年。
元連兩居共十六主。一百六十五年
元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一統。八十
九年。
奇渥溫氏蒙古先。太祖太宗共居延。
定宗及后憲宗繼。世祖開基始號元。
歷年二十承南宋。又有十六承武前。
仁英泰寧文明後。順帝丁未失中原。

洪武戊申更已酉。庚戌應昌歸九泉。
前除宋紀後洪武。實統八十有九年。
附元末僞主歌
元之末造天心厭。順帝辛卯群雄興。
宋主韓林十六載。天完徐氏十年成。
明氏玉珍稱夏主。帝蜀相傳及子昇。
始事天完後割據。二主一十有五齡。
吳主白駒塲上起。十五年來張士誠。
浙東方氏國珍者。順帝戊子早稱兵。
降元爲浙左丞相。一主獨延二十齡。

福建雄據陳友定。遼陽劉益廣何真。
山東田豐與毛貴。蕭縣李二亦叛人。
關陝之中李思齊。晉趙擴廓皆不臣。

通鑑韻書蒙古元紀目卷之二十八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八

旹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沈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叅校

蒙古元紀

紀韻凡十一　蕭屋迥豔覃潛宵嘯物梗屑

蒙古奇渥溫氏曉。元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金胡沙虎伐之昭。沙虎糧盡遂還金追襲敗之海嶺曉。金胡沙虎伐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金勝花都郎君叛通於蒙古益彊嫖刁木適年討不克乃與議和割地饒歲遺牛羊與米豆冊為國王不受招自號稱大蒙古國。自倢懶既誅其子勝

花都郎君。以父部曲叛通蒙古。蒙古益彊。兀木連年討之不克。乃議和割地。歲遺牛羊米豆。冊其酋長為輔國王。自稱大蒙古國。改元大興。稱帝斡灘河源超。鐵木真世為蒙古部長。功德日盛。諸部慕義來降。即位於斡灘河之源。用兵如神。至世祖時始稱國號曰元。侵金金使來乞和不許金和惟兵掠取金西京西北州。金主永濟嗣位。蒙古主據南唾曰。中原皇帝。此等庸懦亦為之耶。遂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遣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遂取西北之境諸州皆降。灰河會河敗金梟遂入居庸大掠去。金兵禦蒙古敗績於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之精銳皆盡。完顏承暉和又徼。金銀繒帛公主歸。金使完顏承暉乞和。蒙古許。歸以公主。金銀綿帛各萬兩匹。許之。許和復圖燕雲遼入燕完顏承暉死。金主不能守中都。議遷於汴。蒙古主怒曰。既和而遷。疑我之計也。復圖南侵。遇於霸州。大敗。中都援絕。承暉仰藥而死。執柔質

柔二親諷為二親屈張柔降。金將張柔為蒙古兵所執見主帥明安柔立而
不脫壯而釋之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燕京柔嘆曰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木華黎
取平陽聊蒙古木華黎圍平陽行省參政李革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請革宜突圍出革嘆
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乃自殺使柔侵金殺賈瑀河北郡縣皆
降嶸蒙古使張柔侵金柔縛賈瑀剖心遂引兵與武仙戰於滿城敗績河北郡縣皆降攻高
麗用洪大宣以為鄉導王瞰邀蒙古兵襲契丹經高麗之境用其人洪大
宣且為鄉導其攻其國國王瞰降楚材進庚午元曆驗天文占羊胛
燒時蒙古嘗訪遼宗室召耶律楚材以備訪問進庚午元曆明天文之占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蒙古
主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壬午長星見西方女直易主楚材料。
宋寧宗壬午十五年長星見西方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直將易主矣。滅回回國次忻

都。鐵門關見角端妖蒙古主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
馬尾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上天惡殺遣
之以告蒙古主班師攻圍李全於青城夜布狗砦長圍逆李全拒宋
以疑蒙古蒙古攻之築長圍夜布狗砦全與兄福日數十萬勁敵未易退也全留青州遣兄還楚。入
夏城邑多歸降。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執夏主睍
滅夏。囂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驅疫病消。蒙古主避暑六
盤山夏主睍力屈出降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驅而已軍士病疫用活萬人。
鐵木真死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條。蒙古主死於六盤山臨卒謂其
左右曰宋金世仇若假道於宋必能許我破之必矣言訖而卒生四子少子拖雷監國。入西河
陳寅死節。蒙古人入西河州陳寅與志固守城陷寅妻杜氏仰藥自殺寅亦仗劍而死賓客同

死者二十八人窩濶台嗣朝群僚。拖雷監國耶律楚材與諸王奉窩濶即位時禮儀簡
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皇族諸王尊長皆班列以拜圍金汴京金卒敗。蒙古主遣將圍
汴京金完顏合達與拖雷戰大敗忠孝軍統領陳和尚死之。詐可質和退軍標遣金
曹王訛可為質於蒙古請和蒙古退軍河洛。遣王檝約宋伐金許宋成功
河南要。蒙古遣王檝來議同伐金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甚帝命許之乃遣使報
謝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復國汴戰白公廟。金主濟河次於蒲城及蒙古人於
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金崔立獻汴城喬執金梁王與荊王太
后后妃宗室飄速不臺殺二王族送后妃等和林剿。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諷太后遣金王乳母入歸德府招降遂作亂以城降於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荊王
守純大事已去上而宮中及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時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寶玉以出。取金洛陽強伸死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下詔授中京留守伸以死自效金取洛陽伸力盡被執殺之。那顏倴
盞圍蔡茗宋孟珙師師會攻。蒙古那顏倴盞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珙等帥
師會入蔡滅金師歸迢金主守緒傳位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知
之。事急遂自經死忽斜虎赴水死將士從死者五百餘人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以歸珙乃與塔察兒分
金主骨及寶玉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聞宋來爭河南地還師南下決
河漂。時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軍宋師多溺引師南還。使
王檝責宋敗盟。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日矣。濶端
入沔稼死朝高稼守沔州沔無城依山為阻民皆襁負歸之蒙古太子闊端入沔衆擁稼出
后敵闘殺之。侵宋江陵及蘄州。蒙古將忒木䚟寇江陵統制李復明拒之及蘄州孟

拱師御之。師王旻來降，襄陽潰。趙范在襄陽，與北軍王旻等朝夕鬩鬩，既而南北軍交爭，火於樵驛，旻等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元。姚樞趙復相繼起，北方始知經學勸。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初破許州，獲金資庫使姚樞，太祖見之甚喜。繼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焉。長驅入蜀，一月闕成都利潼三路，挑成都城內骸骨積百四十萬，城外焦。統制曹友聞及蒙古戰陽平關，友聞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與弟萬俱死。軍盡沒，蒙古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府州軍關隘縣皆俱陷沒。成都城中計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陽平關在漢中府。校試儒士於諸路，經義詞賦論分翹。儒人被掠亦令試，得士四千三十。噫，免為奴者四之一。耶律楚材奏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請校試儒士於諸路，乃命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鈔法均輸衡量陶。庶政畧備民蘇息。耶律楚才奏記繇。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楚才之奏可記也。惟中用師得名士，收集伊洛諸書璀。韻篇太極書院延趙復，道學生選俊秀錄，河朔始知道學矣。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乃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與姚樞、許衡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窩端台卒，遺詔肅。○已上太宗后乃馬真氏不從，遂稱制統國事收。蒙古主窩闊台卒，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楚材勸遵遺詔，后馬真氏不從，遂稱制於和林。田世顯叛宋以降。殺陳隆之城屠戮。搭海部汪世顯等進圍成都，陳隆之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送款開門，隆之見殺，舉家數百口皆死。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姚樞棄官隱蘇

門墾田讀書道學目。蒙古以姚樞為燕長，樞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墾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家廟，別為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讀書鳴琴，若將終身。入通州盡屠其民。蒙古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蒙哥繼立太弟忽必烈總治蒙漢。遣召姚樞治平宥。姚樞為書數千言，疏為八目，脩身蠱力學，尊賢與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逐遠佞，次及時政弊為條三十。大弟服。蒙古主蒙哥立，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遣趙璧召姚樞，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為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太弟大奇其才。屯田經略司置汴。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梁，俾屯田唐鄧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俟時大舉，宋可平矣。遂置焉。西僧那摩

國師獨。號西僧那摩為國師，其兄僧斡脫赤嘗在定宗朝佩金符奉使，令亦貴用事。使姚樞勸農京兆。初樞從征大理，嘗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忽必烈遂行止殺之令。及還京兆，遂授勸農使。希憲宣撫孟子讀，抑強扶弱而摧姦境內大安驚摘伏。蒙古太弟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太宗問其說，義利之分，因日為廉孟子。京兆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境內大安。許衡慨然道自任，不受京兆提學蘇。衡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姚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自任。時廉希憲薦衡，乃授提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九矣。自將侵蜀至東勝，以土覆冰遂濟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三道入扑。蒙古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回

鶻貢珠傘精盆。回鶻貢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直銀三萬餘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禁勿復獻取苦竹隘隆雅跳取苦竹隘守將楊立戰死之忽必烈渡江圍鄂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之大出內府銀幣犒師聞憲宗訃北還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已城下餘衆解圍北還上憲宗忽必烈改元中統古主忽必烈憲宗同母弟改元中統廟號世祖蒙古有年號始此竇默許衡召禮煨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召見之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敬待加禮至是復與衡同召區分漢地爲十道制置宣撫廉史淑分漢地爲十道制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等爲之酌古今宜定官制初定官制命許衡等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王鶚翰林承旨沐紀綱法度煥然新文物典章人材輻金主鶚博學正直金亡委

質於元推轂人材希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郝經使宋被宋囚郝經來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呈露命幽之眞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欲兵惧國又數上書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八思巴爲國師禿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姚竇許辭三公位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三司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之聽贖俘儒爲民族令十路之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歷問民疾苦禮高年勸農桑抑游惰蓄文學才識可從政茂材異等列名孰官汙及民不孝弟量其重輕議罰鞫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爲民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

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遣崔明遠訪郝經責宋拘使侵擾覆遣崔明遠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整降得宋事虛實山川險要知之熟劉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宋所部降於元蒙古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也史天澤相國大治蒙古史天澤既相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文謙宣撫德意恭張文謙與王文統進立紀綱以安國便民爲務文統素忌之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王恂爲太子贊善正道經術輔相夙恂有學行及爲贊善燕王嘗問守心之道恂曰人心猶印版惟以正道經術輔相王由是貴戚多崇文學參初作太廟於燕京元之廟儉朴無文至是初作廟凡九室利誘文德榷場鬻劉整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遣使以玉帶與之請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兵

威益熾。定都於燕秉忠請修營官室中都覆。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詔修營官室城池以燕京爲中都。伯顏宰輔磐翰林伯顏爲中書左丞相事有難明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讋服爲眞宰輔以王磐爲翰林承旨以衡陳時務五事副許衡乞歸鄉里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爲君難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愼微蒙古主嘉納之致書於日本國王書云朕即位高麗來朝歡若父子日本密邇高麗無使通好聖人以四海爲家之理哉天澤行省襄陽麓史天澤行省事於峴山以圍襄陽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聯亘諸堡斷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張文謙奏立勸農巡行勸課諸道敦本抑末設庠序崇獎孝弟職士條奏開籍田祭農蠶立國子學胄子育張文謙爲大司農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教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

先農先蠶並國子學以教胄子皆從之。城萬山以弘範守。蒙古史天澤城萬山以張
弘範守之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自是襄樊道絕。墮其外郭樊城縮。
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郭國號曰元取易義秉忠之請瀉名邀。改國
號曰元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文煥以襄陽城降。時襄陽久
困孤城援絕呂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元主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五年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
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天澤伯顏南征攏命史天澤伯顏帥師南侵諭之曰古
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屠沙洋新城元伯顏兵入漢
取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誼率所部二千死戰皆沒赴火死。遡流而上青山舳艫
曰宋人謂我必陽邏可渡若以鐵騎遡流西上以擣其虛渡江必矣帥衆泊於青山磯遂登南岸宋師不
知也程鵬飛降得鄂州城呂文煥使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伯顏自帥大衆東下趙臨

安沿江諸將望風踊時伯顏阿朮順流東下呂文煥爲鄉導沿江諸將皆呂氏部曲
咸望風降附丁家洲戰敗宋師乘勝東下如破竹。時賈似道以精
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於池州之丁家洲宋師大亂元師乘勝東下矣。郝經至是始
遣還撰脩續漢書成牘。詔遣良祕以禮送經歸經奉使被拘囚一十六年撰修續
後漢書行於世。江東民疫開倉賑。元伯顏入建康時江東大疫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
民大悅。攻破常州屠殺熵。元伯顏至常州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城遂破命屠其民
存者二百○已上人而已。歷詛制江南分爲十等。一官二吏七匠
挺八娼九儒十丐。制爲十等江南人錢塘江潮三日寘。元軍
駐江上潮三日不至伯顏入宋臨安府德祐宮眷北來並伯顏入臨
安城以帝及皇太后府與出宮與芮及沂王度宗母隆國夫人等北去三學諸生皆行德祐帝㬎年號。

宋之端宗位福州。宋益王即位於福州是爲端宗。再走潮惠請降炯。
蕭壽庚作亂帝走潮州次惠州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道士宗演領道教。元主封張
宗演爲嗣漢天師領江南道教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楊璉眞伽釋教悖。西僧楊璉
眞伽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唆都攻克興化軍屠民血流
聲如淬。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拒守攻破其城屠其民血流有聲。一克潮州文屠
潮民。元唆都還攻潮州馬發城守益備相距二十餘日而敗又屠其民。颶風大作宋亡
兆張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颶風大作將士勸登岸世傑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今若此豈天意耶墮
水溺死。宋亡。許衡兼領太史院王恂守敬測驗調迎頡敬吉
曆本在測驗。測驗器先儀表占。乃作簡儀候極儀混
天象玲瓏儀藍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星晷定時儀等揆。

景附闚日月蝕儀曆數曆理曆家泰。元以許衡爲集賢學士兼領太
史院事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乃命王恂郭守敬測驗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在
於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儀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闚几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王恂
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遣使訪通皇極數鄱陽祝泌
子孫念其甥傅立持書來。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
上建司天臺大都欽儀象圭表銅爲之表高四丈景
眞燭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監候儀。是司天臺於大都太
史令王恂等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高表名以十尺則景長而眞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
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戍軍還塗周郵深四十五里安樂塋。詔湖
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官給其需。請究州郡社稷制折衷

前代參酌釐祭祀儀式壇壝器圖寫成書通禮閃。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禮儀定祭祀儀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社稷通禮。○已上豐韻

宦者咬住歷江南訪求高士名山。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

始遣都實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窮河源河源西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自河發原至中國計及萬里。

貢金行邊伯顏參。遣皇太子眞金行邊伯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勿以常人遇之也

焚毀道書。言帝方信桑門諸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也詔焚之。

殺阿合馬著死甘。時阿合馬病國害民益都千戶王著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爲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王惲曰誠殺身成仁者也

設鹽使司賣鹽法擇利民者行之堪。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

定民貸錢所取息法以三分爲率。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

內外官三年考滿。滿三年者遷叙。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者遷秩未滿者不許遷超。

詔諸路歲舉儒吏省掾有闕令史就令史取諸路歲貢儒必通於吏事諳吏必知夫經史者。詔諸路歲舉吏各一人中書省椽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業吏必知經史者。

授時曆印各省會。郭守敬以汴宋舊儀人多不協乃創造儀象圭表爲器其法視古加密曆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天祥不屈死柴市。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欲用之。天祥曰倘得以黃冠歸故鄉可也。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丞相帝疑乃詔有司殺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靜脩辭官精義涵。處士劉因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擢右贊善大夫。母老辭歸。

海運清瑄羅壁總。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二人遂言海道可通乃命總管羅壁造船由海道入京。

後弘吉剌朝攺婁。立弘吉剌氏爲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預朝政。相臣輒因后以奏事焉。

臺臣言詔停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租賦去歲旱災詔令有司權停勿徵。

增給官吏俸給餱。崔彧言今百官月俸宜更議增其官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

遷宋宗室於內地。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而信一人浮言搆之人人自危矣帝悟詔遷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

禁習天文圖讖。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馬湖部田鼠食稼。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罷榷酤聽民自湛。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立榷酤法增舊十倍。至是罷之。

立按察司巡郡縣。副使分蒞按治戩。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文海訪江南人才。孟適葉李趙張擄詔程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文海復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

薦免徵風浪覆舟糧。以張瑄朱清並爲運糧使。免徵海道風浪覆舟糧。

設國子官蒙漢諭。祭酒一員司業二。丞一博士二員。偹助教四員生百廿。官給紙劄飲食單。初立國子監設監官遂以耶律有尚爲祭酒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江南諸縣置教諭又以廷議。曇設提舉儒學二人學田美餘才藝。詔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求焉復從

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羨餘。以給才藝之士。造至元寶鈔頒行中統交鈔並行憝至元一貫中五貫子母相權新舊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徵理司鉤考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諸路錢穀。復以爲不專其任。置徵理司以主之。趙㬎學佛吐蕃龕。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於吐蕃。枋得被薦不肯仕北行不食死無慚。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謝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惟欠一死。辨論凡數千百言。後魏天祐託枋得入城。逼之北行。不食二十餘日不死。至燕不食五日死。○已上覃韻 興文署掌經籍版江南學田糧穀東。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地大震武平尤甚。七千餘人壓死漕壞倉庫局四百餘民居不可勝計

限。時地大震。武平尤甚。計壓溺死者七千餘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江陰寧國路大水百姓流移失生產計四十五萬餘戶出粟以賑史書簡。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發粟五十八萬賑之。楊璉真加發宋陵一百八十一所緡。會稽唐珏石函拾收葬蘭亭冬青睆。真加又庇逋賦民三萬三千戶田剗坐侵盜官物被囚。尋釋還其所籍撰。西僧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大臣塚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利其金玉。會稽人唐珏傾家召壯士。爲石函六號。收葬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記。取別骨換之。又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受美女寶物之獻。坐侵盜官物被囚。帝命釋之。給還其所籍。○已上潸韻 復徵劉因因辭官。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學

田州縣自掌看。釋奠外廩士無告貢士莊田聚數觀。詔江南州縣學田。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令覈數入官。禁鞭背字可獻珠邀價鈔數萬錠繁。禁鞭背。字可等獻大珠。邀價鈔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彗入紫微抵斗魁光芒尺餘一月攙夜召不忽木入禁前代通鑑誦法端。彗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銷變之道。不忽木曰。三代聖王。克謹天戒。此通鑑也。因誦漢文日食求言詔。遂論說至四鼓乃罷。○已上世祖 皇孫鐵木耳繼位。時鐵木耳來奔喪。伯顏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諸王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中外崇奉孔子寬。有云至元十八年。貶孔子爲中賢。尊桑門爲正道。至是詔中外崇奉之。錮租佃租錮如數。詔錮田租十之三。今所錮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宜令佃民當輸者亦如所錮之

數。從之。蘭州河清三日漫上下有三百餘里。蘭州河清。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江西郡縣大水溢無禾百姓遂無食有司廉訪命賑餐。大水無禾。民乏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授嗣天師張與才太素凝神廣道安領江南諸路道教。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爲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太后幸五臺山。初爲太后建寺五臺山。將幸之。李元禮言太后臨幸有不可者五。伏望端處深宮。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詔禁諸王與駙馬無奪民田官吏臧仍禁呈獻及受獻。詔禁諸王公主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命廉訪歲舉廉幹。命廉訪司作成人才。歲舉所部廉幹者各二人。增置推官專刑獄。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遣使問民疾苦寒。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置各路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開

鐵幡竿渠堰水。時欲開鐵幡竿渠郭守敬議曰非大爲渠堰不可執政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山水注下幾犯行殿帝曰郭太史神人也省民出公租田糧。時公田爲民害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皆給以條民力少蘇焉。九月壬辰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單其光燭地起河鼓沒於牽牛如雷。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諭何榮祖定律令。帝詔何榮祖等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未及頒行而卒。彗出井入紫微閣。彗出井歷紫微垣至天市垣凡四十六日。弛山澤禁任漁獵。時以歲凶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減直糶米賑貧難設肆三十有六所。老弱給廩五月糧。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悉追收護持璽書富民斂怨貧民權臺臣以江南富民多

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宜悉追收爲便命卽行之。建孔子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始建立之。岳鉉大一統志輸。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地震平陽太原甚廬舍蕩八百區刓人民壓死不勝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齊賑謙陳天祥等極言時政之弊彗出紫微臘月謹十二月彗出紫微垣。大德八年地又震大德年號平陽地震不止皇后召愛薛曰下民所致耶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四月星孛於室垣入紫微垣約一丈七十四日而滅。去歲彗星見至是始滅凡七十四日。大德九年大同路地震有聲雷若般壞官民所居廬舍壓死五千餘人弃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朽木瀾。大同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閒壓死二千餘

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始定郊祀禮儀位。制下衆議以爲冬至禮天夏至禮地漢元始間始合祭今當循三代之禮鄭州暴風雨雹盤大如雞卵麥桑殞。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桑棗皆殞命蠲今年田租。開城地震廬舍壓。開城又地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孔子廟成行釋奠牲太牢樂登歌彈。京師孔子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二襲。〇已上成宗海山繼立號武宗。懷寧王海山卽位是爲武宗。以母弟爲太子冠立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〇已上寒韻加封孔子復草詔。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譯進孝經印賜劭。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茶鹽之課宜如舊。前爲江南大水以茶鹽課折收米賑饑人今商人輸米中鹽以

致米價騰貴中書省請茶鹽之課宜如舊從之條格律令世祖徵中書省臣言法者不可偏重自元貞來放釋有罪失於大寬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請自世祖卽位以來所行條格遵而行之制曰可阿沙不花爲右相。不賞蹴踘忠言耀。初懷寧王總兵漠北問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後果爲名臣帝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矣死不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爲右相。禁白蓮社毀淫祠以人還隸民籍。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宦者邦寧兼丞相。帝欲以宦者李邦寧爲相辭曰臣閹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也奈何辱以寺人不敢奉詔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僧教瓦班翰林棹。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定制孔子祀春秋二丁釋奠太牢邵定制孔子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皇城角樓以壯觀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乞罷

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王約正議大體。焉。命置太子右衛率府。王約曰。置之恐累儲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家令薛居言分地五事。約不為署。行諸之日。太子潛龍也。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立常平倉。嚴海禁。立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禁之。荊門大水山崩。死三，四百餘人。荊襄大水。山崩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已上武宗。仁宗初立。老臣召。詣陳九事。正八事。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陳天祥。劉正。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九人不至。謙至。上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舉切時弊。國子學領李孟料。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遣宦者邦寧釋奠。忽大風起殿上。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風息

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師儒才德不拘級。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辟布衣亦選用。譯刊衍義貞觀要。命刊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命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刊行以賜臣下。增國子生三百人。陪堂廿人。一經。詔諭省臣曰。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定式。內降旨一切勿行。詔停內降旨。曰。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壞銓選法。自今一切勿行。農時禁獵諸王慓。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日食雨毛彗東井。天挺時政七事。嗾。朔日食。雨毛。彗出東井。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諭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之。李孟請詔行科舉。三歲一開科目。燎。詔行科舉。凡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京師大旱又且疫。京師大旱疫。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西僧放囚所佛笑殺夫殺主貧緣免尉延德言不報。陝西行臺尉延德誠言。西僧放囚。所稱奴婢殺主。妻妾殺夫。貧緣以免。實紊綱常。不報。訪求遺逸人。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大寧地震雷聲嗷。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冀寧汴梁武涉震。冀寧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文階勿授宦者鈞。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履謙立升齋積分。學制稍廢。復以齊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辭理俱優者為一分。平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從之。進士恩榮翰林嶠。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飄北山南移

夕河川平地突出土阜。高二三丈。陷民居。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已上仁宗。碩德八剌太子。叶武宗子周王和世㻋逃居漠北。立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成紀泰安山並崩。東北地震三日嘯。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東北地震三日。秦州秦安縣山崩。南土山崩。隴西雨。壓死居民給賑嘆。鞏昌隴西縣大雨。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已上瑞韻。寫金字佛經糜佛三千九百兩金蔚。寫金字佛經。糜金三千九百兩。僧徒冒利。歲費滋甚。鐵木迭兒貪緣起。鐵木迭兒家居未遂。年。復貪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莫不驚駭。栽桑圖說印散苑。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梓廣陸淳春秋纂

例辨疑微旨掘。集賢學士曲出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鋟梓以廣其傳從之

英宗立時延祐七始服袞冕享廟。仁宗延祐七年卒太子立是爲英宗始服袞冕享太廟故百年廢典。一旦復見

上書言事得專達詔內外直臣上封事者直至御前如細民訟訴則禁之。

減天下租三分綜。減天下租賦三分。

因諫張燈賞養浩金織幣帛旌直屹帝欲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中書省參張養浩具疏今燈山之構所玩小所繫大所樂淺所患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賜金織幣帛以旌其直希孟養浩字

觀音保等諫脩寺觸怒俱被誅竄屈時勅建西山佛寺甚亟觀音保等以歲饑上書極諫帝怒殺觀音保竄成珪等

平江路水損田爲四萬九千六百畝南康建昌既大水山又崩頹殺人物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三十頃免其租南康建昌大水山崩

聽民採煉金銀冶。十分之三輸官。先者四十七人命賑之。令上都雲州輿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二又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拜住請徵居信澄。右丞相拜住言處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澄用力聖賢之學嘗謂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大學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

敗於柳林風雨拔柳林行宮大木帝敗於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

勅寫金字藏經迄英宗辟作藏經序理明義正詞不詘勅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論

鐵失殺丞相拜住遂弑英宗行幄變帝自上都還是夕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弑帝於行幄迎皇叔嗣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之爲泰定帝〇已上英宗

泰定立誅鐵失等並戮子孫家產剮。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於燕都並戮子孫籍其家產

開經筵進講諸書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傅遂命平章政事張珪學士吳澄等進講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

上都大風地震。帝如上都大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凡數千言帝皆不從

許思敬請頒撰制陰陽相地邪說勿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頒道經各山宮觀三月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

大風海溢沸遣使祭海神不止乃徙居民避海千二百五十家大風海溢壞隄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居千二百五十家鹽官州今海寧縣。

西僧馳驛擾民弗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給驛道途馳騎累百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正僧人給驛法

皇子受戒智泉寺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於智泉寺

滹沱河溢山崩拂碉鳳興成峽江震

滹沱河溢通渣縣山崩碉門地震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震

晝晦飛石斃人數。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

御輿聖壽無量戒帝御輿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殂於上都太子佛帝殂於上都太子阿速吉八嗣位。〇已上泰定帝

燕帖木兒迎懷王。泰定帝殂時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遂謀舉義令曰武皇有子二人周王懷王天統所在當迎立之

懷王遣迎周王紱。元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㻋於漠北

周王和寧遂稱帝立懷王以太子殺周王還至和寧之北遂稱帝立文宗爲皇太子

太白經天明宗殂太白經天帝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暴殂人疑文宗弑也〇已上明宗

文宗襲位再髳皇太子復襲位於上都

輦真乞剌思爲師。字木魯翀舉觴疑西僧輦真吃剌思爲帝師上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惟國子祭酒字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僧人師也予儒人師也吾不爲禮。

命纂脩

經世大典。命翰林奎章閣諸儒準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啓復宗述
亞聖佐。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
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物韻 已上 印川金鳳芳池井。侯坤煮鹽輸
課請。印州有二井宋名曰金鳳芳池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
鹽運司主之。京師地震大寧然。大寧路地震。白虹並日長天影。
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天鼓聲鳴於東北。天鼓鳴於東北。文宗寧宗肉俱
冷。隴西地震是日帝殂廟號文宗以帝諱不軌使明宗飲恨而殂寧宗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帝年
七歲在位二月而殂。◎已上文宗寧宗 順帝封伯顏秦王。秦州山崩地
裂省。封伯顏爲秦王秦州山崩地裂。雨血汴梁着衣赤。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
彰德雨毛如線𥝤。彰德雨白毛如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湖廣

河南旱八月。湖廣河南旱三月不雨至於八月。流星大如酒杯景色
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天津耿沒於離宮之西極。
太白屢見經天逞。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於
離宮之西。太白屢晝見經天。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百里人死衆。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伯顏弒后於民舍。初塔剌海走匿
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奪歸之於開平民舍。詔罷科
舉有壬領。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實不妨選法也。宿松縣地震山裂。宿松縣地震山裂。
定服色輿馬器皿。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五月黃河復故道滿河白河大溢

青。黃河復故道滿河白河大溢水爲災。浙江不雨民乃饑。浙江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
有星孛於王良炳至七月殺於貫索。四月有星孛於王良至七月沒於貫索。
彗星見於東北騁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西南頸六十四日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靜。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凡六十四日自上房歷十五宿而滅。
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恠。六月大霖雨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
武陟禾將熟有蝗。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地震京師損人猛。京師地大震所損人民甚衆。自七
月至十一月太白屢經天不幸。太白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見於上也。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奉聖靈山震不時。奉聖州地震。天
雨紅沙晝晦境。京師天雨紅沙晝晦。八里塘雹大如拳狀有小
兒環玦儆若獅象龜卵之形。帝如上都幕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邳武雨水城郭陷平地水且深三尺。邳武
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鞏昌山崩死人屏。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汀州
平地水三丈民田共壞二百頃沒民廬舍八百家。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壞民田二百頃沒民廬舍八百家戶賑鈔牛錠死者一錠。常州宜興山
水梗勢高一丈民廬壞。山水溢勢高一丈。瑞州雨水氷凌礦。
瑞州新昌雨水氷至明年二月始解。太白經天又經天。太白屢經天。星孛於
房太白環狀如粉絮尾跡長約五尺餘彗指懺彗指

東南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整。有星孛於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
長五尺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撤文宗主。徙其后。放殺燕
帖古思晴。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文宗之后於東安州尋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
次。○已上梗韻成紀縣山崩地拆。泰州成紀縣山崩地拆。脫脫爲相
賢聲綴。卒復科舉以取士。復行太廟時祭。設開馬禁。
減鹽額。蠲負召還二王。郯寃雪。開經筵。中外翕然。脫脫爲相
卒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之寃召還宜讓威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
然稱賢相巎巎經筵規勸徽。學士巎巎侍經筵日勸帝就學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
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推一事不能獨不能爲君爾其隨事規諫類此。彰德
赤風西北起。晝晦如夜。異聞結。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開

京師之金口河。脫脫用人言於都城外引金口河渾河之水以通役夫萬餘人。大同
饑人相食囂。大同饑人相食。冀寧地震聲如雷。裂地尺餘民
居折。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相傾。鞏昌州縣各山崩水湧人
多溺死滅。鞏昌州縣各山崩水湧人多溺死。詔修遼金宋三史歐陽
玄多屬筆攄。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以歐陽玄
揭傒斯爲總裁官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詔遼金宋各爲史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河
南霖雨汴梁水。河南霖雨不止汴梁大水。令人入粟補官列。備賑濟也。
有匿如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必籍其物還其粟著爲令從之。山東
地震七日止。山東地震七日乃止。邵武震聲如鼓迭。邵武地震有聲如鼓
至夜復鳴。盜扼李開務閘河劫船三百無捕擊。盜扼李開務之閘河

劫商旅船。兩淮軍使宋文瓚言世祖開會河歲運米至京五百萬石今騎賊劫船三百艘乞選能臣率壯
勇千騎捕之不聽。盜竊太廟神主去。元制神主用金爲之泰定癸亥丁卯再被盜竊
至此三見云。山東地震城郭跌。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如雷。沿江盜起
剽掠羣。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盜艘
往來無常賊僅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報。臺閣名
臣守令擧。連年水旱命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郡守縣令。五月霖雨京城
崩。廣西山崩水湧泄。灕江溢平地二丈。屋宇人畜漂
沒絕。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水湧灕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台州方谷
珍兵起。朵兒只班討之揭。台州方谷珍入海爲亂劫掠漕運命浙江參政朵兒
只班討之被執谷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棗陽童子甫週歲長四

尺布袋悅。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週歲暴長四尺許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隕
石棣州石色黑。黑中微有金星嘶。先有聲自西北來。
至州二十里隕決。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二十里而隕。
有星如月入北斗。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二星隕於耀州垤。
化而爲石如斧形。擊之有聲削有屑。二星隕於耀州化爲石如斧形。
削之有屑擊之有聲。用賈魯策修河防。石人隻眼亂世訣。
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命魯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凡二百八十里有
奇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王陵
崗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矣。潁川福通紅巾號。山童林兒白蓮
挾。潁州妖人劉福通兵起以紅巾爲號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

孫當爲中國主遂同起兵縣官捦山童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諸盜盛不可制李二早住

均用起。蕭縣李二號芝麻李與彭早住趙均用攻徐州據之。壽輝普勝文俊

𧦬羅田徐貞一名壽輝與麻城鄒普勝倪文俊等以妖術聚衆反。饒信建衢皆雨黍。

民多取而食之飬。饒信等路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大如黍菽民多取而食之。星

孛婁胃昴畢間。有星孛於西方見婁胃昴畢間。郭子興據濠州閏朱

太祖入濠附之。定遠郭子興兒汝穎兵起自稱元帥攻據濠州大明太祖入濠附之濠州

鳳陽府。省臺兼用南人哲。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隴西地震百餘日會州公廨墻崩鈇獲弩

五百有餘張長丈餘短九尺節。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

會州公廨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安置瀛齋於沙州安置

瀛國公子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脫脫破徐屠城血。右丞相脫脫征徐州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霍山雷鳴禽獸散三日後崩隕石

凸。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張士誠兵據高郵李齊死

之大科傑。初張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呼知府李齊曉齊叱日吾膝如鐵豈爲賊屈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京城大饑父子食。京城大饑厲民父子相食

房中運氣秘密熱。宮女十六天魔舞司徒國師西僧

絜皆即兀該外聲聞。內苑龍船宮漏軼。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

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以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國師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日皆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群僧出入禁中頗有外聞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船行則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汴梁東汴

河冰花五采花草繪畫纈。汴梁城東汴河冰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蒙古不行三年喪瀆亂倫常叙皆彝鄭咺建言不之

報。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母叔嬸兄弟妻亂倫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

哈麻矯殺脫脫薨。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於淮安卒年四十二。子

興卒元璋統軍。郭子興因孫德崖至和驚懼暴卒太祖威名日著遂統其軍。拔河

渡江太平緋。朱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起兵攻除州下和陽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巢湖水寨帥俞海通等以船千艘來降進攻太平路拔之。蘄黃之賊陷宣

州蘄黃賊陷宣州元汪澤民不屈駡賊而死。詔濬大內河道激。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督工董其役。池州趙勝攻安慶。余闕守安慶歲大熟浚湟增陴表裏完固池州賊趙勝攻城連戰三日敗去。兩日相盪天中訴。天無二日兩日相盪天異也。彰德

李實如黃瓜民皆無家向誰說。彰德縣李實類黃瓜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彗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撲。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大名有星焰如火從東南流芒尾撒如曳彗

隨地有聲火焰蓬勃化石切青黑光瑩如狗頭。大名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隨地有聲火焰蓬勃化爲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龍

鬭樂清風火烈百姓死者有萬餘。龍鬭於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友諒自稱平章傑。陳友諒沔陽漁人子會徐壽輝倪文俊等兵起慨然往從之壽亦領兵爲元帥遂并其軍自稱平章。靜江山崩地陷水。靜江路山崩地陷。

水。大汾州桃杏花冬蘖。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天完玉珍據成

都。天完將明玉珍降於徐壽輝及倪文俊將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遂自據成都。宋毛

貫破濟南子。朱毛貴破濟南路董搏霄營壘未完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坼。少項東
北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皆火光空中兵戈聲。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項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之聲。山東
地裂白毛漾。山東地裂天雨白毛。關先生攻眞定路。破頭潘陷
上都。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塞外諸郡破頭潘等陷上都轉掠遼陽。大饑
疫太白經天。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籍太白經天。天壽
節卻朝賀輟。元帝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山東河東與河南關
中等處蝗飛擊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平塹民饑殍。山東河東河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已上屑韻大都杜

鵑聲若差。元大都有杜鵑所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也。五色
雲見彗東排。五色雲見移時彗見東方。日食雨雹黃河清。日食雨雹黃河清凡三日。
平陸孟津七日皆。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彗星見於危室光芒長丈餘青白皆。三月
戊申時以後不見星形白氣指壬子行過太陽前惟
有星形無芒偕在昴凡三十四日。彗星見於危室。光芒長丈餘色青白竟天壬子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凡三十四日始滅。
長星見形如練繒長數十丈虛危間四十餘日乃
滅埋。長星見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滅。六月彗出紫微垣
東南指西向行。歲星退犯軒轅街。歲星退犯軒轅大星。彗見東方經月

滅。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山東赤氣千里亘儀。天心仁愛雖亂世未嘗無告戒也。
日旁有一月一星。順帝不惜國政淫虐無已以是警之。大都雨氂尺餘
長。大都雨氂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孛羅帖木兒伏誅。初孛羅帖木兒荒淫無度酗酒殺人人人惴恐孛羅入奏備達兒自衆中躍出斬之中其腦死。有星孛於東
北尾。有星孛焉。變之甚也。黃河北徙自東明漕濮濟寧被害偕。黃河北徙自東明漕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山陰縣臥龍山裂。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
絳州夜天鼓鳴喈復鳴如空中戰鬪。絳州夜天鼓鳴將旦復鳴聲如空中戰鬪者。
太子寢殿井龍飄光焰爍人人仆地。元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焱爍宮人震懾仆地。元章兵將四方懷。大祖名元章時羣雄割據四方塗炭咸願天子出矣。戊申正月朔稱帝。戊申年正月四日即皇帝位於

建康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順帝北去上都諧。元主仍歸塞外朱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諡曰順帝。元十四主又兩后一百六十五年楷。元始太祖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即洪武元年除兩后共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已上佳韻

附通鑑元末僞主歌

宋主韓林十六載天完徐氏十年成明氏玉珍稱
夏主帝蜀相傳及子昇始事天完後割據二主一
十有五齡吳主白駒場上起十五年來張士誠浙
東方氏國珍者順帝戊子早稱兵降元爲浙左丞
相一主獨延二十齡福建雄據陳友定遼陽劉益
廣何眞山東田豐與毛貴蕭縣李二亦叛人關陝

之中李思齊晉趙擴廓皆不臣。太祖壬辰濠滁起
統子興軍號大明。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八終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門人

明紀

明太祖帝朱名元章（應天句容朱家巷人。父朱世珍。徙濠之西鄉。即鳳陽府。後遷太平鄉。母陳氏。生四子。元章最少。年十七。父母三兄相繼病疫。孤立無依。乃託身皇覺寺。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至正十一年。辛卯。四方兵起。定遠郭子興等據濠州。元章時年二十五。入濠城投為親兵。戊申稱帝。建國號大明。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走應昌。遂滅。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葬孝陵。在南都。改元者一。洪武三十一年。帳）

建文帝朱名允炆（太祖元章之孫。懿文太子標之子。在位四年。叔燕王棣篡之出亡。不知所終。改元者一。建文四年。炆　棣篡位。革其年號。仍稱洪武。）

成祖名棣（太祖元章第四子。初封燕王。起兵奪建文帝允炆之位而篡之。革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遷都北京。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在北京昌平州。改元者一。永樂二十二年。棣）

仁宗名高熾（成祖棣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七。葬獻陵。改元者一。洪熙元年。熾）

宣宗名瞻基（仁宗高熾長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一。葬景陵。改元者一。宣德十年。瞻）

英宗名祁鎮（宣宗瞻基長子。九歲即位。王振弄權。十四年。己巳。以王振之言。帥師親征也先。先被擄。庚午八月十六日。也先送歸。居皇城內之南城。號太上皇。丁丑。徐有貞石亨等因景泰帝祁鈺有疾。奪門擁立復位。又八年。甲申正月十七日崩。壽三十七。葬裕陵。改元者一。正統十四年。祁　復位改元者一。天順八年。鎮）

景泰帝名祁鈺 英宗祁鎮之弟。初封郕王。英宗祁鎮為外國所擄，大臣議立之。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景泰七年，崩。

憲宗名見深 英宗祁鎮長子。在位二十三年。葬茂陵。改元者一。成化二十三年，崩。

孝宗名祐樘 憲宗見深長子。在位一十八年。葬泰陵。改元者一。弘治一十八年，崩。

武宗名厚照 孝宗祐樘長子。在位一十六年。劉瑾、江彬等專權。壽三十一。葬康陵。改元者一。正德十六年，崩。

世宗名厚熜 憲宗見深之孫，興獻王之子，分封湖廣安陸州。武宗厚照無子，大臣遵祖訓立之。在位四十五年。嚴嵩專權。壽六十。葬永陵。改元者一。嘉靖四十五年，崩。

穆宗名載垕 世宗厚熜子。在位六年。葬昭陵。改元者一。隆慶六年，崩。

神宗名翊鈞 穆宗載垕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一。萬曆四十八年，崩。

光宗名常洛 神宗翊鈞長子。在位一個月。改元泰昌。即萬曆四十八年。

熹宗名由校 光宗常洛子。在位七年。魏忠賢專權。改元者一。天啓七年，崩。

思宗名由檢 神宗翊鈞之孫，光宗常洛之子，熹宗由校無嗣，大臣遵祖訓立之。在位十七年而亡於流賊李自成。改元者一。崇禎十七年。按十七年甲申之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思宗由檢自縊於禁苑內之煤山。五月初二日，大清兵入定京師，滅賊李自成，改元順治，葬思宗由檢於昌平州陵，修諸陵而祀之。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九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弟 沈仁敷宰之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參校

明紀

紀韻凡五 虞 徑 沃 漾 篠

元末羣盜爭負隅，災異疊見天下吁。有元末造，傳至順帝，宴安失德，四方羣盜蜂起，竊據州郡，如虎負嵎，有司莫能制，災異疊見，人心痛憤，天下吁嗟。

濠之西鄉太平鄉，朱太祖生大歷胡。競說吞神夢中藥，又道火光燭天鋪。太祖朱姓，應天句容朱家巷人，名元璋，建元洪武。父仁祖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太祖季子也。娠時太后夢一神朱衣象笏，饋藥一丸，吞之，既覺猶香。及誕，火光燭天，

自後室光，每夜如焚，鄰人走救之，竟無所見。時元大曆元年也。紅羅障誇僧不見，父母三兒病疫殂。仁祖往取水洗兒，見紅羅來自上流，取為兒襁，所居名紅羅障。數日不乳，食遇一僧告曰：夜子時食矣。夜半果食，僧忽不見。太祖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三兒遭疫相繼病歿。托身皇覺陰陰筊，太祖孤立無倚，托身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有竹筊，祝曰：避難吉，示我陽；守舊吉，示我陰。筊乃一陰一陽。更祝曰：起義，筊從之。上疑，再祝，筊躍起立香案上。悟，遂謀起義兵。入濠幾斬步卒俱，子興帳下為親兵，配以馬氏甥館扶。時汝潁蘄黃徐宿紅巾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城。太祖入濠，守門者疑為諜，幾斬，得釋，執見子興，與語大悅，收為步卒。兩月餘，為親兵。凡有征伐，輒命往，往輒勝。因加親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即高后也。在甥館日，掌征伐之事。紅巾白蓮惑眾志，徽宗之孫山童誣。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劉

福通李二徐壽輝遵道文素林兒驅文俊普勝方國珍福通等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山童就擒時四方兵起劉福通黨盛不可制遂與杜遵道羅文素韓林兒李二號芝麻李擁衆十萬剽掠郡縣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趙普勝亦以妖術聚衆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羣雄割據民不聊生咸願真天子出矣方國珍爲亂海隅元招諭之國珍降未幾復下海入黃巖港以叛據溫台明十二郡計十有八年太祖兵與濟逃於海既而其下誘之內附焉**士誠友諒王善**屠白駒民張士誠舉兵陷太州稱王國號周遂據高郵與弟士德士信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諸路地廣兵强遂爲勍敵焉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初爲倪文俊簿書掾後領兵爲元帥自稱平章時友諒方强接境茲爲戰爭之始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巡檢劉濟與其子健拒賊數[illegible]鏖戰俱被執濟罵賊而死善義健而釋之健請歸[illegible]兵以復仇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乞丐入賊屯夜半發火大噪賊驚健手斬害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守將

濠之**子興死併統其軍**郭子興與濠州舊帥孫德崖等欲加害太祖關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驚懼暴卒太祖併統其軍**二十四將傾心圖**太祖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將皆濠州人後並爲開國元臣封公侯賜鐵券焉**進取金陵取鎮江**定遠人馮國用率衆歸附喜謂孫武子講論兵法太祖見而奇之因問定天下計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宜先拔之太祖率諸將進取金陵水陸並進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直抵城下破陳兆先營殺南臺御史福壽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於是軍民喜悅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illegible]既定發兵取鎮江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命徐達爲大將浮江東下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卽克其城兵不血刃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吳國**

公行丞相呼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陶安等爲參議郎中都事等官有差**破滅友諒張士誠**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觜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太祖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等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爲帝時姑蘇圍益急張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九月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還師取無錫州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上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諸將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彊積富今亦就擒宜論功行

賞以報勞勳乃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戊申稱帝洪武都**戊申洪武元年正月祭告天地卽皇帝位於郊亶內羣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遂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都轉運鹽兩淮置**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按兩淮鹽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矣**禁種秋米造酒沽**禁種秫米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遂其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定文武科取士法**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科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十五學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
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
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
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
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
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
藝以求實政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
預為勸論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
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以出身有差**衛所**
官軍兵將議定衛所官軍及詳定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
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
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
官領於東道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
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
納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
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專自是征伐率以為常規
帝夜半開門去齊化門登燕京徐達分布上馬輸取河北諸將各率

馬步舟師大會臨清取德州克長蘆元平章俺普等
皆遁指揮郭英率精騎三千下直抵通州城下斬首數
千級元梁王孛羅元十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
兵北行選明召群臣會議瑞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
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
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乎遂求
活左丞相失烈門加樞密院事墨厮等皆勸帝固守京
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守留
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妳上都大兵至燕京
攻齊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徐達登齊化門樓
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
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
人民安堵**堅糧之制因友諒**湘鄉在宋元糧止從田地一派後明墮派攤重荒山湖地
粟升江淵陽田步漕將田地塘分為三又不合淨
數無糧計畝派添步且嘉萬間奏行明初土逆易華
助糧陳友諒致洪武收家餉**以租定賦七誠誅**命戶
倍徵之冊成儲思即曾之責部減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稱殷
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

常二大將統兵二十萬百戰而後克帝惡民之附寇
且受田於富室因取諸豪族租田簿曆付有司俾如
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鐵榜紅牌申**中
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械其頑
誡命作鐵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目有九命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之宮中**不為君**
用族滅悔初屠戮縉紳人畏仕進洪武下令有懷抱德不為君用者斬滅族凡生童應試
者附罪舉如**屯田工役士林苦鞭笞筆楚縉紳痛**罪發
隱匿同罪
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
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一犯
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
然後屯種時葉居昇上言屯田工役為必獄之罪
笞箠之楚為**雪霜之後有陽春少濟以寬基言訐**手太書祖
尋常之際
開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
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徙江南民實**
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鳳陽十有四萬奔走劬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太祖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
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
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
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
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
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
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五星紊度日月刑**欽天監奏五星紊度
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
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
詔上書陳言帝擢其可行者行之吳印鍾山寺僧
也有文學帝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
所言多從**居昇應詔建繫獄**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浙之海寧人上言三事
為切直開諭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易見而患
小其一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
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
太急也用刑太繁也書奏帝怒其疏間骨肉速繫刑
曹問狀病死獄中**海運士卒有溺死**士卒饋運渡海有溺者帝聞之命群臣議屯

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至朕即位二年。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朕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法。以圖長久之計。**沈萬三富雲南趣**。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帝常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但流之於雲南而已。**道衍往侍燕王府**。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寺。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爲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曰。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廣孝於太祖。許之。洪武末。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復其姓名。竟不畜髮娶妻。卒。封榮國公。諡恭靖。配享文廟。**肅清逆黨勳臣瘠**。肅清逆黨。楊列勳臣。其功高望重。連歲贈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專籌書而聽指示者一人。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

鄧愈。春。王忠。費聚。所在隨軍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周德興。郭子興。趙庸。佐成。李新。俞通源。謝成。張龍。吳禎。汪興祖。陳桓。張赫。朱壽。廖永忠。陳德。顧時。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建立功者十五人。傅友德。藍玉。葉昇。張溫。王弼。郭英。曹震。曹興。周武。吳良。金朝興。薛顯。胡海。張翼。朱亮祖。因南開可覲望而不覲望來降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胡美。五十七人。後肅清逆黨。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忠。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耿忠。於虎。二十人。**藍玉之案殺數萬連坐數百千家枯**。藍玉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恃功暴橫。裝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撻而逐之。北征還。私藏無算。有言其私元妃。主。玉不爲意。每侍帝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至違部出師。道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傅。玉攘袂曰。我當爲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帝不

八

從。玉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寄召故部曲。沃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上告。捕逮伏誅。并大誅逆黨。凡戮數萬人。連坐者張翼。陳桓。朱壽。陸仲亨。已上趙榮。葉昇。詹徽。孫蕢等。凡數百千家。○太祖 **懿文早卒建文繼**。皇太子薨。諡曰懿文。太祖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早卒。立嫡長孫允炆爲皇太孫。年二十三。即位。建元仍稱洪武年號。**子澄齊泰謀畫虧**。時命將出師。多出黃子澄齊泰二人謀畫。建文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房便殿弄柔翰而已。**熒惑守心燕分野**。**北方兵起濟言乎**。燕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乞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燕招致異人術士多言天命有歸符靖難之志由是決**。**道衍知兵軍師乎**。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者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

所造。何論人心。遂以道衍爲軍師。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也。**兵中不稱建文號**。燕王諭將士曰。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令禍迫於躬。法周公輔成王。爾將士其體予心。於是靖難兵中。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暴骨如莽悲也夫**。瞿能平安諸軍。及靖難兵戰於白溝河。敗之。斬其將陳亨。燕王與高煦來戰。諸軍大敗。瞿能死之。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其後白溝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焉。**景隆谷王開門附**。**建文變服空門遁**。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北兵至。遂開門迎附。靖難將劉保等。引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建文帝縱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初。太祖將傳位太孫。而古知其不終。乃授以一小匣。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是啓後。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具。遂削髮披緇。挾度牒。令郊壇而走。時宮中火起。咸謂建文自焚矣。無人知其變服出走者。○已上建文帝 **清宮三日宮人死**。燕王清宮三日。諸宮人女

宦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仍紀洪武，革建文。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以洪武紀年，今稱洪武三十五年。仍稱皇帝，改元永樂。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起自潛邸，入承大統。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燕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即帝位，復建都於燕，謂之北京。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屠殺官紳十族及妻女教坊甚抑配。放誅兵部尚書齊泰，其妻女發教坊司，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沒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爲首，高巍等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族誅太常寺卿黃子澄，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妻妹皆發教坊，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族抄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族誅兵部尚書鐵鉉，去其耳鼻，碎分其體。族誅禮部尚書陳迪，父子俱凌遲處死。族誅刑部尚書暴昭，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頸乃死。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方孝孺衰服晝夜號泣，乃繫獄。既而議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皆謂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名召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授以紙筆，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子先經死，乃及母族、妻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又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亦皆坐。沐然後詔磔於市。禍延塚骨牛犬。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語不遜，遂族翔，沒其汗產，給諸高氏，又發其先塚，雜牛犬骨焚灰揚之。唐順奏轉衛交運，公私兩便詳議敷。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沿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詳議，候民力稍甦行之。天下富戶徙北京。選天下富戶徙北京，令選各布政司及直隸各府無田糧及有田糧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籍順天府。陳瑄宣信海運須。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爲常。

入海。原吉治。夏原吉至浙西，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至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於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於江。又浚松江范家浜，至南蹌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天津衛設直沽途百萬。設天津衛於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泊倉儲萃漕運往來之衝，宜設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備海運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景隆錮獄幽閉，孥男女至自相昏配。曹國公李景隆死坐驗不法及陰養亡命，謀爲不軌，廷臣連章劾奏。上初宥景隆死，乃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下獄。景隆見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奉迎，何以有今日。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諸塞，遂死於獄，幽閉其家人四十餘年，男女自相昏配云。谷王亦因獲罪黜。谷王橞，太祖第十八子也，初封國宣府。靖難師渡江，橞卽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陰養死士，造戰船。會蜀王子崇寧具疏其事，言橞有無君之心。上得奏，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北京宮殿備巡幸，諸色匠作天下痛。閏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天下諸色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每人月給米五斗。天下道士徵至京，西僧哈立麻迎殊，佛曲宮中盡歌舞。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脩舉金籙齋法，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賫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視

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自是之後上㬜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大寶法王釋教**諏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

靈惠夫人天妃封建祠儀鳳海神諱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宋禮等濬會通河山東六郡丁夫需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出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宣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

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於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計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部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聞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

武當山賜名太嶽治銅爲殿黃金飾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欲遊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大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與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眞宮清微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二人秩正六品

刊佛經欽頌以傳梵刹徧於兩京區御製佛曲成欽刊佛經以傳欽頌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頌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並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〇已上成祖

妖婦唐賽兒作亂寶劍妖書石匣愍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夫死賽兒祭墓由徑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

匣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誦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於村里頗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鬪欲衣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至久之妖徒轉盛遂擁衆據益都石柵寨爲亂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爲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〇已上成祖

洪熙即位號仁宗名高熾成祖長子改元洪熙廟號仁宗在位一年壽四十七

姦黨族屬邀赦逾勅諭姦黨齊黃等遠親未擧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取士分南六北四南北退五中卷論仁宗與侍臣論科擧之弊楊士奇對曰科擧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及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糊其人

姓名請令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封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及鳳陽廬州三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已上仁宗

宣宗宣德繼洪熙帝名瞻基仁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一崩葬景陵

親征高煦鑒前模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平之初高煦既之國時思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姦邪亂政爲辭中外恟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其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前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羣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平大難四海永清榮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自盡

始遣御史巡天下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遂遍一轍上知其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

玉帶金章王瑾紅賜御用監太監王瑾玉帶金章

觀燈宴樂詩歌盛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上侍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羣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方朝貢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奇擬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焉

一切玩好宮中罷皇太后命罷宣廟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之

○已上宣宗

英宗嗣位正統初帝章皇帝長子宣德二年孫皇后所生也年九歲即位建元正統己巳北狩回鑾改元天順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壽四十八

李賢之疏棄如無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遠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獒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獒官則實支十七石又五斗是獒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疏入不報

○已上虞韻

王振先生言皆聽

閱武將臺文武證紀廣第一槩官高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第一遂超陞爲都指揮僉事廣爲人尋常慵懦常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關門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鎮朔將軍鎮守宣府

始設督學官員稱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

璽書勞民出粟者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自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志李繼寵永豐楊子勗羅修齡蕭煥珪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陽孟辨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上命各降勅旌爲義民遣使諭其家勞以羊酒蠲其徭役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侈上賜焉

麓川兵興民命罄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命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討之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軍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保險相拒驥等益麾兵深入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沙縣茂七反稱王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

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由是各得自恣號召鄉
民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屢為不法縣逮茂七
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
司議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
血誓衆。衆兵反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陳
部劉德新為左右參將張楷監軍事討之。
處州葉宗留又興
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
利都督陳部敗歿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
徐恭督諸
軍討之。
河決滎陽經入淮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
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
渦口又經蒙城至
懷遠界。入於淮。
王振恣民土木贈
八月既望我師
敗績土木上北
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敵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
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
始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
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
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敵
已追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
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敵見我營不行

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
事與敵使偕往振恐先發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敵
騎跳陣而入奮長鎗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
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
蝟毛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百官死
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
數百人其幸免者逢頭赤足蹣山墜谷逃日饑餓幸
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敵有之
兄乘輿為其所
獲豈偶然哉。
郕王權政遂即真
皇太后召百官入
集闕下命郕王權
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
本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
于謙兵部尚書寧
皇太后命以于
謙為兵部尚書
晝夜併工調官軍
敵人復遣使至書
辭悖慢兵部尚書
于謙見帝泣曰敵人不量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
之勢避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
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
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
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
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以振軍威
招募民壯操練勝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
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社稷為重君為輕
時傳
言欲
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
日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戒各邊將毋墮其計
不迎而復位已定
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上皇在北
宜迎復帝不懌少保于謙曰天位已
定孰敢有議既而李實羅綺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
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都御史楊善等至北遂大
言許送上皇還京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曰朕昔
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北狩之變而以
庶弟郕王監國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董期監國之
人遽擁當宁之位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
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
益遂執剛失德良多致沉疾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
憤今月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
萬姓所擁戴遂請命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
今月十七日復即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
其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咸與維新。
居於南城
異議多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言今
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復太子沂王

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虞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
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
黜為雲南衛經歷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
亦言南城多樹事係叵測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
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
史詔獄杖殺之正受遷之刑。
易儲建儲奪門乘
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
沂王易儲詔草陳循筆也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
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賜閣下諸學士各
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遂以太子為可易皇
太子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
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景泰八年上有疾免百官朝
數日左都御史蕭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諭曰皇儲一
立無他患矣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伏望陛下早建
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大
學士王文意不在此遂對衆曰今日請立安知朝廷
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
字乃更早建為早擇奏進不准
進士知州始楊集
時
兵
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
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

杖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於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明朝進士選知州始此。**太監鎮守**班祐應。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奪門迎駕天順**頒景泰帝疾甚。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遂往會軏亨吉祥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時天色晦冥。軏頗懼。謂曰。事濟否。有貞言時至矣。退薄南宮城門。鐵鋼牢扣不應。俄聞城中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寂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升奉天殿。羣臣百官入賀。上既復辟。改景泰七年爲天順八年。**復王振官祠祀**訂。追復王振官。立祠祀。

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令陷敵中。反爲其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敵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曹石專權恃迎復謀爲不軌誅討**亘太監曹吉祥及從子曹欽作亂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驍勇善戰。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廢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謀入內爲亂。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候天曙。漏下四鼓。衆兵犯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東西長安門。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諸將分道迎擊。賊衆披靡。欽中流矢。磔欽屍。籍其家。以資將士。石亨貪恣日甚。謀爲不軌。易置文武大臣。遷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熏灼。天順初。有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亨日當[illegible]趨

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衆皆股戰。贅臣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唯有石人不動。於天意有在。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今石彪任遊擊將軍。遂已謀以盧曠等守裏河一帶。各議分其地而還。○上

英宗 景泰帝 **成化元年二月中天雨黑黍襄湯徑**帝英宗長子。周太后所生。初立爲皇太子。英宗北狩。帝方二歲。主少國危。郕王兼國輔政。未幾即眞。改封帝爲沂王。英宗再位。復立爲太子。英宗崩。帝即位。國號成化。在位二十三年。**流民劉千斤作亂楊英早制策不醒**襄陽流民劉千斤聚襄鄧山中萬人作亂。錦衣衛千戶楊英奉使河南。疏言宜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散遣之策。願占籍者聽。歸籍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論英之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江淮旱至人相食**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聽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李賢奪情起復凭**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始立十二團營**

制。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肆營陣。三千以肆巡哨。神機以肆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二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謂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摘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慈懿塋禮彭劉廷**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傳旨命大臣議塋所。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

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上召內閣與諸內臣面議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上全聖孝上曰但與周太后有礙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因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卽傳旨宣諭呼萬歲而退

水次交兌為長運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於內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鄧聆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郕王帝號尊諡　復郕王帝號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遂勑諭文武羣臣曰奸臣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已上徑韻

置西廠汪直提督政事方言俚諺告　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剌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

長樂崑由突小阜復湧一山五丈促　福建長樂縣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出一山廣袤五丈餘○已上憲宗

弘治

三年夏河決白昂婁性疏塞勘　夏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以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汎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瀰漫四出不由故道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於他所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焉

興王之國安陸州　興王分封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

李廣燒煉齋醮數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閒而召儒臣討議政事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由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西直門有熊入城火燬宮署孟春燭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於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加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緒曰熊為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陝西地震正月朔壓死男婦屋傾觸震裂縫水湧如河自朔至望震勿束　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邑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

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三日，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裂，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已上孝宗

正德繼位八黨張。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詳、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宴遊謀議，時稱爲八黨。

皇莊七處內臣酷。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上城莊皇莊。

劉瑾掌司禮監事，并督團營兵馬藏。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於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

章奏悉付瑾剖斷。劉瑾既入勢傾中外，文臣條禍始此矣。

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擬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録潤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須滿其聞。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録重因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例見瑾，皆赴瑾宅兒辭，以爲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旨，李東陽輩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務爲容悅云。

縉紳塗炭枷杖辱。逮尚寶司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肆威，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驛騎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驛傳，偉公差回，乘轎爲邏卒所緝，瑾俱奏捕下獄，璿祥枷號於西長安門，偉枷號於通州張家灣，下兵部主事王守仁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也。

鎮守太監預刑政。廖堂畢真倍慘毒。勅各處鎮守太監干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聲送數十萬於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掊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劉六劉七齊彥名。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縣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爲都督史寧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屢敗官軍，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

聚衆作亂劉烈續。廖惠本恕藍廷瑞，順天括地掃地局。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

義子錢寧賜姓朱。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能於上，賜以國姓。

佛殿梵宇禁中沃。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

正德中，近習張銳、錢寧等益導武宗崇佛殿，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方得始議除去。

宸濠打點護衛復。陸完祖訓廷和錄。寧王宸濠僭侈，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陸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荅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輦載金銀寶藏於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設衛，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王管業。寧王益驕橫。

彬等寵號外四家，豹房卧起遊戲篤。出遊近郊達關外。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觀邊塞，江彬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賜姓朱氏，號外四家，同豹房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以安衆心。

威武鎮國朱壽嚮。上復議北巡，自

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下同臣庶。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何以自解。恐禍亂或從此始耳。疏上。不省。踰年果有寧藩之變。僞檄正指此爲言。

寧王宸濠舉兵反。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華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即兼程飛報。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李士實劉養正等與謀。劉養正勸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常言帝星明江漢。宸濠勸宸濠舉大事。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獨許逵反覆辨論。明其不可。濠遂吶武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

王伍勤王擒滅屬。朝廷以福建軍亂。命王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乃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贛州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爭取金帛。守仁執七餘人斬之。聞守仁兵下。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領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時七月二十六日也。

已上次韻武宗。

兄終弟及嘉靖尚。武宗崩。無嗣。廷議以興獻王長子爲憲宗孫。倫序當立。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旨。爲遺詔。遣文武大臣迎世宗自興邸入繼大統。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世宗諱厚熜。

興國典禮張璁上。張璁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首拘定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孝叔兄。神既不安矣。稱聖母爲叔母。得不爲世乎。謂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廢絕其親則不可。今雖有別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上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

臨人

弟姪勿錦衣。時從彭澤議。禁閹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爲令。

太監養子廕又旺。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廕其養子雲爲錦衣指揮。太監楊璁丘清死。復援山例。廕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廕其從子戴錦戴後。太監張欽。請廕養子李賢。以爲錦衣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部安繁許相卿爭之。不報。

僧道齋醮禱祀勤。楊廷和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尤卿喬宇等。各疏諫止。

蘇杭織造內臣伏。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命楊廷和撰勅。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八月來。霖雨不止。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勅書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

南畿大饑人相食。姚堂以子鬻母餉軍。餘曹洪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養劉氏食四歲小兒。地震霧塞盜賊倡。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餓。棄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之。

嘉靖六年五月呲京師雨錢表賀妄。七月南京又雨血。六年五月。京師雨錢。羣臣表賀。不允。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七年三月甘露望。七年三月。南畿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於長等縣。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於宗廟。

元節諡文康榮靖。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諡文康榮靖。方士之有諡。自世宗始也。時內閣擬二諡。俱用耳。

紫府宣忠朝用暢。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術。後術卒不驗。

守中伐去古松株。議遣大臣總督薊遼。上特以胡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敵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仲文真人三孤亢。部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鄭曉曰。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五府吏宰三臣。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銜三

孤。**大同女化爲男子。**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嚴嵩世蕃伏誅**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顓政誤國十罪權者人主
馭世之具而嵩以擬吉竊弄威權是奸大權也見朝
廷行政之美仰令子世蕃傳信於人歸功於己是掩
君之過御史鄒應龍劾嚴世蕃父子憑勢專利私擅
爵賞又徐學詩劾嵩奸貪縱子攬執父政仇鸞以口
賄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叨非常之寵敵寇薊邊
鸞疽發於背上命侍郎蔣應奎暫掌兵部尚書趙錦
伸復至鸞第收印綬鸞聞之大悲憤疽益劇遂卒後
錦衣衛陸炳素惡鸞乃盡發鸞前後通敵諸
亂政狀律當追戮剖棺戮屍斬首梟示九邊
龔安妻一生四子
陝西民龔安妻錢氏一生四子有司奏聞
命赴京殺之二子及錢氏至道上莫肯踪
宗憲計滅倭徐吮胡宗憲以偽誘徐海居沈庄且
久議和趙文華力主勦督兵
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
重獲焚其屍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漸郡
遂**分遣御史往天下仙術異人符籙訪**大分遣御史往
天下訪仙術異人符籙秘方。○己上世宗**隆慶元年議盡燬脩建齋醮**
宮殿嶹禮部惜費止去額帝世宗第三子初封裕玉太子薨上無嫡嗣帝崩即
位六年改元隆慶廟號穆宗議盡燬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應嘉疏奏**
怒謫放吏科給事胡應嘉疏言祖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弗替英宗以冲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
權創早朝奏事例先朝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惟孝宗接見廷訪令章奏僅憑札牘上下竟隔睽違不
可不防其漸也奏入上大怒不禱張寺諭衛外**良雨忽變爲婦人**陝西民李良雨忽變
爲婦人與同貫者苟合爲大婦其弟良人雲以事上所司奏聞**宦官弟姪錦衣**既監太
滕祥孟冲陳洪捻弟姪世襲錦衣千百戶二十人**內批時降賞罰紛**近來旨多出盜
內批時出武臣田世威劉寶失陷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張齒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所何出奏
請乃有此命奏上奪俸二月此罪一縱賞罰無章矣○己上穆宗**居正儀拱顧命相**、

神宗帝穆宗長子年十歲即位詔以明年爲萬曆元
年在位四十八年上不豫召閣臣張居正高儀高拱
受顧命於上倚坐御榻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
拱等跪於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今
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小朕今
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功在社
稷萬世不泯其上崩於乾清宮日**無鬚男子走張皇謂是江陵高老**
快上出乾清門遇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走張皇左右擒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戚總兵
來請開蓄逢馮保意也廠鞫以前事恨高拱因置雙
服總兵蓄逢馮保意也廠鞫以前事恨高拱因置雙劍
於其兩腋欲使入內行刺上既下廠隨有
辛論者朝夕同處備極款狎之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
老所來欲行刺帝然問以拱之狀貌居止城郭所對
皆非保恐事泄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會審是
日方晴霾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雨雹不止理刑官
自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拱顧命元老
縣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大臣揚言當初原
說實我官做永保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希孝等

朧遂罷審居正亦念非體微諷保保稍解二月送大
臣於法司已中毒瘂不能言坐其人以闌入宮門律戎
棄市**江陵臨敵不易將西南蠢都蠻平盪**也都蠻上詔古瀘曾省戎
往省吾日蠻據九絲特天險而以都寨爲右望凌
吾爲前嶂然其法有攻瑕者乘其易因堅者令其援
宿取凌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爲總兵先進
先成以晦之曾九日蠻贅鑾故重賁聚飲人酋顯率
勤兵以夜宦衙挾學援紐傳危賊斬闕直入斬首以
諸都以遠平獻行中寶出諸藥銅鼓擒于器
進上因肆顏鼓斷告武成焉劉顯東髮與纘戰著名
鑾正人言臨顯鹵先是吾官以闕事論顯罪且不負
居正曰臨敵輒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
事遣治之於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蠻自效**張**
居正以講章進若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皇上春明日開
融會悟人又必有出乎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
所進講章重復刪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
四本裝演進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或亦一助云爾**季馴治**

河塞築防
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嘉靖中河決崔鎮
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或決高家堰或決
黃浦或決八沙淮揚諸郡悉爲巨浸歲費治堤金錢
萬萬及大決其患且憂在陵寢矣上聞輔臣張居正
申時行因奏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遂拜季馴都
御史使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不
問出入塞崔鎮口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
頭至李鋪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與桃源
縣馬廠築堤以遏南介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
直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經
泛濫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今徐淮間
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如常山夾峙
而河流其中勢既不及陵寢田廬又已盡出數十年
來乘堙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與轉輸以濟大
司農之餉
張嘉胤定浙二亂
張嘉胤定浙二亂浙人有
幕府親兵因十五百人其
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傭資至不費遣文華東代然
餉月糧一金其兵分九營是時朝廷議法況費因及
兵餉請減營兵隊三之一復以新錢半搭當募府議
錢法維不行無所得食則號於南宮撫臣吳善言不

贍令予錢自如乃洶洶怨語藉以個惕吳吳持益堅
有盟刑馬文英楊廷用構黨噪於治餉僉事衛繼闕
入幕府遂擁至營宿辱萬狀詔兵部左侍郎張佳胤
巡撫浙江皆以談笑歸內亂是可樽俎治也無何而
市民變復作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人猾相結
會仕卿以他事坐法費三木諸大猾遂嗾衆李之一
人號召響應千人乘夜大掠諸巨室張以亂民不討
兵益不戢乃招遊擊徐景星人且召馬文英楊廷用
客諭曰汝壯士也女爲我捕討之功成論贖且有
賞也二士唯唯遂前捕亂民就俘訊得倡謀挾刃者
凡五十人皆梟斬事遂平聞上乃
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以示褒異
追奪居正籍沒償。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請張居正蒙古抄沒子孫死
亡相繼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
視乞保全餘孽乃命留田百
以贍之懋修等各戍邊
海瑞浹歲而三遷直諫
清寒苦節
壯起海瑞爲南京僉都御史旋轉南京吏
部侍郎復陞南京右僉都御史上雅熟
瑞名廷臣亦以具名薦時申時行王錫爵畏瑞一歲
三遷皆特簡也然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瑞以御

史表百官職刺舉南台亦猶北也約束諸御史甚嚴
且峻有御史爲戲宴者召而責曰爾聞祖制有杖御
史法乎杖之其麄華苛細不平皆洞中情弊無不凜
凜奉法竟卒於官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
士所不堪者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斂具
士民哭之罷市數日詔贈太子少保論文曰矢孤忠
而甲闘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萬覽譽勵澄
清之志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忠落
節還同孤竹清之句
哱拜行長楊應龍
寧夏土酋哱拜嘉靖中
亡抵朔方屢立戰功歷
陞都指揮尋加副總兵子承恩襲職鎮戍請冬衣布
花及月糧勿給遂激衆作亂劉綎兵逼行長營行長
潛出千餘騎拒之綎敗北喪士卒千餘四川播州宣
慰使楊應龍素有逆形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
新村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子楊朝棟
統衆數萬分三路我師夾攻數陷陣幾獲
民命財賦
水旱喪
時水旱叠見北直山西陝西山東河南以旱
災報江西福建江南江北以水災報此皆國
家與區邑服車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不
幸民有死亡之患閣臣請急撫流移禁戢攘奪
九列羣僚爭掛冠推補留中不報向京民破家商與役

大學
士葉向高疏奏今日九卿大僚每衙不過一人又
或以眞病或以被言告杜門求去其在供職者惟
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
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感寒疾長安道上
遂幾無九卿之迹又曰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
亡流竄稱有風塵之警九列無官京師無民臣不知
何所恃
書不報
災變連綿希聞樣
萬曆三十七年薊鎮地陷
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
大水疫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
下借連身體各翔異形怪狀從古稀聞村蕭地震加
貢恒陷逆墻二十二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
以山東蝗旱議南京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妖書事發冤獄
有投匿名妖書於各署語涉東宮內致
奏聞上立限嚴責五城捕獲傳言內閣
日朕自承纘祖宗重統勤思太子乃國根本皇太子
聰明孝友純篤具諸皇子與好學親賢可習國家具
慶矣近見皇太子成婚已近二年未見子嗣尚緣眞
曜淑媛正欲特諭卿等餘具奏天下命保國安民事

宜不意東廠訪獲妖書一本。已着密訪眞實重處。特諭卿等知之。上復召皇太子。大聲諭曰。汝但去讀書寫字。宴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太監田義傳諭內閣。就宣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以慰言。近有惡逆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我思念你。必有驚疑動心。我親筆寫的。而論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令淚叩頭請去。萬曆甲寅五月初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赤挺突入東宮門。傷守門者。直至前殿簷下。爲內官韓本用所獲。付東華門守備牧之。追其名曰張差。奏日皇太子奏聞。上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以差言語顛倒。迹涉瘋狂。招稱張差是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父張義。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到一大宅子內。有一老公與我飯喫。語涉龐保劉成二中官。因豫鄭貴妃。提牢主事王之寀奏言差年力壯強。不癲不狂。有心有膽。請窮其事。上大怒命刑部十三司會審。閣臣請究主使之人。因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其奏。決張差於市。斃龐劉二侍內于內廷。亟遂斃。

優柔簡出萬曆釀萬曆

神宗年號。享國四十八年。至末年。妖爲優柔。○已上深居簡出。政事怠荒。其釀禍非一朝夕也。○神宗

泰昌嗣位只一月。光宗帝。神宗長子。貴妃王氏所出。神宗崩。即位。在位一月。建元泰昌。壽三十九。○已上廟號光宗。○丸宮

紅丸移宮東西鬨。哲宗帝。光宗長子。時年十五歲即位。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廟號熹宗。上宣鴻臚寺寺丞李可灼進。朝診視聖脈。因進紅丸。上服之。即問進藥官何在。方從哲對曰。有可灼。自云仙丹。上即召進胗視。其言病源。啓進紅丸。取奶乳。可灼和藥以玉碗進上。飲畢。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宮門。傳聖體較前舒暢。至申未。可灼又進一丸。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日晚傳安如前。至五鼓。宣召急。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李選侍移居噦鸞宮。先是鄭貴妃爲踞乾清宮。楊漣左光斗倡言於朝。約諸大臣以移宮爲請。乃移入在內。李選侍與鄭深相結。乘上宴駕。諸內侍欲邀皇太子毋李選侍。而同居乾清。楊漣聞之。大駭。必請選侍移而後可即位。及皇長子已登極。選侍猶未有移意。內傳已遂皇長子踞。且迨治左光斗。輔臣方從哲議。皇

嗣暫返東宮。俟五六日後。選侍移去。乃正位乾清。漣面斥之。謂大子無居東宮之理。選侍不移。亦無有移之日。呼內使季進忠等。責以厲辭。即日移宮。

楊漣疏議熊廷弼。兵科楊漣疏。奏言議經畧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偉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爲廷弼者。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以報君父之恩。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因孌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席藁待罪。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總云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仿近來頑鈍行徑。既不錯認。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國家。疏入報聞。

姚馮張魏揭糾訪。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各有疏彈廷弼。屢辨不已。故遣三臣勘之。閣臣復奏以言事之人勘所言之事。有所未便。部院以蒙童上請。故准易之削姚宗元籍爲民。調三元修德應嘉於外。

應泰經畧遼東失。經畧袁應泰領兵拒敵。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瀋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應泰捧上方劍。趣諸將以下驍勇

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與門相對。發放火器。兵力不支。監軍高出下城。出走。牛維曜落水。扶傷。廷按張銓偕守道何廷魁。慷慨矢死。應泰曰。泰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死。廷按無闢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西河計。各門併攻。益急。城內大亂。應泰知事不可爲。亟使人送按臣出城。自身佩印劍。引刀自栽。監軍何廷魁沉妾女於井。以身繼之。崔儒秀與徐都司痛飲自縊。遼遂亡。

監軍化貞致揭兇。

廷弼再起經畧時。天啓二年。王化貞奏辨與經臣不合之難。日臣願請兵六萬進戰。如一舉可平。臣不敢貪天功。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應之計之上矣。如臣言不可行。乞罷臣。專任經臣。於是命總兵劉渠移兵駐振武而廣寧空虛矣。廣寧既潰。化貞從數騎走闖陽。適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進戰。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時。按臣方公某在廣寧。尚臥未起。關撫臣走。牽單騎走。推高邪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

兆爲御史謝文錦奏經撫罪案原明白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以殉惡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倖倖奇功不覺墮計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罪復何辭然臣竊數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繫手縛足展布無繇據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爲主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俱於大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也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回奏上曰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情有可原乃議及時起用爲勞臣者勸遂起兵部左侍郎熊廷弼仍前經略三法司十餘万之衆同聽狄營審經撫進呈狀詞曰王化貞个不知兵乃敢口口聲聲要戰及至風鶴皆兵尚膽百里之外而一棄廣寧如敵縱宜伏上刑若熊廷弼才識氣魄視之一甲關係似非小可及再加經略節以總有猶提山海之長識者已知其無意廣寧矣抵闕獨後車微有可觀者若持至今不遠過化貞哉獨闕後之性庶情之氣牢不可破今日一蹴明日一揭飛檄督戰若將日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驗

吾言也是以巧而成拙也二一闘大兵既敗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又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具非刑也俱坐斬

東林西林互相長分門別戶異

已鋤。科臣朱童蒙疏論憲臣開講學之端恐起門戶之漸宜安心守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鄒元標疏辨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問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在明學術異己者鋤而去之

國事民生任壞鈐駁遇僉當富民苦加派餉名事事

刼。時國事民生敗壞已極驛遞之苦富民尤甚且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如助陵工助城工助馬價事事創見巧立名色出矣。

吏胥稅役補民賦門丁房號關稅颺國用不足民愁已竭門丁房號關稅並興後括之術可謂無所不至矣可慨也夫

奉聖夫人客氏專。初魏忠賢肆惡加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宗八母之一誕日熹宗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近侍挨次叩頭千歲之聲宣聞震天以殿工提督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熹宗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任身有八人皆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花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天下快之。

宦官忠賢太阿亮。都御史楊漣疏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論去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根號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去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自欽門生宰相九卿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點陪一顛倒銓政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廢經恩典竟阻賜環

罪七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謀詐言急病立刻掩殺罪八裕妃以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化爲飛星墜月之條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擅殺罪十一今日討賞明日討祠額近又於河間建牌坊鏤鳳雕龍擅用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用立枷枷號皇親之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墓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經拿黑獄草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竟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命到任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章者交章又再褻王言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遊去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以爲駕幸及其

歸也以輿夫爲進故篤騧馬羽幢青蓋儼然乘輿罪二十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皐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罪二十四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乃徐下嚴旨切責一時臣工無不義憤於是南北科道卿寺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許譽卿等先後申疏或專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爲忠賢所持皆得罪去

顯純北司理刑立枷廷杖縉紳帳。北鎮撫司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鄒維璉。七之家等逆璫俱矯旨下獄追贓已而俱斃於獄時魏忠賢擅權中書舍人吳懷賢目擊不平閱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時工部吳昌期忤璫撤回籍賢服其不阿遣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縉紳親友輒寓感憤義形於色忠賢聞之矯旨下獄僅旬餘已斃杖下逮歐陽暉下揚州知府劉鐸獄先是鐸寫扇贈僧本福詩語譏諷被逮至是鐸供詩爲歐陽暉所作故并逮之質對工部郎中萬燝就陵工參論魏忠賢有旨杖一百革職爲民閣臣葉向高救疏繼入而燝已爲內侍羣毆立斃參杖汪文言爲民復逮文言。御史梁夢環論前廷杖不足盡辜也。

內監紛出預機宜。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宣府閱視太監王坤劾大學士周某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內臣不宜侵輔臣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上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紵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鳳陽城陷官軍無一人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爲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眞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

上公侯伯祠額將。皇極殿工成魏忠賢晉秩爲上公仍加恩三等魏良卿晉封寧國公孝陵衛指揮李之才疏請建祠奉旨。嫌奏厰臣

魏忠賢恤小民之艱蠲不給之賚建祠允順輿情賜名仁溥南京太監創祠額名崇勳鳳陽府李光春建懷德祠河南建崇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於五臺山賜名報功於是各省皆效之遼東祠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曰昭德上林苑祠曰感德松江祠曰德馨 ○ 已上熹宗

信王嗣位號崇禎。熹宗無嗣信王諱由檢熹宗嫡弟即位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

忠賢客氏呈秀帳戮屍楊灰抄籍嚴、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籍沒其家尋復誅客氏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逆案高懸卹錄愴。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屍外以七等定罪一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一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先等十九人。一曰結交近侍又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一曰逆孽軍犯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一曰結交近侍減等俱配贖顧秉謙百一十八人。一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給還萬燝誣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燝寃[illegible]解到誣坐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御史蕭谷奏中太監王安之寃着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姪。

○已上崇禎

倚任閣部忠勤少。召對羣僚處文了。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尋以閣部督師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隨帥封太師召還宜於平臺賜閣問方略邊餉鉅廢皆廠虐文網已

東西門戶分又分、勳臣廠衛內訌衛史遇兆延訓言自東林之名立。我爲君子誰甘爲小人。倪元璐[illegible]又論東林天下材藪也時勳臣廠衛無非內監

招安鄭芝龍自成獻忠川陝擾、時福建山東羣盜蜂起參將芝龍招撫之賊李自成張獻忠擾川陝

仔獻劉超李青山。瘋興鬼鬧人肉悄。劉超武科榜首。投貴州大將。李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屢寇兗州。後超與青山叛。擒誅之。時京師民多病瘟死者。食肆中以人肉爲市。鬼買餅皆化爲紙錢也。

旗丁兇橫土風驕將懦兵靡羣盜統。時兵橫士驕。盜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而臣盡行私。煬蔽既多。公忠絕少。且甚

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閹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腹心。宦官悉從樅大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京師內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陴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陴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之。人往給百錢。無不解體。

李賊搖旌向北京。推轂師臣建泰掉李自成投僞牒於兵部。約戰。言三月十五至。兵部執投牒者斬之。上憂寇陷剿。而歎曰。卿等誰無爲朕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願以家財佐軍。北召甘肅寧夏之兵。外連寇部。召募忠勇。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腕延安。使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輪行之。建泰出師。上以特牲告廟。出授節劍。法駕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

望風而降內應多。甲申三月十九曉兵**到京師不用鬪開門延迎。自成竄煤山自縊王監陪。東安門外朱棺收。**賊勢兇勇。諸郡縣望

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賊李自成移檄至京。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時彰義門啓。賊疾驅而入。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禎安在。荅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大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甲申年三月十九。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法族。明日午刻。始得先帝。內問於煤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自成登皇極殿。據御座。以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於朝。辛亥。改殯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帝。黝漆殯后。

死節之臣只數人。諸臣聞變。大學士范景文死之。景文望闕再拜。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侍讀學士倪元璐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別於淡壽亭。於像前。遂縊死。左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詩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大理寺少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破面。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遣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命守德勝門。城陷。墜城死。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自縊左。諭德馬世奇作書別母。端坐引頸自縊死。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於壁曰。成仁取義。文信踐之。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太常少卿吳麟徵。城陷將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失墜。時川爲中青衣。覆以草。衾藉以布。蓆足矣。書畢。投環死之。左庶子周鳳翔。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簡討汪偉。爲兩繯於梁間。偉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

揮曰。止止。歸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御史王章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時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繯於梁。欲自縊。妾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一辱不如無生。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御史陳純德提督北直學校。開闔部城賊警。何成裝人都。自縊。大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直城陷。作詩六章。有丹心未[illegible]。牛前[illegible]青節[illegible]留[illegible]後[illegible]左都御史李邦華乘[illegible]曰。王[illegible]臣死。臣之分也。[illegible]東[illegible]一去[illegible]。見寇[illegible]帶危坐。驚避去。[illegible]御河死之[illegible]。[illegible]張氏亦投井死[illegible]。[illegible]其弟。諸生[illegible]曰[illegible]木歸[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倪辭。三[illegible]後投[illegible]而死[illegible]呼妻。亦衣命[illegible]死。[illegible]月初一日。諡崇禎懷宗端皇帝。

本朝應運入統緒。本朝應運。殺賊救民。[illegible]奔進。自成借國號曰順。改元永昌。

皇清寶祚玉册 昭天與人歸萬代表。○已上篠韻

通鑑韻書卷之二十九終

通鑑韻書捷覽卷之三十

昌安沈尚仁甸之編註

太古

仰遡盤古。生於太荒。三才首君。以開混茫。
天皇紹之。始立支干。曰維有巢。教民居食。
誰治火功。寔維燧人。四佐相之。乃作結繩。

三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太昊之母。始居華胥。履巨人跡。虹且遶之。
帝生成紀。都於宛丘。木德風姓。制書所由。
天應文章。地應河圖。始畫八卦。網罟佃漁。

神農姜姓。火德炎帝。嘗藥藝穀。日中爲市。
黃帝土德。姓曰公孫。號曰有熊。名則軒轅。
阪泉榆罔。涿鹿蚩尤。范金立幣。畫野分州。
大撓甲子。律命伶倫。大容咸池。車區占星。
容成造曆。蒼頡制字。萬國以和。六相而治。

五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少昊金德。以鳥紀官。建鼓浮磬。樂曰九淵。
顓頊水德。氏曰高陽。瑶光貫月。始生之祥。
南正司神。北正司民。孟春爲元。樂奏承雲。
帝嚳木德。樂曰九韶。子摯荒淫。禪於唐堯。

唐堯火德、受封於陶。如日如雲、茅茨太奐。
黃收純衣。時授羲和。緻風射日。華封三祝。
丹朱不肖。姚氏受籙。帝號有虞。父頑母嚚。
克諧以孝。四岳升聞。王以土德。恭已無爲。
南風之薰。解慍阜財。百揆時序。二女下嬪。
鳳儀獸舞。景星卿雲。位五十年。狩崩蒼梧。
商均不肖。禹受謳歌。

夏

夏姒金德。都於安邑。縣陻洪水。受舜之禪。
禹纘父業。任土作貢。下車泣罪。十起三握。

天錫九疇。書乃出洛。雨金三日。玉帛萬國。
鑄鼎建寅。酒疏儀狄。娶於塗山。崩於會稽。
啓賢能繼。天位傳之。商均爲賓。太康遊佃。
羿立仲康。寒浞殺羿。相弒緡娠、奔有仍氏。
乃生少康。一旅一成。臣靡滅浞。夏乃中興。
杼槐芒泄。不降弟扃。廑傳孔甲。皐發相承。
桀名履癸。寵惟妹喜。酒池運船。糟隄十里。
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龍逢以殺。終古斯奔。
湯放南巢。死於亭山。自禹至桀。凡十七傳。
歷年四百。五十有八。有杞奉祀。以備三恪。

商

黃帝之後。玄鳥發祥。契封商丘。八遷啓湯。
網解三面。諸侯歸德。莊山出金。桑林身禱。
丑正水德。冠冔衣縞。事宗二相。六事責身。
太丁早卒。外丙仲壬。太甲顛覆。尹放於桐。
處仁遷義。維尹之功。沃丁信賢。咎單任事。
太庚小甲。衰於雍己。中宗太戊。相用伊陟。
桑穀生朝。乃脩湯德。巫咸臣扈。輔佐協力。
重譯來朝。七十六國。仲丁遷囂。嗣弟外壬。
河亶甲立。遷相而崩。祖乙遷耿。商道復興。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於陽甲。子弟爭立。
盤庚移亳。以傳辛乙。高宗武丁。上帝賚弼。
雊雉升鼎。祖己訓王。反己思道。克伐鬼方。
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射天。震死渭濱。
受辛號紂。飾非拒諫。始爲象箸。箕子長嘆。
妲己有寵。師延作樂。長夜之飲。刑用炮烙。
鹿臺積聚。鉅橋積粟。以人食獸。刳孕斮涉。
比干剖心。箕子佯狂。微子抱器。羑里囚昌。
周發舉兵。會於孟津。牧野陳師。衣寶自焚。
自湯乙未。至紂戊寅。合爲六百。四十八春。

二十八主。六七聖賢。奉商祀者。有宋存焉。

周

蓋自姜嫄。爲帝嚳妃。履巨人跡。忻然悅之。
居然生子。以爲不祥。遂名爲棄。志在種植。
相土之宜。乃開粒食。帝堯舉之。授諸農師。
有邰立國。姬姓始基。不窋傳鞠。爰及公劉。
古公避狄。岐下貽謀。太伯仲雍。至德三讓。
季歷傳昌。後車載望。以翼武王。大反商政。
木德尚文。什一取民。學庠樂武。洪範箕陳。
成幼旦攝。制禮作樂。定鼎郟鄏。卜宅於洛。

七年歸政。持盈守成。施及康王。寢兵措刑。
昭王南征。穆王西巡。共王滅密。懿遂夷陵。
泰非始孝。下堂者夷。榮公敗厲。宣伐淮徐。
方叔召虎。中伯山甫。姜后脫簪。常德立武。
幽王無道。山崩川竭。廢后太子。褒姒爲孽。
申侯召戎。殺王驪山。既擄褒姒。并殺鄭桓。
秦襄衛武。救周平戎。取周弃地。秦漸以隆。
鄭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平。
豐鎬舊都。逼近戎狄。既不可居。遂遷洛邑。
緬懷西周。曷其有極。

東周

平王東遷。是爲東周。詩降國風。世入春秋。
自茲以後。徒擁虛器。祝聃射桓。春秋寓意。
莊釐齊霸。延及惠襄。宋襄主盟。晉文召王。
秦穆悔過。接於項匡。定朝楚霸。問鼎恃强。
簡王二年。吳始通晉。靈王庚戌。實生孔聖。
時有李耳。是曰老子。著道德經。授之尹喜。
景寵予朝。禍延悼敬。夫差勾踐。吳越互勝。
敬世九年。獲麟絕筆。其後二年。孔子亦卒。
元及貞定。戰國交馳。哀思至考。又分東西。

威烈不綱。通鑑傷之。三家分晉。賜以爵珪。
至安之世。田亦篡齊。一朝於烈。獨有齊威。
顯王賜秦。黼黻施彰。商鞅變法。孟荀談王。
慎靚傳赧。歸秦昭襄。後又七年。東周亦亡。
自武至幽。歷世十二。自平至敬。又十三世。
元下一世。秦滅赧焉。總論周室。三十六傳。
合爲八百。六十七年。

春秋戰國始末

春秋侯國。離爲十二。會伐盟主。五霸迭起。
戰國之世。合爲七雄。韓魏趙楚。田齊與燕。

秦利連衡，六國利從。

秦

秦姓嬴氏，非子肇封。秦仲始大，身死於戎。
襄公救周，即有岐豐。西畤祀帝，聘享始通。
穆公遂霸，書錄秦誓。三良爲殉，黃鳥是刺。
孝公任鞅，西方見彗。定令變法，井田盡廢。
惠文稱王，諸侯割地。車裂商君，而因其治。
武傳昭襄，周赧獻邑。孝文莊襄，東周并入。
呂政繼位，是爲始皇。二十六年，盡併六王。
自稱爲朕，兼號皇帝。除去謚法，亥正閏位。

李斯獻議，罷侯置守。焚書坑儒，以愚黔首。
南取百粵，北築長城。銜石程書，頌德銷兵。
頭會箕斂，塹山堙谷。作宮阿房，閣道相屬。
博浪狙擊，沙丘鮑車。趙高矯詔，遂殺扶蘇。
二世詐立，嚴刑肆志。指鹿爲馬，高專決事。
斯被督責，身斬東市。陳涉首倡，豪傑並起。
高賊胡亥，立嬰爲王。嬰三族高，降軹道旁。
秦自并周，跨五十年。子嬰既降，劉項爭權。
羽稱楚霸，燒秦宮室。放弒義帝，漢兵有名。
垓下食盡，身死東城。

西漢

西漢高祖，劉邦字季。火德承唐，龍顏特異。
神母夜號，芒碭雲瑞。始爲沛公，爰立赤幟。
五星聚井，兵入咸陽。除秦苛禁，約法三章。
項氏背約，立爲漢王。還定三秦，縞素發喪。
破羽彭城，敗兵睢水。太公呂后，間行爲質。
何守關中，調兵給饋。信擒魏代，燕齊風靡。
滎陽事急，紀信詐帝。廣武數罪，傷胸捫指。
鴻溝既割，垓下進兵。汜陽即位，長安作京。
寬仁大度，出自天性。知人善任，好謀能聽。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酈陸掉舌，蕭曹股肱。
婁敬和親，叔孫制禮。功歸三傑，侯先雍齒。
舍曾召橫，戮丁赦季。惜其不學，矜功任智。
僞遊雲夢，叛者九起。溺愛戚姬，幾易太子。
四皓羽翼，遺患如意。孝惠仁柔，曹相清靜。
人彘動心，淫樂傷性。高后稱制，擅王祿產。
平勃交驩，北軍左袒。孝文繼統，玄默允恭。
爲漢仁君，廟稱太宗。百金惜費，千里却獻。
屈己和親，發憤習戰。始開籍田，始策賢良。
三賜田租，亦勸農桑。釋之當罰，賈誼上疏。

丧服哭昭。金錢愧武。用相避竇。論將從唐。
肉刑已除。禮樂未遑。尺布興謡。短喪易制。
大醇小疵。仁者之累。孝景遵業。恭儉清靜。
既減笞法。又定箠令。勸課農桑。禁採珠玉。
粟紅貫朽。家給人足。天資刻薄。頗任智數。
七國同反。竟斬晁錯。失寵廢后。以及太子。
申屠嘔血。亞夫獄死。孝武英銳。乘時豐富。
外攘夷狄。内脩法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初立年號。行夏建寅。儒有申董。將有衛霍。
質直有黯。滑稽有朔。蘇武奉使。湯禹定令。

弘羊言利。萬石篤行。雄材大略。内實多慾。
窮征横斂。神仙土木。刑法煩苛。盜賊並起。
巫蠱之禍。遂及太子。輪臺一詔。悔過務農。
顧託得人。廟爲世宗。孝昭幼冲。委政霍光。
上書知詐。徵郡賢良。昌邑淫戲。光立宣帝。
綜核名實。厲精爲治。丙魏賢相。龔黄循吏。
充國屯田。定國廷尉。五經博士。講論同異。
海内禮遜。單于慕義。爲漢中宗。周宣並美。
惜其雜霸。過於剛毅。霍氏族誅。禍起芒刺。
趙蓋韓楊。罪不至死。宦官恭顯。外戚許史。

西京之衰。實自帝始。元帝節儉。柔懦不斷。
禍及蕭周。政由恭顯。韋匡貢薛。徒居鼎鉉。
史丹青蒲。太子幸免。郅支懸首。昭君典怨。
成帝淵默。容儀則善。委政王氏。溺愛飛燕。
張禹諂佞。朱雲請劍。劉向王章。忠言可監。
哀帝昏愎。丁傅權盛。董賢貴寵。趙昌諂佞。
鄭崇王嘉。獄死非命。平及孺子。亦云不幸。
西漢帝系。一十二傳。合爲二百。一十二年。

王莽

新室篡逆。起自元后。成帝荒淫。委政厥舅。

五侯並封。黄霧四塞。鳳音商根。司馬繼職。
莽善要譽。謙恭下士。皇統屢絶。姦謀得肆。
楊雄大儒。劇秦美新。陳說符命。非一劉歆。
始而居攝。三年即眞。更名王田。設立五均。
法令煩多。盜賊紛亂。十有八年。斬首於漢。

東漢

莽末兵起。人懷劉氏。共立聖公。是爲更始。
惜其闒懦。不脩綱紀。大盜雖除。怨叛復起。
齊有張步。趙有王郎。梁有劉永。代有盧芳。
東海董憲。洛陽朱鮪。述據成都。囂據天水。

緣林青犢。銅馬大槍。赤眉入關。更始就降。
世祖光武。同符高祖。赤伏獻符。四七爲輔。
昆陽八千。大破邑尋。司隸官儀。識者屬心。
鄧禹杖策。馮異屏樹。王霸氷合。寇恂牧御。
即位鄗南。定都洛陽。訪求卓茂。物色嚴光。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一札十行。直柔爲治。
深鑒前故。保全功臣。戒存苞桑。莫復言兵。
文物燦然。吏治亦盛。杜張爲守。董劉作令。
督責三公。頗傷嚴峻。事歸臺閣。其美未盡。
顯宗明帝。崇師重道。宗祀明堂。辟雍養老。

冠帶億萬。仳那入學。抑絕虛譽。召作雅樂。
奈何徧察。自起撞郎。首興佛教。千載罹殃。
章帝長者。廟號爲肅。理獄順時。胎養賜穀。
親祠闕里。講經虎觀。馬后儉約。竇氏浸亂。
和帝幼冲。憲遂擅權。哀任守正。天子賴焉。
既克誅憲。并及班固。諫之鄭衆。啓寵宦豎。
殤安孱弱。政由鄧后。計金受官。移民逃寇。
黃憲不仕。楊震廢死。近習弄權。禍及太子。
閻后貪政。迎立北鄉。順帝反祚。權立孫王。
乳母宋娥。后戚梁冀。張綱埋輪。左雄封事。

忠賢雖多。宦戚交蔽。冲纔三月。質乃遇弒。
桓帝誅冀。政逮五侯。黃瓊稱疾。皇甫被收。
黨錮禍起。名賢皆陷。始於周房。繼以岑范。
郭賈陳李。臧否成風。自爲禍的。人得彎弓。
施及靈帝。嬖倖愈熾。陳竇受誅。胥等復廢。
轉徙數百。死者百餘。黃巾賊起。黨禁乃除。
張趙盤結。税畝鬻爵。何進無謀。外召董卓。
洛陽焚蕩。獻帝播遷。羣雄覬覦。禪位終焉。
東京至此。亦十二帝。共爲一百。九十七歲。
兩漢相繼。四百九年。二十四君。七制爲賢。

後漢

漢獻之後。鼎峙三國。蜀居西南。吳東魏北。
蜀主劉備。漢室之裔。三顧孔明。關張兄弟。
不背劉表。信義愈明。合從孫權。赤壁功成。
從權借荊。襲璋取益。士元左右。法正輔翼。
權襲殺羽。吳蜀分爭。顧託諸侯。後主名禪。
復脩吳好。獎率北向。數出無糧。渭濱屯田。
營中星墜。八陣尚傳。蔣琬憒憒。董允忠益。
費禕泛愛。姜維數出。祇皓預政。國滅於魏。

魏

魏武曹操。明畧最優。首挾天子。以令諸侯。
破袁虜張。擒布降琮。赤壁敗歸。雀臺以崇。
封加九錫。逡巡渫指。外以欺人。分香賣履。
文帝受禪。煑豆燃萁。明帝沉毅。開容善直。
邵陵闇弱。何晏敗俗。司馬爭權。曹爽就戮。
王陵事敗。師遂廢帝。高貴攻昭。隕身成濟。
陳留滅蜀。魏祚亦盡。

吳

吳起孫堅。號爲破虜。策定江東。謀欲襲許。
權因遺業。奄有荆揚。徙治秣陵。周瑜魯肅。

敗操赤壁。呂蒙陸遜。襲羽而獲。初臣於魏。
復通蜀漢。亮爲綝廢。休乃殺綝。皓降於晉。
三國並立。凡十六年。後先滅亡。晉混一焉。

西晉

晉司馬氏。懿初相魏。三世專權。師昭廢弑。
武帝受禪。羊祜卧護。張華推枰。孫皓來降。
雉裘蹤焚。羊車惑寵。崇愷奢侈。劉阮昏酣。
賈荀黨友。衍廣淸談。羗胡雜居。復殺介弟。
惠帝不慧。賈后預事。旣廢楊后。太子亦廢。
亮瑋並誅。倫殺賈氏。允討無功。建始簒位。一

冏乂迭起。穎顒相繼。張方尊乂。陸機鶴唳。
越戰蕩陰。紹血濺帝。八王相戕。五胡乘釁。
懷帝五年。劉聰强盛。勒執王衍。送帝平陽。
愍立四年。爲曜所執。洗爵執蓋。可爲於悒。一

東晉

懷愍之後。南北分强。北陷湖羯。南都建康。
東晉元帝。實出牛氏。王導謀主。祖逖自誓。
惜其不協。竟失機會。王敦反叛。憂憤而崩。
明帝獨斷。克淸大憝。成帝恭儉。見導必拜。
庾亮用事。蘇峻叛命。溫陶戮力。石頭反正。

康嗟短祚。穆恃母恩。殷浩一敗。權歸桓溫。
哀帝斷穀。海西遭廢。簡文無能。孝武纘業。
天去奸臣。謝安鎮浮。淮淝却秦。戲言殺身。
安帝不慧。篡起桓玄。篡奪遷播。劉裕討賊。
遂執國柄。弑安立恭。昌明讖應。西晉洛陽。
東晉渡江。禪宋而亡。

前趙 晉時五胡十六國

前趙劉淵。初稱漢王。聰執二帝。地據平陽。
曜遷長安。始號趙國。金墉戰敗。滅於石勒。

後趙

勒為後趙。奄有中區。季龍悍戾。賊虐其孤。冉閔取之。盡殺其後。改號爲魏。尋爲燕有。

前燕

前燕慕容。鮮卑初强。及廆受封。皝遂稱王。雋取冉閔。帝號以昌。三世相傳。滅於苻堅。

後燕

後燕之主。爲慕容垂。始奔苻秦。國士遇之。淮淝秦敗。興復舊基。寶殺其母。亡國亦宜。

北燕

盛爲北燕。龍城稱帝。馮跋襲熙。拓跋滅之。

南燕

德爲南燕。超承其業。義熙庚戌。劉裕滅旃。

前秦

前秦氐種。苻健始王。堅用王猛。國富兵强。擒燕定蜀。平代取凉。百萬冠晉。淮淝敗亡。不登衰微。姚氏篡取。

後秦

後秦姚氏。弋仲及襄。萇乘秦間。竊號爭强。興奉羅什。并有秦凉。劉裕來伐。泓乃出降。

西秦

西秦乞伏。赫連兼并。

後蜀

李特崛起。後蜀六傳。先王後帝。桓溫滅勢。

前凉

前凉張軌。遇苻而亡。

後凉

後凉呂光。姚興取之。

南凉

南凉禿髮。乞伏代取。

北凉

北凉沮渠。拓跋取之。

西凉

西凉李暠。并於北凉。

夏

赫連稱夏。滅於拓跋。

南宋

宋祖劉裕。草間一呼。桓玄授首。復立典午。東斬燕超。南滅盧循。西誅譙縱。北取姚泓。汎埽伊洛。聲振四夏。速於篡國。不遑遠慮。千里之秦。付之嬰孺。零陵甘逝。毒酒非義。

處士陶潛。惟書甲子。徐檀廢弒。迎立文帝。
元嘉之政。政平訟理。自壞長城。橫挑强敵。
廢立狐疑。劭因弒逆。武帝討賊。沈於酒色。
廢帝兇悖。明帝忌刻。蒼梧嗜殺。順帝禪齊。

南齊

齊高太祖。分鎮淮陰。收養豪傑。以窺卯金。
袁沈敗亡。淵儉勸進。武帝嚴明。內朝多豫。
鬱林狂縱。西殿進兵。新安奇命。降封海陵。
明帝猜忌。殘滅骨肉。東昏淫虐。潘妃寵極。
六貴同朝。釁生蕭懿。蕭衍起兵。和帝禪位。

南梁

梁武蕭衍。除兇去殺。捨身同泰。佛教是崇。
貪取河南。聽信朱异。禍階侯景。臺城餓死。
簡文博達。受制賊臣。遁禪豫章。土囊殺身。
元帝坐視。乃為身謀。侯景就誅。江陵久苗。
讀書萬卷。終為魏囚。敬帝承統。貞陽外至。
僧辯已亡。禪於霸先。

後梁

後梁蕭詧。巋琮相承。附庸魏境。為隋所并。

南陳

陳武霸先。勸進湘東。剪除賊臣。既受梁禪。
捨身莊嚴。文帝明儉。臨海懦弱。安成秉政。
宣帝受遺。欺孤自取。逢周之興。亡師失將。
叔寶荒淫。江孔佞幸。隋師來伐。自投宫井。

北魏

魏出鮮卑。武云軒轅。拓跋轡律。生什翼犍。
珪稱魏王。恢拓中原。明元襲位。文武俱全。
大河南北。壤地相連。敬禮崔浩。軍國謀焉。
太武儉素。威畧赫然。北却蠕蠕。西破赫連。
既取關洛。盡并涼燕。文成靜鎮。民復安全。

獻文雄斷。傳位太子。崇光退居。馮后鴆弒。
孝文美政。多在齊世。遷都洛陽。改姓元氏。
宣武嗣位。魏政始衰。倖戚用事。明帝幼冲。
靈后淫穢。儼紇弒逆。爾朱討賊。迎立孝莊。
乃求九錫。榮始就刃。兆復犯順。節閔英毅。
高歡起釁。孝武失歡。往就宇文。歡立孝靜。
東西遂分。東魏孝靜。禪於高洋。是為北齊。
西魏孝武。為泰所酖。文帝僅全。廢帝微甚。
泰禪宇文。是為北周。

北齊

北齊高歡。起討爾朱。遂廢節閔。與武相圖。
立靜遷鄴。翰躬事主。守節終身。是爲神武。
澄頓倨慢。幽帝含章。膳奴殺之。是爲文襄。
洋曰文宣。受禪東魏。演廢子殷。是爲孝昭。
湛以介弟。入承大統。後主酣飲。號爲無愁。
嫁禍幼主。國亡於周。

北周

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推高歡。
自稱太師。而行篡弒。覺以冲齡。遂移魏祚。
是曰閔帝。權歸於護。天王在位。廢爲畧陽。

世宗明敏。遇毒糖餻。武帝自聽。權奸始摧。
宣帝淫虐。賊殺季父。五后並立。百戲旁午。
傳位靜帝。幼冲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
陳武丁丑。周始篡魏。

隋 本姓普六茹改姓楊

隋文楊堅。爲周后戚。奸臣矯命。僥倖竊國。
九年滅陳。南北混一。衛士傳餐。視朝日昃。
然以不學。苛酷忌刻。楊素讒言。太子以易。
煬帝無道。烝淫弒逆。玄感倡亂。盜賊充斥。
江陵蕭銑。黎陽李密。東都世充。河間建德。
薛舉金城。李軌涼州。洛中黑闥。馬邑武周。
李淵入關。恭爲贅疣。宇文弒煬。唐承天休。

唐

唐祖李虎。周封唐公。高祖名淵。三世襲封。
晉陽裴監。私以侍女。世民文靜。因說義舉。
借助突厥。迎立代王。既克關中。受禪爲唐。
褒稱伏伽。以導諫爭。學置生員。州置中正。
立嗣無功。宜在秦王。建成元吉。兄弟相戕。
太宗英主。日表特異。濟世安民。素有大志。
十八舉兵。削平僭僞。既定內難。親盟頡利。

相有房杜。將有英衛。寇用尉遲。仇用王魏。
凌烟功臣。凡二十四。翦鬚吮血。人思奮厲。
文館學士。府兵宿衛。臺省寺監。萬目粗備。
死囚自歸。三錢斗米。好名喜功。矜心易起。
十漸不終。閨門多媿。停昏仆碑。滋受譏毀。
幾敗遼東。士馬多死。高宗承徽。貞觀同風。
無忌遂良。輔政協恭。武氏一入。廢后奪嫡。
倡自義府。成於李勣。天皇風眩。則天專制。
裴炎密謀。繼廢中睿。改唐爲周。遂自稱帝。
告密羅織。委用酷吏。亦有權數。善於用人。

徐婁姚魏。皆爲名臣。仁傑一語。遂定太子。
繼爲柬之。滿門桃李。中宗久廢。五王匡復。
惡本不除。反受其戮。韋后預政。三思淫黷。
安樂恃寵。賣官鬻獄。在位五年。餅餤中毒。
臨淄入苑。天星散落。捕斬諸韋。并除安樂。
睿宗復位。由子勇畧。太平何爲。尚欲肆惡。
玄宗內禪。收攬權綱。銷毀金玉。罷斥錦坊。
前相姚崇。繼用韓張。開元富庶。貞觀可方。
張說建議。彍騎以强。兵農既分。府兵遂亡。
天寶任政。惟李及楊。專寵太真。溺意霓裳。

祿山乘釁。反於漁陽。遂陷兩京。蜀道郎當。
越歲而歸。西內凄凉。二顏忠義。討賊勤王。
李杜文酸。流落毫芒。肅宗爲子。受命討賊。
收兵臨武。遽登宸極。兩京克復。安史相食。
巡遠死節。李郭忠力。紀綱不立。專務姑息。
內與張后。外畏輔國。代宗卽位。權出閹闥。
始則元振。繼以朝恩。元載秉政。李郭宿將。
僉懷煩言。雖翦朝義。復避吐蕃。柄用姦盜。
遂成强藩。德宗發憤。性多猜忌。初相祐甫。
四方望治。及用盧杞。姦邪起勢。廢租庸調。

用炎兩稅。竹木間架。增歛無藝。愁嘆連甍。
藩鎭並起。朱泚犯順。希烈僭位。奉天播越。
山南困躓。外賴李晟。內倚陸贄。既克反正。
益事苛征。瓊林私貯。宮市橫行。不信宰相。
偏任延齡。守闕論疏。賴有陽城。藩臣進奉。
宦者掌兵。弊政不一。唐室以傾。順宗嬰疾。
近習詭秘。委政冢嗣。斯爲賢矣。憲宗神斷。
慨然興起。首擒劉闢。又執李錡。誘縛從史。
掃平元濟。師道授首。承宗獻地。初相黃裳。
降藩相繼。平淮倚度。不惑羣議。浸以驕侈。

進用鎛异。鳳翔佛骨。方士柳泌。金丹未效。
弘志逆弑。元和以來。古文特盛。韓柳二家。
粹然出正。穆宗之立。守謙守澄。大行在殯。
倡優盛陳。元魏沮撓。牛李分明。再失河朔。
妄議銷兵。敬宗幾冠。八關黨附。克仲李絳。
知禮裴度。丹扆受箴。勝於德祖。滅燭之禍。
無良師傅。文宗奇日。召對延英。去奢從儉。
咸冀太平。受制家奴。氣爲拂膺。自比赧獻。
退唯飲醇。劉蕡對策。有屈莫伸。取謀申錫。
不密殺身。甘露之禍。訓注小人。武宗英特。

克振威權。委任德裕。唐相稱賢。既克上黨。
旋取太原。僧尼歸俗。毁佛鑄錢。奈何偏惑。
受籙崇玄。宣宗沈斷。周知情僞。焚香讀疏。
面受刺史。韋澳處分。令狐多忌。收復河湟。
克成先志。一反會昌。營葺廢寺。德裕崖州。
僧孺內徙。以察爲明。無德仁義。號小太宗。
比漢宣帝。懿宗好樂。賜予無藝。遠迎佛骨。
敷幸諸寺。裘甫龐勛。羣盜繼起。施及僖宗。
令孜招權。仙芝初起。黃巢相挺。兩京陷沒。
乘輿播遷。重榮搆禍。再幸興元。星流如織。

請兄於天。昭宗明粹。銳意恢復。國老驕恣。
門生屈辱。始討克用。張濬敗覆。繼討茂貞。
讓能再刎。華陰流寓。東內幽慼。崔胤無謀。
招賊入屋。宦官盡誅。滅亡愈速。哀帝幼弱。
寄命賊臣。白馬之禍。毒流縉紳。在位二載。
禪於朱氏。唐得天下。凡二十世。享國二百。
八十九祀。三宗可稱。亦無全美。

五代梁

梁祖朱溫。巢賊除孽。力屈降唐。濫受旌節。
崔胤召入。蕩覆京闕。遂移唐祚。晉陽禍結。
淫虐不悛。子禍亦烈。疏弃敬李。信用趙張。
均王討賊。即位大梁。劉鄩既敗。又失彥章。
梁十七年。滅於後唐。

後唐

後唐李氏。本姓朱邪。赤心討賊。賜屬唐家。
克用破巢。功爲第一。朱溫搆隙。求仲不獲。
莊宗弱齡。三矢受遺。一解潞圍。出梁不意。
北卻契丹。東并劉氏。遂滅朱梁。以奉唐祀。
監軍承業。竟負初志。驕心易生。伶優共戲。
將士怨叛。焚以樂器。明宗胡人。養子借姓。

無心得國。祝天生聖。兵革罕用。年穀屢稔。
在位八年。號爲小康。閔帝寬柔。朱馮用事。
潞王疑懼。遂篡大位。醉語一出。致疑石郎。
契丹立晉。乃滅後唐。

五代晉

晉石敬塘。尚主永寧。潞王疑之。徙鎮天平。
借援契丹。僥倖成事。父事德光。貢金割地。
齊王驕傲。外挑强敵。棄桑忠謀。用景狂策。
契丹大舉。遂以亡國。

五代漢

漢劉知遠。擁兵河東。中原無主。遂相推崇。
入承晉統。初無大功。隱帝驕縱。狎暱諂媚。
紀綱蕩然。頭子易帥。殺王揚史。又圖郭威。
天變叠見。亡國亦宜。

五代周

周祖郭威。花項雀兒。鄴都留守。爲主所疑。
入汴迎贇。卒自爲之。立訴訟法。寬稅牛皮。
殺犯贓吏。拜孔子祠。世宗柴榮。英武有志。
首誅樊何。以革前弊。積年驕惰。一旦精銳。
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夷夏震動。

當時賢佐。有如王朴。詳定律曆。備論禮樂。
開邊一策。後難先易。天命不佑。君臣早世。
寡婦孤兒。卒於恭帝。三主九年。歸宋趙氏。
五代八姓。五十三年。十三君中。明世爲賢。
相如馮道。亦無取焉。

五代割據諸國 吳據淮南統二十八州

中原五代。國統相授。諸籓割據。各有先後。
吳楊行密。唐爵爲王。四主相承。遜於南唐。

南唐 受吳禪統二十三州

南唐李昪。起晉天福。開寶滅之。傳璟及煜。

前蜀 據成都統四十八州

前蜀王建。起唐天復。同光滅之。王衍被戮。

後蜀 據成都繼王衍稱帝

後蜀孟氏。二世有國。起唐同光。訖宋乾德。

楚 統二十三州梁封爲楚王

馬殷稱楚。據有潭湘。起唐乾寧。六世歸唐。

閩 據福州

閩王審知。乾寧授節。六世入唐。地歸吳越。

吳越 據兩浙統十二州

吳越錢鏐。四王貢職。始唐乾寧。訖宋興國。

南平 據荆南

南平高氏。起梁開平。五世至宋。乾德朝京。

南漢 據廣州統四十七郡

南漢劉隱。天祐建節。訖宋開寶。五世而絕。

北漢 據太原統十二州

北漢劉旻。起周廣順。至宋興國。四世而盡。

北宋

宋趙太祖。生於洛陽。赤光滿室。火德以昌。
長從世宗。南征北伐。點檢天子。見於木札。
契丹入寇。倉卒授兵。陳橋夕次。黃袍加身。

攬轡誓師。巾不易肆。韓通受贈。彥昇見棄。
從容盃酒。方鎮罷兵。不容鼾睡。頗出微行。
二李自焚。荆湖底定。孟昶竪降。劉鋹歸命。
江唐既下。錢俶朝京。五星聚奎。天啓太平。
相須讀書。將恨多殺。普不釋卷。彬能不伐。
邊帥久任。守倅權分。殿簾布緣。軒豁諸門。
杜后遺言。傳位二弟。燭下柱斧。難逃異議。
太宗繼業。虎步龍行。錢陳納土。北漢底平。
卒其伐功。混一天下。北遺幽薊。西缺靈夏。
秤壉得士。三館崇文。雞鳴聽政。爲旱自焚。

武功自刎。秦王竄死。兄弟不容。斯爲可耻。
眞宗即位。沆相咸平。諸陳利害。一切不行。
景德卻敵。準决親征。駕幸澶淵。契丹請盟。
欽若譖準。天書作僞。祥符封禪。旦志滋戾。
天禧寢疾。丁謂擅權。潛結內侍。貶竄諸賢。
擅移山陵。王曾獨對。太后稱明。崖州竄謂。
仁宗天聖。劉后貪權。垂簾聽政。凡十一年。
明道親政。再相夷簡。遂廢郭后。并逐臺諫。
景佑以來。災異薦臻。寶元康定。西鄙數驚。
露跣致禱。忍飢戒殺。迨及慶曆。聖德旁達。

杜富韓范。四相在廷。天章給札。責以太平。
歐余王蔡。四諫衆職。錫之品服。以旌其直。
契丹脩好。元昊稱臣。皇祐征蠻。將有狄青。
至和嘉祐。長養多士。四十二年。風淳俗美。
英宗潛邸。恂恂儒者。仁考賢之。付以天下。
入承大統。疾起憂疑。兩宮調護。賴有韓琦。
治平四年。動詢故事。羣賢紛紛。唯因濮議。
熙寧以來。古文大興。倡於歐陽。繼以蘇曾。
英神之際。學明性理。周傳二程。以及張子。
溫公通鑑。康節先天。降而熙豐。新學興焉。

神宗求治。勇於有爲。既得安石。用之不疑。
講行新法。傅會經義。制置三司。編脩條例。
招來新進。擯黜老人。韓絳傳法。惠卿叛荆。
熙河重費。方臘終陷。子雱既死。上亦益厭。
呂誨先見。蘇洵辨姦。天津杜鵑。氣候循環。
哲宗初年。高后臨政。元祐多賢。女中堯舜。
司馬作相。呂范同升。大防劉摯。謀欲調停。
川洛朔黨。自相攻擊。清臣溫伯。首倡紹述。
章惇入相。舟勢益偏。邢蔡羽翼。痛貶羣賢。
詆誣宣仁。首廢孟后。大典詔獄。議及冢柩。

徽宗初載。頗復元祐。向后還政。紹述如舊。
建中靖國。布欲兼行。崇寧以後。專向蔡京。
刻立黨碑。籍記書疏。父子相軋。倡言豐豫。
內侍童貫。太史封王。朱勔父子。花石起綱。
師成陰賊。引薦王黼。李彥括田。三路愁苦。
興崇道學。教主道君。妄謀北伐。外結女真。
遼國既亡。金人借隙。童貫逃歸。長驅至國。
欽宗內禪。初用李綱。竄殛六賊。召兵勤王。
邦彥浪子。主和誤事。繼用南仲。遂墮其計。
二帝北狩。康王南遷。東京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

高宗諱構。徽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出使。
磁相遮留。元帥召兵。京城已陷。移駐東平。
二帝北行。邦昌僭偽。遂趨應天。建炎即位。
罷竄南仲。召相李綱。纔七十日。粗立邊防。
汪黃主和。遣使祈請。首誅東澈。決策南幸。
宗澤留守。力請不還。發憤而卒。兩河陷焉。
自楊而杭。苗劉犯義。二兇方除。金人大至。
江淮殘破。海道顛沛。金山一戰。兀朮乃退。
浚失陝西。蜀得二吳。劉豫稱齊。僭據舊都。

紹興以來。始用鼎浚。張韓劉岳。兵聲大振。
南侵不利。金國事多。秦檜爲間。極力主和。
岳飛被戮。張趙遠竄。胡銓一疏。志士扼腕。
檜專秉政。一十八年。偷安患失。境土莫全。
逆亮渝盟。中外震懾。皂林既勝。膠西亦捷。
亮有內變。駐軍雞籠。允文視師。采石奏功。
葛王入燕。逆亮被弒。金使叠來。復尋和議。
光堯內禪。居德壽宮。太祖之後。是爲孝宗。
隆興初元。銳意恢復。一舉無功。和好是續。
乾道淳熙。無復經營。朱張呂陸。道學大興。

金主世宗。號小堯舜。南北相安。彼此無釁。
孝奉德壽。二十六年。退居重華。日奉几筵。
光宗受禪。李后妒悍。語言不遜。兩宮離間。
驚疑得疾。莫執重喪。寧宗即位。移處壽康。
侂胄因緣。自負定策。汝愚貶死。朱熹黨籍。
開禧用兵。邊釁遂開。西陷蜀漢。東擾荆淮。
誅兇函首。和使復遣。嘉定以來。政由彌遠。
乃廢濟邸。迎立理宗。李全復叛。入洛無功。
真魏在朝。成大詆毀。紹定大臣。卧而燮理。
端平親政。元祐並稱。嘉熙以後。邪正相傾。

韃金雖亡。韃靼接境。全蜀失陷。淮甸屢警。
庚子荒旱。壬子水傷。盧董竊倖。閻馬丁當。
北軍渡江。將謀遷避。遭逢大喪。遂成和議。
似道入相。打筭閫臣。竄殺吳向。公田害民。
甲子升遐。度宗登極。十年天子。耽於酒色。
師臣專制。杜絕人言。拘留北使。不救襄樊。
天目自崩。大兵南下。蕪湖夜潰。無過敵者。
德祐幼主。降於大元。二王航海。舟覆崖山。
百五十年。臨安駐蹕。趙氏總年。三百七十。
有元世系。共十四主。姓奇握溫。蒙古部類。

幸處中華。九十三禩。庚申順天。退讓北去。

通鑑韻書捷覽卷三十 終

通鑑韻書四字書卷之三十一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粤自盤古。生於太荒。首出御世。肇開混茫。
天皇氏興。澹泊而治。先作干支。歲時爰記。
地皇氏紹。乃定三辰。人皇區方。有巢燧人。
太昊伏羲。生於成紀。時出河圖。用造書契。
八卦始畫。婚娶以正。炎帝神農。以姜爲姓。
樹藝五穀。嘗藥辨性。遂作方書。醫療民病。
軒轅黃帝。生而聖明。擒戮蚩尤。神化宜民。
六相分治。律呂調平。五幣九棘。泉貨流行。

麟鳳顯瑞。屈軼指佞。在位百年。文明漸興。
少昊顓頊。帝嚳高辛。唐堯崛起。嗣摯而升。
屋茅階土。飯盆啜鉶。華封致祝。蓂莢生庭。
童謠叟歌。蕩乎無名。有虞帝舜。克盡孝敬。
象欲殺兄。帝愈順恭。登庸受禪。陳鼓設旌。
能進元愷。殛誅四凶。敬命九官。欣歌南風。
廵南巡狩。蒼梧考崩。夏禹儉勤。績昭治水。
嗣舜登位。建寅絕旨。鑄鼎象物。拜善泣囚。
一饋十起。典則貽後。啓能敬承。徂征有扈。
太康尸位。荒逸滅度。后羿畔距。仲康承祚。

羿逐帝相。卒爲浞弒。浞復弒相。王后奔仍。
生子少康。滅浞中興。迨帝孔甲。淫亂豢龍。
傳至履癸。尤爲無道。成湯伐暴。放於南巢。
有夏之世。更十七王。歷年四百。至桀而亡。
猗歟商湯。解網三面。用寬代虐。刑儆風愆。
銘盤惕己。鑄金救黔。大旱躬禱。六事格天。
元孫太甲。顛覆典刑。放桐自艾。歸亳稱明。
太戊脩德。祥桑枯殞。祖乙盤庚。繼世賢君。
傳至武丁。恭默思道。卜相得說。鼎耳雊雉。
反己脩德。商道中興。數傳至紂。暴與桀增。

寵溺妲己。酒池肉林。誅忠囚善。炮烙嚴刑。
歷年六百。二十八君。天命既改。商祚告終。
維周文王。生有聖德。問安視膳。孝道允克。
出獵得師。演易垂則。虞芮質成。歸四十國。
三分有二。終守臣節。武王觀兵。白魚入舟。
孟津既會。勝殷遏劉。旌閭封墓。釋箕子囚。
散財發衆。歸馬放牛。成王嗣服。禮成樂備。
康王克纘。四海刑措。昭王溺楚。穆作祥刑。
傳至孝王。非子封秦。逮於夷王。覲始下堂。
厲王暴虐。民口思防。宣王中興。海內向風。

幽王啓亂。弒於西崇。平王東遷。賞罰不行。
齊晉秦楚。强伯專征。孔聖作經。託始於平。
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定。
哀思考王。弒逆多變。威烈繼立。三晉初命。
王室式微。七國相競。歷安烈顯。爰及愼靚。
儀秦縱橫。孟軻守正。傳至赧王。二周淪亡。
年逾八百。三十七王。秦始稱帝。以呂易嬴。
并吞六國。專尚刑名。焚書坑儒。北築長城。
阿房方起。沙丘殞身。李斯矯詔。二世稱尊。
望夷遇弒。秦祚遂傾。漢高兵起。破秦滅楚。

三章約法。羣才協輔。時有三傑。蕭何信良。
經營五載。帝業用成。惠帝嗣位。過於柔仁。
遭母殘虐。嗜飲棄政。呂后臨朝。諸呂擅權。
平勃交驩。劉氏以全。太宗孝文。恭儉寬仁。
建賢勸農。加惠元元。景帝遵業。刻薄匪臧。
廢后易儲。七國跳梁。世宗孝武。雄才大畧。
初向儒術。董生對策。協律定呂。祀郊興學。
繼志神仙。復窮武功。才臣競起。馳騖奮庸。
湯禹定令。相如賦雄。武騫奉使。汲鄭質直。
衛青去病。揚名戎敵。至於受遺。霍光日磾。

得人最盛。晩節知悔。輪臺一詔。國本用滋。
孝昭幼沖。天資明敏。辨忠識詐。惜年不永。
孝宣勵精。繼統中興。擢用儒臣。望之梁丘。
以文章顯。劉向王褒。安世充國。魏相丙吉。
定國延年。將相是職。黃霸廣漢。龔遂翁歸。
張敞延壽。治民莫追。惜開三釁。德教有虧。
孝元嗣位。寵任宦戚。優柔不斷。忠良廢斥。
成帝耽色。五侯專恣。匡衡劉向。諫若罔知。
迨至哀平。王莽僭恭。篡十七載。光武興戎。
恢廓大度。芟刈羣雄。崇儒禮賢。俊乂奮庸。

伏湛循良。卓茂行誼。馬援大材。宋弘重義。
劉昆郭伋。杜詩張堪。一時郡守。允稱輿賢。
建武永平。吏事深刻。郭后廢易。馬援讒隙。
中興之美。史臣致惜。明帝幸學。三老五更。
執經問難。冠帶環門。雲臺紀勳。二十八人。
元功鄧禹。迄於劉隆。劉平善政。班超立功。
驚戎廉范。拜井耿恭。肅宗寬厚。惜少剛德。
寵任竇憲。用啓外戚。和殤安懿。順用閹巽。
冲質不祿。無庸多責。時有數賢。俱擅美名。
南陽朱李。毛義鄭均。楊震清節。黃憲量深。

虞詡增寵。張綱埋輪。桓帝不君。李杜下獄。
梁冀雖殄。五侯肆毒。賢人忠憤。卒成黨錮。
潁川四長。荀氏八龍。范滂攬轡。李膺高風。
崔寔政論。劉寵一錢。陳蕃下榻。劉寬蒲鞭。
黨人議起。獄繫名賢。宦寺擅權。流毒縉紳。
忠臣義士。駢首就戮。廼召外兵。以定王國。
虺蜴雖除。虎狼入室。獻生不辰。乾綱替陵。
黃巾四起。宇內靡寧。董卓既誅。曹瞞肆凶。
上弒母后。九錫自專。曹丕嗣惡。遂移漢祚。
時惟玄德。中山苗裔。起兵討賊。關張結義。

三顧孔明。克取蜀地。亦有孫權。繼兄開業。
瑜昭同輔。東吳稱傑。三分天下。鼎足以立。
承漢正統。必歸昭烈。後帝昏弱。初任孔明。
姜維嗣之。中原九戰。寵用黃皓。遂致淪陷。
晉之世祖。爲司馬炎。篡魏滅蜀。君臨百官。
始尚仁儉。志怠平吳。雜戎內居。卒召五胡。
迨至惠帝。賈后牝晨。禍起宗室。八王樹兵。
李雄繼起。張方劫君。越還帝駕。中毒而崩。
厥弟懷帝。天資亦明。時遭勢逆。行酒敵庭。
愍帝嗣立。出降劉曜。逖侃諸賢。亦罔克效。

元起江左。鮮志中興。王敦謀逆。未能討平。
明帝繼之。躬殄大憝。成帝嗣立。逆謀蘇峻。
向非濫觴。何以存晉。康帝二載。穆帝幼齡。
哀皇帝奕。簡文孝武。桓溫跋扈。安石輔佐。
苻堅入犯。鉉石殄寇。至於安恭。遂失神州。
劉裕篡晉。爲宋高祖。清儉寡欲。嚴正有度。
義符見廢。傳位於文。乃殺道濟。壞其長城。
孝武起兵。誅劭而立。子業狂暴。壽寂弑之。
明帝在位。殘殺無厭。蒼梧遇弑。順帝稱禪。
篡宋爲齊。蕭氏道成。武帝旣歿。昭業昭文。

俱未善終。明帝嗣興。東昏追廢。亡於寶融。
梁祖蕭衍。同泰捨身。逼於侯景。餓死臺城。
簡文被弑。繹帝江陵。傳至敬帝。遂禪於陳。
霸先創國。兄子嗣位。末帝叔寶。淫虐肆非。
周將楊堅。目如曙星。始篡周位。後復滅陳。
爲隋文帝。明察臨民。楊廣弑逆。淫酗色荒。
狩於揚州。身殞國亡。帝侑帝侗。虛名空存。
李淵篡立。隋祚遂傾。唐祖舉兵。始自晉地。
六年之中。海內咸乂。世民承位。廟號太宗。
除亂致治。功德兼隆。開館延才。羣賢協恭。

房杜謀斷。馬周切理。王珪確論。魏徵剛直。
德參陳謨。鉉素回天。惜多慚德。禮樂未嫺。
高宗莅治。溺愛衽席。卒至妖后。斵喪唐室。
中宗久幽。得志淫荒。武氏則天。以周易唐。
屠害宗支。淫惡交至。梁公精忠。徐杜平恕。
衆之五王。卒返唐緒。睿開玄宗。勵精求治。
姚崇宋璟。張說九齡。懷慎坐鎮。韓休守正。
幾致太平。允稱熾盛。天寶以後。宵人秉權。
林甫腹劍。吉網羅鉗。艷妃亂政。失國奔竄。
皇子肅宗。靈武收兵。子儀光弼。克復二京。

惜無遠謀。專任輔國。朝恩觀軍。節度擅立。
代宗平亂。能誅三宦。將任蕃戎。藩鎮爲患。
吐蕃入寇。中原咸憂。郭公免冑。回紇乃休。
德宗初政。聞風仰慕。後用盧杞。奸邪流禍。
順宗嬰疾。傳子開泰。憲宗英武。克平淮蔡。
李絳裴度。吉甫黃裳。唐之威令。幾於復張。
穆宗蒙業。牛李相傾。河朔再失。不可復興。
敬宗初立。優納賢臣。繼比羣小。弑於克明。
文宗嗣之。優柔少斷。宦官專權。甘露生變。
武宗敏達。委任智勇。克取太原。惜年不永。

宣宗明察。稱小太宗。懿宗驕奢。僖宗幼冲。
委任令孜。盜起莫支。克用殉國。黃巢乃夷。
至於昭宗。崔胤召兵。宦官雖戮。卒弒於溫。
末帝昭宣。天命去唐。冊寶用奉。竟禪於梁。
朱溫七年。爲子所弒。友貞滅珪。姻黨依勢。
唐兵伐之。友貞自戮。後唐莊宗。英武特出。
繫燕滅梁。父命不辱。明宗皇帝。克用養子。
每夕祝天。願生聖主。閔帝寬柔。廢於潞王。
從珂未幾。焚死唐亡。晉祖敬塘。借兵契丹。
重貴既執。國遂屬漢。後漢智遠。傳子承佑。

嬖倖擅權。天命不祐。周祖郭威。將士推立。
世宗柴榮。五代賢辟。恭帝嗣位。周統用迄。
宋祖匡胤。英明仁斷。陳橋推戴。削平僭亂。
崇儒愛民。文武輔治。溫叟清介。趙普剛毅。
曹彬治兵。竇儀端慎。太宗匡義。恭儉恕仁。
受兄顧命。可云守成。弟侄不祿。斧聲生議。
齊賢禦戎。楊業無敵。雅量蒙正。竭誠田錫。
繼倫奇功。呂端輔嗣。眞宗寬仁。有帝王量。
信惑異端。天書屢降。幸澶退遼。賴準謀定。
仁宗初年。西鄙驛騷。慶曆以後。君子滿朝。

韓范富歐。呂誨杜衍。趙抃唐介。彥博司馬。
升遐之日。四海思慕。英宗嗣立。太后聽治。
兩宮不和。韓歐調護。神宗卽位。勵精求治。
賢臣純仁。范鎭蘇軾。熙寧元豐。安石惠卿。
新法亂政。西北用兵。哲宗嗣位。高后垂簾。
罷停新法。任用忠賢。司馬輔相。敵國戎邊。
及太后崩。追貶正人。內變外戎。禍亂分仍。
徽宗卽位。窮極奢侈。天變民怨。賊寇蜂起。
信任奸邪。忠良弃棄。開邊生釁。金兵長驅。
禪位太子。自稱道君。卒爲金擄。殂五國城。

欽宗昏懦。亦爲金擄。紹興之末。殂於沙漠。
高宗南渡。奸檜議和。雖有李綱。及鼎浚佐。
厥時大將。張韓劉岳。不能恢復。偏安以歿。
孝宗能養。思復大業。敵國鮮釁。和好僅得。
光宗受禪。遭后悍妬。是時中外。洶洶無措。
亟立其子。遜於上皇。及父告崩。不能成喪。
寧宗不明。制於權臣。侂胄彌遠。先後蒙君。
理宗之朝。賢奸莫辨。時元滅金。威震海畔。
度宗卽位。似道專國。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恭帝嗣位。主少國危。兵入臨安。執帝以歸。

至於端宗。硐州告崩。末帝名昺。赴海而終。
秀夫世傑。忘身殉國。有文天祥。忠孝激烈。
宋自太祖。迄於帝昺。通記歷年。三百云永。
惟元世祖。仁明英武。克成大勳。混一區宇。
文臣許姚。武則伯顏。幅幀之廣。古未之有。
成宗繼之。善於守成。武宗更變。賜爵太濫。
仁宗圖治。黎民愛育。英宗篤孝。用法無私。
見弒行幄。奸黨畏之。泰定稱帝。疊見災異。
明宗暴卒。在位未幾。文宗襲位。猶能重儒。
加封孔廟。列祀仲舒。寧宗早殤。順帝怠荒。

羣雄割據。遂至國亡。天眷有德。惟明太祖。
禮聘羣賢。用開治府。徐達遇春。刋定九土。
定鼎金陵。傳位太孫。皇孫建文。失之柔仁。
成祖永樂。龍飛幽燕。師名靖難。遷都北平。
仁宗昭皇。監國被讒。暨登大位。克任賢良。
宣廟英武。歷年十祺。三楊秉政。海內稱治。
英宗正統。輕舉喪師。景泰繼立。中國有主。
于謙殫忠。北駕克還。潛處南內。七年復辟。
徐石冒功。李岳褒治。憲宗成化。任閹媚佛。
林俊直諫。王恕忠斥。孝宗弘治。黜佞進賢。

謫遷劉健。大夏戴珊。武宗正德。宦瑾專權。
寧藩肆逆。守仁克定。世宗肅皇。龍飛藩邸。
定禮崇聖。作箴主敬。晚戮諫臣。惑於邪佞。
穆宗隆慶。在位未永。神宗萬曆。四十八紀。
始任居正。海瑞清直。末年深拱。政事有失。
光宗泰昌。號稱仁賢。在位一月。龍馭上仙。
熹宗天啓。魏宦擅權。誅戮忠正。邦國用殄。
烈宗崇禎。克誅逆閹。流寇肆虐。臣工匪比。
遂致淪沒。悲哉隕涕。
大清奮起。環海咸遵。天與人歸。歷萬萬春。

通鑑韻書卷之三

通鑑韻書卷之三十二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參校

門人郁有章青南

總斷歌

上帝生人只愛人。賞罰分明曲直真。豈因一人之作惡。水旱傷殘無罪身。豈厭天下之平治。故生惡逆害斯民。豈嗔人生之和樂。故降災殃以禍迍。豈鄙中和喜偏陂。寒暑異宜疾疫巡。但看歷代史鑑紀。幾見安亨太平春。一個逆賊與禍亂。五倫皆毀慘毒循。一個惡人生里閭。善人狼狽苦無伸。龍妖獸怪爭頑鬭。山川

廬稼人命淪。帝心只欲人安富。窮苦悲號詎忍聞。況於失却人倫道。勞民傷財害稼蕓。大道不明人慧蔽。咎歸於天劫數云。自此劫數二字剏。殘忍殺戮映天文。篡弒亦謂數宜爾。奸惡皆謂劫當君。忠義亡家身首碎。凶逆眉氣凌青雲。脩祠齋醮爲神助。驅人爲惡陷人狠。小臣庚子谿然悟。有得於中疑似分。知原上帝仁爲本。性情恩義真實勲。故闢二氏之邪說。推詳神鬼妖惡氛。一部鑑略似韻紀。歸定罪案見神尊圭庇民臣心事。願茲觀者無紛紜。

通鑑韻書卷之

歷代亂畧歌

天命斯人性本善。紛紛惡逆何憑亂。刀兵橫擾繼瘟瘧。刑獄牽綿更水旱。皇帝憂勤不自寧。奸臣驕戾相連貫。陶唐大水虞四凶。夏有有扈羿浞叛。商湯遭旱盤庚水。桀紂相尋武庚難。幽厲浸淫褒姒權。又與妲巳妹喜歎。戰國七雄東周君。春秋史鑑亂賊粲。弒君弒父竟尋常。說神說骨如宵旦。始皇威雄萬里城。李斯胡亥趙高悍。焚棄天典詩與書。驪山徒役風波讕。項羽新安坑趙兵。垓下白登辛勤漢。天下方纔可安

耕。吳楚七國兵書觀。祿產根萌晁錯悲。戚姬如意惠文斷。昭宣之際亂離詐。弘恭石顯朝臣玩。五侯七貴董賢姿。菓餅高擎春酒謾。王莽謙恭飾篡圖。劇秦美新誇靈腕。黃霧昏濛四塞空。聖公更始圖讖贊。張步劉永趙王郎。盧芳董憲朱鮪濫。隗囂天水述成都。銅馬大槍綠林漫。光武同符高祖仁。滹沱冰合昆陽畔。佛教逝入說西方。宋娥梁冀孫王擅。宦戚交攻逮五侯。黨人基禍弄柔翰。黃巾赤眉大小方。早爲董卓曹操喚。桓靈獻辨苦天天。眉塢許昌信胡歼。孫策孫權大江東。劉表劉璋山川瘴。關羽荊州方震曹。麥城漸

漸呂蒙換運營七百火燒屯分香賣履曹丕變篡漢
封獻爵且公司馬父子又謀禪孫皓江南設座時劉
禪危城諸葛戰三分天下歸兩晉五胡猖獗兒女賤
一君方興又一君宋齊梁陳隋魏𡡉北周宇文泰所
稱楊廣之死宇文旋玄感倡逆盜賊多黎陽李密韓
皷緒東都僭號王世充建德早自河間衍薛舉又起
在金城涼州李軌驕兵戀洛中黑闥據山川馬邑武
周城郭擅大唐兵起自晉陽定亂安邦世民眷建成
元吉宮門戕逆東士馬血光濺武氏入宮伏禍機高
宗承嶶政不見風眩綿纒武曌專撲殺此獠朝綱轉

黃臺爪熟子離離蹝目聖皇草野腡吉綱羅鉗來俊
臣改唐爲周三思盼昌宗易之雉頭裘勅祀妖狐神
祠街二張纔戮韋后恣安樂公主引如線賣官鬻獄
餅毒尋捕斬諸韋臨淄美太平公主忌謀生唐祚依
稀元宗延開元方有富庶觀玉兒霓裳安祿遣漁陽
皷動兩京灰蜀道郎當馬嵬瞑臨武收兵克復新張
后輔國內外穿自此權又出閹閹元振朝恩相將薦
强籓操戈各自雄盧杞姦邪聚斂便朱滔朱泚王武
俊希烈僭位朝野喧瓊林私貯官市行延齡信任官
者兵順宗嬰疾近習詭劉闢李錡從史盛承宗師道

吳元濟鳳翔佛骨方士呈金丹未效遺弘志守謙等
澄同逆明元魏牛李門戶鬪八關黨附爭嬰鳴受制
家奴比赧獻甘露禍延雲日驚武宗崇玄懿宗佛裘
甫龐勛羣盜橫令孜阿父傾文武仙芝黃巢叛亂并
與元再幸星流織國老驕恣門生怦華陰流寓少陽
幽朱溫入屋白馬瞪賜名全忠篡唐朔蕩覆京闕焚
朱蔑存勗優伶嗣源立朱馮用事敬塘攫父事契丹
割幽薊河東知遠擁兵轟柳汁飄灑太白見雀兒花
項乘勢更吳楊行密淮南據李昪奪之南唐名前蜀
王建佔成都四十八州孟氏擊馬殷潭湘受梁錫閩

王審知乾寧榮錢鏐吳越東西浙荊南高氏本開平
南漢劉隱天祐建太原北漢宋兵征大宋定尊天人
喜兵戈少息胡笳前胡笳早動契丹裏澶淵親征兄
弟盟欽若天書談封禪外患方寧憂內生文章理學
無辨別西夏元昊鴟梟旋關閩濂洛川共朔韓絳傳
法呂惠卿熙河重費方臘陷歸咎天津杜鵑聲調停
攻擊交爲譏詆誣婦后紛營營金人借隙遼國亡徽
欽城陷張邦昌李綱宗澤飛忠勇秦檜何爲生並汪
朱張呂陸稱道學文字隱存苛告楊佐胄篡入韓琦
裔賜祿向首策靡良彌遠廢濟新恩鬻李全復叛成

大猲金滅元與淮甸讐。庚子荒旱壬子傷。水旱浸淫
盜賊獗。盧蕭闖馬共丁當。似道公田天目崩。崖山舟
覆元代升。九十三年十四主。伯顏屠城不殺。矜。娼優
凌鑠貴賤。貴弑君烝后史冊登。歡喜大小兀郎該。紅
巾白蓮旗幟。憑爭誇宋室如義帝。中都皇覺明曆兢。
屠割縉紳疑字句。浣衣敎坊烈女承。不爲君用刑滅
族。喑民還與喑糶懲。姑蘇城外金色相。手耕火骨士
誠。仍金殿浮圖佛曲唱。劉六劉七妖焰騰。浙海倭徐
余寅蜀。嚴家父子嘉靖凭東苑西苑崇齋醮。優柔不
理萬曆掉。掛冠一任若自爲。東林西林兩邊吽。喜怒

不因國政生。招權納賂筆舌調。東厰錦衣世㕓禁立
枷遂自忠賢嗷。兒郎恨不習機謀。富貴何須天之詔
白蓮纔罷又聞香。獻忠殺人滿地跳。陝西有個李自
成楚聲吹徹稱奇妙。甲申三月十九時。京師內應開
門約。慘慘雲昏日月掃。家室流離泣聲豪花蓮大人
悲切切。錦衣公子淚滔滔。火光飛舞流星顫瀑布高
懸蹉足挑。孑婦頻連兄弟散日計月計富者操吁嗟
天下人何苦。太平天賜又誰韜。

通鑑韻書歷代亂畧歌卷之三十二

通鑑韻書卷之三十二

昌安沈尚仁陶之編註　男　恒道康成

門人郁有章青南　参校

歷代國號歌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春
秋戰國　秦　漢　後漢　三國
兩晉　南北朝　宋齊　梁陳　隋　唐　五
代梁唐晉漢周　宋　元　明

附羣英歌

虞　八元　八愷　商三宗　漢七
制　漢四皓　漢三傑　漢定元
功十八侯　漢麒麟閣功臣十一人
東漢雲臺二十八將　漢黨錮三十五
人　晉竹林七賢　唐十八學士　漢
凌烟閣功臣二十四人　宋景靈宮配
享功臣二十四人　宋六君子　宋者
英十三人　宋四相　嘉祐四真　宋南
宋五相　南宋四將　元四傑　明配
享功臣十六人　文廟配享功臣四人

理學名臣十五人　洪武死節臣　建
文死難臣

歷代國號歌

天皇地皇人皇氏。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唐虞紹之爲五帝。
夏商周秦西東漢。後漢魏吳三國判。
漢亡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混。
擾西晉者爲五國。天下瓜分南北隅。
南爲東晉居江左。宋齊梁陳踵其都。
北則五國而後魏。東魏西魏分爲二。
東傳北齊西禪周。周又滅齊禪隋帝。

隋能平陳海宇同。曾幾何時禪唐室。
唐祚終兮爲五季。梁唐晉漢周相繼。
宋代周兮天下平。中南渡兮迫於金。
平金滅宋是爲元。明傳不足三百年。
自堯迨明幾春秋。歷傳四千零數周。

三皇

鑿開混沌分天地。天地分從攝提歲。
是生萬物人最靈。斯人之初盤古氏。
天皇兄弟十三頭。歲各一萬八千周。
地皇兄弟合十一。亦各一萬八千祿。

人皇兄弟凡九頭。兄弟九人分九州。
相傳一百五十世。四萬五千六百秋。
三皇以後有巢出。搆木爲巢食木實。
有巢氏後燧人典。鑽燧改火教民食。

五帝

粤自太昊伏羲氏。首畫八卦造書契。
女媧工氏暨無懷。風姓相傳十五世。
後有神農號炎帝。始嘗百草教耒耜。
傳及榆罔姜姓終。八世五百二十歲。
公孫軒轅爲黃帝。衣裳而治法乾坤。

金天少昊是其子。高陽顓頊是其孫。
曾孫帝嚳號高辛。欽孫伊祁名放勳。
放勳是爲陶唐堯。禪於有虞其姓姚。
重華其名舜其諡。舜又禪於夏后氏。

夏

禹啓太康與仲康。帝相少康杼槐芒。
泄不降扃廑孔甲。帝臯帝發履癸亡。
家天下者始夏禹。取天下者始成湯。

商

成湯太甲并沃丁。太庚小甲雍己承。

太戊仲丁外壬立。河亶甲兮祖乙興。
祖辛沃甲祖丁繼。南庚陽甲與盤庚。
小辛小乙武丁續。祖庚祖甲兼廩辛。
庚丁武乙太丁嗣。帝乙至紂國祚湮。
盤庚以前爲商號。盤庚以後號爲殷。

周

文武成康與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
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倬。
敬元貞哀思考烈。安烈顯慎赧東周。
威烈以後爲戰國。平王以後爲春秋。

春秋戰國

成王以魯封伯禽。齊與陳也曹燕秦
衛宋楚晉鄭與國。十二分據春秋成。
秦始嬴姓後滅周。韓魏趙氏分晉都
更有楚燕與齊國。俱并於秦誠可羞。

秦

昭襄孝文莊襄王 并吞六國始皇强。
嗣嬴二世子嬰立。項羽滅之秦乃亡。
得秦之號自非子。滅秦之姓自始皇。

漢

高惠呂后文景承。武昭宣元成哀平。
光明章和殤安繼。順冲質桓靈獻更。
西漢高帝起豐沛。東漢光武起舂陵。

後漢三國

漢始昭烈終後主。魏文明齊高貴公。
傳及陳留王已矣。吳王旣逝會稽逢。
止於景帝及烏程。是爲三國相憑陵。
後漢討賊爲正統。魏吳滅漢皆篡臣。

兩晉

武惠懷愍元明成。康穆哀奕并簡文。
孝武安帝及恭帝。兩晉之時十五君。
武帝洛陽爲西晉。建康元帝作東京。

南北朝宋齊梁陳隋

宋武少文孝武至。廢明蒼梧及順帝。
齊高武明東昏和。梁武簡文元敬繼。
陳武文臨宣長城。隋文煬帝恭帝畢。
五朝二十有五君。共歷二百有八歲。

唐

高太高武中睿玄。肅代德順憲穆傳。
敬宗文武宣宗續。懿僖昭宗與昭宣。

高宗以後多女亂。肅宗以後藩鎭叛。
更有奄宦竊大柄。竟爲唐室之世患。

五代梁唐晉漢周

梁有太祖及末帝。唐莊明閔潞王締。
晉有高齊漢高隱。周則太祖世恭繼。
五代相傳十三君。僅歷五十餘五歲。

宋

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宗哲宗并徽欽。
高孝光宗寧理繼。度恭端兮帝昺沉。
太祖太宗成帝業。高宗南渡號中興。

元

元之克宋始太祖。太宗定憲纂九有。
世祖混一滅宋君。成宗繼以武仁英。
泰定明文寧順絕。八十九年傳十葉。

明

太祖首出大明君。孫蒙祖號乃建文。
成祖燕藩入纂位。洪熙宣德正統配。
弟襲兄統景泰移。天順復位千古奇。
成弘太平正德繼。嘉隆萬曆稱盛治。
泰昌天啓逢否運。崇禎殉國社稷正。

歷代羣英歌　虞八元

八元才子邁時流。伯奮仲堪叔獻儔。
季仲居中聯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周。

虞八愷

高陽八愷首蒼舒。隤敳檮戭及太臨。
龍降庭堅聯叔達。仲容居七共森森。

商三宗

商代三宗主。太宗太甲崇。武丁高宗典。
太戊是中宗。

漢七制

兩漢君名顯。高文武與宣。明章續光武。
七制古今傳。

漢四皓

漢家四皓隱商山。東園綺里與夏黃。
楚楚衣冠並角里。茹芝不辱避君王。

漢三傑

蕭何轉運張良籌。韓信將兵百萬優。
除秦逐鹿兼天下。三傑爭光鬪散儔。

漢定元功十八侯

酇侯蕭何功第一。平陽曹參乃其次。

宣平張敖絳周勃。舞陽樊噲在五位。
曲陽酈商偉奚涓。夏侯嬰封汝陰地。
第九潁陰侯灌嬰。傅寬應受陽陵秩。
靳歙旌封武信侯。安國侯分王陵是。
棘津陳武列十三。清河割土侯王吸。
廣平崇秩錫薛歐。汾陰周昌原口吃。
陽郡丁復當十七。曲成侯分蟲達畢。
漢朝高祖定元勳。帶礪山河同廟食。

漢麒麟閣功臣十一人

博陸侯姓霍。圖形獨不名。謹厚張安世。

韓增特用兵。靖邊趙充國。制治魏丙精。
甘延年以安和著。劉德無過一技能。
梁丘賀蕭望之　以能文學顯一時。
蘇武節崢嶸。　何獨後丹青。

東漢雲臺二十八將

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良賈復京。
陳俊耿弇及杜茂。寇恂傅俊與岑彭。
堅鐔馮異及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承。
李忠景丹萬脩並。蓋延邳彤亦其儔。
姚期劉植耿純同。臧宮馬武並劉隆。
二十八將應列宿。奮其智勇扶皇畿。
又以王常逮李通。竇融卓茂附其終。
原圖上下兩分列。是故一優間一劣。
丹青炳爍雲臺中。椒房馬援辜其雄。

漢黨錮三十五人

竇武陳蕃劉淑者。一世所宗爲三君。
李膺荀昱與杜密。王暢劉祐同名稱。
魏朗趙典及朱㝢。謂之八俊言人英。
郭泰范滂兼尹勳。巴肅宗慈夏馥因。
蔡衍羊陟爲八顧。能以德行引乎人。

張儉翟超岑晊同。范康劉表陳翔從。
孔昱檀敷爲八及。能道乎人追其宗。
以財救人固爲好。度尚張邈共王孝。
劉儒之儕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老。
黨獄從茲無日虛。漢基都爲王曹擾。

晉竹林七賢

七士嵇康嵇有名。山濤向秀並劉伶。
阮家叔侄諮咸籍。亦有王戎得見稱。

唐十八學士

王府屬兮如聯堪。記室鉉齡虞世南。
文學褚亮姚思廉。李玄道爲主簿焉。
參軍蔡允恭兼譙。薛元敬與顏相時。
諮議典籤蘇勗弁。從事中郎于志寧。
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聲亦響。
李守素自倉曹陞。國子助教陸德明。
同其職者孔穎達。蓋文達自信都拔。
宋州戶曹許敬宗。一十八人名望同。
並以本官兼學士。號登瀛洲誇勝事。

唐凌烟閣功臣二十四人

長孫無忌稱趙公。趙郡元王是孝恭。

杜如晦兮封萊成。　鄭文莊公係魏徵。
梁公申公及鄂公。　玄齡士廉敬德焉。
衛公李靖宋蕭瑀。　褒忠壯公段志鉉。
劉弘基兮封夔公。　蔣忠公兮屈突通。
殷開山兮稱郧節。　老婿柴紹譙襄秩。
長孫順德號邳襄。　郧陳張亮侯君集。
張公謹兮郯襄平。　程知節兮封於盧。
永興文懿虞世南。　譙襄公兮劉政堪。
椧宣公兮唐儉得。　為英公者李世勣。
胡壯公兮秦叔寶。　凌烟閣內圖諸老。

宋景靈宮配享功臣二十四人

趙普開國元勳。　曹彬清雅仁厚。
居正方重自持。　熙載清介自守。
潘美征伐多績。　李沆先見知人。
王旦裁抑奔競。　繼隆不附權臣。
王曾立朝正色。　夷簡忘身憂國。
曹瑋沉勇有謀。　公亮入相稱職。
富弼西夏聞名。　韓琦重厚如勃。
司馬力攻新法。　忠彦敢言正直。
頤浩人倚為重。　世忠名將第一。

張浚經畧有方、　趙鼎為眞宰相。
康伯拯濟艱難。　史浩備守為尚。
葛邲薦進人才。　趙汝愚守法度。
昭勳二十四人。　理宗圖像可慕。

宋六君子

宋代稱六君子。　濂溪明道伊川。
康節橫渠同是。　温公君實為然。

宋耆英十三人

洛社耆英叟。　優游壽域中。　潞公文彦博。
富弼繼其踪。　席汝言年亞。　方稱王尚恭。

趙公南正入。　劉氏得凡翁。　更有逢行巳。
還誇楚建中。　諾言王叟與。　張問張燾同。
拱辰王老外。　司馬氏温公。

宋四相

仁宗又治訖神英。　四相勳功若盍簪。
後樂先憂范文正。　處危排難魏公心。
歐陽學博古今重。　富弼名高戎夏欽。
可惜天津啼杜宇。　不終廊廟沛甘霖。

嘉祐四眞

富弼公忠眞宰相。　包拯剛毅眞忠臣。

歐陽文章眞學士。胡瑗經業眞先生。

南宋五相

南宋高宗四九齡。始終五相輔中興。
李綱力諫君南幸。順浩驅馳將北征。
趙鼎秉衡朝士賀。魏公當軸衆心傾。
天誅檜賊生康伯。止幸閩都國又興。

南宋四將

欲定中州復舊邦。韓岳四將助綱常。
魏公駐楚因防敵。光世屯廬爲守江。
世忠功績時第一。岳飛神策世無雙。

若無秦檜持和議。二聖鑾輿返故鄉。

元四傑

木華黎兮博爾木。赤老溫兮博爾忽。
四人忠勇事木眞。帝號擭里班曲律。

明配享功臣十六人

徐達功首平諸將。常遇春勇冠三軍。
李文忠戰勝攻取。鄧愈奉公守法循。
招降納附是沐英。湯和臨陣決機神。
首援諸國趙德勝。胡大海屢建奇勳。
張德勝擒陳友諒。桑世傑亦立功頻。

耿再成與俞通海。配享高廟之功臣。

文廟配享功臣四人

智畧謹厚稱張玉。討服安南朱能是。
王直率兵討妖賊。姚廣孝文學發身。
四人靖難功臣偉。文廟配享萬年春。

理學名臣十五人

薛瑄胡居仁是首。吳與弼次陳獻章。
陳選元禎周瑛是。羅倫莊昶聲名揚。
黃仲昭以及章懋。張能蔡清亦有光。
陳靜誠獨與鄒智。陽明理學譽彰彰。

洪武死節臣

濮眞不屈於高麗。吳雲王禕死滇臣。
俞廷玉父胡大海。趙德勝及耿再成。
丁德興偕張德勝。花雲許瑗張子明。
桑世傑眞鐵漢子。韓成等三十六人。

建文死難臣

方孝孺首周是脩。王叔英父練子寧。
鐵鉉陳晃漆大舉。齊泰姚善與景清。
龔泰鄒瑾魏公冕。王省劉賢林善[illegible]
靖難節義難枚舉。表表足稱十六[illegible]

〔明〕沈朝陽撰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十二卷

明萬曆四十五年唐世濟刻本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序

士横襟而探古昔不讀諸正史不知貴通鑑也夫能合諸正史于其分則通鑑之為也不讀通鑑不知貴

紀事本末也夫能分通鑑于其合則紀事本末之為也鉴為書者猶之為庖或全而享焉或析而殽焉備物致味以聽人之味于其

味綜往事而儲之以為鑑又鬟之而連類比事焉以約指而表揭令人一展卷而始末暢然讀書少見事多故自兩書者先後出續

者亦先後出而學者便焉然而前乎此者未備也金陵沈廣文宗明青箱世學玄草宿儒取勝國金履祥氏之前編陳桱氏之外紀

而益之以經傳之所散見薈稡成之諸荒誕不經為外家所勦說者黜不錄其著于編者繩纚井列春穐而下則素臣之業良史之

遺也唐虞以還則典誥之緒誦法之宗也洪荒而上資其閎博採其雅馴亦竹書冢簡之足以傳信者而薦紳先生之所不廢也先

事以著前後事以終義揚扢始末繼踵前儀其用心亦勤矣哉夫史為于晚季其患繁繁則以芟削見功為於古初其患畧畧則以

補葺見功補葺而志恠腴聞茹華失實君子弗貴是編贍而核詳而有體尊六經典正之書而議論不詭於聖考邃古緜邈之事而

左右可逢其原彼其以芟繁者為于續固稱後勁此其以補葺者為于古亦建前茅有功史學是固宜傳而或疑尚書斷自唐堯易

大傳僅稱包羲神農黃帝外紀遡而上之至所稱盤古也者不稍荒也與抑何居乎亦通鑑之而本末紀之為則余聞之本山者首

昆丘不以脉之遠而弗之述也本水者首星海不以源之遥而弗之探也人類有所自出天地有所自肇秦燄熾而古學不傳詞賦

制義興而史學益不備吾將原原本本之不忘其猶以渾沌之子爲耳孫舍而問諸無始之始以求本而何有乎三萬八千歲之末

民不彙而稱焉以冠二十
一代無幾歲月之史是則
編前編者之志而余為授
梓以舉全之意也乎余友
李水部振之數為余言廣

文博雅澹泊類有道者因
錄是示余余方心識之而
會其還去是刻行而廣文
不朽者自在矣抑古者柱
下之史掌先代藏書而獻

納焉以備教戒軒輶而錄
之亦余備員巡方者之職
也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烏程
唐世濟題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序

儒者博綜遂古自六籍而外讀史冣為切用無論操觚徵事借助談雅即尋常酬應以至服官臨政遇有疑事竒事瑣事索之史書有一非昔人

曾有者乎何况大沿革大經濟事必古乃獲不史其安資也自古學荒於近世而俗士習帖括韻士騁詩章深士探玄釋昌嘗不敝精力糜歲華老我殉之而推之乎世用無

益則何不十年讀史史之全即二十一家不能以半然世之淹貫乎二十一家者與有幾司馬君實排纘千禩表年繫事彙為通鑑一書業既已提要莫繁而讀者猶欠伸思

睡也袁機仲更取而類比之要遮前後故實令每事自為始末錯之綜之史裁於是乎再變而義資考索抑亦具傳志之體而微焉者近陳德遠復續之以宋元而上下一千

七百餘年間事類區分隨所
徵求一展卷而要領可得雖
天文歷律方域職官禮樂河
渠諸大事未若全書之贍核
而籍此為之津梁夫亦學史
者之所必資矣特其書犖自

威烈其於上遡春秋以至三
皇五帝之紀軼馬莫舉良由
九頭十紀仲尼未道迄今金
石銷沉蝌蚪湮沒諸可信者
業已散見經傳為几案間恒
書而其他塚書車籙又多腴

聞譁衆誕而鮮據是以前哲
存而不論爭乃開闢綿邈神
聖經綸於稽其類業有世紀
帝録史攷通歷系譜路史喙
喙爭鳴於世有其傳之胡可
令散軼不收馳騖弗執畧法

後王而不覶邃古此夫山龍
藻火以華身而冠冕不具圭
瓚巖俎以祀祖而郊丘未講
真闕典也學愽沈宗明氏愽
綜逴古肆力編摩倣滕國金
陳西氏之義例而益以遐覽

之所得命曰紀事本末前編其大旨誦述典謨而醖釀鎔鑄乎左國諸子之精醇用以存禪代之統系闡事物之本原遡清穆之皇風備經營之覇畧泚惟道存稽古抑占學

檀通方而總之一稟於經傳之軌則諸涉夸毗雖豔弗録博文正義殆或兼之至論簡汰易精羅弋難獲續近者文獻足述徵前者寥廓誰稽則是編良工獨苦於史學更有

光馬班美承柱史所為采風貞教命梓廣陵以成紀事之全書者也而沈君史才籍是亦有傳於後矣嗟乎士莫不炫其所知而詮其所不知以為邃古荒忽亦奚妨於掛漏

顧夫人才風俗禮樂文章動稱三代以上即夏璜周鼎小物猶堪世寶而況因革興廢之大且就歷年萬禩建國萬區中幸而稍存一二以至於今而忽遺之令不得與帖括詩

韋玄釋典籙同肄習也而可
哉人事有本末家國有本末
宇宙亦有本末吾不能從混
沌之子而叩造物主以開闢
之所以然則幾忘本矣戲軒
旦莫事而蟪蛄自局將問禮

問官必不其然及其至也六
籍之外九州之表有足備秦
燼之闕者吾贊而問焉可也
而詹詹誦沈氏之書以為博
吾猶夫僬僥子之問天高於
長人者也

萬曆丁巳夏五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工部
都水清吏司郎中三奉
勑提督河道兼督木仁和李
之藻書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題辭

夫自古史氏之紀載其體有二一曰紀事自尚書始一曰編年自春秋始至太史公作史記始別創一體分爲紀傳表書而後代諸史悉因之矣然而紀亦編年書傳紀事離合不一而諸史浩繁徧觀難竟逮至有宋涑水司馬氏病之乃裒取諸史所載悉編年書之始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迄於五代之末萃爲一書名曰資治通鑑而前乎威烈後乎五代則固未之備也建安袁樞仲氏又取通鑑所載各分事紀之名曰通鑑紀事本末而前乎威烈後乎五代固亦未之備也曩歲高安陳司勳氏因北海馮宗伯所編宋史紀事本末未就之書倣袁氏例而續成之

朝陽亦出家藏手稿預參閱焉而前編尚闕私心卹之因覩自威烈而上之至於唐堯有蘭溪金仁山氏通鑑前編又覩自唐堯而上之至於盤古有四明陳子桱氏通鑑外紀二公皆勝國大儒也而所紀有足述者於是取而亦倣袁氏例編次之仍檢左國史記補其闕畧題曰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庶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臚列條分後學得覩其全焉亦一快也第朝陽鄙陋蕪謭苦乏三長媿無一得聊惜寸分勝爲博奕紀成因書數語於簡端以見編纂之意云爾

萬曆戊申初夏吉月金陵後學沈朝陽識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目錄

卷一

盤古之始
三皇之說
十紀之分
伏羲立治紀
伏羲畫易卦
女皇之立
共工氏之亂
炎帝典工
神農興農事

補遂之征
夙沙之歸
蚩尤之亂
黃帝受命
黃帝任臣
黃帝創制
黃帝傳世
四盜之征
少昊之治
顓頊之治
帝嚳之治

九黎之征
青陽侯之滅
實沈閼伯之遷

卷二

堯制曆象
堯禪舜
洪水之治
舜巡方嶽
虞廷命官
禹臯陳謨
舜禪禹

有苗之格
夏時之正
有扈之征
羿浞之亂
羲和之征
孔甲亂夏
成湯放桀
伊尹輔太甲
盤庚遷殷
武丁中興
高宗廟祀

卷三

周家世德
文王事殷
文王演易
武王伐紂
周公定謚法
箕子陳疇
康叔之封
西旅貢獒

卷四

周公相成王

管蔡之變
立政之作
周官之制
東都之營
無逸之陳

卷五

康王之立
穆王三書
穆王西征
厲王出奔
宣王中興

宣王末政
幽王亂亡
平王東遷
卷六
魯隱遜桓
鄭莊克段
周鄭交惡
宋宣召亂
衛州吁之亂
晉曲沃奪宗
許莊奔衛
鄭易許田

楚通三國
楚武僭王
鄭厲簒爭
楚伐絞
衛惠奔齊
魯二姜淫亂
紀侯去國
齊襄之弑 立桓附
齊管仲相桓
宋萬弑君
齊桓霸業

卷七
王子頹之亂
陳敬仲奔齊
晉殺羣公子
魯三家之立
衛受狄難
楚滅江黃
齊桓伐楚
驪姬亂晉
晉滅虞虢
王子帶之亂

晉韓原之敗
齊五公子爭立
宋襄圖霸
邾滅句須
陸渾戎之遷
晉文入立
衛文滅邢
卷八
衛元咺之難
晉文霸業
鄭穆之立

秦穆殽之役
晉襄伐衛
楚商臣弒君
秦穆霸西戎
楚滅六蓼
晉靈之立
晉殺陽處父
宋公族之亂 附昭公之弒
魯穆伯奔莒
長狄之亡
邾定公之立

齊懿弒逆
楚人滅庸
魯宣公篡立 附襄仲子奔齊
莒僕弒君
晉靈之弒
鄭靈之弒
楚滅若敖氏
楚滅舒蓼
晉楚爭強
陳夏氏之亂 附楚滅巫臣族

卷九

楚莊成霸
楚滅蕭
晉滅赤狄
晉景尊王室
晉敗齊於鞌
楚陽橋之役
吳通中國
晉遷新田
晉執鄭成公
晉立趙盾後
晉楚合成

晉呂相絕秦
晉執曹成公
宋桓族之亂
許國遷滅
晉鄢陵之戰
魯僑如之難
齊慶氏之難
晉厲公之弒
晉悼復霸
晉城鄭虎牢
莒人滅鄫

齊靈滅萊
陳哀背楚
鄭侵蔡之禍
晉滅偪陽
鄭三族之亂
晉三駕服鄭
秦晉櫟之役
楚庸浦之役
衛獻出奔齊
卷十
晉平陰之役

齊易太子光
楚子南之殺
魯臧紇請後
晉欒盈之殺
齊莊公之弑
鄭入陳之役
楚滅舒鳩
晉楚同主盟
晉城杞之役 滅杞附
蔡景侯之弑
鄭伯有之殺

鄭子產爲政
莒人弑君
秦鍼懼選
楚郟敖之弑
鄭子晳之亂
齊繼晉昏
楚靈合諸侯
楚伐吳之役
魯豎牛之難
齊景伐北燕
魯昭如楚

鄭歸晉州田
衛靈之立
卷十一
楚靈滅陳蔡 楚靈弑附
齊欒高之亂
魯南蒯之亂
晉平丘之會
莒共公之立 并奔魯莒滅附
吳季札讓國
晉伐鮮虞 附滅肥滅鼓
四國之火 宋衛陳鄭

楚太子建之奔 殺費無極附
衛齊豹之亂
宋華朱之亂 楚滅蔡附
蔡侯向之奔
王子朝之亂
魯伐邾之役
魯昭公之奔
吳王僚之弒 附吳滅徐

卷十二

晉六卿分邑
吳入郢之役
魯陽虎之亂
衛侯叛晉
魯夾谷之會
魯墮三都 成叛附
孔子相魯
晉三卿之叛 趙鞅荀寅士吉射
吳越報怨
衛蒯聵之變
吳伐陳之役 楚滅陳附
楚惠之立
齊陳乞弒君

宋滅曹
吳伐齊之役
孔子述六經
宋向魋之亂
齊簡公之弒
楚白公之亂
衛輒出奔
宋昭公之立
魯哀公如越
晉知伯伐鄭
周復分東西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目錄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一

金陵沈朝陽纂編
瑯琊焦　竑校正

盤古之始

混沌之世天地始分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五峯胡氏云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故神靈一日九變蓋陶鎔造化之主也運㳺濛渺無端無倪灝粹氤氲凝靜冲謐庶類繁而混茫開是爲三才首君

應城陳氏荒史云兩儀初分至人首出盤古之號邈哉曼乎不可得而遡也丹壺記謂混沌氏之時上無復色

下無復淵地理神鑑謂盤古龍首人身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何其妄也又真元賦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荆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夫太古之初甲曆未著何由紀其歲月哉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盤古之宗不可動也釋者謂盤古者盤固也而湘鄉有盤古村贛之會昌有盤古山均取盤固之義或以湘贛爲盤古氏顯化之所謬矣

三皇之說

三皇氏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

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出於昆崙無外之山以木紀德體真得一提名旋覆混合乾耀斟元陳樞亭毒萬有神運四輿制十干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卽甲)旃蒙(乙)柔兆(丙)彊圉(丁)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玄默(壬)昭陽(癸)十二支曰困敦(卽子)赤奮若(丑)攝提格(寅)單閼(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洽(未)涒灘(申)作噩(酉)閹茂(戌)大淵獻(亥)其歲紀以攝提爲首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翼爲之佐秉籙司契爲龍鳳雲篆之章以演八會之靈書像符以合元氣是時五運始興大化始立人風真淳不彌形色故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天皇氏沒地皇氏作是曰地靈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以火紀德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協天德下侔地利神與化游覆却萬物能興鬱集自然成文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十一月爲冬至鈞旋轂轉周而復始而無所盤礙或曰天皇兄弟十有三人地皇兄弟十有一人迭爲君長各有一萬八千歲地皇氏沒人皇氏作一曰泰皇氏一姓九人故曰九頭氏又曰九皇氏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以土紀德相厥山川裁爲九州謂之九囿兄弟八人各居一區已居中區以制八輔故又曰居方氏守一得妙道繇高厚昭明神靈光際無臯爰茷風雨以御六氣立人之命相物之情德教不言而自叶駕雲提羽秉厎車出谷口歷乎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乃有離艮地精生女

爲后飲食男女所自如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當是時也萬物羣生淳風沕穆天下渾渾出作入息頽然而無所用是之謂太平之世或曰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一曰人皇傳世一百五十六代

陳氏荒史曰外紀以二靈九頭爲三皇紀史紀秦丞相綰與博士議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伯陽父云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茲故以天皇地皇爲二靈紀而泰皇別爲九頭紀不與二靈參也又按洞神部有初三皇中三皇初三皇者蓋盤古之代中三皇者二靈九頭是也又謂中天皇姓望名獲字子

潤中地皇姓岳名鏗字子元中人皇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丹壺記謂天皇碧顱禿楬頎臝三舌人首鱗身水經注謂地皇女面龍顙蛇身獸足雒書謂人皇龍軀人面驤首達腋其身九章三皇經謂中天皇以乎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中人皇以太平元年出治其文皆用金玉天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蒼玉爲簡赤玉爲文人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皆緘以金鉤置以玉案覆以珠巾芬以五香襲以十華凡此類俱誕而不經故不槩述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皇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於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始爲開物

之初意三皇之說由此而稱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定書大抵鴻荒濶遠不可得詳况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闕之可也

朝陽按我
高皇定鼎金陵建帝王廟於雞籠山之陽繪像廟中列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蓋從孔安國之說也夫
國初頗多名儒定議若彼夫豈無見哉姑錄俟考

十紀之分

春秋元命苞云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蔣十四年獲麟

之歲凡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
卽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其
二曰五龍紀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同期
俱駕龍號曰五龍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
者也方是時世亟巢穴日月貞明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
化蓋龍德而正中者也世傳五龍氏乘雲登仙而上郡膚
施縣有五龍山乃其出治之所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於
膚施其三曰攝提紀以攝提首歲爲紀也五龍氏殁攝提
五十九氏作分畫山川各統一隅飆動景隨而天下治帝
號無傳漢時入祀典其四曰合雒紀謂龜圖出雒從而合
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是也又曰五姓紀繼攝提氏以

作乘蜚鹿以理始教民穴居焉帝號無傳亦漢時入祀典
其五曰連通紀謂道化相承通徹無間也又曰六姓紀繼
合雒氏作乘蜚麟以治天下帝號無傳並漢時入祀典其
六曰敘命紀謂能以天命敘而通之也又曰四姓紀繼連
通氏作乘六龍以治天下帝號俱無亦漢時入祀典其七
曰循蜚紀謂德厚信秠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曰鉅靈氏繼
敘命氏以治一云尸氣皇盧陵羅氏路史云鉅靈氏之在
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灝淑立乎無閒行乎
無窮揣允變化而與物相弊鍛出於汾脽揮五丁之士驅
陰陽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居無恒處或云治蜀蓋
以其跡邇焉曰句疆氏曰譙明氏曰涿光氏伯益之書有

譙明山作光山俱載於北經曰鉤陣氏曰黃神氏或云黃
秝黃頭大腹出天參政無易天生無散太璞按圖正端是
致天極治三百四十歲號爲黃神曰犯神氏出於長淮駕
六蜚羊治三百歲五傳共千五百歲曰黎靈氏其沒也尸
在東荒久而不壞曰大騩氏出於河南密縣泰騩山記謂
大騩氏之居卽具茨也或云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
茨蓋設於無垓之宇而游於泰清者曰鬼騩氏曰弇茲氏
曰泰逢氏沒爲河神司之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曰冉相
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曰蓋盈氏若木之蘭禺中之
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墟也曰大敦氏曰雲陽氏是爲

陽帝出於長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或云都於雍
之甘泉故黃帝以來大祀於甘泉曰巫常氏曰泰壹氏是
爲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
是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
所始昔者神農嘗授是於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
於太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
者有兵法陰陽雲氣黃冶雜子乃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
傳閒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曰空桑氏空桑兗地也
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曰神
民氏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
之丘又云神皇駕六蜚鹿治三百歲曰倚帝氏都南陽倚

帝山曰次民氏是爲次是氏其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
命矣羲史云循蜚紀曰鉅靈至次民凡二十有二氏六十
餘世穴處之世此其終焉其代遠其事駁俗士之所蒙也
然蜀土有鉅靈之蹤茶陵有雲陽之墟南陽有倚帝之山
新鄭有大騩之蹟至今未之湮滅而莊周稱冉相氏王符
論神民氏皇圖要覽載巫常氏淮南子鶡冠子述泰壹氏
命厤敘列黃神氏狟神氏皆㫬於簡牘不爽何可逸也其
八曰因提紀謂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
有世凡十三氏曰放辰氏是爲皇次屈一曰元皇渠頭四
乳駕六蜚麐都於地郛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
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搴木茹皮

以禦風霜綯髮閐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
人治二百有五十載傳四世曰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
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蠶叢治
瞿上服青衣以教民蠶今蜀稱青衣神是巳魚鳧治彭山
逮蒲澤氏人椎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鳧蠶叢年祚邈遐事
莫克傳最後乃有望帝杜宇九域志云杜宇古蜀主號望
帝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鱉令開峽治水
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又諸蜀記杜
宇末年遜位開明開明者荆人鱉令也舊說魚鳧畋於湔
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墜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
號望帝徙都於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

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
岷山爲畜牧南中爲囿苑時鱉令死尸愬水上荆人求之
不得至蜀起見望帝帝以之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
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
之期一說云宇禪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爲子嶲故蜀人聞
之皆起曰我望帝也鱉令後爲蜀開明氏開明子孫八代
都郫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成都而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
子乾荒皆娶蜀山氏蓋其宗也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
則繼之者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代滅之曰㕓傀氏
傳六世曰渾沌氏非所謂盤古氏也老儋云古者被髮
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

非其服而同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
可俯而探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含和除日無歲無內
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曰東戶氏東戶氏之㷧
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承流當是時禽獸
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壠首
其歌樂而無謡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曰皇覃氏一云離光氏春秋命厤序云皇覃之世也在而
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陵
傳七世治二百五十載曰啓統氏傳三世曰吉夷氏傳四
世曰几遽氏亢倉子云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不亂狥
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唯知母不知父鶉居鷇

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舁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曰豨韋氏得道以挈天地昔莊周謂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曰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妎傷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狃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爲巢教民巢居以避之登巢椓蠡墮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未有火化飲其血嘬其膴茹其皮毛未知稼穡梱椽栗以爲食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未委於是搴其羽革紩衣攣領如兆冒以貴體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纇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一曰大巢氏治三百餘載栖於石婁之巖傳二世天實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曰燧人氏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於是視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焱然火出鑽燧別五木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臊

之疾人民盍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教民煬煴以蘇冬而禦寒人得遂其性順天之時辰出戌納以濟火之用而爲之政贊攸之司九變七化皆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釜甑甗甈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而供臣職命明繇攷乎陛級必育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丘錄乎延嬉晒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始注重魚鳥獸之名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貲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追則冒禮而忘形以賊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情爲之進退以恥其濫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都於得高之石室以其遂人之情又謂之遂皇治二百有三十載傳四世唐天寶年立有巢燧人廟於其肇迹之地春秋祀焉曰庸成氏庸城者垣庸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童蒙莫知東西摩蜃蓐食而莫知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人無有相妬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産子身人也而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庸成氏傳八世荒史云因提紀自辰放至庸成几十三氏渾沌氏之執中東戸

氏之熈載豨韋氏之囿孔門數以為訓矣至燧人而法制備禮節興其嚴於婚媾者所以順性命端化本而開生人知壽域也其九曰禪通紀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或云封禪自此達也又曰十八姓紀曰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上天作命使為百王憲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刱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法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咸不外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文字成記注備著績別生正名乎號升封介丘以昭於

異世而文治日昌矣治百有十載都於陽武終葬於衙之利鄉亭南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曰柏皇氏姓柏名芝是為皇柏出摶太陽駕六龍以木紀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傳二十世曰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為𢘅鄗山一曰中英氏傳四世曰大庭氏其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於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於大庭之館茲其所矣一曰炎帝又曰朱須氏治九十載傳五世曰栗陸氏一曰栗陸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携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曰昆連氏一云蘆連

氏一云蘆啎氏昆連者昏聯之謂也傳十一世曰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於是制為車乘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號曰軒轅氏權畸美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傳三世曰赫胥氏一曰赫蘇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饑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遺泰宇以寧疆域以清光耀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况顯迹於潛山是為衡岳天柱山葬於朝陽峯曰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擬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

其作樂也八士捉扮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塊柎尾缶武喿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沉滯通而天下泰矣傳四世曰尊盧氏一曰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蓀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都於蛹臺之陽葬浮肺之陰傳五世曰祝融氏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席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聽弁州之鳴鳥作屬續之樂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名爲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都於鄶故鄭爲祝融之墟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故衡山有祝融峯傳二世曰昊英氏一曰子英氏昊英之世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盍教民伐木而殺獸商子所謂衣薪之代是也傳九世曰有巢氏昔在上世人固多難聖人教民巢居以避猛毒號爲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殀於是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塓塗茨翳違顛燥之患以其華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駕六龍從日月圖書呈瑞故文成而治隆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天下之民厥仁焉都於塑及盤嶺傳七世

至於末世有權臣而責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曰朱襄氏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其時巨風羣陰閼遏陽氣不伸百物散解而果蓏不實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瘧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命曰來陰之樂都於朱號朱襄氏又曰子襄氏傳三世曰陰康氏時水瀆不疏陰擬而陽閼人旣鬱於內腠理殢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導之是謂大舞都於華原沒葬浮山之陰傳二世曰無懷氏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之人甘食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升中泰山以宗天禪梁父以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漸趨於文矣

郇陽按外紀考證云九頭紀以下十紀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名年代所都之處然則人皇以後豈得謂無帝王乎今采四明陳氏世編增纂而分注之庶幾學者得有考焉而四明陳氏又云世傳伏羲之後凡十五氏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伏羲爲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耶及考伏羲紀官共工爲上相栢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治則陳氏之說近是姑錄以備參考

又按路史禪通紀後其十曰疏仡紀則自黃帝氏而紀者也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

伏羲立治紀

太昊伏羲氏姓風名方牙一曰蒼牙是爲蒼精故號春皇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暨叔嫄遊於渚汾有巨人跡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生帝於成紀得亥之應故謂之歲長九尺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震聰明睿智蓋承歲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肇修文教爲百王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寔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稱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

成因號伏羲氏伏者列也羲者獻也又云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氏是時天下多獸教人以獵養育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享神祇故曰庖羲氏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政治大小無非取於易者法離爲網罟以佃以漁化蠶桑爲繐帛因網罟以建都市時有龍瑞因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

中官爲黃龍氏作龍書以同文而代結繩之政盡地之利分襲蒔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師於宛華子得道以襲氣母又師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籙爰興神咼制郊禪升薦於羣祠正姓氏通媒妁以重萬民之儷儷皮薦之以嚴其禮示合姓之難令人情之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乃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爲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斗罡考甲子以命歲時配天爲幹配地爲枝枝幹配類以綱維乎四象作旋蓋著躔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是紀陽氣之初以爲法律起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配氣置重爻以抵日作甲歷建甲寅日臨寅辰木盛於卯以卯之辰升敷教之

臺聽八風與民授始畢六佐以自策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懷以蹇修爲士御敗而達情於是飭率萬民平水土道泉原因水居方而置城邑百令具舉乃命蜚龍氏職圖冊因尊卑列禮儀而天下治瑞鳳來翔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鎮天下之情命曰立基斲桐爲七尺二寸之琴絙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以操篤辨之曲而通神明之貺絙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返其天真灼土爲塤以合天人之和而禮樂於是興焉其爲治也貢方抱員體一統乾寢矩而枕繩蕩乎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天地之

間不是賢而非愚不沾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是以百姓足而宇宙寧官亡供備之民而死不用槨鳥獸蟲蛇懷其爪毒陰陽之壅沉不通者竅理之逆氣之戾物傷民者絕止之是以事簡民醇無言而化天下之人浮游儻恍而莫知所如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溫潤而鬼神受職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梁父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載而徂落年百九十有四葬於山陽都於宛丘故陳爲太昊之墟始其父沒葬於震山其母華胥葬於藍田覆車之原厥妃娵洛是爲洛神世所謂宓妃者是也

盧陵羅氏路史曰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皇而

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畧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彰蓋難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升中於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於太宗伯告祭柴望播於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曲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

殷薦上帝此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耶昔舜類於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經莫此為盛矣謂始皇孝武之侈者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繇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分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小白既霸會諸侯於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雲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陵蔡南伐楚逾方城一戰卒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剌泠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於泲東馬旬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至卲陵升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蓁莠並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

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嗚呼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漕河洛扼腕竊泣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潤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而不至土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黷武寵邊立謗木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

舜之行蹈顓嚳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顧
世以爲君然後備葅指飭蒲車躡夌兢而封禪乎天地
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
之非也

伏羲畫易卦

太昊伏羲氏德通於天時有龍馬之瑞其形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穎骼有翼蹈水不沒負圖出於孟河之中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數之奇偶合於天地之陰陽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作易之原啓矣又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見天地間陰陽有奇偶之象始爲一畫以分陰陽而兩儀立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次爲二畫以分太少而四象生又次爲三畫以象三才而八卦成卽所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又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卦具六爻卽所謂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旣濟未濟也易學啓蒙曰則河圖以畫卦者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又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蓍之生也其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覆以雲氣守以靈龜聖人取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以制筮焉太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所爲興神物以前民用也崩葬於陳至今墓前猶生蓍草云

朝陽按伏羲畫卦說者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信哉而三易之說則廬陵羅氏論之詳矣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幽贊蓍寔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卽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藴以生其爻而天地之文始粲陳八鴻間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奭坤字初乾初離初犖坎字初兑初艮初釐震字初爽巽字此歸藏之易也是所謂三皇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烈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爲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爲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藏焉故也故重坤以爲首坤者藏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異其爲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

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無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爲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爲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雖然易道主於用爾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與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爲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爲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

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艮者以艮爲首法爾以艮爲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爲首法爾以坤爲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易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綜屯而下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與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爲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爲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

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爲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爲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爲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占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女皇之立

女皇氏媧雲姓一曰女希太昊氏之女弟出於承匡之山生而神靈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媒正姓氏職婚

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氏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絶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炮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戰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炮媧乃號女皇氏都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繼都於驪山受瑞膺圖承太昊之制度襲木政主於東方鎮宇立極虛無醇一而不旻柴於岢事上際九天下契重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乃命臣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釋易兆之晨以作樂謂之充樂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爲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

五絃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紒而笄加之鬆帶而頭飾用於是乘雷車備六蜚以御天申祝於祠而枚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也乃設雲幄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經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揔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治百有三十載而歿其神居於渠廣之野橫道而處塞洪河之流是爲風陵堆也唐皇江都之役夜經其處風雨中有女人鱗身騶倡而前獻生魚一龍帝後果靖中華後乾元中刺史奏閿立墳天寶十三載天雨晦冥俄失所在後河房風雷夜聲黎明視之其墳涌出復夾之兩栁肅宗命祝史祠焉以其始媒故後世有國祀爲皐禖之神因典祠焉又曰皇母乾德四年詔署守陵五戶春秋祀以少牢

盧陵羅氏路史曰太史公作史記世家侯室而紀皇王然而呂后項籍俱列本紀人皆疑之惠帝死孝文未立呂后爲政者八年今不紀則將屹然中絕其統耶知此則知太史公紀呂后之意矣班固作書亦紀呂后而不敢紐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歐陽子以爲春秋之法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豈知聖作經隨事舉實非以意而遇事是故五剛在御而一陰在位則哲以大有天地之義事則逆耳統在惠則紀惠統在呂則紀呂豈固曰婦人不得爲君吾不紀耶知此則知予紀女皇之意矣

共工氏之亂

共工氏代羲氏之代侯者也始國於康厥名曰回是爲康

回髦身朱髮枝狠明德任智自神太昊氏沒俶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爲傑於是左概介丘右挹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劇於諸侯虐弱以逞乃以浮游爲卿自謂水德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鵲起而失其紀者是以後世不得議其世也方其君國也專以財利貿興有無其取民也水處十七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迨其跋扈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於是立兵仗聚逋亡之徒以奸天憲專任浮游以助其惡自聖其智以爲天下無可臣者故官曠而國曰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虞於湛樂淫泆其身猶欲馮怒恃其悍悖擁防百川墮高堙卑率方輿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弗畀疾厲作而菑屢臻

當是時天柱君折地維君缺媧皇氏起而戮之共工氏遂亡由是黑龍滅狡蟲死蒼天補四極正滛水涸冀州平而民得以生共工氏在位四十五載有子不才以冬至日死爲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應城陳氏荒史曰按列禦寇載共工氏觸不周之山及女媧補天事蓋甚言共工亂狀隳天綱絕地紀女媧滅共工而天下平是補天立極說者以爲煉石斷鰲足爲實事謬甚矣夫共工作亂宜在太昊既沒女媧繼立之時而賈逵謂共工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謂高陽誅共工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荀卿新書戰國策俱言禹伐共工淮南子稱舜征共工何其紛紛也此蓋惑於二典之共工爾然堯典共工乃少昊不才子窮奇而舜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名垂者也學者見衆說不一遂以共工爲官職非人名不知女媧之共工乃封國之氏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以堯之共工名也左氏傳可考奚惑焉

炎帝興亡

炎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是爲炎帝父少典國君娶於有僑氏之女曰安登生子二人一爲黃帝之祖少典氏一爲神農神農之生也母安登游于華陽有神龍感之于常羊因而有娠生神農於烈山之石室因號烈山氏烈山者厲山也故又號厲山氏生而九井自穿汲一井則八井皆動神農育於姜水故以姜爲姓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身長八尺七寸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生有聖德咸若古政於是師於悉諸九靈學於老龍吉祖其高矩以致於理時有火瑞故以火紀官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於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燥以抑時疾以炮以燔以爲醴酪謂木器液金器腥教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於是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有無於是俱通譏時祀封稀鬼振土鼓以致敬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以端啓閉三光會於攝提七曜起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通變極數以成天下之務炎帝之世其民璞重端慤是故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任賢使能故官常肅而賢者歸是以天下共尊共戴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黃龍川泳丹草先產鳳不鳴條雨不破塊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化在位百四十年壽年百六十有八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神農氏娶承桑氏之女生子十有三人炎帝柱者神農之子

也七歲有盛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蔬區百穀深耕厚作天均時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贍五帝以來祀以爲稷焉柱卒歷數世而有炎帝慶甲又歷數世而有炎帝臨臨卒子承立是爲炎帝承承設貢賦之制二十取一而儲偫之法行承卒其後裔魁立是爲炎帝魁魁祗修自勤克紹祖武諸侯夙沙氏叛帝魁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魁卒孫明立是爲炎帝明明卒子直立是爲炎帝直直卒子釐立是爲炎帝釐釐卒其後裔居立是爲炎帝居炎帝居之母曰聽訞莽水氏之女也居卒子節莖立是爲炎帝節莖節莖生子克及戲節莖卒子克立是爲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爲炎帝戲戲生子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爲炎帝器器卒弟小帝立小帝少君也蓋爲政日淺者慶甲以來俱葬於茶陵其後裔有炎帝參盧或曰炎帝居之曾孫也是爲榆罔都於空桑政柬急務乘人而鬬其捉諸侯携貳蚩尤作亂逐帝而居於涿鹿是時黃帝爲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於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炎帝氏遂亡

神農興農事醫藥

易云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萬民以濟蓋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稱神農氏生三歲卽知稼穡嬉戲之事必以黍稷日於淇山之陽求其利民宜久食之穀而藝之時天感帝德乃爲雨粟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岱土嗟穢以教天下播種嗣瓜蓏之實而省殺生之獘始治飲食烝民乃粒謂人之生以食爲主而食以穀爲主天下萬物無以易於穀者於是教民耒耜而命之耕六穀豐穰以供粢盛而給軍國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之桑麻以爲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趍避乃命赤冀爲杵臼作鉏耨錢鎛釜甑井竈而民無腥液之患乃申政令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又設教以重農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農不正食不克男丁壯

而不耕則受其饑女當年而不織則受其寒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織不力者莫以蓋其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無十倍之價倍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績力歸於上而功被於下故天毀地凶旱澇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者時其時以待天權也悼澆薄閔愚慜乃問壽夭之因於泰乙小子曰上古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冊以赭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正之以養性命而治其病嘗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藥三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

脈對劑摩砭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又制請雨之法迎赤松子爲雨師每歲陽月合百種率萬民蜡祭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年不順成之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制雅琴度瑤瑟保合太和而閑民欲通其德於神明同其和於上下於是神醴濃嘉穀茁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而頒令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稽木方竹杭潢洋而有無達爰崇郊祀封泰山禪梁父以大報而天下治後世爲神農之言者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率而僞也烏足以治國家哉

補遂之征

補侯遂侯炎帝神農之諸侯也神農在位天下懷其仁而從其令萬物百族各有經紀條理辨方正位畫土分域近國地廣遠國彌小以大攝小由中下外猶運臂建瓴焉又課工定地設以城池歲時省方獻功考度使侯國相糾相順而無有睽貳補遂二侯遠於神農之都受制大國不得逞乃不供臣職掎助爲亂帝曰吾踐尊祚豈奉引其欲而逸樂其身天下強凌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吾紹伏羲爲治吾一人之明不能徧照四海故分域處賢建小大之國使殊方絕俗僻遠幽閒之區皆得被化而達今補遂不臣化令壅矣亟召武臣振旅而征之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心補遂服罪而萬國定

應城陳氏曰史記蘇秦傳謂神農伐補遂庾肩吾云炎農本卷領尚且欲從戎蓋指補遂之役也國名紀云補國卽史伯所謂鄔蔽補丹地在虢鄶之間遂國卽易之遂城

夙沙之歸

夙沙氏炎帝魁之諸侯也興貨殖財貪利無厭乃煑海爲鹽富溢他國恣橫叛亂不受朔度其大臣諫曰國有罪矣帝其來誅蚤弗自戢是崇罪也夙沙不聽其臣箕文亟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無禮怒而拘焉大小臣又相率而諫之夙沙竟莫有悛心於是大臣貳小臣離帝魁聞之益

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以土地來歸

應城陳氏曰夙沙廸名載於世本世紀說苑唐韻淮南子英賢錄而文子作宿沙路史又作質沙其實一也路史謂質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帝魁文子說苑呂覽又謂歸神農蓋神農帝魁俱稱炎帝耳呂梳云宿沙氏煑海之神謂之鹽宗故安邑有鹽宗廟左傳夙沙衛乃其後裔云

蚩尤之亂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蚩尤好兵而喜亂寡黨崇讐惛欲無厭作五虐之刑延於平民罔不寇賊鴟夷姦宄奪攘矯虔發葛盧雍狐之金啓九冶作兵刑

劒撥矛鎧之器制爲九雍之戟狐父之戈蚩尤頓戟一戰
伏尸滿野而歲之諸侯相兼者二十一帝榆罔在位諸侯
携貳互相侵伐暴寡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居於小顥
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馭蚩尤産亂乃出羊水登九淖
以凌空桑逐帝而居於涿鹿擬尊號封禪紀世自謂炎帝
之裔故亦稱炎帝焉驅罔兩興雲霧祈風雨以肆志於諸
侯怒戟所指并吞無親九隅洶洶無所避匿羣兇日集用
兵無已智士寒心帝榆罔知禍不可延於是與諸侯委命
於軒轅氏軒轅氏使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
法文昌而命將熊羆貔貅以爲前行雕鶡鷹鸇以爲旗幟
陣既成以逮蚩尤之逆乃使巫咸筮之得大有之睽巫咸

曰果哉有咎厥吉在後乃率風后伍胥鄧伯溫之徒提兵
握奇及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三年九戰而城不下雲霧四
起軍士昏迷帝仰天而歎乃問伍胥伍胥曰城中之將白
色商音君則蒼色角音將無以秋敵東方乎帝曰爾其奈
何伍胥曰請攻三日而城必下軒轅氏曰積三年而攻不
下何三日也伍胥曰請更其令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
之三日而城果下蚩尤出走相與轉戰執蚩尤於中冀而
誅之殊其肢體身首異處爰謂之解以甲兵釋怒用大政
順天命敘紀於太常因名之曰絕轡之野風后又率輕兵
誅餘孽於輞谷未盡誅者分其善惡遷善者於鄒屠屏惡
者於有北後代又著其像於尊彝以爲貪戒云

陳氏荒史曰嘗讀往史至黃帝之世而歎蚩尤之怪異
也歸藏啟筮謂蚩尤八肱八趾龍魚河圖謂蚩尤銅頭
鐵額博古圖謂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以爲貪虐之
戒其狀如獸附以兩翅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
者禡焉周禮春官祭表禡則爲位是也漢書武帝時太
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秩其里人祀之寰宇
記謂蚩尤身首異處故壽張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
冢即皇覽所謂肩髀冢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常以十月
設祭有赤氣出亘天如虹謂之蚩尤旗天文志謂蚩尤
之星長十餘丈出則主兵喪豈非占天者以天象妖戾
有似蚩尤之怪異故以名之者耶元命苞謂蚩尤作霧

黃帝作指南車通典謂蚩尤帥魑魅戰於涿鹿黃帝吹
角爲龍吟以禦之嗚呼不有黃帝孰能征蚩尤哉

黃帝受命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少典氏之子黃精之君也冊
曰附寶見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有感而孕二十四月
而生帝於軒轅之丘故名軒轅身逾九尺生時紫氣充房
銳頤修髯河目隆顙日角龍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
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知幽明生死之故并謀兼智仰
法天明以使民心一四國順之於是開國於熊故號有熊
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時帝榆罔之世神農氏衰諸
侯相侵伐帝榆罔不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

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榆罔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治兵與帝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攻帝榆罔於空桑帝榆罔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乃即帝位都於彭城因其有土德之瑞色尚黃故號曰黃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四官凡百有二十職以之共理而視萬民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通帝乃肆志於昆臺遂遊羣神大明之墟而投王策於鍾陰自是愛民不戰四方

之盜共起而謀之甲胄斯與邊城日警帝乃正四軍滅四方之盜以安民於是以兵爲衞巡行天下未嘗寧居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而去之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習能稽功乘剛秉數而都於陳又師於大塡學於封鉅赤誦至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以詠治道乃命天中速皇極行六禁於天下預閑其肇而隄其潰乃下教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國無衺教市無淫貨地無曠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正道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比慝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鰥寡孤獨各有養也帝夢見兩龍授圖齋戒往河上伺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

受之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書帝在位凡百年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禽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貳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亂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皇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而巡狩東薄海禪丸山西逾隴敘笄屯南入江登熊湘北徂海碣臨玄滬於是開東苑祓中宮詔羣神作清角之樂鳴鵠翱翔鳳皇蔽日乃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太一

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吉凶可卜備百物爲之視火參鑪鼎成而崩年百十有七歲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焉

朝陽按漢司馬遷史記首作五帝本紀始於黃帝次帝顓頊次帝嚳次帝堯次帝舜前不言三皇而五帝中亦不紀少昊與諸傳說不同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黄帝任臣

黄帝有七輔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鴆治決法五聖道級闕紀補闕七輔得而天地治其從征蚩尤之臣則有力牧神皇以振師旅風后伍胥鄧伯温以運籌策而巫咸爲筮以卜其吉兆其從遊昆臺之臣則方明執輿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在前昆閽滑稽在後風后栢常負書劍發

軔紫宮而囷於陰浦然後返帝乃以風后爲相配上台而職天官栢常審地利而職地官其後又以鬼容蓲爲相封胡爲丞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太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謂之七相故七相翊而下服度其奠五方而辨四時之臣則奢比辨乎東以爲士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饁而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傻發宿藏慎農力以宛夏功又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巽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北以爲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箭伐木勞農出獵而民心豫四臣協時敘疇錫福其主星曆之臣則有鬼容蓲羲和尚儀車區大橈風后容成晃俠凡八人鬼容蓲占星闘苞授規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大橈作甲子風后釋其蘊義以致于用容成參儀躔之秘作爲葢天以象周天之形其定數之臣則有隷首其作樂之臣則有伶倫榮猨大容凡三八伶倫造律呂榮猨鑄十二鐘以協月箭大容作承容之樂是爲雲門大卷命曰咸池其作器用之臣則有甯封赤將雛揮夷牟岐伯邑夷共鼓化狐凡九人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雛爲杵臼揮造弓夷牟造矢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建德揚武而威天下邑夷法斗之周旋爲大輅之車於是崇牙交旂羽擫撡稍欗劍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無不備共鼓與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

而天下利其主圉僕之臣則馬師皇爲牧正以治馬胲臣服牛以駕車其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凡盤盂籩豆奩鏡劍屨輿席巾杖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勸戒其制貨幣之臣則有栢高黄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爲一家有道乎對曰請文其覓而時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可矣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砂下有黄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黛赭下有鑾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于女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其制服冕之臣則有胡曹設衮冕黼黻紘纊黈紞以規視聽之逸其制履舄之臣則有於法地之載物作爲屝屨玄舄以飭足而配冠鄧之內鄉有於

氏蓋封域也其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窮上下究壽夭而作內經俞跗察明堂審脈息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可延其生封建之臣則有竪亥通道路正疆里風后裁割萬方畫野分土其明目之臣則有離朱能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其鑄鼎之臣則有神治子眂火駿鑪鑄三鼎以象三才能輕能重能息能行可以驗存亡而察吉凶帝崩之後有臣左轍取衣冠几杖廟祀焉

黃帝創制

黃帝立占天之官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以爲候測之所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闘苞授規規

者旋天之儀也察其規以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次著應終始相驗浮箭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於是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瑞珥旺適纓紐抱負關啓無浮尚儀占月繩九道之側慝糾五精之留疾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二十四氣命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察三辰于上迹禍福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而不倍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氣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

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重爻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候問于鬼臾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爰興封禪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然後時惠而辰從矣於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休嘉范十有三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受祥金隱耀神鍾九乳神光玉聲于赤城乃本陰陽審風聲命榮猨鑄十二鍾以恊月筩以詔英韶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

令其五聲以定五音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五音調以立天時八音変以正人位人天調而天地之美生矣又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控楬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弛張合施動靜麗節命曰咸池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黃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

天行之以禮儀建之以太清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吾又奏之以陰陽之調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融是故鬼神守其幽而日月星辰行其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是爲天樂於是有焱氏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樂之謂也命隸首作筭數因天地生成之數以率其羡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成焉乃廣宮室之制壯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遂作合宮建鑾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敷教焉帝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

以利器用命揮作蓋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厲士風敵而威天下重門擊柝備不速客共鼓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標直以攜龍角作大輅行四方由是車制備命馬師皇爲牧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帝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衮冕設黼黻深衣大帶屝屨赤舄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紸纊贅旒以規視聽之逸旁觀翬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以明上下之衰於是有龍衮之制端璧瑞以奉天委行牙以昭武是以衣裳垂而兇惡不起謂附于身者必誠必信乃餙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謂黔首多疾創里佤說蓍律說青烏記白

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於是吉凶喪葬靡不備也乃命沮涌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亟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演倉穀而握靈樞推賊曹而愼針灸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餌湔滌刳治而人得以盡其天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蠶祀天圓丘牲玉取蒼祀地方澤牲玉取黃築壇除墠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官以致之而徬徨乎

壽宮立五祀作祝嘏行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矣命豎亥通道路正里候風后裁劃萬方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分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是以地著而數詳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匱而止兼天命而恭宇寧故天報有壽德澤深於後世子孫皆以有土黃祚衍於天下於今未忘也

黃帝傳世

黃帝子二十有五人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昌意

玄囂龍苗二妃方纍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巳滕箴任荀嬉姞嬛依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黄帝崩玄囂立是爲少昊金天氏母嫘祖感火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於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崩壽百歲葬於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帝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祀弧星封於尹城有子曰

昧爲玄冥師於高陽之世少昊別子四人重該修熙高陽世重爲木正曰句芒又爲南正司天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其不才子曰窮奇帝崩而兄昌意之子高陽氏立是爲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初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於幽房之宮生帝於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卽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都於帝丘在位七十八年而崩年九十一葬濮陽帝娶鄒屠氏之女生騶明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又娶勝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駱明姒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爲夏后氏

又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於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於昆吾籛鏗封於彭是爲彭祖其孫元哲封於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爲楚又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是爲有虞氏或云敬康之先國於虞非顓帝之裔也又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嬴氏禹薦於天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爲秦爲趙顓帝既崩而少昊之孫高辛氏立是爲帝嚳高辛氏帝姬姓父曰蟜極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逡齠齔有德年十五佐顓帝受封於

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在位七十年而崩年百有五歲葬頓丘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爲舜后稷其後爲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爲舜司徒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帝嚳崩摯卽天子位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堯生於母家伊侯之國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二佐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長十尺受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年十六自唐侯升爲天子以火德王天下

都平陽在位一百載壽一百九十八歲而崩以子丹朱不
肖乃遜位於舜

朝陽按四明陳氏外紀所載纂而錄之第世代既遠相
傳世系未必皆確及讀仁山金氏前編因堯妻舜之事
其反覆辨論甚爲詳悉謂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
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之
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
姓亂序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者歐陽
氏固論之矣且司馬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
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媼而

猶不知其氏其上紀五帝之世毋妻嫡庶子孫名氏亡
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其詳尚足信乎
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自言也而朱子謂世本或出於
附會假托亦不可憑據也黃帝氏殁則少昊氏作是爲
五帝之首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
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
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
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
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皆有
功德於天下果如史記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羲
神農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商周猶曰世遠也若顓頊

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家伯仲子孫遞相傳授又何
必殊徽號易五運後世又何必曰五帝官天下云哉況
少昊氏上與伏羲聯曰太昊少昊不必廢少昊爲黃帝
之青陽顓頊氏與帝嚳氏對曰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
爲顓頊之族子也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蓋公卿大
夫之子凡天下之俊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
四人爲十二姓焉又不必皆爲黃帝之子也若曰皆黃
帝之子則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雜也吁觀
金氏之辨亦深切而著明矣

四盜之征

四盜黃帝時四方之盜也黃帝在位十五年喜天下之戴

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皯黣昏然五情爽惑乃放萬機
捨宮寢振轡於昆峯訪道於風山車轍馬跡半天下愛民
而不戰四方之盜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爲號東曰青帝
南曰赤帝西曰白帝北曰黑帝謂之四帝旗旄服制各隨
方色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焦然嘆曰朕之過淫矣君
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今處民上
而四盜并起迭震於師何以哉乃命風后神皇正四軍設
營壘處山之軍居高水上之軍就卑近澤之軍依水草平
陸之軍擇坦易東征青帝南征赤帝西征白帝北征黑帝
四盜滅而天下平

應城陳氏曰傳謂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

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五十八戰而後濟四盜之
興繇於黃帝之忘戰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少昊之治

帝少昊之卽位也五鳳適至玄鳥遺書故以鳥紀官有五鳥五鳩九雉九扈之制五鳥順時而勸民者也鳳鳥氏爲歷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五鳩糾民者也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鷞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鷷雉氏攻木之工鶅雉氏摶埴之工翟雉氏攻金之工鵗雉氏攻皮之工翬雉氏設色之工九扈爲九農正教民事禁民無淫者也春扈氏趣民耕種夏扈氏趣民

耘耔秋扈氏趣民收斂冬扈氏趣民蓋藏棘扈氏爲果驅鳥桑扈氏爲蠶驅雀行扈氏晝爲農驅鳥宵扈氏夜爲農驅獸老扈氏趣民夙興以刈麥此之謂鳥官民事旣正乃法度之量調氣律行二十有八宿十二月以爲元而民事定處於甘泉興郊禪祟五祀正都邑肇車牛作布貨以制國用於是通窮技孮老老慈幼恤孤合獨然後矜寡寠瘠聾跛躄扁遽握遞者皆有所養立史官尊耆老修其方而天下治丕蘉畀命放準循規百姓守法是故天用大戒久而不亂人亡疵厲鬼亡靈響百工法而亡僞而奇術怪行亡敢煩言孟作以過其情遇其上者守故常抱雕節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是以垂象著瑞后土錫符長庚輝日五色山金鳴澤銅溢諸福之物畢至乃作鸞書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龍川鳳水日五色雲從龍之章也德廣遠而樂暢達是以遠服而邇不遷鞮鞻旄人獻其羽裘賓緤苞菜無所不貢崩葜雲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是司反景故傳又稱西皇

朝陽按史記少昊無紀高陽高辛紀亦未詳而外紀又多疎畧乃采路史荒史所載以備三帝之治云

顓頊之治

帝顓頊紹少昊金天氏之政秉辰而王以水紀德故稱玄帝祭典牲用騂薦玉以赤繒載玤以象天養材以任地依

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自是不克遠紀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釐改服度符采尚赤乃立九寺九卿重該修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熙爲玄冥孫黎顯耀乃命爲祀融而炎帝器之孫何能俾爲后土是謂五官恪共厥業遂濟窮桑上世人神異業禍災不至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帝乃擧師滅之後因是而安生於是窮四履稱險易畫郊畿以殷賦立勤人以職抵設正長以惠窮置室喪以恤亡設射獵以習移乃鴀名閒倮大澤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謂之權衡泉幣無滯工賈時市臣僕州里俾毋交亂是以主虞而安民璞而親官無邪吏市無刑民事分職正而天下治然猶

焦心以從事於賢謂功莫美於去惡而之善罪莫大於背惡而不變非惟善善因善也非惟惡惡緣惡也乃敕令曰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驕而弗譓男女不相避於道者拂之四達之衢文能負圖於是作料斗書制戒盈之器而著復禮之銘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之流以濬其明而益其聖謂至道不可過至義不可易而後治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弗或損益而致治乎乃注新曆十三月以爲元歲紀甲寅朔旦乙巳月直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營室冰始離蟄始動鷄始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爲曆宗帝德合天正風乃行熈熈鏘鏘惟帝好之爰命

飂先爲倡基龍和之會八龍之音制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敎珍於是鑄之爲鍾作五基六韺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上緣黃帝因事而憲功文德錫之鍾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惠浸萌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爵陳祼鬯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敺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藏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宮之丘悉移安德之石埴焉設玉兆圖書景乃乘結亢之輦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撫交阯西際神沙東跂蟠木四行天下周旋八外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靡不砥屬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摶心揖志不貪賡遠故地大而不淫

帝嚳之治

帝嚳高辛氏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以名逡厥德神靈厥行祗肅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土事不文木事不飾以示民之節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撫教萬民而利誨之修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陽之庸而身專其美於是次敘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謂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熈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黎氏克官火祀昭融而世賴之逮其繼世失遺其業守乃命黎之

弟回嗣厥職昭顯天地之光而火道復舉爰封之吳謹農祥乩歆祭故六氣正而天道平五正建而人事理乃閭閎塞履龍斷委闕貸賑匱急恤遠人合閭連墓使人相親故飲食相與守望相助而疾病相扶持生無乏用死無傳尸貴賤賤貴以通其器耕以自養而以其餘應於上修其禮樂正其兵農故升降得以有數長幼得以有敘而班白者不負戴矣命臺駘宣汾洮彰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帝用嘉之封之汾川以處大鹵旌勞醮勤而允格受封帥味受賞矣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借食潔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黒縉右社稷而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所以

重木也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瑩亨上帝以中瑩命柞卜作鞞鼓制答凭壥麃以及祥金之鍾沉鳴之磬伶人咸抃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觀聲歌奏以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射賜以素矰彤弓蒿矢羿乃去下地之百難而民得以佚以故羿死託祀於宗布於是盡地之制受少昊高陽之經理卒創九州以統理下國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義持以信禮爲無爲事無事動而民罔不欽言而民罔不勸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凉風至而陳麾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倔強惠命因其時而誨其民修其方而天下定周聽廣

視以輔其明於是致學於栢昭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而拜師於牧德發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秉度成紀行星辰遯日月以從天地之固然故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涸而養足不出百里而求無不足舉星畢曳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斧紼衣執中而統天法尚乎一而政貴乎信故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馬之牧不相反人民之俗不相知霜雹所沾日月所照無不尊親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是省方以齊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

九黎之征

玄都九黎少昊時諸侯也玄都先世胙土於黎謂之黎侯兄弟九人故稱九黎上古民神易業精氣通行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筴之從謀臣不用喆士在外家爲史巫無有質要方不類聚物不羣分明匱於祀神可私卹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不盡其氣鬼神龜筴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於是顓頊舉師征之而滅其國乃命木正重爲南正獻上天以屬神火正黎爲北正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民神各安其業無相侵瀆禍災息而天下寧矣

應城陳氏曰九黎稱玄都者玄都其氏黎其封國也汲冢周書幷六韜俱謂玄都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所

謂國將亡聽於神非此類耶或以北正黎爲九黎之屬誤也蓋北正黎乃高陽之胤而九黎受封則莫知所始風俗通謂玄都之後有玄氏都氏路史注謂西伯戡黎卽古黎國武王卽以黎封湯後然杜預左傳注謂九黎侯國近東夷是九黎乃晉侯之所定非西伯之所戡也

青陽侯之滅

後青陽侯者繼少昊青陽氏之國者也少昊之父名清開土於青是爲青陽之國少昊初襲青陽厥後踐天子位紹有熊以治天下而少昊之族有膺青陽國祚者是爲後青陽侯也侯不安厥位肆強侵伐鄰國重丘氏苦其殘虐有妹冶而豔用謀臣計以妹遺之侯婪慾而無遠識湛樂淫

泆畝而不洽大臣爭權遠近相襲青陽之民不守
而分其國
應城陳氏曰帝德考云少昊氏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而國名紀又謂清地有四其在鄆之東阿者為少昊之國左傳襄公十七年取重丘而括地象則謂曹之武城有重丘山故城是重丘與青陽相鄰受害為切不遺美女其能免乎又茶陵之雲陽山有青陽冢而楚紀稱青陽都葬於雲陽者謂少昊金天氏非謂後青陽侯也或曰南正重者重丘之後漢之青陽精即青陽之後云

實沈閼伯之遷

實沈閼伯帝嚳之子也實沈為兄閼伯為弟居於曠林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交相征伐帝惡之遷閼伯於商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故晉為參星厥後鄭子產使於晉晉平公疾卜曰實沈為祟史官不知以問子產子產述以對
應城陳氏曰按輿地圖實沈封大夏今太原陽曲之域閼伯封商丘今歸德西南有臺世稱閼伯臺而河南通志又謂歸德有閼伯墓與廟或以商丘在漳水之南商王之墟誤矣道家又謂實沈為陰陽官閼伯為倏火大神云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二

堯制曆象

甲辰元載唐堯即位羲和立象儀觀射父云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昭謂即羲氏和氏也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

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既命羲和曆象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期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二載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朱子書傳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五十九而與日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

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月得六
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
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
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
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金履祥曰章法雖云氣
朔齊然猶有分杪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

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
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曆元矣今立成法率二十
二月而置一閏　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
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
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
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
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
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
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
言天者常密而曆則踈蓋帝堯生知卽事洞要其於周
天固已知圓奇之數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
不過以作曆之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槩舉全
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
不必數數然也後世日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
分杪分杪愈多則筭法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
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
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應定曆推天而曆
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
執定法以拘之也

堯禪舜

唐堯四十有一載舜生於諸馮之姚墟因生爲姓故爲姚
姓居於嬀汭又稱有嬀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瞽瞍
盲卽舜父也母曰握登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
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命順適
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於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
濵河濵之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敗於負夏一年
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常怖巽之當此之時尸不

設言乎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七十載舜年三十登庸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釆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乃命以位歷試諸艱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

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始祖之廟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事以觀天命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盖以思堯也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告卽位也舜之踐帝位也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於有庳爲諸侯封堯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使奉堯祀其禮樂如之

洪水之治

帝堯六十有一載命鯀治水鯀顓帝之孫駱明之子姒姓書曰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堯既聽四岳用鯀治水鯀以才自負剛悻違衆墮高堙卑故曰鯀堙洪水九載績用弗成當是時也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七十載舜既登庸攝行天子之政巡行方嶽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之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傷父鯀功之未成受誅於是曁益曁稷思日孜孜以成之益掌火政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勞身焦思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予衆庶稻可種甲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於淮泗達於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

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河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道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於是封伯禹於有夏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周漢以來諸書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卽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决之患鯀於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氾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鯀之治水也鄣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禹念父功之未就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者蓋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物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舜巡方嶽

唐堯七十有三載堯命舜攝行天子之事舜乃舉朝覲巡狩之典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七十有四載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及舜卽天子位丙戌元載巡守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義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

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栁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緩緩幷論八音四會歸格於禰祖用特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爲方伯耶舜巡四岳禮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黃子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虞廷命官

虞舜受禪卽天子位時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自堯時皆巳舉用而未有分職舜乃命之書舜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唯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曁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曁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

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禹皐陳謨

虞帝卽位禹皐陶相與陳謨書皐陶謨曰粤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何如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貿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按帝曰來禹以下係益稷篇伏生今文合于臯陶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

舜禪禹 附傳啓

虞舜三十有三載帝命禹總師禹姒姓顓頊之後崇伯鯀

之子也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巳孕禹歲有二月唐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禹生於僰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爲西夷之人鯀治水無功殛于羽山舜舉禹使續父之業治水功成封于有夏舜受堯禪卽帝位命禹作司空而舜之子均亦不肖乃薦禹于天欲禪以位書大禹謨曰粤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巳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於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唯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

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禹遂攝天子之事四十有八載舜崩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史記曰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遂卽天子位國號曰夏后都安邑以水德王色尚黑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夏禹元歲會羣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帝立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于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八歲巡江南會諸侯

防風氏後至戮之遂崩于會稽因葬焉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啓遂即天子位是爲帝啓其母塗山氏之女也禹娶于塗山生啓四日而即往治水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能敬承繼禹之道乃繼世以有天下

有苗之格

虞舜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堯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

夏時之正

夏禹元歲春正月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曆宗也湯作殷曆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

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又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夏小正曰春正月啓蟄鴈

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圃有
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
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
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粥二月往耰黍
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
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鱓有鳴鶬鶊榮芸時有
見稊始收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𦍩羊羖則鳴須冰采識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
芭鳴鳩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
王萯秀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五月參則見浮游
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
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煑
梅蓄蘭頒馬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煑桃鷹始摯秋七月
莠雚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莠漢案戶寒蟬鳴初
昏織女正東向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
瓜玄校剝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爲鼠參
中則旦九月納火遰鴻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
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冬十月豺祭
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
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十有
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

不得證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
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
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
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
矣

有扈之征

夏啓即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書
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
孥戮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楚辭天問曰啓代益作
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
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
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
能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朝陽按史記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唐孔穎達謂
唐虞受禪啓獨繼父以故不服夫禹之傳啓豈出禹之
本心啓之嗣位豈利天下哉孟子謂與賢與子皆出天
命莫爲而爲莫致而至有扈氏不知天命之說敢行稱

亂不奉正朔征之宜矣此孔子有取于甘誓也

羿浞之亂

夏太康十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羿代夏政號帝夷羿太康失政十歲而崩于陽夏弟仲康繼立於外諸侯猶尊夏自若獨羲和以附羿不臣而受征仲康三歲羿滅伯封昔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是伯明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也仲康崩子相立是爲帝相帝相元歲爲后羿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八歲寒浞殺羿初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四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畋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畋家衆逢蒙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浞遂弑帝相而自立帝相后緡方懷娠逃出自竇奔歸母家有仍氏而生少康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爲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

撫其官職遺臣靡自有鬲氏收灌鄩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元歲使其臣女艾滅澆於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乃復故都即位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窮由是遂亡後代論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云

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覩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眞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眞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

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爲冠憲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羲和之征

夏仲康元歲季秋月朔日食而羲和不知王命胤侯往征之書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仲康卽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於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群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徯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 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盖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敷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

子于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又曰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于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卽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卽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于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卽不臣其君矣而况俶擾天紀爲始亂乎曰俶擾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

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禀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胤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亂紀之罪終嚴其戒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于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于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于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孔甲亂夏

夏后孔甲即位大紀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陶氏古今錄曰夏孔甲

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以鑄劍蔡史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至桀果四世而亡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傳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爲淫亂之君異乎吾所聞矣

成湯放桀

商湯名履一名天乙子姓契之後也初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女祈于高禖生契詩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商頌長發之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史記殷本紀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時夏后孔甲二十七歲戊辰也歲壬寅夏后履癸踐位 是爲桀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人進妹喜大紀曰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伸鉤索鐵負持其力不

務德而武傷百姓有𧺝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床行淫縱樂政事怠廢三十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三十六歲湯始征葛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

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使三聘之尹乃就湯三十七歲湯薦伊尹於桀大紀曰成湯薦伊尹於桀爲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群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若曰君王以酒色之徹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胥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四十二歲桀囚湯于夏臺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張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况于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奔商大紀曰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

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又曰桀窮其宗族耻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于辛凌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鑿山地烈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逄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逄立而不去桀殺龍逄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王汰侈弗善也引師先歸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當桀之世群犬嗥兩日鬭枉

矢流衆星隕五星錯行雨血夏霜木冰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五十三歲伊尹佐湯伐桀桀起九夷之師不至曰吾悔不殺湯于夏臺使至此湯乃誓師書湯誓曰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湯師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入于三朡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于南巢湯歸自

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乃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書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

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爲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爲朔改歲

曰祀建大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
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于杞行甲寅曆成
湯二十祀夏桀死于亭山路史曰放桀南巢三年死于亭
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
曰玁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帝王世紀曰禹
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
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

伊尹輔太甲

商湯既崩嫡孫太甲立初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為嫡子早
卒太甲太丁子湯嫡孫也湯崩時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伊尹奉太甲即位葬湯于亳北乃作書訓導之書伊訓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
之成德以訓於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
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修
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於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既即位顛覆
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宮是湯墓所在也乃作書戒之書
太甲上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
承基緒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

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
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
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
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悦竝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
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太甲
下篇曰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
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
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
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

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
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辟欲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
及任用非人乃復陳戒書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
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
弗保監於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
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
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
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
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三十三祀王崩廟號
太宗子沃丁立八祀伊尹卒尹相湯自任以天下之重及
相太甲致太甲率德為商令主卒年百有餘歲卒之時大
霧三日王親弔臨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其墓在亳去
湯塚七里許

盤庚遷殷

商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號曰殷初成湯都亳仲丁六祀

有河決之害遷都于囂河亶甲元祀囂又有河決之害遷
都于相祖乙元祀相都又有河決之害自相而遷都于耿
後又為水所圮徙于邢盤庚元祀乃遷都于殷復歸於亳
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
焉至盤庚兄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盤庚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
利不遷之害其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
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
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
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於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下篇曰盤庚

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于朕志罔罪汝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盤庚南涉河遷于亳得避河患復居成湯之故居行湯之

政諸侯皆來朝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年而崩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群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爲而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于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爲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奬拔新進沮格群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憑威勢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彌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

王氏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俗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

夫契自唐虞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厎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沉陷淪沒治亳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忌患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諭百姓之言少

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藹然温厚之意淪浹心骨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以是知盤庚之遠慮誠所未易及也

武丁中興

殷武丁元祀王舊學于甘盤至是踐位以盤爲相時居小乙之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祀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嘗夜夢得聖人名曰説是羣臣百官皆非也乃圖形旁求于天下時説爲胥靡築於傅巖見于王王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説遂以

爲相總百官資學于説書説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説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説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中篇曰惟説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説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説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惟説不言有厥咎下篇曰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王既得說修德行政天下咸歸殷道復興成商家中興之業焉初王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同事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在位五十九祀而崩廟號高宗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爲相也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爲相其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于冢宰以有甘盤爲冢宰也書稱高宗舊

勞于外史謂其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聳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爲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高宗廟祀

殷武丁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嗣位禮記喪服四制篇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祖庚立高宗之廟于景山以安其神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廟成而祭之詩商頌殷武篇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又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何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既而高宗肜祭之日有飛雉來鼎耳而雊書高宗肜日篇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叙其伐荊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大于荊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荊楚者故朱子疑此卽易所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豈以三苗後九黎亂德

家爲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歟商夏中葉荆楚每爲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爲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爲重險荆楚在其間爲九州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矚陳蔡此所以易爲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爲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擣豫矚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又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

訓諸王作高宗肜日是謂祖巳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巳述高宗之事爲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說而無曰祖巳云者又凡書之本叙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肜祭明日又祭之名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日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詳味其詞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爲祖巳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文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朝陽按國朝所定書傳會選亦采金氏之說以爲是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苟非禰廟不得謂昵矣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三

周家世德

周之先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後爲帝高辛氏之世妃與帝禋祀上帝以祈有子出野見巨人跡心歆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詩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

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國語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夏履癸二十有二歲避桀遷豳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詩大雅公劉篇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

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一曰祖紺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殷小乙二十有六祀古公遷于岐避狄人之難也改國號曰周岐山之南周地也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
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詩大雅緜之篇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
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
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
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
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
夷駾矣維其喙矣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
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
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
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吳越
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
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殷祖甲二十八祀太
任生子昌有聖瑞時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
止于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㓕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㓕敬
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
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蓋聖
瑞也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次虞仲
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
讓季歷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古公卒季歷立是爲王季王季修古公遺道
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復伐燕京
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爲
牧伯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
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爲侯

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皇
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
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乙七祀周公季歷
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曰文王詩明明篇曰摯仲氏任自彼
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
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

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毋不憂在傅弗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大紀曰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

以爲世子世子帥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曰旦師于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商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盡道于宮壼化行乎天下爲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于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之修齊治平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或羑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生于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

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西伯昌卒子發立是爲武王殷紂二十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是爲成王

文王事殷

殷帝乙七祀周公季歷卒子昌嗣立是爲文王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仕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太顛閎夭散宜生

鬻子辛甲之徒亦皆歸之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
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
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文王嘗
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衾而
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于枯骨況于人乎紂辛六
祀西伯初禴于畢十有一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
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
爭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譖
西伯于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
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于是諸侯聞之
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西伯乃演易于
羑里周之臣子散宜生閎夭之徒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
者無所不至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
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獫狁之難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
之長於是整兵誅諸侯之不道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

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為閒
田而退天下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歸之者四十
餘國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得呂尚於渭陽呂尚者其先
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尚其
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
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太公
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
都于郢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
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十有七祀
西伯伐耆國十有八祀西伯伐邘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
豐邑徙都之時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衷制
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皇矣之詩曰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又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二十祀西伯昌寢疾病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遂薨年九十七塟于畢子發嗣立後得天下是爲武王西伯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小心翼翼純一不巳其化內自閨門行于周南召南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巳矣

文王演易

殷紂十有二祀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西伯遂演易于羑里作六十四卦彖辭易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師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

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

貞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

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爲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于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于東也坎西月生于西日入于西也震東北陰盛于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于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數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此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卲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卲氏互體既濟掛一諸圖即連山之遺

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者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

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于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牝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木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

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于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盎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平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于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

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于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于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爻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

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彖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

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
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
先天自孔子說卦已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
如魏伯陽闡于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
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于當
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
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
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
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
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
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
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
也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武王伐紂

殷帝乙三十七祀帝乙崩子受立初帝乙有三子長曰微
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亦曰辛啓母賤不得嗣受之母爲
后賢受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
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受天下謂之紂紂都朝歌
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
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巳下恃其

強大喜用兵百戰皆克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
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掌豹胎它又
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紂八祀伐有蘇有蘇氏以妲
巳女焉紂嬖之惟妲巳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
粟廣沙丘之苑多爲臺榭有黃臺瑤宮璦室玉門建大宮
連屬百里中設九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
其間爲百二十日長夜之飲百姓嗟怨諸侯背叛妲巳曰
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膏銅柱加于炭火之上令有罪
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巳笑名曰炮烙之刑十有一祀四西
伯昌于羑里既而釋之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

遂賜西伯昌弓矢鈇鉞使專征伐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
嗣爲西伯是爲武王三十有一祀西伯發東觀兵先是亳
有雀生䳥大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名昌紂愈益輕肆
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
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
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
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
封之嘗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
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園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
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竈生
毛兎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

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
伯發戡黎殷人大震書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
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
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
功不無戮于爾邦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
干諫而死微子紂庶兄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
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遂亡書微子篇曰微
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
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
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
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
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
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箕子者紂親戚
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
被髮徉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
姓何辜乃直言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
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
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初武王東觀
兵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至是聞紂昏亂暴
虐滋甚殺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
不畢伐遂東伐紂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伐商書武成篇
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
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又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
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
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
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
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不可失又泰誓中篇曰唯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

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己未王巡六師誓衆士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爾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牧誓篇曰時甲

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戭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已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

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以上世嘗都岐周遂以爲有天下之號曰周以木德王色尚赤牲用騂以十一月建子得天之統爲天統也以此月爲歲首改祀曰年反商政政由舊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書武成篇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胡公嬀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爲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于曹叔

武于郕季載于鄁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郜于雍于原于郇于酆號仲號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仲封于西虢實故夏墟叔封于東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于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爲國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爲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于故夏墟是爲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岳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

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初武王伐紂時有伯夷叔齊者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天下既已宗周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

馬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周公定謚法

周武王十有三年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大祀曰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追王古公亶父曰大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周書謚法解曰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已名生于人一人無名曰神稱聖賦簡曰聖（賦一作副）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

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讚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

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孝愛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強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共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曰貞強以剛果曰威猛以強果曰威強毅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

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説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愆曰戴死而志誠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

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復很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早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惠禮曰魏克威捷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動政無私曰類好變

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翼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昭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爲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爲襄視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失志無轉一作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

康順也就會也怏過也錫與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箕子陳疇

周武王十有三年王訪于箕子箕子爲陳洪範九疇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皇極（王謂禹也）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

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數　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于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于一而係三德于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于二而係稽疑於七見于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于四而福極於九運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于三庶徵于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于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于一福極于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禀

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于二三德于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于四庶證于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于三稽疑于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横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于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于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于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于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于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賛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繫至不輕也其中善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于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

其休其咎有不可揜者矣故庶徵次之于八抑是理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
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于九
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
敘也至於五事肅乂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于對義固
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
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
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于
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
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宫八門黑
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

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朝陽按仁山金氏更
定洪範分別經傳自以爲皆有證據附錄于左
初一曰五行一節曰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一五行
一曰水以下曰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
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
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放此二
五事三八政俱無更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後即繼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云東坡蘇氏石林
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後即繼之無偏無陂一節云傳氏子
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
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爲皇極經文上文
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之敷言是
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乃箕子此章
傳文今從之六三德止本節無惟辟作福二節七稽疑
八庶徵俱無更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後即繼之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
則念之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
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六極一節後即繼之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云此五福
六極之總傳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
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此又人主萬乘之福臣民僭之則轉而趨于六極矣皆言威福不可下移人臣不可上僭以發明大義

康叔之封

周武王十有三年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封于殷東書康誥篇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先是商紂酗

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
康叔乃作書誥教之書酒誥篇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
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修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尚克修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
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
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
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
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
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
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
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
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
湎于酒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
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紀朱
子是之而其可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
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
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也然
則二誥雖均爲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
叔始封于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
通稱兼以沬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
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
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

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則不可爾至于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西旅貢獒

周武王十有四年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書旅獒篇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

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朝陽按書傳會選云旅獒篇蔡氏以謹德爲一篇之綱領而仁山金氏又推明慎德一章爲貢物之制昭德一章爲受貢所以示諸侯而其下文又推玩人以及玩物因玩物以戒喪志因喪志而言定志之道因道寧而及知言之故語雖偶而意相生也既又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源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而終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戒末又結之以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之辭其發明太保訓王意曲盡矣此篇舊以爲戒武王書朱子語錄云旅獒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而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則謂旅獒爲成王時書後人見篇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告武王不思武王之克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慎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西獒之貢亦必在成王時無疑胡氏之說未知當否因附錄之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四

周公相成王

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成王
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
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
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
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
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
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
子不可不慎也夏六月王冠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
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
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
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于財親
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
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史記曰其在
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
主之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書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
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

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
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
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
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
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
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
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
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
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
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
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

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
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
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
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
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朝陽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
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
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
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
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
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
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
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
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
年致政於成王石梁王氏辨之云書有所謂位冢宰正
百工詩有所謂攝政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
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
語爲是劉氏云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
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
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不知
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
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蔡氏之辨
深切著明矣吳氏又云書謂位冢宰與詩謂攝政皆在
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
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
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
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
當先知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
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
者也成王幼冲既爲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
事皆所不可矣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
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
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爲文王大明緜以下諸雅述先
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
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

綴云

又曰履祥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卒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爲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爲然大誥旣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謚爲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爲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于傅說而此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爲周召之比故言不及于傅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胡氏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于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管蔡之變

周成王元年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初武王克商後卽封紂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爲上公封其弟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守邶鄘衛三邑以監殷是爲三監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諸侯叛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乃避居國之東東人言平日見周公之難乃作伐柯之詩曰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雖遭疑謗處之不失其常詩人美之故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周公居國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三年公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搖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嘵嘵王得詩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先是武王旣克商二年有疾弗豫畢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至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事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乃作九罭之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

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復歸因作詩以勞歸士故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周公歸復攝政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懼挾武庚以叛王命周公東征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

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乃誅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武庚既誅乃封微子啓于宋爲殷後用殷之禮樂于周爲客而不臣書微子之命篇曰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時淮夷同武庚叛而徐戎並興奄君薄姑當周公居東之日謂武庚曰武王既死今王尚

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魯侯伯禽因淮夷叛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乃誓衆于費征徐戎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伯禽遂平徐戎定魯四年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五月王來自奄誥四國多方書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

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八年蔡叔既沒其子仲賢周公以其賢也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書蔡仲之命篇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固不必誅絶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

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三叔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喪成王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巳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瞯周室之内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巳可復取之三叔之愚可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

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延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説其艱

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説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宅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説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然于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

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又曰履祥按書稱群叔流言傳稱管蔡啟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縊而致戮之蓋書其罪而

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立政之作

周成王四年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又宜專擇百官有司之長乃作立政書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

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武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爲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陳法講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

誥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誥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爲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爲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無啟廣伐

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爲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爲君子而不能爲爲小人而又妄爲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矣

周官之制

周成王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伯牧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

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

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于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于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東都之營

周成王七年二月營東都初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成王以武王有宅洛之意使太保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甲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乃遷九鼎焉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東都在瀍澗之間又卜瀍水東為下都曰成周即以處殷遺民者也書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

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多士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克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召誥篇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不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書洛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

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

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宗周洛誥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

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十一年周公薨于豐成王葬周公于畢乃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書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

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忿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康王十二年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後至平王元年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遂遷都洛邑而王室愈微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始終然惟洛誥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叙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

于亂雜也然是篇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于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定亦或于此失之　朝陽按仁山金氏以書梓材篇爲召誥命侯甸男邦伯書而冠以誤在康誥之叙附錄于左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空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

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復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蔡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

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于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

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哉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氏六族殷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

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卽三卿之副也周公諭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

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旣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宥人也凡以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于爲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枉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舂槀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

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

之化故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勤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于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方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旣名大誥故此

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敘逸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合爲一篇以旣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又曰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護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亾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幷容之然商民之意

得氣湔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也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之心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惡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箇别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忿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惓惓于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于餘風之殄噫是將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衞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斃先王之化入人深矣

無逸之陳

周成王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先是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詩豳風七月篇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至是年周公將垂沒復作無逸以警戒成王致丁寧之意書無逸篇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
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
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
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
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

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
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
戒之意蓋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
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
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
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
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
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叙有周無逸
之家法文王尤爲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
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
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祇以重

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于
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于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
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五

康王之立

周成王三十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書顧命篇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太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

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又康王

之誥篇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于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穆王三書

周穆王三年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太僕正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王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五十年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呂國後爲甫)言于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書君牙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

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冏命篇曰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王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
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呂刑篇曰惟呂命王
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
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
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
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
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
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
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
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
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
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
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

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
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
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
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
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
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
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
茲祥刑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
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
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
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
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
大有徑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
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丕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豈
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
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
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故賚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
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
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
子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
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
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則
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

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
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訑若迪上非
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于佚者皆僕
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眞切然則冏命之書
眞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
冏命作于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
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又曰呂刑之書
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
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僞日繁迨
至晚年命呂侯爲大司寇作爲誥命大抵增墨劓之條
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逭犯死之罪既
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
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
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也然穆王老于世
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厚之
風尚可法也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
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肯以
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爲常法則是聖人
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爲虐也斯言豈不大害于義哉予
固知其爲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
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
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于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

道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
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
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
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于書亦以其能精察
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
刑之可取也

穆王西征

周穆王三十有五年西征犬戎犬戎西戎別名也在荒服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
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
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
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
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
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
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
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
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

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
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
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
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
是荒服者不至呂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
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

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執玉帛死
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
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
忍鬬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五十
有五年王崩于祗宮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于祗宮

朝陽按金氏前編載列子穆王西遊化人之說但莊列
多寓言非有實事豈可紀之信史以滋後世之惑故削
而有餘僅錄呂黎所敘附于征犬戎之後焉

厲王出奔

周厲王三十年以榮公爲卿士王淫昏無道召穆公作詩刺之不敢斥言借商紂以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榮夷公好專利有寵于王國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旣而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三十三年國人謗王使衛巫監謗國語曰厲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者三年三十七年王出奔于彘本紀曰國人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王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一年王崩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而立之是爲宣王

仁山金氏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

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彘彘在河汾之間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闕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桀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宣王中興

周宣王元年宣王初立周召二相輔王修政取法于文武成康王側身修行勞來安集其民至于鰥寡靡不得所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先是西戎久叛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王命秦仲爲大夫率國人征之詩秦國風無衣篇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既而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遂破西戎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爲將北伐逐出太原而歸王賜燕京師孝友之張仲與焉詩小雅六月篇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

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二年命方叔爲將南征荆蠻時荆蠻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王命率師征之蠻荆平詩小雅采芑篇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命召虎征淮南之夷虎康公孫也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闢疆境至于南海詩大雅江漢篇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

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惟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時淮北徐夷亦叛王親率六師往平之詩大雅常武篇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

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六年大旱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反躬脩省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詩大雅雲漢篇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二十二年姜后諫王列女傳曰宣王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

非禮不動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跡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為周世宗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羣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等征伐于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宣王末政

周宣王十有二年魯侯來朝王不藉千畝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

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以戲爲魯太子魯公甍戲立是爲懿公二十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三十二年春王伐魯誅伯御問魯公子能訓導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立稱于夷宫是爲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又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

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宫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

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懇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弗聽三十九年王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四十年王料民于大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防於後嗣王卒料之四十三年王殺杜伯杜伯爲王大夫王將殺之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

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其子叔隰奔晉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乂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乃考諸書似不克終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止于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

幽王亂亡

周幽王三年王始嬖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褒姒年十四後生子伯服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初王娶申侯女爲后而生太子宜臼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申后被黜乃作詩自傷詩小雅白華篇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

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宜臼被逐亦作詩以自怨詩小雅小弁篇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

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六年十月朔日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鄭語曰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衞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

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

漦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遠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致之不笑王爲烽燧大鼓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東遷西周遂亡

雙湖胡氏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轍遂東矣

平王東遷

周平王元年王東遷洛邑始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爲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鄶虢十一國之時幽王既爲犬戎所殺鄭武公收其父散兵與晉文侯東迎平王于申立之王以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遷都于洛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衛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經世曰平王錫晉文秦襄命於是秦分岐西晉分河內書文侯之命篇曰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時鄶虢叛鄭鄭武公伐取其十邑因徙而國焉王遣兵戍申及許王德申伯之救己又懷鄭武公迎立之功故爲之遣戍以防戎焉二十

一年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自岐以東歸于王周自都洛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于其會而觀之此篇作于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于辭命之閒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甞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于東乎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東遷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頹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唯秦晉鄭衛

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爲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己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于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爲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于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甞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爲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

鄶以爲已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爲然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于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于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况周自中葉已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與守常短于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鄭伯申姒之國舍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東坡蘇氏曰周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欲營洛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豐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豐宮室之子孫一敗而鬻田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二也而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六

魯隱遜桓

周平王四十八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初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軌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四十有九年秋七月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王八年魯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寪氏翬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朝陽按自此後入春秋多用左氏傳而間補以他書故不復書左氏曰而他書間書以別之

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

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由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illegible]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內官防夭折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以長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賵之非正矣于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爲非也惟有遜國而已隱公不敢自以爲正攝位君國將以予桓蒐裘之營未畢而卒遇弑爲善罹禍此世道之大變春秋所以托始也

鄭莊克段

周平王四十九年鄭伯克段于鄢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平王二十七年武公薨莊公卽位姜氏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鄭伯遂封段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四十四年叔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至是叔段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五十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爲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無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莊公曰制巖邑也它邑惟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莊公其初未有他意也然不爲置良師傅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爲言故莊公之私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莊公于此始有孰其罪而取之之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爲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周鄭交惡

周平王五十一年鄭祭足帥師入寇初周厲王少子曰友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幽王八年以

鄭伯友爲司徒鄭伯友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鄭伯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時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平王元年鄶虢叛鄭鄭伯東取鄶虢十邑徙居之武公薨子寤生立是爲莊公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至是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時齊僖公小伯鄭伯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乃與齊侯盟于石門桓王三年鄭伯入朝始如周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五年王命虢公忌父爲卿士（此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六年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七年與齊侯魯侯會于中丘盟于鄧爲師期魯公子翬帥師會齊鄭伐宋敗宋師于菅齊人鄭人入郕八年鄭伯魯侯會于時來入許八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公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十三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十九年鄭莊公卒世子忽嗣是爲昭公

陳氏曰春秋不始于平王始于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

雖公爲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虢相桓爲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郕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

宋宣召亂

周平王五十一年八月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初宋宣公欲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謂其弟和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至是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是爲殤公穆公之疾也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至穆公卒殤公卽位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桓王元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完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乃還諸侯又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于魯魯侯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魯侯不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宋徒兵取其禾而還二年九月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告于魯魯侯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

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三年冬宋人取長葛四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魯桓公伐邾爲宋討也五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乃遇于犬丘秋七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六年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魯侯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冬魯侯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七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魯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九月鄭伯入宋

八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報其入鄭也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十年春正月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遂弒殤公三月魯侯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又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

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宋殤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爲讐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爲殤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於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弒之殤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于内故非矣當從二傳爲正

衛州吁之亂

周桓王元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石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三十六年衛莊公

薨子完嗣是爲桓公三十八年州吁驕奢衛侯絀之州吁出奔桓王元年二月州吁弒其君桓公完而自立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以伐鄭宋人許之乃會諸侯伐鄭魯侯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之立也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碏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

于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衞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

晉曲沃奪宗

周桓王三年六月曲沃叛王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正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幽王元年晉太子

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平王東遷錫命晉侯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二十五年晉文侯薨子伯嗣是為昭侯昭侯時晉始亂故封成師于曲沃號為桓叔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世家曰昭侯元年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詩人為之賦椒聊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蓋比昭侯之微弱而曲沃之強盛也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

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四十年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四十七年曲沃鱓入翼弒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郄桓王二年春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晉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而立鄂侯子光于翼是為哀侯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是為武公十一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啟曲沃伐翼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

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晉人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十五年曲沃武公誘晉小子侯殺之王命虢仲伐曲沃武公復回曲沃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僖王三年曲沃武公滅翼弒其君緡以重寶賂王得請為諸侯并有晉地五年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

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
為諸侯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受平王秬鬯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意云

許莊奔衛

周桓王八年魯侯隱公會鄭伯莊公于時來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壬午魯侯會齊侯僖公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潁

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侯魯侯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二十三年五月許叔入於許魯侯會齊

侯于艾謀定許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疇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于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要[illegible][illegible]乃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illegible]防其患而[illegible]利其名爾

鄭易許田

周桓王九年三月魯桓公會鄭伯(莊公)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助祭泰山湯沐之邑祊近于魯許鄰于鄭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先是三年春鄭人來魯輸平㫖以言請之尚未入地五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祊庚寅魯入祊地雖輸矣而尚未易許也至是魯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魯桓許之三月魯桓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田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魯桓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鄭以祊田易許田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于鄭耶或者廣狹肥确之非鈞也桓弑隱而立立即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爲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餌賂鄭也

楚逼三國

周桓王十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楚自荆

室東遷僭亂稱王憑陵江漢而三國地與之隣故懼焉十七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莊王二年蔡桓侯卒弟獻舞立是爲哀侯七年楚武伐隨卒于師子熊貲嗣是爲文王始都郢九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亾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後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十三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于莘遂虜蔡侯僖王二年秋荆入蔡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蔡哀侯乎四年秋

荆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遂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惠王二年楚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堵敖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殺堵敖代立是爲成王冬蔡哀侯卒子肸嗣是爲穆侯四年鄭厲公卒子捷嗣是爲文公十一年秋荆伐鄭魯侯會齊人宋人救鄭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息嬀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夫人之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與鬬禦彊鬬梧耿之不比三子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蠱文夫人也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十三年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十八年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十九年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二十年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襄王九年冬齊侯小白卒十年春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

朝陽按史記云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而經世云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謂爲是夷夏之大變信矣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亾繫于我之治亂又謂係于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忌内而憂外何其疎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黄道栢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加兵而唯急于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亾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

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己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鄭有虎牢之險爲中原襟喉故齊晉之霸而常與楚爭鄭爲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有曰新鄭之境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煩未有甚于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爲地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東有魯北有晉欲霸諸侯其勢不容于捨鄭南有楚西有秦必得鄭而後可霸是所以爲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于其間内連王室之親外守山川之固挾王命以

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伯何敢跋扈倔強于後先哉

楚武僭王

周桓王十六年楚僭稱王楚自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勳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八世至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此僭王之始也及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乃去王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若敖二十七年卒

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武王)楚武十九年入春秋桓王十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十四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聖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十六年

春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楚能

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莊王七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左氏曰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仁山金氏曰覆祥按史記所載當是遂章求成之辭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爲甚然觀熊通遂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鄭厲篡爭

周桓王十九年夏五月鄭莊公寤生卒世子忽嗣是爲昭公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突立是爲厲公初大子忽爲質于周桓王四年陳及鄭平忽在王所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十四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魯桓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爲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蓋謂其弟子突子亹子儀也忽弗從至是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二十年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魯桓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穀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

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二十三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祭仲迎昭公復入鄭即位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于櫟諸侯聞厲公出奔會于袲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宋與厲公兵守櫟鄭故亦不伐櫟莊王二年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

殺巳會與昭公出獵射殺公于野祭仲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子亹三年齊襄公會諸侯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齊侯師于首止子亹往會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初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納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儀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鄭子立十四年爲周僖王二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使人誘劫鄭大夫傅瑕要以求入瑕曰苟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

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魯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四年秋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皆祭仲黨也公父定叔共叔段孫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厲公初立四歲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而卒子文公踕立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于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突盖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况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爲諸侯之無王其諸假鄭伯突以示褒與

楚伐絞

周桓王二十年冬楚伐絞先是十九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至是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

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衛惠奔齊

周莊王元年冬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詩序曰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宣公詩邶風新臺篇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衛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爲作詩詩二子乘舟篇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八年冬魯侯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九年春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旣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惠王二年秋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冬立王子頹三年鄭復納惠王八年夏五月

衛惠公朔卒子赤立是爲懿公自惠公讒殺太子急代立至于懿公國人常欲敗之狄殺懿公衛人思復立太子急之後急子又死代急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爲君

魯二姜淫亂

周莊王三年夏四月魯宣公薨于齊初桓王十一年公會齊僖公于嬴成昏于齊也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氏曰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

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聘致夫人也二十二年齊僖公卒子諸兒嗣是爲襄公莊王三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冬十月葬桓公子同即位年十四歲毋文姜也是爲莊公四年春三月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五年冬

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左氏曰書姦也七年春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八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十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氏曰齊志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也詩齊風載驅篇曰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蓋齊人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十一年冬齊公子無知弒襄公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遇賊弒之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立是

爲桓公僖王三年夏夫人姜氏如齊惠王二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三年春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四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五年葬小君文姜冬公如齊納幣公羊氏曰親納幣非禮也胡氏曰娶仇人女大惡也七年夏公如齊逆女穀梁氏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是爲哀姜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氏曰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十五年八月莊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先是慶父與哀姜通欲立啟方而季友立般冬十月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

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召而縊殺之于夷齊人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十八年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曰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穀梁氏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

胡氏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

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毋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不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不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又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域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

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又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又曰覿用幣何以書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又曰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于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亾國其應不亦憯乎　朝陽按文姜與齊侯通而齊侯殺桓公哀姜與慶父通而慶父弑二君淫亂之禍一至此哉哀姜縊于齊宜也而文姜終于魯則倖矣

紀侯去國

周莊王七年夏紀侯大去其國紀姜姓侯爵炎帝之後也平王五十年入春秋九月紀履綸來魯逆女冬十月魯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魯故也桓王四年魯叔姬歸于紀十三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十四年魯桓公會紀侯于郕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桓公告不能十六年冬王命祭公來魯遂逆王后于紀十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莊王二年春魯桓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衞故也四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紀三邑）六年秋紀季（紀侯弟）以酅入于

齊求爲附庸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紀于是乎始判冬魯桓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以厲公在櫟也七年三月紀伯姬卒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六月齊侯葬紀伯姬十五年春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氏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

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説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氏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

小人加乎君子

胡氏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又曰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殺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戚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又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亾矣不歸于魯所以全節守義不以亾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

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也

齊襄之弑 立桓附

周莊王十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

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故雍廩殺之夏魯伐齊納子糾齊小白自莒先入八月魯師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鮑叔帥師來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十三年

春齊師伐魯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侯敗齊師于長勺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論語夫子答子路子貢管仲非仁之問蓋許其仁之功不責其死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君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耶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亾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

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餕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又曰長勺之役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爲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示貶也

齊管仲相桓

周莊王十二年齊公子小白立殺子糾以其傅管仲爲相

國語曰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

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于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君之何鮑叔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于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

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𨍏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

之事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五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

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然之曰國安矣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對曰輕過而移諸甲

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甲兵大足矣公曰吾欲南伐何主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曰西伐何主曰以衞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者環山於有牢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

準此而行然則舉實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讐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桓公悅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襄王七年五月齊大夫管仲卒管子書曰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

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

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竟用三子三子專權卒亂齊國

宋萬弒君

周莊王十五年秋八月宋南宮萬弒其君閔公捷先是十三年二月魯莊公侵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魯公子

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魯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魯公以金僕姑射宋南宮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十四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魯魯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宋人請萬萬歸宋至是宋公與萬獵因博爭行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宋公於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遇大宰華督於東宮之西殺之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宋新君游於宋立閔公弟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初宋大水魯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至是果立僖王元年諸侯會於北杏平宋亂也冬宋人背北杏

之會二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宋有弒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故也

齊桓霸業

周僖王三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齊始霸也世家曰初齊桓公之立也發兵攻魯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

必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莊王十三年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以出亡時過譚譚不禮也僖王元年春會諸侯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滅遂而戍之冬會魯莊公盟於柯始及魯平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

欲附焉二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宋服故也是年春諸侯復會桓公於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四年冬桓公會諸侯同盟於幽鄭成也惠王十年夏桓公會諸侯同盟於幽陳鄭服也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十六年狄伐邢齊人救邢遷邢於夷儀十七年冬狄入衛城楚丘而封衛焉十八年秋桓公會諸侯於檉盟於犖謀救鄭也十九年秋盟於貫服江黃也二十年與諸侯會於陽穀謀伐楚也二

十一年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責以包茅不共楚使屈完如師盟於召陵二十二年夏與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時王將以變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故會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二十四年秋盟於甯毋謀鄭故也襄王元年夏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九月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

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夷吾而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

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襄王四年王子帶以戎謀伐周桓公使管仲平戎於周五年使諸侯戍周七年與諸侯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是歲管仲隰朋皆卒八年冬十二月會諸侯於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九年冬十二月齊桓公小白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七

王子頹之亂

周惠王二年秋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郎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蘇忿生也昔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故不和至是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召燕師同衛師伐周立頹爲王三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四年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突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十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十一年春齊人

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桓公伐衛戰敗衛師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而春秋書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夫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赤立然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因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郎安于鄭然齊桓方霸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伐衛而桓公不爲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爲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陳敬仲奔齊

周惠王五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出奔齊初陳厲公躍生子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厲公七年卒莊公林立莊公七年卒宣公杵臼立宣公生太子御寇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桓公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妻完完卒謚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爲田氏及楚靈王之初滅陳也敬仲五世孫田桓子無宇始大于齊至楚惠王復滅陳也八世孫田成子常得政弑齊君簡公至田和遂代齊而列爲諸侯

晉殺羣公子

周惠王八年冬晉殺羣公子初晉昭侯封其叔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傳至莊伯莊伯子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代晉爲諸侯後二年而卒子佹諸立惠王六年患桓莊子孫之族強盛逼迫公室晉大夫士蔿曰去二族富強之子則羣公子可謀也晉侯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七年秋士蔿又與羣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亦

桓莊之族也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是年秋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九年春晉侯以士
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始都絳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
孫亦忌宗族之逼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孑遺矣是亦
可爲世鑒哉

魯三家之立

周惠王十五年秋七月魯公子牙卒初莊公築臺臨黨氏
見黨氏女孟任說而愛之孟任不從乃許立爲夫人割臂
以盟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

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
焉能投蓋于稷門般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
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
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啓方莊公無適嗣愛孟任
欲立其子般莊公病而問嗣于其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
及魯之常也慶父材可爲嗣君何憂蓋欲進其同母兄也
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
季友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也莊公曰鄉者叔牙欲立慶
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
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
卒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莊公卒季友竟立子般爲君

如莊公命侍喪次于黨氏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
姜娣子啓方及莊公卒而季友立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
人犖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乃立啓方是爲閔公
時年八歲十六年秋八月閔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
季友齊桓許之使召諸陳閔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友乃歸
魯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齊
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桓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
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
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
霸王之器也十七年秋八月閔公卒慶父與哀姜通益甚

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以閔公傅嘗奪魯
大夫卜齮田公不禁卜齮憾之乃使賊公于武闈季友以
閔公庶兄申適邾請魯求納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
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僖公哀姜恐奔邾季友
以賂如莒求慶父莒人歸之及密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
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其後爲孟孫氏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
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僖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
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其父魯
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
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號爲成季其後爲季孫氏僖公之母成風初聞成季之繇
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公元年莒人以歸慶
父故求賂于魯魯人弗與乃興師伐魯季友帥師敗莒師
于酈獲莒子之弟拏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友遂
相魯魯國以理是季孫氏始也二十一年冬公孫茲侵陳
是叔孫氏始也襄王七年春公孫敖救徐是孟孫氏始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弑
之以立卒爲文姜所譖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
忿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
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

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
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衛受狄難

周惠王十七年冬十一月狄人伐衛初衛懿公之立也淫
樂奢侈好鶴鶴有乘軒者立九年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
兵或畔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懿公與石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遂
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
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者石衛二大夫曰不可待也夜與國
出狄入衛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衛惠公之卽
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
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乃賦載
馳之詩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爲
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初文公爲衛之多患
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衛文公之立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襄王四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
也五年春秋侵衛十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十七年夏衛文
公燬卒子鄭立是爲成公二十三年冬狄圍衛十二月衛遷于
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
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
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
祀命二十四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

胡氏曰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晋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楚滅江黄

周惠王十九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齊桓公爲合諸侯爲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二十年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十二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襄王四年夏楚人滅黄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遂爲楚所滅二十八年秋楚人圍江晋襄公使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楚師息公子朱而還二十九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又曰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師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强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黄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陳氏曰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齊桓伐楚

周惠王二十一年春齊桓公率魯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而去師還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
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
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以濤塗爲誤軍道
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
濤塗二十二年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
其所賜虎牢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
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二十四年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

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
矣姑少待我盖欲以申侯說也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
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
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
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
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不可改也已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有荆
楚之難而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百于狄者吞噬羣蠻
盖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
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
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
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
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
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
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
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于召陵
而僅僅乃爾會酉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
賢作用觀之眞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
如是而已

胡氏曰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
人未服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
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
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
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
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
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桓德于是衰矣原其失在于量
淺而器不宏也

驪姬亂晉

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初晉獻公娶于
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
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
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俱曰狄之廣莫與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
惠王十一年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
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
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
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冬晉侯作

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
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
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
祚太子其無晉乎十七年冬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
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
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
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

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
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
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
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
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
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

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
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
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
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不戰
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遂伐東山敗狄于稷
桑而反讒言益起史記曰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

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欲立其子二十一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驪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避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氏寢不安食不甘郎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于新城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曰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公子聞之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保其城自備守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詢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二十三年春獻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

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襄王元年夏晉獻公疾召奚齊之傅荀息謂之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二年春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弟兄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及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眾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生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

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胄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鎭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隷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

君聞之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衆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

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公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夷吾立爲晉君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惠公立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

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又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其權夏四月晉殺其大夫里克時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時丕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秋惠公改葬恭太子申生時狐突適新城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

帝後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于韓晃乃諡曰恭太子更葬之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晉惠公立六年與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周襄王命釋之而反國十五年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納重耳殺懷公重耳入立是爲文公初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曰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欲立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卒以亂晉五立而後平

晉滅虞虢

周惠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滅之先是惠王九年晉羣子亡奔虢秋虢以其故侵晉冬虢人又侵晉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十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周惠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十七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虢大夫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十九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晉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

遺子孫憂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冬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

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侵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

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虢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士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虢仲于弘農謂之西虢封虢叔于滎陽謂之東虢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至是為晉滅而東虢亦為鄭滅虞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以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至虞公貪而無謀遂為晉所滅

胡氏曰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王子帶之亂

周襄王三年夏王子帶以戎入寇初惠王元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是為惠后生太子鄭及叔帶食邑于甘是為昭公惠后愛少子惠王以

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惠王二十二年夏齊桓公帥諸侯會王世子鄭于首止謀寧周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惠王惡齊侯定世子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二十三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二十五年春惠王崩子鄭立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諸侯乃盟于洮謀王室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三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

于王四年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帶奔齊冬齊桓公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五年春齊桓公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八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十四年夏王召叔帶于齊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十六年夏狄伐鄭初滑

人叛鄭而服于衛鄭使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頽之亂又鄭之由定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狄遂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及王子帶之復也又通于隗氏王廢隗氏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頽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子帶以隗氏居于溫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人告難于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十七年夏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朝陽按齊桓之霸也在攘夷狄尊周室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宜聲罪致討而平戎于王何爲者哉說者謂受王子帶之奔故爲是姑息夫桓公身不能容

子糾而爲王咨叔帶將謂可曲全襄王兄弟之愛而王室異日之禍從此釀巳

晉韓原之敗

周襄王七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初晉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

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先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秦歲定帥師侵晉至于韓晉侯謂慶鄭曰秦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晉侯曰鄭也不孫弗使以家僕徒爲右步陽御戎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晉侯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晉侯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晉侯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晉侯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呂甥且召之假呂怡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覇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九年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十四年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六年冬晉侯夷吾卒太子圉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內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而授重耳

齊五公子爭立

周襄王九年冬齊桓公小白卒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長衛姬因寺人豎刁以薦羞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史記曰冬十月桓公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

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吾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宫易牙入與豎刁因内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公病時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虧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十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虧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孝公立十年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昭公立十九年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説及昭公卒子舍

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

初懿公爲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邴歜父足而使邴歜僕閻職之妻好公内之宫使閻職驂乘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歜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衛立之是爲惠公其母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立十年卒

子無野立是爲頃公而齊爭立之亂乃止

宋襄圖霸

周襄王十年春宋襄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初宋桓公御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及桓公卒太子茲父即位是爲襄公襄公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先是襄王八年春正月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十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所立公子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十一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宣公嬰齊夏六月與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會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十三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初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君猶不得宋國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宋公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歸十四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十五年宋襄公茲父卒傷于泓故也子王臣立是爲成公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爲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耳

邾滅須句

周襄王十三年冬邾人滅須句須句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因魯夫人成風母家故也成風爲之言于魯僖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十四年春魯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秋及邾人戰于升陘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侯甲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丁未魯侯及邾師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魯侯胄懸諸魚門二十五年夏四月魯侯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公子遂復帥師伐邾冬魯僖公申卒子魯文公興立三十二年春魯伐邾取須句寘邾文公子焉時邾文公子叛在魯魯侯乃使爲守須句大夫太皥之祀遂絕

陸渾戎之遷

周襄王十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至是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

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三十三年冬魯公子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以其將伐魯也定王元年春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簡王元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陸渾之戎侵宋以其辭受也師于鍼靈王三年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

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十三年春諸侯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晉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

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景王二十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

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

仁山金氏曰履畝按先王覩田書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以井授矣其依山阻險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蕪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逼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爲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

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文入立

周襄王十六年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史記曰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少好士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先是惠王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二十二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重耳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二十三年獻公使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寺人披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犨司空季子胥臣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重耳重耳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

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人迎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乃使寺人披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可以成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謂其妻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其妻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重耳怒欲鞭之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

有二年必獲此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狐偃乃于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以告齊女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狐偃狐偃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狐偃曰事不成犯肉腥

腜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
薄而觀之曹大夫僖負羈之妻言于負羈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焉乃饋盤飧寘璧焉重耳受飧反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于楚傷于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于重耳贈之以馬
二十乘宋司馬公孫固善于狐偃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
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鄭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
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亦不聽重
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
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
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楚子厚遇重
耳重耳甚卑楚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重耳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楚子曰雖然何以報我重耳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楚將子
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遜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君楚數月
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楚子曰楚
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懷嬴與
焉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
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奉匜沃盥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
日秦繆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趙衰
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惠公立十四年卒子圉
立晉國大夫韓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
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
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
故貴臣呂甥郤芮之屬不欲立重耳子圉之立畏秦之伐
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
曰臣子事重耳有年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
懷公卒殺狐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
晉人多附焉至是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子犯以璧授公子
重耳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

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以爲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秦兵渡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懷公故大臣呂郤本不附晉侯恐誅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晉侯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汝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汝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至而汝一日至何速也

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寺人披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晉侯晉侯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晉侯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爲微行會秦繆公于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晉侯乃如河上秦繆公誘而殺之夏晉侯逆夫人嬴氏于秦秦所與晉侯妻者卒爲夫人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晉侯之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晉侯及晉侯入求見晉侯辭焉以沐豎頭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洩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晉侯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晉侯先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狄女叔隗及所生子盾趙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晉侯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晉侯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時以周襄王有叔帶之難隱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晉侯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晉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

請罪晉侯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衞文滅邢

周襄王十七年春衞侯燬滅邢初越之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越王第四子受封于邢姬姓侯爵周惠王十五年冬狄伐邢管敬仲言于齊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十六年春齊人救邢十八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

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救患也襄王十年冬邢人狄人伐衞圍菟圃衞文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一年秋衞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衞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衞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十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爲邢謀衞難也于是衞方病邢十六年冬衞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十七年春衞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夏四月衞侯燬卒

胡氏曰衞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廢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八

衛元咺之難

周襄王二十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六月復歸衛衛大夫元咺出奔晉初晉公子重耳之出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文公卒子成公鄭立三年晉文公欲假道於衛伐曹以救宋衛侯不許晉更從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衛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楚人救衛不克夏四月晉侯及楚師戰於城濮楚師敗績五月諸侯盟於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自襄牛出奔楚遂適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

立叔武矣元咺子角從衛侯衛侯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以叔武受盟於踐土乃聽衛侯歸甯武子俞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不信叔武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衛侯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衛侯以手射叔武故殺之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出奔晉愬之冬天王狩於河陽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三子辭屈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乃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自晉復歸於衛立公子瑕二十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初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本與衛同好乃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恐元咺距已

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公子瑕幷瑕母弟子儀衛侯復歸於衛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懼乃辭卿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玉免此皆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也

晉文霸業

周襄王二十年夏五月天王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初襄

王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餞贈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德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時襄王以弟王子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十七年春秦軍於河上將入王趙衰言於晉侯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子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十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

於襄牛魯欲與楚使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魯懼於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晉侯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楚圍宋宋復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晉侯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

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巳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周襄王聞晉戰勝欲自往勞之晉乃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巳

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晉侯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晉侯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子怒子玉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

責子玉子玉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行賞以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晉侯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丁丑諸侯

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晉侯說復曹伯曹伯遂會諸侯於許二十二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侯過亡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二十三年春魯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時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魯公子遂如晉拜曹田也二十四年春

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晉侯重耳卒子驩立是爲襄公

仁山金氏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和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顚頡祈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備見矣

鄭穆之立

周襄王二十有四年夏四月鄭文公捷卒子蘭嗣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叔父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不立也公子瑕出奔楚公子蘭出奔晉從晉文公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晉文公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鄭叔詹爲僇以出亡過鄭時叔詹請殺之也鄭文公恐不敢與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晉兵乃罷太子至是文公卒子蘭立楚令尹子上侵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穆公立二十二年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秦穆殽之役

周襄王二十五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初二十二年秋九月秦穆公助晉文公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鄭伯從之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爲也已鄭伯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二十四年冬晉文公

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西乞術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二十五年

春秦師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於鄭鄭伯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謂杞子逢孫揚孫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滑晉之

邊邑也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墨縗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爲秦三四將請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侯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晉侯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

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晉侯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晉侯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十七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

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二十八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晉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之謀曰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秦誓篇曰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爲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係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眞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爲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爾

晉襄伐衛

周襄王二十六年夏晉侯伐衛初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大夫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不克晉襄公立二年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

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大
夫食戚邑者也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
戚田魯公孫敖會晉侯於戚二十七年夏六月魯公孫敖
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縠盟於垂隴晉討衛故也
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二十八年春衛侯如陳
拜晉成也二十九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爲衛之良也
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孔達也三十一年晉襄公驩
卒子靈公夷皐立元年冬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
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
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
乎宣子說之二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
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虎牢之竟亦向所取衛地也

楚商臣弒君

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成王頵而
自立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弗聽立之商臣
怨子上止王立已乃因子上救蔡之役譖子上曰受晉賂
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既而成王又欲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
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
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丁未王自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代立是爲穆
王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予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

之尹穆王立十三年卒楚莊王旅立

秦穆霸西戎

周襄王二十八年秦霸西戎先是二十七年春秦穆復使
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
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秦穆公賢故
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
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
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
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
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
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疎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

之問伐戎之形二十九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一年秦穆公任好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又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諸侯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敎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伐滅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蓋史記總敘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犬戎之難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之秦自大夫而爲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楚滅六蓼

周襄王三十年秋楚人滅六冬又滅蓼初蓼與六皆皐陶後楚穆王四年夏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魯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晉靈之立

周襄王三十一年秋晉襄公驩卒趙盾立其世子夷皐襄公立七年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將趙衰卒趙盾代執政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雍母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茂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使殺諸郫三十二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襄公夫人穆嬴日抱太子夷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趙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之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巳乃背先茂而立太子夷皐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茂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

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巳丑先茂奔秦士會從之先茂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何況同寮又弗聽及亡荀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茂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頃王四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五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

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
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
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
姓也匡王五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其大夫胥甲父於
衛而立其子胥克以河曲之戰不肯薄秦於險也甲之屬
大夫先辛奔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晉自文公始霸後世賴之公子雍
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偪於穆嬴卒詐
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

趙盾見弒而盾亦卒被弒君之名見義而爲之不終惜
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
幼而公子雍爲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固有此
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

晉殺陽處父

周襄王三十一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
狄初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
之嬴曰以剛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
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
去之至是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溫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
盾能乃言於襄公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
可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
陽處父出射姑入襄公以陽處父之言告狐射姑曰吾始
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乃改蒐於董易中軍狐射姑怨陽
處父之易其班也及襄公卒陽處父主境上事射姑使續
鞫居殺之十一月晉殺續鞫居狐射姑奔狄趙盾使臾駢
送其帑初夷之蒐狐射姑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
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
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

公羊氏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
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胡氏曰凡
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
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
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易曰君不密則失
臣愼哉

宋公族之亂 附昭公之弒

周襄王三十二年春宋成公王臣卒子杵臼嗣於是公子
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桓公子鱗

曜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孫）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六卿皆公族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聞昭公欲去之率國人以攻昭公殺其大夫公子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也三十三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奔魯宋襄夫人襄王之姊宋昭公適祖母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皐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

節以死司城蕩意諸奔魯效節於府人而出魯侯以其官逆之請宋皆復之匡王二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代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代公子卬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代華御事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其子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昭公田孟諸而殺之昭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昭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三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公子鮑而還是爲文公文公卽位使母弟須代意諸爲司城華耦卒而使意諸之弟蕩虺爲司馬六月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四年冬宋武氏之族導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魯穆伯奔莒

周襄王三十三年冬魯穆伯奔莒從巳氏初襄王二十六年魯僖公卒子文公興立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穆伯也）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三十二年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初公孫敖娶於莒曰戴巳生文伯（卽穀也）其娣聲巳生惠叔卽難也戴巳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巳辭則爲從弟襄仲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襄仲逆巳氏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

襄仲請攻之魯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襄仲舍之不娶公孫敖以莒女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三十三年秋八月天王崩冬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而復以幣奔莒從已氏焉頃王六年秋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初公孫敖之從已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公孫敖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即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許之文伯穀卒立惠叔難公孫敖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匡王元年夏齊歸

公孫敖喪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哀毁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慶父)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而哭之他年其在莒所生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

長狄之亡

周頃王三年冬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鄋瞞狄國防風之後長狄僑如其君也長二丈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克石帥師禦之耏班御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克石與穀甥牛父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齊襄公之世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師敗退走至衛衛人獲其季弟簡如至是年秋鄋瞞侵齊遂伐魯魯文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之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遇長狄僑如於鹹得臣最善射射其目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

於軾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識其處時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其子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迨晉景公六年之滅赤狄潞氏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鄋瞞於是遂亡而長狄之種絕

邾定公之立

周頃王六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初邾文公蘧蒢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是爲定公捷菑奔晉六月諸侯與晉趙盾同盟於新城謀納捷菑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齊懿弑逆

周頃王六年秋七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祁魯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桓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

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商人遂自立是爲懿公九月齊人定懿公告難於魯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魯公子遂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子叔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其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匡王元年春魯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六月單伯至自齊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也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於魯也魯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祖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三年夏齊侯伐魯北鄙公子遂請盟六月盟於穀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四年夏齊人弑其君商人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

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公羊氏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氏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爲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著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楚人滅庸

周匡王二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楚屬國也先

是項王二年冬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麇子逃歸
三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
於錫穴至是年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
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
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澨使廬大夫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戢黎官屬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
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大夫

潘尫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三邑人
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
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朝陽按庸率羣蠻以叛楚而楚多謀臣卒以滅之此楚
所以興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楚恃其強陵蔑小國其臣屬之者
待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饑弱則羣起而攻之矣庸小國
也而幸其饑弱率羣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初年
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覇禍患
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魯宣公篡立 附襄仲子奔齊

周匡王四年春王二月魯文公興卒公子遂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初魯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
妃敬嬴生子倭一名接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襄仲子接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襄仲如齊賀
惠公之立因見於齊惠公而請之惠公新立而欲親魯許
之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接是為宣公襄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弗聽乃入殺而埋
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

絕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初文公二
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昏娶元
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四年夏逆婦姜於齊卿不
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
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
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至
是果歸於齊宣公即位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
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宣公篡立未列於會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會齊侯於平州定公
位也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宣公故

以賂齊也魯由此公室卑而三桓彊後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其父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時爲司寇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歸父還自晉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乃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先是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至是果奔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爲商人所弑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爲遂所弑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弑舍惠公之爲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而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善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之齊外爲強齊所抑内爲三家所專何樂於爲君而爲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莒僕弑君

周匡王四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魯納諸魯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父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元八愷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仁山金氏曰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弑君而變置則立者爲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之不能爲季友次不能爲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刼宣公之短已而爲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晉靈之弑

周匡王六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士會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靈公猶不改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車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靈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盾之從父昆弟子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趙盾出奔未出晉境之山而復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趙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於武宮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其母弟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左氏引孔子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鬬而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怨於公而爲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爲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弑逆之罪乎以是知决非夫子之言也

鄭靈之弑

周定王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初鄭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將朝靈公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

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見靈公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靈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靈公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公爲難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宋乃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穆氏而舍去疾穆氏者公子宋之族家也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八年冬鄭公子歸生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靈公初諡公幽至是改諡曰靈

胡氏曰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亂臣賊子欲動於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生而不死也故孔子許由求以不從君父之弒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由求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計不出此顧以老畜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歸以首惡爲後世鑒也

楚滅若敖氏

周定王二年秋七月楚莊王與若敖氏戰於皐滸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女私通所生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遂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鬬氏爲令尹自子文始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乃譖鬬般而殺之越椒爲令尹蔿賈遂爲司馬越椒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楚莊王莊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至是年秋七月莊王與若敖氏戰於皐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莊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楚滅舒蓼

周定王六年夏楚滅舒蓼先是楚穆王商臣十一年夏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子孔爲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楚穆王卒楚莊王旅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大夫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子儀及公子燮初子儀囚於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至是年楚爲衆舒叛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

彊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晉楚爭強

周定王七年秋晉成公與楚莊王爭強會諸侯於扈欲宋陳鄭之從也先是匡王三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五年夏六月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楚蔿賈救鄭與晉師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冬晉人宋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六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遂奔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夏晉趙盾及宋人衛人陳人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越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定王元年晉靈公見弒成公黑臀立春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二年鄭靈公見弒弟襄公堅立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三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四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卽楚故也冬楚子伐鄭取成於厲旣成鄭伯逃歸五年冬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於黑壤六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七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子晉景公獳立冬楚子爲厲之役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八年夏鄭及楚平以前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九年春楚子伐鄭及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人討陳夏徵舒弒靈公之罪立陳成公午鄭旣受盟於辰陵而又徼事於晉十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大夫潘尫入盟鄭伯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謂荀林父曰

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楚子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孫叔敖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孫叔敖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不可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尫也）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荀首曰原屏咎之徒趙朔善欒書之言楚少宰如晉師曰寡人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

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熊負羈囚知罃荀首子也荀首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楚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得臣而後喜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狄與狄謀伐晉及清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縠先軫子

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十一年夏楚子伐宋以救蕭也十二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其子申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十三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楚子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十六年秋七月楚莊王旅卒子共王審立十九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智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智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

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楚子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楚子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勉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知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知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陳夏氏之亂 附楚滅巫臣族

周定王八年夏五月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平國先是七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初陳大夫御叔妻夏姬鄭穆公女也生子徵舒陳靈公與其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靈公曰吾能改矣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洩冶靈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至是年夏五月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靈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以君徵舒

病之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而殺之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九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莊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氏所獲也納孔寧儀行父於陳迎陳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謂納申叔時之語也此楚莊所以得列於伯也楚莊王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

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公子側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鄭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夏姬於鄭鄭伯許之及楚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伐魯也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

桑中之喜宜且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圍宋之役師還公子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側亦怨之至是二子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嬰齊

取子間之室使沈尹與王二子罷分子蕩之室側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
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晋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巫臣自鄭奔命二子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焉吳遂通上國

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
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而又使陳人用之故春秋
外二人於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
莊者宜何如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
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九

楚莊成霸

定王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莊始霸也楚穆
王商臣卒子旅立(是爲莊王)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
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
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
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匡王二年滅庸五年伐宋獲五

百乘定王元年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楚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
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
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
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二年滅若敖氏之族六
年滅舒至是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而

楚始伯冬伐陳討夏徵舒弑君之罪而殺之立陳太子午復其國十年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而請命焉楚羣臣勸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於邲大敗晉師遂至衡雍而歸冬滅蕭十三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十六年秋七月楚莊王旅卒子審立是為共王

胡氏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於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於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楚滅蕭

周定王十年冬十二月楚子滅蕭蕭附庸國宋屬也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莊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莊王怒遂圍蕭楚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大夫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社以素識楚大夫叔展故也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二藥所以禦濕軍中不敢正言欲無社逃泥水中而避之也叔展以無禦濕藥將病曰河魚腹疾奈何無社意解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展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十八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胡氏曰楚莊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滅赤狄

周定王十三年晉師滅赤狄潞氏赤狄唐叔後別在狄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故號之先是襄王二十五年秋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定王四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五年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六年春白狄及晉平夏白狄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九年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晉侯會狄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十一年晉先穀以邲之戰奔狄秋狄入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至是年夏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潞臣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七月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晉侯賞荀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後晉卒殺之十四年春正月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十九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晉景平王室

周定王十四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初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戴公子召襄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討蘇氏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士會私問其故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毁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襄公而問之原襄公以告王召士會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汝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修舊德以奬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汝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將焉用全烝士會遂不敢對而退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晉敗齊於鞌

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

鞌齊師敗績先是十五年春晉景公欲爲斷道之會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克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克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聞郤克怒逃歸夏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齊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弱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士會請老郤克爲政十六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魯侯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冬魯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十七年魯聞齊將出楚師夏魯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冬魯臧孫許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十八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圍龍齊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齊師伐魯還相遇於衛地石稷欲還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良夫良夫是以免孫良夫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魯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克昔怒齊婦

人之笑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孫許逆晉師且道之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克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棄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韓厥夢其父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

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齊侯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晉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齊侯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爲韓厥所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齊侯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郤克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走避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郤克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會鄭自師逆魯侯會晉師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晉侯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魯侯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九月衛穆公速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魯取汶陽田晉師歸士後從入父士會曰無爲

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之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勞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狄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九年夏魯侯如晉拜汶陽之田冬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簡王八年二月季武子以鞌之功立武官非禮也

胡氏曰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楚陽橋之役

周定王十八年十一月魯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初魯宣公求好於楚乞師欲伐齊楚莊王卒魯宣公亦卒不克作好魯成公黑肱即位與晉侯盟於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嬰齊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

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逋緜赦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魯師於蜀使臧孫許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魯楊橋孟孫蔑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執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魯成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臧孫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吳通中國

周簡王元年吳壽夢來朝初吳本周太王子仲雍後也太伯以讓國與弟仲雍逃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乃斷髮文身祼爲飾以說於吳吳人安之蓋其權也傳五世而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illegible]虞列爲諸侯虞在中國吳在蠻夷後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後二世而蠻夷之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矣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二年春吳伐郯郯成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秋吳入楚州來時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楚子重亦以申呂田故怨巫臣子重子反因殺巫

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用兵乘車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吳是以始大通於上國

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爲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于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之爲蠻久矣其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

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霸矣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係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郯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

晉遷新田

周簡王元年夏晉景公遷都於新田初晉都絳至是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景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

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景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魯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執鄭成公

周簡王四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初鄭悼公卒弟睔立是爲成公悼公嘗與許靈公訟于楚不勝楚囚睔睔私于楚子反得歸鄭及立三年楚共王曰鄭于孤有德焉使人以重賂求鄭與盟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鄭人

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五年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三月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公孫申及弟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八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穆公二子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公子般及其弟子駹般之子孫叔子駹之子孫

知

晉立趙盾後

周簡王五年晉復立趙盾後初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爲莊姬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爲司寇將作亂乃追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後韓厥曰靈公遇弒盾實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釋不誅今諸君誅其後非先君之意是謂妄誅妄誅謂之亂臣且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莊姬有遺腹走公宮匿

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莊姬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我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又覆趙孤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孤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諸將不許皆被殺諸將以爲趙孤良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以居既而韓厥具以實告景公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定王二十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二十年春趙嬰之兄趙同趙括放嬰于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簡王二年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景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誅趙同趙括族滅之時武從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于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至是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拜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立爲趙後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爲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世勿絕

晉楚合成

周簡王七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先是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從晉故也冬晉欒書帥師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二年春鄭公子去疾相鄭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二大夫軍從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

府九年秋晉景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使請修好結成五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楚太宰公子辰之使也夏晉景公孺卒子州蒲立六年冬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公子嬰齊又善于晉欒武子書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是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冬十月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公子側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公子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士燮士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於赤棘

晉呂相絕秦

周簡王八年夏五月晉厲公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先是七年冬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厲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大夫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士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至是年春晉使郤錡如魯乞師將伐

秦也郤錡將事不敬魯仲孫蔑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魯侯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仲孫蔑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魯侯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汝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仲孫蔑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於見獲懷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夷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殽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爲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爲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晉執曹成公

周簡王十年春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歸於京師先是八年夏曹伯廬同諸侯伐秦晉敗秦師於麻隧曹伯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麻隧之役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公子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不義成公之立故也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留焉公子欣時乃反而致其邑於成公至是年春魯侯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公子欣時於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一年秋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戊午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公子欣時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欣時故也欣時反自宋曹伯歸自京師欣時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宋桓族之亂

周簡王十年秋八月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時宋共公固卒少子成立秋八月葬宋共公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向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畏同族罪及將出奔也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三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晉士魴如魯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蔑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十四年春正月魯仲孫蔑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許國遷滅

周簡王十年冬十一月許遷於葉先是定王十九年夏許靈公恃楚而不事鄭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伐許侵其田二十年三月鄭襄公堅卒悼公費立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公子側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二十一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鄭皇戌及公子發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十二月諸侯同盟于蟲牢鄭服也簡王元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公子偃相授玉於東楹之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夏六月鄭悼公費卒弟睔立是爲成公九年八月鄭公子喜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

許庚子入其郛許人乎以叔申之封至是年冬十一月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於葉靈王三年六月諸侯同盟于雞澤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十五年五月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會穆叔從襄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五年許靈公如楚謀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子買立是爲悼公景王七年春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

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晉許楚使十二年二月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二十一年冬許遷于白羽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未嘗也太子奔晉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其君舍藥物可也冬葬許悼公斯立敬王十四年六月許遷於容城十六年春正月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因楚敗也

晉鄢陵之戰

周簡王十一年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先是十年夏楚將北師伐鄭也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晉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

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十一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夏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如魯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見利禮以順時信

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

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晉侯卒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楚子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晉侯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

違于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欒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晉侯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楚子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楚子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

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晉侯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二月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

乎十二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魯僑如之難

周簡王十一年冬十月魯叔孫僑如出奔齊先是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衞侯出于衞魯侯出于壞隤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穆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僑

如使告晉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穆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魯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頼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

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行父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齊慶氏之難

周簡王十二年冬齊國佐殺慶克先是秋齊克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佐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會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聲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無咎子高弱以盧叛齊人召鮑牽之弟鮑國于魯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奔魯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冬十一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三年春正月齊殺其大夫國佐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奔魯王湫奔萊慶克子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冦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晉厲公之弑

周簡王十三年春正月晉弑其君州蒲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於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奸在內爲軌御奸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書偃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游于

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車一乘不以君禮葬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朔晉悼公即

位于朝

晉悼復霸

周簡王十四年晉悼公周始復霸初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周適京師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簡王十三年春正月庚辰厲公被弑欒書使

荀罃士魴如京師迎周而立之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乃言于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于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乙酉公即位是爲悼公使呂宣子相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士魴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也使爲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

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始合諸侯于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相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會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

晉城鄭虎牢

周靈王元年冬魯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先是簡王十四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靈王元年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鄭伯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討鄭故也魯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九年冬戍鄭虎牢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王氏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爲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犧牲玉帛待于二境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莒人滅鄫

周靈王五年秋莒人滅鄫先是三年冬魯襄公如晉聽政晉侯享魯侯魯侯請屬鄫鄫小國也欲使得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也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魯臧武仲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四年春魯叔孫豹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九月諸侯會于戚叔孫豹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

命于會至是年秋莒人滅鄫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叔孫豹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宿如晉見且聽命焉

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蓋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

齊靈滅萊

周靈王五年冬十二月齊靈公滅萊先是元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

師乃還夏魯夫人姜氏薨齊侯使諸姜宗婦如魯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年夏晏弱復城東陽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萊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齊高厚崔杼定其田

公羊氏曰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陳哀背楚

周靈王六年冬晉侯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救陳陳侯逃歸先是二年夏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午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戊寅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三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晉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午卒于溺立是爲哀公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魯臧武仲紇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冬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四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九月楚子囊爲令尹晉范宣子士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

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以備楚也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六年冬楚子囊帥師圍陳十二月晉侯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會於鄬以救之陳人患楚陳大夫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十九年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而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出奔楚陳慶寅慶虎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
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
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二年春陳侯如楚公子
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之役人相命各殺其
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自楚歸于陳君子謂
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二十三年冬陳
人復討慶氏之黨陳鍼宜咎出奔楚

鄭侵蔡之禍

周景王七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先是六年冬鄭僖
公髡頑如鄬之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子嘉立至是年夏鄭

子國子耳侵蔡欲以求媚于晉也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
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諸侯會于邢丘鄭伯獻蔡捷
于會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蟜子游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
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
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
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
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
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
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

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
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
敢不告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八年冬十月諸侯
伐鄭庚午魯季孫宿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
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
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
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

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與晉成故也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

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於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

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

晉滅偪陽

周靈王九年春晉悼公會諸侯于柤遂滅偪陽初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也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魯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魯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狥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
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
荀罃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
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
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
帥師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
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
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
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宋請
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
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
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
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鄭三族之亂

周靈王九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先是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伐魯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
子耳侵宋北鄙魯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
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冬諸侯伐鄭師于
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
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又子駟初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
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侯晉堵汝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
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
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

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
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
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四年春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宋司城子
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
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
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

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八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子嘉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胡氏曰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至是又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晉三駕服鄭

周靈王十年冬十二月晉侯會諸侯于蕭魚赦鄭囚禮而歸之先是九年秋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公子騑將禦諸侯之師而盜殺之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此一駕也楚人亦還鄭服故也十年夏四月晉侯會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此二駕也楚子囊乞旅于秦秦

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此三駕也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魯侯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鄭自此不

復背晉者二十四年
胡氏曰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馬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秦晉櫟之役

周靈王十年冬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時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

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十三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

楚庸浦之役

周靈王十二年秋楚與吳戰于庸浦大敗吳師時楚共王審卒子昭立吳諸樊侵楚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十三年春吳告敗于晉諸侯會于向謀爲吳伐楚也晉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爲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
也

衛獻出奔齊

周靈王十三年夏四月衛侯衎出奔齊初衛定公臧有疾
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
月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
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孫文子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也至是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

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
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
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
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宫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
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
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
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
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
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
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
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
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

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
仲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
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
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孫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
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
入得乎晉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

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十九年秋八月衛甯惠子殖疾召其子甯悼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四年夏晉侯會諸侯于夷儀伐齊受其賂而還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衎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齊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止衛侯衎妻子于齊以質之八月衛獻公衎入于夷儀十二月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儀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五年衛獻公使其弟子鮮爲復辭不能其母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獻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獻公命與甯喜言曰

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獻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喜出舍于郊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喜甯喜復攻孫氏克之辛卯弒其君剽及太子角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

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獻公至使
讓太叔文子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
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
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
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獻公
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
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孫林父曰厲之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圉孫氏臣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晉
趙武會諸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
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衛甯喜北宮遺使女

齊司馬侯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
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國景子弱相齊侯賦蓼蕭子展舍之相鄭伯賦緇衣叔向
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齊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
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
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武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弱賦轡之
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
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秋晉人執衛甯喜冬衛人
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晉平公之失政也二

十六年衛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
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
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
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會于
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向
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
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
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
太叔儀爲卿二十七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景王元年夏衛獻
公衎卒子惡立是爲襄公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

晉平陰之役

周靈王十七年秋齊師伐魯北鄙晉平公會諸侯圍齊十一月入于平陰先是九年九月莒人聞諸侯有討鄭之事也伐魯東鄙十二年春莒人伐魯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十四年春晉會諸侯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比年伐魯也夏莒人侵魯東鄙冬晉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十五年夏齊侯伐魯北鄙圍成貳于晉故也魯襄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十六

年春晉悼公子彪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魯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大夫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侯伐魯北鄙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豹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荀偃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七年秋齊人以其未得志于魯故伐魯北鄙圍桃齊高厚圍魯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紇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人使奄人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魯南鄙爲齊故也十八年秋齊侯伐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

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晉范宣子告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齊侯齊侯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

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獻子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

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魯大夫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晉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自

漷水歸之于魯晉侯先歸魯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欒懷子之言也魯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

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冬魯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穆叔豹會晉范宣子士匄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年春正月魯及莒平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夏六月魯侯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仲孫速帥師伐邾以報之二十一年春魯侯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冬晉州綽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子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

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杼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其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二十三年春魯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也二十四年春齊崔杼帥師伐魯北鄙以報仲孫羯之師也魯侯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朝陽按齊侯伐晉以報平陰之役陳氏謂自哀襄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書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焉始也

齊易太子光

周靈王十八年夏五月齊靈公環卒太子光即位初靈公

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公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命厚相太子會諸侯盟于鍾離不敬士莊子弱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靈公二妾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廢太子光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寺人夙沙衛爲少傅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太子光即位乃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

已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二十年春莊公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奔魯叔孫還奔燕

楚子南之殺

周靈王二十一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也）先是二十年夏楚公子午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諸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

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至是年冬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魯臧紇請後

周靈王二十二年冬十月乙亥魯臧孫紇出奔邾初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速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

邪應巳卯孟孫速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

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晉欒盈之殺

周靈王二十二年冬十月晉人殺欒盈初欒桓子黶娶于范宣子士匄生欒懷子盈范獻子鞅以欒黶之彊逐奔秦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室大夫而不相能黶卒其妻欒

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亾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士匄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爲下卿士匄使城著而遂逐之二十年秋盈出奔楚士匄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人皆晉大夫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桓子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避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士匄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

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

出諸轘轅晉大夫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士匄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匄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冬諸侯會于商任錮欒氏也二十一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嬰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須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諸侯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二十二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守曲沃大夫

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獻子父魏莊子絳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荀盈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

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樂王鮒使士匄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士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欒氏乘公門匄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晉人殺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胡氏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弃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鋼之甚急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故至此極也

齊莊公之弒

周靈王二十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先是年春齊崔杼帥師伐魯北鄙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夏崔杼弒齊莊公光初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爲己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同姜姓不可杼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須無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

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將必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

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
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公外嬖也晏嬰立于崔氏
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
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
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初魯叔孫僑如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齊靈公嬖
生杵臼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
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景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莊公近臣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鮮虞推嬰妻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
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
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
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

魯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弑莊
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
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魯襄公使子
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二十六年春齊景公使慶封聘于魯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
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秋
齊慶封滅崔氏初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

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崔杼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
厚也他日成與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汝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
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
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

俘其家其妻東郭姜縊婺復命於崔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奔魯慶封當國二十七年冬齊慶封奔魯慶封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舍以女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須無謂其子陳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須無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毋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析歸父速歸禍必作于嘗歸猶可及也析歸父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言欲殺慶舍也姜曰夫慶舍子恨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繩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盧蒲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魯獻車于季武子宿美澤可以鑑魯大夫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

孫豹食慶封慶封汜祭豹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讓魯受慶封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孟椒謂叔孫豹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公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

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
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
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
將戮之不得魯叔孫豹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旣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
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
其棺屍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景王六年秋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
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
于北燕七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
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
侯王使速殺之

鄭入陳之役

周靈王二十四年夏六月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先是二
十三年春二月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
首范宣子辭公孫夏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
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冬陳哀公會楚康王伐
鄭楚子伐鄭門于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十
八年六月鄭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陳司馬桓子曰載
余曰將巡城遇陳大夫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陳侯車
陳侯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
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
執縶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八月鄭子產
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後也肅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
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
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
太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
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弱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武武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二十五年三月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楚滅舒鳩

周靈王二十四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先是二十三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也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令尹薳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至是年秋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屈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屈建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屈建辭曰先大夫薳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晉楚同主盟

周靈王二十六年夏魯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初宋大夫向戌善于晉趙文子武又善于楚令尹子木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謀于諸大夫韓宣子士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須無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武羊舌肸為介司馬致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

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楚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武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向戌復言于屈建建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是夜也趙武及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荀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旋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

甲太宰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伯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信亡何以及三趙武患楚衷甲以告羊舌肸肸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楚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魯季孫宿使謂叔孫豹以襄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豹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羊舌肸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爲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羊舌肸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屈建問于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屈建歸以語楚王楚王曰尚矣哉

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屈建又語楚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趙武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武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奔奔武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武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武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武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武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武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武告於昉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昉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武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向戌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宋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向氏欲攻子罕向戌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令尹薳
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羊舌肸曰
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
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二十七年夏齊侯陳侯
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
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陳文子須
無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秋魯仲孫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
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
游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
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
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
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
何勞之敢憚游吉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
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

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
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鄭游吉
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
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
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
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
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

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十二月魯侯爲宋之盟故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魯
侯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
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
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
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昭卒魯侯欲反叔仲帶
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叔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豹曰叔
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鴐鵝曰遠圖者忠
也魯侯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
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武喪之如同盟禮也景王元年二月葬楚康
王魯侯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
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公孫
揮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朝陽按陳氏謂晉楚同主夏盟自此始以諸侯分爲晉
楚之從是南北二霸矣天下之大變也

晉城杞之役 戍杞附

周景王元年夏晉荀盈會魯仲孫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平公
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魯孟孝伯羯會之鄭子太叔游吉與公孫段伯石往子大
叔見衛大叔文子儀與之語儀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
曰君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
高子容止與宋司徒華定見荀盈司馬侯汝齊相禮賓出
司馬侯言于盈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
之主也盈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
實斃之將及矣晉范獻子士鞅聘于魯拜城杞也魯襄公
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
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
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齊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晉侯
告齊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
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
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
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盟於魯秋九
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止好以事自
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魯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也二年三
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
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武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宿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

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後至元王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夏之後自東樓公於周武王時受封傳至此凡十九世爲楚所滅

蔡景侯之弒

周景王二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蔡景侯固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先是靈王二十七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君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至是果爲般所弒

鄭伯有之殺

周景王二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良霄鄭公孫輒子也先是靈王二十七年十一月魯襄公如楚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良霄也）廷勞於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成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景王元年冬鄭伯有使公孫黑子皙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至是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秋七月鄭人殺伯有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

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駟帶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游吉復歸初公孫蠆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揮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

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焉師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武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代頡焉十年夏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鄭子產爲政

周景王二年秋鄭使公孫僑爲政時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爲政有事

伯石公孫段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
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
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有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
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
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
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子
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

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
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
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
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
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
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
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
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莒人弒君

周景王三年冬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爲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展輿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四年三月魯季武子伐莒取鄆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出奔吳展輿吳出也魯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弒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其後傳寫誤爲以字爾

秦鍼懼選

周景王四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后子鍼景公毋弟也初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毋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女齊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冬楚公子圍弒其君麇右尹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鍼同食皆百人之餼趙孟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羇何忌後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楚郟敖之弒

周景王四年冬十一月楚子麇卒初楚康王昭卒魯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二年春正月楚子使薳罷聘於魯通嗣君也魯叔孫豹問王子圍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豹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王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絶民之主失身之偏文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三年冬衛侯在楚北宮文子佗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衛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侯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四年春楚王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圍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也)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魯叔孫豹晉趙武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魯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罕虎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揮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向戌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鄭公孫揮謂罕虎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三月魯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武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圍享趙武賦大明之首章趙武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武謂羊舌肸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武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王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公孫黑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卽位是爲楚靈王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至四年方會諸侯於申

仁山金氏曰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弑其君麇而自立是爲楚成巳而其子商臣又弑之而自立是爲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而莫之或討也然其兄弟子孫爭國而自相賊殺者僅存而無遺類矣聖人於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鄭子皙之亂

周景王五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先是四年夏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

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游吉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及出行人公孫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至是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

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氏曰黑則有罪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齊繼晉昏

周景王五年秋晉少姜卒先是春晉使韓宣子起如齊納幣爲聘少姜也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七月晉少姜卒魯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魯昭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

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巳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六年春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晉大夫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巳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巳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丁未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許昏成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也

楚靈合諸侯

周景王七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先是六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七年春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

猶將事之況諸侯乎君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君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魯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伐吳之役

周景王七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時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

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八年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

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於雩婁禮也二十二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魯豎牛之難

周景王七年冬十二月魯叔孫豹卒初叔孫穆子豹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僑如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汝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子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

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昭公四年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八年春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聞喪而來也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齊景伐北燕

周景王九年冬齊侯伐北燕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北燕伯先是景王六年冬北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至是年冬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十年春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

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十八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款於唐因其衆也

魯昭如楚

周景王十年春三月魯昭公如楚時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如魯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

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鄭歸晉州田

周景王十年夏四月鄭歸晉州田先是六年夏四月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文子之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

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 爲其復取之之故至是年夏四月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

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衛靈之立

周景王十年秋八月衛侯惡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烝鉏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

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元是爲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宣公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一

楚靈滅陳蔡 楚靈弒附

周景王十一年冬十月楚師滅陳初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春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陳哀公溺縊陳大夫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干徵師而殺之公子留奔鄭秋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悼太子之子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馬玉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十二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陳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十四年夏四月周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誘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

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粱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八月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初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胡氏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請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

其所宜歸也盧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若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齊欒高之亂

周景王十三年夏齊欒施奔魯先是十一年秋七月齊公孫蠆子尾卒欒施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子尾家宰梁嬰八月逐子尾之屬子成子工子車皆奔魯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三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尾所逐羣公子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魯南蒯之亂

周景王十五年冬十月魯公子慭出奔齊初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穆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穆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六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初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盟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齊大夫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歸費於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晉平丘之會

周景王十六年秋諸侯會於平丘先是十一年春晉築虒祁之宮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十三年秋七月魯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戊子晉平公卒昭公夷立十五年夏魯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至是年秋晉侯會劉子魯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

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昭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缺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昭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子服惠伯湫從魯昭公至自

會。冬十月魯昭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季孫意如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韓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季孫懼先歸惠伯待禮十七年春季孫意如至自晉冬魯昭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八年春魯昭公在晉晉人止公也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孫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季孫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季孫曰子服向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莒共公之立 并奔魯莒滅附

周景王十七年秋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郊公嗣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莒大夫蒲餘侯茲夫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而立之是爲共公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不事齊二十二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子占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

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怒敗復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齊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敬王元年秋七月莒子庚輿奔魯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莒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奔魯齊人納郊公後考王十年楚滅莒莒嬴姓子爵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十一世至茲丕公始見春秋自共公後不復見至是爲楚所滅

吳季札讓國

周景王十八年春正月吳子夷眛卒弟季札逃國人立其子僚初簡王元年吳壽夢來朝自武王封太伯之後於吳至十九世孫壽夢其國始大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侯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卒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二十四年吳諸樊伐楚門於巢射死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稱曰延陵季子景王元年吳獲越俘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而閽以刀弒之弟餘眛立使公子札聘於魯札聘見叔孫穆子豹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時吳子餘祭嗣立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晏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吳公
因陳桓子無宇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昭八年)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
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
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

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吳子餘眛之初立
也又嘗使屈狐庸聘於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若
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
天所啓也有吳國者此此君嗣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者也雖有國不立餘眛立十八年卒欲授季札季札辭逃
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
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眛之子僚後諸樊子
光以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
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進專設諸刺王僚而代立是爲
吳王闔閭

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
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
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
於上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吳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猶曰
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術楚椒焉夫
子何以不賢季子歟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
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

胡氏曰以其辭位遜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
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眛之卒爾此方夷眛

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眛之卒因
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眛立使禮聘於上國通嗣君
也則曷爲貶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行
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
弑殞臣子之至痛曾未踰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眛
之命也而請觀於周樂雖爲博聞好學於禮固未爲得
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歟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
此行則未可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季子當夷眛卒之時義可以立矣
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
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記所言則餘眛爲賢而其子

僚亦爲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爲未盡矣

晉伐鮮虞 附滅肥滅鼓

周景王十八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先是十五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皐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六年秋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至是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荀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荀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二十四年冬魯昭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昭公昭公乃反晉之取鼓也既獻而返鼓子焉又叛於鮮虞二十五年夏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四國之火 宋衛陳鄭

周景王二十一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先是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魯大夫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

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至是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

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楚太子建之奔 殺費無極附

周景王二十三年春三月楚太子建奔宋初楚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二十二年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至是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姦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奢長子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楚太子建毋在郹召吳人而啓之敬王元年冬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五年冬楚殺費無極初楚大夫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飮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飮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酧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酧之及饗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巳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衛齊豹之亂

周景王二十三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衛公孟縶狎衛司寇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

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馬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

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齊大夫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華向之亂

周景王二十三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是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魯梓慎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方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

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
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
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
無罪也入復而所二十四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於宋南里以叛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
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
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
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
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諸孟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華貙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華貙曰司
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華貙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
華貙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
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
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大夫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
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

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
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
師公欲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
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
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
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
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
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
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向宜子祿御

公子城莊菫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
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
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
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
之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
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犨
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
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唯
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二十五年春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自宋南里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代華定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以

靖國人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以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蔡侯朱之奔楚滅蔡附

周景王二十四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先是二十三年十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明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魯大夫送葬者歸見叔孫昭子婼婼問蔡故以告婼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冬楚大夫費無極取貨於蔡平公之弟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公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敬王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弟申立是爲昭侯十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質焉而請伐楚十四年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二十六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於吳二十七年冬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遷於州來二十九年春二月盜殺蔡侯申國人立其子朔是爲成侯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若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孫辰出奔吳十二月葬蔡昭公後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

蔡遂絕祀祭自叔度至此凡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王子朝之亂

周景王二十五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先是景王十八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秋八月王穆后崩太子壽母也冬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荀躒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荀躒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王之長庶子王子朝賓起爲之傳有寵於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摯之庶子伯蚠狄事單穆公旗惡賓起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至是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見王子猛立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伯蚠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伯奐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齊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魯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子馬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

遂如圉車次於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
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
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
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
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人諡曰悼王王子猛母弟王子
匄即位是爲敬王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
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王子朝
所在也敬王元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
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晉師
還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文公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
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
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
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周大夫
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
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
朝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蚠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年春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
極子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
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
叔相見范獻子鞅鞅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韓宣子起圖之乃徵會
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
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
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三年會叔詣
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
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
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樂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
告趙鞅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

無不祥大焉冬十月尹文公圍涉於鞏焚東訾弗克四年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渠王城人焚劉子邑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盈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生亦惟

伯仲叔季圖之魯大夫閔子馬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五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令戍周也冬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七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十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韓不信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晉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周大夫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

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因楚亂也十六年夏周

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十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而後朝於莊宮十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也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固本之不正也本正

而天下定矣

魯伐邾之役

周敬王元年春正月魯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道經魯之武城邾大夫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邾大夫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魯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

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伯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辭而愬諸韓宣子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士鞅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其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冬十月魯昭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年春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十三年二月邾子穿卒秋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修邾好也二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五月魯定公卒邾子來奔喪二十七年春二月魯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魯哀公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二十八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三十一

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三十二年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諸大夫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

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三十三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

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魯輒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仲孫何忌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魯大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益於邾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華以爲政是爲邾桓公三十五年春二月邾子益奔魯齊甥也故遂奔齊元王三年夏四月邾子益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五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太子革弟何何亦

無道

胡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魯昭公之奔

周敬王三年秋九月魯昭公出奔齊次於陽州初魯襄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又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是爲昭公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意如叔孫昭子婼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宋元夫人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宋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是年夏有鸜鵒來巢魯大夫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

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若之兄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鮑文子女公鳥妻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公鳥妹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愬於季平子弟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遄之妻秦姬以告季平子弟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平子與郈昭伯之鷄鬭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

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將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君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叔孫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

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而如晉卒於曲棘十二月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也四年春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家臣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據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齮以示據據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君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大夫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車從魯大夫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叔孫氏司馬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齊大夫子囊帶從聲子叱之聲子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季氏臣冉竪射陳武子子彊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

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秋齊侯莒子邾子杞伯會盟於鄟陵謀納公也五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於鄆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宋樂祁與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

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十月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也六

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七年春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八年春正月公在乾侯九年春正月公在乾侯晉侯使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十年春正月公在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晉趙簡子鞅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震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一年夏叔孫成子不敢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子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成子名也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弟公子宋即位是爲定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十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彖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聽致一
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吳王僚之弒 附吳滅徐

周敬王五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初景王二十三年春楚
伍員奔吳言伐楚之利於吳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
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
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敬王四年九月楚平
王卒至是年吳王僚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
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
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
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
胷遂弒王公子光遂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閭闔閭乃以
鱄設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

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八
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
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
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
吳也楚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
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
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王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
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
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胡氏曰此公子光使鱄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國宜之光
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僚稱國以弒春秋不以光爲賊也
吳諸樊兄弟相傳凡爲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
之子之國也僚恃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
不以弒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弒罪讐光也然季子遂
國而光弒君爲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

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二

晉六卿分邑

周敬王六年秋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時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智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吳入郢之役

周敬王十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初敬王元年冬楚囊瓦子常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二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八年冬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必歸彼歸必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九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伍員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鞅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十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十三年冬蔡昭

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飮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弃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
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
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
而請伐楚十四年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
來楚未可以得志秖取勤焉乃辭蔡侯沈人不會於召陵
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
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
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戌謂子常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行楚武城大夫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
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
毁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
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
於闔閭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
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
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

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
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
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
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
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吳王子)處令尹之
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
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閭故恥爲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
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

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於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十五年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楚大夫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冬十月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

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

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十六年四月巳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穀梁氏曰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魯陽虎之亂

周敬王十八年冬魯季氏家臣陽虎竊寶玉大弓入於讙陽關以叛先是十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欲爲亂囚季桓子及公父文子歜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十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斯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十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十八年九月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成宰公孫歛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叔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州仇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

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處父在公歛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季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十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亾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衞侯叛晉

周敬王二十年春三月晉趙鞅帥師圍衞先是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於衞衞侯欲叛晉屬齊鄭諸大夫不可使比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十八年晉師自戹還將盟衞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衞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衞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衞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衞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衞侯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衞侯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衞侯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十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齊侯在五氏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及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

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乃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至是十年春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反役晉人討衛之叛

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二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矣而其君輕率如此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歟

魯夾谷之會

周敬王二十年夏魯定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先是十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齊叛晉故也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十八年春正月魯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

敗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三月公至自侵齊夏齊國夏張高帥師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至是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時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景公歸謫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氏曰夾谷之會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禮而已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彊衆不與焉

魯墮三都 成叛附

周敬王二十二年春魯墮三都先是二十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

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

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冬武叔聘於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何忌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後哀公十五年春成叛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至是成叛於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冬魯及齊平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仁山金氏曰復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孔雖爲大司寇爲其議事交隣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遽爲公室有哉夫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也

孔子相魯

周敬王二十三年春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時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攝相七日而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曰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

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

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
女尚貞順焉孔子爲政民初誦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
鞞之麛裘投之無郵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
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
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
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盖優哉游
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行適衛

晉三卿之叛 趙鞅荀寅士吉射

周敬王二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
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先是二十年春晉趙鞅帥師圍衛衛
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至是年秋趙鞅謂邯鄲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
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
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鞅怒召午而囚諸

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臣家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
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
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
董安于趙氏臣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
說鞅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中行
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
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

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
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
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
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
伐之丁未荀寅范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二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
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
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荀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
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㩀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魯侯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謀救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二十六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魯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

月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也二十七年秋七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趙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民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

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鞅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鞅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

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罕駟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鞅曰國無小既戰鞅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無恤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周卿士劉氏晉卿大夫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二十八年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冬十月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范中行所在也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范皐夷惡范氏也二十九年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三十年春晉圍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范吉射使爲柏人宰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二十一年春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至是三卿內叛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吳越報怨

周敬王二十四年夏五月吳伐越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先是十年夏吳王闔廬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十五年夏越入吳時吳伐楚在郢也至是年五月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二十六年春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

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三十六年夏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吾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亾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三十八年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洮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亾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十二月吳及越平四十二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四十四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元王元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亾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晉趙襄子無恤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襄子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主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襄子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襄子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三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

以上姑蘇越圍王臺夫差懼使王孫熊行成於越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勾踐弗忍將許之范蠡進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勾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

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君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無面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而滅越勾踐初勝吳欲伯中國遣使適魯適齊至是滅吳致貢於周王使人賜胙命爲伯勾踐乃北渡淮與諸侯會於

徐州使人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范蠡稱上上將軍還反國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吾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所終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封邑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勾踐卒子鹿郢立

衛蒯聵之變

周敬王二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邑名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

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不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二十七年夏四月衛靈公卒初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怨太子出奔謂郢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至是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爲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二十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

帥師圍戚求援於中山四十一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
衛衛侯輒奔魯初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
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伯姬太子在戚伯姬使
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
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
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
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由時爲孔氏宰也召獲
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由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由曰
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
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
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
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
之伐公不果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肸告於周曰蒯聵得
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
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

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
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
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于
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
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
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
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
太子疾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
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四十二
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
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
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秋衛侯夢於北
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
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
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
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
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

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
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
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
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
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夫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
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
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
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四十三年夏衛石圃
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
太叔遺

吳伐陳之役 楚滅陳附

周敬王二十六年秋八月吳侵陳初吳王夫差之入楚也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
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
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
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
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
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
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三十一年秋七月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
陳師於城父將戰楚子有疾庚寅卒於城父三十四年楚

人伐陳陳即吳故也三十五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
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三十八年
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四十二年秋楚滅陳初楚白公之
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
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
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
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
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初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至是驗云陳自胡公滿受封十九世至慍師楚滅之復立與又三世至滑公復爲楚所滅

楚惠之立

周敬王三十一年秋七月楚昭王軫卒群臣立其子章是爲惠王楚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昭公攻大冥卒於城父公子啟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公子申公子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

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勾踐之女楚昭之姬也昭王讌遊既驩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闇死爲榮不敢聞命楚子瞿然而寤及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

也遂自殺楚子薨於軍子閭子西子朝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使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爲惠王

朝陽按昭王知大道越姬重信義而三子以母之信卜子之仁乃惠王在位不免於白公之亂幾至於見弒則子西召之也

齊陳乞弒君

周敬王三十一年秋八月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初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君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三十年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閏月葬齊景公至是年夏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如公戰於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奔魯八月齊邴意茲奔魯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公子鉏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陽生曰事未可知反與其子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乞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乞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荼如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陽生使朱毛告於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陽生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陽生立是爲悼公悼公立二年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九月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齊侯謂鮑牧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

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宋滅曹

周敬王三十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是三十一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三十二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駟弘帥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

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至是年春宋公伐曹將還宋大夫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曹自振鐸受封六傳至夷伯又十八傳至伯陽爲宋所滅

吳伐齊之役

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吳伐齊先是三十三年齊悼公奔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魯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秋魯及齊平九月魯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如魯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

月齊人歸魯讙及闡季姬嬖故也三十四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如魯儆師伐齊三十五年春吳會魯侯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弒齊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如魯復儆師伐齊三十六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仲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仲孫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叔孫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

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務人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魯爲郊戰故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高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乞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逆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魯侯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吳子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魯侯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於齊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

以使下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孔子述六經

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孔子自衛反魯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

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史記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凡十二公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討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

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illegible]而未斷方漢初時太誓且爲僞書何况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葢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旣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葢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葢謂其制度文爲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

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旣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載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

之所傳如貍首繼桑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巳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耶至於易序彖繫彖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塡塞之辭盖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證或末引子曰以爲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葢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

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爲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迴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問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於禮

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
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爲
讀經者言之又曰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
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於麟趾作
爲史記猶網羅遺佚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
未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
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
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何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
因魯史修之葢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
其大者就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
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

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
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葢謂春秋
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
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
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爲賞罰作史者有
所守以爲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
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葢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
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爲之說則又鑿矣

宋向魋之亂

周敬王三十九年夏五月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桓魋之寵
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
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
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
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
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
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大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
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
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
唯命是聽野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
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魋弟子頎騁而告魋魋

欲入魋弟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
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伐之欲質
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
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
奔魯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
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
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
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
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恒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
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
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仁山金氏曰何魋之亂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慭何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尚與歟

齊簡公之弑

周敬王三十九年夏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闞止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闞止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闞止臣使公孫言巳巳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

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闞止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陳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陳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陳恒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陳恒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爲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爲田氏

楚白公之亂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白公作亂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復求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建請行而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楚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

厲勉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

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平王子啟爲王子啟不可遂劫以兵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勝弟燕奔頯黃氏葉公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衛輒出奔

周元王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

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聲子公孫彌牟公文懿子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衛大夫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

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公孫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明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彌牟文子欲納之懿子

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衛師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聵庶弟公子黚是爲悼公南氏文子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初衛侯歸自鄖之會也效夷言牟彌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衛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衛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遂卒於越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聵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爲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亾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於孔子不失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妄也是不然惡莫大於拒父其他小事則輒

年齒尚少聽於孔叔而孔叔又聽於季子所以其惡未著爾

宋昭公之立

周元王七年冬十月宋景公卒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於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樂茷門尹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樂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樂氏皇氏欲伐啓樂得曰不可彼

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昭公立四十七年卒後至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魯哀如越

周貞定王元年秋八月魯哀公遜於邾遂如越初公子荊哀公庶子也其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四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矣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遜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專於三桓之家古史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於有山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薨於其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蓋誅

心之法不弑而實弑也

晉知伯伐鄭

周貞定王五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齊救之初元王四年晉智伯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貞定王元年知伯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恒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晉曰犂丘之役而父

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晉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陳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荀寅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亾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五年知伯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十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知伯荀瑤滅之三分其地

周復分東西

周考王元年封弟揭於河南河南卽郟鄏周武王遷九鼎

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西周矣

朝陽按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

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盖在下周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蓋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弑哀王而立其弟考王又弑思王而立然而少弟揭在焉使揭而復迹其所爲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爲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晉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

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爲君而君此紛紛其未取滅亡幸哉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跋

余讀諸史編年紀事隨時記録治蹟行實後先雖具而條分瑣屑欲究理亂之故考得失之林不無繙閱稽查之勞及讀袁氏紀事本末核一人之生平而巔末竟綜一代

之設施而治亂詳若燭照數計心甚豁然曰編珠貫玉良工亦苦心哉第起自威烈止于五季迺宋鑑紀事陳司勲馮宗伯仿袁氏例續成矣而前編獨缺豈洪荒無稽而祖龍回禄之餘三五典謨不足徵耶抑慱古鮮

而才乏三長將淹貫蓃組未易屬
耶余司訓鄣庠得寅宗明沈君冶城
博物君子也出通鑑紀事前編示余
反覆紬繹自盤古迄周季靡不綜覈
覼縷摛詞振藻悉本六經史紀左國外
野記荒唐率置弗載合之前編如衣

有冠而泉有源鏡古君子始無遺憾
已書呈水部仁和
李夫子大爲賞鑒曰廣文博洽未必
無人至探古搜奇舉洪濛寥廓以來
之典籍萃爲成書則趨向高邁學識
淵源直追班馬陋壽華世鮮覯矣

薦之江北直指烏程
唐宗師歷覽之餘如嗜珍錯而飲瓊
蘇喟然嘆曰此必傳之業也有才如是
而令沉晦釆風之謂何即付梓行委運
司汪公董其事劂成復命炳校閱俾遺
落差訛咸正罔缺噫茲編也非博古如

李夫子不能賞識非好古如
唐宗師不能表章璞玉礦金一經琢鍊
遂爲世珍沈君可以垂不朽矣

中都汝陰王文炳譔

欽明大獄錄二卷

〔明〕不著輯者

五石齋鈔本

皇帝勅諭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璁

朕聞人臣之道惟盡忠以事君竭誠以報
上斯可以佐朝廷而臻治理行善道以澤
斯民爾璁性質明敏志行忠誠持正事君
奉公輔國比者贊成大禮克盡心力昨又
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構大獄推此公勤
厥爾當首其勞甚焉厥功著矣是可以感
召和氣祛除民殃匪只朕心嘉悅而實庶
姓交歡允我黎首孰不曰吾君得此良臣
将成熙皡以流福於我若不錫賚以昭爾
忠誠何由見朝廷禮賢之意令特賜勅獎
諭錫以二品服色兼金帶銀帛幷令吏部
查給應得三代誥命嗚呼君臣相遇已見
傅說輔高宗之誠明良所逢朕未能如高
宗副傅說之望但惟賞功罰罪盡奉
天命德討罪之心勸善鋤惡示念民懷善怨惡
之意爾可勉承朕諭祇受厥命勿得遜避
固辭負我報忠之典欽哉故諭

欽文

嘉靖六年九月十二日

之璽

皇帝勅諭署掌刑部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桂萼

文同但大獄下無推此公勤厥爾當首

皇帝勅諭前署掌大理寺事今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

文同但獎諭下改云賜以衣帶銀帛

是日早
經筵畢
上退
文華內殿
召臣萼臣璁臣獻夫
面諭云昨大獄已結皆爾三法司署事官竭力
用心問理特賜勅褒諭爾等宜益持忠勤以
輔贊朕臣萼致詞曰臣等過承
恩寵優渥敢不竭盡忠勤以圖補報
欽賜張璁
大紅紵絲紗羅雲鶴圓領三件

綠雲貼裏紵絲紗羅三件
玉色褡褳紵絲紗羅三件
金花帶一條
銀六十兩
紵絲四表裏

桂蕚
大紅紵絲紗羅雲鶴圓領三件
綠雲貼裏紵絲紗羅三件
玉色褡褳紵絲紗羅三件
金花帶一條
銀伍十兩
紵絲四表裏

方獻夫
大紅紵絲紗孔雀圓領二件
綠雲貼裏紵絲紗二件
玉色褡褳紵絲紗二件
金花帶一條
銀四十兩
紵絲四表裏

勅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

朕惟都察院總司風紀上貞王度下糾官邪責任至重而其綱領尤係掌院之官比年掌院非人屬僚不知警畏任情玩法貽患四方近日命卿署掌院事兩月有餘進用才賢汰黜不職剔奸革弊庶政肅清斯不愧
祖宗設官之意而朕之委任亦無所負矣卿昨者具疏欲辭免署印恐悞纂修況已簡登內閣當允所請復念天下之事振舉實難而隳廢則易今臺長已簡命左都御史胡世寧素有風望諒能相繼但未知何日到任誠恐卿既解任人心玩慢舊弊復作特勅卿不妨內閣纂修暫且照舊掌管本院印信鈐束各道振肅臺綱又命兵部右侍郎周倫暫且佐理該院雜行事務并承旨奏事俱著周倫代行待胡世寧至日交代各供原職卿既受命為輔導重臣臺察事務若非可勞卿者卿之言曰君事無擇臣職有專卿為國任事之心必無所擇而代言輔德之任行且專矣其無憚勞以副朕

託欽扎故勑
廣運
嘉靖六年十月初六日
之寶
是日早
上御
文華內殿
召臣璁入
賜
勑又
面諭云都察院事重今復勞卿且暫掌印信并
處重大事情卿其勉承朕意臣璁
致詞曰內閣都察院均為重地臣愚伏承
兼命敢不效勞復
賜酒飯而退

欽明大獄錄上卷
都察院
題為劾武職重臣恃勢囑託重情罪犯事山西道
監察御史呈刑科抄出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江潮奏據山西按察司等衙門按察使
等官李珏等會呈問得犯人張寅即李福達年
六十六歲係山西太原府崞縣在城坊民籍狀
招福達自幼頭禿起名李福達娶本縣已省發
民杜文住未到姐杜氏為妻生未獲長男李大
仁在官次男李大義三男李大禮已發遣堂兄
李福溫生未到堂姪李俊李二李三成化年間
有已問結監故本縣反賊王良已處決忻州反
賊李鉞喫齋念佛說法傳教扇惑人心成化十
八等年月日不等王良節次誘引監故宋守能
并福達與堂兄李福溫等各不合歸依王良家
每月初一十五各出銀兩不等買辦段疋香燭
夜晚焚燒聽說佛法至曉方散成化二十三年
王良因見說法惑動人衆陡起謀心見得李鉞
是箇好漢比常人不同滿山西都知道他利害

原缺第二葉

病故照例斬首梟令李鉞等奏奉
欽依處決訖彼蒙該部叅稱未解犯人宋守能等遠
年糾合姦民號稱善友夜聚曉散崇信異端雖
稱不曾與謀終非
聖世良民合行巡撫等官究問如律監候奏
請從重發遣洛行巡撫翟都御史棠行巡守冀寧道
該熊副使等官問擬宋守能并福達等共七十
二名俱妄稱彌勒佛等會燒香集衆夜聚曉散
佯脩善事扇惑人民俱爲王良從減等各杖一
百徒三年照例哨瞭擺站具招呈詳撫鎮衙門
奏奉
欽依這廝每都是情重人犯難照常例發落著連當
房家小押發各邊永遠充軍咨行兵部定發陝
西行都司莊浪等衛永遠充軍將福達發遣山
丹衛堂兄李福溫發鎮番衛各充軍訖福達不
合違例逃回至弘治十年失記月日福達帶領
家口潛去陝西鄜州恐人認識改名李五彼處
居民人等皆稱名李五隱情裝做醫人投該州
在官民高尚節伊先未故父高英賃房行醫弘
治十三年正月內福達又移鄜州在官王宗美

三

伊先未故父王道家賃房行醫本年二月內福
達潛回嶧縣蒙清軍公御史清出將福達捉獲
照例問罪枷號改發山海衛永遠充軍見存清
軍丁口簿籍為照福達又不合違例逃回仍潛
去鄜州弘治十四年五月內福達仍裝做醫人
將帶家口隱情投該州在官民李善家行醫弘
治十八年失記月日福達又將帶家口起身到
洛川縣地名胡家原住過又節投在官民邵繼
宗白成各店內行醫在官陳子隆王文政趙鋭
傅玫石文舉屈吼武仲良馮勝見證福達又投
該縣在官民張聚伊已故死妖賊兄張萬并已
殺死郝鉞家住坐福達因在彼處行醫年久人
多認識正德三等年月日不等福達不合不改
前非又妄稱彌勒佛教扇惑該縣在官民陳金
伊監故父陳和學就投福達為師福達身藏妖
書二本一本稱名風流記上寫庚午辛未頭災
厄後至饑饉在猴雞戌亥之年兵亂起燕秦楚
魏骨成泥東海湧出十八子燕京城裏血成泥
回回達達都殺盡滿城男女哭啼啼人民個個
無路走鬼神號哭滿城悲個個出聲叫苦殺宰

四

相官負疾誅泥爾時彌勒佛賛言善哉善哉等
語一本稱名太上玄天埀文上寫妖曲囑付你
招募一股人交你著意受堅心等爺爺是當陽
掌教遵九品蓮臺你受用爺爺這裏撒天星撒
下七百四十名陝西界上一百二十單五名不
論男婦哥姐們爺爺北京望東京治了事来望
西行陝西界上且安身老爺爺要坐雍州城龍
亭裏面且安身二十八宿護主人七十二賢在
延邉九耀星官護金船八十一洞眞人在秦川
五百羅漢星當頭見撒下天星要變亂世人不
五
知古今人又唱交年正月又不收人民都愁九
箇女人守一夫妻不顧二月裏時年又臨近人
民急緊磨劫之年又受苦磨劫之年餓死人民
逃生三月裏百草生芽誰人識咱錦雞呌一聲
赴龍華寺四月裏時年漸漸来把人都熬壞西
佛如来交世界世界亂五月裏天兵又下凡人
受磨難三十五佛赴金船變亂之曲密傳陳和
厚在家喫齋供養諸人聞知輸心聽信當有脫
逃澄城縣賊首惠慶已殺死邵進禄監故馬景
文劉世美曹宣各聞知福達藏有前項妖書亦

潛来陳和厚家投拜福達爲師請去邵進禄家
侍奉穿帶白衣白巾習學白蓮教法福達又不
合向惠慶等謀說我有天分今磨劫年了輪該
我掌教天下我且回家你們只管多招好人好
馬待我来時起手有惠慶就不合同陳和厚邵
進禄馬景文劉世美各在於洛川縣地方虎兒
溝深山内曹宣在於安塞縣地方招安里古城
内各用前術扇惑人民夜聚曉散正德五年十
二月内福達將帶家口潛走回還到於河南地
方假裝行醫潛住正德六年月日不等已斬首
六
楊賢等三十六名脫逃洛川縣喬進等四十八
名失記州縣真師等一十三名宜川縣狄玉等
三十一名澄城縣劉聰等一十八名鄜州呉敖
等二名甘泉縣孫剣等五名郃陽縣李寒等一
十一名白水縣李安等二十五名中部縣劉錦
朝邑縣王節等二名山西不知州縣王倫等三
十四名綏德州劉恩安塞縣劉美等六名榆林
城王廷昭河南不知州縣劉琦平凉縣郝仲賢
蒲城縣雷勤等八名延川縣趙迪等一十三名
各訪知陳和厚邵進禄惠慶馬景文等俱投福

達為徒抄有前項妖書妖曲各不合陸續隨從
習學妖術共密謀反正德七年二月失記的日
福達潛来山西各州縣行醫本年九月内邵進
祿等因官府差人緝捕緊急見得福達不来差
已死夥賊李鐵漢等前来山西密向福達邀請
彼福達又不合說稱本年十月下旬内是好時
分你們只管鋪派起手那時我来李鐵漢回向
邵進祿等說知邵進祿向惠慶與監故王師羽
劉安美楊賢劉景元商說爺爺曾分付這十月
下旬是好時分起手倘若爺爺来遲大事不成
七
咱們都是死莫若不待他来先自加陞官職就
行起手邵進祿自稱大大王惠慶稱二大王劉
世美三大王楊賢四大王劉景元稱元帥王師
羽副元帥惠祥稱為大爺爺郝鉞自稱郝王丁
聰自稱大将閆聰自稱為延邊虎元善自稱國公
梁永自稱尚書其餘各加官職不等議定紅旗
殺人白旗招人初招一人給與綿帶一條各穿
白衣頭戴白巾殺人至百名者加為小頭目照
依殺人多寡加封官職子孫永為襲替輩輩受
福等語俱到洛川縣地名石堡山等處地方糾

集三百餘人各執鎗刀弓箭等器械往来劫掠
本月二十八日監故何蠻漢已故姑夫楊玄将
已故伊女楊焚香出嫁與故民景通未到男景
周兒爲婚叫請伊監故堂兄何聰等相送地名
井子頭景通家内次日飲酒間忽遇邵進祿惠
慶等大夥反賊前来喝叫殺人等語楊玄等暗
行脫走将何蠻漢何聰并已問發劉忠何義兒
等約有一千餘人捉擄脅從各亦不合依聽張
打旗綿執帶鎗刀弓箭前到本縣地名崖窯莊
放大燒燬未到居民韓佐等房屋草柴搶掠各
八
家財物本日卯時分又到本縣地名樂生鎮又
脅從已問發田世載田兇田金良田新宅各不
合與已故田成隨從本日巳時又到本縣東關
将未到民人李景川周祥房屋共六十七間燒
燬殺死民人李善王繫馬保劉倉劉江李五等
六名擁衆到於東城角下将門攻開一齊擁入
城内邵進祿先行奔走到縣就将知縣田濟妻
張氏男田夏兒田界用刀箭劉射身死打開獄
門将獄囚龐節等五十名劫出剪髮脅令随從
邵進祿等又將庫門打開劫出各項糧價等銀

共四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六分一釐九毫并
贓罰銅錢金鏍衣服等件燒燬縣廳并吏戶禮
承發架閣等房布政司後堂共二十六間街民
侯軌等房共三十四間邵進祿將田濟原騎青
馬一匹搶去騎坐又姦淫不知姓名婦女一口
本月三十日五更時分各賊出城到於地名欒
生鎮靳家原等村燒燬居民靳節等房共三百
八十六間粟穀豆共七千三百五十石薰燒殺
死民人郝大賢等八十二名口扎傷常用錦等
六名口虜去郝幹等男婦四十七名口搶去楊
九
鐸等各家銀共一千五百七十七兩五錢金五
兩六錢八分金銀器皿一百一十三件馬贏驢
牛共三百五十三匹頭隻至地名洪府村惠慶
與邵進祿爭騎田濟青馬惠慶將邵進祿殺死
本年十月初二日惠慶等沿村搶虜到於宜川
縣攻城不開放火將社稷壇房一十間居民房
屋三千二百七間燒燬搶去銀一百五十一兩
三錢金八錢各色衣服一百九十一件綾絹梭
布一百六十疋馬贏驢牛共九十六匹頭隻銅
錫五十斤絲一斤綿花五斤燒搶穀豆一千六
百七十九石草六千六百五十束銅鐵器皿二
百二十件殺死張祿等男婦七名口何蠻漢令
故親識景資說稱我是何聰姐夫暗將強劫該
縣官庫銀三錠綿布三疋與何聰收拏何蠻漢
內分銀十兩包拿在身各賊到於地名爛柯山
蒲柳觀扎營將搶劫金銀衣服器皿等物各分
多寡不等本月初三日何蠻漢與何聰各暗行
迯走出營惠慶等仍往白水甘泉宜川等處地
方攻劫縣治殺擄人民搶掠頭畜劫燒人財本
月初十日被總甲段瑜將何蠻漢認識妖賊捉
十
送到縣監問彼有按察司潼關兵備張副使等
官督令指揮盛夔王臣彭松等帶領馬步官軍
共有五百員名亦到澄城縣駐劄防守差人探
知賊情重大又調潼關衛指揮黎純楊琮等共
領官軍五百員名前往郃陽縣防守本月十一
日王師羽同不知名影賊二名前到澄城縣迤
北四十里地名粮甫鎮打探事情當被原差探
事官軍袁諫等將王師羽擒獲影賊二人即時
殺死惠慶等聞知當晚移營黃魯山白衙寨扎
營次日午時惠慶等賊衆用刀箭將官軍關鍵

等六名當時砍射身死彭松等督率官軍斬獲首級七顆本月十三日張副使領軍次日惠慶等擁衆出敵被官軍就陣斬獲首級八十七顆生擒石江惠祥等二十一名奪獲大紅旗二面大白旗一面贏馬二百六十二匹頭妖書二本貼金鳳翅冠一頂象牙笏一片青紵絲員領一件玎璫一付白旗帶一百三十四條紙甲二付弓十三張箭六百二枚大小刀八十二把鎗五根鐵鞭二條銅羅一面撒袋二付各色衣服等物中傷軍余郭存等一十七名本日曹宣聞知官軍已將各賊殺敗復回安塞縣洛川縣等處搶掠殺死民人趙錦高玫前到地名柳溝兒扎營隨蒙延綏鎮巡官會委靖邊等營把總指揮崔嵩等二員共領官軍三百員名到彼對敵生擒曹宣等五十二名收獲被擄幼男女五十二名口奪獲馬贏驢六十匹頭器械衣服四百三十二件中傷旗軍八十一名射死官馬一十匹該縣民快樊江等亦擒獲李友還等九名本月十五日巳時分勦敗零賊奔至黃魯山本店頭彼有指揮同知楊琮追截對敵斬獲首級九顆奪

獲馬贏二匹頭弓箭器械鎗刀五十四件本月十六日都指揮李良統領官軍李永定等與推官趙繼宗等率領快壯人等到於洛川縣地名蒲柳觀將丁聰等殺敗李良部下斬獲首級二百五十七顆收獲被擄幼男婦女三百九十三名口奪獲馬贏驢一百七十匹頭弓箭鎗刀等項器械共四百件銷金袍一領貼金帶二條錦花帽一頂妖書一本中傷官軍張茂等一百七十三員名趙繼宗孫侃各部下共斬獲首級五顆生擒賊犯賊屬四十八名口奪獲馬七十匹器械衣服三十五件陣亡民七名中傷一名田濟部下斬獲首級七顆各掣兵回還洛川縣駐扎本月十七日劉忠郝義兒各揭收鄜州招撫告示赴州投首查發寧家本月十八日未時勦敗零賊奔至地名白馬灘指揮黎純督同官軍殷憲等追截斬獲首級一十九顆生擒張進等五名收獲被虜男婦四十二名口馬贏驢三十五匹頭器械五十五件本月二十一日指揮周鑑亦督率夜不收孫虎兒生擒狄碧等二名惠慶等聞知丁聰等已被官軍殺死奔到分界屯一

帶衆人搶掠閻鄉尊种學進等報知都指揮李
良會同固靖遊擊将軍張恒并總制衙門委差
督軍旗牌都指揮傳鐸各統領官軍本日起程
至分界屯等處遇賊對敵将賊殺敗李良部下
官軍李永定等斬獲首級六十九顆生擒賊徒
賀志非等三名收回被虜男婦一十二名口中傷
官軍周寵等四十二員名奪獲馬三匹器械
三十八件射死軍人馳文秀馬一匹張恒部下
官軍劉堂等三次斬獲首級七十二顆生擒李
見等二十一名奪獲馬驘驢二十九匹頭器械
圭
一百八件中傷旗軍桑萬萬等一十七名射死
軍人蔣全等官馬一十三匹續到領軍截殺指
揮王爵部下官軍王臣等斬獲首級三十一顆
擒獲妖賊寇友義一名器械一十六件中傷官
軍張山住等二十九名彼因天晚黑暗惠慶劉
世美各帶原劫分財物四散脫走不知去向本
月二十二日有零賊二十餘人到於地名香爐
寨該分巡關內道趙僉事差同州同知李耀領
兵快余九等斬獲首級十顆奪獲馬驘四匹頭
紙甲四副鎗五根斧四把劉世美等三名逃走

澄城縣地名四頭鎮投未到趙英不合窩藏在
家潛住四日又将鐵甲一副箭十枝弓一張鈎
鎗一枝寄與趙英收放彼有張萬令梟首男張
成張哲與楊冀草令監故父楊彪懼罪四散逃
走李良張恒崔嵩各将擒斬陣亡中傷等項緣
由通行呈報總制鎮巡等衙門各具奏訖本月
一十八日劉世美等逃到地名灞橋買酒食用
間西安府皂隸雷珏認得係是妖賊報知陳知
府差弓手趙玘等将劉世美　府監
候節蒙延綏鎮巡等官先後奏行巡按陝西王
古
御史案行陝西布按二司轉行關內道守巡官
查勘蒙委延安府羅知府将先後斬獲首級擒
獲賊犯賊屬并奪獲被虜人口頭畜器械陣亡
中傷官軍等項逐一查勘明白造冊查得石江
等陸續監故相埋訖将何蠻漢等取供申繳該
道審問得前項妖賊係福達改名李五與陳和
厚等七名為首自正德三年以來習學妖術蹤
跡潛密事未敗露正德七年九月以後方纔嘯
聚謀反逐一查勘的實問罪明白會呈巡按陝
西常御史題奉

原缺第十五葉

縣同戈鎮稱係五臺縣天池都張子名叔在外
買賣隱情投該縣未到民楊昂家潛住楊昂與
本鎮在官民趙勝各不合不審来歷輒便容住
福達因在陝西惑衆驅錢積成巨富陸續就在
同戈鎮置買房屋地土又在省城地名太子府
巷置買房八間避住就令男李大仁等前去五
臺縣張子名户内夤緣投姓遇冬年等節令男
常去伊祖墳祭掃往来不絶福達就娶楊昂在
官女楊氏與男李大禮為妻又節與男李大仁
娶五臺縣未到王寛未到妹王氏李大義娶太
谷縣未到薛奎先未故女薛氏各為妻彼楊昂
王寛薛奎俱不知福達改姓冒籍前情先後結
親後薛氏病故李大義又繼娶在官郭氏為妻
福達切恐人探知改姓冒認五臺縣張家不便
又親去五臺縣天池都不合密向張子名說稱
你將我父子名字填在你宗譜内凡本縣編審
差徭及造賦役情願出差及說稱有人來問户
說是一户有張子名承允就將張寅等并妻女
抄記許說有人来問承認張寅是伊叔張大仁
等認是伊弟福達又將張子名祖父等輩名字

及軍將籍抄記辭别回家節令男李大仁等在
於五臺縣地名西村東冶太谷縣地名田受莊
并小店莊陸續置買莊房地土牛羊不等往來
避住又在各處放債營利掩人耳目正德十一
年趙勝又不合不察福達来歷虚實亦就與福
達結親娶福達未到長女李大姊與伊未到男
趙福眞為妻過門訖本年失記月日福達聞知
陝西緝捕李五緊急恐人探知告捕就不合越
過故關走去京城福達因抄知張子名户内原
係匠籍查得無人當匠註迯年久就不合採名
張馬兒朦朧告投當匠致蒙工部填給原刊印
弘治十六年班匠勘合一紙收執福達就稱係
五臺縣班匠楊言善能合藥修養點丹在京行
醫騙人財物正德十二年間有定襄縣在官韓
良相選充錦衣衛上中千户所大漢將軍伊在
順城街王兵馬井北二牌第十鋪地名張二家
居住與福達相認鄉里交往正德十四年遇為
極邊重地預防虜患十分緊急缺乏錢粮事例
長男李大仁三男李大禮各以五臺縣天池都
張子名户内人丁蒙蔽該縣未到里老馮武等

具結該縣有先署印令去任典史單仲安起送
布政司李大仁朦朧作張大仁納銀一百四十
兩免其太原府歷役起送赴部辦事李大禮朦
朧作張大禮納銀九十兩充該司聽缺承差李
大仁將伊妻王氏并未到孫李相義孫李糟牙
俱隨帶赴京去訖正德十六年遇為措處銀兩
接濟工程以便官民等事例又將次男李大義
朦朧作張大義徑赴順天府納銀五十兩充晉
府候缺典膳各隱姓埋名一向應投本年又遇
議處餘剩劄付以濟營建
宫
室事例福達亦在京朦朧以張寅姓名假稱係
援例監生徑赴順天府納銀四百八十兩上納
山西太原左衛指揮使職銜工部給有劄付收
執見在彼有未到聽選官傳文相在京城約同
韓良相等各出銀一錢與福達送軸作賀會酒
訖本年五月失記的日福達就不合前向武定
侯郭勛處隱情詐說原籍係五臺縣人自祖在
京當匠今我遇例上納太原左衛指揮善能合
藥修養燒煉點丹以致郭勛見福達上納指揮
又執有工部班匠勘合就不合不察虛實來歷
信憑福達誆哄時常叫喚福達與伊合藥燒煉
因而相識後福達又與韓良相在伊店主張二
店內會話間有堂姪李俊李二李三在京俱做
酒大公向韓良相寮說我們是李福溫之子如
今上官的張寅的名李福達是俺李五叔你們
不信取起帽子看他是秃子被韓良相聽記在
心隨將福達帽子取下果是秃子因而與韓良
相積鬧絕其往來各懷記恨後福達因納指揮
就行乘機前來山西太原左衛迎賀畢速去五
臺縣天池都張子名祖墳祭掃伊家聚户老少
歡喜福達將伊户內年老者餽送段帛年少者
給與銀兩各多寡不等福達復回徐溝縣同戈
鎮并省城太子府巷前原置買房內住坐福達
又不合將孫李相朦朧作張相營選
寧
化府招鄉郡君儀賓不曾保勘婚配當有同戈
鎮并省城軍民士夫人等間有探知福達改姓
埋名原係崞縣李福達改名李五曾在陝西妖
術惑衆謀反作亂講論不止各因訪不的確又
無讐嫌俱未告捕本年十二月內有太原縣先
任鄜州知州今問革為民劉永鎮即劉永振訪

知福達改名李五曾在洛川縣作號謀反後迯
在徐溝縣同戈鎮見任洛川縣典史魏恭里内
改名張寅置莊住坐劉永振暗将情具稟先任
分巡河西道孫副使蒙喚魏恭赴道審問差伊
緝拿彼時魏恭慮恐福達流移不在寓書稍與
伊男在官魏相未到魏槐查問一向未稍回書
嘉靖元年大造黄冊福達思得雖投認五臺縣
張子名户内姓氏但籍冊無名又不合暗令張
子名将黄冊内添造伊户新收叔張寅年五十
四歲弟張大仁年三十歲張大義年二十五歲
二十
張大禮年二十三歲并幼男婦女俱收在冊捏
註在外原先漏報等字樣嘉靖三年五月内有
徐溝縣同戈鎮在官民薛良時常訪問福達籍
貫福達意嗔遂結為讐薛良知得魏恭任洛川
縣典史曾被知州劉永振訪知福達改名李五
陜西謀反迯走又改名張寅徐溝縣潛住稟令
魏恭訪拏稍書着伊男查訪情由要行訐告福
達慌張又不合越關仍去京城潛住本年八月
内薛良具狀赴巡撫畢都御史處訐告案令按
察司差人将男李大義李大禮等捉獲監候捉

拿福達間嘉靖四年二月内有李大禮要得撫
釋前項重情不合故将薛良先年威逼伊縣故
民董米萬妻劉氏自縊身死告發太原府李推
官問擬薛良因奸威逼人致死斬罪後辯問徒
罪詳發同戈驛擺站在迯等項遠年已結不干
己事情并捨捏魏槐又陽曲縣未到民周純徐
溝縣未到趙欒張仲紀并劉永振朋盟奢計演
攢一片無影妖言絶陷全家等項虚詞具狀令
在官義孫李來住改名張来住出名具狀亦赴
巡撫畢都御史處告批按察司作速問報本年
二十一
五月内福達知得将男李大禮等捉獲自投本
院發送按察司収監本年六月十一日福達仍
假名張寅不合仍謄前項捏詞具狀令李来住
抱赴本院告批仰按察司提魏槐等審辯結正
行提魏槐到司省候聽理本年七月十二日薛
良又備将情具狀伊因見未到忻州王軒崞縣
周的意平遥縣曹山文水縣和森等并趙勝趙
福仁王禹趙福原趙𤩽趙鏌等俱因不知福達
先年陜西謀反後改姓情由俱與福達結親往
来猜疑各人明知福達日前陜西情由李連在

内具狀令妻張氏抱赴巡按張御史批按察司
詢訪審勘的確報繳行間本司差人前去陝西
按察司抄關原問李五招由前來本年八月内
有福達在官義女壻常廣即戚廣訪知福達原
係反賊王良李鉞事内善友的名李福達原係
崞縣人問發充軍逃回改名張寅對人揚說薛
良開知又具狀開單告蒙巡按張御史清軍儲
御史批按察司查問通行五臺徐溝崞縣查勘
有未到知縣楊琦仇相署印縣丞曾巍并里老
隣佑高武韓大善等各不合失於仔細查訪福
達改姓埋名前情以致知縣楊琦結稱張寅委
係五臺縣天池都軍匠户曾巍結稱張寅委在
徐溝縣置產與薛良有讐仇相結稱崞縣查無
福達名籍回報到司駁查間本年十等月内日
期不等薛良節次具狀與福達仍謄前詞俱赴
巡撫江都御史處告批按察司作速提吊節告
人卷通併問招開詳嘉靖五年五月内福達不
合計令男李大仁不合央求武定侯郭勛不合
依聽就行寫書一紙内稱張寅是伊舊識被人
誣告不過因疾其富乞矜宥等語并香封作一

封與鎮守張太監家人張佑不知前情順齎前
來赴巡按馬御史處投遞囑託當蒙拆看驚疑
吊卷查知福達係薛良訐告妖術惑衆貽患改
名逃匿郭勛寫書懇囑恐有指名誆騙等情將
書香封發陽曲縣貯庫具本將郭勛參行都察
院行間郭勛認罪具奏又不合於本内與福達
捏奏開釋本年六月内有兵科劉給事中聞知
將李五陝西妖術惑衆殺傷人民等情及稱福
達係反賊李鉞姪又稱原係李午亦具本奏行
都察院移咨巡撫江都御史并勘合行巡按馬
御史會案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各查照咨劄
案驗内緣由并查薛良原告行文卷通將有名
人犯拘提到官會同從公審勘張寅是否李午
果於某年月日在陝西洛川等地方妖言扇惑
聚衆謀反攻城劫庫殺死官軍打旗稱號劫掠
鄉村改易姓名等情逐一鞫審真情明白照依
律例議擬具招連人卷解院以憑覆審中間勘
有干碍應參應問人員一併招參施行及又蒙
都察院查抄陝西原奏問李五招由勘合又行
巡按馬御史會行三司各掌印官及分巡冀寧

道章僉事各上緊用意從公審勘務得真情明
白議擬呈解以憑會審施行會勘間福達見得
事已敗露仍要擁釋捏詞將家產人口告稱原
抄赴京代替妖犯李五典刑詞內開告省城門
面房八間土底銀約二千兩金約有壹百兩浮
上貨物鋪陳器皿衣服等項及告稱五臺縣西
村東治徐溝縣同戈鎮大谷縣田受莊小店莊
俱置有房屋地土并將妻杜氏捏作林氏男李
大仁李大義李大禮男婦王氏郭氏楊氏孫李
相義孫李來住李糟牙未到孫李岳孫女李京
女在官義孫女李閏存李春梅孫女李大女李
二女李三女并已出嫁女李大姉各年歲俱捏
張姓開单狀告內捨捏未到少錢人李清陳芳
張昌齡謡寅是叛惡李越之姪後捏極讐鄜州
知州劉永振洛川縣典史魏恭并劉玠劉瑶魏
相等血酒誓謀陰陥及捏武定侯因寅父子被
枉無辜聞知多官勘明一時冒犯等項虛詞間
告按察司行間該布政司差典史傅伯戎前去
忻州承差胡鉞前去五臺定襄等處緝訪福達
是否先年反賊李鉞姪傅伯戎訪拘已省發劉
已成胡鉞訪拘將軍韓良相到司研審韓良相
備將福達前情供出劉已成供稱成化年間父
母俱故遺下已成幼小無人育養投在忻州太
平二都民人李鉞家使喚改名李時賢弘治二
年李鉞為因妖言事發解京典刑李鉞今無以
次人丁又蒙布政司於架閣庫收貯五臺縣黃
冊內查得天池都正德七年冊內並無張寅在冊
嘉靖元年冊內新收項下方有張寅并張大仁
張大義張大禮等新添姓名備由照會按察司
又拘韓良相與福達面審前情先取畧節供詞
在官福達不合隱下係崞縣在城坊民妄供左
廂都并將福達朦朧告給班匠勘合追收附卷
韓良相又執稱伊訪得反賊李鉞兄子在官李
景全先年問發撫順千户所充軍見令逃回在
家備識福達面貌隨蒙差人前去定襄縣將李
景全捉解前來又與福達面審伊執稱福達原
係崞縣在城坊人為李鉞事發同伊曾在代州
坐監兩箇月餘識認李福達面貌又蒙分巡冀
寧道章僉事親詣代州委本州知州胡偉會同
振武衛鎮撫鮑玉親詣五臺并忻州崞縣訪拘

福達妻弟杜文住并福達義女王氏先年招贅
文水縣已省發民程表各到官杜文住等備將
福達崞縣在城坊籍并娶伊姊杜氏為妻問發
充軍等情供出關行按察司又蒙巡撫江都御
史備咨巡撫陝西王都御史轉行延安地方兵
備等官親詣洛川等縣李午為害地方吊取各
該州縣案卷查拘先年對陣軍壯城鄉里老知
因人等備細研審何人認識李午年貌形狀何
人的知李午出没實情令其圖畫形像備寫供
詞就將認識真的者摘出二三十名連印封圖形差
二十六
官押送前來以憑發勘面對蒙本院會同巡
按陝西郭御史會行分巡河西道王副使委鄜
州知州杜蕙查拘福達先年曾在該州并洛川
縣隱情行醫投住歇家高　知因
石文舉等四十四名到官研審各將福達改名
李五假裝醫人在彼投住行醫并惑衆謀反年
月日期實情各供出又拘典史魏恭審問亦將
知州劉永振訪出福達逃在同戈鎮改姓張寅
各供報在官將年高知因石文舉等一十五名
摘出并畫福達圖像呈送該道王副使呈解巡

撫陝西王都御史抄供連人并福達圖像咨解
巡撫江都御史抄發按察司李廉使會同布政
司李布政都司馬都司分巡冀寧道章僉事將
發來陝西石文舉等隔於大門外將福達監内
取出青與本司年大有翁吏典皂隸人等一十
六名令與福達俱穿一色青衣頭戴一樣紵絲
青帽排班面俱朝東站住喚進石文舉等排班
面朝西對認石文舉等將福達揝住衆稱這箇就
是陝西妖賊李午及將畫來圖像比對無異福
達方纔輸服又蒙審得福達原在陝西改名李
二十七
五事發後彼處居民人等亂稱李五或稱李午
音同字異今查陝西關來原問反賊何蠻漢并
在京抄發反賊石江各招内俱是李五字樣福
達妻係崞縣在城坊民並不係忻州反賊李鉞
之姪及審妻杜氏并長男李大仁男婦王氏孫
李相李岳義孫李槽牙孫女李京女俱隨李大
仁見今在京又該分巡冀寧道將熊副使等官
原問福達山丹衛充軍文卷尋檢得獲關送到
司并吊崞縣成化十八年黃冊查得福達原係
本縣在城坊民戶内開福達名字在冊各等情

明白趙勝薛良俱遇蒙
恩例
徒杖以下通減二等發落除將追出福達冒籍
上納指揮劄付并順天府庫收俱附卷并將反
賊李鉞姪李景全充軍逃回行查年月日期明
白另案歸結外將福達等會問罪犯
一十三名口李大義年二十九歲李大禮年二
十七歲俱李福達男李來住年一十五歲係李
大義義男薛良年五十三歲趙勝年六十五歲
俱徐溝縣民李景全年六十歲係忻州已處決
反賊李鉞姪問發充軍逃回郭氏年二十六歲
係李大義妻李二女年二歲係李大義女李關
存年一十五歲李春梅年一十六歲俱李大義
義女楊氏年二十九歲係李大禮妻李大女年
三歲李三女年一歲俱李大禮女各招與李福
達招同
一十八名魏相年三十歲係徐溝縣戚廣年三
十八歲係陽曲縣俱民韓良相年二十八歲係
定襄縣民先選錦衣衛上中千户所大漢將軍
後革回為民俱山西太原府石文舉年五十二
歲白成年七十歲屆吼年六十三歲武仲良年

二十八

六十五歲馮勝年七十歲邵繼宗年五十三歲
王文政年七十歲傅玫年五十三歲趙鈗年四
十歲張聚年六十五歲俱洛川縣陳金年四十
歲陳子隆年四十五歲高尚節年三十歲李善
年六十六歲王宗美年三十歲俱鄜州人俱陝
西各供與李福達招同
會議得李福達等所犯李福達除妄稱彌勒佛
等會夜聚曉散扇惑人民及造妖書妖言傳用
惑衆等罪名不坐外合依謀反但共謀者不分
首從律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
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
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
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
家為奴財產入官李大義李大禮俱李福達子
俱年十六以上律斬俱決不待時趙勝薛良俱
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俱
有
大誥及遇蒙
恩例通減二等各杖六十俱民趙勝審無力的決薛
良重事告實輕事招虛免罪與供明戚廣韓良

二十九

相魏相石文舉白成屈吼武仲良馮勝郡繼宗
王文政傅玫趙銳張聚陳金陳子隆高尚節李
善王宗美各發寧家李福達在官義孫男李來
住年十五以下與伊在官男婦郭氏楊氏俱給
付功臣之家為奴查得原告薛良知而首告官
為捕獲於律應將犯人財產給賞但查薛良原
因忿告別項事情訐出謀反情節不曾明備況
李福達招稱財產數多似難全給相應於內量
給充賞緣福達係謀反及李大義李大禮俱緣
坐重刑及奉
欽依上緊查勘歸結人犯與李福達見在孫女李大
女李二女李三女義孫女李關存李春梅俱律
不該載例應奏
請定奪
一照出李福達李大義李大禮俱死罪例該免
紙薛良告紙趙勝民紙各一分照例二分折銀
八分折穀發太原府追完紙價買紙公用穀收
官倉備賑取倉收附卷李福達具狀開告財產
省城地名太子府巷門面房八間土底銀約有
二千兩金約有一百兩浮上貨物鋪陳器皿衣
服等項五臺縣地名西村東冶徐溝縣地名同
戈鎮太谷縣地名田受莊小店莊俱有房屋地
土等項行委太原府署印同知李滿會同太原
左右前三衛并各縣掌印巡捕官查點見數看
守并見在人口郭氏楊氏李大女李二女李三
女李關存李春梅亦令各官拘繫與李福達未
獲長男李大仁并李福達妻林氏即杜氏男婦
王氏孫李相李岳義孫李糟牙孫女李京女與
李福達堂兄李福溫男李俊李二李三俱候另
行緝拿問報抄提未到知縣楊琦仇相縣丞曾
巍里膺高武韓大善楊鼎等并武定侯郭勛俱
另行參提陝西澄城縣脫逃賊首惠慶等仍行
陝西按察司查照原案通行緝捕李福達冒籍
五臺縣天池都張子名戶內認姓嘉靖元年收
入黃冊仍行令該縣改正
寧化府招鄉郡君原選李相改名張相儀賓不曾
保勘婚配行令革退另選保勘吊來卷冊發回
架照等因具招呈參連人解送到臣查得接管
卷內嘉靖三年八等月內節據徐溝縣民薛良
告為捨命報效建稟貽患地方等事并據五臺

縣民張寅節告為勢豪縱子為惡剌唬肆犯敺
倫傷化誆騙挾讎朋謀冒名妖言毒害全家生
命等事俱該前巡撫都御史畢昭批仰按察司
緝拏作速問報嘉靖四年十等月日又節據薛
氏告為精知各省謀反累犯脫逃更名冒籍貽
患地方等事張寅告為首惡勢要侵誆礜攢妖
術穿陷一家生命已經審明在禁痼疾懇乞便
替超生等事該臣批仰按察司作速提吊節告
人卷通併問招開詳未報續准兵部咨為急處
累年未獲反賊首惡以彰

三十二

國法以快人心以消地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
劉琦奏奉
聖旨這事情著彼處撫按官從公查勘上緊歸結該
衙門知道欽此又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山西監察
御史馬錄奏為劾武職重臣恃勢囑託重情罪
犯事該本院覆題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著撫按官從公歸結欽此欽遵備
咨到臣俱經會行都布按三司掌印等官會勘
并行分巡冀寧道僉事章綸就近拘提張寅該
都里老遞年鄭佐年高知因并族屬人等到官

研審張寅是否該縣人氏自祖以來曾否在彼
相繼居住有無根基家業是否的名李午改名
張寅賄求五臺縣張氏冒入伊籍何年遷移徐
溝縣地方潛住及行崞縣查勘有無李午戶籍
忻州查勘是否妖賊李鉞之姪亦便就備細查
勘務要詳究的實呈報去後又該臣行據陝西
按察司整飭延安兵備副使王昂呈將鄜州并
洛川縣年老知識李五謀反根因石文舉等一
十五名并備細供詞圖畫李福達影像解送前
來亦經會發各官對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巡
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覆審無異除將反賊李
福達并男李大義李大禮批行各官牢固監候
及將伊義孫男李來住男婦郭氏楊氏孫女李
大女李二女李三女義孫女李閱存李春梅各
嚴謹拘繫并將五臺縣知縣楊琦崞縣知縣仇
相署徐溝縣事文水縣縣丞曹巍與冒收李福
達入籍已故張子名戶內容隱人等行令按察
司嚴提結報外參照犯人李福達始以山民號
稱善友習學彌勒佛教脅從反逆妖賊後羣党
事露元惡伏誅既蒙饒死充軍正宜革心向順

三十三

却乃潛走他鄉復萌異志造妖妄之語聚羣賊
不下數千貽地方之危殺良民幾乎滿萬妄稱
天分密得起手之期暗邀人心共約待時而舉
刲殺固非身為反逆實伊作倡雖潛踪秘影而
罪跡漸影縱改姓埋名而惡像自在罪惡貫盈
神人共憤凌遲處死尚有餘辜及照武定侯郭
勛官雖勲貴重爵人則憸利鄙夫交結非人囑
託公事雖妖賊反跡未必明知而術容私謁不
行避忌恃勢要而不顧律法肆陰邪而大乖禮
度事屬有違法當提問再照李福達未獲長男
李大仁先年納吏見今在京辦事并李福達妻
杜氏男婦王氏孫男李相李岳義孫李樻牙孫
女李京女俱律該緣坐人數其先年發遣鎮番
衛永遠充軍堂兄李福溫伊男李俊李二李三
俱例該勾補軍丁見今俱在京城潛住若不通
行緝拏未免望風逃遁如蒙乞
勅都察院并緝事衙門五城兵馬司將李大仁等密
切拿獲通發臣等會問悉寘之法庶使餘孽殲
除妖風熄滅實為便益緣李福達係謀反重犯
李大義李大禮俱係緣坐重刑郭勛係武職重
臣并李福達緣坐家口李來住楊氏郭氏及財
產與律不該載孫女李大女李二女李三女義
孫女李關存李春梅俱例應奏
請定奪及節奉
欽依這事情着彼處撫按官從公查勘上緊歸結這
事已有旨著撫按官從公歸結等因抄行間又該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奏為急處累年未獲
反賊首惡以彰
國法以快人心以消地方後患事俱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道案查相同具
呈到院臣等看得巡撫山西都御史江潮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馬錄奏會問得犯人張寅即李
福達犯該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凌遲處
死李大義李大禮俱李福達男各年十六以上
律斬俱決不待時李來住係李福達義孫男郭
氏楊氏俱李福達男婦俱給付功臣之家為奴
財產入官參詳合律照行事理亦已明白相應
依擬并李福達見在孫女李大女等義孫女關
存等俱律不該載但事體重大委難輕縱為照
李福達罪惡深重死有餘辜若不即時處決恐

致他虞及照武定侯郭勛前項事情既該撫按
官勘明參奏前來律應有罪其在京潛住李大
仁等合即緝拿解發會問歸結本院俱候
命下之日仍咨行各官即將李福達并李大義等押
赴市曹依擬處决及將李來住等解京給發功
臣之家為奴郭勛行令該道提問如律照例奏
請發落以為重臣交結非人囑託公事之戒李大仁
等通行錦衣衛緝事等衙門并巡視五城御史
密切緝拿獲日解發山西原問衙門問結其李
大女等合無一體解京給發為奴惟復別有定
奪緣李福達係謀反重犯李大義等俱緣坐重
刑郭勛係武職重臣李來住等俱緣坐家口李
大女等俱律不該載例該奏
請定奪人數及先奉
欽依這事情着彼處撫按官從公查勘上緊歸結這
事已有旨着撫按官從公歸結并今奉
欽依都察院知道事理等因於嘉靖五年十一月二
十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李福達并李大義等着都依擬處决李來住
等并李大女等俱解京給發功臣為奴財產入官未
獲李大仁等密切緝拿解發問結郭勛著回將話
來欽此
刑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張達等謹
題為糾劾黨叛大臣以消災異事近該巡撫山西
都御史等官江潮等勘報妖賊李福達惑衆謀
逆并武定侯郭勛黨叛囑託等情續該都察院
覆題
陛下將福達等依律處治郭勛特蒙
寬宥臣等切惟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故我
聖祖制律凡謀叛大逆者處以極刑而知情故縱者
必從重典今福達以妖幻之術誑誘愚民稱兵
犯順僭號攻城此固
國之巨寇而民之大憝也勛乃為之賫書遠囑說
詞稱寃黨叛逆而悖
君父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勛之罪可勝誅
哉且其自稱父子相識又云妾被薛良誣告則
知情故縱之實已自無詞不知彼處勘官何以
竟誘之曰反跡未必明知通神之姦猶得以彌
縫於敗露之後此又臣等之所以竊駭而疑者

也謹按漢紀張角奉事黄老教授徒衆後角勑
諸方居起八州響應雖尋被撲滅而東都之業
自是不競今若使勛之囑得行福達之術得以
復試四方狂愚妄希富貴勛握重兵於内福達
倡逆謀於外
天祚
皇明必無他慮第恐震驚
宗廟魚肉生民有所不免此時雖斬勛萬段亦無益
也是以該科昨者會議興革列為第一事正欲
東筆
三十八
華袞之前面折其黨叛之罪明自劾於汲黯詰公孫
弘唐垧訶王安石之義不意自知避忌不赴議
所以故一時論者或謂彼既有罪之人决不當
在議事之列或謂見係五府大臣終礙畫題謀
議不一欲
請而止夫天道罰惡鬼神惡盈以黨叛如勛而復得
以厠雲臺議政之數殆恐
天意之未必回也況其侵漁草場租稅掊尅貧軍衣
粮專横不逞莫罄名言人怨天怒已非一日
陛下顧乃遺明典忽遠圖使之久處危疑此大非

宗社之福也伏望
俯回離照
大奮乾剛將勛仍依該院原擬行令提問如律庶幾
叛逆不縱而
天心克享災異可消矣等因於本年十二月初五日
奏奉
聖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
弔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該
衙門知道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顏頤壽等謹
三十九
題為奉
欽依會審謀反妖賊人犯事該刑科等科右給事中
等官張逵等題為糾劾黨叛大臣以消災異事
節該奉
聖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
弔始末干證人卷問理欽此續該錦衣衛副千戶
戴偉題前事奉
聖旨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同三法司錦衣
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偏狗
私情酷刑拷訊欽此又該錦衣衛鎮撫司掌司事

本衛指揮僉事陸松等題前事奉
聖旨是便上緊會官問得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嘉靖
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該臣等刑部都察院大理
寺錦衣衛鎮撫司等官於京畿道會同將李福
達等一干人証逐一審得韓良相李景全戚廣
杜文住薛良等各執稱張寅即李福達改名張
寅冒籍五臺縣張子名冊內衆証明白俱與原
招相同及審得李福達李大義李大禮郭氏及伊
親趙勝并高武李景福張子義等各言語不同
支吾掩飾難便歸結合無候催陝西洛川縣干
証人等到日容令臣等會同通行用刑鞫審取
具歸一供詞議擬情罪明白奏
請定奪等因於本月二十五日奏奉
聖旨這一干人証并畢昭等原問應查文卷你每還
會多官午門前從公鞫問務見明白來說勿得狗
情回護欽此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顏頤壽等爲奉
欽依會審謀反妖賊人犯事先該本部會同都察院
大理寺錦衣衛鎮撫司題前事奉
欽依這干人証并畢昭等原問應查文卷你每還會
多官午門前從公鞫問務見明白來說勿得狗情
回護欽此嘉靖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臣等會同府
部院寺衛司科道等衙門鎮遠侯等官顧仕隆
等於
午門前從公鞫問今將取到各犯口詞開具于后
計開
一審得李景全說稱弘治二年爲因李錢事與
李福達同在代州坐監兩箇月將李福達問充
軍小的也問充軍這張寅委的是李福達不虧
他
一審得戚廣說稱正德七年娶李福達義女爲
妻正德十年小的妻有病去他家調理痊可回
家說稱你再不要到他家去他是李福達恐後
事累你文水縣有七八人商量行事後李福達
妻杜氏使小的叫他兄弟杜文住隨到杜文住
家杜文住說稱我姐叫做妙順他不肯認我我
不去戚廣又說稱不虧李福達他將人家閨女
媳婦都要了及將畢都御史原問揭帖開稱據
太原府回稱戚廣結稱張寅係太原左衛指揮
並無惑衆聚謀作就廣亦無與薛良草稿委係

薛良誣告等語審問戚廣回說我原未到官不
知從何招出前項緣由
一審得杜文住說稱我是崞縣人與李福達無親
我姐夫也叫做李福達矮矮些兒臉上有麻巴
及審杜文住你姐夫在那裏他又說不知在那
裏去了戚廣與我有讎因我打他二掌
一審得韓良相說稱正德十六年我在家做將
軍與他來往相交當初不曉的他是李福達因
後上納指揮我同傳文相送軸作賀隨有李福
達堂兄李福溫男李俊李二李三在京做酒大
工聞知跟到缸市認他被他不認向我說稱張
寅是我叔子李福達小名五禿子你若不信取
起帽子看後小的取看果是禿子因怪小的攘
鬧一場後小的恐他害了性命告病回去李廉
使訪知韓將軍知道備細後叫小的去審証他
委的是李福達
一審得陝西洛川縣人邵繼宗小的是邵進祿
兄弟有兄邵進祿委的投李五作善友夜聚曉
散
一審得屈吼等四人說稱小的們都認得他委
的是李五曾在小的縣中賣藥
一審得王文政說稱認的李五曾與小的對門
住一年賣藥
一審得石文舉說稱小的在洛川縣關外住李
五在城裏住賣藥問他是那裏人他說是崞縣
人因為人命出外躲後往東山與邵進祿等結
交謀反仍又去說洛川士夫聞知前因同去稟
知縣田濟申上司差指揮一員帶領十箇軍牢
前到東山屯裏訪拿被邵進祿等假裝地方居
民拿酒飯與指揮軍牢吃都醉了內有一箇軍
牢不飲酒聽得他密謀要害指揮走了他至晚
果將柴二三百担圍住房子放火將指揮軍牢
都燒死了次日早他聚同夥人張打旗號來攻
縣城知縣走了將縣并東三房燒了封庫封獄
又收知縣妻男俱各殺死立有牌號殺人頭三
箇離縣十里路有靳家院跟隨他的人李善陳
和厚知証去年鄜州知州忽然到縣假說縣堂
燒燬本縣無有錢粮修理分付知縣你叫城中
知事鄉老來說前項事情知州就問小的等你
們認得李五麼小的回說李五在我縣中賣藥

日久小的們常見他與秀才們下棊他如今就
剝了皮我也認得隨教畫匠在傍小的從頭說
出李五的模樣畫了看他相似就將小的們解
去王兵備轉送山西李廉使將小的們十五人
放在堂東邊將李五等一樣十人在堂西站立
教小的每認數至第七箇小的說稱李五有了
李廉使就吃一驚起身說你們莫錯認了小的
們回說若錯認了就替他死當時就將李五肘
鐐送監二司官俱在都察院會審他及審白成
張聚陳子隆陳金趙鋭傅玫武仲良馮勝等各
四四
審與石文舉等亦各相同
一審得鄜州人李善說稱弘治十四年李福達
在小的家住當初行醫知他叫做李五夜聚曉
散是箇禿子及審高尚節亦說稱他是李五弘
治十年帶領家小在小的家住一年審王宗美
亦同一審得魏恭說稱小的徐溝縣人在洛川縣做
典史解卷送孫兵備處照刷查出李五謀反事
情知州劉永振當稟說李五見今在魏恭原籍縣
內改名張寅潛住孫兵備即令小的去原籍拿
小的恐怕不的精書與男魏相查出小的親戚

有無張寅在彼潛住今陝西查他作反魏相訪
無指實一向不曾回報後因劉給事中等參他是
洛川反賊李五行文陝西兵備道差魏恭押解
石文舉等前來山西劉永振說稱小的不曾差
魏恭訪拿止是孫兵備差他
一審得陳金說稱弘治十三年李五帶家小在
李善家住行醫叫做李五
一審得周純說稱小的父親是儀賓訪得是實
亦曾首他謀反事情被他賄囑反將小的打得
不成人險些將性命害了他妻的是李福達若
四五
不是小的一家抄扎
一審得里老韓大善高五說稱只知是張寅徐
溝縣同戈里住正德六年置買庄田
一審得書手李景富說稱嘉靖元年造入冊内
只知是張寅
一審得張子義說稱張寅是我叔子弘治十年
來家是張馬兒户下子孫
一審得趙勝說稱與他做親是張寅
一對審薛良李福達薛良問說你說你是張寅
你妻家姓甚麼李福達回說我妻姓林盂縣人

及審李福達前日你如何稱係徐州人李福達
回說徐州要過復又審他你兒子李大義李大
禮如何說是在京人李福達只罵薛良欠債有
讐等語並無回答等因於本日奏奉
聖旨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推問事情不行從公
審鞫卻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
所訐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誣若今勘是
實原問官員俱該參究你每緣何不將兩情虛心
細審輒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
人犯且都監著待齋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問
該衙門知道欽此
大學士臣楊一清等謹
題該刑部等衙門尚書顏頤壽等奉
旨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府部科道等官會審犯人張
寅等鞫取口詞開奏奉
聖旨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推問事情不行從公
審鞫卻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
所訐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誣若今勘是
實原問官員俱該參究你每緣何不將兩情虛心
細審輒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
人犯且都監著待齋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
問欽此仰惟
陛下好生之德因見各犯事干謀反重情先該都御
史畢昭行委山西按察司將薛良所告勘審問
擬發落訖與今都御史江潮御史馬錄等行委
山西三司官員所問事干一連招情各異所坐
罪名輕重不同今各官會問止以江潮等所奏
為主恐有偏狥回護萬一情狀未明坐以謀反
重罪不無冤濫以此欲親屈
宸嚴面行鞫審庶得真情此蓋古帝王欽恤敬忌之
心也但天子之體與臣下不同有司之職非人
君所宜與三法司錦衣衛係專理刑名衙門今
此一事案牘具明詞証咸在乃不能從公審鞫
至勞
萬乘之尊與縲絏罪人相質問褻
雷霆之威失輕重之體各官有何面目立於班行之
內哉伏望
聖明俯從臣等所言收回前
命不必親問仍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并多官於
午門前從公再行鞫審務要的見張寅是否李福

達且各犯人証俱在若衆証明白尚不輸服加
之以刑則真情自然吐露獄詞自然歸一何必
上勞黼扆之尊以親獄訟之事哉臣等心有未安不
敢不盡其愚等因於四月初三日奏奉
聖旨他每職掌刑名不肯用心鞫問往往舍公行私
朕欲親問庶得真情卿等既這等說且還着三法
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同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
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
來定奪若再似前不循公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
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審干碍原問官員
拏問重治不饒欽此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顏頤壽等謹
題為奉
欽依會審謀反妖賊人犯事該嘉靖六年三月二十
六日臣等會同府部司科道等衙門鎮遠侯等
官顧仕隆等於
午門前鞫問過犯人張寅等口詞進呈節該奉
欽依這一干人犯待齋祀畢日拏在午門前待朕親
問欽此續該大學士楊一清等題奉
欽依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四日會同虛心兩平推鞫
審得張寅口稱虧枉止因薛良有仇控告陷害
及將山西按察使李珏原勘揭帖逐一詳審薛
良所告中間情詞亦多不實彼時因無証佐未
曾具招歸結及審鄜州洛川縣石文舉等十五
人執稱張寅的係李五弘治十四年至十八年
俱在李善等家居住行醫正德元年不知去向
正德七年邵進祿等殺官封縣之時李五不在
是先年造寫妖書惑衆致傳寫招有前項情節
在卷看得按察使今陞僉都御史李珏先次
不候衆証拘集却乃含糊開具揭帖以致本犯
展轉有詞臣等奉
旨推問仰惟
皇上敬
天恤民加意平獄敢不上體
仁慈將順
德意用心推鞫期免譴責伏望
皇上俯垂
天聽將前項事由早
賜裁決下法司議擬上
請臣等不勝待罪之至等因於本日奏奉

聖旨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的係李五未見
質証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
等搆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
所告招証後乃不候衆証拘集輙擬謀反重罪撫
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
明拏解來京節次着你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
詞偏徇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
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茍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
犯拏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供招仍
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干礙
應參官員一併參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欽此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顏頤壽等謹
題為奉
欽依會審妖賊人犯事案查先為劾武職重臣恃勢
囑託重情罪犯事該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江
潮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會問得犯人張寅
即李福達犯該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凌
遲處死李大義李大禮俱李福達男各年十六
以上律斬俱決不待時李來住係李福達義孫
男郭氏楊氏俱李福達男婦俱給付功臣之家
為奴財產入官等因題奉
欽依該都察院參詳合律覆題節奉
欽依是李福達并李大義等都依擬處決李來住等
并李大女等俱解京給發功臣為奴財產入官欽
此已經欽遵備行去後該刑科等科右給事中
等官張逵等題為糾劾黨叛大臣以消災異事
節奉
欽依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
吊始末干證人卷來京問理欽此該錦衣衛副千
戶戴偉題奉
欽依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候著會同三法司錦衣
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偏徇
私情酷刑拷訊欽此欽遵於京畿道會問取具口
詞題奉
欽依這一干人證并畢昭等原問應查人卷你每還
會多官午門前從公鞫問務見明白來說勿得徇
情回護欽此隨據陝西按察司將鄜州及洛川縣
知證人石文舉等前來欽遵於
午門前會審開具口詞題奉
欽依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推問事情不行從公

審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況薛良
所訐事情已經畢招等委官勘明招誣若今勘是
實原問官員俱該參究你每緣何不將兩詞虛
心細審輒欲符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
人犯且都監著待齋祀畢日拏在午門前朕親問
欽此該大學士楊一清等題奉
欽依他每職掌刑名不肯用心鞫問往往舍公行私
朕欲親問庶得真情卿等既這等說且還著三法
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同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
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
來定奪若再似前不循公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
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問干礙原問官員
拏問重治欽此又經會同再問仍具略節口詞題
奉
欽依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的係李五未見
質證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
等搆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
所告招誣後乃不候衆證拘集輒擬謀反重罪撫
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
明拏解來京節次著你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
詞偏情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
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
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供招仍
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干礙
應參官員一併參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欽此欽
遵復於
午門前會問得一名張寅即李福達又名李五年
六十七歲係山西太原府崞縣在城坊民狀招
成化十八等年有反賊監故王良已處決李鉞
誘引福達等妄稱彌勒佛等教夜聚曉散弘治
二年謀反事發福達與已發遣堂兄李福溫并
李鉞在官姪李景全等俱護送代州坐監兩月
該撫鎮等衙門奏奉
欽依將福達問發山丹衛李福溫李景全等鎮番等
衛所各永遠充軍福達與李景全不合違例逃
回至弘治十年福達帶領家口潛去陝西鄜州
改名李五隱情投本州在官民高尚節已故父
高英家避住弘治十三年正月內福達又移向
在官王宗英已故父王道家先後賃房行醫本
年二月內福達潛回崞縣蒙清軍公 御史 清

出將福達照例改發遼東山海衛永遠充軍見
存清軍丁口簿籍為照福達又不合違例逃回
仍帶家口潛去鄜州避住弘治十四年五月內
投本州在官民李善家行醫慣怕查出逃回等
情由將未到官長男李大仁混名宋金子在官次
男李大義混名司馬文三男李大禮混名王來
遠圖秘踪跡彼有在官陳子隆與李善兄弟有
親往來俱各相熟至弘治十八年間福達不與
李善說知去向帶家潛到洛川縣胡家原節投
已殺死賊首邵進祿族人在官邵繼宗家及在
五十四
官白時榮未到父白成各店內行醫有在官傳致
王文政與邵繼宗對門居住并在官屈吼馮勝
武仲良趙銳各親見福達在縣賣藥在官石
文舉親見常與秀才下棊後又移到在官張聚
伊已殺妖賊兄張萬家住過各認識福達比時
的名李五福達因在彼行醫日久不合又妄稱彌
勒佛教善惑人民造寫妖書二本一本稱名風
流記上寫庚午辛未顯災厄後至饑饉在候
雞戌亥之年兵亂起燕秦趙魏骨如泥東海
湧出十八子燕京城裏血成泥回回達達都殺盡

滿城男女哭啼啼人民簡簡無路走鬼神號哭
滿城悲簡簡出聲叫苦殺宰相官員疾誅泥爾時
彌勒佛贊言善哉善哉等語一本稱名太上
玄天垂文書上寫妖曲囑付你招募一股人教
你着意受堅心等爺爺是當陽掌教尊九品蓮
臺你受用爺爺這裏撒天星撒下七百四十名陝西
界上一百二十單五名不論男婦哥姐們爺爺
北京望東京治了事來望西行陝西界上且安
身老爺爺要坐雍州城龍亭裏面且安身二十
八宿護主人七十二賢在延邊九耀星官護全
五十五
船八十一洞真人在秦川五百羅漢星當頭見
撒下天星要變亂世人不知古今人又唱交年正
月又不收人民都愁九簡女人守一夫妻不顧二
月裏時年又臨近人民緊急磨刼之年又受
困磨刼之年餓死人民逃生三月裏百草生
芽誰人識咱錦雞叫聲赴龍華寺四月裏時
年漸漸來把人都熬壞西佛如來交世界世界
亂五月裏天兵又下凡人受磨難三十五佛赴金
船變亂之曲密傳與在官民陳金已監故父陳
和厚聽信在家吃齋供養當有邵進祿并監故

惠慶馬景文劉世美曹宣各聞知福達造有前
項妖書亦潛來陳和厚家投拜福達為師請去
邵進祿家傳奉各穿戴白衣白巾習學白蓮教
法夜聚曉散福達又不合向惠慶等詐說我有
天分今磨却年了輪該我掌教天下我且回家
你們只管多招人馬待我來時起手等語惠慶
等各就用術惑人福達等前罪遇蒙正德五年九
月十八日
赦宥福達又不合仍前扇惑本年十二月內福達又
到河南地方往來行醫潛住正德六年月日不 [五五六]
等已斬首楊賢等各訪知陳和厚邵進祿惠慶
高景文等抄有妖書妖曲各不合陸續隨從習
學妖術共密謀反正德七年二月內福達潛回
山西各州縣行醫本年九月內邵進祿等事露
官府緝捕緊急因見福達不來今已死夥賊李
鐵漢等前去山西邀請福達又不合與李鐵漢
等密說十月下旬是好時分你們只管鋪派起
手那時我來等語以致李鐵漢傳向邵進祿惠
慶劉世美楊賢等各就被惑商說爺爺去時亦
曾分付倘若爺爺來遲我們都是死不如先自

加此二官職就行起手邵進祿等就各自稱大
大王二大王三大王四大王元帥國公尚書等
官職議定紅旗殺人白旗招人各穿帶白衣白
巾約稱依殺人多寡加封官職子孫永為襲替
輩輩受福等語俱在洛川縣石堡山等處地方
糾集三百餘人及逼擄已監故何鑾漢等一千
餘人張打旗號各執弓箭鎗刀等器前到洛川
縣地名崖窰莊等處放火殺人攻城劫庫劫獄
作亂後被陝西撫鎮三司動調官軍撫剿生獲
石江惠祥殺敗丁聰等奪獲旗面妖書等項問
擬謀反各處決發遣發落訖正德八年八月內 [五五七]
福達帶領家口到河南衛輝府隱情投失記名
李儀賓店內避住間聞知邵進祿等事發行文
各省緝捕要得改變姓名脫罪比有五臺縣在
官張子義已故兄書手張子名前往南京解送
黃冊路經衛輝府偶到福達店內住歇因講五
臺縣風土福達就不合許說我亦係五臺縣姓
張人民就行冒認張子名戶籍被伊貪圖盤纏
酒食亦就冒認將伊戶宗已故張宣張宗等名
并軍匠籍備寫底單遞與福達收訖改名張寅

并將李大仁等三男俱改張姓避住後因先後
相識人多雜呼福達或張官人或李官人不便
就又帶領家小移來山西徐溝縣同戈鎮稱係
五臺縣天池都張子名叔在外買賣隱情投本
縣在官民楊鼎趙勝家各不合不審來歷容住
在官韓大善知證楊鼎趙勝前罪遇蒙正德九
年正月二十八日
赦宥詑比時福達因在陝西惑衆誆錢積成巨富陸
續就在同戈鎮及省城太子府巷置買房產避
住就令男李大仁等前去五臺縣張子名戶內
五八
寅緣將福達父子名字填在伊宗譜內伊亦將
福達妻女抄記認是伊叔往來避住正德十一
年福達聞知陝西緝捕緊急不合越關來京因
抄知張子名原係匠戶註逃年久就不合頂張
馬兒戶名朦朧告投工部當匠正德十三年間
有在官革役將軍韓良相在順城門未到張二
家住與福達相認鄉里交往正德十四等年福
達遇例不合令男李大仁李大義李大禮各不
合以五臺縣張子名戶丁瞞蔽在官里老高武
等各不合朦朧具結李大仁上納府史李大禮
納承差李大義納典膳福達在京亦不合以張
寅姓名假稱援例監生赴順天府上納太原左
衛指揮職銜有未到聽選官傳文相與同韓良
相各出銀一錢送軸作賀會酒詑本年五月內
福達不合隱下前項情罪捏稱善能合藥脩養
燒煉點丹哄誘武定侯郭勛亦不合聽信節與
福達往來後福達未到堂姪李俊李二李三俱
在京傭雇造酒向韓良相密說我們是李福温
兒子如今上官的張寅原名李福達是俺五叔
我去缸市認他他不肯認我你們不信取起帽
五九
看他是禿子等語彼韓良相聽記隨將福達帽
取看果是禿子因與韓良相攘鬧各散福達記
恨在心節欲尋事陷害韓良相懼怕告病回籍
詑福達因納指揮前去太原左衛迎賀畢日復
回徐溝縣同戈鎮并省城太子府巷往來住坐
本年十二月內有先任洛川縣典史在官魏恭
解卷兵備孫副使處照刷因查問邵進祿等作
反事情訪知福達改名張寅在同戈鎮與魏恭
隣住當喚魏恭并先任鄜州知州在官劉永振
審問當令魏恭緝拿魏恭恐怕不的稍書與伊

在官男魏相并未到魏槐查問來歷魏相一向不曾回
報高武等前罪過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赦宥李大仁李太義李大禮各不合不行首正福達
嘉靖元年大造黃冊福達要得冒合戶籍又不
合暗令張子名添造伊戶新收叔張寅年五十
四歲弟張大仁年叁拾歲張大義年二十五歲
張大禮年二十三歲并幼男婦女俱捏註原先
漏報等字樣隱情說與在官書手李景富不合
不審來歷收造在冊嘉靖三年五月內在官民
薛良時常根問福達籍貫來歷并借李大禮銀
六十
兩節被逼討結仇因訪知魏恭稍書伊男查訪
情由要行訐告福達疑懼又不合越關來京避
住本年七月內在官周純與李大禮為因馬匹
爭告周純父儀賓亦曾口首在官本年八月內
薛良將福達充軍逃回并在陝西妖言惑衆等
情不合添捏未到街民張仲紀等時常計議在
官李仲和備知等項虛實情詞具狀赴巡撫畢
都御史處告批按察司將男李大義等捉獲監
候挨拿間嘉靖四年二月內有李大禮將薛良
先年因奸威逼人命先問斬罪後辯徒罪擺站

在逃等項事情亦具狀赴畢節都御史處告批按察
司問報本年伍月內福達知男李大禮等捉獲惧
怕一時招出前情自投本院送發按察司及又令
在官李來住抱訴本院并批本司行提魏槐
等審理間本年七月內薛良又將情具狀令未
到妻張氏赴巡按張御史處告批按察司審勘
行間本司差人前去陝西按察司抄關原問李
五招由到司本年八月內有薛良訪知福達在
官義女婿戚廣時常對人揚說我外父張
寅的係崞縣李福達我妻曾說你不要到他
六十一
家去他常有善友來往恐後累你等語後
福達未到妻杜氏因福達與未到王寡婦李氏
胡氏各不合假以布施通奸夫婦不和將杜氏打罵
令戚廣尋伊在官弟杜文住來與我作主戚廣
到杜文住家說知前情杜文住回說我姐叫名妙
順我姐夫不認我我不去等語戚廣亦恠福達
當將前情開寫草稿遞與薛良伊就備情不
合添捏福達聚衆謀奪
晉位事覺用銀二百餘兩付與未到王資過送
王府派滅等項虛詞具狀開單赴告巡按張御史

并清軍儲御吏處各批按察司查問通行五臺
徐溝崞等縣查勘有五臺縣知縣未到楊琦不
合依憑里隣高武等妄結張寅曾祖張馬兒先
於洪武年間充北京工部鉄匠傳至張寅幼名
張四兒成化年間成丁當匠委係五臺縣天池
都軍匠户比徐溝縣署印縣丞未到曾巍不合
朦朧止查福達與薛良有仇并同戈鎮置買房屋
等項申結及崞縣知縣未到仇相不合不將舉縣
坊都籍冊通查的實却朦朧結稱本縣左廂都
委無福達姓名回報到司此有原問官按察使

今陞僉都御史李珏不合不候衆證查審輙憑
各縣申結取具口詞開寫揭帖含糊呈請先任
畢都御史亦不合不行批示本年十等月日不
等福達與薛良仍各謄寫前詞赴 接 任江都
御史處告批按察司提吊人卷併問亦不合不行
駁查輙便憑信批發再審具招回繳嘉請五年
五月内李大仁在京慮恐巡按馬御史駁勘不合
央求武定侯郭勛不合聽依就行寫書 一 紙
内稱張寅係伊舊識被人誣告不過因嫉其
富乞矜宥等語并香一封隱情付與 鎮守太

監未到家人張佑齎赴馬御史處投嘱當蒙拆看
驚疑吊卷查知福達係薛良訐告人犯郭勛寫書
懇嘱恐有誆騙等情書 香 封 發 貯 庫 具 本
將郭勛參行都察院題覆間郭 勛 具 奏 認 罪
不合䁥福連要行分豁嘉請伍年六月内有兵科
給事中劉琦原係洛川縣人備知福達前情具
本奏行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并 查 抄 陝 西
原奏問李五招由行馬御史處各 會 案 行 都
布按三司掌印官及分巡章僉事各會勘間蒙於
布政司架閣庫查得五臺縣黃冊内正德七年

以前天池都並無張寅在冊至嘉請元年新收
項下方有張寅并張大仁張大義張大禮等新
添姓名及拘韓良相與福達審証前情取供在
官又蒙章僉事訪拘福達妻弟杜文住并在官
義女壻程表各到官供証明白關行按察司又
蒙江都御史備咨巡撫陝西王都御史行委延
安兵備王副使轉行鄜州知州杜蕙查拘先年
歇家高尚節及石文舉等四十四名到官研審
是的人拘魏恭審問明白通行呈送王都御史
咨解江都御史發解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及

章僉事將福達監內取出仍選本司年大有鬚
吏典皂隸人等一十六名與福達俱穿戴一色
衣帽朝東站立喚進石文舉等認識石文舉等
數至第七箇將福達扯住說稱這是李五比時
李廉使就吃一驚起身說稱你們莫錯認石文
舉等又說李五就是剝了皮我們也都認得若
是錯了就替他死等語當將福達肘鐐送監隨
該章僉事檢尋原問福達山丹衛充軍文卷關
送到司并吊崞縣成化十八年黃冊查得福達
係本縣在城坊民戶內原有福達名姓各情明 六十四
白問擬福達謀反凌遲處死李大義李大禮緣
坐斬罪在官楊氏郭氏為奴趙勝薛良各杖罪
戚廣韓良相魏相石文舉屈吼武仲良馮勝邵
繼宗王文政傅玫趙鋭張聚陳全陳子隆高尚
節李善王宗美各供明并將福達在官家屬李
大女李二女李三女李閏存李春梅及李來住
楊氏郭氏奏
請奉
欽依將福達李大義李大禮處決間隨該先任刑科右
給事中張達等題奉

欽依差錦衣衛千戶提吊福達人卷添提在官郭希
本薛世玉等各到京奏送鎮撫司收候間隨該
巡視南城任御史訪得李大義等各在官親識
魏慶吳保郭純高友福韓摘麦王玄各不合越
關來京與福達等探聽消息通行具奏拏送該
司監候續該鎮撫司題奉
欽依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官於京畿道推問得韓良
相李景全戚廣杜文住薛良等各執稱張寅即
李福達冒籍五臺縣張子名冊內比張子義不
合仍稱福達是伊房叔審證明白等因題奉 六十五
欽依遵奉間隨據陝西該司將李善石文舉等一十五
名解到會同多官
午門前從公鞫問蒙將福達等會審口詞
進呈又奉
欽依欲行親問續該大學士楊一清等題奉
欽依仍會同多官
午門前會審得福達口稱寃枉不肯輸服及查薛
良原告亦多虛詞混實有石文舉等一十五人衆
證福達的係李五造寓妖書惑衆等因具題奉
欽依復於

午門前會官研審前情明白審李景全同在忻州
監兩月高尚節王宗美李善邵継宗張聚俱容
留行醫陳全被陷伊父監故陳子隆往來相識
傳玫王文政對門居住屈吼白時榮馮勝武仲
良趙鋭親見在縣賣藥石文舉見伊常與秀
才下綦韓良相鄉里交往看係禿子戚廣因妻
阻錢恐後貽累魏恭稍書伊男查訪周純伊父訪
實首告俱各執稱委係福達李五識認是的并
審韓大善止因同戈鎮置產高武曾說張家新
添一户人丁李景富止知嘉靖元年入籍張子 六六
義說是逆回叔子趙勝揚鼎因置莊結親各止
知福達後來名張寅不知正德七年以前妖言
謀逆并改名來歷及查據前項妖書二本比時
捉獲邵進祿影內妖賊丁聰等俱各先後奪
獲見有招卷存證及薛良訐告福達前情委
係有仇其妄稱手指龍虎形左肋有硃砂字
不曾告入詞狀各是實薛良等前罪遇蒙嘉
請六年二月十三日
恩詔凡問刑衙門見問囚犯徒流笞杖悉宥其罪將福達
等會問罪犯
一會議得李福達等所犯李福達除越關與薛
良俱除不應輕罪不生外李福達合依造妖言
者律斬秋後處決魏慶吳保郭純高友福韓摘
麥王玄俱依越關者律各杖九十薛良李景福
張子義李大義李大禮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
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魏慶等俱有
大誥減等魏慶吳保郭純高友福韓摘麥王玄各杖
八十薛良李景富張子義李大義李大禮各杖
七十俱遇
恩宥免科魏慶吳保郭純高友福韓摘麥王玄薛良 六七
李景富張子義與供明高武趙勝楊鼎李大女
李二女李三女郭氏楊氏李春梅李景全李閑
存李來住戚廣周純魏相韓大善李仲和魏恭
郭希本韓良相劉永振程表杜文住薛世王
石文舉邵継宗白世榮王文政　馮勝　張聚傳
玫武仲良趙鋭屈吼陳子隆高　尚節王宗美
李善各還職寧家隨任李大義　李大禮冒籍
改姓上納典膳承差革去職役與李景全俱合
遞回山西按察司徑自查發施行
一照出未到李大仁楊琦曾巍仇相　王寡婦李

氏胡氏白成傳文相李俊李二李三魏槐張仲
紀張氏杜氏王資張佑張二俱供狀人免提李
福達原造妖書二本招稱比時先該陝西官軍
殺敗丁聰奪獲李福達入官財產仍行彼處官
司給查李大義等管業取領附卷原冒五臺縣
張子名及脫漏崞縣各籍冊俱改正參照妖犯
李福達懷挾妖術扇惑良民稔惡四十餘年誘
引數萬餘衆名為善友實是逆徒因而封縣殺
官却乃潛踪冒籍禍連三省巧出千方事雖妖
言情干反逆雖有正德五年
六八
赦原又經正德七年故犯身雖不行而造謀者律仍
為首名雖累變而衆證者即同獄成久恃依城
之狐難縱在押之虎問擬斬罪情重律輕查得
先年妖言犯人王豸止因稱說命有天月二德
足生紅誌一顆因而惑衆該刑部奏
欽依比擬謀反凌遲處死今李福達比照王豸情罪
尤重止擬妖言斬罪似尚未愜輿情武定侯郭
勛假私書以囑託公事枉
國法以回護妖人縱惡長姦飾詞强辯 先任山
西按察使今陞都御史李珏先次不候衆証偏聽

取供後又與左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李璋署都指
揮僉事馬豸僉事章綸承委覆勘自合周詳
所議罪犯亦有未明未審故失公私均為出入
死罪都御史畢昭因循不決苟且為謀以致公
事稽遲姦徒展轉都御史江潮接管地方重情
不行用心體訪輒依原勘批令具招又與御史
馬錄止知石文舉等衆證委是的實不審薛良
所告亦有虛誣仍欠撥查依文回奏五臺縣知縣
楊琦崞縣知縣仇相徐溝縣署印縣丞曾巍不
行從實查勘俱係苟且結申以致籍冊不明因
六九
而情犯不實以上各官俱合有罪合無將李
福達查照王豸比依謀反凌遲處死決不待
時惟復仍坐妖言本律其武定侯郭勛等通
勅法司提問奏
請定奪俱乞
聖明裁處緣李福達係重刑郭勛係應議勳爵畢
昭江潮李璋李珏俱在京堂上官馬錄係京官馬
豸章綸俱方面官內李璋李珏又俱卑官犯罪
遷官事發及係奉
欽依會審妖賊人犯事理等因本月拾壹日奏奉

聖旨死刑大獄不可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先後
情詞不一及著你每會問及多偏聽回護不肯
從公詳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
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礙發
落必得原問原勘官員俱來質證方得明白各
犯且都牢固監著李珏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應
官更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户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
守催來京畢昭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員并委
官楊琦等都著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
來馬錄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官

校拏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欽此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顏頤壽等謹
題為會審人犯事臣等近奉
明旨於
午門外會問薛良所告張寅事犯已經會同多官
再三研審明白雖
廷鞫再上恐
天聽未回蓋
帝德本於好生顧臣職專於守法除審得衆證別
無異詞及查有妖書二本先該洛川縣拏獲具招
及將先今情詞逐一審究明白另行議擬開奏
外但招情據事實供中間根因曲折踪跡詭秘
未易指摘誠恐不能開悟
聖心敢昧萬萬死為
陛下陳之切詳張寅始末三易姓名其在徐溝匿名
避罪不知者槩謂良民夫以良民坐擬重罪上
干
陛下之疑一也薛良具告撫按先據按察使李珏
追問雖未具招多已涉虛及後會勘遂成大獄上
干

陛下之疑二也張寅有家產子女而指名為李五姓
名俱各不同似乎以東作西上干
陛下之疑三也
陛下於張寅之罪有三可疑而臣等不為
陛下盡言之止徒據法成招上
請裁奪此實重
陛下之疑而臣等犬馬之忱無以自白也敢昧萬萬
死為
陛下陳之臣等審據衆證參訪衆論平心易氣審
得張寅先於弘治二年的名李福達與王良李鉞

作耗事發充軍比有李景全同在代州與伊坐
監兩月及韓良相等與伊往來知證後改名李五
潛在鄜州洛川往來賣藥仍前惑衆　至正德
元年瞞蔽主家李善不知去向以後往來踪跡
不常後邵進祿等因而作亂殺官封縣先後殺
死累死平人不下數千爲禍極慘見有石文舉等
一十五人衆證俱稱的實臣等會問得張寅李
五李福達姓名雖有改變像貌別無異同先該
正德八年八月陝西撫按畫圖訪拏頭禿長身
黑面有鬚與今衆證無差臣等伏惟

陛下
知徐溝之張寅爲無干者未知其先洛川之李
五嵉縣之李福達也今衆證明白多官會問其
悪不在山西之徐溝地方而在陝西之鄜州洛
川等處其罪不犯於嘉靖之年而犯於正德七
年矣其李玨前勘涉虚者多係薛良所告當時
洛川之人尚未提到今其文移明開再行查訪歸
結亦可見其爲未成之獄也及洛川人犯既到
此時證佐的確其招服罪狀豈敢强無作有以
取欺罔乎是則罪犯之重不在張寅而在李五
矣臣等又勘得正德三年以前徐溝五臺並無
所謂張寅姓名其置買莊田俱在正德九年
以後其造入黃冊又在嘉靖元年豈有年過六
十生有男女俱各二十以上通作漏報者哉切以
名可逃匿罪難誣致縱使李五更名趙甲錢乙
衆證明白亦當有罪不求其實而求其名誠恐
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也今日多官勘問止應
據事執法若遷就以長姦則失之縱文致以深
入則失之枉縱與枉均之爲欺也欺君則欺天
萬死何足恤哉臣等待罪法司職掌刑獄明不
足以照奸多有未平之獄斷不足以聽訟豈無
不盡之情但李玉張寅來歷臣等虚心審訊參
聽衆證委有前情法難輕貸況本犯神奸妖
術蠱惑人心萬一臣等不能執持誤

陛下
失之輕縱異時人心搖動復如洛川之禍臣等
通伏斧鑕亦何足以逭欺罔之罪哉在昔堯時皋
陶爲士師有殺人者堯曰宥之三皋陶曰殺
之三

陛下
方隆堯舜之道臣等不以皋陶之所以事其君
者爲法是自絶於名教也臣等不勝殞越待罪
披瀝血誠干冒

天威等因於本月十一日奏奉
聖旨類頤壽等所司刑獄重事張寅事情屢著多
官會審他每武臣及各衙門官不肯出言公問
法司官主問又不從公分理朋謀揑誣泛言奏飾
且不究治都著戴罪辦事待再問明白一總發落
又問事之際自有體統次序其在列首則公矦等
次則尚書九卿今屬司科道等混擁喧譁大廷所
在這等不循規矩在外可知前日會審時也只是頤
壽并聶賢等言說只要招合他每的意事情何由
得明其出位喧攘的待問完一併處治欽此
七二
錦衣衛百戶劉泰謹
題為會審妖賊人犯事先該刑部等衙門尚書等
官顏頤壽等題前事節該奉
聖旨馬錄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官
校拏解來京欽此欽遵蒙差臣帶領旗校郭深等
欲行間訪得御史馬錄先行來京在於
大興隆寺僧人宗玉房內潛住當將本犯拏獲見在
等因於本月十六日奏奉
聖旨送鎮撫司監候會問該衙門知道欽此
左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子太傅惠安伯等官臣

張偉等為奉
欽依會審妖賊人犯事嘉靖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先該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顏頤壽等題前事奉
聖旨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
監人犯拏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證
務見明白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欽此欽遵於
本年八月初三日臣等多官會審得薛良供年
五十四歲山西太原府徐溝縣民良不務生理
專與人賭博教唆詞訟有張寅累次將良怙阻
以此結讐在心嘉靖三年五月內良揑稱在官
七三
魏恭任洛川縣典史訪知李福達改名李五曾
在陝西謀反逃走又改名張寅徐溝縣潛住虛
情具狀赴先任巡撫山西今丁憂省侯都御史
畢昭處告發按察司行提伊男張大義張大禮
等到官及差人行陝西按察司抄關原問何鸞
漢招出李五在彼傳寫妖書扇惑陳和厚邵進
祿等作反招由到司有張寅義女壻戚廣亦揑
伊原係反賊王良等事內善友問發充軍逃回
改名張寅與良說知良又添揑與街民張仲紀
常原李清等時常計議等項虛詞具狀赴見任

巡撫山西省候都御史江潮處告批按察司作
速提弔節告人卷問招開詳問又蒙巡按御史
馬錄亦為前事查催完報張寅令男張大仁央
求武定侯郭勛寫書一紙託送投囑致蒙具本
条行都察院有兵科給事中劉琦亦將李五晉
在洛川作亂事情具本奏行都察院通行撫按
衙門會行三司掌印官會問仍行陜西行提在
官石文舉李善陳于隆邵繼宗等到官俱各誤
認張寅即係李五以致問擬謀反重罪張大義
張大禮連坐奏奉
欽依處决間該先任刑科給事中張逵等題奉
欽依差錦衣衛千戶提弔人卷到京奏送鎮撫司收
候題奉
欽依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官於京畿道推問會審口
詞不一題奉
欽依仍會多官
午門前會審良等仍執原詞致蒙准信具招題奉
再問比張寅亦稱寃枉不肯輸服及查原招內
邵進祿等先在洛川謀反之時李五不在將張
寅改擬妖言罪名男張大義等不係連坐之數

題奉
欽依不見妖書下落又礙發落差官前去將巡撫都
御史江潮等并三司官員及委官揚琦等又行
取陸續到京該刑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監人犯拏在
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證蒙於本月初
三日提取良等原問過一干人犯并原問原勘
官再三質證有都御史江潮供稱嘉靖三年五
月內有薛良具狀告稱張寅係李福達先年在
於陜西洛川縣妖言倡亂等情告蒙前巡撫都
御史畢昭准發按察司訪問未結嘉靖四年十
月內潮接管節據薛良狀告前情并據張寅亦
訐薛良譬陷等情俱批仰按察司提弔人卷作
急問招呈詳未報續該本司行據崞縣知縣仇
相結稱伊縣左廂都并無李福達姓名五臺縣
知縣楊琦結稱張寅的係本縣天池都匠戶徐
溝縣署印縣丞曹巍結稱張寅見在徐溝縣置
産薛良原與張寅有讐等情各申報該司有原
任按察使今陞都御史李珏備開揭帖審稱薛
良所告多虛連人呈解潮處覆審相同將薛良

等責打原批發回該司仍批仰再審無異問招
呈詳該司猶豫一向未曾問報後因御史馬錄
給事中劉琦各具本叅奏節該都察院兵部題奉
欽依
備行巡撫衙門會行三司掌印官原任左布政
使今陞都御史李璋都指揮僉事馬豸并李珏
及分巡冀寧道僉事章綸勘問各官各不行追
究根因下落見得吊來何蠻漢招內情由開有
妖書言語一段有李五名字却將李五妄作李
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將何蠻漢妖 書事情
亦妄作張寅身上與李璋章綸馬豸各不行會
七十八
同仔細詳審先將張寅問擬謀反重罪一同掠行
呈詳到院湖失於詳駁依憑原擬就行會本奏
行都察院題奉
欽依
備行前來發落問續蒙差官提取一干人犯到京
問理又蒙行取湖等前來質證又審得馬錄供
稱先有薛良揑告張寅原係李福達 先 年 在
於洛川縣妖言倡亂等情告蒙都御史畢 昭
准行按察司查行問理間後因武定侯郭勛書
屬託錄與給事中劉琦各先後叅奏 節該 都
察院題奉
欽依
備行錄與都御史江潮會 行 三 司 官勘問
各官提吊人冊審得石文舉等妄認張寅等
因問擬死罪通行呈詳彼時錄前往潞州公幹江
都御史因各犯家遠放訖差人止送會稿比因地
方大事又奉
欽依
上緊勘問事理誠恐遲誤回奏不曾解審當即
會奏妻的不行駁查就行具奏及後又因緝訪事
情輒將張善張良奏解來 京 畢昭供 稱 原
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地方嘉靖三
年失記月日有薛良具告張寅事件看係反
七十九
逆重情事機不可宣露將狀密付按察司去
任僉事李潦分付會同分守冀寧道今陞任叅
政張羽密切拿人并該司行陝西提吊應查審
人卷彼因字樣不成狀式不曾批詞前狀後被李
潦失落續據按察使李珏同伊稟過本院追出
薛良狀底存照 嘉靖四年失記月日張寅
投到本院送發該司問理并審山西事情多
招涉虛因陝西人卷未取到未經究理續於本
年七月內離任回籍侍親訖審得先任山西
按察使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珏供稱嘉

靖四年二月內到任查得接管卷內先該前巡
撫都御史畢昭准發告人薛良狀詞查行問
理間後有接管巡撫都御史江潮亦行本司
行委五臺徐溝崞縣三縣查勘隨據仇相結
稱崞縣左廂都并無李福達姓名楊琦結稱
張寅的係五臺縣天池都匠戶曾巍結稱張
寅見在徐溝縣置產薛良原與張寅有讐誣
告各回報前來珏備將前項結到情由及據張
寅不服口詞并薛良妄執張寅作號等情逐
節開款寫成揭帖連人送巡撫江都御史審得
八十
薛良張寅口詞與揭帖相同批行再審具招關因
科道參劾行都察院勘合行巡按御史馬錄會同
巡撫江都御史勘問會行本司仍呈撫按衙門轉行
陝西撫按衙門吊取原卷前來見有何鑾漢招內開
有李五妖書情由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
妄作張寅與與李璋章綸馬豸各將張寅問擬
謀反重情通行呈詳撫按衙門訖及李璋馬豸章
綸亦供相同及仇相供稱原任太原府代州崞縣知縣
於嘉靖四年九月內蒙按察司行仰左廂都有無李
福達或李五名字有無見在人丁及曾謀反改名
張寅等事是相查據左廂都里老傳通等結稱
本部并無充軍李福達并李五名字貫址復查
孽縣都分據在城都里老邢深等結稱李福達
係本都第三甲人於弘治二年為擒獲妖言惑
衆事蒙按察司熊副使發問充陝西山丹衛軍
後於弘治十三年逃回問到遼東山海衛軍仝
家解衛并無遺下人丁申繳報至嘉靖五年又
蒙按察司牌查李福達李福温係何廂都見今
與某人同戶戶內當何差役是相又據在城都
里老齊通等結稱與前邢深結稱相同今蒙會
八十一
審張寅改名委得不知楊琦亦供原任山西五
臺縣知縣考察回籍閒住有琦於嘉靖四年在
任之日蒙山西按察司行查張寅是否五臺縣
人有無更名冒籍等情是琦即將本都里老
書手拘集到縣當堂研審查得張寅原係本縣
人曾祖張馬兒洪武年間充工部鉄匠祖張念
生子二人次子生張寅幼名張四兒并無更名
冒籍等情取具里老書手執結并查徭役黃册
與前相同不知別項事情各具官吏不扶保結
回申去訖曾巍供稱見任山西太原府文水縣

縣丞嘉靖四年八月內蒙本府差委徐溝縣署
印至九月內節蒙按察司信牌備仰本縣即查
張寅於何年前來同戈里置買房屋曾否各處
聚謀善友惑衆有無指證實跡是否薛良因讐
捏告并查薛良平素是否良惡各查明白取具
各隣佑并官吏不扶結狀申報依蒙行據同戈
里鄰佑韓大善等結勘得張寅因在省城居住
前來本縣販賣綿花放帳正德六年於本里同
戈鎮街東置買常攢等房地住過並無聚謀本
處善友惑衆薛良在於白樹村居住委的自幼
賭博不守本分因少張寅錢物讐告緣由到縣
又加詢訪與結相同於本年十月內回報去訖
正不知別項情由是良委的與張寅素有讐嫌
將伊節次捏告以致問擬重罪今奉
欽依
多官會問及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證明白
取具的確歸一供詞是良與張寅及干証人犯
李景全韓良相杜文住石文舉等各供前情相
同所供是實等因於本年八月初四日奏奉
聖旨這事屢經會問還欠明白三法司官不行用心
推究展轉支調見今原問各官俱在不一一審究

八十二

各人真情却將薛良為首意欲以一良當罪好生
無理顏頤壽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
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都拿與各犯著三法司署
印官錦衣衛鎮撫司便會同文武多官仍在午門
前用刑推究果決的確情由來說又各原問官只
說馬御史如此主張但未見馬錄所主其意如何
又錄
訐出私屬書帖尚多亦要追出奏來劉
其餘應參官員奏來定奪該衙門知
道欽

八十三

欽明大獄錄下卷
嘉靖六年八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太監賴義傳
奉
聖旨禮部右侍郎桂蕚着刑部兵部左侍郎張璁着
都察院少詹事方獻夫着大理寺都着署掌印信
暫且管事仍不妨本衙門事吏部知道欽此
署掌刑部等衙門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等官臣桂蕚等謹
題為
欽明大獄叅究應問官員事本年八月初五日欽奉
一
聖旨這事屢經會問還欠明白三法司官不行用心
推究展轉支調見今原問各官俱在不一一審究
各人真情却將薛良為首意欲以一良當罪好生
無理顏頤壽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
聶賢徐文華及汪潮等都拏與各犯着三法司署
印官錦衣衛鎮撫司便會同文武多官仍在午門
前用刑推究果决的確情由來說又各原問官只
說馬御史如此主張但未見馬錄所主其意如何
又錄言未許出私囑書帖尚多亦要追出奏來劉
琦也拏了問其餘應叅官員奏來定奪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臣等依奉會問得薛良本是刁徒初
指張英名字在都御史畢昭處誣告張寅續張
寅自訴方說是張寅名字俱行按察使李珏處
審理薛良坐虛已將薛良照例問口外為民張
寅供明無罪釋放間適御史馬錄到彼巡按有
郭勛因與張寅舊識不知張寅在彼事已問明
却寄書向馬錄求解馬錄因在
朝人多讐恨郭勛遂復根究此事而給事中常泰
乃山西徐溝縣人與張寅同處給事中劉琦乃
陝西洛川縣人見差山西審錄刑部員外郎劉
二
仕乃陝西鄜州人與先年反賊何轡漢同處俱
妄說我知得根因遂將張寅作李福達臣等查
得山西解來崞縣成化十八年黃冊內有李福
達名字彼時方年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
謀反時李福達方年十四歲尚未出幼至今嘉
靖六年李福達方年五十二歲今張寅已年六
十七歲鬚髮俱白何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蓋
因陝西弔來反賊何轡漢卷內有李伏答名字
又有李五名字遂妄指張寅是李伏答將李伏
答改作李福達又云即李五劉琦又將李五改

作李午推厥所由起於馬錄陷害郭勛成於常
泰劉琦劉仕黨助馬錄既而所在大小衙門官
員俱聽從上司主使遂成大獄幸賴
聖明獨斷於上多官公審於
朝事皆裝誣人各輸服當夫禮樂之興而復致刑
罰之中真可謂
大聖人之所作為首矣但其間情節詭秘須得明白
開報候取各犯歸一供詞具招奏
請外今據該道該司卷查嘉靖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該户科給事中鄭一鵬題稱訪得張寅情罪深
三
重乃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橫者勛明知張寅
係謀反殺人首惡自宜覺發為
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等因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年六月二十日該給事中
劉琦題稱妖賊名李午蓋午四正之時正陽之
位也改張寅蓋歲首建寅人生於寅之意也求
討書信者即是知情黨類受囑者意圖賄賂等
因奏
聖旨這事情着撫按官從公查勘上緊歸結該衙門
知道欽此本月二十四日該大理寺右評事杜鸞

題稱李午來洛川縣倡誘為亂一日事發攻城
殺人官兵敵敗又先遯走變易姓名改為張寅
等因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該南京浙江道御史
姚鳴鳳題稱張寅之妖賊世所罕聞也在法誠
所必族等因俱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年九月二十日該南京廣
東等道御史潘壯等題稱張寅天下皆知其為
李午李午天下皆知其為謀反人也乞將張寅
寘之重典郭勛解其兵柄等因本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又該給事中劉琦題稱張寅原係李午
四
改名即先年反賊李鉞之黨充軍人李福達也
郭勛論爵雖在入議據罪實犯十惡誅之何疑
等因本月二十六日該兵科給事中程輅題稱
張寅即李午又名李福達正德年間售妖術以
誑庸愚起家千石假識記以危
宗社綿黨萬餘伏望嚴
勅所司更加訊鞫等因本日又該給事中王科題稱
郭勛交通反賊李午即李福達改名張寅者明
受賄賂暗學妖法等因本月二十八日該給事
中沈漢題稱張寅即李福達以妖術惑眾攻城

殺人郭勛交通反逆乞依律究問等因本年十
二月初二日該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等二
十一名會本題稱李福達即前日之張寅也既
已伏誅逆黨郭勛決無可赦之理
陛下置之不問竊恐溺愛之弊啟于前而害政之隙
開于後也等因俱奏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本月初五日該刑科給事中張
達等二十五名會本題稱李福達以妖幼之術
誑誘愚民稱兵犯順僭號攻城郭勛為之饋書
遠囑詭詞稱冤黨叛逆而悖君父等因奏 五
聖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户一員前去提
吊始末干証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該
衙門知道欽此本日又該給事中秦祐題稱郭勛
交結妖賊反形已著蔑視
國法貫惡已盈乞
勅會問等因本月初六日該給事中常泰題稱李福
達誘兵犯順変易姓名已逾多年今幸就獲向
使郭勛之計行反賊之繫脫一旦鼓其黨衆雖
赤勛之族無益矣乞追交通等因俱奏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嘉靖六年二月初一日刑部員
外郎劉仕題稱李福達元悪以妖術遠遯易姓
名為張寅郭勛恐李福達事敗招出交結之私
乃敢昧理壞法比亂崇逆作書囑巡按御史馬
錄欲脫今日李福達之罪掩前日往來之非乞
将李福達父子磔法市曹等因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初三日又該給事中常
泰題稱李福達果有冤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
姪具在何方潛藏覩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
即此觀之虗實可知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
餘人潛隨大仁專探消息等因奏 六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拿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知
道欽此本月又該南京河南等道御史戚雄等題
稱李福達之兇熖上至撫按下至與皂莫不知
之莫不悪之勛何人乃獨不悪乎等因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各等因到臣等叅照常泰劉
琦劉仕三人聲勢相倚兩省趨承乃敢挾私彈
事左使馬錄殺人故藩臬畏之遂肆鉗網之慘
法司畏之寧違出入之條人所不容法實難貸
工科等科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

大理寺右評事杜鸞南京浙江等道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亦各誣同妄奏助成姦惡致蒙
俞允將張寅全家處死而刑科右給事中張逵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之就死地得誣郭勛之與逆謀率衆聯名同聲駕禍張逵等凡二十五人高世魁等凡二十一人止宜罪其爲首以警其餘除馬錄劉琦已奉
旨拿問鄭一鵬先因考察言官事已責發爲民外再照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鸞姚鳴鳳等各肆其姦宜均厥罪潘壯戚雄雖率衆妄奏止南比同風而已若張逵之掌刑科凡張寅四次奏訴俱故爲參駁高世魁之掌山西道凡張寅奏訴俱故爲立案不行刑部山西司郎中司馬相妄引王府事例將張寅文卷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爲甚以上各官俱屬違法相應參究又照得
朝廷設科道官本爲明目達聰繩愆補過使奸究不行賞罰必當也今遂選非人締黨求勝內則奴皂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意橫行殆非一日是以豪傑喪氣忠勤易心壞亂紀綱顛倒法度遂致言路壅塞忠告不聞下積人怨上干
天和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
聖明大奮乾綱聿彰
國法將常泰劉仕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鸞姚鳴鳳潘壯戚雄張逵高世魁司馬相共一十三人宜付之法通行究問仍會同多官從公依律議擬以差定罪不然則會從大臣俱已逮繫于獄朋謀小臣猶得趨蹌於
朝紀綱法度將蕩然矣何以畏天下而服人心也孟軻氏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乃今日之謂也此固
國朝之所未見經史之所不載者也惟
聖明念否極開泰之機求更化善治之道早
賜斷決焉其餘干碍官吏人等候具招參照奏
請定奪緣係
欽明大獄參究應問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這厮每朋謀害人致興大獄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鸞見在的提了會問常泰劉仕挾私彈劾左使殺人情犯尤重錦衣衛差官校齋駕帖去拿解來京張逵司馬相着巡按御史姚鳴鳳高世魁着南京刑部各提挈到官差人解京一併問理潘

壯威雄聞風不審率衆妄奏情罪有開着南京刑
部提問了監候奏請發落其餘干碍官吏人等待
各犯問完具招照條處治欽此
刑部等衙門署掌印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等官臣桂萼等謹
題為
欽明大獄事本月初五日欽奉
聖旨這事屢經會問還欠明白三法司官不行用心
推究展轉支調見今原問各官俱在不一一審究
各人真情却將薛良為首意欲以一良當罪好生
九
無理頗頤毒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
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都拿與各犯著三法司署
印官錦衣衛鎮撫司便會同文武多官仍在午門
前用刑推究果決的確情由來說又各原問官只
說馬御史如此主張但未見馬錄所主其意如何
又錄言未許出私嘱書帖尚多亦要追出奏來劉
琦也拿了問其餘應參官員奏來定奪該衙門知
道欽此初七日又欽奉
聖旨昨日會審張寅等事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
混擾懷恨好生無理著錦衣衛拿了原任御史程

啓充盧瓊也提了馬錄書東問的欠明還著實追
究况朝廷已訪得明白你每便會官在午門前再
行用刑打着追問來說如有似這等懷忿擾亂的
你每指名奏來不許容隱欽此除將應參官員具
題并會問情由明白候另具招
上請外今將馬錄親弟馬錦家人馬興馬陸俱喚到
官於馬錄書箱中查出有干書柬共八紙隨本封
進謹具題
知
計開
一大學士賈詠書一紙後嘱指揮王寵事但前
十
云揄次尹倫回曾有啟俸想徹臺下矣緣尹倫
齎去書今查不見不知所為何事
一御史張英書一紙坑陷張寅事內說孟老之
感即吏部侍郎孟春也
一都御史張仲賢書一紙後粘有小粟說今望
甚美孟老盛稱道昨劾郭勛殊快人心彼雖喋
喋愈見其非孟老亦孟春也
一都御史張仲賢又書一紙內說外封乃西盤
老所付去者煩照諒拱聽回音西盤老乃副都

御史張潤也外封今查不見不知所為何事
一大理寺寺丞汪淵書一紙內說昨見章奏改發巨姦
人心甚快非有大風裁者致是所謂巨姦姦指郭勛也
一工部侍郎閔楷書一紙內說今覩發姦一疏
風裁百倍中外咸服其公姦雄已落其膽矣所
謂姦雄亦指郭勛也
一郭勛書一紙說張寅事又拜帖一紙
嘉靖陸年捌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這本着賈詠看了回將話來張仲賢閔楷張英
俱係法官却乃寫寄私書幫助兇惡都提來與汪 十二
淵一併問了來說孟春且不提待張仲賢等拿到
問明具奏定奪郭勛寫書囑托已有前旨發落了
外稱有書不見下落的還於馬錄名下追要不許
容隱法司知道欽此
都察院為
欽
明大獄事刑科抄出刑部署掌部事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桂萼都察院署掌院事兵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璁大理寺署掌寺事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等會
題前事先該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顏頤壽等
題為奉
欽依會審妖賊人犯事嘉靖六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這事屢經會問還欠明白三法司官不行用心
推究展轉支調見今原問各官俱在不一一審究
各人真情却將薛良為首意欲以一良當罪好生
無理顏頤壽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似汪淵并
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都拿與各犯著三法司署
印官錦衣衛鎮撫司便會同文武多官仍在午門
前用刑推究果決的確情由來說又各原問官只
說馬御史如此主張但未見馬錄所主其意如何 十三
又錄言未許出私屬書帖尚多亦要追出奏來劉
琦也拿了問其餘應參官員奏來定奪該衙門知
道欽此初七日又奉
聖旨昨日會審張寅等事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
混攪懷恨好生無理著錦衣衛拿了原任御史程
啟充盧瓊也提了馬錄書柬問得欠明還著實追
究况朝廷已訪得明白你每便會多官在午門前
再行用刑打著追問來說如有似這等懷忿擾亂
的你每指名奏來不許容隱欽此該錦衣衛官校
搜出余才袖內銀藥題奉

聖旨這使出銀槳著刑部收問一併來說欽此又該
臣等遵奉
欽依將應參究官員常泰等具題奉
聖旨是這廝每朋謀害人致興大獄王科秦祐沈漢
程輅杜鸞見在的提了會問常泰劉仕扶私彈劾
左使殺人情犯尤重錦衣衛差官校齎駕帖去拿
解來京張逵司馬相著巡按御史姚鳴鳳高世魁
著南京刑部各提拿到官差人解京一併問理潘
壯戚雄聞風不審率衆妄奏情罪有問著南京刑
部提問了監候奏請發落其餘干碍官吏人等待
十三
各犯問究具招照參處治欽此又該臣等於馬錄
名下追出大學士賈詠等各私通書柬具題奉
聖旨這本著賈詠看了回將話來張仲賢閔楷張英
俱係法官却乃寫寄私書幫助兇惡都提來與汪
淵一併問了來說孟春且不提待張仲賢等拿到
問明具奏定奪郭勛寫書屬托已有前旨發落了
外稱有書不見下落的還於馬錄名下追要不許
容隱法司知道欽此又該臣等查得杜鸞未參之
先丁憂去任題奉
聖旨杜鸞著巡按御史上緊提解來京問理欽此又
該閔楷具奏分豁奉
聖旨閔楷事已發露有旨挐問又行飾詞煩擾法司
看了併問欽此又該孟春具奏迴避奉
聖旨孟春先因考察被人訐奏却乃靦顏在位不行
自陳及今事露係聽提人數又止以迴避為辭不
肯引咎求退顯是不畏公議法司提了與張仲賢
併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各部詹
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光祿寺太常寺國子監
鴻臚寺太僕寺順天府等衙門左軍都督府太
子太傅惠安伯臣張偉等禮部尚書臣吳一鵬
十四
等仍在
午門前用刑推究得犯人壹名馬錄年五十三歲
係河南信陽衛軍籍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狀招
在官張寅原籍山西太原府五台縣人伊已故
曾祖張馬兒生伊故伯祖張振及伊故祖張念
張振生已故張友亮及張友智張友亮乳名大
鎮定生不在官張璠張瑞張厚張瑞生已故張
子名張友智生已故張太生在官張子義張念
生已故張友明乳名二鎮定生張寅乳名張四
小廝娶已故林剛不在官女林氏為妻生不在

官張大仁在官張大義張大禮張大仁要本縣
已故王諒不在官女王氏為妻張大義先要太
谷縣不在官原任嘉哭府照磨薛奎女薛氏為
妻就任成親病故又娶在官郭純伊在官姑郭
氏為繼妻張大禮娶在官楊晸在官女楊氏為
妻弘武年間張馬兒編充工部軍匠永樂年間
改撥北京工部張念應役宣德年間張友明替
役失落勘合後與秦太監家贅為義女壻在武
定侯家往來彼時奏告重給勘合當匠一向不
曾回家至成化四年張友明恐張寅孤子失迷
五五
家鄉引回原籍拜認親戚就一向帶領南北兩
京并蘇杭徐州等處往來買賣成化二十一年
張友明病故張寅回籍埋葬因見族姪貧難張
璠流在蔚州張厚流在平山縣各住坐疑是祖
宅不祥因赴買賣在鄰境盂縣等處依親住坐
仍往來兩京河南地方買賣及太谷徐溝二縣
放帳以後上班當匠仍用張友明名字一向未
報本縣黄冊彼有盂縣貧民在官周全流在忻
縣已處決反賊李錢同村異户已故李道中家
收養牧馬改名李時通弘治二年有監故崞縣

反賊王良與李鉞為因傳説佛法扇惑人多共
謀反逆事發拿獲及將李鉞已發遣姪李景全
等捉拿混拏周全送代州監禁一夜審係異姓
釋放王良監故李鉞等問罪題奉
欽依處決發遣訖彼時將不曾與謀李福達等七十
二人供出捕獲問擬妄稱彌勒佛等教扇惑人
民為王良從滅等徒罪奏奉
欽依各發邊衛永遠充軍内將李福達定發山丹衛
後因逃回被清軍公御史捉獲改遼東山海衛
同妻張氏解發從役訖卷内有清軍冊存照弘
五六
治十四年失記月日又有未獲山西妖賊李五
流在山西鄜州監故陳和厚家潛住各處賣藥
行醫亦妄稱彌勒佛教身藏妖書二本密傳陳
和厚為徒弘治十七年張寅因在徐溝縣買賣
日久將長女許聘在官民趙勝伊不在官男趙
福真為妻今過門完娶訖正德三等年張寅節
用價銀置買省城太子府巷不在官周申等房
屋又與張大仁上納太原府吏就投居住續買
徐溝縣同戈鎮不在官常瓚等房屋覓佃住種
有本縣在官民薛良自幼刁潑先年拜認趙勝

為妻父後薛良不務本分專一教唆詞訟誣害
良民為因賭博等項節借張寅銀一十五兩手
帕四方累被張寅逼討不與因而趙勝亦怪薛
良絶其往來以此薛良結仇在心薛良又因喜
情威逼本縣民董米萬妻劉氏自縊身死董米
萬具告本縣差人提拿薛良惧罪逃走一向未
結後董米萬病故薛良回家潛住被劉氏不在
官兄劉意將薛良逼死伊妹情由具告本府轉
行李推官處將薛良問擬因姦威逼人致死斬
罪後辯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詳發同戈驛擺站
逃回疑是張寅趙勝教唆劉意告狀愈加仇恨
又有今監故魏恭因賒借張寅馬匹不與亦懷
仇恨彼有未獲惠慶已殺邵進祿等聞知李五
藏有前項妖書潛到陳和厚家亦拜李五為師
請回邵進祿家侍奉李五又向惠慶等妄謀反
逆約定待我來時起手回還山西去訖惠慶等
各到洛川地方就用前書扇惑各縣人民有已
斬首楊賢等各陸續隨從習學共密謀反正德
七年十月內邵進祿等因官司緝捕緊急又見
李五不來就自稱大王元帥等號糾衆劫掠脅
虜何蠻漢等攻城劫庫放火殺人被官軍陸續
斬獲於石江等名下奪獲妖書貳本審得前項
妖賊委係李五陳和厚等七人為首石江何蠻
漢等各監故相埋訖正德拾叁年魏恭選洛川
縣典史伊男不在官魏槐在官魏相各隨任魏
恭見得縣堂燒毁詢知因李五妖言等情魏槐
魏相亦各知因及後回家常與鄉里閒說前事
薛良聽記在心又見張寅遞年各處買賣就不
合懷挾前讎妄將張寅誣作李五在外謠說正
德十四年張寅將張大仁納銀免歷起送赴部
辦事張大禮納充本布政司承差薛良前罪遇
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敕宥訖本年失記月日張寅將張大義上納
晉府典膳張寅亦上納太原左衛指揮使職銜給
有工部劄付有在官原充錦衣衛大漢將軍韓良
相在京與張寅相認鄉里見納指揮邀衆買軸作
賀交往情熟知伊頭充本年五月內
寧化府將張寅不在官孫張相還充招鄉郡君儀
賓未曾婚配本年失記月日先任鄜州知州今
致仕在官劉永振因係太原縣人與徐溝接近

風聞薛良前項所誣謠言不合憑信向孫兵備
稟說訪知妖賊李五逃在洛川典史魏恭原籍
徐溝縣住坐改名張寅後魏恭送卷照刷孫兵
備問說劉知州言先年洛川反賊李五在你原
籍你怎麽不稟我知魏恭不合思起前讎回說
徐溝有箇張寅人說他是李五孫兵備當分付
魏恭訪拏魏恭慮恐張寅不在寫書一紙借李
五妖曲為號內稱浪淘沙一事在也不在等語
於嘉靖元年二月內差不在官皂隸張倉同在
官原識李五市民石文舉回籍交與魏相引領
十九
石文舉前去府城張寅家內看認有張大禮因
與魏相素相熟識邀請在棧上酒飯管待張寅
一同在席飲畢魏相等下樓回到下處魏相問
石文舉這是張寅是李五石文舉回說這不是
李五當初李五身材小些又有麻子至第三日
魏相同石文舉回到徐溝縣家內就將石文舉
同皂隸張倉打發回任與魏恭說知張寅不是
李五情由回覆孫兵備訖本年大造黃冊張子
名因見張寅并張大仁等俱有職役希圖免差
與在官里長高武說知俱報黃冊在官書手李
景福收寫各註原先滿報宇樣嘉靖三年四月
內韓良相給引回家養病後因違限日久革役
為民本年失記月日有陽曲縣今故儀賓周儀
令伊在官男周純與張大禮為馬爭告薛良因
與張家有讎不合代伊揑寫狀詞一紙內稱張
大禮即李大禮等詞要誣張寅作妖言李五周
儀當令周純執赴原任巡撫山西都御史在官
畢昭處告批布政司問理周純招虛問罪追究
寫狀人役薛良得知因與周儀商說不若大爺
子砍他一下你肯扛幫我告定要贏他周儀當
二十
將薛良家小搬在伊家潛住又貼盤纏銀一十
兩內銀釵二根薛良具狀因知張寅常向各處
買賣及在淅江薛坴任內與張大義成親又知
魏槐父子與張寅有讎及平時曾說李五洛川
事情就不合妄將張寅作張英同張大仁大義
大禮大儒帶領忻州常真等在於良里下逆豪
趙勝等家窩住惑人燒化大紅段遮年同忻州
王軒崞縣周得義平遙縣曹山文水縣何生等
前往陝西地方貽患後因行文山西挨拏李五
有趙勝等將張英家口送至薛坴任內躲住又

控魏槐将良喚去伊家說與良張英即李五聚
衆善友殺人與良書親看方知李五更名實跡
見在良里惑人設現妖法等項虛情赴畢昭處
誣告有畢昭看係機密不可宣露標日准行将
薛良收監不批詞語密付按察司僉事李濂訪
拏及吊陜西李五文卷查問比因張寅在京止
将張大義張大禮捉監張大禮今在京張來住
亦具狀訴稱薛良原與有讎因而誣告等情赴
畢昭處分豁亦批本司併勘本年十二月初二
日李濂承撫按會委五臺等縣防守地方将印
并前狀交與原任副使今陞廣東左布政使未
到周宣接管接受薛良并張大禮等訴告情詞
又有親筆訪票不即断决施行不合却将薛良
先告刁誣叛逆緊要原狀不行粘卷以致後來
轉換前詞釀成大獄嘉靖四年二月內有原任
山西按察使今陞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在官
李珏到任管事查無薛良告詞關行李濂回稱
已交周宣彼李珏不合不行移文周宣查明止
憑薛良懷中拏出換過狀稿一紙粘卷畢照亦
不合不行查究薛良因見張寅未到又不合妄

稱張寅手脂生龍虎形左肋有硃砂字樣五月
初二日張寅投見畢昭自訴方說是張寅名字
不是張英畢昭口審并密訪土人及拘原任鄜
州吏目在官李仲和審問俱不得洛川事情亦
無人說張英係李五緣由隨將張寅送發李珏
處驗伊身體亦無所告事記本年六月內魏槐
具狀訴稱止是曾與鄉親敘說李五惑衆燒縣
緣由并無與薛良說稱張寅即是李五本年七
月內畢昭奏奉
欽依侍親離任本月十二等日薛良張寅各具前詞
赴旨巡按張御史處俱批按察司勘報本月二
十日陜西抄送李五夥賊何臺漢原招前來及
稱李五事內人犯各病故無憑關解本年八月
內薛良因見告作李五無人證佐又訪知崞縣
反賊王良夥內有李福達問發充軍及訪知張
寅今被累監故義女壻泥水匠常廣即戚廣與
張寅有讎希圖誣証就不合捏稱戚廣備知張
寅往來各處聚謀善友知曉張寅的確籍貫係
崞縣左廂都李伏荅與同王良李鉞等作號在
於唐龍崗謀反問發陜西山丹衛充軍逃回仍

又在忻口迤井地方招娶善友插香隨被人知
覺驚散逃躲徐溝縣趙家堡後又投認五台縣
天池都善友張子貴户内入籍又將李福達作
李伏荅捏稱謀意聚衆
晉府群牧所餘丁伊女壻在官魏慶引領人馬攙
奪
晉位常廣去伊家索討工錢驚散有弟常鸞啟知
寧化王御名奇㴐位下速差伴當王資李伴等前
去太原縣小店鎮捉獲李伏荅等自知不便與
王資等銀十兩大驢一頭男大義同反民張子
欽姪男來小廝三人拿銀一果盒二百餘兩及
與王資過送
王府泯滅備寫與伊狀稿一紙等項虚情粘單具
告清軍儲御史處張寅亦將仇誣情詞具訴俱
批按察司勘報本年九等月内李珏行據先任
五臺縣知縣今冠帶閑住在官楊琦結稱張寅
的係本縣天池都軍匠户文水縣縣丞署徐溝
縣印在官曾巍結稱張寅於正德六年在本縣
置産薛良原與有仇等情原任崞縣知縣今致
仕在官仇相不知先年充軍李福達原任本縣

在城坊民户止憑來文照薛良誣詞查勘左廂
都内並無李伏荅姓名亦具結各申報到司本
年十一月内薛良又不合仍捏前詞赴告接管
都御史在官江潮處批按察司查問嘉靖五年
二月内戚廣訴稱止是因討工價與張寅不相
往來並不知薛良所告情由亦無與伊狀稿周
純執稱先為匹匹事已經太原府問結明白亦
不知張寅別項情由彼有李珏通據衆證及各
縣結狀查審薛良所告多虚將前項情由逐節
開款寫具揭帖尾後開稱必是薛良因仇展轉
捏告陷害連人引赴江潮處覆審相同將薛良
責打發回要將薛良問擬誣告謀反引例發口
外為民監候具招間本年五月内張大仁在京
不知事已勘明因錄差在山西巡按不合央求
已經
欽依發落武定侯郭勛寫書一紙寄錄囑託彼錄因
郭勛常被言官糾劾他無理事情亦要乘機攏
布他不合故行根究前事輒具本劾伊恃勢囑
託重情罪犯奏行都察院彼有兵科給事中劉
琦就不合乘機要得扶私彈劾郭勛輒將先年

陝西逃脫妖人李五惑衆殺人等情具本誣奏
又不合妄將李五捏稱李午乃先年山西已死
反賊李鉞姪今改名張寅及妄解始名李午蓋
午四正之時正陽之位継改張寅蓋歲首建寅
人生於寅之意等項虛詞奏奉
欽依這事情着彼處撫按官從公查勘上緊歸結抄
出都察院各咨江湖及行到錄會行三司掌印
及分巡官各查照會勘分投訪察及行陝西提
取鄜州洛川年老識認李五之人錄因出巡預
取張寅面審不合要將張寅故入重罪併害郭
二五
勛恐各官不從先向江湖說稱張寅相貌委的
古怪及分付李珏若問了用我的硃語後巡至
徐溝往來二次相望本縣鄉官未到給事中常
泰彼錄不知伊先年在京中進士時曾問張寅
借銀不與後又要將己女與張大禮子結親先
要銀一百兩張大禮不肯因此懷挾仇恨留錄
飲畢送出門外常泰不合欲報私仇向錄密說
山西地方有一件大事錄問何事他說張寅原
是李五曾在洛川作妖說他有天分引領人馬
攻城殺人後敗走逃回改名換姓被薛良首告

兩司受囑不肯問理須仔細審問不要饒他方
見風采後又經過常泰又不合密說那事你問
了罷我訪是實他有大神通等語錄記在心又
有原差山西審錄刑部郎中未到劉仕不合向
錄密說張寅即是李五在我陝西作亂殺了無
限人我知他模樣是充子上緊驗問與我陝西
人復仇也是巡按一件大事後伊來望錄又不
合說稱這大事休放過你了這事出巡也不建
又不合說稱我也就題本定成這事連說數次
錄正欲擺布郭勛聞二人言語就不合執定張
二六
寅的是李五遂欲決成此獄本年六等月原任
大理寺右評事今丁憂杜鸞不合不察虛實輙
劾稱李午來洛川縣倡誘為亂變易姓名改為
張寅併及郭勛彼有在官吏部左侍郎孟春因
在官先任順天府丞今陞巡撫順天等府僉都
御史張仲賢前來青望論及錄劾郭勛孟春明
知吏部堂官人所倚信却不合倡為浮議說稱
這本甚有風力等語張仲賢就與大理寺左寺
丞在官汪淵先任山東道御史今陞南京太僕
寺少卿未到張英各不合同聲附和欲害郭勛

帮助成獄不審事情虛實各寫私書稱贊張仰
賢小帖内開稱令望甚美孟老盛稱道乍劾郭
勛殊快人心汪淵開稱攻發巨姦人心甚快張
英開稱張寅事得以敗露臣工無不喜悅各寄
到錄亦不合益聽衆言合害郭勛本年七等月
内張寅張子義并趙勝等節次具本令家屬抱
訴辯明寃枉先任刑科給事中今降調吳江縣
縣丞未到張逵欲成張寅重獄以害郭勛不合
通行叅駁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致仕在官
聶賢不合畏懼科道扶同原問該道掌道御史
三七
今巡按蘇松等處未到高世魁不合意在扶同
以害郭勛俱立案不行本年玖月内又有南京
未到浙江等道御史姚鳴鳳劾稱張寅妖賊世
所罕聞法所必族潘壯等劾稱張寅天下皆知
其為李午李午天下皆知其為謀反人各不合
風聞言事不實抄送部院彼時三司官俱承委
勘有李珏雖日前已問過薛良招虛又恐拂逆
錄意李瑋與章綸亦各不合奉承錄意又行訪
察有布政司未到承差或鉞係定襄縣人不合
向李瑋說稱我縣有韓良相頗知張寅來歷李

瑋就差胡鉞訪拘胡鉞不合教令韓良相執稱
張寅原是李福達押見李瑋問說你與張寅相
交他身上有甚麽記驗韓良相回說他是禿子
李瑋不合教說你不要說他是張寅只說他是
李福達卷案上有他與李福温姓名今劉給事
奏下張寅即是李福達你是這們說我便賞你
若不是這們說我便將你與張寅一般夾打問
罪韓良相就不合捏稱先年在京張二店内與
李福達會話間有伊堂姪李俊李二李三在京
做酒大公向我密說我們是李福温之子如今
三八
上官的張寅的名李福達是俺五叔你取起帽
子看他是禿子後將李福達帽子取起果是禿
子因而相鬧各懷記恨等項虛情供報在官照
會按察司彼有周全又流在定襄縣賣柴生理
胡鉞因與相識聞伊曾說李鉞李景全事情就
不合令韓良相不合依聽將周全誣作李景全
在本司捏說我訪知李景全係已殺反賊李鉞
姪備說李福達面貌李瑋李珏各不合仍听仍
差胡鉞同韓良相前去定襄縣認拿有本縣典
史未到王存德不合將周全夾拶逼令認作李

景全妄認張寅是李福達彼周全受刑不過只得承認妄捏先年曾與李福達同問充軍代州坐監兩箇月遇革回到定襄縣住坐後李福達經過說稱我已改名張寅見在五臺縣寄籍等語該縣取供呈解赴司李璋不合當賞韓良相銀肆兩不合接受花費本年失記月日章綸行委代州知州未到胡偉會同未到鎮撫鮑玉訪察各不知張寅妻姓林氏妄作杜氏及訪知在官杜文住有姐杜氏先年嫁與本縣別有李福達者為妻因盜砍山木問發充軍起解去訖彼

三九

時杜文住年方一十一歲聽見伊故父杜興說知與李鉞事內李福達姓名偶同就不合故將杜文住捉拿到官刑逼冒認張寅是伊姐夫又因查得嶂縣清軍底冊內有充軍李福達妻姓張氏恐與杜氏不對就令杜文住妄捏繼娶杜氏及訪知在官陳表係李福達義女婿亦拘到官不合逼伊誣執張寅是伊妻父杜文住就不合依供李福達先年娶伊姐杜氏為繼妻後發充軍帶去程表亦不合依從誣認各取供呈解到道關送按察司吊查嶂縣成化十八年黃冊

內開有李福達係小口年七歲扣至嘉靖五年纔年五十一歲委與張寅見報年歲不同李珏不合故意成獄更不行查筭誣執李福達改名張寅隨該陝西延安兵備副使未到王昂行委鄜州未到知州杜蕙親詣洛川縣差典史魏恭查拘年老識認李五之人彼因石文舉及在官屈吼武仲良王宗政傅玫趙銳俱李五平日熟識鄜証先在官今未到白成係歇家在官馮勝邵繼宗張聚俱係李五影賊已死馮潤邵進祿張萬各族屬并不在官被害王佘等通拘送杜

三十

蕙處押赴鄜州并拘本州李五舊識在官陳子隆歇家李善已故高英在官男高尚節王道在官男王宗美并監故善友陳和厚今在官男陳金及不在官劉昉等各到官連洛川縣人共八十二名責取供詞杜蕙於內揀選能言石文舉等一十五名就差魏恭押解彼有魏恭回說日前孫兵備曾着我差石文舉前去認過張寅不是李五如今不好再著他去明日事長連我累死杜蕙不合對衆分付如今山西事已成了正好叫石文舉去是也說是不是也說是又不合

將王余等六十七人科派幫貼銀四十五兩又官司貼銀四十五兩給與石文舉等一十五人各不合接受盤費解送王昂處不合又將石文舉等起關應付脚力口粮批差千戶高祥仍同魏恭押赴江湖處轉發按察司有李珏會同李璋章綸馬勇先將張寅監內取出與承差吏皂人等一十六名俱穿青衣青帽排班面東站立喚進石文舉等面西對認石文舉因先年已曾認過張寅及到二門內魏恭又丟與眼色言說第七箇是李五彼石文舉到堂上不合就於班內扯出張寅認作李五白成等一十四名各不合齊聲說是李五當將張寅枷鐐送監將石文舉等取供省發回見杜蕙又不合賞與石文舉銀一十兩不合接受花費彼有馬勇不曾尋人証証却亦不合向江湖及錄虛說我也訪得張寅原是李五等語李璋李珏章綸馬勇各見韓良相等將張寅証作李福達石文舉等又証作李五及查陝西弔來何鑾漢原招止有李五並無李福達姓名在內要得牽合成獄却就不合揑添當得前項妖賊委係李福達改名李五字

三十二

樣引入張寅招內李珏又不合將原日開款揭帖尾句改作必須再行查訪明實方可歸結李璋等各不合故將張寅即李福達入以謀反凌遲處死張大義即李大義張大禮即李大禮各緣坐斬罪張來住即李來住郭氏楊氏各為奴財產入官將張寅勘合劄付各追收附卷財產查記看守并將伊在官孫女張大女張二女張三女義孫女張閏存張春梅俱作李姓奏

請定奪張大仁作李大仁照出緝拿會呈江湖與錄比江湖看得今問與李珏先開薛良招虛揭帖不同要行駁勘李珏等不合妄說今勘情真江湖就不合憑信錄不合具稿及妄參李福達脅從反逆妖賊饒死充軍却乃潛走他鄉復萌異志聚群賊不下數千殺良民幾乎滿萬劫殺固非身為反逆實伊作倡雖潛蹤秘影罪跡漸彰縱改姓埋名惡像自在凌遲處死尚有餘辜郭勛交結非人囑託公事雖妖賊反跡未必明知而術客私謁不行避忌等情與江湖會本具題錄又呈都察院本年十一月內聶賢等將錄等會題問過張寅即李福達犯該謀反緣由參詳

三十三

合律覆題奉
欽依依擬處決給發郭勛著回話備行欽遵間本月
日期不等劉琦又不合挾私劾稱郭勛身為大
將交結逆黨窩賊寅于大仁指使進本其罪可
誅等情隨有在官兵科等科給事中程輅正科
沈漢秦祐及高世魁亦各不合與不在官先任
戶科給事中今為民鄭一鵬挾私妄奏鄭一鵬
劾稱訪得張寅情罪深重乃知勛罪不止專橫
程輅劾稱張寅即李午售妖術以誑庸愚假讖
記以免
三十三
宗社王科劾稱郭勛交通反賊李午即李福達改名
張寅者明受賄賂暗學妖法沈漢劾稱張寅以
妖術惑衆郭勛交通反逆十二月內有在官工
部右侍郎閔楷不合寫書寄錄內稱發奸一疏
風裁百倍等語高世魁等會本劾稱李福達既
已伏誅逆黨郭勛決無可赦之理秦祐劾稱郭
勛交結妖賊反形已著常泰亦不合欲報私讎
併害無辜劾稱郭勛假以認罪為名其實專為
反賊福達代辯坐以知情何疑道路傳言皆謂
反賊妻子李大仁等俱在武定侯家潛住坐以

隱藏何疑又說武定侯替李大仁打點如不得
好
旨意你每且逃生罷坐以故縱何疑等情又有刑科
等科給事中張達等因見
欽依著郭勛回話不合會本劾稱李福達等依律處
決郭勛特奉
寬宥臣等切惟凡謀反大逆者處以極刑而知情故
縱者必從重典今郭勛饋書遠屬詭詞稱寃以
賞叛逆則是知情故縱之實若使郭勛之屬得
行福達之術復試勛握重兵於內福達倡謀於
三十四
外第恐震驚
宗廟魚肉生民有所不免是以該科會議興革列為
第一事正欲面折黨叛之罪等因妄題致奉
特旨差錦衣衛千戶戴偉提吊原問張寅等始末干
證人卷比因李仲和已赴吏部將伊已釋放弟
李仲林并添提在官薛世玉郭希本韓大善來
京題奉
欽依將人卷送鎮撫司監收會問間有張寅親屬在
官王玄郭純吳保魏慶并高武姪高友福韓大
善家人韓摘麥各跟隨來京供送飲食及因便

買賣常泰又不合勀稱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
餘人來京潛隨李大仁倚託權要黃緣左右傳
探消息廣携財物朋同營救扶同逆賊假稱分
豁揑詞代辯乞
勅法司并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吳保
張公張老人等密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遠趙福禮賈文章及雇倩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題奉
欽依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緝拿隨被未到巡城御
史任淳行令該城將王玄魏慶吳保郭純高友
三十五
福韓摘麥連各人身帶盤纏銀八十八兩并奏
詞草稿等項一同捉獲發仰該城審供回報參
送鎮撫司併問任淳亦不合意在扶同不行責
付原帶盤纏銀兩以致杜絕供送囚飯彼有劉
仕又不合勀稱李福達以妖術遠遯易姓名為
張寅郭勛乃敢眛理崇逆書囑巡按南京河南
等道御史未到戚雄等亦不合勀稱李福達之
兇熖下至與皂莫不悪之勛乃不悪等因抄送
部院又有張寅在官族姪張善張良各因買布
共帶銀三十二兩前到太原府被地方捉送章

綸不合刑逼妄招李大義解京妻郭氏知得李
大仁逃避武定侯宅內將銀二百兩要得遞送
打點及往來探聽消息吽善并未到族叔張子
榮張子英到伊家內說知前情各就將帶前銀
上京尋見李大仁交付及說稱你躲得好着等
語李大仁將銀五十兩又付與善等回家報信
因日久不到郭氏又使張良迎接善等行至真
定地方相遇同回除盤纏外餘下此銀當將銀
發陽曲縣貯庫將張良等取供具呈到錄仍批
行李珏李璋馬豸章綸會問各不合將張良等
三十六
故入知官司追捕罪人而泄漏其事致令逃避
滅等徒罪招呈到錄不合批允發落及具會稿
妄參郭勛明知逆屬緝拿乃敢容令藏匿等情
送與江潮不合依憑會本題抄都察院覆題奉
欽依着提解來京鞫審欽遵問三法司錦衣衛鎮撫
司於京畿道會同將張寅事情推問有在官刑
部尚書顏頤壽右侍郎王啟及聶賢并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今出差未到張潤在官右副都御
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原任左少卿今致仕
徐文華右少卿顧佖先任左寺丞今陞巡撫陝

西僉都御史未到毛伯溫及汪淵各不合畏提
科道有言却不取鎮撫司收貯山西原勘問文
卷備細檢看參詳止憑部院原日刑科抄出山
西撫按官會題三司官裴詛張寅即李福達招
由文卷會審彼有韓良相等各不合仍前周紈
亦不合因仇各詛証止有張子義說稱張寅是
伊族叔係張馬兒户下子孫韓大善說稱正德
六年張寅在伊縣置買莊子趙勝楊昂各說稱
與伊結親原是張寅實情顏頤壽等各不合不
行秉公從實推問各因原招開稱張寅係李福
達改名李五又改張寅抄照洛川縣已擬反賊 三七
何棗漢招情問擬謀反重罪及與韓良相等各
執相同就不合偏執張寅的係李福達題奉
欽依將一千人証并畢照等原問應查人卷還會同
多官午門前從公鞫問欽遵間陝西因白成老
病將伊在官男白時榮同石文舉等山西將張
善等各解到京有張大禮將李珏原勘薛良告
虛開欵揭帖備抄具本奏行鎮撫司抄送三法
司當今刑部山西清吏司先任署員外郎今陞
福建僉事未到司馬相抄刊將完間續弔鎮撫
司原收山西按察司印信揭帖前來尾後開稱
必須再行查訪明實方可歸結與張大禮原奏
揭帖尾句不同有司馬相亦不合意在扶同成
獄不照張大禮奏下真正揭帖却用李珏改過
揭帖結尾必須再行查訪等語刊完分送多官
於鎮撫司取出各犯會同多官遵奉
欽依在午門前鞫問得張子義等各執的係張寅白
時榮不合隨同石文舉等并韓良相等各不合
仍前詛証彼有杜文住方說稱我與今李福達
無親我姐夫也叫做李福達不知那里去了顏 三八
頤壽等又不合不行鞫問明白仍將各犯不一
口詞題奉
欽依待齋祀畢日挈在午門前親問隨該大學士楊
一清等題奉
欽依且還着三法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同多官午
門前再問彼有在官原任浙江等道御史今為民
盧瓊程啟充不思自有堂上官主問前事各不
合倚逞掌道聲勢出頭主張意要鉗制多官徐
文華不合搀越偏執張寅的係李五聶賢就不
合扶同原問堅執回護盧瓊恐有人問出張寅

又不合罵說人若作張寅其家男盜女倡顏頤
壽王啟張潤劉文莊湯沐顧秘毛伯温汪淵亦
各不合依听不行從實推鞫止將原招徧聽石
文舉等誣証之詞仍畏科道有言曲照邵進祿
謀反之時招稱李五不在傳用妖書詞曲將張
寅仍作李五改擬妖言斬罪徐文華心猶不滿
要得連害郭勛又不合主張還要条出謀反情
由奏
請定奪有馬　相劊起招稿就不合依聽輒將刑部
先年問過妖賊王豸事例查出連招稿送道有
三十九
程啟充就不合援引前例故為条語又不合用
李珏改過揭帖尾語為據指作未成之獄仍作
李福達具本執奏嘉靖六年四月十六日該三
法司會同多官題奉
欽依行取山西原問原勘官員質証及奉
欽依顏頤壽等戴罪辦事該錦衣衛官校劉太等奉
欽依將錄拿獲發送鎮撫司收監候問間有刑部左
侍郎在官劉玉冊對回任張潤前往陝西勘事
毛伯温司馬相俱陞任聶賢與徐文華俱奉
欽依致仕在外听候間有原問原勘官畢昭等陸續
取到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又該顏頤壽等題奉
欽依會同多官將原監人犯拿在
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八月初三日
將錄并各犯提進多官會審有劉玉不合執言
張寅是李福達顏頤壽等亦不合不將錄等原
問故入情罪一一推究務見各犯真情却只將
畢昭問虛前項情由即以薛良供作招首題奉
欽依通將顏頤壽等并聶賢等及江潮等與各犯俱
拿在
午門前著三法司署印官錦衣衛鎮撫司會同文
四十
武多官用刑推究錄　私故入
等項的確情由比有在官太僕寺卿汪玄錫光
祿寺少卿余才俱平日意在扶同明知係奉
制推問各不合故違同往祇待房內互相私說李福
達事情前次已會問明白了
朝廷今日又要再問多了這件事等語隨奉
欽依將汪玄錫余才各拿程啟充盧瓊各提問錄在
午門前會官再行用刑打著追問前情明白比余
才畏刑不合備銀九包連紙一兩六錢意欲隨
身使用并常用梅蘇丸一包帶入致被官校搜

出題奉
欽依併問又該三法司遵奉
欽依查得應參官員錄與劉琦已奉
欽依拿問鄭一鵬已奉
欽依為民題奉
欽依將見在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各提獲又於錄名
下追出大學士賈詠為相識潞州衛指揮王寵
之揄次縣知縣尹倫張仲賢轉為張潤女壻平
陽衛指揮李忠各屬託看顧及汪淵閆楷等各
前項私通書柬題奉
四二
欽依賈詠回話致仕訖將閆楷孟春張仲賢先後提
到閆楷明知事發不合又行奏擾本年九月初
二日將王科等并閆楷等及錄仍在
午門前遵照節奉
欽依會同多官併問前情各明白查得戚廣因被薛
良誣累與魏恭各先後監故相埋訖及審得周
全陳金雖招前情其周全是否李景全陳金是
否緣坐人數俱無的確證佐除遠回原籍官司
查明徑自問結回報外將錄等取問罪犯外結
得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招結是實薛良等四

十七名各招同張寅等三十名口各供同照出
鎮撫司原收錦衣衛吊來山西原問張寅始末
卷冊一十八宗各行該衛徑自發回備照山西
按察司原追收張寅勘合劄付并封　過張寅
財產及陽曲縣收貯張善張良買布銀三十一
兩鎮撫司收貯郭純等盤纏銀八十八兩合通
行查給各取領附卷
寧化府招鄉郡君原選儀賓張相行令照例保勘
施行未到張潤毛伯溫任淳周宣王昂杜蕙胡
偉鮑玉合參提王存德胡鉞合查提張英常泰
四三
劉仕張逵高世魁姚鳴鳳杜鸞司馬相合案候
各至日另問潘壯戚雄轉行南京刑部遵照
欽依事理施行劉永振收贖鈔四貫八伯文搜出余
才連包銀一兩六錢并梅蘇凡一包俱合收入
官未獲李五惠慶等并未到白成張大仁合行
彼處官司徑自查照緝捕提問韓良相石文舉
等原受李璋杜蕙給與銀兩各招稱盤費免追
會議得馬錄等所犯馬錄除挾私彈事不實薛
良除革前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并誣告人
死罪未決李珏除增減官文書及與李璋章給

馬爵俱除故入人徒罪余才除違
制各又與顏頤壽聶賢徐文華王啓劉文莊湯沐顧
似汪淵閔楷俱除不應各罪名外薛良合比依
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律絞
秋後處決馬祿李璋李珏章綸馬爵俱依官司
故入人死罪律盧瓊程啓充俱比依官司故入
人死罪律顏頤壽王啓劉文莊湯沐顧似汪淵
聶賢徐文華俱依奉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論
律因來決各減一等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

四十三

俱比依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
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准
徒四年韓良相杜文住程表周純石文舉武仲
良馮勝傳玫趙銳王文政張聚虒吼邵繼宗白
時榮李善王宗美陳子隆高尚節俱依鞫囚而
證佐之人不言實情故行誣證致罪有入者減
犯人死罪二等律韓良相杜文住程表周純石
文舉各杖一百徒三年武仲良等一十二名俱
為石文舉從減一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劉玉
依奉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者律江瀚依官司斷罪失
於入者減犯人死罪三等未決又減一等律各
杖八十徒二年余才比依有事以財行求得枉
法者計所與財作贓論一百貫律杖六十徒一
年汪玄錫依凡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孟春張仲賢閔楷俱比依
囑託公事已施行者律各杖一百畢昭劉永振
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
馬錄李璋李珏章綸馬爵顏頤壽王啓劉文莊
湯沐顧似汪淵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劉玉

四十四

江瀚余才汪玄錫閔楷孟春張仲賢畢昭俱職
官聶賢徐文華劉永振俱致仕官程啓充盧瓊
俱革職官審有力韓良相石文舉杜文住程表
周純武仲良馮勝傳玫趙銳王文政張聚李善
王宗美虒吼邵繼宗白時榮陳子隆高尚節俱
外郡民審俱無力各照例馬錄等二十七名俱
送工部運炭畢昭送吏部紀錄劉永振招年七
十以上依律收贖韓良相等一十八名送順天
府遞回各該原籍官司查發擺站各完滿日張
寅張大義張大禮張子義張來住郭氏楊氏張

大女張二女張三女張關存張春梅趙勝楊昂
韓大善韓摘麥魏相郭希本高武李景福高友
福郭純薛世玉王玄魏慶吳保李仲和曾巍仇
相楊琦俱供明各查發復職還役着役復除致
仕冠帶閒住寧家隨住内馬錄等二十九名奏
請發落案查先為効武職重臣恃勢囑託重情罪犯
事該江潮馬錄會題問得張寅即李福達犯該
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凌遲處死張大義即
李大義張大禮即李大禮各緣坐斬罪張來住
即李來住郭氏楊氏俱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
四五
產入官併將家屬張大女張二女張三女張關
存張春梅俱從李姓奏
請定奪題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該本院參詳合律覆題節奉
聖旨是李福達併李大義等着都依擬處決李來住
等併李大女等俱解京給發功臣為奴財產入官
未獲李大仁等密切緝拿解發問結郭勛著回將
話來欽此已經欽遵備行去後續該張達等題為
糾劾黨叛大臣以消災異事奉
聖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

吊始末干證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該
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該錦衣衛副千戶戴偉提吊
犯人李福達等三十名口卷冊一十八宗到京
題奉
聖旨提到人卷送鎮撫司監收着會同三法司錦衣
衛於京畿道從公推問務要明白來說不許偏狥
私情酷刑拷訊欽此又該江潮馬錄題為緝獲人
犯事問擬張善等各減等徒罪具題節奉
聖旨法司知道都察院知道欽此該都察院覆題奉
聖旨李福達事情照前旨先行會問張善等着提解
四六
來京鞫審果碍郭勛奏來定奪欽此又該常泰題
為捕逆賊以正
國法以絕禍本事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
切差人緝拿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知
道欽此隨該巡視南城御史任淳將郭純等拿獲
題奉
聖旨王玄等人犯并搜出銀兩奏藁等項錦衣衛都
拿送鎮撫司併問欽此人該鎮撫司會同三法司
錦衣衛於京畿道會同取具各犯口詞題奉

聖旨這一干人証并畢昭等原問應查文卷你每還
會多官午門前從公鞫問務見明白來說毋得狥
情回護欽此隨該陝山按察司將鄜州及洛川質
証人石文舉等解到欽遵於
午門前會審開具口詞題奉
聖旨顏頤壽等職掌刑名奉旨推問事情不行從公
審鞫却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且不查究況薛良
所訐事情已經畢昭等委官勘問招証若今勘是
實原問官員俱該叅究你每緣何不將兩詞虛心
細審輒欲符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這一干
人犯且都監着待齋祀畢日拿在午門前待朕親
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該大學士楊一清等題奉
聖旨他每職掌刑名不肯用心鞫問往往舍公行私
朕欲親問庶得真情卿等既這等說且還着三法
司錦衣衛鎮撫司官會同多官午門前再問明白
務要虛心從公兩平推鞫審取的確歸一供詞奏
來定奪若再似前不循公道偏信一面之詞以致
是非不明誣陷人罪朕定行親審干碍原問官員
拿問重治不饒欽此又經會同再問仍具畧節口
詞題奉

聖旨你每止據石文舉等執稱張寅的係李五未見
質證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進祿
等搆亂之時似無相干山西原問官先既將薛良
所告招誣後乃不候衆證拘集輒擬謀反重罪撫
按官亦不駁行再問依憑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
明拿解來京節次著你每從公審鞫却又執泥原
詞偏狥回護先後情節輕重不同所取供詞又不
歸一死刑大獄似此苟且粗率有負委任還將各
犯拿在午門前仔細研審務取的確歸一供招仍
要追問妖書下落議擬應得罪名開奏定奪干碍
應叅官員一併叅來處治不許仍前回護欽此欽
遵復於
午門前會問將張寅改擬妖言斬罪題奉
聖旨死刑大獄不可輕有出入這起人犯各官所問
先後情詞不一及著你每會問又多偏聽回護不
肯從公詳辯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
言亦不見追出妖書下落這等含糊不明有碍發
落必得原問原勘官員俱來質證方得明各犯且
都守固監著李珏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應官更
替巡撫兵部各差千戶一員前去待各官交代守

催來京畢照也行文取來原問三司官員并委官
楊琦等都著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來
馬錄既已交代不見回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
拿解來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請問理欽此又該
三法司題奏
聖旨顏頤壽等所司刑獄重事張寅事情屢着多官
會審他每武臣及各衙門官不肯出言公問法司
官主問又不從公分理朋謀揑誣泛言奏節且不
究治都著戴罪辦事待再問明白一總發落又問
事之際自有體統次序其在列首則公侯等次則
四九
尚書九卿今屬司科道等混擁喧譁大廷所在這
等不循規矩在外可知前日會審時也只是顏頤
壽言說只要招合他每的意事情何由得明其出
位喧嚷的待問完一併處治欽此隨該錦衣衛百
戶劉泰將馬錄拿獲題奏
聖旨送鎮撫司監候會問該衙門知道又該兵部并
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各差官催拘原勘原問官
員李珏等并楊琦等各到京該刑部等衙門題
奏
聖旨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錦衣衛還會多官將原

監人犯拿在午門前與原問原勘官員面加質証
務見明白取具的確歸一供詞來說欽此又於
午門前會審問得薛良招虛聞具畧節歸一供詞
乃以薛良為首具題節奏
欽依將顏頤壽劉玉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并
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畢照李璋李珏馬豸馬錄
劉琦汪玄錫余才程啟充盧瓊王科秦祐沈漢
程輅閻楷孟春張仲賢先後各拿提
午門前會同多官併問前情明白問擬各犯前罪
五十
臣等看得前因仰惟
皇上體好生之德發朋比之冤奉
天行法誠天討也臣等賞讀記曰凡聽五刑之訟必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又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
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參照馬錄將
九重之明命司一方之風紀乃敢發刁民誣告已結
之案逞朝士仇恨未舒之心事專起於報復志
不在於激揚故意殺人難逃
國法李璋李珏章綸身居藩臬膺落霜臺乃與
馬豸連結三司故成一網殺人以媚人而可忍乎

畢昭江潮更代巡撫畢昭先准刁詞勘結似與
無干江潮續據呈詳不審未免出入常泰劉琦
劉仕先行囑託彈劾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鷺
姚鳴鳳續各扶同妄奏均為挾私程啓充出頭
鼓衆盧瓊破口罵人張逵之叅駮高世魁之立
案司馬相之舞文弄法均為故入顏頤壽劉玉
王啓聶賢張潤劉文莊湯沐徐文華顧似毛伯
温汪淵屢奉
制推按問事祇畏科道之言不奉
朝廷之法悉敢故入人罪不以實

五十一

聞忍心如斯守職安在潘壯戚雄言雖風聞心猶附
和汪玄錫余才横議每肆
公朝私忿敢方
君命孟春推問每為誣妄風聲匪直私通若閭楷張
仲賢張英雖各私書交通實為同惡相濟以上
各官罪名俱各照律議擬比附但中間情犯輕
重不同再照馬錄與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起成
大獄故入張寅凌遲處死二子俱斬妻子為奴
家產籍没雖均依故入人死罪未決減等律緣
情重律輕俱難照常發落常泰劉琦劉仕及王

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鷺姚鳴鳳雖均為挾私彈
事但常泰劉琦劉仕較之王科等情罪尤重程
啓充盧瓊張逵及高世魁司馬相雖均比故入
人死罪但陳啓充盧瓊張逵較之高世魁等情
罪尤重亦俱難照常發落顏頤壽劉玉王啓聶
賢張潤劉文莊湯沐徐文華顧似毛伯温汪淵
雖均為故入然情罪徐文華聶賢尤重顏頤壽
劉玉王啓張潤劉文莊湯沐顧似毛伯温汪淵
次之若江潮汪玄錫余才孟春張仲賢閭楷張
英之情罪則又次之重者雖依擬尚輕應加議

五十二

處次者俱照律議擬以差去官及照薛良誣告
反逆累死平民比律處死情法相應韓良相石
文舉率人誣証希圖給賞依律擬徒情浮於罪
亦難照常發落未到原任山西按察司副使今
陞廣東布政使周宣遺棄原行機密詞狀陝西
延安兵備副使王昂擅起驛站應付關文巡視
南城今巡按宣大御史任淳搜檢犯屬盤費致
絶供送鄜州知州杜蕙代州知胡偉振武衛鎮
撫鮑玉教令奸徒誣証故陷平人及未到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張潤原任大理寺左寺丞今陞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毛伯溫俱屬違法通行
參提究問其常泰劉仕候
駕帖拏到張英杜鸞姚鳴鳳高世魁司馬相張逵候
提到潘壯戚雄奉
欽依行南京刑部各另問奏
請發落夫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此固積習因循之
弊也
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君也乃能振刷蕩滌以彰
祖宗之法度以新天下之耳目誠致治之一大幾會
也夫奉法者臣子之職也
五十三
裁斷者
天子之權也書曰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臣等復何敢
言他若薛良石文舉等則又小民無知而犯法
自上之人有以道之使然也夫法行於下必自
上始法行於遠必自近始此操存黜運之機是在
皇上而已緣馬錄劉琦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及未到
任淳俱京官李璋李珏江潮畢昭顏頤壽劉玉
王啟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孟春閔楷張仲賢
汪玄錫余才及未到張潤毛伯溫俱在京堂上
官內畢昭係在任犯罪去任事發聶賢徐文華

俱在京堂上致仕官章綸及未到周宣王昂俱
方面文職馬豸係方面軍職論功定議未到杜
蕙胡偉俱在外五品官鮑玉係外衛軍職薛良
係重刑與盧瓊程啟充劉琦王科秦祐沈漢程
輅余才孟春張仲賢閔楷俱比附律條及節奉
欽依著三法司署印官錦衣衛鎮撫司會同文武多
官仍在午門前用刑推究果決的確情由來說
再行用刑打著追問來說這搜出銀藥著刑部
收問一併來說見在的提了會問其餘干碍官
吏人等待各犯問完具招照參處治張仲賢閔
五十四
楷張英都提來與汪淵一併問了來說閔楷飾
詞煩擾法司看了併問孟春法司提了與張仲
賢併問來說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犯該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絞
罪秋後處決犯人一名
薛良年五十五歲係山西徐溝縣民
犯該官司故入人死罪囚未決聽減一等准徒
四年例該運炭情重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五名
馬錄年五十二歲係河南信陽衛軍籍任山東
道監察御史
李璋年六十一歲係錦衣衛中所校籍先任山
西左布政使今陞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
李珏年四十七歲係直隸開州人先任山西按
察使今陞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
章綸年五十歲係錦衣衛鎮撫司軍匠籍任山
西按察司僉事
馬芳年四十八歲原籍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
五五
高祖馬英從軍洪武二十三等年白溝河等
處有功歷陞留守中衛指揮僉事故曾祖馬
貴襲龍山等處殺賊有功歷陞山西都司都
指揮使故祖馬麟襲太原右衛指揮僉事成
化九等年興縣等處殺賊有功歷陞本衛指
揮使年老父馬驍替年老芳替前職正德十
五年武舉中式陞署都指揮僉事見任本都
司掌印管事
犯該比依官司故入人死罪囚未決聽減一等
准徒四年例該運炭情重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二名
程啓充年四十六歲係四川嘉定州人原任浙
江道御史今為民
盧瓊年四十六歲係江西浮梁縣人原任浙江
道御史今為民
犯該奏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論
囚未決聽減一等准徒四年例該運炭情犯
亦重奏
請發落犯人二名
聶賢年六十六歲係四川長壽縣人原任都察
五六
院左都御史今致仕
徐文華年四十八歲係四川嘉定州人原任大
理寺左少卿今致仕
犯該奏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論
囚未決聽減一等准徒四年例該運炭奏
請發落犯人六名
顏頤壽年六十六歲係湖廣巴陵縣人任刑部
尚書

王啓年六十三歲係浙江黃巖縣人任刑部左
侍郎
劉文莊年六十三歲係武功右衛軍籍任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
湯沐年六十八歲係直隸江陰縣人任大理寺
卿
顧佖年五十二歲係四川儀衛司校籍任大理
寺右少卿
汪淵年五十七歲係江西上饒縣軍籍任大理
寺左寺丞
犯該比依風憲官挾私彈事不實罪亦如誣告
人死罪未決准徒四年例該運炭情重律輕
奏
請發落犯人一名
劉琦年四十六歲係陝西洛川縣人任兵科給
事中
犯該比依風憲官挾私彈事不實罪亦如誣告
人死罪未決准徒四年例該運炭奏
請發落犯人四名
程輅年四十二歲係直隸績溪縣人任兵科給
事中
王科年三十八歲係河南涉縣人任工科給事
中
沈漢年四十八歲係直隸吳江縣人任　科左
給事中
秦祐年四十一歲係山東臨清州人任禮科給
事中
犯該鞫囚而證佐之人故行誣證致罪有入者
減犯人死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例該遞回
原籍擺站情重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二名
韓良相年二十九歲係山西定襄縣民
石文舉年五十三歲係陝西洛川縣民
犯該鞫囚而證佐之人故行誣證致罪有入者
減犯人死罪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遞回
原籍擺站滿日寧家犯人三名
杜文住年五十四歲係山西崞縣民
程表年五十五歲係山西文水縣民
周純年二十八歲係山西陽曲縣民
犯該鞫囚而證佐之人故行誣證致罪有入者

減犯人死罪二等爲從又減一等杖九十徒
二年半照例遞回原籍擺站滿日寧家犯人
一十三名
武仲良年六十五歲
馮勝年七十歲
傅玫年五十四歲
趙銳年四十歲
王文政年七十三歲
張聚年六十五歲
屈吼年六十三歲
邵繼宗年五十四歲
五九
白時榮年五十二歲俱係陝西洛川縣民
李善年六十七歲
王宗美年三十歲
陳子隆年四十六歲
高尚節年三十一歲俱係陝西鄜州民
犯該奉
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者杖八十徒二年例該運
炭情重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一名

劉玉年六十六歲係江西萬安縣人任刑部左
侍郎
犯該官司斷罪失於入者減犯人死罪三等未
決又減一等杖八十徒二年例該運炭情重
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一名
江潮年六十二歲係江西貴溪縣人任巡撫山
西右副都御史
犯該比依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計所與財坐
贓論杖六十徒一年例該運炭情重律輕奏
六十
請發落犯人一名
余才年四十一歲係四川內江縣人任光祿寺
少卿
犯該凡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例該運炭情重律輕
奏
請發落犯人一名
汪玄錫年五十一歲係直隸休寧縣人任大僕
寺卿
犯該比依屬託公事已施行者杖一百例該運

炭情重律輕奏
請發落犯人三名
孟春年六十八歲係山西澤州人任吏部左侍
郎
閻楷年四十八歲係直隸任丘縣人任工部右
侍郎
張仲賢年五十八歲係山西陽曲縣人任巡撫
順天等府右僉都御史
犯該不應事重杖八十在任犯罪去任事發依
律紀錄復職犯人一名
畢昭年五十四歲係山東新城縣人原任巡撫
山西右副都御史侍親今丁憂
犯該不應事重杖八十依律收贖完日照舊致
仕犯人一名
劉永振年七十四歲係山西太原縣軍籍原任
陝西鄜州知州今致仕
供明查發復職還役著役復除致仕冠帶閒住
寧家隨住三十名口
張寅年六十七歲係山西五臺縣軍匠籍例納
山西太原左衛指揮使職銜

六十一

張大義年二十九歲係
晉府聽缺典膳
張大禮年二十七歲係山西布政司承差俱係
張寅男
張子義年五十九歲
張來住年十五歲
郭氏年二十六歲
楊氏年三十歲
張大女年四歲
張二女年三歲
張三女年二歲
張關存年十六歲
張春梅年十七歲俱係張寅家屬
趙勝年二十五歲
楊昂年六十歲
韓大善年三十歲
韓摘麥年一十五歲
魏相年二十五歲
郭希本年二十四歲俱係山西徐溝縣軍籍
高武年五十二歲

六十二

李景福年三十七歲
李友福年五十歲俱係山西五臺縣軍籍
郭純年三十一歲
薛世玉年三十六歲俱係山西太谷縣軍籍
王玄年六十一歲係山西忻州民
魏慶年三十一歲係
晋府校尉
吴保年二十四歲係山西平饒縣軍匠籍
李仲和年五十五歲係山西陽曲縣人原任陝
西鄜州吏目今丁憂起復吏部聽選
曾巍年四十七歲係彰城衛官籍任山西太原
府文水縣縣丞署徐溝縣印
仇相年五十六歲係山東淄川縣軍籍原任山
西崞縣知縣今致仕
楊琦年四十四歲係錦衣衛籍原任山西五臺
縣知縣今冠帶閒住
合提官八員
張潤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毛伯温先任大理寺左寺丞今陞巡撫陝西右
僉都御史

任淳巡按宣大等處廣西道監察御史
周宣先任山西按察司副使今陞廣東布政司
左布政使
王昂陝西延安兵備副使
杜蕙山西鄜州知州
胡偉山西代州知州
鮑玉山西振武衛鎮撫
嘉靖六年九月初五日題奉
聖旨這各犯朋謀害人設意羅織釀成大獄貽累平
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問擬明白馬錄志在報
復故意殺人情犯深重還從重議擬來說其餘各
犯本都當重治依擬分別輕重運炭完日發落李
璋李珏章綸馬芳阿附巡按連結三司殺人媚人
情犯亦重發邊遠衛分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了
劉琦扶私彈劾與程啓充盧瓊都發邊衛充軍王
科秦祐沈漢程輅俱扶同妄奏發原籍為民顏頤
壽等職掌邦刑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
勘事情報上不實有負重任顏頤壽劉玉王啓劉
文莊湯沐顧佖汪淵俱事重都革了職著冠帶閒
住聶賢徐文華情犯尤重聶賢著為民徐文華發

邊衛充軍江潮不行詳審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
逞忿攅議與孟春閔楷張仲賢風聲相通同惡相
濟也都革了職冠帶閒住畢昭准復職照舊守制
薛良誣告人致死有服親屬依比附律處决韓良
相石文舉情重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杜文住武
仲良等與劉永振并供明查發復職還役等項人
犯張寅等都依擬發落張潤待勘事回京毛伯温
別推相應官更替回京常泰劉仕待拏到張逵杜
鸞姚鳴鳳高世魁司馬相為張英待提到俱送法
司并潘壯戚雄南京問完各查照今議擬奏請發
六十五
落任淳差官替回送問周宣王昂杜蕙胡偉鮑玉
著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定奪這問擬發落過
招由著都察院出給榜文告示天下知道欽此
署掌刑部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桂
萼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臣張璁前署掌大理寺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臣方獻夫謹
題為
欽明大獄事伏承
皇上以犯人馬錄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
掌三司無敢輕重
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繫人犯俱蒙
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
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
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
馬祿一人之生特以未决之張寅猶可以宥當
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入
人死罪未决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
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
六十六
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為必就
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
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
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罪之當則天下咸
服矣伏乞
聖慈矜察原條奉
欽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題奉
聖旨馬祿情犯深重你每既這等說發廣西南丹衛
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了欽此

附錄

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臣張璁謹
上言伏承
恩錫獎諭
勅一道服色二品三襲金帶一束銀三鎰色帛
八疋并錫
誥命三代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
禮順人情天下公共律設大法臣子欽遵
凡夫刑之所收必為禮之所棄恭惟
皇帝陛下
英明御極篤生具上知之資
仁武當天繼世振中興之業夫刑罰不中由禮
樂之不興禮樂不興由
名號之不正近肇修
明倫之典禮樂斯興茲師聽究獄之詞刑罰攸
中是誠大舜好生之德伯禹泣罪之心也
竊念匹婦御冤三年大旱矧茲連結兩省
驚異四方逮繫凡七十八人誣同踰一二
三載惟
聖主明見萬里故兆民有賴
一人臣忝史館書生原非漢廷老吏恭膺承乏
之
命殊愧淑問之能幸
睿鑒畢照無遺體
聖慈哀矜弗喜揆之天理無貳無疑驗之人心
公非公是任怨惡得免罪魁推公勤敢當
功首茲承
面召文華便殿
褒語宣揚
膝加日講御筵
眷心隆重載錫
龍章賁耀鶴服寵榮腰束黃金手擎白鏹衣裳
在笥德慚二品之章車服以庸恩兼三代
之
命九原祖父幽明同歡百祀子孫後先感
德若彼為夜繡之語秪見閭里之榮而此被書
錦之華頋作邦家之慶惟
陛下遜志時敏實邁跡於高宗微臣孤陋寡聞
敢比倫於傅說所幸

明良千載難遇
君臣一旦躬逢敢不對揚
命德討罪之心益致遷善寡過之力歌天保以祝
萬壽來川至以綏四方不忘集木之心永保包桑之
業臣不勝感
恩顧望之至謹稱
謝以
聞
嘉靖六年九月十三日奏奉
聖旨覽爾奏請朕知道了欽此
署掌刑部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桂 六九
萼謹
上言臣猥蒙
聖慈特降
綸旨
宸衷褒諭
寵錫便蕃束帶立朝既拜九環之重衣裳在笥許曳
八座之華弊俏兼金
誥封三代重宣
講下備承

面諭之丁寧專對
御前莫既血誠之懇款自愧無功蒙賞罔知有
詔勿辭顧惟碌碌者臣空抱區區此志生平古人自
許雖去就取舍粗明動輒剛介時違乃毀譽是
非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學道愛人昔者聞
諸夫子引經斷獄竟矣類於漢儒徒以父
教
嚴早嘗誦詩書而說禮樂
君臣道合迄乃渙
大號以正
徽稱
簡在天心頓增地望一人數事出入叢星以為常六 七十
館三曹疲勞終日而無補項大獄之初起屬衆
志之未諧所責千將莫邪立能剖決惟是朽株
枯木並見甄收俾越俎以充庖故操刀而代割
奉行寬大夫何敢倚勢作威恪守憲章殆不過
因人成事幸留
平聽允協下情蓋天下有公是非積久自定而王者
無作好惡惟斷乃成
漢高豁達宜約法以得民是在
帝德罔愆實於臣勞何有歷考明良之遇更思禮數

之隆命錫高宗曾徵大賚衣頌唐帝何有追崇
是千載一時之逢比三王二帝之盛臣敢不信
道愈篤秉公不回
雲漢為章願衡成經天緯地之化永垂
帝範
皇極共訓啟書此盡忠竭誠之言自作官箴臣無任
感
恩激切之至謹稱
謝以
聞
嘉靖六年九月十三日奏奉
聖旨覽爾奏請朕知道了欽此
前署掌大理寺事今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臣方獻夫謹
題為謝
恩事嘉靖六年九月十二日臣欽蒙
聖恩賜勅獎諭及賜衣帶銀帛并令吏部查給應得
三代誥命者臣不勝感戴踴躍
上言伏以臣迂方鄙士多病朽才用罔適時學未
聞道半生仕路未嘗効尺寸之勞十載家居業
已成山林之癖詎期衰疾際遇
明時敢謂愚蒙受知
聖主是以勉承
旌檄輕萬里而趍
朝誓策駑駘委一身以報
國樸忠自許每怫於羣情戇直無知言常嬰乎衆
忌賴
聖明之獨見感
知遇之希奇然實無他能故每從人後昔年論禮實
璁倡而萼成之於臣何有昨者明刑乃
君命而臣行也亦分當然臣嘗謂先王之至道曰孝
聖人之大德曰仁孝孰大於尊親仁莫要乎慎
獄天機自動人力何為故
帝心乃沛然而莫能禦之是臣等皆無成而代有終
也雖公誠之精竭何功勞之可言乃屢
勅諭之頒重借
褒嘉之寵覩承講後許造
膝前
天語丁寧
玉顏和悅賜以衣帶銀帛已光賁臣身給之三代誥

命又榮逾先世感愧俱極涕洟交并人皆以為
非常之恩臣實不知所以為報伏詳
溫旨由然高宗望傅說之誠自揣庸才徒爾伊尹輔
成湯之志臣伏願
皇上廣諭臣之意以諭羣僚推貴臣之心以責天下
使大小臣工悉革心而報
主而遐邇黎庶咸保極以歸
王則
中之業可期而太平之象不遠若若夙夜匪懈以
事
一人臣之分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何辭焉臣無
任感激悃懇之至謹具本親齎謝
恩以
聞
嘉靖六年九月十三日奏奉
聖旨覽爾奏請朕知道了欽此
欽明大獄錄下卷終